

Asuka & Shinji's Infinite Playlist

By: RLLRRR

<https://www.fanfiction.net/s/13736540/1/Asuka-Shinji-s-Infinite-Playlist>

序

[继NGE漫画第三次冲击后的故事] 碇真嗣在与一个火热的外国陌生人的命运相遇中醒来，发现自己对她有一种最奇怪的熟悉感。在那次相遇之前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但只有他的 SDAT 播放器掌握着打开他们共同过去的秘密旋律的钥匙。A&SIP。

第一章 我想我们会找到答案

第一节

“噉！噉！噉！我说我下车！让我过去！”

碓真嗣听到声音转过身来。不是熟悉的声音，但也不是陌生的声音。是一个他无法完全辨认的声音，但他没有时间去考虑它，因为他听到了紧迫感。

“你还好吗？”他对着他刚离开的地铁车厢里的人墙问道，四处寻找声音的主人。

一只手伸出来，那个声音命令道：“抓住我的手！”

本能地，真嗣服从了，从人群中拉出那只手和那个声音。声音的主人从地铁里出来了，真嗣看到了火红和海蓝，这两种景象在日本都不多见。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少女站在他的面前，他的眼睛紧紧盯着她，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他从来没有解救过别人。

“谢谢！你真是救命恩人！”女孩笑了，停顿了片刻，然后低头看着他们仍然紧握的手。“但是，嗯，你现在可以放手了。”

仍然无法从她的眼睛上移开，真嗣问了他唯一能想到的问题：“我们以前在哪里见过吗？”

他还没松开她的手，红发女孩就把手抽走了，“呸！松手！我又没见过你！”语气直接，却带着玩味，“你是不是看我长得可爱？！”

“嗯？呃……不……不，一点也不！我不是说……”真嗣平时不会这么慌张。的确，他从来都不擅长说话，他说话的风格通常很简短。自信，但短暂。但无济于事的是，他的脑海里似乎全神贯注于这个女孩给他带来的奇怪的熟悉感。

我们以前见过么？他问自己。我是对她一见钟情了么？

“不？”她一边转身一边问，揉着下巴。“这真让人气恼……哦，好吧。”

有那么一瞬间，真嗣觉得他需要纠正自己，就好像他错过了一次机会，一个与她重新开始的机会。

“重新开始”，什么？他发现自己再次质疑自己的潜意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为什么我会想到“重新开始”？

他再次抬头，看到她开始走开。

“无论如何，谢谢你的帮助！Danke schön（非常感谢你）！”然后她消失了，她的头发像一团柔和的火一样拖在身后，在他的心上留下了焦痕。可她为什么会给他留下这样的印象？

也许我会再找机会和她谈谈，她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大。也许她也是去妙城学园的？

真嗣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大约 400 名其他学生来东京参加日本顶级私立学校的入学考试。由于考试前一晚会被邀请到宿舍，说不定又会碰上红发女孩。

至少我会在那里认识一个人了，那天早上他的思绪将第二次被打断之前，他考虑道。

“哇，她好可爱！”另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这次是一个年轻的男性。“而且她看起来很活泼……正是我喜欢的类型！我想东京确实有可爱的女孩。对吧？！”

“啊？！”真嗣再次原地转身，用他一贯的沉默来回答。迎接他的是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小男孩，棕色头发凌乱，戴着圆圆的大眼镜。

眼镜少年上下打量着真嗣。“你也是农村人吗？来考试？妙城学园的考试？”

最后，真嗣终于听到了一个自己可以回答的问题。“是——是的……”他发现自己仍然因为刚才的遭遇而晕头转向。

“哦！那我们就是对手了！”另一个男孩拍着真嗣的后背惊呼道。“让我们全力以赴吧！”男孩出发了，留下真嗣继续思考。

哎呀……真嗣想。他轻轻一笑，自言自语道：“嗯……努力吧。”

他走出地铁站，走进东京严寒的冬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的脑海里涌动着许多不确定和兴奋，所以片刻之后他尝试让自己平静下来。

我会尽力而为。我会找到自己的路。它可能崎岖不平，风雨交加，有些日子可能会很冷。但是，我知道太阳会照亮前路，真嗣自言自语道。来这里的路是漫长而艰辛的，但他已经承诺过，他会为这次考试全力以赴。

真嗣停顿了一下，伸手从上衣口袋里取出 SDAT 播放器的耳机，轻轻地塞进耳朵里。

我的未来拥有无限可能。

他抬头微笑，在经历了一个陌生的早晨后，一种稍纵即逝的平静占据了上风。真嗣准备迈向那个无限的未来，按下了 PLAY 键。在陌生的鼓声和吉他声的迎接下，这位歌手开始了：

I'm waking up at the start of the end of the world

But it's feeling just like every other morning before

Now I wonder what my life is going to mean if it's gone

真嗣按下STOP按钮，把播放器从口袋里拉出来，怀疑地看着它。这不是我的磁带。我以前从没听过这个。

他把手中的SDAT播放器翻过来，用一种好像从来没见过它的目光看着它。看到背板上刻着褪色的“碇”，他知道这确实是他的。好

吧，她的，但最终它是在一个盒子里被发现的，被收拾起来，几乎被遗忘了。

这绝对是我的。有人换磁带了吗？他试图弹出磁带，但它就是不动。这绝对是同一个，几个月来我一直在听同一盘磁带……

真嗣耸了耸肩，摘下耳机，让自己暂时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然后朝学院走去。他把所有东西都装进外套口袋，继续在暴风雪中穿行。

多么奇怪的早晨，他在人行横道上回忆道。我从哪里认识那个女孩的？她几乎是熟悉的，就像一个遥远的梦。真嗣笑道，我可能是在做梦吧。这可以解释她的微笑。

他强忍着紧张情绪，继续向前穿过街道。当他艰难地走向学院时，真嗣一直留意着任何熟悉的人。雪下得很大，很难辨认出任何可辨认的东西，但也许他能辨认出鲜艳的颜色。

考试早到是最重要的，加上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席卷东京，就连当地的孩子也应邀在前一天晚上入住宿舍。登记入住并把包放在房间里后，他周日剩下的时间就完全自由了，真嗣安排了与他最好的朋友共进午餐。

拉开门，他发现自己在一个繁忙的大厅里。数十名孩子混杂在空地上，有的在排队等候，有的在和朋友聊天，还有更多的孩子坐着准备考试。真嗣看了一眼队伍，站在一头最近刚熟悉的头发后面，自己笑了笑。

第二节

“我是第二个孩子。”

“什么？”

不知为何，真嗣的眼睛突然睁大，注视着登记员和他的新朋友之间的交流。那是什么？

“在名单上：相田剑介，在阿加塔萨拉之后。是第二个，”他指着板子上的名单。

一个念头转瞬即逝，真嗣的思绪继续移动，相田健介，嗯？好吧，现在我可以把他的名字和脸联系起来了。

“知道了，你在301房间，你室友已经到了。自助早餐7:30开始，明天9:00准时开始考试，不要迟到。记住，不许带任何东西，我们会提供铅笔、纸和其他物品，”登记员解释道。

“没问题，反正我每天04:00起床！”剑介宣布道，但不是特别向某个人说的。

登记员假装笑了笑，递给他一张钥匙卡，挥手示意剑介让真嗣走到队伍的最前面。

“碇真嗣，先生，”他说道。他已经听过四次了，希望第五次能避开细节。

“402房间，你运气好，没有室友，自助早餐7:30开始，明天9:00准时开始考试，别迟到了，没有外面的资料——”

“——可以带进去，铅笔，是的，我知道。”真嗣叹了口气，咕哝的声音比他预期的大了一点。

“不好意思小子，我要给大家过一遍。不带外带：铅笔、纸等材料都会提供。”

“抱歉，”真嗣微微鞠躬，“我无意无礼。”

登记员轻笑道：“没关系。我今天要说差不多一百遍，其他三位，”他看向右边其他正在登记更多学生的登记员，“也会这样做。很单调，但是每年都有人发誓他们没有被告知。”

真嗣看了看其他几队，每一队都分别按字母表和性别分为两截，男孩 A-L，男孩 M-Z，女孩 A-L，女孩 M-Z，然后发现了鲜红色女孩在第三队排队。他的心有一瞬间的颤抖。

她来了，他在心里欢呼。哇，赔率是多少？我想知道是否——
“打扰一下，碇先生？”

真嗣发现自己还在登记员的桌子前，他的思绪又跑偏了。这位绅士伸出手，疲倦地握着一张钥匙卡。“你可以走了。”

“哦，哈，对不起，”真嗣揉着头说。他通常不会这样心不在焉。这可能只是考试的紧张，他回头看了一眼最后一队的陌生人时想。肯定只是因为考试...

拿起他的包，真嗣走向大厅后面的一排电梯，在其他几个十几岁的孩子身后等着。电梯叮的一声到了，里面的学生鱼贯而出，互相聊着天。

当电梯开始满载时，真嗣正打算等下一部，这时一个女孩对他喊道：“来吧，我们腾出位置！”并向后移动了一点。

“哈哈，好！”进门时真嗣笑了笑，将包放在两脚之间以免撞到任何人。“请按一下四楼。”

门一关上，叫住他的女孩就扇起了扇子：“嘿，小子，这里好热，我要是先把外套脱了就好了！”其他一些学生开始窃笑并和她一起抱怨。

“这不公平，女生的房间都在十楼以上！”一位黑色短发的女孩说道。

第一个回答说：“你真幸运，我在十四楼！我可能还没到那儿就中暑死了！想象一下：在暴风雪中中暑。”

当电梯到达二楼时，真嗣笑了笑，觉得和这群陌生人在一起很自在。两个男孩抱歉地挤在他们中间，他们下去时他们的包砸到了几个人。

到了四楼，真嗣下了电梯，电梯里留下了两男三女。他转身向他们挥手告别，“现在有更多的空间，哈哈！”

第一个女孩回以微笑，隔着关上的门喊道：“嘿！回头见。我叫真名——”然后她也不见了。

真名？*我也得留意她*，他一边想一边穿过大厅走向 402 房间。

真嗣将钥匙卡插入门内，走进了宿舍。右边是一间小浴室，里面有马桶、水槽和镜子。再往后，两张床与对面墙上的桌子平行。相当简朴，但绝对足够过夜。

清点了一下被褥的情况，他从第二张床上抓起薄薄的被子，扔到自己选的那张床上。*看起来我确实没有室友*，真嗣看着窗外想道。

他把他的包放在已经收拾干净的床上，然后将他的派克大衣挂在衣帽钩上。朝门口走了几步后，真嗣再次停下了脚步，转身拿起外套，在口袋里翻找，抓起他的 SDAT 播放器和耳机。

我想知道这首歌还在吗...

他走出房间，走向电梯，很高兴在大厅见到他的朋友。

第三节

在登记台和入口之间的长凳上坐下，真嗣戴上耳机，注视着入口外的下客点。他和他最好的朋友答应在登记入住后互相等待，很高兴至少有一张真正熟悉的面孔可以交谈。当然，他已经结识了一些新朋友，但是你认识了一辈子的人会让你感到安慰。

真嗣瞥了一眼队伍，看到一个明显激动的红头发女孩从 M-Z 队的前面走到 A-L 队的后面。

他轻笑道，*她连自己的姓氏怎么拼都不知道？* 并按下播放：

The cars are moving like a half a mile an hour

And I started staring at the passengers who're waving goodbye

Can you tell me what was ever really special about me all this time?

But I believe the world is burning to the ground

Oh well, I guess we're gonna find out

Let's see how far we've come

Let's see how far we've come

Well I believe it all is coming to an end

Oh well, I guess we're gonna pretend

Let's see how far we've come

Let's see how far we've come

为世界末日唱的一首古怪的欢快歌曲，真嗣心想，没有注意到愤怒的红头发女孩从他身边重重地走过。

I think it turned ten o'clock but I don't really know

Then I can't remember caring for an hour or so
Started crying and I couldn't stop myself
I started running but there's nowhere to run to
I sat down on the street and took a look at myself
Said, "Where you going man you know the world is headed for hell? "
Say your goodbyes if you've got someone you can say goodbye to"
But I believe the world is burning to the ground
Oh well, I guess we're gonna find out
Let's see how far we've come
Let's see how far we've come
Well I believe it all is coming to an end
Oh well, I guess we're gonna pretend
Let's see how far we've come
Let's see how far-

“笨蛋！”

“嗯？”真嗣抬起头，再次暂停了音乐。

红头发的人半途停在他的长凳旁，惊讶地低头看着他。“你刚刚回应了‘白痴’？”

真嗣也很困惑，我为什么要回应这个？“我……我想是的。抱歉。”

红头发女孩的怒火消散了片刻，她继续低头盯着棕发男孩。她集中了思绪，重新开始咆哮，这次是冲真嗣说的：“好吧，我不是在说你。我是在说他们！”她指着登记员的桌子说。“你要知道：我在‘S’队中等了十五分钟——”

“没有‘S’队。”真嗣想了想后，大声说道。

“‘M到Z’，随便什么，别打断我，”她无害地瞪着他，“不管怎样，我等了十五分钟才发现他们把我记为‘兰格雷’。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

“因为你姓‘兰格雷’？”真嗣再次大声说道。我为什么要引起这个陌生人的敌意？

“你是什么笨蛋？我有两个姓氏，但我最后的姓氏是‘惣流’。”女孩解释道，双手叉腰。

真嗣笑着说：“对不起，我怎么会知道呢？”

“你不必知道。但他们应该知道：我所有的东西上都写着。按照你们日本的命名惯例，所有的东西都写着‘惣流·明日香·兰格雷’，这已经够混乱了。现在我还得记住学校先用哪个姓氏？！”

真嗣停顿了一下，试图理清她丢在他身上的这一堆话。“那个，明日香……你叫明日香？”

红发女孩顿了顿，眨了眨眼，神色一变，微微的尴尬掠过，“天哪，我还没有自我介绍过！还有你今天早上救了我，我怎么可能忘记了？我是明日香。惣流·明日香·兰格雷！”

“真迷人。”

“嗯？”

他们都停了下来，一个奇怪的瞬间从他们之间掠过，就像他们顿悟了一样。但他们什么也没弄清楚。事实上，一切都在短暂的瞬间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就像是共同的似曾相识的时刻，但这在两个人之间，尤其是完全陌生的人之间是不可能的。

真嗣第一个伸出手来，但明日香盯着它看了看，然后摇了摇头，好像要摆脱它一样。

“这次你会松手的，对吧？”

“啊，啥？”这是他唯一的回应，他的脸涨得通红。“也许吧。我不知道。”

明日香发现他的回答解除了她的戒心，她开始脸红，然后握住他的手摇了摇：“你知道，大多数人都被我吓倒了，但你没有。我喜欢这样。”

真嗣的脸更红了，他咽了咽口水，意识到他不确定的回答比他预想的要确定得多。事实上，他被这个精力充沛的陌生人吓坏了，但他还是向前冲了过去。“我，呃，谢谢？”

明日香看着他仍然握着她的手。“你又这样。而且你没有告诉我你的名字。”

“碇。”

“碇？很高兴见到你，碇。”

“不，等等，”他结结巴巴地说，“是真嗣。碇是我的姓氏。”

“碇真嗣？很高兴见到你，”她上下挥舞着他们的手。“现在，你可以再次放手了。”

真嗣抽开他的手，揉了揉自己的头，又尴尬地涨红了脸。“对不起。”

明日香看着他。“你不需要每隔一句话就道歉。”

“我很——”他停下自己，深吸一口气，让自己镇定下来。真嗣回过神来，声音突然平静了下来，“抱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这样做。我通常不会这样做。今天已经很多了。”

明日香不屑一顾的摆摆手，在他身边坐下，“我知道了。我刚从德国过来，所以我在这里也有点奇怪。Das ist mir Wurst（这和我没关系）。”

真嗣笑着挪开，为突然闯入的人腾出空间。“德国，嗯？是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的？”

红头发的人看着他的眼睛，然后用下巴指了指整个屋子，然后又看了看真嗣。没有人会那么笨。

“哦，是啊，哈哈，”他紧张地笑了起来，“妙城学园。”

“这是日本最负盛名的，而我是四分之一的日本人——”当她看到男孩脸上明显困惑的表情时，她停了下来。“我妈妈是一半日本人，一半德国人，我爸爸是美国人。所以，四分之一日本人。无论如何，在德国呆了这么久之后，我想好好感受一下这种生活。学习我的传统，等等。”

这可以解释红头发和白皮肤。哇，她不一样，真嗣想。他微笑着欢迎她来日本，“我不太了解东京，但如果你需要帮助，我有一个朋友了解东京。”

明日香笑了，交了一个新朋友。“嗯，谢谢你，碇真嗣。如果我需要帮助，我会找你的。比如，让我们从午餐开始吧。我饿死了。”

“其实我在等人，”真嗣回答道。

红头发女孩顿了顿，“正常情况下，男生也不会拒绝和我一起吃饭的，你一定是在等什么特别的人。”

“只是一个朋友，但我们约过，”他辩解道。“而且我遵守诺言。如果你想去自助餐厅，我们在那里碰头。”

“一言为定先生听上去挺忠义的，‘只是朋友’？还是女朋友？”明日香稍微窥探了一下，不确定她想听到什么答案。

“我想真嗣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一个声音替他回答。

真嗣脸红了，抬头看到一个熟悉的棕发站在他们面前，“这不公平！”

光咯咯笑道：“从有哥哥姐姐的人到没有哥哥姐姐的人，在女生面前让你难堪是我的职责。科达玛让我这么做，我答应了，条件是她不要拿男孩子来取笑我。”

“然后呢？”

“哦，她还是那样。但是，”光在转向他之前短暂地瞥了一眼坐在真嗣旁边的红头发女孩，“如果我不得不忍受，你也一样。这很公平。”

真嗣从记事起就认识洞木光。作为隔壁邻居，他们最终上了同一所学前班和小学，小时候一起玩耍，并且都被邀请参加妙城学园的入学考试。光提前几天来到东京看望她在其中一所大学就读的姐姐。

明日香笑着看着可怜的男孩，“等待合适的女孩没有错。你确实喜欢女孩，对吧？”

真嗣的脸更红了，“我——是的，呃，我只是没有，你知道，合适的女孩还没有出现！”

“一起度过整个童年，我还‘不是合适的女孩’，”光噘着嘴，戏剧性地伸出她的下唇。

“我不是那个意思！”

光又咯咯地笑了起来，“真嗣，没关系。你很棒，但我不能……你就像兄弟一样。”

他就像一个兄弟，一个光从未有过的兄弟。在十多年的友谊中，他为她挺身而出，倾听她的声音，在她跌倒时扶起她，而实际上他还年轻四个月。在墓地度过了漫长的一天后，他们靠在彼此的肩膀上哭了起来。那是碇一家黑暗的一天。

明日香对真嗣的朋友微笑，“他很容易欺负，不是吗？”

“通常我是唯一能让他如此慌乱的人，但只有当我们谈论女孩时才会这样，所以……”现在光转过身，将目光投向了红发女郎。“他是个好孩子，请不要伤了他的心。”

轮到明日香脸红了，“我们才认识！我以前都不认识他！”

光开始笑了起来，“哦，你们两个都太有趣了。我很想继续聊天，但我需要去登记一下。”

“我会和你一起去，我实际上还没有登记过，”红发女郎说。

“你也在同一队吗？”光问。

“哦！还没自我介绍呢。明日香，惣流·明日香·兰格雷。”

“被迷住了，是吧？”真嗣低声说，几乎听不见。

“你为什么一直这么说？”红发女孩不解的问道。

真嗣停顿了一下，凝视着远方，“我……不确定。只是……听起来不错。”

明日香又看了他一眼，“嗯，我喜欢，我把这句话偷走了。”

她转身向光伸出了一只手。“再试一次：我是明日香。惣流·明日香·兰格雷。被迷住了，嗯？”她朝真嗣的方向微笑着补充道。

“洞木光。很高兴见到你。我一直是真嗣的邻居，”光握着伸出的手回答道。

“好吧，至少她知道握手和握住手之间的区别。”

真嗣又一次脸红了，他的脸颊因为所有的注视而变得疲倦，紧张地笑了起来。

“哦，天哪，真嗣！你已经握过了她的手！”光喜气洋洋。

“不是那样！”

明日香站起身来，忍不住冲男孩笑道：“你太过分了，真嗣。”她转向光，“我们去排队，等着吃午饭。”

“听起来不错，”棕发女孩答道，然后转向真嗣，“我们马上回来。”

“没问题。我会在这里，”真嗣回答，在女孩们走开时把耳机放回原处。

好吧，我想情况可能总是更糟。现在我有两个朋友在这里。

然后他按下播放：

It's gone gone, baby it's all gone

There is no one on the corner and there's no one at home

It was cool cool, it was just all cool

Now it's over for me, and it's over for you

Well it's gone gone, baby it's all gone

There is no one on the corner and there's no one at home

Well it was cool cool, it was just all cool

Now it's over for me, and it's over for you

I believe the world is burning to the ground

Oh well, I guess we're gonna find out

Let's see how far we've come

Let's see how far we've come

Well I, believe it all is coming to an end

Oh well, I guess, we're gonna pretend

Let's see how far we've come

Let's see how far we've come

Let's see how far we've come

Let's see how far we've come

Let's see how far we've come

Let's see how far we've come

Let's see how far we've come

Let's see how far we've come

Let's see how far we've come

Let's see how far we've come

真嗣发现自己在歌曲结束时重复最后一句，不确定它在生活中更重要的意义：“Let's see how far we've come……”

注：歌曲：《How Far We've Come》，作者：Matchbox Twenty

第二章 好吧，我和你在一起

第一节

听完第五遍，真嗣摘下耳机，看了看自己的SDAT播放器：它不再播放了。我希望它没有坏掉，在它经历了这一切之后。

这首新歌前几次听很有趣也很神秘，而下一次就变得烦人了，直到第五次，他才开始担心这盘基本上已经成为与她最后联系的磁带可能要永远消失了。

“在听什么？”

真嗣抬头看到电梯里的新朋友站在他面前，“嘿，呃，真名，对吧？”

新来的陌生人露出灿烂的笑容，“你记住了！是的，雾岛真名！”她伸出手来握手。

“很高兴认识你，我叫真嗣，碇真嗣，”他说，在握她的手之前停顿了一下。

“我没有虱子，碇先生。”

真嗣回以微笑，握住年轻女孩的手，摇了两下才松手。她的手柔软而细腻，与她浅灰蓝色的眼睛相得益彰。她棕色的短发让他短暂地想起了家，温柔耀眼的笑容迅速洗去了他一直以来的不安。

“哇，好正式的握手！”真名取笑他。

真嗣微微红着脸看着她，“嗯，我今天的握手都握错了，和你握的最好，我想。”

“我不知道握手怎么会出错，但我很高兴你能做到最好。那么，”她换了个话题，“你在听什么？”

男孩低头看着手中的SDAT播放器，翻了几下才道：“我也不知道，这盘磁带我放了快一年了，但我发现了一首我好像没怎么听过的歌。”

真名弯下腰靠在真嗣身边，“嗯，我听了很多音乐，所以也许我能帮上忙？”

“当然，”他边说边递给她其中一个耳机。

把它放进去，真名等着真嗣按下播放键，然后专心地听着。过了一分钟，她开口道：“这是……那个，呃，贝多芬！是他失聪后写的那首非常有名的曲子。”

“什么？”他边说边停止了音乐。真嗣了解贝多芬，尤其是第九交响曲：“合唱交响曲”，通常被称为“欢乐颂”。当他需要时间思考或需要停止思考的时候，他已经用大提琴轻松地排练了第四乐章的木棚部分一百遍。这首歌绝对不是贝多芬的作品。“不，这不对。”

“也许是混淆了？”真名一边问道，一边掏出耳机递给真嗣。“换一下。”

换下耳机，真嗣再次按下播放器上的PLAY，听到了和之前一样的歌曲。

“还是贝多芬。你是想骗我吗，碇先生？”女孩狡黠一笑问道。“我可能看起来很天真，但你别想骗我。”

真嗣停止了音乐，叹了口气，有些沮丧。“不，没骗你。我担心我找不到那段音乐了。”

“嗯，你就不能把磁带拿出来吗？”

“不，它被卡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听同样的歌……永远。SDAT继续工作，即使在她掉了之后。这是一个奇迹……”唤起了痛苦的回忆，真嗣的声音降低了。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让你不高兴的，”真名恳求道。

“没，没事。”真嗣抬起头，温柔地笑了笑，试图掩饰眼底的悲伤。“我记得每天在医院里一起听这个。现在，我只剩下它了。”

“你确定那上面没有贝多芬？”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应该是贝多芬。这就是我感到困惑的地方，”他解释道。“但我听到的只是一首关于世界末日的歌。”

“真嗣和他的贝多芬，我得让你对一些和你的年龄相称的东西感兴趣，”当她和明日香走上前时，光揶揄道，脱掉了厚重的外套和包。

“对不起，我应该咨询一下你贴在墙上的男孩乐队吗？”真嗣还击。

“嘿，我的音乐品味很高！”光反击道。

真嗣喜欢的类型并不总是像去年那些一样过时，但现在感觉他好像因为害怕离开她而不会继续前进。纪念某人的记忆和在过去与鬼魂共处之间只有一线之隔，而真嗣似乎常常无法分辨两者的区别。

“你得给我介绍一些好的日本音乐，”明日香请求道。“我会分享一些德国乐队。”

光很快同意了，“成交！我喜欢开阔视野。我唯一知道的现代德国音乐是那个叫 David 的家伙。呃，David-”

“不。”明日香瞪着光迅速打断了光的思绪。“那家伙二十年前就不算好，现在肯定也不算好。”

光防御性地举起双手，仍然微笑着，“好吧，好吧，你是专家。”然后她转向她儿时的朋友和另一个女性陌生人，“所以，真嗣，你的新朋友是谁？”

真名向其他女生伸出了手，“我是真名。雾岛真名！我们刚刚在电梯里见过！”

光和明日香都握了握真名的手，做了自我介绍。

“洞木光。”

“我是明日香。惣流·明日香·兰格雷！迷住了吧，嗯？”

真名对着两人露出灿烂的笑容，“我被迷住了！很高兴认识你们。真嗣有这么漂亮的朋友！”

就在光感谢新来的女孩的称赞时，明日香转身对真嗣低声说：“那么，你也握住了她的手吗？”

“能别再说了吗？！”他脸红了，用手捂住了脸。

明日香忍不住再次笑他，“最后一次，我保证。”

但是光不得不插话，“哦，不，真嗣，我不会放过这件事的。我把你一个人留在东京一个早上，你就突然被所有这些女孩包围了！”

直到光提起这件事，真嗣才意识到这一天是多么梦幻。来自世界各地的美丽陌生人正在和他交谈，成为他的朋友。在一个不到 25,000 名居民的城市里很难结识新朋友，现在他感觉自己就像是宇宙的中心。

真嗣又翻了翻白眼，决定回怼自己最好的朋友，“怎么，你吃醋了？”

“碇真嗣！”光小声喊道。

他忍不住笑了起来：感情一直是他们两人之间的敏感话题，主要是因为光对男孩子的口味最奇怪。作为一个尽职尽责的学生和妹妹，真嗣一直认为她会对和她比较相似的人更感兴趣，但每次他发现她在学校和男孩说话时，都是某种运动员。

真嗣并不介意，但光很少给他取笑她的机会，所以她对运动员的嗜好是一个难以抗拒的嘲笑对象。

“喂，不好意思，我的朋友们在那边呢！食堂见！”真名连忙打断。

真嗣为谈话的方向分心而高兴，微笑着挥手，“食堂见！”

“拜拜！”“很高兴见到你！”

“再见！”

短暂的沉默后，当光不再关注他新组建的后宫时，真嗣很感动：“所以，你是在炫耀你的贝多芬？”

“不，我不知道。那不是我听到的。那是非常不同的东西，是我以前从未听过的东西。它绝对不应该出现在这盘磁带上。”

光看着 SDAT 播放器。“真嗣，你一直都有那个东西，你确定你从来都没有听过它吗？”

专注于手中的谜团，他不停地把播放器翻过来，希望它能对过去四个小时发生的事情有所暗示，“我听过。我知道我听过。而且这不是新磁带，它一直卡在里面。”他向她展示了磁带是如何不动的。

“嗯，你有没有试过——”

“我不想打破它。拜托，”真嗣恳求道。

“我知道，对不起。我们可以试着听一听吗？”

他耸耸肩，把它递给了光。*还能发生什么更坏的事情？*

少年拨开耳边的头发，插上耳机，将另一边递给明日香，明日香看了片刻，“等等，我现在是其中的一员吗？”

“是的，我们只是听一会儿。”

“哦，好吧。”明日香附和着，将另一只耳机放到了耳边。“我应该听到什么？”

但在任何人回答她之前，光按下了播放按钮。两个女孩都静静地站着，真嗣注视着她们的眼睛，希望能从中看出他没有疯。

大厅里仍然有几十个孩子在登记入住和闲逛，但真嗣只关注站在他面前的两个女孩。一场大火可能会在他身后六英尺处爆发，而他仍会坐在那条长凳上等待确认他没有产生幻觉。

光等了一会儿才问道，“呃，是的，这是贝多芬。我想是《欢乐颂》。”

真嗣叹了口气，低下了头。该死的……也不是他们……

感觉到这不是他希望听到的答案，光关掉音乐，取出耳机，“我不知道，真嗣。我知道《欢乐颂》，那肯定是我听到的。你感觉还好吗？我知道你最近对考试特别焦虑。”

“我没事，光，我们走吧，”真嗣压低情绪，简短地回答道。他向明日香伸出手，冷漠地要回耳机，见平时火爆的少女陷入了沉思，“准备好吃饭了吗？”

明日香睁大了眼睛，明亮的蓝色眼球快速地环视着房间，仿佛她正在恢复平衡感，“哈，什么？是啊！我们走吧。”

“嘿！真嗣，明日香，光！我们去吃饭吧！我要饿~~死了！”真名在房间里大声喊道。

光向真嗣伸出手，把他从长椅上拉起来，拍了拍他的后背。在年长的女孩转身走向自助餐厅之前，他们分享了一个安静的微笑，回头对真名说：“我们来了！”

真嗣向前迈出一步，从仍然僵硬的明日香身边走过，然后她的手伸出来，搭在他的上臂上，阻止了他的前进。他看着红发女孩，她看着他，“明日香，你没事吧？”

“我知道贝多芬。那不是贝多芬。”

第二节

三名青少年坐在自助餐厅的一张桌子旁，真名和她的两个朋友吃完饭后很快就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围绕在桌子旁进行了自我介绍，真嗣团队发现其他三个人都是东京本地人。

“好吧，我不是像这两个人一样出生在这里，”真名纠正道。“我出生在阿久根，但我爸爸在东京工作，所以我从7岁起就住在这里。”

“那还是太棒了！自助餐厅的食物适合午餐，但我晚餐需要一些真正的东西，”明日香评论道。“我来日本只是为了考试，所以我想四处走走。你有什么附近的建议吗？”

真名的男性朋友开始介绍时，另一个女孩凯塔打断了她，指着人群，“武藏，看看雪下得怎么样。我认为今晚去任何地方都不明智。”

一行人从自助餐厅的大窗户望出去，看着地上积雪。虽然下雪在东京的冬天并不罕见，但12月下旬的一场全面暴风雪却是闻所未闻的。学校前面的大喷泉早就结冰了，除了一堆十五英尺高的奇形怪状的雪之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曾经存在过。

“是的，这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情况，”真名评论道。她转向真嗣和光，问道：“你们乡下雪多吗？”

真嗣想了想，回答道：“我……不记得上次下雪是什么时候了。”

光用肘肘顶了他一下，用最奇怪的眼神看了他一眼，“真的吗？你不记得上次下雪是什么时候了？”并为他们两人回答：“每年冬天都会下一点雪，但去年二月下旬我们遇到了一场相当不错的暴风雪。我不知道为什么真嗣不记得了。”

“德国呢，明日香？”武藏问道。

似乎也不确定如何回答，这群人看着明日香思考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我敢肯定德国下雪。我只是不记得上次下雪是什么时候了。”

我只记得夏天……”

“我愿意为十二月的夏天付出一切！”真名笑了。“我会穿我能穿的最可爱的裙子来代替所有这些雪衣。”

真嗣发现自己瞥了明日香一眼，发现她也看着他的方向。十二月流汗的想法听起来不是很吸引人，但其中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他可以看到齿轮在她的脑袋里转动，她的嘴巴张开了一秒钟，然后自助餐厅对面响起的欢呼声打断了她。

“耶！好球，铃原！”一个男孩喊道，几乎每个人都转过身来，看到几个少年正在把纸团扔进垃圾桶。

“铃原连胜十场！大阪至尊不容错过！”另一个响亮的男孩宣布。

“当然啦，那是我的室友。”

一行人好奇的回头看着武藏。

“我房间里有一个健身包，上面标着‘铃原T.’，从气味上看，这可能是他真正的健身包，”他解释道。

真嗣忍不住对光笑了笑，知道这可能会走向何方。他眼睁睁地看着闺蜜的每一个脑细胞瞬间消失，化作一堆荷尔蒙。

“你——你能不能，也许，介绍一下我？”她问，几乎像僵尸一样。

“我们还没有真正见过面。抱歉，”男孩回答道。

泄气的光缩回椅子，突然意识到现在每个人都非常清楚她对运动员的奇怪偏好，这时明日香站起来抓住她的手，“Jetzt ist die beste Zeit（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我们去给你找个男朋友吧。”

“哦不，明日香，我——”

“算是帮新朋友一个忙吧，”明日香像鲨鱼一样咧嘴笑着，真名和凯塔则为他们加油。

光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走了几步，停了下来，深吸了一口气，整理了辫子，抚平了衬衫。“我看起来怎么样？”

“魅力四射。”

“好的，明日香。我们走吧。”

桌上的人继续跟随着两个女孩的叫喊声，而真嗣忍不住笑了起来。真名转向他，问道：“那么，光是怎么回事？”

“她在所有事情上都是完美主义者：成绩优异，一切都干净整洁，但她就是无法拒绝一个凌乱的运动员。这是最奇怪的事情，我永远不会让她失望，就像我爱她一样”

“哦，你‘爱她’……”真名重复道。

“不是那个意思，”真嗣反驳道。“我们一直认识，她就像我从未有过的姐姐，而我是她从未有过的兄弟。她的姐妹们成了我的姐妹，推而广之，只剩下我和一群女孩。我没法换个角度看待她。”

“听起来很甜蜜，真嗣。所以……”真名靠得更近了一点，“在你的生活中还有其他我应该知道的女孩吗？”

听到这个问题，他发现自己不自觉地转头看向了明日香。即使在房间的另一头，也很容易发现这个喧闹的红发女郎正积极地将光推到最高的运动员面前。她无所畏惧。

“你们两个在一起很可爱，”真名笑着把真嗣拉回话题。

“不，等等，我们今天早上才见过面！”

“我明白你看她的方式。”

真嗣还在房间的另一边盯着明日香，但对真名说：“就是……她身上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自从地铁偶遇以来，他一直在绞尽脑汁试图解开这个谜团，但没有任何结果。在内心深处，真嗣确信他们以前见过面，但他不记得那天早上之前见过她。

回头看了看桌子，就看到武藏和凯塔站了起来，“喂，真名，我们去看看校园里的其他地方吧，还有一些地方可以看。”

“嗯，听起来不错！”她回答了她的朋友们，然后又转向真嗣。
“好吧，我希望你能弄清楚你是怎么认识她的。我知道如果你忘了我，我肯定会讨厌的。”

真名站起身，挥了挥手离开，留下真嗣一个人坐在桌边。他回头看向房间另一头，看到光紧紧地站在高个子运动员身边，明日香一个人往回走。

“她会稍微了解一下铃原先生，我希望你能接受这一点，”德国人解释道。“爱无所不在。”

“她是个大女孩，她能自己处理，”真嗣回答道。

“好。现在，转移话题……”

“哦？”

“我想问问你关于那首音乐的事。你在逗我吗？”明日香问道。

他们之间有短暂的沉默。真嗣能感觉到情绪的变化，“不，明日香。我是认真的。”她在他右边坐下，伸出手：“那我们再试一次。”

“好的。”

拿出SDAT播放器，解开耳机，真嗣将其中一只递给她，另一只塞进右耳。他看着她伸手将她的耳机放在左耳上，这时红头发的人停了下来，电缆在他们之间拉得太紧了。

看了看绳子，又看了看真嗣，明日香快步走到真嗣身边，臀部和肩膀几乎贴在了一起：“没什么好笑的。”

真嗣举起手，“以我的名誉为准。”

翻了个白眼，深吸一口气，明日香一直等到真嗣按下PLAY键，耳边响起了鼓声和吉他声。

明日香开始随着节拍点头，最终看着真嗣的眼睛，“是的，这绝对不是贝多芬。我以前从没听过。是谁？”

真嗣耸了耸肩，“我不知道。它只是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这里。磁带卡住了，所以我从今年早些时候开始就一直在听同样的 26 首曲子。今天早上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

“‘今天早上’？ 嗯……”明日香将注意力集中在歌曲上，转过头闭上了眼睛。真嗣得到了暗示，照做了，让音乐在他的内心膨胀成长。有人分享这首歌给每一个词、每一个音符、每一个节奏带来了新的强调，真嗣发现他的手指在膝盖上敲打着节拍，不知怎的，他内心深处知道明日香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完全同步。

繁忙的自助餐厅的声音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脚下广阔的城市景观。永恒夏日的酷热笼罩着两人，冲走了任何冬季暴风雪的痕迹，微风拂过他们上方晾干的衣物。全人类的重担顿时落在了他们的肩上，升学和私立学校的念头都被换掉了。

名字、词语、地点，都不熟悉，开始悄悄进入他的记忆，模糊而无形，只是遥不可及。但有一点变得越来越强烈，那就是他被右边那个活泼的红发女郎所吸引，他的情绪以一种不确定的方式混乱和冲突。

真嗣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传送到一个他从未去过的阳台，他睁开眼睛，感觉到他们耳朵之间晃来晃去的强大联系。男孩深情地看着明日香，看着她的眼睛缓缓睁开。钴蓝色眼睛再次遇到了蓝宝石眼睛，真嗣红着脸笑了。明日香回以微笑。

突然，他们的耳边突然响起一首新歌，轻柔的钢琴声和鼓声等等：

I have,

I have you breathing down my neck

Breathing down my neck

I don't, don't know
What you could possibly expect
Under this condition
So, I'll wait, I'll wait
For the ambulance to come
Ambulance to come
Pick us up off the floor
What did you possibly expect
Under this condition?
So, slow down
This night's a perfect shade of
Dark blue, dark blue
Have you ever been alone in a crowded room
When I'm here with you?
I said the world could be burning, burning down
Dark blue, dark blue
Have you ever been alone in a crowded room?
Well, I'm here with you
I said the world could be burning
'Til there's nothing but dark blue

红发女孩先打破沉默，真嗣让音乐停了下来：“你换曲子了吗？”

“没有，我没有碰它。”

她怀疑地看着他，然后摘下耳机站了起来，这一刻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明日香，我是认真的。我……我也不知道这首歌，”真嗣恳求道，生怕自己毁了刚刚发生的一切。 *发生了什么？*

摇摇头，明日香双手环抱，颤抖着，“是不是突然……感觉……”

“……更冷？”真嗣想也没想就说完了。他确实感受到了一阵微风，一股 *温暖* 的微风。她也是，他很确定。

可还没等他细说，火热的德国姑娘就快步离开了，再一次把真嗣丢在了身后。他的心又痛了起来，像是被撕掉了一块， *那是什么？这是怎么回事？*

他将手中的 SDAT 播放器翻转过来，盯着褪色的显示屏，现在显示为“02”，然后开始戴上另一个耳机。他的拇指伸向播放按钮，他发现自己无法按下它。他不能在一切都比以前更乱的情况下继续前进。

她也听到了，他想。她也感觉到了……

真嗣摘下耳机，重新套在 SDAT 上，站起身，瞥了一眼光确保她仍然和她新发现的暗恋对象在一起，然后向明日香走去。

第三节

找了一段时间后，真嗣发现明日香站在大厅后面的一台自动售货机前，一边拼命地按着按钮，一边自言自语。

“哎呀！Scheiße（靠）！这该死的机器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踢了一脚。

“真希望有她这样的姑娘来指挥我，就一次也好！”真嗣在他身后听到。他的脑海里又出现了另一种奇怪的似曾相识感，他摆脱了这种感觉，厌倦了这种大脑要融化的感觉，转身看到今天早上早些时候那个戴眼镜的男孩正呆呆地看着红发女孩。

“她平时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你看到她的时机不对，”真嗣辩解道。更像是我造成的坏心情...

“喂！你们在看什么？”明日香喊道，现在靠近两个男孩，双手叉腰。

剑介双手合十，眼里发光，“哦，哇，她跟我说话了……”

女孩站在他们的正前方，双臂交叉，只对剑介说道：“我需要你离开。我和真嗣有话要说。”

“但——”

“马上。”她瞪着眼睛强调。

剑介鞠躬并慢慢后退，道歉并离开，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紧张，“很高兴认识你……”他在完全溜走之前提出。

真嗣率先开口，一时不知该如何开口。“明日香，我——”

“给我买杯苏打水，”她打断道。“机器吃了我的钱，我还口渴呢。”

真嗣毫不犹豫地打开钱包，将钱塞进了自动售货机，退到一旁让她挑选。明日香用脚轻敲，直到罐子从底部弹出，她把它捡了起来。

“那么，我为什么要命令你做‘给我买汽水’之类的事情？”她问，打开饮料。“为什么你会毫无疑问地这样做？”

明日香从罐子里喝了一大口，看着男孩，等着他的回答。

他的脑海里闪过一百万个想法，但没有一个真正有意义。“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是正确的做法。”

稍微放下罐子，明日香直视着真嗣的眼睛，尽可能直接地问道：“‘感觉这是正确的’，你到底是谁，碇真嗣？”

真嗣吃了一惊，无法回答这个女孩。他突然害怕这个陌生人和她的话，不知不觉地意识到他们甚至不用尝试就能造成的伤害。

明日香利用她的身高优势，放下饮料，开始戳他的胸膛，同时几乎是当着他的面大喊：“我正试图离开德国以摆脱胡说八道。在你开始玩心理游戏之前一切都很好！”

真嗣几乎从她身边退缩，“我——我不是在跟你胡说八道，明日香！没有什么‘心理游戏’。对不起——”

又戳了几下他的胸口，更加用力：“你又道歉了！”

几乎是本能地，他发现自己向女孩退缩了。她只高了一点点，但在这一刻，来自欧洲的有侵略性的女孩看起来比他高很多。真嗣脑子里只能说出同样毫无意义的话，“对不起。我——”

这话激怒了女孩，真嗣看着她缩回手准备扇他一巴掌。受够了，她在她的手碰到自己之前抓住了她的手，然后把它拉到自己的胸前，用双手握住它，用自己的眼睛对着她的眼睛恳求，“求求你，明日香，你是唯一能帮上忙的人！”

真嗣不知道这些话是从哪里来的，但它们似乎奏效了。他看着她美丽的海蓝色眼睛睁得大大的，眼角开始形成泪水。

紧张片刻后，明日香重重闭上眼睛，转过头，将自己的手从他手里抽开：“早上考试，明天晚上飞回德国。”

“好的。我们可——”

但女孩回头看了看男孩，她的话像一把热刀一样刺痛了真嗣：“离我远点。”

她又离开了。

第四节

泪水从他的脸颊上滚落下来，真嗣发现自己躺在宿舍的床上，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以及何时到达那里的。盯着污迹斑斑的天花板，他压制住了伸手去拿 SDAT 播放器的本能，就像他以前做过很多次一样。

音乐在碇家一直很重要，而 SDAT 播放器是真嗣最珍贵的财产之一。小时候，他的母亲曾用他最初的几盘磁带和播放器让他大吃一惊。他记得打开礼物发现背板上刻着他的名字。

但直到真嗣发现自己在医院度过的时间越来越长，SDAT 变得不仅仅是一种爱好：播放器和其中的音乐很快成为一种应对机制，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而且最重要的是，一种可以淹没医院监控设备无休止的哔哔声和嗡嗡声的工具。

有一次，真嗣和他的母亲花了整整一个周末的时间制作了现在永久嵌入其中的磁带，里面装满了他们最喜欢的跨越几个世纪和流派的歌曲。那盘磁带成为了将近一年的悲伤的配乐，一夜之间变成了他与她仅存的联系。

然而，如今音乐丢失，联系中断，被它压抑的每一个阴暗的念头和记忆都沸腾了起来。

“真嗣，我需要你答应我……答应我，即使我走了，你也会全力以赴。答应我，你仍然去参加妙城的测试……”

求求你了，停下来，他对着空气恳求道。他不想想起那个最后一晚，现在不想。

“答应我，你会找到自己的路的。”

我不能这样做。

“请……答应我……真嗣……”

泪水继续流过他的脸颊，曾经熟悉的失落感现在又多了一层新的感觉。一个小时前的情绪被几个月前的情绪放大了。

他可以看到那张病床上的那双垂死的眼睛，眼睛中的光芒几乎完全消失了。几个月前他们就知道这是绝症，但仍然无法减轻疼痛。

我——我保证。

就这样，记忆逐渐淡去，医院的机器重新融入他的意识，取而代之的是供暖系统不断发出的嗡嗡声和走廊里人们走路和说话的微弱声音。

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把他带回了现实世界，真嗣惊奇地跳了起来，一直到门口都在剧烈心跳。他深吸一口气打开它，对他的客人感到惊讶。

“真嗣，嘿！来一起吃饭吧！”真名微笑道。

真嗣疑惑地看着她，只想知道时间都去哪儿了。他擦了擦脸颊以隐藏刚刚发生的任何证据，他回答说：“嘿……呃，是的，是的，让我去拿我的鞋子。”

真名开着门，他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穿上运动鞋，下意识地决定把他的 SDAT 播放器留在床上。离开这一切对我来说是件好事，当他走进走廊时他想，发现自己被真名的朋友武藏和凯塔包围了。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真嗣！”当他们走向电梯时，凯塔向他打招呼。

“你们也是，伙计们，”他回答道。

四人进入了下一个可用的电梯，发现光已经在电梯里了，“喂，我正往下找你呢！”

“我们没有真嗣的电话号码，所以真名四处打听，我们决定直接把他从他的房间里带走，”武藏解释道。“说起来，嘿，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真嗣笑着摇了摇头，一字一句地猜到了光要为他回答什么，“这位真嗣老头，没有手机，他觉得自己不需要手机。”

真嗣来自大月这样的小城市，认为手机是不必要的奢侈品。无论如何，只有几十个人最终会打电话，所以如果他们已经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什么？”“太疯狂了！”真名和凯塔同时惊呼道。

“我认为我不能没有我的手机，”武藏承认道。“不是说你，真嗣，但你现在可以完全取代那个过时的录音机了。”

知道这个话题有多敏感，光很快为真嗣辩护，“好吧，这背后的历史比任何旧手机都要多一些，伙计们。不过，别费心了，我已经尝试过打这场仗了。这是真嗣的选择：如果他不想要电话，他就不需要电话。”

真嗣微笑着点头向光默默道谢，然后试图转移话题，“那么，晚餐吃什么——？”

可光已经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问题：“话说，你见过明日香吗？她把我介绍给冬治后就消失了，我还没来得及感谢她。”

“我不知道……我想她是生我的气了，”真嗣叹了口气。

当电梯响起时，光向他投来询问的目光，大家纷纷涌出，前往自助餐厅。真名三人组在前面带路，真嗣想跟在后面，但他最年长的朋友把他拉在身后片刻，“你想让我和她谈谈吗？”

摇了摇头，他试图拒绝，“不，我不想——”

“真嗣，我相信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她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可能只是搞不清楚自己对你的感觉吧！”

“光，我们刚认识。”

“‘一见钟情’之类的怎么样？”

真嗣脸红了，结结巴巴地说：“不是那样的！我——我们，我们只是——啊！”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想让你高兴起来，她可能不想和你有任何关系。”

“喂、喂！这没用！”真嗣被冒犯了，大叫道。

光咯咯地笑了起来，终于让她最好的朋友从闷闷不乐的心情中解脱出来，“现在，来吧，我的真嗣。我们去吃饭吧，我们稍后再谈明日香。”

幸亏有洞木光这样的朋友，真嗣微笑着跟着其他学生一起向食堂走去。

第五节

“我的天啊，这里的食物简直太难吃了。”光大声抱怨道。“真嗣，我们去厨房教他们一两门厨艺吧！”

五个妙城的候选人坐在靠近自助餐厅中间的一张更大的桌子旁，真嗣故意将自己的视线对准入口处。尽管内心深处知道他在寻找什么，这个十几岁的男孩还是试图说服自己，他只是想知道如果谈话转向某个方向的时候，应该如何逃离人群。

“真嗣，你会做饭吗？”真名瞪大眼睛问道。

“我会一点——”他在被打断之前开始回答。

“别这么谦虚了，碇！”光转向真名，“真嗣的厨艺比我好，够烦人的。他是天生的；或者他一定是从他妈妈那里学来的。”

“我大部分最擅长的菜都是你教的，光，”真嗣回击道。“所以，不应该是得到了所有的荣誉。”

挽住真嗣的左臂，真名笑咪咪地抬头看着少年，“他又帅又聪明，还会做饭？”

“而且他是一位漂亮的大提琴手，”光补充道。

“哦，我的天哪，你怎么不亲自认领他？”凯塔插话道。

这是真嗣恨不得快速逃脱的话题之一。他紧张的眼睛扫视着自助餐厅，又来了。也许我可以装病？他想，仍然注意地盯着什么都没有的门口。

“从我记事起，我们的母亲就一直想让我 and 真嗣结婚，但我就是做不到，”光笑着说。“另外，‘碇光（Ikari Hikari）’听起来绝对荒谬。”

“而且和他们斗争了这么久，我们的姐妹们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的，”真嗣紧张地笑道。“也许祖祖除外。”

“‘祖祖’？”真名问，仍然盯着真嗣。

“我的妹妹，佐佐木希。她刚满8岁，”光解释道。“她在几年前就使用了这个绰号，但真嗣仍然被允许这样称呼她。”

“哇！”真名惊呼道，“那太可爱了。”

“他对她来说绝对是珍贵的。她已经提出要在我们的婚礼上担任花童。”

真嗣发现自己在微笑，想念碇一洞木联合家族中最小的成员，“当我告诉她你在这次旅行中找到了男朋友但不是我时，她会伤心的，你知道的。”

“是啊，你的新男朋友呢？”真名问道，松开真嗣的手臂，坐回桌边。

现在对集中在她身上的注意力感到紧张，光变得僵硬，“哈，是的，呃，我让冬治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希望他能顺便过来。”

凯塔和真名开始打听这对新人，“说说他吧！”“对，告诉我们！”

光红着脸摸了摸自己的小辫子，笑着说道：“嗯，他是大阪人，所有他有点口音……”

“哦！”

真嗣笑着翻了个白眼，她当然会遇到一个大城市运动员。能不能再多点陈词滥调？

“哦，哦，他在那儿，”光继续脸红。她隔着几张桌子喊道：“冬治！来见见我的朋友们！”

但是这位高个子运动员并没有来应她的召唤，而是挥手示意她到他的一群朋友那里，他们正在深入交谈。

“好！马上！”她站起来转向真嗣，“嘿，等你忙完了，过来见见他吧，他其实是个很可爱的人。”

真嗣接受了邀请，去拿他们的晚餐托盘，还拿了真名、凯塔和武藏的。

“真是一位绅士！”真名惊呼道，凯塔开始取笑她。“哦，天哪，真名，你能给这个男孩一些喘息的空间吗？！”

当真嗣紧张地揉着他的头时，他们三个都笑了起来，他对自己受到的额外关注感到不舒服。

“你一点都不好玩，凯塔，”女孩噘嘴。“总之，我们在睡前最后学一会习吧。真嗣，欢迎你加入我们。”

他笑了笑，婉言谢绝：“谢谢，不过我要去见见光的新朋友，然后再去，祝你学习顺利！”

“哦，好的，真嗣。明天早餐见？”真名问道。“嗯，我会去的。”

说完，真名和凯塔离开了，武藏在后面逗留了一秒，“他们不会学习，他们只会八卦一个小时。”

真嗣拍了拍武藏的后背，“我相信你。”

武藏笑着跟在女孩们后面，而真嗣则把所有的食物托盘都拿到了垃圾桶。

转身回到食堂，真嗣快速扫视了一下房间，然后看了看光的男朋友坐过的角落，却发现桌子空了。

时间不早了，也许他们回去学习或睡觉了，他想。决定也上床睡觉，他走向电梯，睁大眼睛寻找外国红发女孩的任何迹象。然而，他发现自己越靠近宿舍，就越感到失望。

“离我远点。”

真嗣回忆起那些尖刻的话，想知道他能说什么或做什么来解决问题。*如果她明天不跟我说话，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躺回床垫上，他抓起 SDAT 并戴上耳机，准备听新歌，希望能对发生的一切做出更令人满意的解释。*我只需要在考试前的早餐时找到*

她。

决心在夜晚结束前解开谜团，真嗣按下播放键，新歌从上次停止的地方继续播放：

Just dark blue

This flood

This flood is slowly rising up

Swallowing the ground Beneath my feet

Tell me how anybody thinks

Under this condition

So, I'll swim, I'll swim

As the water rises up

Sun is sinking down

And now all I can see

Are the planets in a row

Suggesting it's best that I

Slow down

This night's a perfect shade of

Dark blue, dark blue

Have you ever been alone in a crowded room

When I'm here with you?

I said the world could be burning, burning down

Dark blue, dark blue

Have you ever been alone in a crowded room?

Well, I'm here with you

I said the world could be burning

Dark blue

We were boxing

We were boxing the stars

We were boxing

You were swinging for Mars

And then the water reached the

West Coast And took the power lines, the power lines

And it was me and you

And the whole town underwater

There was nothing we could do

It was dark blue

Dark blue, dark blue

Have you ever been alone in a crowded room

When I'm here with you?

I said the world could be burning, burning down Dark blue

Have you ever been alone in a crowded room?

Well, I'm here with you

I said the world could be burning

Now there's nothing but

Dark blue

If you've ever been alone

You'll know

Dark blue

If you've ever been alone

You'll know

You'll know

独自一人，似乎在水下，真嗣发现他的眼睛沉重得无法睁开，在陌生的天花板下的另一条陌生的音乐下睡着了。

注：歌曲《Dark Blue》——Jack's Mannequin

第三章 我想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节

房间里静悄悄的，只有铅笔在纸上轻微的刮擦声、几下紧张的敲击声、随意的咳嗽声和擦纸的声音。密闭空间里的 30 名年轻学生通常会引起喧闹和兴奋，但这个星期一早上却没有这种情况。

空气凝滞而沉重：几乎没有被学校的供暖系统吹得四处飘荡，而是被分散在十几个教室里的 400 名儿童的未来压得喘不过气来。压力是如此明显，几乎可以在角落里被发现，它还疯狂地在试卷上留下记号，然后猜测它认为自己知道的一切。

碇真嗣竭尽全力专注于眼前的考试，但不安的夜晚和令人失望的平淡无奇的早餐让他的一半心思都被占据了。直到另一个成年人出人意料地走进房间，真嗣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在盯着远方看。

看着成年人在监考官耳边窃窃私语，真嗣对这个几乎睡着了看似宿醉的老师感到好奇，趴在桌子上，振作起来，回盯送信人。

送信人离开后，监考官站起来，清了清嗓子，用温和的男中音说道：“各位，对不起，打扰了，”他开始说，“但我需要所有人放下铅笔并注视着我。再说一次，请放下你们的铅笔。”

胡子拉碴的男人环顾房间，有一次和真嗣对视了一下，然后又清了清嗓子，“我说，请‘放下铅笔’。”

终于，微弱的刮擦声彻底停止，三十双眼睛齐刷刷地注视着监考官绕到他的讲桌前，轻轻靠在桌上坐下。

“妙城学园院长要求所有考生交完卷后去食堂。再说一遍，考试结束后直接去食堂等着。”

高个男人停下脚步，环顾了房间一圈，然后转身走向讲桌后，“我没有更多要说的了，所以，请不要提问。继续考试吧，祝你们好运。”

一些学生发出小声的窃窃私语，但教室前面的那位先生认真看了一眼他们就制止了，房间里再次充满了越来越绝望的孩子们愤怒的涂鸦和擦除。

似乎过了很久之后，真嗣回答了最后一个问题，然后站起来交试卷。他走到前面的桌子前，把试卷递给那位先生，并报上了他的名字，“碇真嗣，先生。”

监考官向下滚动了他的花名册，然后核对了试卷上的名字，然后拿起小册子，“谢谢，真嗣。”

男孩再次盯着男人看，看着他的满脸胡茬和马尾辫，他确信自己以前见过他。他意识到自己再次盯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看了很长一段时间，于是转身迅速离开房间，和其他几个孩子一起沿着走廊朝主楼走去。

当他们都在走的时候，真嗣无意中听到他前面的两个青少年在讨论突然被打断的事情：“我听说他们在其中一个宿舍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另一个男生试图纠正这个故事，“不是，我听说他们在其中一个女生宿舍里抓了一位老师。”

一个女孩子点点头：“我房间里的这个红发女孩，起身走的还挺匆忙的！你觉得和她有关系吗？”

真嗣一提到这个头发鲜艳的女孩就竖起了耳朵。她在说明日香吗？

“是的，我知道那个女孩，她在我的楼层。她今天早上脾气很差。我看到她对一些工作人员大喊大叫来着！”另一个女孩插话道。

我希望不会，真嗣想。

当六名学生继续走向自助餐厅时，他们发出了更激动的窃窃私语，门打开时，一堵噪音墙向他们袭来。计划的突然改变似乎助长了数百名初级阴谋论者。

真嗣看到真名和光在房间前面的一张桌子旁聊天，他坐下来加入他们。

“喂，真嗣，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光问道。他耸耸肩，“我想我知道的和你一样多。”

“听说有人作弊被抓了，要让大家重新考试！”真名紧张地尖叫起来。“我不能再考了，脑子炸了！”

“好吧，不是我干的，”武藏走到桌子旁叹了口气，双手抱头。“如果我要作弊，我至少会确保我通过了考试。”

光开始安抚地抚摸着真名的后背，“我相信你们都做得很好。”

“我得有一半是蒙的！为什么这么难？！”武藏摇头问道。

桌子上继续紧张地笑着，关于考试的玩笑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凯塔加入他们，双臂抱在胸前。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但他们甚至不让我先拿外套！”她惊呼。

“什么？”“太疯狂了！”真名和武藏同时回答。

“是的，老师们挡住了电梯和楼梯。”

武藏站起来，脱下运动外套，披在凯塔身上，然后凑近坐下，揉了揉她的肩膀。

三人正忙着的时候，光转身看着真嗣，低声说：“我还没看到明日香呢。她应该在我的楼层，但没看到她。你呢？”

他几乎要告诉她他刚刚听到的谣言，但又阻止了自己，因为他知道他所听到的一点点消息并不能解释她的缺席。“没有，我也没见过她……”

真嗣和光再次扫视了自助餐厅，寻找整个东京最显眼的彩色头发，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直到一个年长的男人走进房间，后面跟着几个成年人。

“他看起来很正式，”真名对大家咕哝道。

慢慢的，食堂里开始安静下来，看着身穿灰色西装的绅士停在了食堂前方，拿起了放在架子上的麦克风。

男人清了清嗓子，开始说道：“早上好，妙城学园的新生们。”

回复的是巨大的隆隆声，“早上好。”

“我是冬月耕造博士，妙城学园的院长，我——”院长的掌声被一阵零星的掌声打断，但随着他举起手掌，掌声戛然而止。

“请安静——谢谢，谢谢。请安静，这很重要。”他停顿了一下，确保所有人都能听到他的信息，“不幸的是，由于天气发生重大变化，我们暂时不会让你们离开校园。”

屋子里传来震惊和不解的抱怨声，冬月院长用手再次制止：

“我知道，这很不幸；但是，凭良心说，在暴风雪停息之前，我不能让任何学生离开这个校园。你们的健康和安全是妙城学院的首要任务，允许任何学生离开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你的父母和/或监护人已经收到通知，但他们可能更愿意听到你们自己说你们是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有个人手机，你可以使用它们与他们联系；如果没有，大厅里有几部电话，但我们要求你们保持那几部电话畅通，以便拨打紧急电话。”

院长扫视了整个房间，看着 400 名孩子难以置信地听着，“目前的预报显示风暴有望在明天晚上停息，但在确定安全之前我们不会做出决定。”

真嗣发现自己盯着光，下巴微微张开。

“与此同时，直到午餐之前你们需要待在宿舍里。由于具体时间无法确定，我和工作人员需要做一些调整，以为你们提供住宿。你可以自由地和你所在楼层的学生交流，但男生和女生的楼层之间目前是禁止……”

这项政策似乎引发了一场温和的骚动，但院长继续说道，“……直到我们可以在每层楼适当地派驻一名监护人。”

“我们希望明天能开放主楼的其余部分和图书馆，一旦我们可以派人到那里就开放。”

喧嚣很快就平息了下来，但一些人仍然对计划的突然改变感到不满。

“感谢你们的耐心与合作。请理解这个决定不是轻易做出的，你们的安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午餐时见。”

“开始吧：二楼和三楼的男生，你们解散。”

数十名少年起身离开了食堂，剩下的人开始大声议论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光第一个打破了他们桌上的沉默，“天哪，这真是一团糟。”

“我希望我们不要在这里太久，只有两套衣服了！”真名紧张地叫道。

桌上的其他人都看着她，武藏终于开口问道：“我们本来应该在这里只过一夜的。你为什么带了四件衣服？”

“我带了五套衣服，”真名纠正道。“你永远不知道你需要穿什么。”

“四楼和五楼的小伙子，你们解散！”一个不同的声音响起，是真嗣考场的监考官站在考场前面和其他老师说话的声音。真嗣看着一个金发女人拉着他的领带，不以为然地朝他摇了摇头。

真嗣起身告别他的朋友们，跟着武藏走向电梯，和其他六个同层的男孩挤在一起。他发现自己对电梯里和大厅里的谈话不感兴趣，一路陷入沉思，直到坐在自己房间的床上。

午饭时他决定去找那个女孩，他拿出了 SDAT 播放器和笔记本。

一定有什么东西可以解释昨天发生的事情，他想着，戴上耳机。
如果我能向明日香展示我发现了什么，也许她会和我谈谈。

当他按下 PLAY 键时，真嗣开始写下歌词，停顿和倒带以确认他听到的内容。仍然只限于两首歌，它们背后的谜团洗去了大部分重复的无聊。

几秒钟变成了几分钟，几分钟变成了一个小时，真嗣一遍又一遍地听着同样的两首歌，确保他正确地记下了每一个词。他在专心地寻找一条隐藏的信息，一条关于自助餐厅里发生的事情的线索。但每次他试图回忆起这种现象时，都会让他做白日梦，幻想只有另一个人和他一起经历过这种现象。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真嗣发现武藏在后面等着，“哟，真嗣，他们说午饭时间到了，你准备好了吗？”

真嗣环顾四周，看着其他男孩走向电梯，“已经吃午饭了？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是的，他们只是通过对讲机叫大家下来，”武藏解释道。站在他身后的是武藏的运动员室友，正凝视着矮个子真嗣。

“我一定是戴着耳机错过了。是的，等一下。”

武藏和他室友在真嗣系鞋带时走进了真嗣的小房间。是他的室友最先发现了床上的笔记本，“诗歌？”

真嗣心慌意乱，连忙收拾东西塞进背包，“不是诗。”

高个少年防御性地举起双手，“嘿，伙计，你说得一点都不让人信服！”他伸出手，“我是冬治。”

真嗣握住他的手，坚定地摇了摇，“真嗣。”

“喂，你们在电梯里做个自我介绍吧，”武藏打断道，“在好位子都坐完之前，我们先下去吧。”

三个男生出了宿舍，进了电梯，朝着食堂所在的底层下沉。

第二节

“伙计，真的下雪了，”光看着外面的景象评论道。她在自助餐厅找了一张桌子，靠近大窗户。

六名青少年午餐的大部分时间都盯着窗外，讨论回家计划的突然中断。真嗣大部分时间都在陷入沉思，但每次自助餐厅的门打开时，他都会突然发现自己在寻找某个红发女郎的踪迹。

“对了，真嗣，我已经给家里打了电话，让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光打断了他的思考。“我的意思是，我告诉了我妈妈，但是，你知道她，这意味着整个城市都会在晚饭前知道发生了什么。”

想到这里，真嗣不禁笑了起来。洞木夫人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八卦人物：经营一家餐馆使得她的业务大部分与人相关，而在像大月这样的小乡村小镇，大事非常罕见。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消息都会成为市民们的日常话题，而她被困在东京的无助孩子们肯定会被不停地讨论，直到他们回来。

“你需要借用我的电话然后打电话——”光控制住了自己，但为时已晚。这是真嗣在她死后第一次离开城镇，也就是说，这是真嗣第一次独自离开城镇。再加上他父亲在葬礼后突然失踪，真嗣在妙城学园时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谢谢，光，但我没事，”真嗣回答，仍然注视着门口。

扎着辫子的棕发女人靠得更近，把手放在真嗣的手上，这是自从他们午餐见面以来他第一次看她，“嘿……我确定她在这里，在某个地方。我们会找到她的，和她谈谈，把事情做好。好吗？”

真嗣忍不住挤出一个假笑；他知道纠缠于此无济于事。他把身体转回桌子旁，听着谈话，希望能分散注意力。但听到谈话的内容，他有点恼火：

“你说什么？我不可能做这个。这不是男人的工作！”冬治站着，几乎是对着这群人大喊大叫。

真名取笑男孩，“好吧，真嗣会做饭，而且他不仅仅是个男人：他是个绅士。”

真嗣在心里涨红了脸，只能说第一句：“是啊，冬治，我做饭。”

“但我敢肯定，真爷只做有男子气概的东西，比如肉和鸡肉！”

真嗣嘿嘿一笑，再次扫了一下冬治的大男子主义，“不会吧，我几乎什么都会做，其实我做的味噌汤很好吃。”

现在处于防御状态，冬治采取了最后的立场，“好吧，我敢打赌他这样做时不会系一条愚蠢的小围裙或任何东西！”

“我会的。”

“但是，我敢肯定那围裙一定是某种凶猛的颜色！”

“它是绿色的。”

完全泄气了，强壮的运动员在他的座位上坐下，“你要杀了我，伙计。”

桌上的人都在笑冬治的惨状，光揉了揉他的后背，“你放心，我给你做饭。”

笑声愈演愈烈，光的脸涨得通红，她意识到桌上的人都听到了她对大阪男孩的提议。真嗣将双手紧紧放在膝上，注意到冬治伸手拉出她的一只手，轻轻地握在自己的手上。

真嗣还没来得及发表意见，就听到扩音器发出砰砰砰的巨响。整个食堂的人转过身来，只见冬月院长又一次敲了敲最前面的话筒。

“下午好。”

“下午好，”学校的客人重复道。

“午餐结束后，我们将把你们送回宿舍。和以前一样，你们可以在楼层内自由活动，但不允许在楼层之间移动。而且，重申一下，绝对不允许男女生之间的交往。”

学生们开始发出轻微的骚动声，院长只是简单地举起左手，就平息了下来。

“我明白你们的想法，但请放心，我们只是需要确保每层楼都有陪护人员。妙城学园并不……”院长轻声咳嗽，“……准备让 400 名青少年被，嗯，困在员工很少的大楼里。”

真嗣注意到一个紫发女人在院长身后偷笑，然后院长转过身来警告她。她站直了身子，被发现了。

“现在，”冬月对着孩子们说道，仍然盯着那个女人，“副院长大方地同意解释我们接下来几天的计划。”

高挑女人顿时瞪了主任一眼，然后拿起话筒，几步走到了那群大人面前。

“嗨，呃，早上——不，下午好。下午好。我叫葛城美里，是妙城学园的运营副院长。”

有一点掌声，但比今天早上早些时候给院长的掌声要少。

“吃完午饭，我们会送你们回宿舍，正如主任所解释的那样。晚餐供应时间为 6:30 至 8:00，自助餐厅和主大厅开放至 10:00。之后，我们需要所有学生回到自己的宿舍，并一直待到早上。”

美里停下来得到院长的确认，院长只是点点头。然后她继续说：“明天的早餐将从 7 点 30 分开始供应，之后大厅、自助餐厅和图书馆将在当天剩余时间开放。

“我们宿舍的每一层楼都会有陪护人员驻守，这样你们就可以，”她清了清嗓子，看了院长一眼，“和其他同学交流了。如果有异性同学进宿舍，宿舍门必须一直开着。”

房间里传来一阵窃笑声，但随着葛城副院长说完，窃笑声很快就平息了。

“对于衣服，我们将在今天晚些时候开放洗衣房，因为我知道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只带了一两件换洗的衣服。

“我代表妙城学园，感谢大家在此期间的理解。我能理解当你和数百名陌生人被困在一栋大楼里时，你的父母或监护人在等着你，这会有多么令人沮丧。但是，正如冬月院长所说：在我们确定这样做是安全的之前，我们不会考虑让你们离开。”

紫发高挑女子微微躬身，笑道：“谢谢，回头见！”

当真嗣发现自己已经走到食堂一半时，她把话筒放回架子上，转身和前面的大人说话。

站在老师们面前，真嗣不再盯着站在他面前的漂亮副院长。那个女人比他高出一头，她的高跟靴让她本已令人印象深刻的身高又增加了一两英寸。

“打扰一下，葛城夫人？”

她转身低头对他笑道：“我还是葛城小姐，有什么可以为你效劳的吗？”

真嗣发现自己在女人面前很紧张，完全不知道该怎么问他的问题。“嗯，我，呃，我在想……”

“嗯？”她身体前倾了一点。

“我，呃……之前有一个红头发的女孩。明日香。惣流·明日香·兰格雷。她，呃，她失踪了，我很担心她。”

一提到明日香，女人的心情就迅速转变了。“惣流小姐今天早上早些时候离开了，尽管我们警告过她。”

真嗣的眼睛瞪大了片刻，然后向下移动：他错过了机会。

“当我们试图阻止她离开时，她对我们所有人都大发雷霆，而且，好吧，显然她有一些关系，因为有人打电话要求让她离开。”

他抬头看着那个女人，感谢她抽出时间，然后才回到桌子旁。但她抓住了他的手臂片刻，轻声说，“很遗憾，真嗣。”

他的心怦怦直跳，穿过自助餐厅的剩余部分时，脑子疯狂转动。过去的 24 小时变得越来越混乱，但真正令人不安的是最近的这次遭遇：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她我的名字。

坐在桌旁，只有光注意到真嗣明显不对劲。“喂，没事吧？”

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把“我觉得我快疯了”这件事说出来，他安定下来，“副院长说明日香今天早上在测试后强行离开。她走了。”

“真遗憾，”他最好的朋友安慰他，自信地笑了笑。“嘿，我们明天在图书馆见吧。我相信他们会有可以上网的电脑。也许我们可以去找她？”

十几岁的男孩放心了，对着十几岁的女孩微笑。那是真诚的、诚挚的微笑。一个充满爱意的微笑。一个很容易被误解为浪漫的微笑，但在内心深处，两个孩子都知道，他们之间只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爱。那是一种真嗣觉得他已经失去太久的爱。

“你总是知道如何让我开心，”真嗣感谢他最好的朋友。

“我知道你也会为我做同样的事。”

他拥抱了光一秒钟，然后转身回到桌子旁，对光为他分担困难感到有点内疚。

“喂，武藏，你一会要不要和我‘亲热’一下？”凯塔笑着问道。少年忍不住笑道：“好！”

“我的意思是，我明白了：情况很尴尬，但院长说话的方式让事情变得更糟了十倍。‘交往’（注：与之前提到禁止男女生跨楼层交往时用

的是同一个词)’。他们小时候就是这么说的吗？”

大家都笑了，真名补充道：“我们得请教我们的祖先！”

“我去拿我的历史书！”凯塔又咯咯笑了起来。

“说不定他在封建时代就学会‘交往’了！”

桌上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暂时取代了真嗣几分钟前感到的不安。但在他的脑海深处，他还是忍不住想起了桌子上失踪的那个人。

笑声平息后，真名站起身来，拉着凯塔的手，“喂，我要回房间了，我要清点一下我还剩下什么衣服！”

“听起来不错，我们走吧。”

一行人汇合后前往电梯，暂时离开各自的宿舍。三个男孩从四楼走出电梯，而她们的女同学则继续往上走，挥手示意晚餐时见面。

第三节

晚饭后，真嗣一行人决定该是晚上休息的时候了。这似乎是最漫长的一天，让他们感到疲惫不堪，从一场艰苦的考试开始，接下来就是无尽的空闲时间，大部分时间都被限制在他们的房间里。男孩三人组疲惫地走下了四楼的电梯。

告别电梯中的其他人，真嗣、武藏和冬治沿着走廊走去，真嗣的402房间首先出现在右边。

“晚安，”他一边说一边打开门，注意到冬治紧张地跟在后面，而武藏继续沿着大厅走下去。

“嘿，真嗣，我们可以聊一会儿吗？”

“当然可以，冬治。”真嗣走进房间，在他的床上坐下，而高个子男孩则坐在对面无人的床上。

“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冬治提出。

真嗣好奇地看着他。

“告诉我，告诉我更多关于光的事。”

真嗣笑了笑，感觉到他声音中的紧张，“这不是问题，但我会回答。

“光是我最好的朋友。她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真诚、最棒的人。我是认真的：比我自己的家庭更棒，比我自己的父母更棒，甚至比我——”他停顿了一下。“事实是，她会为我做任何事，而且她可能会为任何人做任何事。而且不会问为什么。这就是你要打交道的那种人。”

冬治点了点头，认真地听着。

“不过，我敢肯定她已经告诉过你：她还有另外两个姐妹，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姐姐会让你下半辈子都在地狱里，而妹妹……好吧，

让我们这么说，如果祖一对不起，佐佐木希不喜欢你，那你就完蛋了。”

冬治咽了一口唾沫，似乎要缩进床垫里。

“然后就剩下我了，”真嗣说，直视着冬治的眼睛。“我信任光超过其他任何人，我知道她可以照顾好自己。但是，如果你伤害了她——”他停顿了一下，看着那名运动员微微扭动了一下。

“我会捏死你。”

气氛一时紧张起来，真嗣突然生出一种可怕的愧疚感，就好像自己不知何故越界了，一条他没意识到一直存在着的界。幸好冬治打破了沉默，气氛很快就被提起来了。

“天呐，真爷，说得好！”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你放心，我对她没有恶意。她人很好，对你评价很高。”

冬治拍了拍真嗣的肩膀，自信地笑道：“你是个好人，我明白了。”

真嗣回以微笑，拍拍冬治的肩膀，“我喜欢你，冬治。我想你们两个会没事的。”

新来的男孩起身离开了房间，真嗣跟在后面送行。关上门后，他倒在床上，终于让思绪回到了他失踪的朋友身上。

明日香，我该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问天花板。我必须解决这个...

真嗣不明白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怎么可能对他产生这样的影响，但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种幼稚的迷恋：这个女孩身上有一种如此引人注目的东西吸引着他，就像飞蛾扑火一样。

“‘一见钟情’之类的怎么样？”

他回想起光的话，在脑海里翻来覆去。他对热情的红发女孩的感情超越了“一见钟情”，两人之间有着更深的缘分。他不确定如何用语

言表达，他甚至害怕尝试与女孩本人讨论这个想法，但他确定她也感觉到了。

他发现自己又一次盯着同样的脏兮兮的天花板，现在是他的临时监狱。他辗转反侧，试图回忆上次他的 SDAT 上出现一首新歌时的奇怪感觉。渐渐地睡着了，他侧身躺下，几乎能感觉到身后一个人的温暖和重量，与他同床共枕。

第四节

*嘿，真嗣，你这个白痴，你不想和我合二为一吗？ *

让思想和身体成为一体？

这真的很棒。

你应该感谢你的好运。

来吧...

第五节

真嗣在床上直起身子，仿佛听到有声音在呼唤他。他钢铁般的蓝眼睛扫视着房间，寻找那个正在招手让他的船靠岸的红发女歌手，但除了一张放着他的包的空床之外什么也没找到。

他放慢了呼吸，试图让狂跳的心平静下来。不确定自己刚刚在梦中看到了什么，真嗣拼命想抓住任何转瞬即逝的细节，但它们消失得太快，他无法抓住。男孩看了看手表，然后凝视着窗外仍在堆积的雪。

九点四十一分？我把早餐睡过去了？他想。没想到我昨天这么累…

挪到床边，真嗣伸手去拿背包，拿出笔记本，看着他之前草草记下的歌词。沉思片刻后，真嗣翻开了新的一页，开始写下他所知道的关于明日香的一切。

惣流·明日香·兰格雷。14岁。德国。

不是很多，他皱着眉头。然后他的眼睛转向大窗户，看着暴风雪继续肆虐。我希望你那里的天气更好……

他盯着那张纸，最后一次在记忆中搜索她可能提到过的关于她的任何线索。真嗣一无所获，合上笔记本开始换东西。为自己的迟到做好受到惩罚的心理准备，他下楼去图书馆见光。

真嗣最终发现了那个在图书馆门前的长椅上不耐烦地等着的扎着辫子的棕发女郎。

“你迟到了，先生。”

他只能道歉，无法解释让他昏迷了这么长时间的奇怪梦：一个如此愉快的梦，可以把它当作幻想，除非他能理解实际发生的事情。

“没事，我只是在这里等了几分钟而已，我们进去看看能不能找到明日香吧。”光原谅了，忘了这件事。

图书馆是一座巨大的三层楼建筑，毗邻主楼。数以千计的书籍排列在书架上，每个区域都有成排的电脑，沙发和其他座位遍布各处。

光向图书管理员报到，并在二楼分配了一台电脑。两人静静地走上楼梯，欣赏着图书馆看似无穷无尽的藏品。

“哇，这是我去过的最大的图书馆，”光低声说。“它几乎和我们整个学校一样大，”真嗣回答道。

在指定的电脑前坐下，光输入登录信息，直接进入网络浏览器。

“好吧，我们对她了解多少？”她问。

“她的名字叫‘惣流·明日香·兰格雷’，今年14岁，来自德国，”真嗣回忆道。

输入信息后，光看着她的伙伴，“真的吗？就这些？”

“还能有什么？我们那天早上才见过面！”真嗣用力低声说道。“等等，等等。她爸爸是美国人。”

“‘美国父——’”她开始打字，然后瞪着真嗣，“这有什么用？！”

他不好意思地咧嘴一笑，将注意力集中在电脑屏幕上，尽量避免女孩的死亡凝视。“嗯……也许她来自柏林？”

“试试‘勃兰登堡’。她不是柏林人。”

“是的，好主意，”真嗣回答，看着光又打了几个字母。

“‘B-U-R-G’，不是‘B-E’。它不是冰山。”

棕发女孩轻敲了几下退格键，改变了字母，并在按下 Enter 键前停了下来。她和真嗣都猛然意识到了什么，转身看到站在他们身后的恶魔本人。

“明—明日香！”真嗣跳了起来，听到电脑周围传来一声响亮的嘘声。

明日香微笑着微微行了个屈膝礼，“我的意思是，我出生在柏林，但我一生都住在勃兰登堡。”

真嗣迅速用双臂搂住女孩，将她拉近拥抱，直到他意识到自己在光面前的样子，才慢慢后退。

红发女孩愣了一秒钟，目瞪口呆地注视着真嗣。

打破这尴尬的沉默的是光。关了电脑，她也给了明日香一个拥抱，虽然没有真嗣那么热情，“欢迎回来！”

她回应了光的拥抱，虽然她的眼睛仍然注视着真嗣，“我想你了。”

“你去哪儿了？！”光大声问道，然后在桌子周围再次被嘘。红着脸，她安静了下来，“抱歉，你去了哪？”

明日香摆摆手，小声说：“别在这里说，我们去个能聊的地方吧。”

光点点头，转过身，带着一行人走下楼梯，走出图书馆，回到早前大厅的长凳上。

“哎呀，我们这里只有几百人。你会认为他们不会在图书馆对某人嘘声，”明日香大声说。

“我想这只是习惯，”真嗣回答道。

光忽略了刚才的小插曲，“那么，勃兰登堡的惣流小姐，你去哪儿了？”

明日香在光旁边坐下，叹了口气，“嗯，呃……我该怎么开始呢：嗯，我的家人很富有。嗯，非常富有。他们已经让我进入了欧美的顶尖学校。但是，我不想那样。我真的很想来日本：我被这个地方吸引了，这就是我要来这里考试的原因。

“昨天考试前，我无意中听到副院长说天气问题，说他们可能不会让学生离开，我，呃……想逃避什么。”她看了真嗣一眼，继续说道，“所以我打电话回家，让他们知道。”

“他已经很不高兴了，我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就来参加入学考试，所以我父亲告诉我，考试后我要直接打车去机场，会有包机等我。我试过向那个可怜的女人解释，但我可能因为太沮丧而吵她发脾气了。”

“沮丧？关于考试？还是你父亲？”光问道。

“都有点，”明日香迅速回答。“反正我一考完就冲出去打车去机场，连房间里的东西都没拿。嗯，因为暴风雨，机场不让任何航班起飞，于是父亲让我订了旅馆等着。”

“但是，我想如果我要被困在日本几天，我宁愿和你们在一起——”明日香停顿了片刻，当她听到她说的话时，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伙计们，你们这些家伙！你们所有人，哈哈！”

红头发的人紧张地咯咯笑了起来，光问道：“但是你是怎么回到大楼里的？”

“啊，”明日香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兰格雷家族向学校道歉和慷慨捐助了很多。不要告诉我爸爸，不过，他会发现的。”

想到这里，光捂住了嘴笑了起来，真嗣开口说道，“好吧，我很高兴你也来了，明日香。”

“谢谢真嗣。现在，我知道我刚回来，但我需要帮个忙。”

“当然。”

“我需要和光谈一谈。这是……女孩子的事。”

自从他最后一次见到她以来，他有很多事情要讨论，但真嗣知道在她刚回来的时候催促她不太可能改善他们的关系。他再次对两个女孩微笑，并告诉她们完成后到他的房间找他，否则他会在午餐时与她们见面。

“我们会来接你的，现在我们可以‘交往’了，”光咯咯地笑着说。

明日香疑惑地看了小辫棕发少女一眼，只是摇头，“说来话长，待会儿再告诉你。”

真嗣在走向他的房间之前偷偷看了最后一眼美丽的红发女孩，发现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

她回来了。还有时间，他想。

他一进屋，就往窗外望去，看着雪逐渐变大，迅速在地面上堆得更高。*我们可能有比我想象的更多的时间.....*

第六节

一阵轻轻的敲门声让真嗣从恍惚中回过神来，他把右臂放了下来。

大提琴是他为数不多的爱好之一，他的私人导师在真嗣母亲患病后成为了一名伪心理治疗师。真嗣经常会发现自己练习乐器是为了避免思考“晚期”和“癌症”等医学术语，但他也经常在想事情时练习，比如他承诺仍会申请妙城学园。

作为不适合旅行的大器具，真嗣学会了将右臂竖直卷起，用拳头抵住左肩。然后他可以在手臂上练习手指的位置，就好像它是乐器的颈部一样。

虽然简陋，但在找不到乐器的情况下很有效，它通常伴随着他的SDAT播放器上的一段曲子。播放器上现在包含两首他希望与他的新客人讨论的神秘歌曲。

打开门，真嗣在明日香再次敲门时吓了一跳，突然失去了物理屏障，他向前倒了下去。

“哦！呃，嗨！”女孩吃惊地说。

“嗨，”真嗣回答道。“请进。”

一向精力充沛的少女紧张地跟在真嗣身后，房门缓缓关上，楼下传来声音：“402，别关门。”

真嗣探出身子，向陪护人员挥手致意，他是一位留着黑发、戴着眼镜的年长男性。撑开门，他在床上坐下，看着明日香的眼睛来回扫视，显然不知道如何开始谈话。

坐在紧张的女孩对面，他决定率先出手，“明日香，我——”

但她几乎立刻就举起手让他闭嘴，低头看着他的鞋子，“对不起。”

“什么？对不起什么？”真嗣很吃惊。

红头发的人拒绝看他，一双明亮的蓝眼睛被她的刘海遮住了，继续说道，“太多了。因为我的反应，因为我说的话，因为逃跑，因为……差点打了你。”

“明日香……”

可她又举起了手，显然还没有说完，“真嗣，最后一个是最对不起的那个，那不是我，对你大吼大叫，贬低你，想打你……那不是我。从来都不是我……或者，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真嗣开始不解了，“什么意思？”

她抬头看着他，目光几近恐惧，但他也能看出背后的困惑，“前几天，在自动售货机旁边。感觉很自然。就像，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突然觉得被你嫌弃了……”

“哦……”真嗣垂头丧气地应道。

“……还有我的感受……”

现在更加困惑了，真嗣回头看着女孩。 *感受？ 对我的？*

“我和光谈了很多。关于你，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在我继续深入之前，我想知道你还记得什么。”

“我记得什么？大厅里的事？”

“不，在那之前：在自助餐厅。你知道，随着……”明日香的话越来越少，真嗣不能责怪她：他也不知道如何描述发生的事情。

“你坐在我身边，想再听一遍那首歌。我打开了它，然后，我不知道，它……感觉就像我们在别的地方。感觉就像我是另一个人，”真嗣描述道。“而且——我不知道，这听起来很愚蠢。”

明日香逼上前，“什么？还有什么？”

“感觉很热。就像，真的很热。热得不舒服。”

“夏天那种热。”

真嗣看着明日香的眼睛，很高兴知道还有其他人和他有同样的经历。两种想法总比一种好，真嗣很庆幸另一种想法恰好附在她这样的人身上。

“这不是我唯一感觉到的不同。感觉就像——”真嗣刚开口，但很快就被打断了。

“我想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但这将更难测试。现在，让我们坚持在物理学范围内讨论。

“我想去自助餐厅，再坐在那张桌子旁，”明日香解释说，从床上站起来。她低头看着真嗣，向他伸出手，“我想看看有没有通风口或什么东西能让一切都变得更热。这比……我甚至不知道，替代方案是什么。”

真嗣拉住了她伸出来的手，微笑着答应道：“好吧，我们走吧。快到午饭时间了，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好好感受一下房间。”

“好的。”

这两个青少年正在执行一项任务，一项秘密任务，目的是向除了他们自己以外的任何人证明他们自己的理智，但这仍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希望为突然经历的气候变化找到一些世俗的原因，真嗣和明日香离开宿舍进入自助餐厅，两人都怀疑地盯着天花板。

“我认为是这张桌子，”男性调查员说，环顾房间以寻找参考。

但他的女伴很快纠正他，用手摇晃着她站着的桌子，“不，是这张。我记得真名他们坐下的时候桌子摇晃得很厉害，差点把我的饮料洒出来。”

“哦，是的，你是对的，”真嗣回答道，和明日香一起坐在桌边，然后看着他们头顶的天花板。它没有让事情变得合乎情理：他所看到的无法解释的事情。

沉默了几分钟后，明日香发现餐厅对面正在工作的一名看门人，并向他喊道：“打扰一下，先生！”

老者抬头看向两人，“嗯，没事吧？”

“我，呃，我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嗯，暖气现在开着吗？”

看门人停顿了一下，显然不明白学生为什么会问这个，回答说：“嗯，当然是。现在是十二月，还有暴风雪，为什么不呢？”

真嗣站了出来，希望能帮助他的朋友，“先生，这里很冷。我们只是担心同学们的健康。”

“你看到那边那些大窗户了吗？”他指着一堵巨大的窗户墙问道，然后用手扫向对面的墙。“还有那边的那些？抬头看看，看到那些花哨的大天窗了吗？”

真嗣和明日香站在寒冷的自助餐厅里一动不动，抬头盯着天花板上的大开口，这些开口是为了在没有被雪覆盖时引入自然光。那些相同的天窗正是这两个青少年进入时所注意到的，扼杀了他们对理性解释的最后一点希望。

“好吧，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都很难单独隔离。但是把这三个因素都放在一个房间里，尤其是像这个一样大的房间，你就有了校园里最冷的房间。我已经试着对院长他们解释过这个，但他们只是认为这是胡说八道，因为它在夏天看起来很漂亮。”

说不出话来，明日香和真嗣发现自己静静地站着，默默地被打败了，而年长的看门人则结束了他的咆哮，“还有一大堆窗户要擦……”

“谢谢你，”当看门人回到他的职责时，真嗣只能鼓起勇气说。转移注意力，他坐下来看着明日香，“喂，你没事吧……”

红发女孩轻轻一笑，在真嗣身边坐下，眼里带着关切，“我没疯吧？确实感觉到了温暖，真嗣。”

真嗣把手伸到桌子底下，安抚地拂过明日香的手，“我也感觉到了。我不会在这种事情上撒谎。不……不只是为了和你在一起。”

他能感觉到女孩的手几乎要握上了他的手，然后她连忙收回手，板起脸，“‘不只是为了和我在一起’？什么意思？！”

“那不是——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没有骗你跟我在一起！”他结结巴巴地反驳道。

但明日香心软了，脸上挂着真诚的微笑，将手放在真嗣的手上片刻，“我知道你的意思，笨蛋。拿你开玩笑太有趣了。”

顿了顿，真嗣眼前一亮，“嘿嘿，我有办法了。”

红发女孩扬起一边的眉毛，看着真嗣从背包里掏出他的 SDAT 播放器，解开缠在上面的耳机。

“我不知道你带来了那个，”当他把其中一个耳机递给她时，她评论道。

“我差点就没带，但感觉是个好主意。我认为它可能会派上用场。”真嗣深吸一口气，戴上耳机，等明日香点头，按下播放键。

两人独自坐在餐桌旁，除了两人之间播放的轻柔音乐外，一言不发。偶尔他们会偷偷看对方一眼，不确定自己在对方眼中到底在寻找什么，但又找不到解决手头最紧迫问题的方法。

曲子翻到下一首的时候，真嗣停了下来，站起身来，“等等，我上次坐在你的左边。”

“你真的认为这很重要吗？”明日香厉声问道。

“我至少想试试。”

恼怒的红发女郎开始咕哝着“白痴”，但还是控制住自己道歉了。“对不起，我不知道什么……我只是很烦躁。”

真嗣似懂非懂地笑着在女孩左边坐下，将耳机换到另一边，“没事，我也是。”

再一次，他等待确认明日香准备好了，这次是不太自信的点头。按下播放键，他闭上了眼睛，随着第二首曲目的钢琴声响起，他放松了下来。

这首歌唱了几句之后，真嗣发现自己又慢慢地睁开眼睛看着明日香。两对蓝色相遇：一对像海洋一样晶莹剔透，另一对像夜空一样深邃。

但没有其他事情发生。

“闭上你的眼睛，”明日香低声说。“我有个主意。”

在这首歌的最后副歌部分，真嗣闭上了眼睛，希望视觉刺激的缺乏能以某种方式打开一扇回到那个奇怪时刻的传送门。然而，让他吃惊的不是异界虫洞，而是右脸颊上的一双柔软的唇。

他迅速睁开眼睛，歌曲的钢琴声逐渐放慢，直到落在一个孤零零的琴键上，他发现自己正盯着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

“哦，我的天啊！”

食堂对面传来的惊呼声，瞬间让两个少年回过神来，脸上顿时泛起红晕。真嗣看到光、真名和凯塔朝他们走来，其他几十个孩子也走进了自助餐厅。

“你到这多久了？”真嗣温顺地问道。

“足够长的时间看到那个！”光笑着站在桌边。“我的天哪，我们去拿食物。你们这对情侣就坐下来放松一下。”

明日香将头埋在双手中，她的脸颊几乎和她的头发一样红。“上帝，我做了什么？”

其他人不理睬他们的时候，真嗣看着身边那通体通红的身影，“是啊，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我不知道，我以为它会起作用！”明日香怒吼道。“对不起！”

真嗣发现自己不得不纠正女孩，“嘿，别道歉。我，嗯，我其实很喜欢。”

脑袋还埋在双手里，微微侧头看向男孩，“我也是，不过，不好意思，搞得这么突然。”

“没关系。不过你真的认为它有用吗？”

“出于某种原因，我是这么觉得的。我感受到了这种……强烈的冲动，想要‘全力以赴’。所以，是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真嗣又一次脸红了，几乎无法理解他听到的话，“好吧，我很高兴你这么认为。而且，很抱歉它没用。”

明日香想了想，摇了摇头，“没关系，我们会想办法的，待会儿再试。”

“再试什么？”

真嗣抬头看到真名和他们一起坐在桌子旁，手里拿着食物托盘，“没什么。只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个小项目。”

“跟跨年舞有关系吗？”当光、凯塔和武藏坐在桌旁，递过他们带来的额外食物托盘时，她微笑着问道。

明日香瞪大了眼睛，“什么？”

光加入了进来，“嗯，最新的预报显示风暴只会变得更糟，然后才会变好。所以，我们可能会在这里度过新年。学院正在讨论举办一场舞会来让我们大家开心。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等等，快过年了？这一切都是什么时候决定的？”真嗣不自在地动了动身子问道。

“是的，现在是 29 号。我们来这里的时间不长，”武藏附和道。

“今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我忘了你不在，”光回答道。“副院长对此很兴奋，并要求志愿者进行装饰、创建播放列表等各种工作。”

都29号了吗？真嗣沉思着。

“我和光是自愿帮忙装饰的！”真名叫道，接着说道，“然后让冬治也加入了志愿者。理由是需要一个‘又大又高的男孩’来帮忙。”

光被提及时脸红了，“那不是我说的！”

冬治像是被召唤似的，在光身边坐下，脸上带着大大的笑容，“和你说的差不多。不过，如果你需要的是‘又高又大的男人’，那就不用往远处看了。真嗣你呢？”

“嗯？”真嗣给自己争取了一秒钟的时间思考，“哦，我想我可能不会参加吧。我有，呃……”

“我们还有另一个项目，那个，呃，院长指派给我们的，”明日香说完，自信地笑了笑。

“哦，某种秘密任务……关于爱的？”凯塔开玩笑，让二人再次脸红了。“我们都看到你接吻了。”

“你做了什么？真爷，我从没想过你会这样！”冬治一拍桌子欢呼起来。

真嗣试图纠正这群人，但放弃了，“不，不是——不是那样的。哦，算了。”

午餐的其余部分以类似方式进行，小组讨论即将到来的舞蹈和餐桌上的两对新人。一开始，真嗣和明日香都试图解释他们所处的危险境地，但他们都意识到这是徒劳的，尤其是考虑到他们试图做的事情的真相比任何小说都离奇。

午饭后，一行人分道扬镳，明日香邀请真嗣在图书馆见面，共同完成他们的秘密项目。

坐在角落里的一张小桌子旁，真嗣拿出他的 SDAT 播放器和笔记本放在他面前，但明日香开始了另一个话题：“你知道今天是 12 月 29 日吗？”

“不，”他回答，“我……我只知道是十二月底。”

明日香明显地在他面前颤抖，低声说，“一样。就像，我只是模糊地知道它是什么时候，但是……仅此而已。”

真嗣只能点头同意，突然想到自己对前一天之前的具体记忆已经很少了，这使他感到不安。

“你认为这与这一切有关吗？”明日香问道，对着 SDAT 点了点头。“我……我不知道。这些都说不通。”

明日香追问道：“你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

“嗯？”

“我们在地铁相遇之前，你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

真嗣停顿了一下，在他的记忆中寻找任何具体的东西，“我……不知道。我……我不知道，明日香。这很奇怪。”

“你认为这些歌曲中有什么可以解释它吗？”女孩问，手里拿着 SDAT 播放器。她把耳机塞进去，把另一个递给真嗣。

“嘿，请小心点，”他插入耳机时开始恳求。“它是——”

“真嗣，嘿，”明日香小心翼翼地处理着那件珍贵的东西，“我保证我会小心的。”

真嗣试图反驳她，但当她看着那个物体时，他又一次发现自己在她的眼睛里游动，在被拉到水面之前踩水片刻。他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这让他觉得很不舒服，于是他转身打开笔记本。

当明日香打开音乐时，真嗣拿出一支铅笔开始检查歌词，在单词和诗句之间轻敲，寻找模式、主题和线索。或者其他任何东西。

明日香伸手从他手中接过铅笔，开始写下什么，但马上停了下来，仿佛她的想法还没有完成。

“我不明白，”她在音乐中低声说。“是什么触发了……那个，在星期天？只是……我们一起听？”

真嗣耸耸肩，伸手去拿铅笔，铅笔在两人之间摸索着滚到地板上。明日香蹲下来从桌子底下捡起它，准备递给真嗣，但她注意到上面粘了一团口香糖。

好奇的红发女郎看了看粘了口香糖的铅笔片刻，然后把它拿回了自己的手里。真嗣看着她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白纸，把口香糖刮掉。

明日香对它很干净感到满意，把它还给了真嗣，音乐还在增加他们之间的气氛。就在他手抓住铅笔另一端的那一刻，突然闪过了一个画面，真嗣看到了教室，并且两人都穿着和现在不一样的衣服。

在那一刻，他们周围环绕着朋友和同学，他们看起来都不太清晰，都在看着教室的前面。真嗣转到了他的右面，面对明日香，她递给他一个文具，脸上露出调皮的笑容。

十四岁的驾驶员转头看黑板，认出黑板上潦草地写着两个奇怪的字。但画面来得快消失得也快，他们的耳朵里现在充满了新的东西：合成的声音，接着是鼓声和电吉他声：

The cycle repeated

As explosions broke in the sky

All that I needed

Was the one thing I couldn't find

And you were there at the turn

Waiting to let me know

We're building it up

To break it back down

We're building it up

To burn it down

We can't wait

To burn it to the ground

“真嗣…”

The colors conflicted

As the flames climbed into the clouds

I wanted to fix this

But couldn't stop from tearing it down

And you were there at the turn

Caught in the burning glow

And I was there at the turn

Waiting to let you know

We're building it up

To break it back down

We're building it up

To burn it down

We can't wait

To burn it to the ground

真嗣和明日香再次安静地坐在一起，再次发现自己听到了以前从未听过的音乐，再次质疑发生了什么。

You told me yes, you held me high

And I believed when you told that lie
I played soldier, you played king
And struck me down when I kissed that ring
You lost that right, to hold that crown
I built you up, but you let me down
So when you fall, I'll take my turn
And fan the flames as your blazes burn
And you were there at the turn
Waiting to let me know
We're building it up
To break it back down
We're building it up
To burn it down
We can't wait
To burn it to the ground
When you fall, I'll take my turn
And fan the flames as your blazes burn
We can't wait
To burn it to the ground
When you fall, I'll take my turn
And fan the flames as your blazes burn
We can't wait
To burn it to the ground

歌曲结束时，真嗣停止了音乐转身看向明日香，惊讶地看到她脸上带着恼怒的表情。

“铅笔？这就是触发它的原因？”她问。

“我，我不认为是铅笔。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也许是铅笔。这一切都是如此令人困惑，”真嗣开始滔滔不绝。

她冲他轻轻一笑，翻到他笔记本的新一页，“喂，笨蛋，专注点，你……你是不是又看到什么了？”

真嗣摇了摇头，清除了脑子里所有临时出现的蜘蛛网，“是的。那是……一间教室。”

“哦，很好，我看到了同样的事情。你们穿着不同的衣服，”明日香回忆道。“那绝对不是冬天。”

“是啊，你也是。一件蓝色的裙子……”真嗣附和道。“这也太奇怪了吧……”

“我看看这首新歌里有没有什么东西。”

两个少年又听了一遍这首歌，听完每一行就停下来倒回，在笔记本上记下歌词。

歌词写在纸上后，真嗣最后按了一次播放键，这对情侣听着所有三首歌循环播放。歌词翻来覆去，最后一次伸出手按下停止键的是明日香。

真嗣从纸上抬起头，看到了女孩的眼睛，再次睁大了，略带恐惧和困惑。

“真嗣，”她担心地问。“为什么所有东西都着火了？”

注：歌曲：《Burn It Down》——Linkin Park

第四章 最后再试一次

第一节

真嗣的目光在广阔的图书馆里扫视了一会，完全没有注意到明日香做的引用。他从座位上跳起来，叫道：“什么？！”

“不，坐下，白痴，”她嘶嘶地说。“不是字面上的‘着火’，我的意思是在歌曲中。”

男孩定了定神，坐回原处，因为周围没有着火而松了一口气。他看着他的搭档开始在最近的条目上圈出歌词。

“‘建起来是为了烧掉它（Building it up to burn it down）’、‘我们迫不及待地想把它烧掉（we can’t wait to burn it to the ground）’、‘煽风点火（fan the flames as your blazes burn）’……”她大声念道，然后铅笔跳到这页纸的顶部。“‘天上炸开（Explosions broke in the sky）’，‘火光冲天（flames climbed into the clouds）’……”

当明日香翻回一页时，真嗣好奇地看着笔记本，她的手在页面上越来越疯狂地飞来飞去。

“还有这里：‘我说世界可能正在燃烧，燃烧殆尽（I said the world could be burning, burning down）’……”

自信的红发女郎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张，真嗣看着她的呼吸在喉咙里反复阻塞，一堆几乎无法否认的证据似乎堆积在他们面前。

“还有第一首歌里的：‘但我相信世界正在燃烧殆尽（But I believe the world is burning to the ground）’，‘好吧，我相信这一切都快结束了（well I believe it all is coming to an end），’还有，呃，在这里，‘我在世界的终结开启时醒来（I’m waking up at the start of the end of the world）…’”

明日香瘫倒在椅子上，脸上几乎失去了所有的血色。她的肤色与大楼外飘落的雪花相得益彰，冰冷的皮肤就像挂在大楼遮阳篷上的冰柱。甚至她的眼睛，通常是明亮、耀眼的蓝色阴影，瞬间被一种暗淡的光泽所迷惑。

无论这两个孩子发现了什么，突然间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曾经看似随意和陌生的音乐现在显示出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不幸的是，主题似乎是某种形式的灾难。

真嗣伸手将少女冰冷颤抖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中，缓缓将她从封闭自己的壳中哄回妙城学园的图书馆：“明日香……明日香，跟我说话。拜托。”

“‘第二次冲击’对你有什么意义吗？”她干巴巴地问，眼睛仍然没有焦点。

真嗣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课堂的画面：他绝对记得刚才在幻象中看到过那两个奇怪的词。“你也看到了？”

明日香缩回她的手看着他，这让真嗣安心了，“是的。我看到房间前面的黑板上写着几个字。我以前从没听过这个词：‘第二次冲击’。”

“我也没有。但是，感觉我应该知道答案。”

“嗯？”

真嗣从椅子上站起来，扭动着身子，“嘿，我们在图书馆里：我们去看看吧。我敢肯定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你知道，这对你来说真是个聪明的想法，”明日香直截了当地说。

真嗣惊恐地盯着明日香，明日香刚刚意识到她说的话。

“上帝，对不起，那很粗鲁，”她道歉道。

说实话，真嗣什么都没想，让这个一向自信的男孩肯定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过那是可以以后考虑的事情，暂时不重要。

“没关系，明日香。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他接受道。

两人默默点了点头，继续往图书馆深处走去，在不同的区域寻找着这两个陌生词汇的出处。有一次，真嗣登录了一台电脑，在互联网上搜索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图书馆可能遗漏的任何信息。

经过几个小时的搜索和收集数据后，真嗣发现明日香坐在医疗区，正在看书，并邀请她回到他们的餐桌旁。

“所以，我猜你找到了和我一样的东西，”当他们坐下时，真嗣提到了她正在寻找的区域，把他的一叠打印件放在她课本旁边的桌子上。

“这都是医学上的：我唯一能找到的东西叫做‘二次撞击综合症’，”红发女郎在标记的页面上打开她的发现。

“我也找到了，”真嗣从他的一叠文件中拿出一个装订好的小包。“这是一份 2009 年的医学期刊：‘关于二次撞击综合症 (SIS) 的争议如此之少，以至于其发生的频率都还是个问题。从 1980 年到 1993 年，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的国家灾难性运动损伤研究中心，在美国橄榄球运动员中确定了 35 个可能的病例。’”

“我想我应该记得我得过脑震荡，”明日香自言自语道。“而且我们俩都得过，并且这导致我们产生了相同的幻觉……”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真嗣说完。沉默了几分钟后，他又开口了，想要缓和一下，“嗯，还有一件事……”

他翻阅着文件，抽出一张上面有熟悉的标志的纸递给她，她感到精神振奋。她朗读了一遍，“《街头霸王III 二次冲击: Giant Attack》？”

真嗣大声笑了起来，“是啊，我知道，但我想我们可以用点东西来缓和一下气氛。”

明日香开始咯咯地笑，微小的声音从她的肩膀一直传到胸口，最后变成了捧腹大笑。她把头往后一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图书馆

周围传来几声响亮的嘘声，把活泼的女孩带回了地球，她用手捂住了嘴。

擦了擦眼泪，她看着目瞪口呆的男孩，“得了吧，你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笑的吗？”

真嗣耸了耸肩，很高兴看到明日香接受得很好。

“真嗣，我觉得我快要疯了，有那么一瞬间，我真的觉得这都是因为电子游戏：这一切都是因为街头霸王！”

真嗣也从中发现了其中的幽默，和她一起笑了起来。街头霸王通过两个十几岁的孩子警告世界末日的可能性极小，但到目前为止，也没找到其他任何有意义的东西。

明日香的眼睛终于干了，她的脸颊恢复了正常的颜色。“这比我们俩都有多次脑震荡的可能性更大，但即便如此，这也是不可能的。”

“好吧，我也调查过其他事情，”真嗣开始说道，“但没有任何结果。”

“是什么？”

“嗯，我想如果有第二次‘冲击’，应该会有第一次，对吧？”

“这是有道理的。”

“但我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东西。在学校的环境中我们了解不到任何相关的东西。”

红头发女孩顿了顿，陷入了沉思，“是啊，关于那个：为什么我们一起上课？”

真嗣之前没有考虑过这一点，但它给问题增加了新的疑问。

“我以前从没去过日本，我想你也没去过德国。”

“不，有的话我会说的。”

“正是，”明日香继续说道。“你认为……你认为我们看到了未来吗？我们看到我们一起在妙城学园中上课？”

“也许是？”真嗣不自信地回答。“我不知道。这些都不通。我们看得不够多。你是说这些歌曲是在试图阻止明年的世界末日吗？”

明日香耸了耸肩，紧张地用手指捻着头发，“我不知道我在暗示什么……”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各自陷入了沉思，试图回忆起两人经历的更多细节，但都想不出任何有用或有趣的东西。

“什么，”明日香率先打破沉默，“呃，你认为是什么触发了这一切？歌曲，还有，你知道的，幻象之类的东西？”

真嗣想了想，回答道：“老实说？我觉得是你。”

他看着红发女郎疑惑地扬起眉毛。

“更像是，是我们。”

“详细说说。”

真嗣在座位上动了动，尽可能地把事情拼凑起来：“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地铁站，我在关门把你拉下车。”

“我记得，你像个怪人一样握着我的手。”

“是啊，抱歉——”真嗣刚开口，但明日香锐利的眼神打断了他的思绪。他清了清嗓子，改正了方向，“嗯，部分原因是我从你那里得到的这种奇怪而熟悉的感觉：就像我们以前见过面一样。”

“有道理，我想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她继续说道，“但我想我把它置之不理，就像你是个变态一样。”

真嗣一想到就脸红了，结结巴巴地说：“什——什么？！这就是我给人的印象？！”

女孩连忙摇头，“不，这是我的想法，要不然我没法解释。因为一般的陌生人不会握你的手太长时间，让你很尴尬。而且一般的陌生人肯定不会让你觉得就像你忘记了你最亲密的朋友之一的名字一样。”

他的心缓了下来，真嗣点点头，“几乎就是这样：我觉得我认识你，然后因为我不记得你是谁而感到内疚。”

“好了好了，我们继续吧。”

“后来我自己听了这首歌，就是你和光听的时候。你说你也听到了，然后我们吃过午饭又一起试了一次。”

“我又一次感受到那种熟悉感，”明日香继续说道。“我想这就是你刚才在宿舍里想说的话？”

真嗣再次点头同意，“是的。除了身体温度的变化，我对你有一种不同的联系。就像我们……几乎是朋友一样。”

“‘几乎是朋友’，这是一种表达方式。我打算说我们是室友。”

“最后一次是刚才。用铅笔，”困惑的男孩说完。脑海中飞速运转，无数的线索摆在眼前，却又似乎没有任何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它是‘我们’：我们在一起。”

“‘在一起’，”明日香在心里重复道。

“一起做事。”

“‘一起做事——’”她暂停了重复，“‘一起做事’？所以，你是个变态。”

“不是这样的！”听到明日香的咯咯笑声，真嗣微笑着反驳道。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你知道，去……”她吞咽了一下。“… 进一步？”

安静的图书馆里，两个少年面面相觑。两个孤独的灵魂在一个有着一百万个故事的房间里，每个人都在注视着对方是否率先行动。眼

下，万千故事中没有一个对他们有帮助，但第一个行动不得不等待一下，因为他们被坐在他们桌边的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打断了。

“你们两个单独行动好几个消失了，你们在看……”光在桌上的一叠文件和课本中翻来覆去，“……关于脑震荡的？”

“呃，是啊……”真嗣只能鼓起勇气。

“这是院长给你的秘密项目？”

一片令人难以置信的沉默，直到明日香开口，第一个接上了想法：“是的，有一个学生，呃，滑倒了。他们需要帮助。”

但光显然不买账，“院长是博士，某种程度上，我的监考人员也是博士。他们为什么需要你的帮助？”

又是一次意味深长的停顿，明日香再次出手相救：“嗯……他们知道我是‘兰格雷’，而兰格雷基金会是一个著名的头部外伤研究小组。副院长认为我能够去帮助一些人。”

真嗣坐在那里，目瞪口呆，看着那个光彩照人的红发女郎想出了一个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是的，就是这样。”

看到男孩的确认，红发女郎翻了个白眼，小声嘀咕道，“很有帮助。”

显然光买账了，不过，当她关切的表情变成微笑时，“哇，我不知道！这是有道理的。结果怎么样？”

“哦，她会康复的。只是需要休息一下。”

真嗣插话，又想帮忙，“好消息是背部伤——”

“头部受伤，笨蛋，”明日香纠正道。

“是啊，头部受伤好治疗！”他以他最俗气的微笑结束了。

光又疑惑地看了真嗣一眼，然后耸了耸肩站了起来，“好吧，那好吧。这超出了我的范围，所以，快吃晚饭了。食堂见？”

明日香和真嗣都同意了，送走了光，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回到桌边。

“‘兰格雷机构’？”真嗣不解的问道。

明日香冲他眨了眨眼，“事实上，那部分是真的。还记得我说过我的父母很富有吗？我父亲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在一次，呃，和妈妈——我的意思是，我妈妈的一次事故之后，他创建了兰格雷基金会。”

“哦，那太好了。”

“是啊。我父亲因此在世界上很有名，我们都去过很多地方，所以那部分甚至都不算什么。他们甚至与……，”她不自在地停顿了一下，“……另一个团体，为了……另一个原因。但是……那没有用……”

女孩的声音越来越小，留下两个少年沉默不语。几分钟后，真嗣伸出手碰了碰她的手，当她终于看清他的眼睛时，他对她微笑。

“别管那些了。我们把这个收起来，去吃晚饭吧！”

“听起来不错，明日香。”

第二节

晚餐时，这两个青少年发现自己处于热烈谈话的中心。话题最初从兰格雷基金会和头部受伤的神秘学生开始，然后演变成更普遍的问题，即他们经常失踪的行为。

“真名，我的天啊，我们才来这里几天。他们怎么‘一直’做事？”凯塔问。

“嗯，看起来他们经常在一起，”真名回答道。转身对着这对二人组，她问他们，“你们在一起吗？比如，‘一起’在一起？”

真嗣脸红了，不确定如何给出一个合适的答案。他试图用语言表达，“嗯，我真的——”但明日香打断了他。

“我们才认识，我几乎不认识他！”她很快就给出了答案。

“明日香，我和你在同一天认识他，我已经觉得真嗣很棒了！”真名再次露出笑容，害羞地眨着眼睛。

“对你来说很棒，”明日香讽刺地回答。“但我不会爱上我遇到的每一个人。”

真嗣转过头看着明日香，不确定她的回应是什么意思。她显然对图书馆很感兴趣，并且她即将向他敞开心扉，尽管他们正在讨论奇怪的阴暗话题。但现在她又变得疏远了。他等了一会儿，听着明日香和真名互相责备，希望红头发女孩会看向他，但她把目标对准了真名，一直没有看他们正在争论的那个男孩一眼。

值得庆幸的是，光插进了争吵不休的女孩之间，“明日香，真名，拜托：让真嗣来决定吧。”

哦，来吧光！他用眼神恳求。但在他试图回答之前，他们桌子旁边的门突然打开了，几个学校的管理人员进入房间，互相争论着。

“美里，我告诉你这是个糟糕的主意……”冬月院长边走边揉着太阳穴说道。

“放轻松，耕造，不会有事的，”高个子女人环顾房间，回答道。

“我昨天告诉过你了：在午夜时分举办校园舞会，而且有400，咳咳，”他清了清嗓子，“‘被困’的青少年参加，这会是灾难的根源。我们要如何管理他们？！”

葛城副院长自信一笑：“就像我们举办过的每场学校舞会那样！”

“我没有足够的酒。”

“闭嘴，良治，”金发女人在转向美里之前反驳道。“但那些舞会通常不会到凌晨一点才举行。”

“完全正确！我们从来没做过这个！这会很有趣！”

院长不以为然的摇了摇头，双手一甩，留下了剩下的三个大人。微笑着看着面前的青少年，副院长在一张空椅子上坐下，用手拍着桌子，回头看着那个女人和男人。

“这是我的王牌！”美里向青少年做了个手势。“真名和光正在帮助促成这个刚诞生的计划！他们一直在帮我在储藏室里找装饰品，并且打算在周四午饭后帮忙装饰这个地方！”

“关于那个，如果为了舞会装饰了食堂的话，我们应该去哪里吃晚饭呢，葛城小姐？光问道。

“我们就让你们在大厅和你们的房间里吃饭！”

“我们如何回收所有的盘子和餐具？”金发女子问道。

“律子，我们边执行边补充。我们会在每层楼放一个垃圾桶！别再找漏洞了。”

“好吧，看来你已经全解决了，美里，”律子耸耸肩。“我只是来看热闹的。所以，领导他们吧，神奈川县明智的派对策划神。”

美里朝女人吐了吐舌头，转身回到桌边，“姑娘们，我们在储藏室里找到了一些剩下的圣诞灯饰，真的可以让这个地方闪闪发光！我们需要我们的‘又大又强的冬治’帮忙。”

冬治脸红了，被漂亮年长女人的注视弄得很尴尬，“对，呃，我是来帮忙的！”

“太好了！”她站起来，“让我们明天见面，讨论我们如何安排事情。我会在自助餐厅等你们，比如说，2:00怎么样？”

“没问题！”“可以！”

“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早点开始装修，这样你们女孩子就有足够的时间打扮自己。周四我们也是2:00？”

真名、光和冬治同意了，大声地向桌子上的其他人发出自告奋勇的声音，“成交。我们都会到场的，伙计们，好吗？”

自愿者之间有轻微的抱怨，但每个人都加入了进来，考虑到他们目前的困境，他们没有任何充分的借口来避免帮忙。

“就是这个精神！现在，我要找到亚纪：她负责播放列表！”这位女士和她的队员勇敢地深入自助餐厅。

当青少年们独自留在餐桌旁时，轻微的抱怨声变得更大声。

“这么说来，我们好像也得帮忙装饰？”武藏恼怒的问道。

“好吧，是的，我们需要你的帮助，”真名甜甜地笑着，咕哝道，“以及任何和我的真嗣一起消耗时间的东西……”

明日香白了女孩一眼，“他都是你的……”

“另外，你们还打算做什么？看起来我们不能离开，”光问他们。

“我想是的，我只是希望你能先问我们，”明日香说，对这群人嗤之以鼻。

“哦拜托，明日香，你的节日精神在哪里？我们只会在这里多呆几天。谁知道我们会不会三月份还在这里，”真名提议道。

真嗣还没有意识到，他和明日香在一起的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在不确定如何触发奇怪的幻象和音乐的情况下，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加快他们的发现。而另一个障碍似乎刚刚出现：女孩对他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的态度。

晚饭前，真嗣可以很容易地接受彼此之间存在相互吸引的事实，尤其是考虑到她那天早些时候亲吻了他的脸颊。但现在她表现得很疏远，表面上被这群人轻声指责他们无论如何都是一对而冒犯了。

直到他最好的朋友拍了拍他的肩膀，真嗣才意识到自己陷入了沉思，“嘿，瞌睡虫，你醒了吗？”

他抬头一看，大部分人已经离开了食堂，只剩下光和明日香两个人，“嗯？嗯，我想是的。”

光开始邀请真嗣离开，直到她注意到明日香紧张地看了真嗣一眼，微笑着对男孩耳语道，“我让你们两个谈谈，明天早上见？”

“明天早上见，”他确认道，同时也意识到明日香似乎有话要说。

红发女郎等棕发女郎离开，才又在真嗣身边坐下，“嘿，我想我们明天应该暂停我们的小项目。让每个人都远离我们。”

对于她的不紧迫感感到惊讶和沮丧，真嗣只能点点头。“好吧，明日香，如果你想要这样的话。”

她等待着，试图找到合适的词，“我只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我们经常做谁都不知道的事，他们会起疑心的。而且我们无法确定我们是不是真的看到了世界末日，要知道，世界末日理所当然地会吓到所有人。”

真嗣叹了口气，正要放弃时，他决定改变策略。知道时间紧迫，他尝试了更直接的方法：“我们快没时间了，明日香。不管这是什么，我想和你一起解决。我不——我不想失去你。”

这话显然让少女吃了一惊，张嘴坐了好久。她的脸色终于缓和了下来，“好吧，看来我们还有两天时间，那，明天呢，吃完晚饭之后？我们就跟小团队待一整天，帮着策划这可笑的舞会，然后就回去工作。这样我们还有整个星期四。”

“可以，”真嗣同意道。至少她没有完全避开他。

“成交。”

第三节

“那个女孩快要让我发疯了，”明日香评论道，在图书馆的书桌前坐下。

过去的二十四小时过得缓慢得令人痛苦：通常被认为是与朋友共处的愉快的一天变得乏味，因为真嗣和明日香觉得自己是在忽略一个关于未来的严重警告。笑声听起来不那么响亮了，食物尝起来不那么好吃了，所有这些都潜在的世界末日的沉重压得喘不过气来。

他们发现自己对装饰计划大多不感兴趣，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最初就不太愿意对舞会提供帮助，还因为真嗣正忙于保护自己免受越来越咄咄逼人的真名和异常激动的明日香的伤害。

“哦？”真嗣装作一副懵懂的样子，坐在明日香旁边的桌子旁。“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告诉她让你一个人呆着。”

他想了想，不确定该如何提出他们的伪关系问题。真名人很好，真嗣不想拒绝她的示好来冒犯这个女孩，但明日香的冷漠足以让他怀疑他们两人之间是否还有任何希望。

“我只是认为她是个好人，明日香，”他回答道。

“你肯定不会无视……她整天都在你身边。”

真嗣狡黠一笑，“我觉得她太直接了，我更喜欢那些装得那么腼腆的人。”

明日香瞪大了眼睛，脸颊飞快地涨红了片刻，然后迅速伸手从真嗣手中抢过笔记本，“所以！回去处理这个……这个东西。”

真嗣知道他把她逼到了墙角，但也不想逼得太紧，于是他转移了话题，“是啊。你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看着女孩慢慢地从毛衣中抽出双臂，“我也是。如果它是以某种方式告诉我们要去阻止世界末日的話，那么我不喜欢这个想法：这对两个青少年来说似乎太沉重了。”

明日香把毛衣从头上拉下来，同意道，“嗯。换个话题，你为什么选三楼？”

“我不知道，我认为这里足够安静，我们可以在没有任何人偷听的情况下公开讨论这个问题。”

“是啊。不过这里也热得离谱，”她回答说，扇着脸。

“是啊，”真嗣回答，也脱下了他的毛衣。“怎么这么热？”

明日香顿了顿，瞪着他，“你是笨蛋吗？”

他也停了下来，面无表情地回视着。

“热量上升，所以他们泵入图书馆的所有热量都会在这里停留，”明日香解释道。“这是基础物理学。”

真嗣耸耸肩，科学从来都不是他的强项：“或许吧。”

“日本教育啊，我该进入什么领域呢？”明日香叹了口气，站了起来。“我们需要找到另一张不在通风口正下方的桌子：我认为这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两人重新站起，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就出发了，漫无目的的在三楼寻找一张不在暖气管道正下方的桌子。拒绝了处于同样环境下的另外五张桌子后，他们最终在角落里找到了一张并开始工作。

九点三十分，明日香设在手机上的闹钟响了起来，把她和真嗣都吓了一跳。他们深入讨论了潜在的“第二次冲击”及其与世界末日的关系。

当图书馆突然陷入黑暗时，明日香仍然处于紧张状态，试图让自己恢复正常，由于早些时候的恐惧，她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让她直立起来。

“真嗣，发生了什么？！”

真嗣坐在离女孩不到三尺远的地方，惊讶于看到她的难度，“明日香！明日香，我在这儿呢！”

真嗣想要伸手安抚她，却被女孩拍开他的手，“我知道，白痴，我是问你发生了什么事。”

无视女孩的又一次反驳，他耸了耸肩，黑暗中看不到这个动作，“看起来没电了。”

“是啊，我就是这么想的，”明日香评论道，打开了手机上的手电筒。“所以……有个问题：我不知道楼梯在哪里。”

顺着光束，真嗣发现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在图书馆中的位置。最初他们位于楼梯附近，第一张桌子紧挨着楼梯平台的右侧，但他们跳来跳去寻找一张不太热的桌子。现在，他不知道他们是在哪里开始研究的，也不知道出口在哪里。

“该死！”

明日香借着手机发出的微弱光线，试图把真嗣带出宽敞的图书馆，“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真嗣，但不知为何我觉得这全都是你的错。”

男孩听到这话咯咯笑了起来，已经习惯了女孩奇怪的性格，“是的明日香……”

他差点把她撞倒，撞在她停住的身体上，屁股着地摔在地上。

“你这个笨蛋！”她吃了一惊，但马上情绪就变了，她伸手把他扶起来，“呃，我是想说‘对不起。’”

真嗣拉着她的手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生硬地说：“你确实这么说了。”

明日香在他肩膀上轻轻打了一拳，“信不信由你，对我来说没有区别。”

“嗯，为什么有时候你要对我这么刻薄？”真嗣问道。“你知道你有多让人迷惑吗？”

明日香将她的手机灯直接转向真嗣的眼睛，让他微微后退并遮住脸免受攻击。光束照亮了他的整个脑袋，他看不到女孩的反应，直到女孩大声喊道：“哈利路亚！”

真嗣把手放下来一点，再次被强光射中了眼睛，“啊啊啊！”

放下手机，明日香推开男孩，没走几步就停了下来，“找到楼梯了！”

真嗣很高兴能在陌生的建筑中取得某种形式的进展，转身跟着明日香走下台阶。好吧，我想我们已经谈完了，他想。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迷惑’的，十几岁的女孩子很复杂……”

或者可能不是。

“出于某种原因，有时……有时我发现自己对你感到莫名其妙的恼火。”

哦。

两人在第二段楼梯拐角处，站在一楼和二楼之间的平台上。明日香停了下来，现在正凝视着黑暗，她的手机闪闪发光，沿着通往底层的台阶走去。

“看，真嗣，”她转身靠近他，他们的脸只被下方的光源勉强照亮。“我喜欢你。我回来妙城不是为了见什么人，也不是为了什么音乐和幻觉之类的事。”

“我也喜欢你，明日香。”真嗣想说，但女孩继续盖过他的话。

“在我来这里之前，我正在处理一些私人事务，在它和你以及所有这一切之间……我……如果我有点乱，我很抱歉。在情感上。”

真嗣微笑着表示支持，“没关系，你想谈谈吗？”

“哦，天呐，不，”她几乎脱口而出。“太新鲜了，我都不知道能不能逃过一劫：要是不被这里接纳……我根本就躲不开他。”

“你父亲？”真嗣问道。他对父亲的问题太熟悉了。

可还没等她回答，一道洪亮的声音冲着他们吼道：“同学们，报上名字！”

真嗣和明日香再次被吓回现实，转身走到楼梯间的底部，看到一个人影站在那里，用手电筒照着他们。

“碇真嗣和，呃，惣流·兰格雷·明日香·兰格雷，先生，”真嗣回答道。他立即感到肋骨被轻轻怼了一肘。

“好哇。”

“停电了，要求所有学生立即回宿舍。”原本刺耳的声音缓和了下来。

“我们一直在努力，先生，我们在三楼迷路了，”真嗣回答道。

“三楼，你没查三楼？”另一个声音问道。

第一个声音连忙道歉：“我不知道他们在上面！”

“工作，茂。这是你的工作！”

“冷静点，摩耶，他们已经到了！”

真嗣和明日香下完楼梯，停在了图书馆的前台，挡在了正在和他们争论的两个大人面前。

“对不起，女士，先生，”真嗣向他们两人道歉。“我们现在就回宿舍。”

“没关系，很高兴你平安无事。但是，坏消息是：电梯坏了，”名为摩耶的女士评论道。

“没关系，我只在四楼，”他回答道。

“也许对你来说不错，但我在十二楼！”明日香大声宣布，显然是不耐烦了。

“那么，小姐，你最好要开始爬楼梯了。”茂笑道。

“Ich lach mich kaputt ! Ich bin fuchsteufelswild ! （我笑死了！我快疯了！）”当他们离开图书馆并走向楼梯间时，德国人抱怨道。“Jetzt haben wir den Salat （现在我们有麻烦了）...”

不知该如何安抚这个咆哮的外国女孩，真嗣干脆按照之前的方法来安抚她。进了楼梯间，他伸手握住她的手，十指轻轻交缠。这个动作似乎对明日香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她的咆哮很快就消失了。她的手指慢慢地握紧了他的手指，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温柔挤压都是当时他们所能表达的最强烈的爱意。

在几层楼的温柔沉默之后，明日香拉着真嗣的手，停在了四楼的平台。真嗣站在出口处转身走向下一组楼梯。

“你在搞什么？”

“我正打算送你到你的楼层，”真嗣解释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骄傲的红头发女孩假笑，“真嗣，我是个大姑娘了。我很欣赏你的想法，但我能应付自如。”

“明日香——”他刚开口，又被打断了。

“真嗣，没事的，明天早上见。”

他站了一会儿，不确定是否要忽略她，但最终决定他今晚已经够碰运气了。当他离开女孩时，他们的双臂在他们之间伸展，双手不愿松开，担心这一刻永远不会回来。然而最终，距离太远了，他们的双臂笨拙地垂到身体两侧。

打开他所在楼层的门，他转身最后看了一眼明日香，明日香飞快地冲他笑了笑，他发誓这会照亮整栋楼，“晚安，明日香。”

“Gute Nacht（晚安），真嗣。”

十四岁的男孩再次发现他的心在颤抖，他颤抖的手几乎无法平静到足以在门上刷他的钥匙卡。笨拙地刷了几下后，门缓缓转动，一盏小灯闪烁着黄光。

真嗣向下推门把手，却发现它纹丝不动，仍然锁着。又刷了一次钥匙卡，又亮了一次黄灯，但把手仍然锁着。

真棒。我被锁在外面了。

真嗣的沮丧不止一个，他短暂地考虑过冲上楼梯去见明日香。把停电当做是命中注定的信号，真嗣微笑着转身沿着走廊朝楼梯间走去，结果他所在楼层的监护人迎接了他。

“你还在外面做什么？”男人问道。

“哦，对不起，先生。我刚从图书馆回来。我迷路了，不得不爬楼梯上去，”真嗣解释说，凝视着男人。如果我从他身边冲过去，说不定还能来得及呢！

男人推了推眼镜，轻叹一声：“茂，你在副楼干得可真不错。”

“嗯，还有，我无法进入我的房间。”男孩问道，放弃了他冲向明日香的不明智的计划。

“无法？”

“当我刷它时，它只会闪烁黄色，”他解释说，并向那个男人展示了它。

“哦，那就是电池没电了。没电的话，它就完全离线了。”

“真棒。我被锁在外面了，”真嗣又说了一遍，只是这次大声说了出来。

“这些锁并不那么好，”监护人解释道。“让我试试看。”

从真嗣身边绕过去，年长的绅士摇晃着把手，用力推门，门终于打开了，让他进入了真嗣的房间。

“很高兴知道我的东西是如此安全……”他喃喃自语，庆幸终于回到了他的房间。

真嗣向男人道了谢，关上了身后的门，看着寒冷、黑暗的房间。出于习惯，他打开了电灯开关，但当什么都没发生时，他咯咯地笑了起来，想起了停电的事。唯一的光源是透过窗户朦胧的月光，而且大部分被云层和落雪所覆盖。他看了看手表，走向窗户，凝视着外面的世界。

乌云密布的天空给他带来的月光虽然很少，但仍然比黑暗房间的其他部分要多。经过几分钟的深思熟虑，他去洗手间刷牙。

轻轻的敲门声响起，真嗣走过去应门，嘴里还叼着牙刷。隔着紧闭的门低声说：“谁啊？”

“是我。我被锁在门外了。”

真嗣眨了眨眼，打开了门，映入眼帘的是他的红头发同伴。

“抱歉，我的钥匙卡没用了，我的室友要么不在，要么睡着了，”明日香解释道，在最后一次瞥了一眼黑暗的大厅后匆匆走进了房间。

“你的也是？没什么大不了的，”真嗣回答，吸了一点牙膏，口水从嘴里流了出来。他抬起手，感觉那把被遗忘的牙刷还夹在他的脸颊和牙齿之间，然后飞快地跑回浴室，吐了口唾沫，冲洗干净。振作起来！他对着镜子训练自己。

走出浴室，他发现明日香已经像在家里一样自在了，坐在另一张床上揉着她的胳膊，“这里好冷。”

真嗣笑道：“你的外套呢？”

明日香向上点点头，耸耸肩，“在我进不去的房间里。还有我的牙刷，还有我其他的東西。”

真嗣不想让这个意外出现的室友冻僵，他站起来从衣帽钩上取下他的派克大衣，披在她的肩上。“给你，我不用它。”

面对男孩的大胆有些慌乱，明日香抬起肩膀，希望能把自己发红的脸颊藏在毛领里。“谢谢你，”她低声说。

“等等，你是怎么通过监护人的？”真嗣在明日香对面的床上坐下问道。

“没有人。也许他在洗手间里，或者他离开了？快午夜了。”

真嗣在毯子下晃了晃腿，“我没想到这么晚了。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供电；我要试着睡一会儿。”

“Schlaf schön（睡个好觉），”红发女郎说，躺在她的床上，把派克大衣紧紧地裹在她身上。真嗣躺下回答道：“晚安，明日香。”

真嗣翻身侧身，背对着女孩，试图给她尽可能多的隐私。他伸手去拿他的 SDAT 播放器，但鉴于明日香可能会想说话，他决定放弃。但是没有人说话，他很快就睡着了。

第四节

床垫轻柔的弹跳把真嗣从梦境中拉了回来，他感到有一个重量移动了他身下的弹簧。

他把头转向右边，越过肩膀凝视着红发女孩的后背。昏昏沉沉的，他在黑暗中问道，“明—明日香？”

“嘶-嘶-太冷了……”她颤抖着说道。“转—转过—过去。你—你—你能让—让—我躺—躺在这里吗？”

真嗣愣在原地，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房间里冷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对目前被锁在她的房间外的女孩深有同感。但她现在躺在他的床上，无法控制地颤抖着，而且没有多余的毯子。

“对-对-对不起，真嗣-嗣-嗣。我-我-我不会打-打-打扰-扰-扰你的…”女孩继续从她的牙齿里喋喋不休。“这-这-这样-样-就-就好点-点-点了…”

在黑暗中凝视了片刻后，真嗣深吸一口气，翻了个身，头朝下潜入深处，用手臂搂住颤抖的女孩。当她开始抗议时，真嗣掀起他的毯子和他的风衣，紧贴在她身后，然后把它们盖回他们身上，试图保持剩下的温暖。

女孩身上开始形成的任何不满都很快消失了，他能感觉到她的身体放松了。她的体温慢慢回升，两人静静地躺在房间里。

至少看起来很安静，直到真嗣听到他身后的SDAT播放器发出微弱的声音。他伸长脖子，试图在不扰乱他们位置的情况下寻找声音的来源，最终意识到耳机里开始播放某些声音。

他转身对着红发女孩的脑袋，轻轻摇晃着她，小声兴奋地低声说，“明日香，有事情发生了。”

在一个幸福的瞬间，明日香把头转向左边，笑道：“嗯，是……”

钴蓝眼睛睁得更大了：“什么？”

蓝宝石般的眼睛眨了眨：“什么？”

两人都错过了这一刻，所有眼睛都暂时失明了，宿舍恢复供电，房间里的灯一下子亮了起来。

“啊啊！”两个少年都大叫起来，头顶上明亮的灯光刺进了他们的眼睛，真嗣“砰”的一声从床上向后滚了下去。

“哦天呐，好亮啊！”少女捂着眼睛叫道。“你的灯怎么亮着？！”

真嗣缓缓起身，揉着酸痛的肩膀，“我进来的时候忘了把它们关掉，对不起！”

又过了一会儿，真嗣看着明日香从床上坐起来，她的颤抖停止了。他们都能感觉到房间里吹来的热气，结束了即兴拥抱的需要。沉默变得越来越不舒服，两人都不知道该如何迈出第一步。

“好吧，呃，我想我应该回我的房间了，”明日香最终说，站起来整了整她的裙子。

“哦，是的，可能……”

空气因尴尬而凝滞了，但在明日香走向门口时打破了它。然而就在他们停顿的时候，真嗣突然想起了刚刚发生的事情。

“等等！明日香！”

女孩在门前转身。

“早些时候，当我们，呃，在一起的时候，我听到了一首新歌！”真嗣翻开地上乱七八糟的毯子，把 SDAT 播放器拉了出来。他把耳机塞给明日香。“给你！”

他们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只能隐约听到小喇叭里传出的声音：

We've been stuck now so long

We just got the start wrong

明日香伸手，把真嗣的手推了回去，拒绝了耳机，“现在太晚了，真嗣，如果我在这里被抓到，我敢保证我们两个都不会被录取，有时间再听吧。”

真嗣点点头，明白了她的立场，按了音乐播放器的停止键：“好吧，明天再听。”

女孩打了个呵欠，伸了个懒腰：“没有我，你别听，我是认真的。”

“我不听，”他回答道。

明日香朝大厅里瞥了一眼，缩回房间，“向我保证。”

“我保证。”

“一言为定先生最好不要让我失望。”

明日香迅速走向电梯，在她进去之前回头看了看。真嗣轻轻挥了挥手，她微笑着回应，然后她就走了。

第五节

真嗣走出电梯，脑袋还在为昨晚的事情而晕眩。又一个他因胆小而错过的浪漫；又一个错失的机会。然而，在他开始自我谴责之前，他睁大了眼睛，看到了最可怕的一幕：光和明日香坐在长凳上交谈。

坏了...

他慢慢地靠近了两个女孩，知道避开她们是不可能的。当他悄悄走到长凳旁时，光转向他，双手叉腰，一脸责备地皱着眉头，从她平时微笑的脸上凸显出来。

“说完了，我走了，”明日香转身离开真嗣和光，拿出手机贴在耳边走开了。“喂？喂，艾米！”

“呃——再见……”男孩温顺地告别，然后慢慢转身面对他那仍然皱着眉头的朋友。“早上好，光？”

“是的，真嗣，早上好。但是，出于某种原因，我对你美好的夜晚更感兴趣。”

他吞了吞口水，装出一副最无辜的样子，“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看到明日香半夜回到她的房间，真嗣。她已经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光解释道。“解释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重复道，不确定他想用这些话来说服谁。

“碇真嗣，与女孩一起呆到半夜？”

他的心沉了下去，哦，不……

“我需要为此打电话给柯达玛吗？”光威胁道，慢慢地拿出手机。

“天哪，不！”真嗣想到这里不禁打了个寒颤。柯达玛已经因为他对女孩明显缺乏兴趣而给他带来了足够的麻烦：而如果用昨晚发生的事情来武装她，可以给大姐带来一辈子的弹药。“我说，我说……”

“好的！”光微笑着在长凳上坐下，拍了拍身边的空位。“真嗣，我是作为你的姐姐来的，不是作为你的朋友。我是想帮你解决女生的烦恼。”

“女孩的烦恼”，我的天啊，她真的什么都告诉了她，他做了个鬼脸。“所以，呃，我们一起去图书馆工作了。”

“嗯。”

“然后停电了。”

“是的，这些我都知道。”

“当时我们在三楼。”

“图书馆的三楼？”

“是的...”

“独自二人。”

“是的，独自二人。我们迷路了。”

“独自二人。”

“是的，光，只有我们两个人！”他脱口而出。

光假笑，“你们独自二人在图书馆三楼。然后……”

天哪，天哪，天哪，他内心恐慌。深吸一口气，真嗣闭上了眼睛，这才平静下来：“明日香跟我说她喜欢我，我也想告诉她我喜欢她，但后来被几个老师发现了，我们只好离开回到宿舍，但电梯坏了，所以我们不得不爬楼梯，我握着她的手，直到我们到达我的楼层，她不让我送她到你的楼层，所以我回了我的房间，但她出现了，因为停电了，她被锁在房间外面，然后她觉得很冷，所以我们一起睡

在我的床上，我只是想给她保暖，但后来又来电了，她说她必须离开，我不想让她离开，但她提醒我，如果我们被抓到，我们将永远不会被学院录取，仅此而已，我保证没有发生任何其他事情！”

光静静地坐在真嗣旁边的长凳上，张大嘴巴，盯着他看了很长时间。

“所以这就是我的‘女孩的烦恼’。”

慢慢地眨着眼睛，光还是说不出话来。

“我想我搞砸了。明日香说了什么？”真嗣问道。

小辫子女孩缓缓闭上了嘴，“所以，明日香刚刚告诉我你们在图书馆呆到很晚了，你们在其中一张桌子上牵着手睡着了。”

“你在开玩笑。”

“没有。”

“那你为什么称它们为‘女孩的烦恼’？！”

“真嗣，她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关于我们的一切都是‘烦恼’，”光解释道。

真嗣双手抱头，“她要杀了我。”

“噢噢噢不，至少在我处理完你之前不会。我甚至无法想象明日香昨晚躺在你床上，但是，传统上，当一个男孩怀里有一个漂亮的女孩时，他显然会试着去吻她！”

男孩低下头，试图避免他最好的朋友和知己向他投掷的言语之刃，“我知道，我知道，对不起。我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搞砸了吗？”

光哼了一声，翻了个白眼，“我认为‘搞砸’实在是太轻描淡写了，真嗣。你实实在在地把她抱在了怀里，然后你就让她溜走了。”

真嗣的姿势崩溃了，再一次感觉自己错过了机会。有多少人有多少人有第二次机会？

“幸运的是，你有世界历史上最好的朋友，”光吹嘘道，双手叉腰，扬起下巴，洋洋得意。“我会试着和她谈谈。”

“请不要这样，光。如果她发现我告诉你这么多，我真的认为她会杀了我。”

“没有什么是我不会为你做的，真嗣。以我的名誉发誓，说你只是一窍不通可能是她需要听到的话。”

“我真的‘一窍不通’吗？”他问，考虑他的选择。“那不会让我看起来很好。”

“要么就是那样，要么就是你对她不感兴趣，”光回答道。“你决定。”

“还是‘一窍不通’吧。”男孩慢慢地精神起来，第二股风袭来，让他的灵魂重新焕发了活力。

“但有一个问题：你的下一个重要浪漫行动必须在今晚：在新年舞会上。”

提振他精神的狂风停止了，再次以极速将他摔倒在地，“我完全忘记了。”

“我们四个女孩将分享服装部件，看看我们是否可以从我们拥有的东西中抽出一些时尚的东西。你最好尽力而为，碇。别搞砸了。你可以在今晚让一个女孩永远迷恋你。”

真嗣权衡了片刻，同意了女孩的说法，这是他挽回局面的最后机会。自从多天前他们在地铁上偶遇以来，他一直怀有一种感觉：最后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

“我会努力的。”

第六节

午餐是一件热闹的事情，这个小团体讨论了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天和即将到来的舞会：他们本应在入学考试后短暂过夜然后就离开，但很快这变成了多天的留置。

随着自助餐厅的清空，青少年们清理了桌椅，将其中一半折叠并存放起来。在他们工作的同时，真名开始了一段生动的对话，回顾了他们的 2015 年：

“2015 年对我来说是伟大的一年！我不仅遇到了你们所有人，而且在夏天我在巴黎度过了两周，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凯塔你呢？”

黑发女孩想了想，“今年真好，快两年了，我第一次见到外婆！她最棒了！”

“我也度过了美好的一年，”冬治补充道，“我赢得了大阪地区 1 对 1 篮球锦标赛，以及与我的手下凯的 2 对 2 锦标赛！你呢，真嗣？”

男孩停下了脚步，闭上眼睛，在心里回忆着过去的一年。记忆大多是模糊的，缺乏大多数可辨别的细节。除了少数几个：医院。墓地。哭泣。争论。悲伤。愤怒。空虚。

“呃，今年真的很糟糕……我失去了……”他开始哽咽，直到光迅速走到他身边，安慰地抚摸着他的后背。

“这么说吧，我们期待着明年，我们所有人都将在三月份回到这里！”她救了他。

“是啊！我相信明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会更好，”冬治笑道。

真名转向明日香，“你的 2015 呢？”

女孩站在原地不动，显然陷入了沉思，在她身边握紧拳头，“我不想谈。”

一行人没有再催促，而是默默工作了几分钟，让真嗣和明日香重新集合。

当光和真名开始铺开圣诞灯以供悬挂时，真嗣找了个时间在房间的另一边独自抓住了明日香。

“喂，明日香，你没事吧？”他问。

“我很好，”明日香简短地回答。她稍微转过身离开他。“真的不想说今年了……”

真嗣再次走到她面前，试图让女孩对他敞开心扉，但她继续躲开，“我想谈谈昨晚的事。”

这让明日香停下了脚步，她回头看了男孩一眼，“我绝对不想谈这个。”

“明日香，我告诉光——”

她迅速转身面对真嗣，靠得更近，从牙缝里发出嘶嘶声，“你告诉她什么了？！”

“哎呦。”

“真嗣，我可能会杀了你。”

“明日香，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她想帮助我们。”

“‘我们’？”她再次发出嘶嘶声。

真嗣后退了一点，举起双手投降，“好吧，不是‘我们’。没有‘我们’。抱歉。”

“不，是……呃。你跟她说了什么？”

“一切。我很抱歉……”他低声说，几乎听不见。

“抱歉，那是什么？”

“一切。”

“你做了什么？！”明日香咆哮着，响亮到足以吸引整个房间的注意力。

“呃哦，新婚夫妇吵架了！”冬治在房间另一头喊道，几乎立即打破了紧张的气氛。房间里爆发出笑声，这让这对吵架的情侣大笑起来。

真嗣和明日香的脸都红了，齐声说道：“闭嘴！”

两人对视了一眼，仍然保持着完美的同步，脸红得更深了。不仅反应一模一样，连说话的节奏都一模一样，这让十几岁的孩子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他们无法解释。

过了一会儿，真嗣转身对明日香说，“嗯，我们应该回去工作了。不过之后，你想在哪里见面？”

“‘见面’？为了什么？”明日香恼怒地问道。

“我们有一首新歌。从昨晚开始。”

“哦，那个。是啊……”

“我答应等你的。我做到了。”

“好吧好吧，晚餐的时候怎么样，毕竟我们要在宿舍吃？”当他们走回人群时，她静静地建议，仍然拎着灯。

“你不需要时间为舞会做准备吗？”真嗣问道。

“你觉得我需要三个小时才能准备好吗？”

“不知道啊，我又不是女生！”

说完便结束了谈话，两人抓起一串灯开始了工作。真嗣慢慢地展开灯，明日香在她的坚持下爬上梯子，把灯固定在天花板上。有几次她会过度伸展自己，在梯子上伸展得比安全范围更远，但她无视真嗣的每一次抗议。

“明日香，你在上面安全吗？”副院长在食堂对面喊道。“我不想因为有人在装饰食堂时摔断了脖子而取消舞会！”

“呵呵呵呵，”女孩假装笑了起来。“我有足够的能力自己做事！”

真嗣扶稳下面的梯子，朝对面的大人们喊道：“葛城小姐，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用她来交易。”

但明日香很快从上面朝下大叫道，“我几乎受够了男孩们告诉我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你，我父亲，还有——只是，呃！”她最后咆哮道。

“对不起，我只是想帮忙！”

“如果你想帮忙，就把梯子扶稳！我快完成了，我只需要再……伸长……一点……”

“明日香，下来我去搬梯子，这样不安全！”

挑衅的女孩没有理会他，继续伸展身体，伸出另一条腿以保持平衡，试图钉住灯串的末端。

“不需要……你……告诉……我……该……做什么！”她一边笨拙地转动订书机以固定装饰品，一边大喊。

“我的天，你们真像老夫老妻啊！”美里朝二人组叫道。

真嗣的扎着马尾辫的监考官也开始插话：“我是不是错过了仪式？啧啧，真是丢人。”

震惊和沮丧在最糟糕的时刻抓住了明日香和真嗣，过度伸展的女孩失去了平衡，梯子开始倾斜，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真嗣发现它跑得太远了，他立即松手，朝梯子顶端坠落的地方冲去。

“真嗣！”梯子翻倒时，女孩叫道。

“明日香！”男孩回叫，把她从梯子上拉下来，她旋转着把他撞倒在地。

房间里传来几声焦急的尖叫声，其他人连忙跑到他们身边查看两人的情况。

他们躺在地上，明日香笨拙地压在真嗣身上，他的手臂保护性地搂着她。她慢慢地撑起身子，目光与他对视了片刻，直到她发现他们即将被包围。

“哦，天哪，明日香，你还好吗？！”第一个到达的凯塔问道。

少女依旧跨坐在真嗣的腿上，揉了揉自己的脑袋，拍了拍自己的身体，检查是否有伤，“我，我觉得我没事，无敌的真嗣来接我了。”

“伙计，你们两个干得真快，”年长的男人评论道，迅速诡异地笑了笑。

明日香又低头看了看他们的位置，脸红了，连忙站起身子后退，“那不是——不是——”

“哦，开门见山，加持，”美里责备那个男人，弯下腰照顾真嗣。“小英雄怎么样了？”

真嗣缓缓坐起，也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受伤，“没事，屁股疼，能接到明日香就好。”

“不过，我希望你们两个都去赤木医生那里检查一下，”她边说边把他扶了起来。“即使你认为你没事。只是为了安全起见。反正我们在这里快结束了。”

医生插话道：“我不是护士，美里。”

她耸了耸肩，慢慢地把真嗣拉起来，“你是我们这里最接近护士的人，律~。”

“当然，形而上学和进化生物学的双博士学位，以及生态学硕士学位使我成为修补小伤口的完美人选，”金发女人抱怨道。

“就是这种精神！哦，谢谢你，赤木律子博士：有一个可以依靠的朋友真好！”医生瞪了美里一眼，然后转身离开了食堂，“孩子们，跟

我来。”

三人悄无声息地走进大厅，真嗣开口道：“嗯，赤木医生，我感觉很好，我觉得你不需要为我多费心思。”

“我也一样，”明日香补充道，不想被无缘无故地戳戳戳戳。

金发医生转过身，“我主要担心脑震荡。你的头撞到了吗？撞到地板上还是互相撞到了？”

“没有，女士。”“不。”

她仔细地看这两个少年，盯着他们的眼睛看了一会儿，“好吧，如果你这么说的话。我无论如何都不是那种医生，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找什么。”

“头痛、意识模糊、不协调、记忆力减退、恶心、呕吐、头晕、耳鸣、困倦、过度疲劳，”明日香摆摆手，漫不经心地说。

律子顿了顿，“你就是那个姓‘兰格雷’的女孩，是吗？”

“是我。”

“好吧，我猜你在这方面比我更专业。所以，如果你认为你没问题，那我就先走了。”

真嗣看着医生离开，回头对明日香说，“哇。你的姓氏值得尊敬。”

女孩叹了口气，肩膀微微垂下，“更像是‘多多关注’。或者说‘多多期待’……”

“对不起，我能理解，但仅限于小镇规模。没有人在山梨县以外听说过碇家，”真嗣把手放在她的肩上，试图安慰她。“要回食堂吗？”

明日香轻轻摇头，“不用了，快完成了。我们去你的房间吧，我想听听那首新歌。”

两人走回电梯间，乘电梯上了四楼。门刚关上时，真嗣深吸一口气，伸手握住明日香的手，她不情愿地让他握住。

察觉到她的惶恐，他开口道：“如果你不想的话，不必勉强。”

她转身面对他，打消了那个念头，“不，我知道，对不起。我只是……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牵过任何人的手了。这让我想起了某个人一秒钟。”

真嗣几乎要问了，但决定不问：他对听到前男友、暗恋对象，或者随便你怎么称呼他们两个人的事不感兴趣。他想专注于他所拥有的，而不是沉迷于过去。

当他们走近他的门时，真嗣刷了他的房间钥匙，结果它又嗡嗡作响并再次闪烁黄色。

“哦太棒了，还是不行。”

“我们可以去我的房间，”明日香提议。

“不，SDAT还在里面。等一下，”真嗣推门把手，强行打开门。“那天晚上我学会了这样做。”

明日香震惊地瞪大了眼睛，“嗯，这是我在这里看到的最可怕的东西。我希望女孩的门比这个更安全。”

真嗣只能耸耸肩表示同意，走进房间，从床上抓起他的 SDAT 播放器。他戴上耳机，将另一只耳机递给明日香，“好吧，我们开始吧。”

然后他按下播放键，迎接他的只是歌曲的中间部分。“喂，我还以为你说你没听呢！”明日香取笑他。

“我没有，我保证！记得吗，它是昨晚出现的！”他辩解道，提到他们尴尬的午夜相遇时脸微微红了。

“好吧好吧，重新开始吧。”

真嗣倒带直到褪色的 LCD 上显示“04”，然后再次按下播放键：

Testing, testing, I'm just suggesting
You and I might not be the best thing
Exit, exit, somehow I guessed it right, right
But I still want you, want you, don't mean to taunt you
If you leave now I'll come back and haunt you
You'll remember, return to sender now, now

真嗣听着这首歌，看着明日香随着音乐缓缓点头，闭上了眼睛。
她真漂亮……他想。

Well, I just wish we could go back one more time and begin it
Back before I lost myself somewhere, somewhere in it
I've been stuck now so long
We just got the start wrong
One more last try
I'ma get the ending right
You can't stop this
And I must insist that
You haven't had enough
You haven't had enough

随着副歌的进行，他发现自己随着节拍不断地踩着脚，被音乐和
坐在他旁边越来越活泼的明日香迷住了。

Stuck now so long
We just got the start wrong
No more last place

You better get your story straight

You can't stop this

And I must insist that

You haven't had enough

You haven't had enough

I still need you, need you, don't mean to tease you

If you want me, I'll come back and meet you

Whisper, whisper, you must admit you want it

You, you want it

Well, I just wish we could go back one more time and begin it

Back before I lost myself somewhere, somewhere in it

再次回到副歌中，真嗣看着女孩的上半身随着节奏摇晃得更厉害了，她的眼睛仍然闭着。他非常想继续成为这一切的一部分，成为她的一部分，尤其是当她继续着迷人的舞蹈时。

We've been stuck now so long

We just got the start wrong

One more last try

I'ma get the ending right

You can't stop this

And I must insist that You haven't had enough

You haven't had enough

Stuck now so long

We just got the start wrong

No more last place

You better get your story straight

You can't stop this

And I must insist that

You haven't had enough

You haven't had enough

在第二段副歌结束时，明日香的舞蹈占据了主导地位，她站了起来，拉着真嗣的手向上。仍然被耳机线紧紧地连在一起的真嗣不安地站在那里，看着在他面前跳舞的女孩。

Don't you need it? Don't you want this at all?

Testing, testing, I'm just suggesting

Don't you need it? Don't you want this at all?

Testing, testing, I'm just suggesting Hey!

随着节拍从歌曲中消失，明日香的舞蹈也变慢了。她站在真嗣身边，闪亮的眼睛与他的对视。

Stuck now so long

We just got the start wrong

One more last try

I'ma get the ending

当他们互相注视时，音乐还在继续，当鼓声恢复时，明日香再次随着音乐起舞。但她的目光从未离开过真嗣，他的目光也从未离开过她。

You can't stop this

And I must insist that

You haven't had enough
You haven't had enough
Stuck now so long
We just got the start wrong
No more last place
You better get your story straight
You can't stop this
Don't you need it?
And I must insist that
You haven't had enough
Don't you want this at all?
You haven't had enough

“这实际上是一首有趣的歌。你也可以跳舞，你知道的，”明日香在音乐中建议道。真嗣紧张地耸了耸肩，“我，呃，我真的不会跳舞。”

Testing, testing, I'm just suggesting
You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best thing

歌曲结束，他按下停止按钮，继续说道，“我从来没有真正做过这样的事情。”

明日香双手叉腰，“好吧，那是行不通的。今晚不行。如果有人看到我和你在一起就不行。”

“对不起。我觉得我更擅长演奏音乐而不是跳舞。”

“这样怎么样：让我们把这首歌听几遍，写下歌词，然后我教你舞蹈的基础知识，这样你以后就不会让我难堪了，”她伸出手提议。

“我不知道你能在舞蹈方面帮我多少，但是，成交，”真嗣握了握她的手。

两人在床上坐下，真嗣拿出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准备好之后，他又将 SDAT 倒回到歌曲的开头。但还没等他开始播放，明日香就阻止了他。

“对了，你昨晚有没有看到或者感觉到什么？歌曲触发的时候？”她问。

“你的意思是？”

“比如，在食堂，我们觉得热；或者在图书馆，我们看到了教室。”

真嗣停下来想了想，除了把女孩抱在怀里的那种纯粹的幸福之外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不。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明日香叹了口气，“我也不记得了。我想知道为什么……好吧，让我们记录新歌吧。”

真嗣又开始播放新歌，一边认真地写着歌词，一边看着明日香再次沉浸在震耳欲聋的音乐节奏中。

“伙计，这首歌让我想跳舞。这很让人上瘾，”她解释道。“但是，让我们深入研究这些歌词。我看到了一些引起我注意的东西。”

“我也是，”真嗣回答，他的铅笔在纸上寻找最能引起他共鸣的台词。“就是这句：‘好吧，我只希望我们能再回到过去并开始它’。”

“就是这句，”明日香同意道，皱着鼻子若有所思。“所以，世界着火了，我们要回到过去来修复它吗？”

“再看看下一行：‘回到我迷失之前的某个地方，它里面的某个地方’。谁迷失了，迷失在什么里了？”

“它读起来有点像是关于，呃，一段关系的警告。它的字面意思是：‘你和我可能不是最好的’。你认为那是不是关于——”

真嗣打断了她的思绪，“但它结束了，‘你和我可能是最好的’。所以，是发现了什么事情？比如，世界末日来了，我们要回去了？”

“修复我们的关系？听起来我们的优先事项有点偏离，”明日香咯咯地笑着，直到她明白了她的推断并迅速纠正，“或者不管这是关于谁的。”

“你不认为是我们？”

“真嗣，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想。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唯一能听到或看到或感觉到这它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我们。你明白吗？”

真嗣也不知道，但他不想抹杀这个想法；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巧合也太多了，“我也不知道。这太奇怪了。”

“同意。那么，我们休息一下吧！”明日香提议。

“是啊，听起来不错。你有什么想法？”

“我要教你跳舞。”

突然间，中断他们的音乐听起来像是更糟糕的选择；跳舞，尤其是和明日香这样的人一起跳舞，似乎比关于世界末日的神秘音乐更吓人。“呃……”

“哦，sei leise（闭嘴）！快起来！”

真嗣慢慢地站了起来，在两张床之间遇见了他的搭档，他的搭档伸手去拿 SDAT。她把一个耳机塞进耳朵，把另一个递给他。

“我们将使用这首歌，因为它很有趣而且节奏恰到好处。诀窍就是感受节拍并随之而动。”

“这太荒谬了……”真嗣叹了口气，将另一只耳机戴上。通常他不会考虑这种事情，但明日香的能量很有感染力。

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笨拙动作和生涩动作后，敲门声打断了舞蹈课。摘下耳机，明日香吩咐他继续跳舞：“我去开门，你还需要练习。”

真嗣耸了耸肩，把音乐调大，闭上眼睛，试着按照教练的建议感受节拍。

“嘿明日香，真嗣，我只是来送你们的食——哦我的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听到闺蜜的声音，真嗣立刻停止了手舞足蹈，脸色煞白，一把拽出耳机，“没什么，光！”

“真嗣，这可不像‘没什么’啊！我这么多年，都没见过你跳舞啊！”棕发女孩惊呼着走进房间，把食物放在桌子上。

真嗣尴尬地倒在了床上。

“你的男孩其实并不是完全不会跳，他已经跳得好多了。但他仍然需要一些练习，”明日香解释道。

“真嗣，我不敢相信你在跳舞，但我现在来帮忙了！”

“不，拜托，光……”他恳求道。

“我想我已经尽我所能了。我会让光接手，去我房间吃东西，”明日香说着抓起她的东西朝门口走去。“8:45 到我房间接我。1205 房间。”

真嗣的眼神恳求女孩留下来缓解一下尴尬，但红发女郎要么没看到，要么无视了他，离开了。

“真嗣，我是认真的，我想帮助你。我看得出来你有多喜欢她，而且我觉得这很甜蜜，”光笑道。“你想让我看看你跳得怎么样嘛？”

“光，我真的很感激，但我现在感觉还可以。我不是专业人士，但我认为今晚已经足够了，”真嗣解释道，走向门口将女孩赶走。但她没有走，而是向他投下了一颗炸弹，让他呆在原地不动。

“是的，当然。但是你能跳慢舞吗？”

第七节

9点10分，真嗣紧张地在1205房间前来回踱步，担心自己走错房间，走错楼层，甚至担心明日香会出于某种原因放他鸽子。正考虑着敲第四次门，真嗣在九点二十分门终于打开时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

明日香如破茧成蝶一般，身穿蓝色喇叭裙和白色长袖上衣，缓缓走出房间。她的头发，通常拉到一半，现在放了下来，披在她的背部中间。

“我假设你对和一个十几岁的女孩约会一无所知，但让男孩们等待是乐趣的一半，”明日香微笑着，对着张大嘴巴的男孩吐了吐舌头。

“明日香，你，你看起来很漂亮，”真嗣只能这样说。“就是……哇哦。”

“谢谢，真嗣。这条裙子是凯塔的，我想我可以留着它！”她咯咯笑了起来。“现在，足够了，让我们去舞会吧。”

真嗣还在看着这幅景象，当女孩朝电梯走去时，他僵在了原地。“快点，我们要迟到了！”

这句话让真嗣回过神来，他快步走到她身边，“你知道的，那不是我的错。”

红发女孩笑道：“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但迟到从来不是女士的错。”

当他们在电梯旁停下时，真嗣把手伸进明日香的手里，等待电梯带他们到楼下去参加今年的最后一次舞会，“是的，明日香……”

电梯在“叮！”的一声轻响中到达了底层，预示着夜晚的开始。虽然对大多数参与者来说这只是舞会的开始，但对真嗣来说意义更大：这是他和明日香和解的最后机会，向她表达他对她的感受的最后机会。

进入食堂，两人几乎认不出房间了。灯光明显调暗，当天早些时候挂上的圣诞灯饰营造出一种迷人的氛围，为整个房间带来柔和的照明。敞开的窗户中，明亮的月光洒落，营造出东京夜空清晰的氛围。

临时 DJ 台是一张铺着桌布的桌子，学生将一台笔记本电脑插入扩音系统，聚光灯将其完全照亮。闪烁和旋转的彩色灯光点缀着舞池的其余部分，带来了急需的能量，因为在傍晚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部分地方都是空的。

真嗣和明日香仍然牵着手，发现光和冬治站在舞池附近聊天。他们走到另一对情侣身边，盖过音乐大声说话。

“光，你今晚看起来棒极了！那是最可爱的衬衫！”明日香滔滔不绝，说到了十一点。

“谢谢你，明日香！这确实是最可爱的了。”光回答说，同样充满活力。

“是的，我得说，这很漂亮！她的整身衣服看起来很棒，”冬治称赞道。

明日香的心情稍微平复了一些，她踮起脚尖，轻轻拉下冬治的耳朵，“听着，猴子，那件白色衬衫绝对是我的最爱之一。如果你洒上了任何东西，我会用你的皮做一件新的。”

冬治震惊地睁大眼睛，一动不动，直到他的约会对象打破沉默，“她在开玩笑，冬治。我的意思是，这是她的衬衫，但你别担心。你和真嗣为什么不去给我们弄点潘趣酒？”

“我想我还是喝水吧……”当他转身离开时，他只能尖声说，和真嗣一起走向饮料桌。“那个明日香，你确定你能搞定她？”

真嗣笑了笑，尽可能诚实地回答：“不知道。”

两人最终带着饮料回来了，现在真名、凯塔和武藏也加入了。四个女孩忙着用手机拍照，摆姿势，笑容灿烂。真嗣和冬治无法给任何一个女孩拿水，于是将剩下的放在附近的桌子上，然后走到武藏身

边。然而，还没来得及笑话这无聊的表演，三人就被邀请一起合影了。

“小子们，过来！你们躲不了一个晚上！”凯塔叫道。

这群人笨拙地挤在一起拍了一张大合影，真名尽可能伸长胳膊，试图操纵相机，同时仍然将每个人都包括在镜头中。幸运的是，经过几次模糊的尝试，妙城的一名工作人员主动提出为他们拍照。

“好了，大家：笑！”大家摆好姿势时，被真嗣认出是摩耶的短黑发少女叫道。

闪了几下后，手机又回到了真名手中。光立即要求与冬治合照，真名答应了。接下来是凯塔和武藏，只剩下真嗣和明日香站在一起。但在最后一对情侣在摄影师面前摆好姿势之前，几天前戴眼镜的男孩又回到了她身边。

“噉！”真名叫道，向前倒下，手机掉在地上。“啊，我的手机！”

他也愣了一下，转身放下了眼前的摄像机，“对不起！我没看见你！”

真名拿起手机装进口袋，对男孩笑道，“没事，只是个意外！对了，你在录什么？”

重新打开相机，剑介介绍了自己并解释说整个星期都在记录，视频的一部分解释了乡村教育和大城市教育之间的区别，以及申请妙城学园这样的精英学校的严格要求。

“我是一个超级电影迷，所以我想把它提交给一些业余电影节！”他高兴地回答。

“这听起来真的很酷，伙计，”冬治竖起大拇指回答。“完成后告诉我，我绝对想看！”

“我会的！好吧，回到舞会吧！回头见！”熟练的电影制作人转身离开，将相机对准整个房间。

“好吧，我想是时候去舞池了！谁和我一起？”真名转身审视着这群人。剩下的三个女生兴奋的答应了下来，留下三个男生慢慢的后退，避而远之。

然而，女孩们无视了他们的请求，将三个男孩慢慢拖到食堂中央空荡荡的舞池里。

“需要有人来启动这个派对！”真名大声喊道，开始与光和凯塔一起跳舞。

明日香走向女孩们，转过头，“记住动作，真嗣。全力以赴，发挥你最好的表现。”

“我知道。我们将在六十二秒内完成，”他打趣道。

“什么？我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教你跳舞，我最好让你多一分钟。”

她发出了挑战，挑战的不仅是男孩的意志和决心，还有他对她的感情。而他则打算全力以赴：真嗣知道他之前的每一次机会都失败了，他不会让明日香跑掉的。至少今晚不会。

慢慢地，真嗣找到了自信，可以舒适地与团队共舞。放开自己，感受他体内的节奏，他动起来，不仅可以和他的约会对象一起度过愉快的时光，还可以和他最好的朋友以及他在被困住的奇怪的一周里结交的新朋友一起度过愉快的时光。

后来，当第一首慢歌响起时，真嗣和明日香发现自己坐在舞池附近的一张桌子旁，短暂地停下来喝一杯，喘口气。当彩灯变成暗红色时，真嗣站起来，看着舞池。

他在明日香站起身前转向她，目光柔和，“嘿，我想和你一起跳舞。但是……”他瞥了一眼独自站在舞池里的光，“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今年一起经历了很多。”

明日香表示理解地点点头，“没关系，我要去女厕所。”

她拉着凯塔离开去洗手间，而真嗣则去舞池见光。

当真嗣轻声提出要和她跳一支舞时，棕发女子非常惊讶，慢慢摇摆着轻声问道，“你不应该和明日香跳舞吗？”

“她去洗手间了。而且，尤其是在今年之后，我觉得我欠你第一支舞。”

光的脸色软了下来，把头靠在真嗣的胸口，“现在你要让我哭了。”

2015 年对碇家族来说是难以置信的艰难，不幸的是，这对洞木家族的影响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期。他们经常帮忙做饭、打扫卫生，或者有时只是在事情似乎失控时充当哭泣的肩膀。真嗣的父亲在葬礼后突然失踪，这让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他们心里都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洞，对这个男人充满了莫名的愤怒。

“她会以你为荣的，真嗣。我想她会喜欢明日香的。”

两人之间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真嗣轻笑一声，将光的头靠在他胸口摇了摇，“哈哈，不，我想她不会赞成的。”

“也许吧。无论哪种方式，你都应该快乐，真嗣。如果明日香让你快乐，那么我会一直支持你。”

“谢谢，光。你是最棒的。”

他们继续一起跳舞，谈论他们的生活和未来，重点讨论在东京被困了几乎整整一个星期后回到大月会有多奇怪。他们甚至讨论了他们对妙城的计划，甚至从未考虑过他们不会被学院录取。他们觉得他们在一起只是命中注定，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姐妹一样。

从夜晚一直持续到深夜，充满了舞蹈和欢笑，狂欢和回忆。第二支慢舞接近午夜时分，真嗣紧张地把手放在明日香的腰上，看着她的眼睛。

一眼就能认出的歌曲缓缓响起，他知道这是他大放异彩的时候了。熟悉感让他深吸一口气，自信地在第二节之后的正确时刻和红发女孩做出了一个下沉步。

将她拉回自己身边，真嗣的动作变得更加从容，他摇晃着女孩，随着歌曲轻轻地唱着。

“你怎么知道西纳特拉？”

他笑了，回忆起更快乐的回忆，“这是我妈妈最喜欢的歌。我们过去常常边听边跳。它在我的 SDAT 上——好吧，它曾经在那儿。”

“很遗憾它不在那儿了，真嗣，”明日香轻声说。

“没关系。它实际上是苦乐参半的；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能听了……”他的声音越来越小，看着地板上缓慢旋转的蓝色灯光。

两人继续慢慢地跳舞，都轻声唱着歌词，不是对着对方唱，现在还不是，而是大声唱出来，以防别人听到他们的小声对话。

“这支舞有点老派，你不觉得吗？我的意思是，它是经典，但是，仍然有点老派，”明日香评论道。

真嗣朝后面的角落点了点头，冬月院长正得意地在赤木博士手中旋转，两人和其他老师一起笑道：“我猜这是他选的吧。”

明日香瞥了一眼大人们，歌声结束时笑了笑，转移话题，“哎，都快午夜了……”

“是的。我一整天都在期待它，”真嗣回答道。

明日香脸一红，收回手，微微转身，喃喃道：“白痴……”

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刻，音乐结束了，食堂里站着数百名少年和成人，看着副院长拿起话筒。

“我要感谢大家这一周的耐心和理解。我知道这很奇怪，也很困难，所以我很高兴我们妙城学院能够把一些特别的东西放在一起：不

仅仅是作为结束旧的一年，并庆祝新的一年的方式，同时也是感谢你们忍受了这一切的方式，”这位女士解释道。

“在我们为 2015 年的结束倒计时之际，请知道，我们代表我自己、冬月院长和妙城学园的所有人，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并祝你们新年快乐。自助餐厅将在 12:30 关闭，所有学生都应在凌晨 1:00 之前回到宿舍。我们也会进行房间检查，以确保每个人都在合适的房间里！”

听到最后的评论时，一片窃笑和大笑，直到美里大声打断它，“好吧，大家开始吧！十！”

人群倒计时时，真嗣环顾四周，微笑着看着他的朋友们。

“九！”

多么美妙的方式来结束这一年。

“八！”

然后他看了看站在他身边的漂亮红发德国姑娘。

“七！”

多么完美的重新开始的方式。

“六！”

周围都是他的朋友，真嗣短暂地想到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一起了。

“五！”

但他打消了这个念头，相信他们都会被录取并在三月份返回。

“四！”

他和食堂的其他人大声数完剩下的数，兴奋地结束了 2015 年，迈向未来。

“三。二。一！”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新年快乐！”

房间里爆发了，真嗣感觉到有两只手抓住了他的脸，想要亲吻他。本打算要先出手的，这让他措手不及，让他无法闭上眼睛享受这一刻。考虑到他的眼睛在吻中锁定了一双蓝眼睛，这其实是一件好事。

因为那双眼睛还站在真嗣的右边，而现在贴在他的嘴唇上的，完全是别人的。

真嗣迅速后退，中断了这个吻并擦了擦嘴，完全惊讶地看到真名在他面前微笑。

“哦，天哪，我一直想这样做！”

真嗣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能盯着女孩看，不知道此刻的愤怒到什么程度才合适。但是当明日香气冲冲地离开时，愤怒不得被搁置一旁，她挤过人群，离开了自助餐厅。

“真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凯塔问道，第一个责备女孩。
“真嗣明明和明日香一起的！”

“这可不太好，”冬治附和道。

平时充满活力和欢笑的真名吃了一惊，完全不知道她的吻是如何被察觉的，“我、我不知道他们在一起了！我只是在胡闹！”

这回是武藏插了进来，“怎么看不出来？这几天基本都成亲了！”

“我以为他们争吵和打架就是实实在在的争吵和打架！”真名争辩道。

诚然，在没有完全了解真嗣和明日香之间关系的情况下，他们之间似乎难以容忍对方。不过，似乎大多数朋友都看穿了表面。

一行人继续责骂女孩，真嗣却发现自己无法补充任何有意义的东西。我又吹了…

然而，光对此毫不犹豫：夜晚还没有结束。“呃！真嗣快追！”

“嗯？”

“去道歉！你把她弄哭了，你这个混蛋！去找她，跟她说对不起！”

决心挽救这个夜晚，真嗣冲出房间，径直走向电梯口。我来了，明日香！

注：歌曲《Haven't Had Enough》——Marianas Trench

第五章 睁开我渴望的眼睛

第一节

烟花从东京的天空照亮了学校，让窗户充满了彩虹般的色彩，但真嗣只能看到红色。热情的红色。强烈的红色。令人兴奋的红色。他渴望的红色。

像明日香一样的红色。

那红色驱使他穿过妙城学院的大厅，他的内心在尖叫：这还不算太晚！不能太晚！我不会让它太晚！

他按下电梯呼叫按钮，当电梯立即打开时他松了口气。真嗣不耐烦地等待他选择的楼层，反复按下“12”按钮，祈祷它能对速度有所影响。幸运的是，其余的学生都还在食堂，避免了不必要的停留或耽搁。

门一开，真嗣就跑下大厅，数着房间：“1201……1203……1205！”

他停下来，气喘吁吁，气喘吁吁。电梯里焦急的休息让他无法真正康复。站起身来深吸一口气，真嗣敲了敲门，试图让自己的心跳慢下来，因为他知道女孩的视线只会让他的心再次跳上月球。

等不及了，他又敲了敲门，每一秒都越来越在意。明日香，求求你...

似乎过了很久，真嗣第三次敲门，隔着门轻轻地说：“明日香……那不是我。真名吻了我。我发誓。拜托，我们能谈谈吗？”

一片寂静。这简直是宇宙间最震耳欲聋的声音。‘不！’或‘走开！’或者‘我恨你！’会更有用，但纯粹的沉默令人痛苦，加剧了真嗣的恐惧和不安全感。

“我保证！明日香，这是我的承诺！‘一言为定先生’，记得吗？我打算——”他停顿了一下，身体前倾，额头撞到了门上。“我要吻你……我保证。我想……吻你……”

门没有动，没有被他的话动摇。它凝视着他，就像一块专为阻碍他前进而设计的巨石，冰冷而漠不关心。一英寸半的实木就像整座山一样，不管真嗣的意志如何都无法穿透。

他最后一次敲了敲门，用他的整个灵魂恳求着。但是门还在那里，现在被真嗣的眼泪弄脏了，但它仍不屈不挠地坚守着它的职责。

随着沉默的继续，这个绝望的男孩考虑尝试像打开他的房间那样强行打开门，但真嗣崩溃了。时光已逝，夜已毁；如果明日香真的给他机会，她早就敞开心扉了。相反，什么都没有留下。他的希望破灭了，无法挽救。结束了。

回到电梯的短短步行感觉就像一场死亡行军，真嗣的脚每踏出一步就变得更重。当他离开自己所在的楼层时，他被击败的躯体几乎无法抬起自己，而是拖着鞋子在地上拖行。他在从电梯到402房间这段路上，在地毯上留下了两道痕迹。

他伸手去够把手，但他的手也感到沉重。他的四肢都像是水泥做的，而真嗣不够强壮。在他看来，他房间的门槛代表着最后一道屏障，越过它意味着厄运：在此之后没有更多的尝试机会了。那个结界让他害怕，真嗣无法让自己穿过它。

他身心俱疲，背对着门靠着门坐下，眼泪顺着脸颊流下，但当悲伤转为惊讶时，眼泪几乎立刻就干了。

门打开了，他没有任何支撑，完全向后倒去，躺在地上，盯着同样陌生的天花板。他跨过了门槛，但不是自愿的。

真嗣站起身，好奇地看着他那天晚上早些时候离开时肯定是关着的门。检查完把手和门锁后，他耸了耸肩，关上了门。当他转身回到房间看到一抹红色时，差点惊跳起来。

像明日香一样的红色。

她站在那里，用那双燃烧的蓝眼睛盯着他。静默不动，就像他们上方大厅中的门，但更加美丽。

“明日香！我、我一直在找你！”

真嗣没有注意到她手里拿着SDAT播放器，耳朵上戴着耳机，直到她上前将左手举到他耳边，将另一只耳机放进去。

“听着，真名强吻了我。我对她没有感觉。”

“闭嘴，真嗣，”她低声说，把手从他耳边移开，捧起他的脸。

当她迅速靠近他们之间的最后几英寸，将她的嘴唇压在他的唇上时，他完全被惊呆了。一瞬间，两人在嘴边合而为一。他们静止不动，房间静止不动，世界静止不动；但他的头晕了。

真嗣几乎无法处理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梦寐以求的女孩正在亲吻他，回应他对她确定无疑的感情。可是，他现在该怎么办？他以前从未吻过任何人。

片刻后，明日香抽身离开，中断了这个吻。她睁开眼睛，锁定了真嗣已经睁开的眼睛，然后疑惑地低头看着右手的SDAT播放器。

“没有……”她低声说。

再次相隔数寸，真嗣再次试图挽回局面：“明日香，我不喜欢真——”

但是女孩再次用嘴唇让他闭嘴，这次压在他身上的力度更大一些。然而，真嗣并没有被吓倒，他试图从紧闭的嘴里咕哝，我必须告诉她真相！

“那只是一个吻，”他从紧闭的嘴唇中挤出来，笨拙地在明日香的嘴唇上颤抖。

少女不满的哼了一声，左手抬起捏住他的鼻子不让他出声，气势汹汹的对着他嘟囔道：“闭嘴，真嗣……”

时间再次流逝：两个少年站在宇宙的中心，嘴巴相连。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将两者分开，除了意识到没有魔法发生之外。

没有新歌，没有新幻象。同样的沉默已经把真嗣吓得半死。

明日香又一次结束了这个吻，后退了一步，这次稍微远了一点，被他们之间的耳机线拉紧了。真嗣可以看到她脸上明显的沮丧，她的眼睛扫视着四周，避免与他直接目光接触。

她的手松开了他的鼻子，让他深吸一口气，让他自己冷静下来。他非常想解释发生的事情，告诉她他直接去了她的房间找她，想问她为什么会在他的房间里，为什么她拿着 SDAT，或者她为什么要吻他。他想要的太多了，但其中一个把其他一切都推到一边，一个曾因忽视而减弱，而现在在真嗣的脑海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的想法：

他想吻她。

无视真名、房间、SDAT 播放器和他们神秘的联系，真嗣只考虑这一刻，把谨慎抛诸脑后：他伸出手把明日香拉近，给了女孩一个她等待已久的吻。

音乐出现了。

Coming out of my cage and I've been doing just fine

Gotta gotta be down because I want it all

It started out with a kiss, how did it end up like this?

It was only a kiss, it was only a kiss

随着歌曲的继续，他们的吻也在继续。他们不再是两个学生在宿舍里接吻，而是成为室友在狭窄的公寓里接吻，仍然害怕他们对彼此的吸引力和随之而来的伤害。然而真嗣和明日香都不在乎他们是谁或在哪里：重要的是他们的吻。

Now I'm falling asleep, and she's calling a cab

While he's having a smoke and she's taking a drag

Now they're going to bed and my stomach is sick

And it's all in my head, but she's touching his chest now

音乐充满了他们的耳朵，比任何人所能理解的都更宏大。这个吻静止不动，但充满了希望和需要。

He takes off her dress now

Let me go

And I just can't look, it's killing me

And taking control

带着两人穿过这片未知的领域，真嗣慢慢地领着明日香向后倒退，走向他的床，他们倒在床上，嘴唇和耳机线仍然相连。

Jealousy

Turning saints into the sea

Swimming through sick lullabies

Choking on your alibis

But it's just the price

I pay Destiny is calling me

Open up my eager eyes

'Cause I'm Mr. Brightside

现在他们平躺着，这个吻继续着：强烈的，被两个以上青少年灵魂中压抑的欲望所点燃。无视任何其他的想法或记忆，他们只关心明日香和真嗣正在接吻，该死的宇宙。

Coming out of my cage and I've been doing just fine

Gotta gotta be down because I want it all

It started out with a kiss, how did it end up like this?

“那只是一个吻。”

“闭嘴，第三适格者。”

It was only a kiss

Now I'm falling asleep, and she's calling a cab

While he's having a smoke and she's taking a drag

Now they're going to bed and my stomach is sick

And it's all in my head, but she's touching his chest now

He takes off her dress now

Let me go

And I just can't look, it's killing me

And taking control

不知何时，激情变缓了，他们的亲吻不再像极度的饥渴，而是像安慰和同情，仿佛他们都在为无数次生命之间错过的成千上万个信号而道歉。

Jealousy

Turning saints into the sea

Swimming through sick lullabies

Choking on your alibis

But it's just the price

I pay Destiny is calling me

Open up my eager eyes

'Cause I'm Mr. Brightside

明日香先打断了这个吻，随着音乐继续在他们耳边响起，她说话了。她和真嗣躺在床上，他的手指穿过她的头发。

I never

“我不敢相信你吻了我。我不认为你有这种感觉，”她笑着说。

I never

“我也不敢相信，”他叹了口气。

I never!

“关于真名：她强吻了我。我想吻你，”他解释道。

I never!

“我知道，”她回答。“但我不想谈她。我什么都不想谈。”

谈话停止了，但他们的嘴唇没有。

第二节

闹钟按预设七点准时响起，比预想的多叫醒了一个人。真嗣的眼睛缓缓睁开，眼里充满了将近一周以来第一缕肆无忌惮的阳光。随着他的意念和他一起起床，他感觉到更多的感官回归了，但他的视线很快让他感到了极度的惊讶。在清晨的黄色阳光之外，在昏暗的棕色天花板之外，他的注意力被一种特殊的颜色所吸引：红色。像明日香一样的红色。

像明日香一样的红色。

像明日香一样的红色？像——，啊！这是惊慌失措的男孩脑子里所能想到的全部东西，他的目光完全集中在轻轻搭在胸前的一头红发上。

轻轻摇晃着女孩，真嗣惊恐的耳语充满了房间，“明日香。明日香！明日香，醒醒！你必须起床！”

女孩呻吟着，嘟囔着，对绝望的男孩做出了微弱的抵抗，“嗯，不……so commmmfy……”

“明日香，你必须起来，不然我们会被抓到的！”真嗣咬紧牙关发出嘶嘶声，他心中越来越害怕有人发现他们。

“好吧，好吧，我起——”明日香终于坐直了身子，停了下来，在伸展过程中僵住了，意识到了自己所在的地方，以及现在的时间，“Scheiße（天呐），真嗣！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

两人迅速站起身来，打量着四周。真嗣迅速脱掉前一天晚上穿的正装衬衫，试图消除任何他因太忙而没时间换掉它的证据。过了一会儿，他才发现明日香僵在原地，怀疑地打量着她的衣服。

“明日香，你在做什么？”他问。

她拉了拉黄色衬衫的衣领，转过头在原地转了转，试图看清标签，“真嗣，这件衬衫是谁的，我的衣服呢？”

男孩把他最后一件干净的毛衣套在头上，回头凝视，惊恐地发现她穿着一件对她苗条的身材来说太大的黄色T恤，而不是前一天晚上的裙子和衬衫组合。对于其中的暗示，他脸都红了，只好问道：“什、什、明日香，你什么时候换的？”

“我没换！这是谁的衬衫，为什么在我身上？！”她反驳说，仍然拉着衣服。“我的衣服呢？！”

真嗣头晕目眩，一边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边努力让女孩安静下来，“好吧，好吧，所以，在我们处理这件事之前，你先回自己的房间。”

明日香拉开宽松衬衫的下摆，显露出她显眼的尺寸，“你这么想的？”

见女孩的深V领也压得很低，真嗣红着脸转身走向门口，深呼吸了几口气才稳住自己，“明-明日香！你-你的……你的……！”

她低头看到了暴露的领口，露出胸罩的上半部分，她也转了一圈，脸涨得通红，“天哪，今天早上还能再糟点吗？”

镇静下来后，真嗣打开门，朝大厅里张望，看着一些男孩走来走去，其中一些走向电梯。他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好吧，你得在这儿呆一会儿。至少要等到大家都去吃早饭了。”

明日香又穿上了真嗣的派克大衣，试图掩盖蓝色小短裤和超大号黄色T恤无法掩盖的东西。气得她一头栽倒在床上，“哎呀！太糟糕了！”

男孩从门口退了一步，努力让他的视线避开正在给自己套上外套的女孩。真嗣在她对面的床上坐下，他的手紧张地摆动着敲打着，直到一只修长的手从床对面的派克大衣中伸出来放在他的手上。

“嘿，不会有事的。我只需要在没人注意到的情况下回到我的楼层，一切都会恢复正常，”明日香轻声说，尽管他们处在困境中。“嗯，相对正常。”

“我知道，”真嗣回答，仍然很担心，“我只是很困惑：发生了太多事情。比如，昨晚发生的事情，然后是一首新歌，然后我们，呃，又睡着了，现在你的衣服，还有——”

感觉到男孩的恐慌再次升起，明日香从派克大衣中伸出手，在床上快速向前伸去，握住他的手，“嘿，我们最好一次一个地处理。我们被困在这里有，半小时？”

他点头同意。

“好吧，那我们从头说起。”

“好的，”于是真嗣开始了。“第一：真名强吻了我，我发誓。我想吻的是你。”

“我知道。”

他停顿了一下，“你知道？”

“你对此并不十分敏感。‘我一整天都在期待这个’，或者什么的，”明日香引述道。

“我大声说了？”

“嗯嗯，”她点点头。

“嗯……对不起。”

红头发的人瞪了真嗣一眼，目光可以切割钻石，“你说的是谎言吗？”

他咽了咽口水，生怕她对真相的反应：“没有。”

听到这句话，明日香却又笑了起来，将头发撩到耳后，“那你就别道歉了，我喜欢听，你是诚实的。”

“‘诚实’？”

“是啊，‘诚实’。我喜欢诚实。我需要诚实。”

“‘诚实’……嗯。你想要‘诚实’？我可以对你‘诚实’，”真嗣深吸了一口气。“我喜欢你，明日香。非常喜欢。我鼓起很大勇气才敢于和你跳舞，但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有多么喜欢你。和你一起慢舞对我来说更是如此，尤其是那首歌。所以，在午夜，当真名吻我时，我很害怕我又一次以某种方式搞砸了。当你跑掉时，我……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明日香沉默着，感受着真嗣的想法和感受。沉思片刻后，她回答说：“当我跑掉时，是的。我的第一直觉是生你的气。恨你。但是，当我到达电梯时，我意识到我逃避的不是你，是我们。”

“你的意思是？”

“我们所拥有的是……不同的……而且令人恐惧。尤其是在整个音乐方面。所以，我直接去找你的 SDAT，以为我会在那里找到答案，但我听不进去。我当时害怕它对我不起作用，害怕魔法消失，所以我等着你。”

“所以这就是你来这里的原因。那个吻呢？”

她脸红了，低头看着他的手，仍然握在她的手中，“我认为这会触发一些新的东西。我——我需要它来证实我的……猜测。”

“这就是当它不起作用时你如此沮丧的原因，”真嗣总结道。

“没错。但是，然后你亲了我然后……”明日香的眼睛颤动着。

“是啊，为什么它起作用了？为什么它很重要？”

两人又陷入了沉默，明日香率先出主意，“可能因为你的真的是吧？”

“‘真的’？你的不是？”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她纠正道。“当我吻你的时候，我更专注于让事情发生。我的意思是，我很高兴我吻了你，但是……我更关注音乐而不是吻。”

真嗣笑道：“我不在乎，我只是想亲你一下。”

明日香抬起头，再次紧张地拨开脸上的头发，对他微笑，听到这句话真的很高兴。

两人一起度过了一个沉默的时刻，都回忆起那个近乎灾难性的夜晚，以及它所带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治愈感。真嗣努力回忆每一个细节：她的嘴唇贴着他的感觉，她的身体被拉近的感觉，她的声音有多么气喘吁吁。

“等一下：昨晚你叫了我什么，就在我们，”他脸红了，结结巴巴地说，“呃，亲热的时候。”

“我叫你了？是什么？”

“你说，‘闭嘴，第三适格者。’那是什么意思？”

明日香静静地坐着，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你确定我这么说的吗？”

真嗣点了点头。

“这听起来不像我。也许你听错了？”

“不，我知道那就是我听到的。当时我很困惑，但我不想……打断，”男孩说到最后脸红了。

“好主意，”明日香眨了眨眼。“可是，我不知道，你又不是‘第三适格者’什么的，可能跟新歌有关？”

“哦对了，新歌！”真嗣兴奋地站了起来，取回了他的 SDAT 播放器、笔记本和铅笔。他兴奋地坐下，递给明日香一个耳机。“我……昨晚几乎没听到。”

明日香脸一红，笑道：“我——呃，我也是。”

在短暂的纯粹快乐之后，两人在回到音乐之前短暂地交流了关于这个神秘昵称的理论。像之前三次一样听歌并记下歌词，这首歌的主题让他们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困惑。

“‘只是一个吻而已，怎么会变成这样’？听起来像是……我们？”明日香猜测道。

“我不知道。这感觉比其他歌曲更个人化。”真嗣翻开一页，翻出上一首歌的歌词，“昨天我们指出‘我只希望我们能再回到过去并开始它’，这首歌是关于……一段关系……有一句歌词‘命运在召唤我’。”

“所以，这段感情的结束感觉就像世界末日一样，有人想回去重新开始，并且做正确的事吗？”

他静静地坐着，考虑着明日香的理论。它与一些音乐匹配，但信息仍然太少，无法确定任何事情，“也许吧。这很合适，但我只是不明白我们是如何参与其中的。”

“也许不是我们。也许这只是巧合，”明日香耸耸肩，想不出更好的答案。

真嗣被激怒了，叹了口气，“我不喜欢所有这些‘也许’。”

“什么，你说我们就是那对情侣？”

就在两人默默思索着的时候，一阵重重的敲门声再次将他们惊醒。

“Herrgott nochmal（可恶），为什么总是这样？！”被激怒的女孩问道。

到了门口，真嗣透过窥视孔窥视，看到了站在走廊上的冬治。
“是冬治。”

“我还在，笨蛋，*别开门！*”明日香从房间里发出嘶嘶声，但为时已晚，真嗣已经打开门迎接他。

“早上好，冬治。”

“真爷，你昨晚去哪儿了？你让我们担心死了！”

不知该如何回答，真嗣下意识地闪开，被动地将冬治请进房间。运动员进来了，让明日香大吃一惊。

“别邀请他进一天呐！嗨~~~冬治！”红头发女孩的语气很快从责骂真嗣变成了夸张的问候。

“早上好，明日香，你来的真早。”冬治一脸茫然。

“是啊，只是想快点 and 真嗣聊聊！我要回房间换衣服了！”明日香非常强调“回”这个字。

“再见。”

女孩站起身，笨拙地走出了房间，将宽松的黄色T恤的下摆拉了下来，尽量遮住几乎没有遮挡的腿。

在一片震惊的沉默中，真嗣关上了他房间的门，想知道他们是如何安然度过冬治的。

“说真的，伙计，你昨晚去哪儿了？”

不想重蹈覆辙，真嗣决定再次装傻，没有解释整个情况，“我在这儿睡觉，我没找到明日香，她今天早上来找我的。”

冬治怀疑地看着矮个子男孩，“不可能，伙计。你可以告诉我：我昨晚看了这个房间，它是空的。”

真嗣瞪大眼睛，重复最后一个字，“‘空的’？怎么…？”

“昨晚，舞会结束后，工作人员进行了抽查。当你没有应门时，我告诉他们你已经睡着了，他们买账了并离开了。但在发生和真名相关的一切之后，我想检查一下你是否还好，所以我大约两点钟过来。”

真嗣点点头，顺着他说到，“那时候我肯定是睡着了。”

冬治交叉双臂，“真嗣，我打破了你的门。我挺喜欢你的，伙计，我答应过光我会检查你。”

恐慌开始袭来：明日香当时肯定在房间里。亲热后，两个少年在床上依偎在一起，轻轻地睡着了。真嗣回忆起刚才看到他的表，显示他们在1点15分左右入睡。没有办法解释他们两个睡在一起的原因。

“但是房间是空的。两张床都是空的。所以，你在哪里？”

恐慌变成了困惑，“我们——呃，我肯定整晚都在这里！”

“‘我们’？”冬治扬起一边眉毛，但很快又不屑一顾，“我告诉你，伙计，这里没有人。但是，我不会打听：这不关我的事。”

真嗣的困惑还在继续。他想为自己洗清罪名，但也明白自己只会自掘坟墓。

“我只是想确定一下：一切都好吗？我是说和明日香在一起，”他总结道。

“是的。很好，我想。我们……我们今天早上谈了很多。而且，现在一切都很好，”真嗣压抑着微笑解释道。

“好，总之，”冬治转移话题，朝走廊点了点头，“我们去吃早饭吧，如果顺利的话，这将是三月前的最后一顿了！”

“是啊，我们走吧……”真嗣同意了，跟着男孩出了门。走出房间的时候，他最后看了一眼，冬治的话在他耳边回响：“这里没有人。”

当两个男孩从一楼的电梯出来时，真嗣看到明日香坐在长椅上，正在和光聊天。虽然远没有上次相同的遭遇那么可怕，但真嗣还是有些担心：

最重要的是，他仍然不知道他和明日香的正式关系，至少在公开场合是这样。尽管新年伊始，两人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清晨的亲吻上，但在他们深入了解他们关系的现实之前，冬治打断了他们。

不太重要的是，深夜相遇仍然是一个问题。考虑到前一天晚上第一次一起呆到后半夜，以及他几乎没有被催促就把整件事告诉了光，

真嗣不想重复同样的错误两次。他决定隐瞒这一点，让明日香尽可能多地透露她觉得舒服的地方。

最后，冬治说检查房间是空的这件小事，如果不知何故透露出两人一起失踪，这只会助长谣言。

所有这些想法在他脑海中盘旋，真嗣没有意识到他一直尴尬地站在女孩们身边，直到光在他面前挥了挥手。

“你好，地球呼叫真嗣。你在吗，真嗣？”

男孩飞快地眨了眨眼，基本上理清了思绪，“哦，嘿，你好，光。”

闺蜜笑道：“我的天，你看起来很累啊，昨天很晚才睡？”她戏弄道。

真嗣顿时脸红了，还没来得及想出答案就被明日香救了下来，“呃，是啊，那是我的错，我太早把他叫醒说话了。这很重要。”

“哦哦哦，”光开玩笑地咕哝道，“聊什么？”

“我会告诉你的，但首先我需要和……”明日香咽了一口唾沫，然后看着真嗣，“……我的男朋友聊聊。”

棕发女子倒吸一口凉气，惊得双手捂住嘴巴，“你刚才是说男朋友？”

明日香微微点头，不仅向光，也向真嗣确认。

“好，我走，不过早餐的时候你要给我一个交待！”光一边讨价还价一边站起来给了这对情侣一个尴尬的拥抱。“我真为你们两个感到高兴！”

真嗣在光离开后转向明日香，轻声确认道，“男朋友’？你甚至没有先问我，”他讽刺地笑了笑。

红头发耸了耸肩，“你别无选择，真嗣。如果你不能全部属于我的话，我宁可什么也不要。”

听到这奇怪的占有欲，他的笑声渐渐变成尴尬的沉默，但他驳回了，“没关系，只要你拥有我，我就是你的。”

“天哪，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小问题：我昨天晚上的衣服还没找到，那条裙子是凯塔的。”

真嗣摇摇头，“明日香，我们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什么？”她问。

“我们昨晚有没有去任何地方？或者出于任何原因离开我的房间？任何时候？”

女孩摇头，“不，我们……在一起，为什么？”

“冬治说他进了房间看我。”

“哦，他看到了什么？”明日香小声问道。

“问题就在这：他什么也没看见，”真嗣解释道。

“什么？”

“明日香，冬治什么也没看见，他说房间是空的。”

情侣俩陷入了沉默，都不知道接下来要说什么。真嗣仔细地看明日香，试图读懂她的脸。

“这……这不可能，”她低声说，她的声音在颤抖。“这一切都不可能……”

真嗣的思绪继续飞速运转，需要处理的信息太多了，包括他新的感情状况。“明日香——”

猛地，她站起身来，连忙摇头，“我们去吃早饭吧，以后找时间再聊。”

被话题的突然转变弄得更加困惑的真嗣站在原地不动。至少直到明日香迅速亲吻他，再次释放他被困住的心灵。

“走吧，我得炫耀一下我的男朋友，我想这足以分散大家的注意力，熬过今天下午。”

第三节

两人手牵着手进入了食堂，走到了朋友们的桌前，惊动了半数食客。光第一个跳起来向两人表示祝贺，冬治和武藏紧随其后，并称他们“一直都知道”。凯塔倒数第二，为异常安静的真名提供支持。

一向外向的女孩犹豫着走到明日香身边，几乎不敢看她的眼睛，“明日香，我，对不起。”

德国姑娘瞪了矮个子日本姑娘一眼，“你真是个臭姑娘。”真名瞪大了眼睛，羞愧地低头看着地面，“我——明日香，我——”

高个子的女孩一把搂住了她，咯咯地笑道：“那么，你应该庆幸我喜欢你。我原谅你。”

拥抱很短暂，但之后真名看起来如释重负，几乎立即恢复了她活泼的样子，“哦，我真为你们两个感到高兴！”

看着明日香向少女道谢的真嗣松了一口气。直接的不适已经过去，当每个人都坐回桌旁，紧张地围绕着最紧迫的问题闲聊时，桌上的紧张气氛被低沉的嗡嗡声所平息：今天是他们在妙城学院的最后一天。

“你觉得我们都会被录取吗？”武藏紧张地问道。

“可能性很低，”明日香轻蔑地回答，没有看房间。令人不安的沉默促使她试图挽救气氛，“但-但这并非不可能！为我们祈祷吧！”

紧张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整个房间再次被扬声器上一阵砰砰砰的巨响打断。就在众人转头看向屋子前方的时候，明日香在桌子底下轻轻握住了真嗣的手。

“大家，早安！”葛城副院长兴高采烈地对食堂中的人打招呼。“难以置信，但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天！”

耳边传来一阵阵温和的掌声和欢呼声，她继续道：“吃完早饭，请你们回宿舍收拾东西，今天午饭过后你们就可以离开了。今天早上有扫雪机过来，所以接送区中午时会恢复使用。”

“我要感谢你们每一个人对此的耐心和理解。我知道这是一个剧烈的、突然的变化，但我很高兴能够在暴风雪期间保证你们每一个人的安全。”

“所以，作为奖励，”美里笑道，“也是为了打发无聊，我们完成了你们所有入学考试的评分：你们的成绩单会在午饭后在大厅的登记处拿到。请在离开之前拿走它。”

学生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紧张地兴奋起来。通常这些信件是在焦急等待一个月后收到的，所以一周内收到结果是闻所未闻的。

带着热情的微笑，紫发女人总结道，“享用你们的早餐吧，我们会在这里与你们共进午餐。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在三月份见到你们了！”

真嗣回头看了看自己的桌子，捕捉到几道担忧的目光，现实来得太快了：这群人最后一次聚在一起完全有可能是在午餐时间。

然而，在这群人之外，真嗣更关心明日香和他们不稳定的处境：这个女孩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大陆，他们之间相隔数千英里。如果她没有通过，他们将永远分离，他们新建立的关系将会破裂。

显然，明日香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从桌子旁站起来，准备离开，“嘿，我马上回来。我得打个电话。”

第四节

午饭后，所有四百名学生都在大厅合适的桌子旁排队，重复第一天的活动。真嗣最后一次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在收到一个密封的信封后离开了队伍，他的命运隐藏在里面。想起他的承诺，他将尚未打开的结果装进了口袋，想到他无法告诉明日香他是否会在春天回来，他有些恐慌。

‘一言为定先生’会成为我的死因，他紧张地咯咯笑了起来。

真嗣和他的朋友们一起站在后面的角落里，拿着他们的行李站在那里。真名、凯塔、武藏和光都在兴奋地交谈着，分享着录取通知书，制定着春天的计划。光解释说，他们已经被录取了，冬治也一样，但他已经去给父母打电话了。

明日香是最后一个到达的，微笑着将她的信放回信封。

“你通过了吗，明日香？！”光问道。

“好吧，我当然通过了。我是伟大的惣流·明日香·兰格雷，我受过良好的德国教育，几乎可以保证我能被任何我想要的学校录取，”她双手叉腰，得意洋洋地回答。

“好吧，那就只剩下真嗣了，”冬治从电话中转身转向男孩。“我们都通过了：你呢？”

真嗣温柔地笑了笑，拍了拍外套里的信封，“对不起各位，我不会打开的。我答应过别人，要让他们第一个知道。”

“哦，来吧！”“嘘！”武藏和凯塔开玩笑地责骂他，直到光插话。

“伙计们，这实际上非常重要。我知道这很糟糕，但他今晚晚些时候会知道，我会给你们所有人发短信。”

望着到来的车，真名抓起她的行李，“你最好能通过！我希望我们所有人在三月份回到这里！”

“他会在这里。我能感觉到，”光自信地回答。“不过，今晚还是会告诉你们的。”

真名、凯塔和武藏都拿起他们的包，说了声再见，走向寒冷的地方并被接走。

“还有明日香，”凯塔在门口转过身来，“你欠我一条裙子。”红头发的人脸一红，竖起大拇指，“知道了。”

东京本地人走后，剩下的四人离开，去了外面，前往地铁站。两对情侣在前往美代前站的短暂车程中闲聊，计划着回到大城市后的双人约会。

大阪方向，冬治原定先离开火车站。就在他和光分享片刻的时候，真嗣把明日香拉到一边。

“我很惊讶你没有谴责我没有打开我的信，”真嗣评论道，转身离开，让另一对情侣有一点隐私。“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是什么让你有了那个想法？”明日香笑着问道。

“等等，说真的？如果你回到德国而我没有被录取怎么办？”

“你以为你能轻易摆脱我吗？”

“老实说，我根本不想摆脱你，”真嗣苦笑着说道。“所有这些工作，我们终于在一起了，但在最后一天……”

明日香笑道：“我跟父亲说过，我要在日本待一段时间。”

惊呆了，真嗣花了点时间整理思绪，“哇，太好了！他同意了？”他难以置信地问道。

“老实说，我真的没有给他选择的余地。”

“我希望我能这样训斥我父亲，”真嗣在振作起来之前咕哝道，“不管怎样，你打算留在东京吗？我可以来看你！”

她笑道：“其实，我是想留在大月。”

男孩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真的吗？！”

“是啊，我已经和光说好了，她会让我留在她身边的。”

真嗣笑道：“嗯，这样最好。”

“另外，”她继续说道，随着话题变得更严肃，她的得意的笑逐渐消失，“我们需要弄清楚很多事情。不仅是音乐，而且显然我们正在消失并更换衣服。”

真嗣的笑容也消失了，拥有一个女朋友的无拘无束的喜悦被笼罩在他们俩周围的阴云笼罩的神秘感所遮蔽：新的音乐、奇怪的幻觉、未知的话语，以及现在消失的行为。这些单独来看会令人担忧，但放在一起会让这两个青少年感到害怕。然而，在大月在一起意味着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它，一起尝试和弄清楚它。更多的时间在一起似乎是这一切的导火索，如果不是，至少他们还会在一起。

当三人登上前往大月的火车时，真嗣最后一次回头看了看东京广阔的天际线。距他上次回家还不到一周，但发生了太多事情，发生了太多变化，以至于他甚至不确定自己应该从哪里开始。

在靠近火车尾部的地方坐下，真嗣脱下围巾和外套，把它们放在包里放在身上。明日香坐在他身边，也脱下厚重的外套，叠好放在上面。

光坐在他们左边空旷的一排，在回程的一个小时的车程中靠在过道上和这对情侣说话，“我仍然不敢相信你说服了你父亲让你来大月，明日香。很高兴带你参观我们的家乡！”

德国姑娘嘿嘿一笑，转头看向光，“我没有‘说服’他，只是告诉他我在做什么，他明白了……回头还是太难了。”

“一切都顺利吗？”光注意到音调的变化，问道。

“勃兰登堡充满了不愉快的回忆。很多家庭戏剧和我不想涉足的东西。另外，我正试图避开他……”

“有男生骚扰你？”

这个问题让真嗣竖起了耳朵。不想窥探她的约会生活，但也对来妙城之前的明日香感到好奇，他听着她的回答，“类似的事情。就像我说的，我宁愿不谈论它……哪天再说吧。”

“好吧，换个话题，”光领会了暗示，“你会爱上大月的：这是一个美丽的小镇，可以欣赏到富士山的壮丽景色。我迫不及待地想带你去我妈妈的餐厅 KoHiNo！”

“‘KoHiNo’？”明日香重复道：“我知道我的日语不太好，但那是什么意思？”棕发女郎咯咯地笑道，“没什么意思，就是她的三个女儿：Ko-dama（柯达玛）、Hi-kari（光）、和No-zomi（佐佐木希）。KoHiNo。”

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光和明日香就大月兴致勃勃地聊了起来，讨论了她和真嗣就读的学校、购物和娱乐选择，以及据明日香说最重要的是用餐选择。

然而，真嗣无法对谈话做出任何贡献，因为随着他们越来越接近他的家乡和其中不可避免的历史，他感到心中的乌云越来越大。他所能做的就是盯着窗外，担心面对他的家人，或者家人剩下的一切。明日香突然决定陪他去大月，这让真嗣大喜，但他也明白，带她回家也意味着他必须向她说明自己的家庭情况，这是他极力回避的话题。

快到一半的时候，明日香站起身去洗手间，给了光一点时间溜到她异常沉默的好朋友身边，“真嗣，你还好吗？”

少年从沉思中缓过神来，转过身勉强笑了笑，“我很好，光。”

“我知道你回来后很紧张。现在你带了你的女朋友。这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光从来都不会拐弯抹角，尤其是当她知道真嗣的感受时，她几乎总是知道真嗣的感受，“差不多就是这样了……我甚至还没告诉她。”

沉思片刻，光耸了耸肩，“我知道这是一个棘手的话题，但你不能永远拖延下去。”

真嗣翻了个白眼，明明知道答案，还是问，“你就不能替我告诉她吗？”

“那绝对不是我该做的，碇真嗣，”光反驳道，双臂交叉在胸前。

“我知道，我很抱歉，”他羞愧地回答，将目光转回窗外。远处一个高大的东西勾起了他的好奇心，他也趁机转移了话题：“你了解那些东西吗？”

扎着辫子的棕发女人看着窗外的真嗣，“你是说遗迹（在漫画中指补完后量产机的遗骸）吗？”

“它们就是这么叫的吗？那些巨大的十字架？”

“是的，我记得读过一些关于它们的东西。它们不是十字架，它们有头有身，其中一些奇怪地残缺不全，”光解释说，在她的座位上不安地移动着。“在山梨县和神奈川县，大约有十几个。普遍的共识是没有人知道它们是什么或来自哪里；它们就是存在。”

火车驶近时，真嗣看着这个物体变大，它张开的双臂几乎要邀请他进去。在远处，雕像耸立在周围，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雪。直到它的脑袋动了动，掀掉了一层雪，低头看着驶过的火车咧嘴一笑。

男孩吓得往后一缩，迅速站起，本能地从窗户前后退。光向窗外看去寻找真嗣担心的原因，但由于火车转了个弯，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真嗣，真嗣，你没事吧？！”她问。

惊动了车上的其他一些乘客，真嗣不好意思地坐回座位，他的眼睛仍然盯着远处的遗迹，没有受到干扰。

“这一定是我的错觉……”他低声说。

“什么？”

真嗣转向他最好的朋友，尴尬地笑了笑，“抱歉，我以为我看到了一只蜘蛛。”

光咯咯地笑了起来，“有点对蜘蛛反应过度，但我理解。”

转回窗外，真嗣看着遗迹消失在一座山的周围。

明日香很快就回来了，代替光站在真嗣身边，在他的脸颊上飞快地吻了一下。在最后二十分钟的旅程中，他曾几次试图提起他家人的话题，但最终找不到合适的词。

火车驶入大月站后，三人穿上厚重的外套，收拾好行李，下了车，迎面而来的是日本山区冬天的冷空气：缺乏密集市区的环境热度，宁静的小镇比他们一小时前离开的大都市要冷得多。

走到公寓楼时，光向明日香指出了几个令人难忘和重要的地方，并详细介绍了她和真嗣分享的丰富历史。然而，当他们聊天时，男孩保持沉默，当他们到达他们的楼层时，他明显的紧张情绪在继续增长。

在 202 单元，真嗣缓缓走进来，轻声说了声“我回来了……”，但无人回应。他继续走进公寓，将包丢在洗衣房旁，静静地环顾四周。

“喂？”他叫道，搜索了厨房和客厅，发现那里空无一人。真嗣看了看时钟。

现在是 5 点 32 分，她应该到家了，他想，直到悲伤袭上心头。
哦。我知道她在哪里...

他离开自己的公寓，来到隔壁的 204 单元，打开门发现明日香和光在洞木家里放下行李时正在交谈。

“没人在家，”真嗣解释道。“我想我要去墓地。”

光点点头，“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带明日香去KoHiNo，之后你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听起来不错，我迫不及待想见到大家了，”他温柔地笑着说。

明日香轻声问道。“你希望我过去吗？”

“不，这次不行，”男孩反对道。“我必须自己做这件事。”

“好的，我可以问问墓地里有什么吗？”

真嗣顿了顿，低头看了看地面片刻，直到与明日香的目光对上，“我得去找我妈妈了。”

第五节

真嗣走路时，雪在他的脚下嘎吱作响，在较暗、较旧的脚印之后形成了一组新的脚印。当他看到墓地入口处的脚印和脚印所指向的方向后，他就确定了那是谁的。

真嗣在动身前往东京前的早上拜访了墓地，寻求运气和指导，他答应一旦他从入学考试回来就再来这里。不幸的是，一场反常的暴风雪将那一晚的逗留变成了将近整整一周，而真嗣发现自己充满了要传达给墓碑上的小方尖碑的故事，只希望它的主人能做出回应。

当他接近现场时，他注意到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它前面，穿着厚重的夹克和围巾，掩盖了他们的身份。但真嗣知道那是谁：考虑到他确信他父亲永远不会踏足那里，他很确定是谁。

“你好母亲。”

碇唯转身，满脸震惊，轻声道：“真嗣！没想到你今天会回家！”

真嗣终于来到了墓碑前，站在高个女人旁边，“我之前打过电话，留了语音信箱。光说她和她的妈妈说过，所以我猜她告诉了你。”

“对不起，我在诊所呆了一整天。”

从葬礼开始，家庭医生就一直在埋头工作。由于失去孩子的惨痛经历，以及身为一名医生，她在为时已晚之前从未给出过诊断所带来的自我强加的内疚感，她自7月以来，每周7天起早贪黑工作并不少见。

“没关系。很抱歉我离开了这么久，”真嗣回应道。

“我很高兴你平安无事。我受不了……”

碇主母的声音渐渐消失，真嗣很快打断了她的思绪，“那绝对不是危险，我们都在学院里安然无恙。”

擦掉眼角的泪水，唯把真嗣拉近，看着墓碑，“我想她，真嗣。我每天都想念她。当你不在的时候，真是难以忍受……”

“没事，妈妈，我到家了。”

“如果你被这个学院录取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真嗣。”

“呃，关于那个，”真嗣停顿了一下，从外套里掏出未拆封的录取通知书。“他们在我们被关起来的时候给出了分数。我猜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唯惊讶地看着真嗣，“你没有打开它？”

他摇头，“不，我答应过她，她会第一个知道的。无论如何，她是要求我们报名参加考试的那个人。”

男孩的妈妈屏住呼吸，看着他慢慢地撕开信封，取出信。

“好吧，我们开始吧：‘我们代表妙城学园，邀请日本山梨县大月市的碓真嗣参加 2016 学年……’

“哇，”男孩停了下来，垂下了他的手臂，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眶。他感到脸上露出真诚的笑容，只希望他已故的双胞胎妹妹能和他在一起。“我做到了，丽。我真的做到了。”

第六节

母子俩手挽着手来到KoHiNo，温暖的餐厅用集中供暖的温柔拥抱迎接他们。两人脱下外套挂在衣帽架上，然后进入位于座位后角的私人派对包厢。

按照计划，光和明日香已经在那里，坐在房间的后面，面对入口。刚才去墓地时郁郁寡欢的真嗣一看到女友的笑容就觉得精神振奋了。

“真嗣，碇夫人！”光欢呼起来，很高兴看到最后一批成员的到来。她站起身，紧紧地抱住女人。

“你好，光！”唯回应，回抱。“我很高兴你们都安全回来了。”

拥抱结束后，她在光的身边坐下，好奇地打量着光左边那位显眼的客人。

紧张地看着她们交流，真嗣开始向大家打招呼，“嘿-oof！”但是他被一枚 60 磅重的导弹击中，导弹迅速抱住他的腰。

“Shiiiiinjiiii！”最小的洞木哭了，她的脸紧紧地埋在他的胸口。“我以为你再也不会回来了！”

“祖祖，”男孩努力安抚哭泣的孩子，“我当然会回来的，我不会离开你的。”

两人温柔地待了片刻后，抽泣声平息下来，他们在桌旁坐下：真嗣紧挨着明日香坐在右边，而佐佐木希则坐在他的右边。

“那么，真嗣，你的朋友是谁？”唯问。

“是明日香！”佐佐木希通知了这位女士，之前已经有人介绍过她。“她漂亮吧？她是德国人，人特别好！”

明日香因恭维而脸红，迅速喝了一口水。

“所以她是真嗣的女朋友！”

突然自觉的德国女孩被水噎住了，希望她已经成功说服了这个年轻女孩保守秘密。真嗣拍了拍她的背，递给她一张餐巾纸，她把肺里的液体咳了出来，考虑要不要因尴尬而死。

“‘真嗣的……女朋友’？”他妈妈重复道，对男孩扬起一边眉毛。

“我们本来希望，在东京单独度过一个浪漫的一周，会让真嗣和光在一起，”洞木夫人带着一盘看起来很美味的食物进入房间时评论道。

“妈妈！”“洞木夫人！”光和真嗣齐声抗议。”

年长的女人不屑一顾地摆摆手，“哦，叫‘妈妈’也没用，小姑娘。还有‘洞木夫人’？你不叫我‘妈妈’的话，叫‘绫子阿姨’也行啊，真嗣。总之，我还抱有希望。”

“妈妈！”光反击。“我们已经告诉过你这不会发生。”

绫子笑着坐在唯旁边的桌子上，“还有时间。等孩子上了大学再说吧。”

真嗣和光同时翻了个白眼，希望谈话能赶紧结束。

唯站起来从光身旁俯身过去，向明日香伸出手，“碇唯。相信你已经猜到了，我是真嗣的妈妈。”

明日香握住女人的手，用力摇了摇，“我是明日香：惣流·明日香·兰格雷。”

想起他们第一次尴尬的见面，真嗣忍不住笑了笑，*我敢打赌她不会一直握住她的手。*

“很高兴见到你，明日香，”唯坐下时回答道。“现在，问个奇怪的问题，你不会碰巧是大卫·兰格雷的女儿吧？”

明日香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是-是的。你怎么知道的？”

“日本的红头发人不多，而祖祖——”唯在佐佐木希交叉双臂时停下来，咕哝着说，“对不起，佐佐木希，提到你来自德国，我记得见过兰格雷基金会的大卫·兰格雷，他也有明亮的红色头发。所以，我把这两者联系到一起。”

“他现在秃了，”明日香实事求是地说，“他决定剃掉它……因为……”但是女孩的声音越来越小，低头看着她的盘子。

唯不以为然，继续说道：“总之，我们是今年早些时候在宴会上见过面的。”

明日香再次瞪大眼睛，“MPNST宴会？”

“是……”年长的碇叹了口气，低头看着自己的盘子，示意谈话结束。房间里一片沉寂，唯一的声音是洞木埴子把荞麦面盛到每个人的碗里。

“现在，我知道我们已经晚了一天，但我无法忍受在没有你们的情况下做这件事。我们已经少了两个孩子了，我没法在又少了两个孩子的情况下做这件事，”她说，看着真嗣和光。“现在我们可以和明日香分享我们的传统了！”

一行人对女孩微笑，都表示很高兴能拥有她。然后他们解释了传统的新年菜及其背后的历史，与此同时佐佐木希开始大声吃她的菜。

“把筷子放下！你知道的，我们必须分享过 otoso 之后才能吃饭，”埴子责备桌上最年轻的那个。

“可是我饿了！”佐佐木希嘴里装着满满的菜回答道。“而且我讨厌 otoso！”

看到明日香脸上又是一脸迷茫的表情，真嗣解释了日本新年清酒的传统：一个古老的传统是为了驱魔，一家人分三杯清酒，由长辈传给最小的成员。

最年轻的成员用水代替了清酒，青少年们通常可以喝一口这种苦甜参半的液体。不想感到被排斥在外，佐佐木希也开始抱怨这种饮料

的味道，尽管由于她的年龄而从未喝过这种饮料。

当他们把各自的饮料倒入杯子中时，洞木女士为新年干杯，“为今晚与我们分享的人，为那些我们无法分享的人，为那些把我们抛在身后的人…我们每天都想念你，丽…为新年干杯。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这群人重复着，喝着酒，递过杯子。

大多数孩子都抱怨这种味道，但德国女孩吞下了液体，耸了耸肩，“这不是我喝过的最糟糕的饮料。”

一行人继续喝酒，明日香小声对真嗣说道：“少了两个孩子’，我只想到光的姐姐了。还有谁不见了？‘丽’是谁？”

真嗣咽了咽口水，知道这场谈话是不可避免的，他开始解释他长久以来的秘密：“明日香……我有——不……我曾经有一个妹妹。一个双胞胎妹妹。她的名字叫丽。”

男孩站起来，取下挂在餐厅墙上的一张照片，递给明日香：在某种秋季祭典上，五个穿着传统和服和浴衣、面带微笑的孩子站在一起。真嗣、光和佐佐木希她都认识，而最大的孩子，另一个长棕发女孩，可以假设是柯达玛。但明日香的目光落在了照片中的最后一个女孩身上。

真嗣坐回原位，看着红头发女孩的眼睛盯着照片上的一个洞，继续他的故事，“两家人之间，是我和四个女孩。而我、光和丽因为年龄关系特别亲密。”我们三个形影不离。或者说，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他再次咽了咽口水，口干舌燥道：“去年，丽被诊断出患有某种罕见的神经癌。她隐瞒了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发现的太晚了。”

明日香听到这话倒吸了一口冷气，她的蓝眼睛仍然盯着那双正盯着她看的红眼睛。她用连自己都听不见的声音低声说：“那是……綾波……？”

真嗣口干舌燥，他的身体努力保护男孩不去诉说痛苦的回忆，“四月的时候，医生说她还能活六个月，但在七月九日，她去世了……”

无意中听到了谈话的片段，房间里出奇地安静，知道自从女孩在不到半年前去世以来这个话题是多么的禁忌。一想到她失去了一个姐姐，佐佐木希就开始抽泣，她弯下腰紧紧抓住母亲的手臂。

“我们本来应该一起去妙城的。她去年十二月给我们三个人都报了名。我不想在没有她的情况下去，但在她……”他的喉咙几乎要闭上了，他被这个词噎住了，“…死之前……她让我保证我仍然会测试。”

明日香的脸上闪过恐惧和困惑，她的眼睛越来越大，最后看着真嗣，“‘7月9日’，天呐……”

女孩猛地站起身子告辞，几乎是全神贯注的跑出包间，痛苦的泪珠顺着脸颊流下。

片刻的迷茫后，真嗣追了上去，担心他冒犯了那个女孩。看到餐厅的门关上了，他跟了上去，发现她站在餐厅外面，在一月的一个寒冷的夜晚中。

“明日香，回到屋里来，你会生病的，”他恳求道，但女孩一动不动，凝视着夜色。“明日香，很抱歉我之前没有告诉你。我还没有真正接受过丽的死；这整个星期都很艰难，因为我们所有人都被要求不离开。我应该告诉你……”

女孩已经掏出手机，拼命打字。在屏幕上点了几下后，她小声嘀咕道：“‘绫波’。‘绫波丽’其实就是碇丽……”

“你在说什么？”真嗣疑惑的问道。

明日香转向他，淡淡的妆容在眼底划过，“你妹妹叫‘绫波丽’，我以前见过。”

“你‘见过她’是什么意思？而且她的名字不是‘绫波’，而是‘碇’。”

又低头看了看手机，明日香瞪大了眼睛，低声道：“她甚至长得也像他……”

“明日香，你在说什么啊？”

女孩把手机举到胸前，保护着上面显示的一切，“‘绫波丽’是她的测试别名，临床试验用的。”

真嗣瞪大了眼睛，“什——什么？”

“恶性周围神经鞘瘤。”

他沉默着，无法回应。那些话缠绕了他太久，现在又在更加神秘的情况下回来了。

“告诉我是‘恶性周围神经鞘瘤’。”

“你怎么——你怎么——”

“告诉我这就是她得的病！”明日香问道。

真嗣心慌意乱，心跳加速，“就是这样……你怎么知道的？”

红头发女孩的手机缓缓转动，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画面：两个少年并肩而立，面带微笑。一个是真嗣的双胞胎，丽，另一个是男孩，同样是浅色头发和红色眼睛的白化病患者。他们的头后面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Welcome to th……te’s 2015 MPNST Gala！”

明日香缓缓开口，呼吸在寒冷的空气中明显颤抖，“真嗣，我开始觉得这里还有别的事情要发生……”

“什么？什么意思？”真嗣看着陌生的画面，越发惊恐地问道。

“他就是这样。他也在7月9日去世了，”她回答道，将电话推近了他的脸。

真嗣看了图片说明，“为什么这个写的是‘绫波丽和渚薰’？‘渚薰’是谁？”

“就像我说的，‘绫波’是她的测试别名：用于他们发表时匿名。‘渚’是他的。”

“谁的？”

女孩的脸上没有了所有的情绪，只有睫毛膏的垂直条纹染红了她通常红润的肌肤。她说的话听起来空洞无物，仿佛比她承认的更让她害怕：

“我的双胞胎弟弟的。”

注：歌曲《Mr. Brightside》——Killers

第六章 我为你保存了这一切

第一节

“你…你有一个双胞胎弟弟？”

真嗣几乎说不出话来，他的脑子里只能想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几率已经低得令人难以置信，但由于他们已故的兄弟姐妹都在同一天死于同一种癌症，这就好像在日本大月市一家小餐馆的前廊发生了炸弹爆炸：如果这都能发生，那什么都可能发生。

“是的……”明日香吸了吸鼻子，痛苦的泪珠开始在她的脸颊上结晶。

两人沉默地站了一会儿，两人都无法控制地颤抖起来。每当这两个青少年张开嘴巴想要说话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让他们像鱼喘气一样不断张嘴，淹没在超过一百万个想法和意见中。有太多事情要讨论，最新的启示似乎让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又不知从何讲起。如果每一条新信息都只会让他们放松对现实的把握，他们该如何继续对话？

“伙计们，这里太冷了！回来吧！”

是光打破了沉默，在餐厅外面加入了他们。感觉像是过了一个小时，但很可能只有几分钟。她注意到两人之间异常沉重的空气，凝固在明日香脸上的痛苦的泪水，以及真嗣脸上空洞、虚无的表情，“这里——这里一切都好吗？”

明日香试图用手擦擦眼睛，但冰冷的堆积物让她感到刺痛，所以她选择快速微笑，“是的。这里——”她吞咽了一下，“说来话长。我也有一个死于癌症的兄弟，……所以，听到关于丽的消息让我有点想起来家了。”

光走近女孩，将她的手放在她的上臂上以表示支持，“我很抱歉。我不知道。”

红发女郎摇摇头，“你怎么可能知道？我没告诉任何人，我们并没有很亲近。”

“你和你自己的兄弟不亲近？”

“最近几年不亲近。就像我说的，‘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会在其他时间告诉你，我保证。我需要去洗洗脸，让自己再次表现得体。”

当明日香走向 KoHiNo 时，真嗣在外面停留了片刻，让冰冷的空气在他周围打旋，让他的思绪回到地上。自从他看到那张神秘的照片后，他的思绪就一直在飞速运转，不知怎的，之后不可避免的沉默只会让效果更糟。

他仰望清澈的夜空，看着星星。天空看起来没有变化。然后他回头看着安静的小镇，笼罩在一片纯白中。世界也没有改变。

真嗣皱着眉头想了想，*可是为什么一切都感觉——*

“真嗣，我很担心你，”光叹了口气。“你好像见鬼了。”

她的话很快打散了他的思绪，将它们分散到宇宙中，碇双胞胎中幸存的这位想起了他并不孤单。转向光，真嗣勉强笑了笑，“我没事，只是担心明日香。”

光缓缓摇头，“也许是我想多了，你们两个好像总是……我不知道，心不在焉。”

“心不在焉？”

她耸耸肩：“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想要表达的意思，只是，你们经常一起消失，而且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很奇怪。”

“我很抱歉，光。对于丽和在妙城发生的一切，以及现在的明日香，一切都只是一种情感上的模糊，”真嗣试图解释，不确定他应该透

露多少。“现在我们得知她也失去了一个兄弟姐妹，所以我想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分心。”

光飞快地走近，紧紧地抱住了她最好的朋友，“我无法想象……不过，我担心你，好吗？”

“嘿，光。我有一个奇怪的问题。”

“说。”

“你去东京之前我们见过面吗？”他问道，仍然拥抱着。

“呃，是的！我来吃午饭了。你给我准备了一些坐火车上吃的东西，”光回答道，冻得开始发抖。“为什么问这个？”

真嗣用双臂紧紧搂住他最好的朋友，像是要自我确认似的紧紧抱了她一下，眼睛望着远处，但没有聚焦，“我不记得了。”

“好吧，你是这么做的。虽然那天早上你看起来有点情绪低落，但我只是假设那是因为你将要……你知道，独自一人离开几天。我也很担心。”

“谢谢，光。你真的是最棒的，”他叹了口气。但他的眼睛注视着地平线，希望能看到什么，但始终找不到。为什么我不记得那个…？

“现在，我们回屋里吧，你会感冒的。”

结束拥抱，真嗣同意并跟着她进去，最后精神焕发的明日香也回到了餐桌旁。三人坐下，对客人的突然失踪做了一个浅显的解释，然后继续用餐。

考虑到这是一个温柔的场所，剩下的时间包括向非常感兴趣的明日香简要解释日本的新年习俗和传统。这位德国女孩专心地听着，因为更多地了解她和她母亲的文化遗产是她申请妙城学院的关键因素。

晚饭后，收拾桌子的时候，明日香靠过来对真嗣低声说，“所以，明天听起来会很忙。”

“对不起，”真嗣心不在焉地道歉，然后一个尖锐的肘部撞到了肋骨，而他火热的女友的瞪视迫使他重新组织语言。“哦！呃，我的意思是，是的。这意味着我怀疑我们是否会抽出时间来谈谈。”

“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我找不到时间说话，我会抽空的。”

“我糊涂了。”

明日香笑着对迷茫的男友使了个眼色，“你当然糊涂，单细胞生物。你把思考的任务都交给我吧。”

第二节

“真嗣，你醒了吗？”一个柔和的声音低语。

“不，太早了，丽，”熟睡的男孩拒绝道，翻过身来拿了一个枕头盖在头上。

“我们会想念岁神大人的。”

“你才 12 岁，丽。你不觉得你已经长大了，不再受‘岁神’这件事的影响了吗？”真嗣翻了个身打了个哈欠。

“有人会因为长大了就要抛弃好运和健康嘛？”

真嗣又打了个哈欠，闭上眼：“明年再问我一次……”

第三节

第二天一早，真嗣轻轻地关上了公寓的门，希望不会惊醒任何人。转身走向楼梯间，当他看到站在他面前的明日香和光时，他差点惊跳起来。

“啊！”

“嗯，那是少女的尖叫，”明日香笑着评论道。

“你们两个起这么早干什么？！”真嗣用力低声说道。

“你不也一样，笨蛋。光告诉我这个‘第一次日出’的传统，我想跟来看看。”

男孩最好的朋友只是微笑着转身走到走廊上，“来吧，真嗣，否则你会错过今年的第二次‘第一次日出’，到时候我们会很难看的。”

三人出现在公寓楼顶，站在边缘，望着东方天空的暮色。光从背包里拿出三个杯子，从保温瓶里倒出热茶，把热气腾腾的饮料端给其他人。

明日香静静地沐浴着日出，而真嗣和光则向新年之神献上温柔的祈祷，为他们因在东京的困境而耽误一天表示歉意。

“你知道，”真嗣轻声说，仍然注视着破晓的日光爬过沉睡的山城，“我从来没有真正深入了解这些古老的日本传统：总是丽把我们都拖出来。关于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事情。”

男孩轻笑着揉了揉后脑勺，“丽总是对过去如此着迷，我想妙城是她关心的第一件关于未来的事。”

“你们每年都这样做吗？”明日香喝着热茶问道。

“我们错过过一次‘第一次日出’……”真嗣回答道。“考虑到接下来的一年，我发誓我再也不会了。”

明日香张了张嘴，似乎还想要问更多，但最终还是决定握住真嗣的手，看着太阳继续升起。静静沉思了几分钟后，一行人回到里面，解释了当天剩下的计划。

“首先我们会吃一顿丰盛的早餐，然后我们去三岛神社。之后，我想我们会吃午饭然后去购物；镇上有一些不错的商店。之后，我们会回到家里吃御节料理。”

“听起来不错。”

“会很有趣的，明日香。这一天都是为了重新开始：祈求来年的健康和繁荣，”光解释说。“而且商店今天有最优惠的价格。”

第四节

“碇？我的天——嘿，龙，来看看，碇从东京回来了！”

真嗣从他的漫画中抬起头，看到他的两个同学，他们双臂交叉，一脸严肃，“哦，嘿龙牙，嘿空。”

女人们带真嗣出去购物，这是他非常熟悉并准备好的另一个传统：他打包了情侣漫画和 SDAT 来消耗他的时间，而更感兴趣的购物者则在大月的六家服装店里嗡嗡作响。明日香把真嗣拉进了一家运动服店，与其他人分开，说要待几分钟，但很快就变成了半个小时，而那个精力充沛的红发女郎四处走动，询问事情，试穿不同的衣服。

“你不要对我说‘嘿龙牙’，碇，”高个子男孩皱着眉头。“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你时，你正在登上去东京的火车。然后一个多星期没有任何消息？连一个字都没给我们发？”

意识到他的两个朋友完全不知道妙城下雪的事情，真嗣感到内疚，“对不起，伙计们。我们昨天刚回城。暴风雪真的给东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且直到星期五我们都被困在学院宿舍里。”

“什么？”“不可能！”空和龙牙同时表示难以置信。

“至少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很担心，伙计！”矮个子少年空继续说道。

“你知道真嗣没有手机，”龙牙平淡地说。

“等等，我们在车站见到你时你正在打电话，”空转身对着真嗣。真嗣摇头，

“那是格兰特先生的，我得还给他。”

“格兰特先生是谁？”明日香走过一个挂着亮蓝色滑雪夹克的衣架时问道。在等待真嗣回答的时候，女孩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转过身，

欣赏着这件衣服。

“他是我的大提琴老师。”

“我不知道你还会大提琴，”明日香评论道，将蓝色外套换成了浅红色外套。

“我不太擅长，”真嗣回答，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他朋友张开的嘴上。“喂，你们还好吗？”

龙牙最先反应过来，依旧盯着明日香，“她——她就像天使一样……”

“她真漂亮，”空赞同道，一边看着她试穿白大衣。“她和碇说过话……”

“你最喜欢哪个，真嗣？”明日香问，现在穿着紫色的款式。

“我——我最喜欢的？我都喜欢，”他回答道，语气中没有说服力。

明日香恼怒地用没穿的外套的袖子在他头顶轻轻拍了一下，“这可不~~行~~，你这个笨蛋，我无法决定是选白色还是蓝色。”

真嗣看着他女朋友试穿最后两个选项，从蓝色开始，“那个很好看，我喜欢，和你的眼睛很配，让我看看白色的。”

“我得要大一码了。你们日本人对‘小码’的理解不一样。这件让我感觉自己好像被活生生地吞噬了一样。”明日香一边说，一边吃力地拉紧紧身白大衣的拉链。

莫名其妙地，一阵恶心和焦虑涌上男孩的心头，迫使他弯下腰捂住嘴。一股甜美的古铜色气味在空气中短暂弥漫，来得快又消失得快。感觉过去之后，真嗣抬起头，发现无论是明日香，还是龙牙和空，都没有反应过来。他的目光四处张望，寻找着那股气味的来源，却如一梦即逝，只剩下一个陌生的念头：

血液。

真嗣忽略掉这个想法，颤抖着回答，“我，我喜欢你身上那件蓝色……”

明日香回头看男孩，见他脸色有些苍白，连忙脱下外套冲了过来，蹲在他身边，“喂，真嗣，你没事吧？”

“没事，对不起，”男孩道歉。“我只是觉得我要吐了。我现在好多了。”

“你最好好起来，你让我担心了。我明天有很大的计划！”

“真嗣，这是什么意思？”空一直保持敬畏之情，终于开口问道。

“什么什么意思？”

“这个！你！还有她！还有你和她？！怎么会？！”

明日香咯咯一笑，挺直身子，伸手握手：“你肯定是问我的事，我是明日香。我是真嗣的女朋友。”

“‘女-女-女-女-女朋友’？！”困惑的男孩们齐声重复。

真嗣坐在座位上笑道：“是啊，我们是在妙城学园认识的。我们都要去那里。所以，现在你什么都知道了。”

明日香说着就脸红了，移开了视线。

“我们知道你能通过，”龙牙说。“那部分很明显。但是交女朋友？我一定是在做梦。”

“是的，我甚至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好吧，对你是件好事，伙计。你应该得到幸福，”空说。“尤其是在——”

“闭嘴，空！”龙牙打断了他的话，拍了拍他矮个子朋友的头。

“哦对不起！”

真嗣摇摇头，“我很好，伙计们，别担心。我们这周晚些时候再聊。”

两个男孩都同意并道别，然后他们离开了商店。

“他们看起来不错，”明日香评论道。

“他们很好。我认为龙暗恋丽，所以他们经常在一起，尤其是去年。”

“有道理。换个话题，你滑过雪吗？”

真嗣惊讶的抬头，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什么？”

“我想带你去滑雪，”明日香重复道，将她决定不穿的外套放回衣架上。“如果能一起做点什么就好了，我想我们可以找时间谈谈。”

“你会滑雪吗？”他问。

“会啊，”明日香笑着翻了个白眼，“你知道关于有钱人滑雪的老套路吗？”

真嗣点了点头。

“这是真的。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滑雪。另外，”她脸红了，“这将是我们的第一个实际上的，嗯，约会。”

“约会？”他重复道，瞪大了眼睛。

“是的，笨蛋。约会。”

男孩也脸红了，转过头去，虽然他无法掩饰自己无法控制的笑容，“好吧，它，呃，这是约会。但是我们要去哪里？”

“我找到了一个叫‘富士天滑雪场’的地方，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我已经计划好了。”明日香自信的挥了挥手机。

“但是我们怎么去那里呢？”

“关于思考，我是怎么跟你说的，笨蛋？交给我吧。”

第五节

“我讨厌滑雪。”

“薰，”明日香叹了口气，把最后一件衣服放进了行李箱。“你为什么讨厌滑雪？”

“很冷，而且人太多了。”小男孩耸了耸肩。“为什么我不能待在家里？”

“因为我越来越擅长了，我想给你看。所以，为了我来滑雪吧？”

“我一定要吗？”

“拜托~~！”红头发女孩露出了她最大的笑容。

薰吐了口气，转身出了姐姐的房间，“你真狠心。”

“当然啦。”

“好吧。不过只是因为是你……”

第六节

“哇，明日香，太有趣了！”真嗣在滑雪小屋的一个安静的隔间坐下说道。“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那样的事。”

这对年轻情侣在日本最具标志性的山峰的缓坡上度过了整个下午的大部分时间。几十次滑倒之后，他们最终回到了滑雪小屋的温暖中，在远处的角落里选择了一张有点偏僻的桌子。真嗣全程几乎无法掩饰他灿烂的笑容：滑雪一直是他的朋友们会谈论的事情，但他从来没有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而去，现在他发现自己正在他才华横溢、美丽的外国女友的指导之下。

红发女郎报以微笑，摘下她的帽子，用手指抚弄着她的头发，“你并不差，真嗣。你是个很好的学生。”

“你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他称赞道，看着她解开火热的头发。

当她梳洗完毕后，明日香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将她的热咖啡拉近她，“好吧，真嗣，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如果我们想到达彼此的内心深处，这正是我们谈到过的时机。”

真嗣感到身体一颤，拳头不受控制地握紧，想要重温一切的念头再也无法压抑，“谈到过？”

“我们之间不能有任何秘密。这是唯一的办法，”明日香从她的钱包里掏出 SDAT 播放器放在桌子上，“弄清楚这一切。”

真嗣的目光被神秘的物体吸引了。一个月前，它只是一台普通的录音机；现在它成了某种深沉、黑暗的谜团的主题。他点点头，“没有秘密？”

“没有。”

“好吧，”他呼了口气，问了一个问题，尽管他已经知道答案了，“谁先来……？”

冰蓝色的眸子刺进了他的眼底，那凝重的目光无声的为他下定决心。

“好吧好吧。不过，你还是得把一切都告诉我。”

“自然。”

真嗣瞬间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尽可能往以前回忆：“我的母亲叫碇唯，你见过她。她是一名家庭医生，是山梨县为数不多的家庭医生。我父亲源堂在医学院就读，后来他退学了，而我母亲在那之前认识了他。他后来成为山梨大学的研究员，开拓了一些新的科学领域。

“我出生于 2001 年 6 月 6 日，10 分钟后丽出生了。据我所知，我们一生都在大月……”

“据你所知？”明日香疑惑的问道。

真嗣揉了揉太阳穴，“我，呃……听起来会很奇怪。”

女孩伸手越过桌子，握住他空着的手，拇指抚过他的手指，安抚道，“没事的。”

“我，”真嗣叹了口气，“我真的记不太清了。我记得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都与我的家人有关。但我记不起任何具体的事情，直到……”

“直到上周日？”

“‘直到上周日’，”真嗣重复道，抬头看着他女朋友的眼睛。“是的...”

“对我来说也一样。我仅有的具体的记忆都是和薰，或者我的父亲，或者我的母亲，或者卡米尔有关的，”她在说最后一个名字的时候，语气不太对。

“那是谁？”

“一会再说。请继续。”

“好吧，好吧。好吧，那是什么时候？大概十一月或十二月。丽在一次中提琴课上倒下了。她倒下时我们都在格兰特先生家里，吓坏了我们俩。我们打电话给我妈妈，她在急诊室里见到了我们，”真嗣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医生说她的脑子里有什么奇怪的东西，他们无法处理，所以妈妈和丽去东京看专家。

“几天后他们回家时，一切都变了。我的父母开始吵架，吵了很多次。我很害怕：我不能没有她，她说她很快就要走了。我以为她的意思是，比如，去医院看病之类的……我从没想过她是在为她的死做准备。”

第七节

“你连机会都不给我！”源堂大叫一声，用拳头敲打着桌子。

“我才不会让你们这些狗屁科学系的疯子看丽！”唯反驳道，咄咄逼人地洗碗。

“‘狗屁科学系’？人工进化实验室——我们取得的进步——”

“源堂！她需要一个真正的肿瘤学家，她需要真正的药物……”

“唯，我可以救她！”

一个盘子砰地一声砸在柜台上，“没人能救她！我看过研究……”

“唯……”

“真嗣，请别管他们，”丽温柔的声音在门框外向小男孩招手，远离厨房里的争吵。

“丽……”

“来，给我弹点儿曲子。”

第八节

“去年四月，她的医生告诉她她还有六个月的生命，但一个月后她就永久住院了。我每天放学后都会来看她，我们只是聊天，或者听音乐，或者她会帮我做作业；她总是比较聪明。”

明日香看到真嗣眼眶湿润，从桌上拿起SDAT播放器，在手里翻来覆去，“我妈妈很久以前给我的，不过丽在医院的时候，我给了她，为了我们的生日。她不想要它，但我告诉她我想让她拥有它，在我不在的时候听。我妈妈不会让我逃学去陪她。

“妈妈和我整个周末都在为她制作一盘完美的磁带，让她感到安慰。所以，这是一份完美的礼物。里面有很多我们童年的音乐，还有她喜欢的东西：贝多芬、西纳特拉、一些现代日本音乐之类的东西。”

第九节

“真嗣，我不能接受。”

“拜托，”他恳求道。“我不想让你孤独。妈妈和我，我们-我们放了很多你喜欢的歌在那里。这是给你的东西，给我们每个人的东西。”

丽慢慢地把打开的包裹推回给她哥哥，“你爱这个胜过爱大提琴。我不能。”

真嗣瞪大了眼睛，挺直身子，鼓足了勇气，“你不要，我就不去参加妙城考试了。”

“我们报名的时候你答应过我你会去的！”

“不，丽，我答应的是我们一起去！”

最小的碇双胞胎低头看着手中的礼盒，一滴眼泪从她的眼中滑落，“那永远不会发生……”

“丽……”

碇丽轻轻解开耳机线，看着自己最亲近的人，淡淡一笑，更多的泪水溢出了她苍白的脸颊，“请告诉我如何使用它。”

第十节

“在她去世前几周，丽癫痫发作并把它掉在了地上，这就是磁带卡在里面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出现新音乐是很奇怪的：磁带是无法更换的。我试过了，但是撬开它可能会导致它整个分为两半。从那以后我就习惯了这卷磁带。”

真嗣继续摆弄着播放器，把它翻过来，用拇指拂过背板上已经褪色的“碇”字样，“反正，丽死后，我父亲消失了几几天。剩下我和母亲去计划接下来的葬礼，如果没有洞木的帮助，我们自己根本搞不定。葬礼那天，父亲以一种好斗的样子醉醺醺地出现了，对每个人大喊大叫。然后他离开了。从那以后没有人见过他，也没有他的消息。”

明日香忍住似笑非笑的轻笑，喃喃道：“至少我不是唯一有父亲情结的人……”

“什么？”真嗣问道。

“没什么，没什么，”她挥了挥手，但真嗣继续问道。

“不，这就是我的问题，所以告诉我你说了什么。”

“这是个玩笑，我不是那个意思。”

真嗣看了女孩一眼，正要转移话题，但她还是坦白道：

“我说‘至少我不是唯一一个有父亲情结的人’。我的父亲……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工作狂。”明日香在座位上不舒服地颤抖着继续说下去。“我将从头开始：

“薰和我出生于 2001 年 12 月 4 日。期间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都是剖腹产，所以从技术上讲，我们都不是老大。

“薰是……怎么说呢？”明日香移开视线，“不一样。他很安静，几乎不爱说话。很好奇，但避免社交什么的。看来他真正感兴趣的人只

有我一个，所以我就担起了保护他的责任。我一直在那里保护他。”

第十一节

“明日香？”

“嗯，薰？”少女从书本上抬起头回答道。

“为什么我总是觉得很孤独……？”

明日香放下书，走过去安慰弟弟：“我在这儿，爸爸妈妈都在楼下，你怎么会觉得寂寞呢？”

白化男孩继续盯着窗外：“我觉得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人，一个我还没有见过面的人……”

“你太年轻了，不能考虑你的灵魂伴侣，你不觉得吗？”明日香咯咯地笑着，在男孩身边坐下，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而且，我必须认可这个灵魂伴侣，你知道那有多难。”

薰笑道：“我倒不是很担心。”

第十二节

真嗣把手伸过桌子，把SDAT播放器放在一边，握住女孩的手。起初，明日香在接触时退缩了，但当她握住真嗣的手时，她带着温柔的泪水微笑着继续她的故事。

“我们的母亲惣流·京子·齐柏林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她专门研究行为和发展，所以妈妈，她，她总是花特别的时间陪伴薰。她对他很有耐心和关怀，看到他们一起快乐让我很高兴。

“我的父亲，大卫·兰格雷，他——”她漂亮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愁容，她紧闭双眼，“出事前，他试图与薰建立羁绊，但他不感兴趣。而在妈妈出事后，就像我父亲怨恨他一样。就像他将此归咎于他一样。”

就在德国姑娘倾诉灵魂之时，缠绕在SDAT上的微型耳机喇叭发出微弱的响动。真嗣第一个注意到，悄悄地抓住播放器，将它靠近他的耳边，没有被明日香注意到，因为她闭着眼睛说话，泪水还在脸上流下。

“薰不是故意的，他还那么小，你怎么能怪他呢？”

两人之间短暂的沉默，真嗣发现播放器的声音停止了。虽然声音本来就极其微弱，但一旦明日香停止说话，他就确定再没有声音了。

既不想忽视SDAT，也不想忽视他女朋友的感受，真嗣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我们从动物园回家的路上，”明日香轻声说，她的声音变得喘息而且冰冷，“薰掉了个东西。我想是一只毛绒猴子。我们当时11岁。然后，薰跑到街上去捡它。而妈妈，她——她跳到街上去阻止他。”

明日香的眼泪开始越来越快地流下来，她的眼睛仍然紧闭着，身体紧绷着，好像在为冲击做好准备，“一辆汽车向薰驶去，但没有撞到

他，但撞到了妈妈。我记得我站在那儿，在人行道上，看着我妈妈差点死去。”

“她没有死？”真嗣问道，听着小耳机继续发出微弱的声音。

终于，明日香睁开了眼睛。眼白变成了红色，一贯的光芒四射的蓝色变得冰冷而空洞，“比死更糟糕：严重的脑损伤。她完全忘记了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人。薰，我的父亲，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她唯一会说话的人。就像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完全正常，但对任何其他人来说，她都是一团糟。”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对不起，真嗣，我可以休息一下吗？”

“当然，明日香。”再一次，当明日香停下来时，播放器上的音乐也随之关闭。仿佛它是被什么东西拉了出来一样。或者是被什么人拉了出来。

第十三节

“谢谢，”明日香感谢真嗣，然后在桌旁坐下，把手机收起来。“我试着再次打电话回家，但无人接听。”

“没事，选拔和那场宴会的事，我还没来得及问我妈。”

“我不太担心，我们还有时间。”

“那么，你妈妈怎么了？”真嗣又开始了话题。

明日香深吸一口气，打起精神继续讲下去：“不知怎么的，她的脑海里完全没有了所有人。这很难理解，尤其是我当时只有11岁：每个人都在和我说话，让我给她转达信息，问她过得怎么样。这让我很快就筋疲力尽，所以在将近一年之后，我开始避开她。有一次，我几个月没见她。我没有去看她，直到...

“薰。薰很难接受。他已经很内向了，所以当我们的妈妈不和他说话时，他也不说话了。我们在事故发生前非常亲密，但在那之后他也避开了我，”明日香抽泣着说。再次，用空着的手擦去眼泪。“我觉得每个人都失去了我的妈妈，但我在事故中失去了我的兄弟。我无法保护他，从那以后就不能保护他了……”

第十四节

“她警告我不要这样做，”薰喃喃自语，凝视着大窗外。

明日香从蜷缩的姿势抬起头，膝盖抵在胸前，“什么？”

可她的双胞胎弟弟却没有理会她，依旧注视着天边的某样东西，“这种痛苦：是我自找的。我怎么不听话呢？”

“薰……”红发少女爬向弟弟。“别这样说，你不是故意要伤害妈妈的……”

明日香伸手去触碰他的手，男孩身子一缩，冷冷的看了她一眼，“你不会懂的。”

“我不懂？！她也是我妈妈！”

突然，薰站起身，走出了客厅。没有眼神接触，他干巴巴地说，“这超出了你能理解的范围。”

明日香被激怒了，反驳道，“超出’我？！去你的！”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对不起，明日香……”

第十五节

“有一天，薰突然说出了点问题。他感觉不对，我们需要去看医生。他总是那么实事求是，所以我知道情况很严重。不到一周，他就被诊断出患有 MPNST，我必须是个把消息告诉妈妈的人。”

明日香的抽泣声更大了，她松开真嗣的手拿起餐巾纸擤鼻涕，“这是几个月来我第一次见到她。我永远不会忘记她说的话：

“‘很好。那个男孩不属于这里。’”

说完这句话，明日香又安静了下来。唯一的噪音是繁忙的滑雪小屋的背景音。收集盘子的声音，倒热饮和吸饮的声音，还有偶尔有人在讲一个好故事时发出的笑声。从碇真嗣那里传来的纯粹的虚无中，甚至连石头壁炉里闪烁的温暖火光的噼啪声都能听到。

该说些什么？除了握着她的手，他还能怎么安慰她呢？真嗣只想减轻明日香的痛苦，让她摆脱困境，把她从喷火龙一般的过往中解救出来，但他知道他不是生活在童话里。他无法改变过去；所要做的就是向前迈进。

几分钟后，明日香伸出手，握住真嗣放在桌上的手：“我从来没有告诉薰她说了什么。但他从来没有来看过她，直到他死的前一天。他让我在房间外面等着，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但从那以后，妈妈彻底崩溃了。在那之后她甚至都不认识我了。”

“明——”

“我仍然去看望她，”她继续说道，无视他的打断。“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我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她完全呆住了：仰面躺着，空洞地盯着天花板。

“还有我的父亲……”明日香抓着真嗣的手更紧了，指甲开始深入他的手掌，“das Schwein……他似乎永远不会原谅薰。他埋头工作，创

办了兰格雷基金会。他竭尽全力进行头部外伤研究，他在该领域取得了多项实在的重要进展。

“但他永远无法治好妈妈。每次他看着薰，你都能看到他眼中的悲伤和愤怒。”

明日香又顿了顿，转头看向窗外的雪山，“薰生病的时候，父亲……他就开始交际了。那时候他和薰去参加了MPNST的宴会，是法国某个癌症研究所推出的，我不记得这个名字了。他和他们一起工作了几个月，我以为是为了薰。但事实并非如此：是为了卡米尔。”

“卡米尔？”真嗣努力跟上信息的洪流。

“我的继母，”女孩咆哮着回答。“她是研究所的一名初级研究员，被分配到薰的案例中。我觉得很奇怪，父亲几乎每周都会去‘帮忙’，不带着薰。但是当他把她带回家时，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一切。

“就是这样……”

这对情侣静静地坐着，偶尔啜饮一下已经凉了的咖啡杯。他们向彼此敞开心扉，讲述他们的故事。剩下的就是找出前进的方向，以及SDAT 播放器是如何融入其中的。

片刻后，明日香去洗手间清理自己，留下真嗣检查桌上的神秘物品。他解开了一部分耳机并戴上，希望能听到新的声音，但播放器拒绝播放。真嗣沮丧地摇了摇设备：他以前从未失败过。现在它甚至连那几首新歌都不播放了。

侍者送来饭菜时，真嗣摘下了耳机，明日香随后也回来了。晚餐很安静。他们刚刚在彼此面前撕裂自己的伤口，难以继续讨论它。相反，他们只是享受彼此的陪伴，这两个青少年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多么需要彼此。

晚饭后，明日香叫了辆计程车送他们回大月。两人手拉手站在滑雪小屋的门厅里，她紧张地开口，“真嗣，我还有一件事想告诉你。”

“哦？说吧。”

感觉到她的恐惧，真嗣给了女孩一点时间，让她冷静下来，“这是关于我的——”

但是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她。

“稍等，我家里打来的，”明日香暂停了谈话，看了看屏幕，接听了电话。“喂？喂。Guten tag（下午好）……”

真嗣看着明日香在拐角处继续她的谈话。他考虑偷听一会儿，但决定给她一些隐私。将近十分钟过去了，明日香回来了，她用明亮的声音结束了她的通话，“Auf Wiedersehen（再见）！”

“那是你父亲吗？”真嗣问道。

德国姑娘原本爽朗的气色一收，微微垂下头，“不是，是卡米尔，她说我爸在美国开会正在飞回来，不过他明天会给我打电话。”

“没什么大不了的，明日香。我们有的是时间。”

“我想是的…”

坐在驾驶室后座上，两人手牵着手，时不时紧紧地捏一捏，仿佛在提醒他们，这件事是真的发生了。他们两人再次尝试开始对话，但似乎没有什么话题紧迫到足以打断他们在一起的时刻，直到真嗣开口。

“你跟你继母好像不太合得来。”

明日香夸张地吐了一口气，“并不是说我们相处不好。我猜她人很好。不过她只比我大10岁，而我父亲49岁。所以，你可以看出这让我很不爽。此外，他从未真正与妈妈离婚：她无法签署。所以，他通过一些法律程序来完成它，这样他就可以在三个月后与卡米尔结婚。”

“你有没有告诉她任何关于妙城的事情？或者关于日本的？或者，”真嗣咽了咽口水，“我？”

红发女郎明显畏缩了一下，显然是在逃避什么，“……不……我不能……”

“为什么不？”

“我又不是讨厌她什么的，我只是……不舒服……”明日香顿时瞪大了眼睛，“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笨蛋！”

真嗣吓得不肯松开女友的手，“明日香，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最终女孩放弃了分开的打算，但她继续盯着出租车窗外，“她怀孕了。”

“什么？”

“当爸——我父亲娶了卡米尔时，我觉得他背叛了妈妈；取代了她。现在她怀孕了，我觉得自己被取代了。”

“对不起。听起来很可怕，”真嗣安慰她。

“没关系。我很高兴我说出来了，”明日香回头看着她的男朋友，脸上带着浅浅的微笑。“我已经把所有事情都压在心里这么久了。我很高兴你能在这里……倾听我的感受。”

立即，SDAT 播放器开始在真嗣膝上倒带，直到它发出一声巨大的咔哒声。

“什么？”他们都问道，同时低头看着这个神秘的物体。

“是你做的吗？”明日香问道。

真嗣举起他们握在一起的手，“我一直都在握着你的手。另一只手里拿着剩菜，”他一边说一边挥舞着泡沫塑料容器。

明日香松开真嗣的手，从膝上拿起音乐播放器，好奇地盯着它看。“你认为…？”

“也许吧，”男孩耸耸肩。

明日香像拿着炸弹一样拿着SDAT，小心翼翼地解开耳机。她把另一只耳机递给真嗣，两人同时戴上。

紧张的红发女孩深深吸了一口气，按下播放键：

I thought of angels

Choking on their halos

Get them drunk on rose water

See how dirty I can get them

Pulling out their fragile teeth

And clip their tiny wings

Anything you say can and will be held against you

So only say my name: it will be held against you

Anything you say can and will be held against you

So only say my name

If heaven's grief brings hell's rain

Then I'd trade all my tomorrows for just one yesterday

(I know I'm bad news)

For just one yesterday

(I saved it all for you)

I want to teach you a lesson in the worst kind of way

Still, I'd trade all my tomorrows for just one yesterday

(I know I'm bad news)

For just one yesterday

(I saved it all for you)

For just one yesterday

Letting people down is my thing, baby

Find yourself a new gig
This town ain't big enough for two of us
I don't have the right name
Or the right looks
But I have twice the heart
Anything you say can and will be held against you
So only say my name: it will be held against you
Anything you say can and will be held against you
So only say my name
If heaven's grief brings hell's rain
Then I'd trade all my tomorrows for just one yesterday
(I know I'm bad news)
For just one yesterday
(I saved it all for you)
I want to teach you a lesson in the worst kind of way
Still, I'd trade all my tomorrows for just one yesterday
(I know I'm bad news)
For just one yesterday
(I saved it all for you)
For just one yesterday
If I spilled my guts
The world would never look at you the same way
And I'm here to give you all of my love

So I can watch your face as I take it all away
If heaven's grief brings hell's rain
Then I'd trade all my tomorrows for just one yesterday
(I know I'm bad news)
For just one yesterday
(I saved it all for you)
I want to teach you a lesson in the worst kind of way
Still I'd trade all my tomorrows for just one yesterday
I know I'm bad news
For just one yesterday
I saved it all for you
For just one yesterday

注：歌曲《Just One Yesterday》——Fall Out Boy

第七章 不要害怕，不要转身离开

第一节

“快点。已经三个星期了，真嗣！”

真嗣无视女友的请求，手里收拾着厨房的桌子，把碗碟放到水槽里。明日香最初是在他们在富士山约会后不久提出这个要求的，但从上周开始她变得固执起来了。就个人而言，他对前景感到兴奋和感兴趣，但文化和传统要求他坚持自己的立场。至少在他们两家的家主看来，他连考虑一下都是不合适的。

明日香清空了桌子的剩余部分，并在水槽旁与真嗣会合。她盯着他，双手叉腰，自信地翘着下巴，“你得说服你妈妈让我给大家做饭。可笑的是，她们甚至都不让我在厨房里帮忙，更别说做德国菜了！”

真嗣继续洗盘子，叹了口气，“明日香，我不知道该告诉你什么：我很想尝尝德国菜，但我不是你要说服的人。”

“这超出了我的能力。你需要和他们谈谈。”

一个盘子从真嗣沾满肥皂的手上滑落，在水槽上叮当作响。他缓缓转过头，感受着火热红发的凝视，“我？”

这是一个诚实的问题，但明日香脸上的表情在他话音未落之前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女孩有一套夸张的语气，他每次都会信以为真。令人安心的是，她发现他如此迷人：考虑到她让真嗣感到慌乱，其他许多人会认为这很烦人，而真嗣从来不会觉得她烦。

“使得，爱因斯坦先生。就是你。”

“为什么是我？”他问道，又一次立刻后悔了。

明日香耸耸肩笑道：“因为你是我的男朋友，所以你必须按照我的吩咐去做。”

真嗣又叹了口气，挫败地回到洗碗的地方。即使他反抗，他也无力抵挡她的魅力：她只需要眨眨眼那双明亮的蓝眼睛就可以说服他做任何事情，而真嗣已经完全沉浸在这双眼睛中了。

“此外，”明日香继续说道，转身跳到柜台上坐下，“你知道，也许这会引发新的事情。”

又是一声叹息，接着是一片寂静，只有洗杯子的声音。真嗣也很关心这个问题；他没有考虑过烹饪可能是下一个导火索。

最后一首新歌出现在富士山上，当两个双胞胎中的幸存者讲述他们的故事时，它凭空出现了。他们在回大月的路上听了好几遍，但不敢在车里讨论里面的内容，不确定开车送他们回家的完全陌生的人听到后会怎样。

第二天明日香和真嗣记下并分析了歌词，但现在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出现新的东西了。他们也不是没有尝试过。他们一起参观了真嗣的学校，唯的家庭诊所，甚至一起拜访了丽的坟墓，但是，就像歌曲出现的一样神秘，它们毫无理由地停止了出现。

“也许吧，”真嗣终于打破了沉默。“你就这么关心吗？”

红发女郎开始在她身下摆动双腿，不自觉地前后踢动，她耸耸肩，“我不知道。这很奇怪，你不觉得吗？六首歌曲，在，呃，八天里出现？然后三个星期什么都没有？我担心我们快没时间了。”

最后的观点让真嗣措手不及，这个想法让他不寒而栗：如果他们正在经历和预测的真的是世界末日，那么时间可能对他们不利。但是，这两个青少年仍然不明白他们面临的是什么，所以他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疯狂地猜测，让歌曲出现，但这种情况很难出现。

“你真的认为我们没时间了吗？”

真嗣发誓他从那个女孩身上察觉到某种反应，但她在他确认之前转过身去。

“真嗣，我——我——没关系，我不知道，”她转移话题。“我只是说突然的变化很奇怪。”

“是啊，这很奇怪，但我们又不是什么都试过了，”真嗣心不在焉地评论道，仍然专注于菜肴。他还没多想，直到他感到头上猛地挨了一巴掌。“哎呀！你干嘛？！”

真嗣困惑的钴蓝色眼睛与蓝宝石般的光芒相遇，明亮的蓝色隐藏在两个睁开的眼睑之间，“有点耐心，变态：那个是不可能的。”

真嗣立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脸色通红，结结巴巴地说：“那——那——我不是那个意思！”

“当然。”

“真的！”真嗣镇定下来，继续说道，“我是说学校：我们还没一起上过学，但是我们都在我们的一个……幻像……之类的东西中看到了那个。”

明日香显然对之前的想法感到难堪，这次她无法掩饰她的反应，“是的……那个，呃，那个说得通。不过我也没给你做过饭。”

“没错，”真嗣一边开始擦干一边收拾盘子，表示同意。“而且这可能比妙城更早发生。”

“没错。就算不行，至少你还能体验到德国美食。”

男孩笑了。在过去的几周里，他与明日香分享了太多他的生活，但她仍然知之甚少。她通常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健谈者，但一旦询问她的家人或朋友，就会扼杀他们的讨论，而且这发生过不止一次。她解释说，除了她极力避免的家庭生活之外，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但真嗣经常担心自己遗漏了一块拼图。

“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没想过你会做饭，”真嗣决定改变话题。

“为什么？因为你觉得我不想当家庭主妇？”明日香也开始帮忙擦碗碟了。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我不知道，我感觉你从来没有把烹饪当成你喜欢做的事情。”

明日香叹了口气，从柜台上跳下来，望着厨房窗外大月的乌云密布的天空，“那是我们三个人唯一一起做的事。妈妈喜欢做饭，总是让我和薰帮她。令人惊讶的是，那是他最喜欢的活动。我不太在意，但他非要我和他还有妈妈一起做饭，所以这成了我最喜欢的事情之一……”

第二节

“明日香，该做晚饭了。”

少女翻了个白眼，将注意力重新放在了乐器上。她扛起小提琴，又开始拉奏，一只温柔的手抓住了她的手。

“妈妈在等着呢，我们走吧。”薰柔声说道。

“为什么？我不需要做饭：我会嫁给一个会给我做饭的人。”

小男孩笑道：“我相信你会的。不过，也给他做点什么，不也很特别吗？”

“我会给他这个微笑，他会原谅我没有做饭。”沉默片刻后，明日香感觉到两只通红的眼睛正盯着她的后脑勺，她心软了，放下小提琴，“你为什么一直热衷于做饭这件事啊？”

薰努力忍住笑，“有些女孩子需要一个后备计划，以防她们的魅力无法解决问题。”

明日香说不出话来，她的眼睛在房间里扫来扫去，想找什么东西来打她弟弟。她假装愤慨，站起身来，下巴朝天，“哇，粗鲁。”

两人笑着一起离开，到厨房加入了他们的母亲。

第三节

谈话结束后，明日香去了光的房间给家里打电话。她每周至少打一次，有时会更频繁，因为她继母的怀孕最近到了最后三个月，她正在尽最大努力从世界的另一端参与进来。

被礼貌地赶出自己的卧室后，光和真嗣一起来到厨房，微笑着帮忙收拾最后的盘子。

“你看起来很开心。”

光的笑容变大了，她的脸颊变成了鲜红色，“我，呃，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真嗣无视她的话，“那么，冬治怎么样了？”

“他很棒：他在东京而且——”她停顿了一下，满脸通红，“我的意思是，我不——哦算了，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做朋友已经够久了，我想我可以把我们两两对比。”

光转身靠在柜台上，下意识地抚摸着自已的左辫子，“他这周在东京参加篮球比赛，我想去看看他，我只是需要一个借口。”

“‘妈妈，我男朋友在东京，我想和他一起吃午饭’怎么样？”真嗣问道。

棕发女人依旧抚着她的头发，翻了个白眼，“你知道我不能这么说。”

“为什么不？”

“因为——因为。就是不能！”

真嗣对他最好的朋友的困境轻笑不已，直到他想到：他可以简单地解释一下，他们三个需要去东京挑选一顿特别的饭菜的食材，一次解决两个问题。

向光解释情况很简单，但让唯和祯子相信，他们在光的带领下为她们准备了一个惊喜晚餐，则需要更多的技巧。最终，妇女们同意了关于晚餐以及远行返回大城市的申请。真嗣心想，这真是明日香不得不佩服的天才之举。

轻轻敲响光的房门，真嗣往里窥视，光用手势邀请他进去。明日香还在打电话，但语气很明显，她正试图结束通话。

“Ja, ja. Auf wiederhören Camille, auf wiederhören（是的，是的。再见，卡米尔，再见）！”

“你的机会来了：明天晚上，”明日香一结束电话，真嗣就说道。

“真的吗？这么快。你怎么说服——”她看到光站在真嗣身后，顿住了，迅速推断出发生了什么，“所以，光做饭，我帮她？”

真嗣张大了嘴，惊讶自己的计谋这么快就被识破了，“你、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两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向你的母亲申请，想要为她们做饭，但她们每次都拒绝。那么，还能有什么变化？”她在朝光的方向点点头之前反问。

光咯咯地笑着，从她困惑的最好的朋友身边走过，走向明日香，“对不起，明日香。我们的妈妈真的很守旧；这是说服她们的唯一方法。”

红头发女孩不屑一顾的摆摆手，强忍笑意：“嗯嗯嗯，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老实说，”光继续说，“我是来帮你的：你是厨师，我只是个助手。”

“自然。我们为此而走向德国，所以你们必须听从我的领导。我有个好主意！我想用一些非常棒的菜肴让你们大吃一惊！”

“好，我等不及了，”真嗣在光房间的桌椅上坐下。“不过有一个问题：冬治在东京，光想去拜访他，所以我们明天就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

明日香朝光的方向挑了挑红眉，“哦，我知道了。”

那个女孩的脸又红了，在她面前摆了摆手，“不，不是那样的。我们不必见他！我只是——我只是想，你知道，如果我们要去东京的话，我们不妨尝试一起吃午饭……”

“没问题。”明日香笑着将手机重新开机。“告诉我他会在哪里，我会在附近找到一家进口商店。”

“为什么我对你有点怀疑呢？”真嗣问道。

“我很了不起，不是吗？”她用眨眼回答，真嗣的心都融化了。

“那么，”他开始说道，“我们明天什么时候出发？”

明日香苦笑道：“我们哪儿也不去。光和我能应付得了。”

“什么，为什么？”真嗣反驳道。

“因为如果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因为我们已经在一起将近三个星期了，我想和光出去玩一天：我们称之为女孩之旅。”

光子灿烂一笑，“我喜欢这个主意。”

“等等，我该怎么办？”男孩抗议，但显然寡不敌众。

“你自己想办法喽。”

第四节

“真嗣，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听到那个声音，他的脸上露出了真诚的笑容，“嗨，格兰特先生！”

自从丽确诊以来，这位年长的日本男子一直是真嗣最亲密的知己。并不是光或他的其他朋友无法倾听，更多的是当真嗣膝盖上有大提琴，手里拿着弓的时候，他会不知何故地变得非常脆弱。最近六节课里，这件伟大乐器的肩上仍会有泪痕；六十分钟里他只拉了十分钟，剩下的时间他发现自己除了哭什么也做不了。

“进来吧，我一直在等你，”格兰特先生邀请他的学生进入他朴素的公寓。客厅中间有一张凳子和乐谱架，茶几上堆放着散乱的乐谱。

真嗣走进来，把他的大提琴盒放在凳子旁，啪地一声打开插销时叹了口气。自从他上次接触乐器以来已经过去了一个月，虽然他的头脑充满信心，但他的手指却不是。

“我不得不承认，当你送回我的电话时，我有点失望我们没有时间交谈，但我很高兴你今天安排了一堂课，”年长的绅士坐在凳子对面的扶手椅上微笑着说。

几周前，在他们拜访新年商店的间隙，真嗣找了个时间步行到他导师的公寓去归还他的手机。当时有很多话要谈，但他不想在和明日香和光和佐佐木希在一起的时候失踪太久，所以他只是向男人表达他的感激，并公开承诺他们会再次上课。

“再次感谢你把手机借给我，我用得不多，但我有一部，妈妈就放心了。”

“不用担心，大多数人都打我家的电话，所以手机大多数时候在积灰，”格兰特先生解释说，喝了一口咖啡后改变了话题。“那么，我想

你在东京的那一周没有练习。”

“我——事实上我练习了，一点点，”真嗣为自己辩解道。很明显，他在大城市的冒险经历一直传到了当地的音乐老师耳朵里。他回忆起在明日香到来之前，他在宿舍里进行的短暂的无器械训练。

格兰特·马萨鲁挑起一条灰白的眉毛，惊讶于真嗣对质疑的反应，“哦，你练习了？”

大提琴手点头表示肯定，然后坐下，将乐器靠在自己身上，“是的。我……很多时候都很忙，但我确实找到了至少 30 分钟的时间。”

“好！那么让我们跳过热身，从这个开始吧，”他的教练咧嘴一笑，他身体前倾，把一张发黄的纸扔在乐谱架上。

真嗣顿时瞪大了眼睛：他对这本陈旧的、被大量标记的书页无比熟悉。一个手写的重复记号处画了一个大箭头：“Mm. 544! Don't fall behind!”并且“ff”被圈了好几次。在音乐的这一部分，纸上似乎黑多于白。

“真嗣，这就是男人和男孩的区别，”格兰特先生笑着从杯子里啜了一口。“有时候跳进深渊是有价值的。”

这部分是出了名的困难；贝多芬不会以任何其他方式写它。长达一小时的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进行了一半，最难的部分进行了50分钟，还有十分钟。

真嗣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咬紧牙关，开始了。

整个乐章的52小节通常被称为弦乐组中的“木棚部分”，由于其难度，它是弦乐演奏者的成人礼。在处理贝多芬的最佳成就时，“把它带到木棚里”并且数小时不回来并不是一种罕见的做法。

“再来一次。”

真嗣知道这很草率而且节奏有点慢，于是又深吸了一口气，按照指示重新开始了这一节。这个过程又重复了三次，格兰特先生在每次

演奏之间只说了这个词。

真嗣紧锁的眉头上渗出了汗珠，随着他越来越专注，错误也开始堆积起来，终于让年长的男人打断了他，“你觉得我要说什么？”

真嗣垂下肩膀，胸膛起伏：贝多芬又一次打败了他。他平静地回答，“你可以做得更好。”

“你似乎心烦意乱，”马萨鲁说，从他的杯子里啜了一口。

一道闪电划过真嗣的脊椎：‘心烦意乱’。这个词一直困扰着他，因为他在上个月从他的母亲、光、和现在的格兰特先生那里听到了好几次。通常非常专注和自信的真嗣现在却感到如此迷茫和困惑，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很多人很容易看出他最近的想法，以至于他担心音乐之谜会被揭开。

然后呢？有人会相信他吗？他和明日香会分开吗？SDAT播放器会被当局或科学家没收吗？这一切都让人觉得不合逻辑，他所经历的现实也是如此。

不确定他能说多少才不会让自己听起来很疯狂，真嗣还没来得及阻止自己，就脱口而出，“好吧，这个女孩——”

灰发黑发的长者猛地瞪大了眼睛，靠在椅背上，“那就为她演奏。”

“什么？”

“想象她在这里并为她演奏。”

真嗣考虑了一下前景，然后将弓重新举到他的乐器上。他再次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现在想象着明日香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脚踝交叉，双手放在膝上，期待着他的音乐。无法掩饰嘴角掠过的浅笑，真嗣闭着眼睛开始了。

这些音符他已经看过几百遍了，现在基本上可以凭记忆弹奏了，但不知何故，为美丽的红发女孩表演的想法让他感觉到音乐在他体内

流动。他的手指飞过指板，不停地运动，而他的右手则完美地弯曲。

到一半时，格兰特·马萨鲁开始随着真嗣的演奏轻声唱起旋律，“Deine Zauber binden wieder was die Mode streng geteilt; Alle Menschen werden Brüder, wo dein sanfter Flügel weilt!”

一节结束，真嗣睁开眼睛，看到明日香实际上并不在那里，略感难过。幻觉消失了，笑容却没有，他的老师很快就注意到了。

“跟我说说她。”

“什么？谁？”真嗣脸红了，移开了视线。当他被打断时，他开始从他的箱子里拿出更多的乐谱。

一只布满皱纹的手温柔地伸出，无声地向下拍打着空气，示意真嗣把乐谱放回去，“我想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了，真嗣。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聊过了，而且显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请告诉我。”

“这、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慌张的青年继续脸红。

“真嗣，毫无疑问，那是你那一节中最好的表演。它轻快，轻盈，有力，准确。显然你是在为某个人表演，”年长的男人笑道。

不知不觉中，男孩发现自己朝他的右边瞥了一眼，那是丽通常拿着中提琴坐的地方。好久没一起演奏了，真嗣很快感到心里空落落的。

但指导员也抓住了时机，说出了真嗣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在等着听的话：“别担心，真嗣。这并不是说你要替换掉她。没有什么能取代你妹妹。我知道很难理解，但你可以再次快乐起来。”

快乐？

真嗣再次被老师的话安慰了。在这间公寓里，在这个房间里，在这把大提琴后面，这种事经常发生，但每次都受到欢迎。“她很棒，格兰特先生。”

第五节

“我回家了，”真嗣轻声说，举着乐器穿过门口。发现公寓空无一人后，他离开并沿着大厅走到洞木家。

两扇前门之间的五英尺是真嗣走过数千次的。公寓是相同的，只有布局是镜像的，将入口放置在彼此最接近的位置。但是，在真嗣的脑海里，洞木家的热闹将两家分得一清二楚。不幸的是，去年他的公寓里充满了悲伤和痛苦，他发现自己越来越频繁地去邻居家。

真嗣敲了敲门并等待着，但几分钟后他推测目前也无人在家。光和明日香可能还在东京，与冬治共进午餐后完成购物，而佐佐木希可能和她的母亲在 KoHiNo。

回到他的公寓，真嗣拉开他的大提琴包的拉链，取出乐器。这是第二个最常见的打发时间的方法，仅次于 SDAT 播放器本身。但他现在觉得很奇怪：神秘和有限的曲目选择很快就让新鲜感消失了。

将乐谱架放在他面前，真嗣拉出波凯利尼的《C小调中提琴与大提琴奏鸣曲》，放在架子上。这是为数不多的大提琴和中提琴二重奏之一，也是他和丽合作的最后一部作品。

他刚奏了几小节就发现自己无法继续，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以至于他无法阅读乐谱。独自一人在公寓里，真嗣让悲伤冲刷了他一会儿。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落在大提琴的肩上，溅起又湿润了前几节课留下的陈旧、干涸的泪水。

在独自悲伤了几分钟之后，真嗣微笑着重新开始，用阴沉的乐器的共振充满空荡荡的公寓。他是如此熟悉这首曲子，以至于他几乎能听到旁边丽的中提琴伴奏。她会全神贯注地皱起眉头，看起来好像她正在用她敏锐的目光命令音符演奏。

十分钟后，演奏完成。眼泪流得慢了下来，在真嗣的脸颊上留下了几道孤独的痕迹。他把弓从琴弦上举起来以对掌声致意。

掌声？

真嗣转身看到明日香站在门口。她微笑着轻轻拍手，开始称赞这位音乐家。

“真是太棒了，真嗣。我不知道你会这个。”

他曾经湿漉漉的脸颊现在变成了鲜红色，热度似乎将残留的泪痕蒸发掉了。为自己的表现和现在的状态感到尴尬，他转过身去，用胳膊擦了擦脸，“我五岁就开始了，但还是不太好。”

“不，我是认真的。我在德国和一些非常糟糕的大提琴手一起演奏过，所以相信我，”明日香自信地笑着靠近真嗣。

“我不知道你会，”真嗣无视这句恭维。

“我想弹钢琴，就像妈妈一样，我和薰弹了一点，但他坚持要我们一起学小提琴，”红头发解释道，在沙发上坐下。“他是更好的钢琴家，但我是更好的小提琴家。”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一起弹，”真嗣微笑着站起来转向他的观众。

但是明日香在沙发上向前移动，示意真嗣坐下，“不，不，请不要结束。我是认真的：为我演奏。”

“明日香，我真的没有那么好。”

“真嗣，拜托了。我想听你弹奏。”

他叹了口气，重新坐下：“既然你熟悉这个乐器，那你有什么要求吗？”

红头发女孩抬头，手指在沙发上敲打着，“我想听点开心的。”

“‘开心的’？”真嗣重复道，“大提琴？这可不是什么能听起来开心的乐器。”

“有一首很棒的曲子，沃尔克（查无此人？）的第二交响曲。德国作曲家，所以你可能不知道，但是薰会时不时地哼唱它。你看看，这首曲子非常好听，令人振奋。”

“我会记住的。还有其他要求吗？”

明日香耸耸肩，“拉你最喜欢的。”

我最喜欢的？真嗣这么想着，这句话在他脑海里回荡。这些年来他演奏了数百首曲子，但他认为自己“最喜欢”的曲子寥寥无几。除了巴赫。

“好吧，可以。没什么华而不实的，但丽总是喜欢听，”真嗣解释道，拿起他的弓。

他闭上眼睛，让手指找到起始位置，弓轻轻靠在琴弦上。自从丽死后他就没有演奏过这首曲子，但将这首相对简单的曲子反复上百次却牢牢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中。

真嗣深吸一口气，开始了。巴赫的《G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前奏曲》是一首标志性的大提琴独奏曲，也是他妹妹送给他的第一张乐谱。两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他为女友表演时，零的温柔笑容也一直萦绕在他的记忆中。

随着他的弹奏，真嗣的眼睛微微睁开。他本以为会看到他美丽的女友惊奇地注视着，却震惊地看到红发女郎环顾公寓，脸上混合着恐惧、困惑和兴奋。

“真嗣……”她开始说，从沙发上站起来，“……我们到底在哪儿……？”

再也无法专心于音乐的真嗣突然停了下来，但他们所在的世界似乎也突然停止了，视线迅速退回了碇在大月的公寓。

“等等，你到底做了什么？！”明日香转身问男孩。

“我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真嗣还击。

“不，真的，我们在别人家里，你看到了吧？”

“我……我想这就是我看到的。”

“那么，它去哪儿了？为什么停下来了？”

“我不知道，”真嗣说，懒洋洋地靠在他坐的椅背上。

“等等——”

他再次抬头，希望能看到什么，但那仍然是他的公寓。

“你停下来了。”

“嗯，是的……”真嗣耸耸肩，“我还能做什么？”

“是不是——”

两人都瞪大了眼睛，恍然大悟。

“真嗣，重新开始演奏。”

真嗣微笑着同意，把弓放回琴弦上，开始心不在焉地弹奏音符。在童谣和音阶之间跳来跳去，真嗣演奏了最基本的东西，试图让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周围的环境上。但什么也没发生。

“你在干什么？别瞎弹了。”

“我没有，”他反驳道，漫不经心地在乐器上胡乱演奏。

“不，你要真正地演奏，”明日香转身对真嗣坐下。“再次演奏巴赫前奏曲。”

真嗣点点头，重新开始演奏，睁大眼睛，尽最大努力让自己的一半注意力集中在周围的环境上。但是，和以前一样，什么也没有发生。似乎那一刻已经过去了。

“不要四处寻找它的出现，笨蛋。”

“你说的容易，明日香。”

“真嗣，”明日香轻声但直接地说。“别担心公寓：为我演奏。”

第六节

“真嗣，请别管他们，”丽温柔的声音在门框外向小男孩招手，远离厨房里的争吵。

“丽……”

“来，给我弹点儿曲子。”

蓝发少女拉着真嗣来到他的房间，在他的床上坐下，指了指角落里的大提琴。她已经把乐谱放在架子上，耐心地等着哥哥。

“又是‘前奏曲’？”他读了音乐的标题。厨房里的声音一时间变大了，唯的恐惧和沮丧在整个公寓里流动。但丽很快就打断了。

“真嗣，”她轻声但直接地说。“别担心他们：为我演奏。”

第七节

真嗣睁大了眼睛，一种难以置信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涌上心头。尽管有这种奇怪的感觉，真嗣还是感到平静，他把弓举回琴弦上。马毛轻轻地靠在弯曲的金属上，蓝宝石眼镜受到钴蓝色眼睛的欢迎。

他闭上眼睛，重新开始，想起他为自己和妹妹演奏的时光。巴赫的前奏曲淹没了数十起父母的争执，甚至更多的是真嗣自己泪流满面的时光。

而现在他正在为明日香演奏，邀请她去看和听真嗣的一部分，这部分的意義超出了他的理解。感性的泪水在他的眼角慢慢形成，真嗣被迫眨眼，两只手都没法去擦掉它。

然而，眨眼之间，真嗣瞥见了他的公寓。但这不是他的公寓：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没有坐在客厅里面对窗户，而是坐在餐厅里，通过门口面对橙色灯光下的客厅。他右边有一个冰箱，那里曾经是明日香坐着的沙发。

继续这首曲子，真嗣伸长脖子看到明日香站在厨房里，那里本该是碇家餐厅所在的位置。她小心翼翼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敬畏地扫视着这间陌生的公寓，最后站在真嗣身后，目光越过餐桌来到浴室。

明日香在原地转了一圈，进了陌生的公寓，然后停下来直接冲到真嗣身后。她把手放在他所在的椅背上，身体前倾，她的胸部将真嗣的头和上半身向前推。

“那——那是阳台吗……？”

真嗣将注意力转向前方，穿过橙色的房间。晴朗的天空丝毫没有遮掩落日的余晖，明亮的星星挂在天空中，将视线所及的一切都沐浴在温暖的光芒中。他的整个童年都是在山城度过的，他确信太阳不可能从那个角度射进任何这样的窗户：大月四周都是群山。

兴奋的红发女孩冲过真嗣身边，撞到他的右臂，琴弦发出可怕的尖叫声。随着音乐戛然而止，陌生的场景也戛然而止。一切很快恢复正常，明日香站在原来的窗户前，伸手去拉一扇已经不复存在的推拉门。

转身看向真嗣，明日香瞪大了眼睛，“真嗣：那是阳台！餐厅外的阳台！”

将大提琴轻轻搁在一边，真嗣起身靠近少女，走向曾经是阳台的位置，“你确定？”

“对！我看到了！一定是它！”

真嗣无法反驳这个想法。他也看到了阳台，但更专注于阳台外的风景，以将其与他在妙城食堂所经历的景象联系起来。但明日香对此深信不疑，她脸上绽放的灿烂笑容在真嗣的脑海中证实了这一点。

“SDAT！”明日香大叫起来，好像要不是她大喊出来，这个念头就会消失似的。女孩从真嗣身边跑过，滑出客厅，滑到门框处，她的袜子在木地板上几乎没有抓地力。

“明日香，不要进入我的——”这是真嗣为数不多的秘密之一：他没有什么特别想隐瞒的，但房间的总体状况并不是他最引以为豪的。真嗣尽力保持公寓整洁，这是他的双胞胎妹妹灌输给他的习惯，但他自己的卧室却经常被忽视。只可惜，他的话还没说完，明日香就已经进去拿出来了。最后一个字泄气地脱口而出，“——房间……”

手里拿着包裹，明日香的脸色大变。尽管有幻象，但也许没有新歌。

“所以，你的房间很乱……”她小声说，“……你应该把内衣放在篮子里。”

“嘿！”真嗣喊道，脸红得跟女孩的头发一样红。

她的脸同样涨得通红，但随着她的笑容恢复，红色也变淡了：“我只是逗你玩的。但我确实找到了这个。”

真嗣看着明日香举起 SDAT，LCD 显示屏朝前。他站在那里看不到它，但当他走近她时，上面尽可能清楚地写着：“07”。

意识到这一点后，明日香开始解开耳机，走向厨房的桌子，“来吧，把笔记本拿来。”

摇摇头让自己回到现实，真嗣从卧室里拿出笔记本和铅笔，在脑海中快速记下明日香进来时可能看到的景象。一团糟...

两人在桌边坐下，分别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紧张和兴奋。真嗣的手颤抖着翻开笔记本，而明日香则期待地颤抖着双腿，拿出另一只耳机让她的伙伴听。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明日香按下播放键：

Like an unsung melody

The truth is waiting there for you to find it

It's not a blight, but a remedy

A clear reminder of how it began

Deep inside your memory

Turned away as you struggled to find it

You heard the call as you walked away

A voice of calm from within the silence

And for what seemed an eternity

You're waiting, hoping it would call out again

You heard the shadow reckoning

Then your fears seemed to keep you blinded

You held your guard as you walked away
When you think all is forsaken
Listen to me now
You need never feel broken again
Sometimes darkness can show you the light
An unforgivable tragedy
The answer isn't where you think you'd find it
Prepare yourself for the reckoning
For when your world seems to crumble again
Don't be afraid, don't turn away
You're the one who can redefine it
Don't let hope become a memory
Let the shadow permeate your mind and
Reveal the thoughts that were tucked away
So that the door can be opened again
Within your darkest memories
Lies the answer if you dare to find it
Don't let hope become a memory
When you think all is forsaken
Listen to me now
You need never feel broken again
Sometimes darkness can show you the light
Sickening, weakening

Don't let another somber pariah consume your soul
You need strengthening, toughening
It takes an inner dark to rekindle the fire burning in you
Ignite the fire within you
When you think all is forsaken
Listen to me now
You need never feel broken again
Sometimes darkness can show you the light
Don't ignore
Listen to me now
You need never feel broken again
Sometimes darkness can show you the light

当歌曲随着 SDAT 的咔嗒声结束时，两个孩子都惊呆了，沉默地坐着。忽略音乐的激进基调，这次的信息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

“‘真相就在那里等着你去发现’，”明日香重复道。“我的上帝。”

真嗣几乎没法拿起铅笔，听到的话让他很不安，“这就像在告诉我们这是真的。”

“我们能不能再听一遍？我，我觉得我需要一分钟。”

“可以，”真嗣只能同意地说。这首歌让人感觉身体很紧张，以不止一种方式让两人感到不安。沉思片刻后，明日香率先开口。

“你认为是大提琴在演奏吗？还是说，我不知道，是在等待什么？”明日香问道，将她的上半身放在桌子上。

“你说的‘等待’是什么意思？”

“就像我说的，我不知道。也许触发需要在月底？我的意思是，快到二月了。所以，也许更多的是关于它的实际时间？”

她的问话很中肯，但真嗣听出其中隐含的意思，“我真的不知道，明日香。但是，真的感觉是我在拉大提琴，所以才出现的。你为什么这么想？”

“我只是希望……”红发女孩突然轻声开口，轻得几乎听不见，“……这件事能在……之前解决。”

“什么‘之前’？”

“好吧。如果时间是导火索，那就无所谓了。”

真嗣决定向前推进，“你有什么没告诉我的？”

明日香面对指责瞪大了眼睛，她猛地直起身子，“什么？”

“对不起，”他后退了一点，“我只是觉得你是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处理这一部分。什么‘无所谓了’？”

“它的时间安排令人困惑，仅此而已。我们在妙城有一堆歌曲，一首在富士山，然后将近一个月没有任何歌曲，”明日香解释道。

真嗣同意了。在一月份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一直在他的脑海里，显然它也在明日香的脑海里。两个青少年都不知道他们是否正在努力防止灾难，并且争论触发下一首歌的是具体行动还是仅仅是时间并没有帮助。

最初，很容易把它当作与新男朋友或新女朋友一起进行的有趣的冬季活动，但有足够多的迹象表明正在发生一些更黑暗的事情，以至于他们不能再假装这是幻想了。信息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晰，明日香和真嗣都知道：事情正在发生，他们需要弄清楚。

短暂的沉默后，他们搁置了关于触发器和幻象的基础讨论，并试图重新开始这首歌以写下歌词，但光打断了她，她进入公寓寻找明日香。

“嘿，明日香，你得收拾行李了：火车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开走了。”

“什么？”真嗣简直不敢相信他所听到的。

“天呐，我忘了告诉你，”明日香道歉道。“真嗣，我得回德国了。今晚。对不起。”

“今-今晚？”

“卡米尔生了孩子，几乎早产三个月，我父亲要我回家，”明日香转向真嗣，握住他的手，小心翼翼地说，“我会离开一个星期，也许两个星期，但之后我会回来的。我已经和洞木夫人说过了。”

“我，呃，我想这没关系。不过我希望你能早点告诉我，”她话音刚落，真嗣就回答道。

“对不起，真嗣。我是在回程的火车上知道的，然后就直接来这里了。从那以后我有点……”她看了眼光，“心不在焉。”

又是这句话。

“我先去收拾行李，然后我们一起去火车站，好吗？”明日香在他的脸颊上轻轻一吻打断了这个话题，示意谈话结束。不管“好”与否，她都得走了。

红头发的人匆匆离开了公寓，只留下真嗣和光。察觉到她最好的朋友的困惑，扎着辫子的棕发女郎坐在空着的椅子上。

“她真的是在最后一刻才知道：她在从东京回来的整个火车旅程中都在打电话，我猜是和她父亲交谈，”光解释道。“至少她显得心不在焉。这次去东京的旅程糟透了。”

“为什么？”

“呃，真嗣，我不想说……”

“她还好吗？”他问。

光叹了口气，“她整个小时都在蹲马桶，一点都不好玩。”

男孩好奇地扬起眉毛，光以非语言的方式回应，脸红了，然后移开视线。这只会激起他的好奇心，“我不明白。”

光再次摇头，试图忽略这个话题，但他坚持，她心软了，“有些女孩，当，呃……当有些女孩不舒服的时候……”

“我做的饭让她生病了吗？！”真嗣惊慌地问道。

“不！不，”她迅速回答。

“你确定吗？我昨晚尝试了一个新食谱，如果她因为我的饭生病了我会感觉很糟糕——”

“明日香来月经了，”光脱口而出。“显然，当它发生时，她真的会晕车。”

饭厅里一片寂静。真嗣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他所能做的只是简单的“哦”了一声。

“这是非常私人的事情，我敢肯定她不会想让我告诉你的，”光的话对他们来说有一种柔和的感觉。“所以这次谈话没有发生。”

真嗣再次沉默，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她会在几周后回来？”

“是的，我妈妈对此没有意见。她知道需要在家里帮忙并确保一切都好，而且我认为明日香会直接从这里前往妙城。”

“那她会在日本呆很久。她会在这里待，什么，整整一个月，然后我们才应该报道？”

光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左右扭了扭脖子，“不知道，妈妈说没事，估计她爹也没太在意。听起来怪悲伤的。”

“是啊，她和家人的关系不是很好。尤其是薰死后，至少是这样。”

“薰？”

真嗣叹了口气，以为她听说过明日香已故的弟弟，“她的弟弟。”

“哦。我很抱歉，”光道歉，知道类似的情况会引起真嗣的共鸣。

真嗣不想在没有明日香在场的情况下过多地探究明日香的个人生活，他决定从桌子旁站起来，把他的大提琴收起来：自从他早些时候的练习课以来，它就一直放在地板上。

刚把乐器收好，光就出现在他身后，“你在练习？”

“是啊，今天你在东京的时候我有课。”

“格兰特先生好吗？”

“他很好，”真嗣回答，把大提琴盒立起来拖到他的房间。“他...”

然而光已经不再注意了；相反，她的注意力集中在咖啡桌和沙发之间地板上的一个物体上。

“怎么了光？”

女孩倾身向前，小心翼翼地从搁置的地方取下了物品。她举起它，转动它并旋转它。这是一个金色的罐头，中间被压碎并折叠起来。上面全是白色的印刷，但真嗣无法从他的位置阅读它。

光闻了闻开口，脸色变得酸酸的，然后转身对她的邻居说，“啤酒，真嗣？真的吗？”

他瞪大了眼睛，被突如其来的指责弄得心烦意乱，“那不是我的，我从来没见过！”

棕发女人从沙发上站起来，手里还拿着压碎的罐子，“你是说这是明日香的？这就是壤你们两个刚才‘心不在焉’的东西吗？”

“不！我告诉你，光，我们都没有做过那样的事！”

“我非常怀疑这是你母亲的，”她继续说道。“尤其是在历史上酒精在这个家庭中发挥的作用之后……”

真嗣打断了思绪，“光，根据这么多年你对我的了解，我向你发誓：那不是我的，也不是明日香的。”

“什么不是明日香的？”明日香穿着冬衣，拖着行李回到公寓，反复要求澄清。

光转向女孩，手叉腰，自信地走到她面前，“这是你的吗？”

德国姑娘从朋友手里抢过来看，“‘惠比寿’？没听说过。闻起来也不是很浓。”

“明日香，我是认真的。”

“好吧好吧，对不起，”她道歉。“这不是我的。这也不是他的。我们唯一做的就是在他为我演奏大提琴后交谈。”

光盯着明日香，试图读懂她的表情。片刻之后，她转身对在入口附近加入他们的真嗣做了同样的事情。一无所获，她的怒目收敛，露出半真挚的笑容，“垃圾食品已经够糟糕了，真嗣。你做的东西比那更好。但是，我真的希望你不要喝酒。”

真嗣举起手，“以我的名义，光。”

“如果你这么说。在你妈妈杀人之前把这个扔进回收站。明日香，”她改变了话题，“收拾好东西准备好了吗？”

明日香点点头。

“好吧，我去穿上外套和靴子，我们送她去火车站。”

光走后，明日香和真嗣飞奔回客厅。不知何故，他们俩都没有注意到，属于廉价便利店食品的几个泡沫杯和塑料托盘放在地板上，溢出了一些东西。真嗣捡起它们时，他在茶几下发现了三个空啤酒罐。

把东西放在桌子上，两个少年坐了下来。

“我从来没有把你妈妈当成喝啤酒的人，”明日香试图用一个玩笑来打破紧张。

“她不喝酒，尤其是在我父亲之后……这么说吧，即使她以前喝过酒，现在也不会喝了。”真嗣反驳道。

“对不起，”明日香说。“我是想开个玩笑。垃圾食品呢？”

真嗣笑道：“比啤酒更不可能。她以自己的厨艺为荣，她永远不会吃即食咖喱，或者便宜的拉面。”

沉默片刻后，明日香问道，“那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第八节

真嗣继续练习大提琴，让公寓充满音乐，就像他在让音乐充满他的时间，以等待那个人来打断他一样。他继续演奏巴赫前奏曲，这是最后一首歌和幻象的导火索。

当他第四次完成这篇简短的乐曲时，真嗣睁开眼睛，看到他的母亲站在那里看着，手里拿着家里的电话。

“真嗣，明日香的电话。”唯轻声说。

十几岁的男孩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几乎没来得及轻轻放下这个巨大的仪器，就跑过狭小的客厅来到他妈妈面前，“你站在那里多久了？！”

“你一开始她就打来电话了。”

“你怎么不打断我？！”

“因为我想听，笨蛋。”电话里传来一个细小的声音。

唯耸耸肩笑道：“我接电话的时候她能听到你的声音，问我能不能让她听一会儿。”

真嗣伸手从妈妈手里接过手机，嘴里默默说了句谢谢，然后放到耳边，“喂喂！”

将近一个星期，他几乎没有和女孩说过话，语气里的兴奋几乎无法掩饰。

“嘿，真嗣……”明日香的声音在真嗣耳中通常是音乐，但今天有些不同：没有能量，没有生命。这让男孩非常担心。

“明日香！一切都好吗？”他问。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叹息，“我爸不想让我回日本，他很不爽，想让我留在这儿陪卡米尔和孩子……”

“没关系，我们还有几周时间才能到妙城报道，我可以等你到那个时候。”电话里又传来一声叹息，“真嗣……关于那个……”

男孩的心沉了下去。他从来不知道自己害怕的三个词被说了出来，而他却无能为力。不仅无法阻止，就连话筒那边的人，他也无法安抚。他所能做的就是目瞪口呆地静静地站着，一波又一波的情绪向他袭来。

“我来不了了。”

注：歌曲《The Light》——Disturbed

第八章 远方，更好的地方

第一节

“我来不了了，”明日香重复道。即使她在千里之外，她颤抖的声音中的泪水也很明显。

“为什么？发生什么事了？”真嗣只能鼓起勇气，他的心焦急地跳动着。下意识地，他的大脑试图利用她声音的非个人化、数字化本质来假装那不是她，假装那是一场梦，甚至希望这是一场恶作剧，但内心深处他知道。这很好地解释了她最近的行为，不可能不是真的。

电话那头静悄悄的，听筒里只剩下轻柔的咂唇声，就好像说话的人想开口却又说不出来一样。时间似乎在需要的时候就停止了。震惊和难以置信沉重地压在真嗣的心头。

“明日香……”

“我没有被录取，”她脱口而出。

更加震惊和不敢相信，“什么？怎么会？你都告诉我们——”

“我知道。我撒了谎，”她的声音干涩而紧张。痛苦几乎要从真嗣手中的装置中倾泻而出。

“你——你撒谎了？”真嗣的头开始疼了，怒火在他的胸膛里膨胀。

“是……”声音很小，几乎听不见。她向他投降，这个词是一面白旗。然而这个毫无意义，真嗣无法接受。

“你为什么要撒谎？！对我？！对所有人？！”

咆哮声分明已经冲破了世界另一端的大坝，明日香一度压抑的抽泣声再也无法遏制。真嗣本不想给她留下像他那样严厉的印象，但她

的突然离开加上她暴露的欺骗让他很生气。

“我不知道。我以为他们搞错了，我知道我考得很好！”她在抽泣之间恳求。“没想到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明日香……”

“等等！拜托，请让我解释一下。”

“明日香，我——”

“真嗣，求你了。求你……”

他在电话里保持沉默。他不会承认他还在那里，但他不会挂断电话。也许毕竟还有希望。也许她对欺骗有一个有效的解释。他的第一反应是冲女孩大喊大叫，但那对他毫无用处，所以这次他决定听着。

“我——真嗣，你还没有挂断电话，那我就从头开始吧……”明日香深吸一口气，开始说道。

“我从一开始就不完全诚实：我没有因为妙城是最好的而报名。该死，日本是世界上我最不想去上学的地方。在妈妈身上发生的事情之后，我很难面对任何和日本有关系的东西。太难了：即使是语言也让我想起了她对我们说话的时候……”

明日香的话里带着悔恨，真嗣只想伸出手去安慰她，但他知道最好先听完再做决定。

“薰给我们报名了。他答应他会在那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考虑到妈妈出事后我们的关系变得多么混乱，我同意了。”

“虽然他生病了，但他发誓他会活下来，我们会一起去。我坚持这个诺言，即使是在他的葬礼上。我对他很生气，尤其是在我发现他只给我报名了考试之后：薰知道他不会成功。”

“我没期待遇到什么人，更别说是朋友了。我想进来，通过考试，被录取，然后去另一个地方上学。我会履行我的诺言，但不想被时刻

提醒着我无法再与之说话的亲人。

“但我遇到了你。还有光。还有真名、武藏和凯塔。这很好，但还不足以改变我的想法。但我认识了你，然后是 SDAT 的这一切，我很害怕，我试图逃避它。但显然天气有更好的主意，因为我最终回到了学院，在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我们成为了朋友，一起跳舞，我开始——”明日香不舒服地咳嗽了一会儿。

几息后，她继续说道，她的声音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故事中平静下来，“这一切都不应该发生，真嗣。当我得到不及格的分数时，我崩溃了。这不可能是真的，我知道我考得很好。所以...我对你们都撒了谎。我很抱歉。

“我不能回家，尤其是考不上之后。我已经很怕告诉爸爸了，我真的真的很想多陪陪你，不只是因为这件事，而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

真嗣在她这边停顿的时候，想起他们在富士山吃饭时的对话，终于开口了，“那你最后的秘密……”

“是的。我最后的秘密是我没有被录取。”

“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我们没时间了。”

“是的。因为我没时间了……”

真嗣又陷入了沉默，脑子里飞速运转着，却不知道接下来要说什么。相反，他只是选择了“我必须走了”。

“真嗣，求求你，”她在电话里哀求道，“求求你不要走。”

“待会儿再跟你说。”

通话结束了。真嗣不知道他在那里站了多久，眼睛只盯着房间的一角。他似乎什么都知道了。

当他轻轻地将电话放在听筒上时，唯走到他身后，一只手放在他的背上。

“对不起，真嗣，我不是想偷听，我只是无意中听到了。”

真嗣叹了口气，用前臂擦了擦眼睛，“没什么，”他试图撒谎。

“这不是没什么，”他的母亲无视他的话。“如果这对你很重要，那么它对我也很重要。”

他保持沉默。明日香对他很重要，妙城学园也很重要，但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对他的信任的背叛。尽管丽承诺会在肆虐她身体的疾病中幸存下来，但她无法做到这一点让男孩很难过。这可能不是她能做出的最诚实的承诺，但真嗣希望癌细胞会尊重这个承诺。

太天真了，他已经骂过自己一千遍了。

慢慢地，真嗣发现自己转向他的母亲，因为她用双臂搂住了他。他试图回抱，但发现自己对这种空洞的姿态感到厌恶：唯正在安慰他，因为她现在就在那里。但是，在他妹妹去世和父亲离开他们之后，真嗣几十次发现自己很孤独，那时她去哪儿了？

“她跟你分手了吗？”唯轻声问道，她的嘴唇压在儿子的头发上。想到这里，真嗣浑身一冷，只是摇了摇头。

我不想。

“不...”

第二节

“嘿，真嗣，嘿伙计，你好吗？一切都好吗？”轻敲门框后，光进入了真嗣的卧室。她的手背在身后，脸上挂着紧张的笑容。

“呃，嗨，光。我很好。你好吗？”真嗣好奇地回应道。

“很好，很好。很好。呃，”他的邻居在他的房间里尴尬地转身，“是的，嗯，你今天查邮件了吗？”

真嗣想了想，摇了摇头。“为什么问这个？”

光叹了口气，坐在床上，还是有些紧张，“妙城的教材来了。”

“哦，”他沮丧地回答。真嗣在和明日香最后一次谈话后就完全忘记了学校的事。距离他们说话已经两周了，他没有花时间为即将搬到东京做准备。

光从背后抽出一本杂志模样的东西，紧张地放在她面前，“所以，你没看过吗？”

他闺蜜向来喜怒形于色，所以她身上散发出的紧张气息十分明显。真嗣疑惑地歪着头回答道：“没有，为什么……？”

她展示了大型彩色印刷的光泽的目录。这是一本相当厚的书，概述了新生和他们的父母想知道的关于即将到来的学年的一切。非常现代，但与这样一所名校相得益彰。

光把几张打印出来的纸夹在后面，然后把它们拉到前面，“看起来我们是一个班级的。冬治、真名、凯塔和武藏也是：不过没有明日香的踪迹。”

真嗣一想到这里就退缩了，他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向她解释情况。“我们的班主任是‘加纳由理’，”她读到。“‘1-B班’。”

“好的。”

“但这不是我想和你谈的部分。”

安静。

“你父亲……”

又一次退缩，这次退缩得更深。这不是他做好了去谈论的心理准备的话题，他越来越担心谈话中需要这种奇怪的转变。

除非...

“……有谁知道他最后怎么样了？”

“没有。”真嗣摇头。“而且我并不特别在意。”

“好吧……”光叹了口气；她在逃避什么。“‘绫波’这个名字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 不好了...

第三次退缩，这是身体上最严重的退缩；就好像一道闪电穿过他的脊椎。他的眼睛迅速睁大，视线瞬间变得模糊，他不得不摇头才能重新聚焦。心在胸口狂跳，光在课程讲师名单上读到的每一个名字都会使他的焦虑增加十倍。真嗣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科学：绫波源堂。”

不...

然后她将目录翻到学院页面，并把它呈现给真嗣，“他改了姓氏，刮了胡子，但我觉得我已经待得太久了，熟悉那双眼睛和那张脸。”

真嗣吓坏了，拿起目录，看着他父亲的画像。冷酷而不苟言笑，现在这个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男人仍然不会让人认错。那锐利而空洞的目光与他记忆中的一样：曾经是低调的幸福表情的地方，自从丽去世后，除了吞噬一切的空虚之外什么也没有。

“那一定是他，对吧？如果不是，那就不可思议了。”

真嗣的目光一直停留在照片上，“是。那是……我父亲……”

“不过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改姓，”光说。“‘绫波’是从哪里来的？”

男孩保持沉默。他知道答案，但仍不确定该向他最好的朋友透露多少。他一边盯着图像一边忽略了她的话，试图仅凭纯粹的意志在页面上烧一个洞。

一股无形的怒火在他心中升起：他半年没见过他父亲，现在他出现在东京，在所有可能的地方里，选择了妙城学园？这不可能是巧合，他一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先是丽，然后是明日香，然后是父亲？就好像妙城正在尝试-

“我们得告诉你妈妈，”光连忙站起身离开了房间，打断了他的思绪。

“光，等等——”真嗣刚开口，但为时已晚。不重要，他已经下定决心了。叹了口气，他站了起来，跟着他最好的朋友进了客厅。这已经不重要了。这些都不重要。

“碇夫人，”光开口说道，没等她看过来，她就打开的目录丢在转向年轻女孩的年长女人面前。

“你好光，有什么事吗？”唯有些不耐烦的问道。

“你需要看看这个，”少女说道，用手指戳着目录中的页面。

唯的脸色由好奇转为恼怒，旋即变得愤怒：“这个王八蛋！”

真嗣停下脚步，看着光从现在站着的女人身边微微后退，同样对她的爆发感到惊讶。

“他消失了六个月，然后重新出现在妙城？用她的名字？！他怎么敢？！”

被最后几句弄糊涂了，光转向真嗣，轻声问道，“他用的是谁的名字？”

又粗鲁了几句后，唯终于平静下来，重新坐回桌前，双手依旧紧紧攥着，因压力而发白，“丽生病的时候，本来是要去参加药物实验

的。她在案例研究中使用了化名。”

“我不知道她有一些实验。它有效吗？”光一边问一边迅速捂住嘴，为自己这么明显的问题感到羞愧。“哦，我的天哪，我真的很抱歉……”

唯摇了摇头，苍老的眼角泛出一丝泪光，“她从来没有尝试过。测试有延迟，等到准备好时，她已经无法旅行了……”

少女轻轻抚摸着年长女人的后背，尽量让她安心。“我很抱歉。”

唯向光道了谢，才转移话题，伸手拿过她的手机，“我给学校打电话，那个人几乎没有教书的资格，一旦他们听说了他所谓的‘科学’，他们就会——”

“别打扰了。”

真嗣的话让房间里的两个女人都大吃一惊，他母亲的手僵在了原地。

“什么？”

“我不去了。”

“真嗣，”光不可置信地转向她最好的朋友。

“不要试图改变我的想法。”

“你为什么不想去？”

“光说得对，你为什么不想去？”他妈妈问。

“那明日香呢？”

听到这个名字，真嗣再次退缩了，“她没有被录取。所以没关系。”

“等等，什么？”

“哦，真嗣，”这一次是他的母亲试图安慰他，“这说明——”

可他却打断了她：“我不去妙城，我已经决定了。”

“等等，明日香没有被录取？”光问，试图整理发生的一切。“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她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一直拒绝接受这件事，”他承认道。

光完全将注意力转向了真嗣，凑近他问道：“那么，你们两个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我已经两个星期没跟她说过话了，”他低下头，内疚地承认道。

“真嗣，很遗憾。”唯安慰儿子。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她一直给我发短信问你过得怎么样……真嗣，我很遗憾，”光试图安慰她的朋友，走近他想要给他一个拥抱。“她从来没有告诉我这些。”

但男孩耸了耸肩，慢慢后退，“拜托，我不想再说明日香了。”

虽然他试图表现出不感兴趣，但光的话提供了希望。为什么明日香不告诉光发生了什么事？这是否意味着还有希望？

“真嗣，别——”

“就这样，光。明日香不会去妙城，我也不会。”

这一次唯试图向真嗣伸出手，充满哲理，“年轻的爱情，似乎总是——”

“爱'...？”真嗣打断她的话，又向后退了一步。现在他的思绪在旋转，无法处理扔给他的一切。他想逃，想躲。他需要一点时间。

“你知道：人际关系之类的。当你置身于其中时，它们看起来都是那么真实；每一种关系都感觉像是命中注定的那个，”她继续说道。“但你还年轻。你有足够的时间找到那个人。”

爱...？

“真嗣——”光刚开口就被打断了。

“请停下。”

“我无法想象你的感受——”

“求你了。停下来。”

“至少让我给她打个电话，这样我就可以——”

“不要再说明日香了！我——我不想再说话了，”真嗣打断道。他的整个世界都在一点一点地崩塌，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的。他所享受和期待的一切都消失了。

除了……爱……？

唯还在气头上，转身看着桌上的课程目录，“总之，那个混蛋怎么可能做这个？现在他自己的儿子因为他而不去上学！”

“不，妈妈，这不是——”

那个女人没有理他，然而，当她似乎在房间里咆哮和来回走动时，她自己的愤怒和沮丧情绪沸腾了。在她这样做的时候，光试图和真嗣谈谈明日香的事，慢慢地把他从餐厅里拉开。

两个女人都试图为了真嗣说话，向真嗣说话，说关于真嗣的话，然后，然后，最后，男孩受够了。他迅速转身穿上鞋子，在离开前从房间里抓起外套和 SDAT 播放器。

光追了上去，跟着他进了他的房间，然后到了玄关，最后进了公寓大厅。她喊道：“真嗣！你要去哪里？”

少年下定决心，至少要离开。之后的一切都还没有决定，但他知道他需要出去。停在电梯前，真嗣头也不回地回答道：“我需要一些时间。”

“等一下，我来——”光刚要回去拿鞋，但真嗣打断了她。

“独自出去。”

“真嗣，等等——”

但是他走了，电梯门在他们之间关上了。

爱...?

“女孩子喜欢一个能信守诺言的男人。”

第三节

真嗣叹了口气，丽笑了笑：“光，你也一样。”

棕发女郎把她那永远留着的辫子甩到肩上，摊开几本小册子：“来吧，你答应过我们一起去东京上学的。”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丽生病了：我宁愿留在这里和她在一起，”真嗣抗议道。

然而，他的妹妹没有理他，而是开始翻阅小册子。她的红眼睛在看到第三个条目时瞪大了，丽拿起它，翻了翻。

“你选了哪一个，丽？”光问，凑近桌子，阅读底部的封面。“‘妙城学园’？”

丽点点头，目瞪口呆地看着小册子，“就是这个。”

“丽，”真嗣看着妹妹，“你不在，我就不去了。”

“我爱你，真嗣。必须是妙城。”

第四节

电梯里，真嗣不自觉地 from SDAT 上拆下耳机，塞进了耳朵里。这是一个他之前已经执行过数千次的过程，当他离开公寓楼进入寒冷的傍晚时，微型扬声器就位，并按下播放按钮。

第一首曲目立即拉开序幕，和以前一样的猛烈的鼓声，随后是吉他。真嗣翻了个白眼，忘记了他的舒适曲目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神秘的歌曲，这除了让他想起某个红发女郎外，什么用也没有。他抬起手开始摘下耳机，然后又决定不摘下来：有些音乐听总比被困在思绪里要好。

真嗣不由自主地迈着双腿，漫不经心地朝着大月站走去。直到车门关上，他坐在火车上，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思绪将他带到了哪里。

是东京吧？真嗣一边听着线路广播一边想着。这大概是两个小时的往返车程，让他返回的时间大概在7:30左右，给了他足够的坐下来思考的时间。独自一人只能思考的前景让他感到害怕，但他别无选择。有太多事情需要解决，而妙城是最紧迫的。

爱...？这个词在他脑海中回荡，以每个人的声音的形式出现。显然妙城并不是他有意识地认为的优先事项，因为那个孤独的音节继续在他耳边响起。真嗣不确定为什么这个想法不离开他：他当然爱他的母亲，他的妹妹，光和她的姐妹们，没有什么可考虑的。还有谁值得爱？爱很简单。

真的吗？

这个词似乎随着每一次的出现而变强，压在他的心口，争先恐后的进入，但少年却依旧坚毅。她欺骗了他，她伤害了他。没有接受的余地，他若是肯接受骗子和傻子，他就回去找他父亲了。

我的父亲……真嗣想到这里本能地握紧了拳头。从内心深处挖掘出更多记忆，更多要梳理的记忆。他多么希望有人能和他谈谈这件事，有人能帮他搞清楚这件事。一个能体会到失去另一半时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以及它造成的家庭不和的人。

像明日香这样的人？内心的循环又开始了。

SDAT 上仅有的 7 首曲子在循环和重复，真嗣让它继续播放：火车内部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外面唯一的東西就是小雪覆盖着山峦，被太阳的余晖照亮。靛蓝色的天空划过一道道红线，让人想起

该死的，真嗣叹了口气。离大月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他别无选择，只能和这个女孩妥协。她用一种如此甜美、如此令人上瘾的混合物毒害了他的思想。让自己的思绪飘荡，他集中精神开始：明日香对我来说是什么？我希望她成为什么样的人？

尽管只认识她这么短的时间，他却感受到了他们之间强大的联系。炽热的红头发代表了他想要的很多东西：幸福和理解。能找到一个能真正理解他的痛苦，理解失去一半自己的感觉，才是最宿命的事情。现在命运注定他们要分开，不仅是物理距离，还有真嗣在他们之间竖起的墙。

真嗣感到孤独在胸中膨胀。那是他的墙。明日香欺骗了他，但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她的动机，因为他也在考虑不惜一切代价重新找到自己的幸福。即使那种幸福在另一个大陆上，该死的妙城。

出发后仅两个多小时，中央线就返回大月站，将乘客送回原点。比他离开时稍微老了一些，他现在比以前更加坚定。真嗣灵机一动，准备付诸实施，起身准备离开。但是他的眼睛看到了坐在站台上的一张熟悉的面孔，男孩知道有人来接他了。

真嗣默默下了车，什么也没说，走到老者面前微微鞠躬，“我猜你是来接我的？”

格兰特马萨鲁笑了笑，点了点头，“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只是个单纯的喜欢看人的老头子。”

男孩挑眉，“你刚好和我同时出现？”

“真嗣，你相信命运吗？”

他摇摇头：如果命运真的存在，它会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夺走他的一切。

“我也不信。”年长的男人微微皱眉，继续避开真嗣的目光。“我觉得我认识你已经够久了，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你。”

“命运与否，你的朋友和家人都很担心你，我告诉他们不要担心，你不会逃避的，那不像你。”

真嗣低下头，叹了口气，“我不知道……”

这次马萨鲁对上了他的眼睛：“你认为你在逃避什么：你的父亲？”

“我觉得我在逃避一切，无处可去，”真嗣不假思索地说。

“这完全是一个角度问题，真嗣。从一个人身边跑开，看起来也会像是追着另一个人跑。”

真嗣沉思片刻，在导师身边坐下：“我要追什么？”

“我不知道，真嗣。你妈妈和我说了这么多关于你学校的事，但我不禁想到某个女孩也会碰巧参与进来。”他微挑眉问道。

真嗣懒洋洋地坐在长椅上，突然觉得座位不舒服。

马萨鲁站起来咕哝了一声，在他走向出口时回头对男孩说：“我打算去喝杯咖啡。来吧。”

去咖啡馆的路很短，但安静且不舒服。真嗣一直戴着耳机，但关闭了 SDAT，等待他导师的训话，然而，直到他们拿到他们点的饮料并坐下后，他才开口说话。

“我有一个女儿，”格兰特先生开始说，慢慢地吹掉杯子里的蒸汽。

真嗣精神一振，摘下耳机。他对这个男人的私生活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是单身，而且他简陋公寓的墙上没有家庭照片。它装饰着他多年来表演的亲笔签名乐谱和照片，但明显没有孩子的迹象。

“我——”年长的男人叹了口气，重新开始说，“我年轻的时候，和一个比我小十岁的女人谈过恋爱，她师从我学小提琴。这是不对的，我是她的导师，不应该发生，但我们的爱是真实的。事情进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觉得我仍然无法完全解开发生的一切，但我永远不会哀叹那些回忆。

“几个月后我们结束了它：我正准备搬到欧洲并在伦敦交响乐团开始我的职业生涯，而她想结束她在大学时光。这是一个彻底的结束，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继续前进的机会，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直到几个月后她联系我，告诉我她怀孕了。”

咖啡厅很安静，只有几个其他顾客坐在里面，一个人呆着。真嗣侧耳倾听，格兰特又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

“演奏和环游世界是我毕生的梦想之一，我花了几十年时间去掌握我的乐器，我很难放弃它。所以，出于怯懦，我决定再也不给她打电话了。我确保把每一笔支票发送到她家，但我假装对做父亲或丈夫没有兴趣。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我的手艺中，尽我最大的努力永不回头。

“几年前，我收到洋子的一封信：我们的女儿即将从国防学院毕业并参军，就像她的继父一样。这不是邀请，而是侮辱：‘看看，即便有你这样的父亲，她还是有了这样的成就’。

“我立刻对这个孩子感到内疚，我的孩子；我浪费了她的一生。我找到了幸福，建立了一个家庭，然后又逃离了它。

“我参加了毕业典礼，独自一人，不请自来，发现那个漂亮的女孩不仅不认识我，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我很伤心，”格兰特先生的声音

变得干涸了，他放弃了原本的生活后变得萎靡不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最艰难的，它只是让我想起了几十年来我自己的失败。

“真嗣，我环游世界：我为国王和王后、总统和首相演奏音乐，我把我所得的一半寄回给一个我告诉自己我不想和她有任何关系的孩子。我得到了我的愿望，我坐在你面前：没有孩子，孤独。”

年长的男人静静地坐着，凝视着他面前的棕色液体，不时轻推它以观察涟漪。

“格兰特先生——”真嗣刚开口，就被打断了。

“但我错了。我走过的路程和历史都挂在墙上，它们是对曾经的浅薄记忆。但它转瞬即逝。我的女儿，她的母亲，然而……我一我后悔了，让她们离开多年。”一滴泪从他苍老的眼眶中滑落，他迅速擦去。

“从那天起我们就开始说话，慢慢地处理我们的关系，但这不是父女之间应该有的样子。永远不会，我已经接受了。这是我心中的重担，而且它直到我死的那一天都会压在我身上。”

学生哑口无言，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我没有——”

石灰色眼眸中锐利的目光打断了少年的话。那双眼睛充满威胁，但在它们背后闪烁着疲惫的火焰，慢慢地被从上方倾泻而下的悲伤熄灭，“我从现实中逃跑，假装我在追逐梦想，真嗣。从这个胆小的老人那里拿走这句话吧：你不能逃跑。”

“那明日香呢？”真嗣不假思索地问道。

“我们生活在一个交流的奇妙时代：如果她像你关心她一样关心你，她就会支持你。此外，”马萨鲁带着疲倦的笑容问道，“你真的认为出现在德国能完成什么？”

男孩结结巴巴，感到震惊和困惑，他知道自己被击中了。导师的话一针见血：计划是什么？

“即使在莎士比亚最伟大的作品中，每个人都会死去。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蒙太古家族和凯普莱特家族首先平息他们的仇恨会发生什么？”

咖啡馆里一片寂静，两个孤独的顾客相对而坐，无法进行眼神交流。几分钟后，年长的先生拉出一个长方形的物体，放在他学生面前的桌子上。

“拿着这个。它从来不响，我也用不着它。但是，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是去东京还是追她去德国——”

听到他的话，真嗣的眼睛猛地一亮。

“——保持联系。拜托。”

男孩慢慢拿起手机，在手里转来转去，一脸懵逼。他的世界因丽的诊断而开始翻滚，但现在温和的翻滚被剧烈的动荡所取代，让受害者不确定是向上还是向下。

真嗣思考了一下这个故事的寓意，直到他的导师从桌子旁站起来，眼睛看着出口，“我女儿出生一年后，东京爱乐乐团有一个空缺。有人想知道如果我没有逃跑，我是否可以拥有这一切。”。

马萨鲁轻轻地把手放在真嗣的肩膀上，然后带着一个离别的念头离开了他：“每个音乐家都害怕视奏，但没有人会因为演奏童谣而变得伟大。”

第五节

真嗣轻轻敲了敲洞木的前门，最终迎接他的是穿着睡衣、睡眼惺忪的光。她用拳背揉了揉眼睛，然后迷迷糊糊地想骂她一辈子的朋友。

“真嗣，快午夜了，”她停下来打哈欠。“你在做什么？”

“嘿，光：我可以知道明日香的电话号码吗？”真嗣不好意思的问道。

女孩又打了个呵欠，平日盘起的头发散落在肩头，这在她的生活中是少见的一幕，“你也知道我们都很担心你。”

“是啊，对不起。”

光耸了耸肩，太累了，再也无法鼓起任何敌意，“我去拿手机。进来吧。”真嗣却一直守在门外，耐心地等待着，“我只要这个号码，不会等太久的。”

她随意地挥了挥左手，对着右手打了个哈欠，然后消失在自己的房间里。片刻之后，她拿着手机出现了，调出德国女孩的号码，把她的屏幕展示给真嗣。

将它输入他的新手机后，他快速地拥抱了光，然后走向楼梯，回到屋顶。

真嗣让自己平静了片刻，然后坐在楼梯附近的窗台上，欣赏大月白雪皑皑的天空。他拨通了那个号码，听着铃声响起。在感觉像是永远之后，男孩听到一个声音让他的呼吸卡在喉咙里。

“喂？”

他沉默了片刻，明日香充满活力的声音同时激起那么多矛盾的情绪。

“喂？”

真嗣不敢再等了，开口道：“喂，明日香……我是真嗣……”

“真嗣？！”

少年再也忍不住笑了。只是听到他的女朋友说出他的名字，他的心就融化了。她的能量具有感染力，他只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我想你了。”

眼泪像溢出桶的水滴一样滴落。真嗣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心脏从胸腔里狂涌。他多么渴望再次和那个女孩在一起，哪怕只是片刻。

“我也想你，明日香，”他哽咽着说，紧张得让他的嘴巴发干。“我想——不，我知道……明日香，我想来看你。”

线路静了下来，他只能听到线路上沉重的呼吸声。终于，女孩开口了，但元气大伤：“我……我觉得现在不是个好主意。”

泄气的真嗣的心因为突然的掉头而疼痛，“但是……为什么？”

“说来话长，我现在还没有所有的细节。但是，我只能说，这里不会欢迎你。至少我父亲不会。”

“父亲们……”真嗣握紧了拳头。

“‘父亲们’？复数？你的父亲怎么了？”明日香问道，试图转移话题。

“你不会想知道的，”他回答，他的拳头慢慢张开。

“我想知道，真嗣。我要你告诉我。”

那几句话牵动着他的心弦，其中的怜悯吞噬着真嗣希望他能够拥有的任何决心。明日香真诚地关心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他正在经历的家庭痛苦。

叹了口气，这名少年解释了源堂和妙城学园的情况：他不仅是那里的一名科学老师，而且伪造了他的证书和他的姓氏。而他选择

了“绫波”这件事对唯和真嗣来说就像是一个重大的耳光。

说话间，他能感觉到对妙城的恐惧抓住了他的内心。他会在没有丽，没有明日香的情况下，面对他的父亲。他想跑，从东京跑，跑到德国，但他导师的问题是对的。他要做什么？“拯救明日香”，十四岁私奔，抛弃他破败的小家？由于害怕疼痛，用他们的余生躲避家园？这肯定不会持续太久。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蒙太古家族和凯普莱特家族首先解决了他们的仇恨，会发生什么？”

“哇，”明日香只能发出这样的声音，把她的男朋友拉回话题。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

“真嗣？”

“我希望我能见到你，明日香。你知道我该怎么做吗。”

女孩叹了口气，“我也希望。”

更多的沉默。真嗣的心猛地一跳，他再次考虑了一下。追逐幸福有什么错？

“你真的要让那个混蛋把你赶出东京吗？”明日香终于问道。

“我不知道，丽已经走了，”真嗣皱着眉头，但在电话里看不见，“你不去，我去干嘛？”

“因为你许下了诺言，而我的真嗣信守诺言。”

他叹了口气，努力强忍着笑意，“‘你的真嗣’？”

这个反应一定让女孩措手不及，因为真嗣听到她的声音卡在了喉咙里。她定了定神，顿了顿，“当然。你是我的，除非我说你不是……”

一如既往的自信，他想。

“……除非，你不原谅我……”

哦？

明日香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才轻声细语地开口。这是一个亲密的联系：直接从她的心到他的心，不需要电话，“真嗣，我搞砸了，我无法告诉你我有多抱歉。我第一次找到让我快乐的东西，我抓得太紧以至于弄伤了它。”

真嗣能看到她的眼泪，他能感觉到她的痛苦。他多么希望他能用一只胳膊搂住她。

“也许你去妙城是最好的：一个不带着像我这样的包袱的重新开始的机会，”明日香半心半意的幽默尝试让双方都失去了兴趣。这甚至从来都不需要考虑。

“明日香，我仍然不知道我该如何处理妙城的事情。这是事实。现在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但我确实知道一件事……”

真嗣非常想向她坦白他想要的，他的决定，但冰冷的恐惧之手止住了他的嘴唇。才认识一个多月，她会怎么定义他们？尤其是 SDAT 的神秘将他们拉到一起，她会认为其中有多少真正是两人之间的默契，多少只是为了神秘而需要在一起？

“我想和你在一起。”

坦白让他吃惊，尽管这些话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并不是真嗣不同意，而是这听起来多么大胆和坦率。表面上的承认只会进一步激起他逃往德国的愿望，即使只是暂时的幸福的精神错乱。

话没说完，但当明日香终于开口时，真嗣打断了她的思路，“尽管——”

“是的。”他很坚定，但很诚实。“我接受了：我原谅你。”

明日香的声音因她说出他名字的第一个音节而颤抖，但另一个声音打断了她。电话里传来沙沙声，真嗣能无意中听到一段简短的德语对话。在他等待的时候，真嗣在他的座位上瑟瑟发抖，他并没有意识

到自己在寒冷的大月夜晚的不适。明日香话语的温暖拥抱让他能够很舒服地和她说话。

片刻后，她回道，“我，我得走了，真嗣。”明日香的语气轻柔而温柔。“我一会儿再打给你，好吗？”

“你可以用这个号码给我发短信，”真嗣回答，他的眼睛没有聚焦在远处。“我有手机。”

她的咯咯笑声让他从压抑着他的压倒性恐惧中缓了口气，“欢迎来到二十一世纪，碇真嗣。我会给你发短信。再见。”

真嗣静静地坐着，盯着他手中的装置，现在是他们之间的永久的链接。当他站起来重新进入公寓楼时，他手里的手机嗡嗡作响，他低头看了第一条短信：

[明日香]谢谢你。

他边读边思绪飞快，再一次做出最大胆的考虑。在妙城学院和德国勃兰登堡之间数千英里的地方，你可以找到真嗣思想的碎片，他的心在他的承诺和他的爱之间撕裂。

从屋顶推开房门，他转身向没有反应的冰冷天空问道：“爱……？”

第六节

“真嗣，我需要你答应我……答应我，即使在我离开之后，你也会尽力而为。”

答应我，你还是要考妙城……”

心脏监护仪稳定的音调就像节拍器一样，演奏了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交响乐。监控设备发出的不和谐的嗡嗡声和呼呼声伴随着医院公告的合唱，所有这些都加在一起，真嗣被迫听到了可怕的配乐。

“答应我，你会找到自己的路。”

“丽……”真嗣在这段朗诵中的部分很短而且没有热情。丽显然是独奏者，她消逝的力量提供了自然的极弱声乐表演。

“求你……答应我……真嗣……”

“丽……”

他的伴奏简短而平淡，作曲家显然只考虑了主唱。他只是一个和声，只是为了支持他的妹妹而存在。

曲子接近尾声时，节奏放慢了，一点一点地。声音逐渐减弱，直到病床上只剩下垂死的眼睛，灯光几乎完全消失。尽管不是整首歌的主唱，但最后一个小节留给了他孤独的男高音：

“我——我保证。”

第七节

自从他在屋顶上和明日香说话已经有几天了；她忙于照顾卡米尔，孩子现在已经出院了。他们以随机的时间间隔交换短信，八小时的时差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日程安排，但真嗣总是很高兴看到手机上的通知灯。

真嗣又在格兰特先生那里上了一节大提琴课，这次比平时更侧重于实际演奏乐器。这通常是男孩喜欢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手拿乐器，他会在琴弦上发泄自己的想法，相信只要他弹得够多，就能找到解决办法。但他从来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不仅仅是在他演奏的时候，甚至是在他和他的教练再次讨论过之后，他的教练明确表示他已经讲过曲子了；他不会再重复一遍。就好像真嗣被迫自己做决定：宇宙不会给他任何建议，也不会提供任何帮助。

真嗣没有在课后打电话叫他妈妈来接，而是选择背着大提琴步行回家。他不知道自己是在找借口不在家里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在下意识地惩罚自己根本没有答案。不管怎样，他艰难地穿过白雪皑皑的小镇，戴着耳机，打开 SDAT 播放器。

尽管耳边回响着音乐，他的脑海里却一直萦绕着丽心电监护仪没完没了的哔哔声，似乎与他迈出的每一步都同步。最终，它压倒了音乐，他只能听到断断续续的音调，仍然与他的脚步保持一致。

然而，让他害怕的不是哔哔声，而是对于他对妹妹说的最后两个字的认知。他对她许下的诺言，他一直在考虑打破的诺言。那个承诺折磨着他：这两个简单的词在他脑海中飞舞，在他试图避免目光接触时嘲弄着他。但最终宇宙下意识地提供了真嗣需要的暗示，他发现自己站在丽的坟墓前，没有意识到他在回家的路上绕了个小弯。

“我该怎么办，丽？你不会在那里，明日香不会在那里，现在父亲在那里教书……”

真嗣的话从他口中吐出时变成了热气腾腾的云雾，思绪仿佛在天空中实体化和蒸发，希望能传到他亲爱的妹妹那里。孤独的巨石矗立在他面前，上面覆盖着白雪，但并未受到寒冷的影响。如果她在他面前，她肯定会发抖。她会和他说话，和他争论，告诉他甚至产生逃到欧洲的想法都是发疯了。

但是花岗岩柱子没有做这些事情；他打招呼的时候，它连回应的礼貌都没有。真是个自私的东西。

“明日香认为我应该去，但我想和她在一起。”

“我——我保证。”他自己的话在耳边响起，就好像有人在对他说话一样。真嗣再次扫视墓地，却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

“我应该做些什么？”他紧闭双眼，试图将自己从记忆中隐藏起来。“我认为一切都会变得有意义，一切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

“我——我保证。”

“我知道，我听到了。这对我没有帮助，”真嗣越来越恼火。如果打破诺言并继续前进真有那么简单就好了。

“我——我保证。”

“我没有逃避他。我没有逃避任何事情。我只是……想你……我想她。”他失败了，哔哔声震耳欲聋，他自己的誓言在他耳边回荡不息。

“我——我保证。”

“没那么简单！你不在这里！”真嗣的声音在空旷的场地中响起。

“我——我保证。”

“你说的简单！你离开了我！还有父亲！还有母亲太忙了……只有我一个人，丽。”

“我——我保证。”

“这就是我必须做的吗？就这样？！没有例外？”

“我——我保证。”

“即便你不在？！明日香也不在？！”

“我——我保证。”

“我不够坚强，”真嗣小声说，眼角噙着泪水。

“‘一言为定先生’听起来很忠诚。”

他睁大了眼睛，一切都陷入了沉寂。“明日香？”

真嗣环顾墓地寻找源头，希望能看到一丝炽热的希望等着他给他惊喜，但他看到的唯一颜色是白色。他确定他听到了明日香的声音，但它也在他的脑海里。

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丽的墓碑上，真嗣发现一切真的都安静了，这让他松了一口气：不再有音乐，不再有哔哔声，不再有承诺的回声。过去的真嗣沉默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对他的提醒：另一个人也保有对他的承诺的期望。由一个重要的人保有，一个他的认可高于一切的人。

他知道需要做什么：“我不会逃避。不会逃避他，不会逃避任何人。”世界一片寂静，只有他的大衣口袋里传来一声孤零零的咔嗒声：

Classroom-phobic

I need a moment

For me and myself

I'm feelin' this mixtape

Fixin' my headache

Shut the world out

Yeah, I got problems, but I got melodies to solve them

I'm coming up from the bottom, smoke 'em if you got 'em
When the world gets loud, I get louder
When the world gets loud, I get louder
I put my headphones on and go
I put my headphones on and go
Headphones kickin'
I'm on a mission
Trying to get free
I'm not religious
But fuck it the music
Is making me believe
Oh yeah, I got problems, but whatever, I forgot 'em
I'm coming up from the bottom, smoke 'em if you got 'em
When the world gets loud, I get louder
When the world gets loud, I get louder
I put my headphones on and go
I put my headphones on and go
I put my headphones on and go
Another state of mind
Forget about the time
Where nobody can find me
Leave the world behind me, yeah
I put my headphones on and go

I put my headphones on and go

Far away

A better place

I go oooh

I go oooh

When the world gets loud, I get louder

When the world gets loud, I get louder

I put my headphones on and go

I put my headphones on and go

I put my headphones on and go

Another state of mind

Forget about the time

Where nobody can find me

Leave the world behind me, yeah

I put my headphones on and go

I put my headphones on and go

仿佛音乐本身证实了真嗣的决定是正确的，男孩自言自语地笑了笑：他要去妙城学园，而且无论如何他都会和明日香在一起。

冰凉的手从口袋里摸出手机，真嗣兴奋地拨通了他第一个想到的人。现在还是清晨，但听到明日香的声音，他松了口气。

“真嗣？”

“明日香！我要去妙城。我决定遵守对妹妹的承诺。”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松了口气的声音，“一言为定先——”

“是啊，是啊，一言为定先生，就是我，”真嗣打断他的话，好让自己免于尴尬。“不过，还有一件事？”

“哦？”

真嗣将耳机放在设备底部的扬声器上，将 SDAT 调到最高。他让它播放了几秒钟，然后将电话放回耳边。

“那是什么？”明日香问道。

“新歌！发生了一些事，然后新歌出现了。”

“我什么也听不清，声音太低沉了。”

真嗣微微泄气，“等等，我再试一次。”

明日香却打断了他的话，“喂喂，真嗣，我得走了，等会儿再打给你？”

“啊，啊，好吧。”

“真嗣，我*保证*我会给你回电话的，”明日香调侃道。

不过它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真嗣忍不住笑了笑，“成交。”

“好。再见！”

突然真嗣又是一个人。世界安静而冰冷，他背着大提琴，手里拿着手机，站在墓地里，心里感到空虚。妹妹已经下葬，女友在重新回到身边之前，离得要多远就多远。

嗯……他想。所以，这是……？

真嗣艰难地走完剩下的路回家，最终到达时发现他的公寓空无一人。丽去世后，他的母亲埋头于工作，真嗣确信他父亲的突然复出只会让她增加工作量。

男孩带着他的 SDAT 在桌边坐下，戴上耳机，听着歌，记下歌词，但这次只有他一个人。他看着上次明日香坐在那张桌子上分析歌曲的座位，感到一阵孤独。

真嗣的心情越来越沉重，目光扫视着房间：在他最亲近的两个女人中，他的妹妹已经去世，而他的母亲则尽可能少在家。接下来的两个是光和明日香，后者在不可预见的未来是天壤之别，而真嗣发现自己无法与光谈论明日香：他已经知道她会对他最近的考虑有何反应。

又听了几句，桌上的电话响了，真嗣心情大好。显示器上显示着他女朋友的名字，他笑着接了电话。

“‘信守诺言的太太’听起来不错。”真嗣开玩笑地接起电话。

“‘太太’？”明日香迅速回击。

男孩的脸涨得通红，突然意识到自己刚才的意思，“哦——哦！对不起！”

明日香的咯咯笑变成了彻底的大笑，“我不知道人会在距离远的时候变得笨手笨脚，但真嗣，你一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真嗣庆幸她看不到他的尴尬，“对不起。”

“不过，我们不要再养成那个习惯了，”女孩在电话里责备他。

“咳——”真嗣咳嗽一声，“知道了。”

“好的。但是，我会接受的，”明日香把话题拉回话题。“所以，你有一首新歌……在没有我的情况下？”

真嗣也不完全确定该怎么做。第一首歌也是他一个人弄出来的，不过之前他就在明日香身边，所以这或许可以解释，“我猜是吧？”

“这很有趣。听起来像什么？”

他再次试图笨拙地将听筒放在电话上，启动 SDAT。他等了一小会儿，但当他听到明日香在音乐中呼唤他时就把它拉开了。

“真嗣！真嗣！我听不见——我什么也听不见！”

他终于停下了播放器，将手机放回耳边，“什么也听不见？”

“听不见，”她回答。“它是如此混乱，我无法判断我是在听音乐还是在听搅拌机。”

真嗣叹了口气，对他们之间的距离感到沮丧。他们距离如此之远，被整个大陆隔开感觉难以逾越。“你知道的，如果我和你在一起，你就能听到它。”

明日香也叹了口气，沉默了一会儿，“要是……”

“我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才报道——”他开始说，但被女孩打断了。

“你真的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吗？”

“老实说？我不在乎。我想你，明日香。而且发生了一件事，触发了一首新歌。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在一起，对吧？”

想到这里，她咯咯地笑了起来，“是啊，但我想我父亲不会同意的。”

“他为什么不喜欢我？”真嗣问道，对明日香缺乏解释感到越来越沮丧。

“我仍然不了解完整的事情，但我可以说一点，显然我父亲和你父亲有过争执。‘疯子’是他用过的词，我确信，”明日香解释道。

“哦...”

“我没有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信息，也没有时间询问试验的事情。自从我回来后，一切都变得一团糟，所以谈话的时间有限。”

“对不起，真嗣。我发誓这次我把一切都告诉你，自从我回家后并没有太多进展，”她最后说道。“一旦我听到更多消息，我会尽快通知你。这也一直困扰着我。”

“没关系，明日香。你觉得如果我直接出现他会听我说话吗？”真嗣半认真地问道。

“我不认为这会有用。”

他的心沉了下去。他决心再见她一面，但又不想让事情复杂化。如果他有机会在日本再见到她，通过仅仅是出现在她父亲面前并让他不高兴并不是明智的。

明日香试图纠正他们的谈话，“所以，这首歌是关于什么的？”

真嗣摇了摇头，打消了对德国的任何念头，看着放在他面前的笔记本，“据我所知，是关于前进。关于……做出决定并坚持下去，无论如何。”

“那个决定是去妙城学园？”

“是啊，”真嗣若有所思地声音又小了下去。

明日香笑道。“好吧，好的，真嗣。很抱歉我不能和你在一起……”

“是的，好吧，关于那个：明日香，我向你保证我们会再次在一起……”

线路再次安静下来。

“…很快。”

“真嗣……”

“嗯，明日香？”

“我等不及了。”

第八节

真嗣走到柜台前，为他的解决方案感到自豪。不雅，但有效，这是他不得不忍受的东西。他的心和思想在内心交战，同意和不同意此举，但他仍然坚定且坚决：就像选择进入妙城学园一样，这纯粹是为了幸福，即使只是暂时的。

女子转身对青年笑道：“下午好，去哪儿？”

他掏出钱包时微笑着，确信自己做对了：“德国勃兰登堡。”

注：歌曲《Headphones》——Hedley

第九章 拥抱寂静

第一节

“早上好，乘坐从法兰克福飞往柏林的 S107 航班的 Jet Alone 乘客：我们目前距离目的地大约 20 分钟，我们正在下降到柏林领空。我们比预定时间提前了大约 5 分钟，于 6:50 am 着陆，”头顶上的广播响亮而清晰。

说德语的飞行员在短暂的停顿和噼啪声后继续说道，“我们看到了晴朗的天空，并且天气预报显示天气晴朗。希望这足以让你在一个轻快的 -6° 早晨保持温暖。”

随着飞机慢慢进入城市，机上的乘客开始在座位上伸懒腰。从东京出发的孤独灵魂感到焦躁不安，尤其是不确定着陆后会发生什么。离开日本的决定是在最后一刻做出的，几乎没有时间让他弄明白这一切。

“再次对您说早上好，我们正在进入 TXL 柏林泰格尔国际机场。请确保您的座椅靠背和托盘桌已收好，所有行李都已收好，我们再次感谢您选择 JA。请记住：当您乘坐 Jet Alone 时，您不是独自一人。”

当乘客下飞机时，精疲力尽的惣流·明日香·兰格雷慢慢地跟着人流离开了登机口。身心疲惫的女孩走向行李提取处，回忆起十五个小时前收到的短暂告别之吻，她轻轻地对自己微笑。虽然真正的吻早已消失，但记忆却在她的唇上徘徊不去。

当她走近行李领取大厅时，她的嘴唇微微皱起：明日香希望能看到她父亲亲自来接她，但附近却坐着一张同样期待的脸。

你真以为他会付出努力吗？她在心里骂自己的天真。

“你好，奥兹瓦尔多。”

年轻的绅士从手机上抬起头，快速地点点头，“你好，兰格雷小姐。”

少女挑了挑眉，有些恼火，“‘兰格雷小姐’？”

“我只是回到正式称呼。你的航班怎么样？”

“好吧，”她简短地回答。“我希望我父亲至少会亲自来接我。”

注意力回到手机上，他推了推眼镜，头也不抬的回答道：“本来打算的，卡米尔出了点事，被叫回了医院，她好像还要多住几天。”“

“我确定他做了，”明日香小声嘀咕道。“任何能确保卡米尔安全和健康的事情。”

“同意。”

明日香在等待她的行李绕着传送带转过来时，用眼角的余光看着奥兹。她父亲的私人助理和心腹，奥兹瓦尔多·瓦格纳是个高瘦的男人，棕色头发凌乱，面容英俊。不知何故总是穿着西装，穿着他完美剪裁的裤子和背心组合，但永远不穿夹克。年轻的时候，明日香发现自己非常迷恋这个比她大二十岁的男人，但这不过是青春期前的暗恋，薰曾经极力取笑她。其实挺让人联想到真嗣和佐佐木希的——

真嗣！明日香突然意识到她没有打电话告诉他她已经安全着陆了。这名少女将不得不想办法找个借口联系她的男朋友，这是一个目前没有说出口的话题，因为还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

“嘿，奥兹，我需要去洗手间，”明日香撒谎道。

“没关系，我等你的包，什么颜色的？”

“蓝白镶边，”她回答，回忆起她在大月市购买的行李箱。第一次去东京过夜时，她没有带太多东西，所以所有多余的东西都必须在小镇上购买。“再次感谢，我马上回来。”

明日香快步走到女洗手间，走进一个小隔间，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她拨通了为碇家保存的号码并等待着。

他真的需要他自己的电话，电话响起时她想。很难随时给他打电话。

片刻后，电话被接起，一个细小的声音接起：“碓宅邸。这里是佐佐木希。”

“早安，祖祖小姐。”

“嗯？”

明日香翻了个白眼，在德国机场换回了日语，“你好祖祖小姐，真嗣在吗？”

“哦，嗨，明日香！你知道的，”年轻女孩回答时，电话里传来一声短促的叹息，“再也没有人叫我‘祖祖’了。”

“对不起，佐佐木希。我刚刚听到真嗣叫了那么多，以至于我忘记了我不应该这样说叫你”明日香道歉。

“没关系，明日香。你是真嗣的女朋友，所以我想你也可以这样称呼我。”

少女脸红了，“嗯，谢谢你。真嗣在吗？我只是需要尽快跟他谈谈。”

“等一等，”佐佐木希的声音从她的手机上拉开，“真嗣：明日香的电话！”

佐佐木希咯咯地笑了几声，另一个声音是光，明日香推测，直到真嗣终于回答说：“嘿，嘿，明日香！”

“嘿，真嗣。我不能说太多，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降落在柏林，奥兹会带我回家。”

“奥兹？”

“我父亲的助理，估计是在忙卡米尔的事情吧，等我安顿好再给你打电话，好吗？”

“是啊，听起来不错，晚点聊！”

“再见！”

挂断电话，女孩在几道好奇的目光中走出了隔间，洗了手才离开。用日语打电话当然很尴尬，但在隔间本身绝对是最奇怪的。

明日香走回行李认领区时，发现奥兹拿着她的包站在那里，还在打电话。“Arigatou, Oz（日语：谢谢，奥兹）。”

年长的男人好奇地从手机上抬起头来，“呃，tondemonai（日语：不客气）？”

红头发的人在注意到他脸上困惑的表情之前已经收起了她的包。切换回德语，她道歉，“对不起，奥兹。我甚至没有意识到。”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至少我知道问候和寒暄，”他回答道，领着他们两人走向停车场。

兰格雷家族以精通三种语言而自豪：大卫的大部分业务都是用德语和英语进行的，但他能说流利的日语，这是京子选择用来抚养孩子的语言。薰和明日香在空闲时间都倾向于日语，主要是因为这样他们可以在奥兹和后来的卡米尔周围畅所欲言。

大卫娶了这位法国女子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她几乎不会说德语，也不会说日语，而且在薰去世后，明日香发现自己是唯一说日语的人。在她弟弟去世后的几个月里，奥兹试图学习这种语言并时不时地与她交谈，以努力接触这个日益孤立的女孩，但充其量只是肤浅的，最坏的情况下仅能做到安抚她。

明日香坐在她父亲的宝马车后座上，戴上墨镜，头靠在车窗上，开往勃兰登堡。长途飞行让她筋疲力尽，现在她感到胃里有一个不安的结，女孩叹了口气，用手指抚摸着嘴唇，再次想起了在大月登上火车之前真嗣温柔的存在。

有几件事要和她的家人讨论，还有一个和真嗣相关的越来越让人担心的话题。明日香特别害怕和他说话，因为她还没有透露她没有被

妙城学园录取。红头发的人使劲闭上眼睛，希望她能在打电话给他之前找到问题的答案，或者至少在几周后回到日本之前。需要一些头脑风暴方面的帮助，她拿出手机，给她最好的朋友发了一条短信。

[明日香] 嘿，我刚回到家。我们明天聊。有很多话要说。

感觉到手机震动，她将手机翻了过来，她的眼睛又闭上了。

[艾米] 现在就聊吧我很闲

女孩对几乎是即时的回复忍不住轻笑：艾米一直在玩手机，所以她会在几秒钟内回复信息也就不足为奇了。明日香觉得她的眼睑越来越重，因为平稳的架势使她的神经平静下来，她觉得脸上浮现出微笑。

我想知道真嗣现在在做什么，她想。当然，它一定比从柏林出发的一小时车程更有趣。她愿意付出什么来让他和她在一起，在她身边。

那样就好了……她想象着在她睡着的时候握着他的手。

第二节

明日香坐在床上，几乎向后倒去，很高兴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虽然房子、城市和大陆都不如她男友的山城好，但即使是她也不能否认自己住所的舒适。

在回家的路上，奥兹接到电话并转去圣玛丽医院。两人在大厅等了一会儿，想和大卫说话，但他只来得及快速抱了抱女儿，就回到了妻子的房间。他们最终发现自己在返回兰格雷庄园的途中，比原计划晚了两个小时。

从柏林的车程从一小时变成三个半小时，再加上从东京飞来将近十五个小时，明日香已经筋疲力尽了。她的眼皮慢慢地屈服于重力，在她强迫它们睁开之前，它们反复地把自己拉近。至少她能做的就是小睡前和真嗣确认一下。

拿出手机，她又拨通了碇家的电话，手指在肚子上漫不经心地画着圈，等待着接听。

“这里是碇家，我是真嗣。”

“嗨，真嗣。”

“明日香，真巧！我们刚吃完晚饭，我洗碗的时候可以和你谈谈，”他的声音在电话中听起来有距离感和人造感，露出了明显掩饰不住的微笑。当他试图隐藏它时，那是一个如此可爱的笑容。

“我快饿死了，我只吃飞机餐。你做了什么？”

真嗣紧张地笑了笑，“我们，呃，我们试了你昨天买的德国东西。”

“昨天？”明日香问道。她的思绪在旋转，剧烈的时间变化让她本就疲惫的大脑变得混乱。“天呐，感觉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

“好吧，对我们来说是昨天。我想你飞得太多了，有点搞不清时间了，”真嗣在电话里笑着说。“航班如何？”

“还好，没什么特别的，”她很快回应道，“食物怎么样？”

“嗯？”

“德国菜！味道如何？”

“哦！老实说？不是很好。我们都不会做，所以结果很糟糕，最后我们吃剩饭剩菜，”她的男朋友内疚地笑着说。“它需要你，我想。”

“嗯，很明显，我不指望你们会做饭，”明日香弱弱地调侃道。

“也许厨师不应该毫无警告就跑掉，”真嗣试图反击。不幸的是，由于两人之间尴尬的沉默，它变得平淡无奇。

明日香在床上翻了个身，趴在床上，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幸运的是，真嗣率先采取了行动。

“明日香，对不起。那太失礼了，我不应该那样说的。”

她对那两个气人的词翻了个白眼，*嗯，至少这个道歉是应该的。但他是对的...*

“这不是你的错，真嗣。我知道我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就跑了。我才是应该道歉的人。”

男孩笑道：“你听起来越来越像我了。”

“有一点，”明日香在电话里和他一起咯咯地笑着。“好吧，至少我不会也在这里——”

“明日香，请下来！”她父亲从楼下的客厅里叫道。

*他一定是紧跟着我们到达的，她想。*她从电话中抽身，用德语回答：“来了！”

回到电话，明日香告诉她的男朋友她必须离开，明天会给他打电话，并用一句话中断了谈话，“另外，你需要一部手机。”

真嗣叹了口气，“现在你听起来像光了……”

“我是认真的，”她反驳道，站起身朝走廊走去。“我不能总是打电话，尤其是因为我们相隔八小时。但我几乎可以随时发短信。”

“你可以给我妈妈的手机发短信。”

“如果我想给你发一些我不想让你妈妈看到的東西呢？”明日香讽刺地问道，想象着真嗣在世界的另一端一定是脸上带着红晕。

“明-明日香！你-你不能-不要-”他结结巴巴地说。

然而，她无法维持这个诡计，看着真嗣变得如此慌乱，她咯咯地笑了起来。即使在千里之外，她也几乎可以看到他在水槽上方笨拙地用肩膀夹着电话，沾满肥皂的双手因他们的讨论而颤抖。

“明日香！”楼下又叫道。

“我来了！”她用德语回答，楼下的打扰破坏了她的欢乐时光。她把转回电话，“嘿，我得走了。我不会发送那样的东西，但你别胡思乱想了。”

当真嗣脸上的红光照耀整个世界时，她几乎可以看到地平线上的红晕。“我们回头聊！”

“再见，明日香。”

明日香悲伤地看了一会儿手机。想不到，她找到了真正可以联系的人，却被强行断绝，只有命运如此残忍。

当她绕过楼梯底部时，奥兹从后面抓住了她，把毫无戒心的女孩倒拽进了办公室，几乎把门关上了。她开始抗议，但一根手指放在了她的嘴唇上，让她闭嘴了。

“我本以为你父亲要带着卡米尔的父母来，但实际上是整个里昂大家庭，”年长的男人紧张地抚平背心，向门外张望。“我一句法语都不会说，自从她进门以来，她祖母就一直对我大喊大叫：救救我。”

明日香轻笑一声，看向刚才所在的大厅，“我会的也不多，但我听懂了一些，我来帮你。”

“谢谢你。”

奥兹瓦尔多再次向小姑娘道了谢，然后拍了拍小姑娘的脑袋，走出了办公室，立刻恢复了自信的挺拔步态。

明日香看着他转过一个拐角，却被一连串的法语单词大声朝他的方向扔了过来。她对自己微笑，考虑到这个提议，他会欠我的，是吧？

突然间，她回日本的机票便宜了一点。

第三节

Sankt-Annen-Galerie 是勃兰登堡最好的购物中心之一，也是明日香最喜欢的度假胜地之一。并不是说她特别喜欢购物，虽然这是她最喜欢的消除压力的方法之一，关键是逛街可以让她忙碌起来，观看人潮，并淹没她自己的大部分内心独白。

红发女郎在靠近正门的长椅上坐下，静静地等待同伴的到来。明日香习惯了等待艾米，艾米经常迟到，并且每次都会有一个新男人跟在她屁股后面。

艾米·冯·布鲁姆是明日香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之一。他们从五年级起就一起上私立学校，虽然一开始经常争吵，但到了七年级就成了最好的朋友。

十四岁的女孩单从长相上看几乎可以当成双胞胎：身高和体格相似，最大的标志是艾米奢华的金发和明亮的绿色眼睛，而明日香的则是红色和蓝色。艾米也有一种奇特的时尚感，在明日香看来，她的穿着常常对青少年来说过于挑逗，她会选择花哨的紧身胸衣和裙子，试图突出她初露头角的曲线。“太拘谨了，”她经常取笑那个红发女郎。

而现在明日香不得不透露她不仅有自己的男朋友，而且还和他一起过夜：而且是两次。第二天晚上贴在了他的脸上，她因回忆而得意地笑，然后脸红了。也许我不会把这部分说出来。

现在迟到了十五分钟，明日香尽力在艾米到达时摆出一副恼怒的表情。出人意料的是，艾米独自一人来了。明日香憋不住了，及时打破表情，将艾米拉近。

“我想因为你迟到而生气——”她开始说，但金发女郎很快打断了她。

“呃，打扰一下？你迟到了快四个星期了！”

她是对的。明日香忙于和真嗣还有日本的每一个人呆在一起，以至于她几乎没有时间给她最好的朋友发信息。

“对不起，”明日香道歉。天哪，我听起来开始像他了，不是吗？

艾米狠狠看了一眼，也笑了笑，把迷茫的红发女孩拉回了拥抱之中，“哦，过来，我永远不会生你的气。”

一瞬间，明日香融化在了这个拥抱里。它和真嗣的不一样：直接比较起来更冷。但它显然很熟悉，而且是她在过去几年里逐渐爱上的拥抱。

“所以，说说他吧！”

明日香的眼睛睁大了，被抓住并逼到了墙角。她试图抗议和转移话题，但知道这毫无意义，“他叫真嗣。”

“我的天，我跟你开玩笑的！你居然真的找到男朋友了？！”艾米不解的问道。她双臂交叉在身前，眨了眨眼，“我在听。”

蓝色的眼睛瞪了一眼绿眼睛，明日香露出了她自从回到德国后一直压抑在公众面前的笑容。“我们是在地铁站认识的……”

两人往购物中心深处走去，一说一听。明日香详细描述了他们在地铁站的偶遇，以及他们在学院封锁期间的其他冒险经历，顺便省去了在他房间里过夜的两晚。谈到大月，以及洞木家的慷慨，她笑了。

“他是个接吻高手吗？”艾米打断了她的话，从红头发朋友身边走过，她僵在原地。

“是的。”她毫不犹豫的回答。明日香顿时脸色通红，双脚贴在原地，被她这大胆的宣言吓了一跳。

“哦，天哪，”金发女郎转过身来，俯身凝视着她最好的朋友。“这是谁，我认识的明日香在哪里？”

明日香转过头，尽量避开那双窥探的目光，“你在说什么？”

“你离开德国去进行本来应该是两天的旅行，结果你找了个男朋友，吻他，在小镇上和他一起度过一个多月，然后满怀信心地回到这里？”艾米像鲨鱼一样咧嘴笑了。“你跟他睡过吗？”

“什么？！不！不！我没有！我不会！”明日香的脸从没这么红过。

“天哪，明日香！”

“艾米·冯·布鲁姆，你这个变态！”几乎可以看到蒸汽从明日香的耳朵里涌出，她继续结结巴巴地抗议。金发少女弯下腰，歇斯底里地笑了起来。

片刻之后，在商场路人的十几道异样目光下，艾米回到了话题中，“我在说什么？连我都还没睡过，你怎么可能睡过？”

泛红的脸颊慢慢褪去，明日香拍了拍她朋友的头顶，走开了，“Baka hentai（笨蛋变态）。”

“嘿，”艾米追上来时打趣道，“你知道我不会说日语。”

“我叫你‘愚蠢的金发女郎’，”明日香翻了个白眼看着她的朋友。

她耸耸肩，“这还不是对我的最糟糕的称呼。”

“你太可笑了，”明日香咯咯笑道。“来吧，我还没告诉你我们约会的事：我们去富士山滑雪了。”

第四节

精疲力竭的明日香在床上翻来覆去。自从她回到勃兰登堡后的六天里，里昂家族让她筋疲力尽，对待她更像是一个女仆，而不是家人。她越来越忙，甚至无法找到自己的片刻，推迟了向真嗣坦白她在妙城学园的身份这一非常必要的事情。

当她和父亲讨论学校的情况时，她的焦虑变得难以抗拒，父亲的爆发加剧了她的焦虑。不知何故，第二天在餐桌上提到碇真嗣的名字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明日香看了一眼闹钟，时间是早上 5 点 52 分。呃……她呻吟了一声。

明日香在心里快速计算了一下，拨下手机，拨通了最近唯一能让她感到安慰的号码。不幸的是，她知道这个电话不会舒服：远非如此。她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欺骗行为，想办法回到日本，甚至逃到别处去。任何地方都比被困在她愤怒的父亲、他的妻子和孩子，以及占据他们房子整个楼下的苛刻客人中要好。

几声铃声过后，映入耳中的是碇唯悦耳的嗓音，以及背后嗡嗡作响的美妙声音。

“好的，呃，早上好，碇夫人。”

“实际上是下午。”唯开玩笑地纠正道。“你好吗，明日香？”

“我没事。有点累了，这里一直很乱。”

“听到这个我很难过。你想和真嗣谈谈吗？”

叹了口气，闭上眼睛，明日香能感到自己在床上越来越暖和，背景是男孩温柔的演奏。这比她预想的要安慰得多，她向年长的女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请求，“我，呃，是的。但是，你能不能——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让我听他拉一会？”

“可以。”

当巴赫的前奏曲从她的手机耳机中传出时，明日香用另一只手环抱在胸前，紧紧地抱住自己。她的手指顺着她的脖子开始抚摸她的头发，回想起新年时他们入睡时真嗣温柔的抚摸。

前奏曲快要结束了，虽然明日香永远不想结束这种感觉，但她同样很兴奋能再次和她的男朋友说话。

“真嗣，明日香在打电话，”唯的声音很遥远，电话显然离她很远。明日香想象着他的脸，急切地想和她说话，她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膛。

“你站在那里多久了？！”真嗣靠近他母亲时声音变得更大了。

“你一开始她就打来电话了。”

“你怎么不打断我？！”

明日香可以听到电话的物理转换，笑了：她在他的手中。“因为我想听，笨蛋。”

“当我接电话时，她问我是否愿意让她听一会儿时，她能听到你的声音，”唯回应道，从两人身边离开了。

“嘿-嘿！”

而随着这句话，明日香的心开始飞扬起来。由于房子里的客人，她已经将近一个星期没有真正空闲的时间和男孩说话了。但由于期待着与真嗣再次交谈，不得不告诉他目前的情况的焦虑感随之而来。这对她来说很沉重，就在她回复他的问候之前，她的脑海里响起了大卫·兰格雷的声音。

“我为什么要让你回日本？去见那个人的儿子？！”

就这样，明日香只能发出一声微弱的“嘿真嗣……”。

“明日香！一切都好吗？”男孩问，捕捉到语气的变化。

就是这样，明日香叹了口气。我必须坦白。

“我父亲不想让我回日本。他很不高兴，想让我留在这儿陪卡米尔和孩子……”

好吧，这只能说了一半，她责备自己。

“没关系，我们还有几周时间才能向妙城汇报，我可以等你到那个时候。”

真嗣一如既往地天真地回应道。

笨蛋，她想，眼角涌出泪水。 *我会毁了一切的……*

“真嗣……关于那个……我来不了了。”

安静。

干得好，惣流。你找到了一件事让自己快乐，现在你毁了它。自我鞭答开始了，明日香的内心独白也没有忍住。在内心深处，女孩知道她应该在前面更诚实，但她确信自己能弄清楚。

就像你想通了一切，是吧？像妈妈，像薰，还有现在的真-

“我来不了了，”明日香重复道，打断了自己的思绪。如果她一直说下去，她就可以不用思考了。如果她让真嗣继续说话，她就再也说不出来了。

你认为你能保持多久——

“为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是啊，明日香。发生了什么？告诉他。

明日香像鱼一样喘着粗气，嘴巴反复张开。她想说话，却说不出话来。夹在让真嗣失望和继续欺骗之间，她的身体对最基本的说话命令没有反应。

“明日香……”真嗣的声音温柔而善解人意。至少暂时如此。

“我没有被录取，”她脱口而出。

“什么？怎么？你告诉我们所有人——”温柔和理解消失了。

“我知道。我撒谎了。”

“你——你撒谎了？”

“是……”明日香不再抱自己，也不再玩弄自己的头发。她不值得被安慰。显然她也不配得到幸福。

“你为什么要撒谎？！对我？！对所有人？！”真嗣喊道。

明日香吃了一惊，庆幸自己已经躺在床上，免得他的话和语气会把她击垮。她已经为失望的真嗣做好了准备。她已经为悲伤的真嗣做好了准备。但是明日香并没有为他的愤怒做好准备。

他完全有权利生气，而明日香对此负有全部责任。想要掩饰内心的痛苦却无济于事，她开始哭泣：“我不知道，我以为是搞错了，我知道我做得很好！没想到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明日香……”

“等等！拜托，请让我解释一下。”

你真的认为这会解决这个问题？

“明日香，我——”

“真嗣，求你了。求你……”

线路静了下来。很可能真嗣放下电话走开了，但她仍然希望能解释清楚。希望只是一线希望，但明日香准备死死抓住那一线希望，“我——真嗣，你还没有挂断电话，所以我要从头开始……”

明日香从床上坐起来，紧紧地闭上了眼睛。深吸一口气，她开始说道，“我从一开始就不完全诚实：我不是因为妙城是最好的而申请它。该死，日本是世界上我最不想去上学的地方。在妈妈身上发生那些事情之后，我很难接受任何与日本相关的东西。这太难了：即使是语言也让我想起了她还能对我们说话的时候……”

第五节

“为什么是妙城？”明日香问她的弟弟，手里拿着一本他刚递给她的小册子。

坐在女孩左边的汽车后座上，薰继续盯着窗外，说：“不一定是妙城。可以是日本的任何一所学校。

“好吧，为什么是日本？”她重申了这个问题。

“是的，‘为什么是日本’？”奥兹瓦尔多在驾驶座上重复了一遍。

薰盯着司机头枕的背面，将话题切换到日语，“为了文化。为了母亲。你不想重新连接你生命的那一部分吗？”

明日香看着奥兹从谈话中脱离出来，继续开车，然后用她的语言回答她哥哥，“老实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关心妈妈和我们‘生活’的那一部分吗？”

双胞胎弟弟悲伤地看着妹妹，叹息道：“那你愿意为我做吗？”

轮到明日香把目光移开，看向窗外，试图抵挡弟弟的愧疚之旅，“薰……”

“你需要什么才能到达那里？”

小女孩回头看着她的弟弟，瞥了一眼他手上的绷带。汽车正载着他们返回柏林，在另一家专家办公室与他们的父亲会面，进行更多的抽血、更多的扫描、更多的测试。预后不是很有希望，而且由于男孩需要医疗照顾，去任何遥远的学校上学的可能性很小。

“明日香，”薰再次看向窗外，轻声说道，“如果你去妙城，我会在那里，我保证。”

第六节

明日香的解释变得难以置信地绝望，她意识到她不太可能再见到她的任何新朋友，包括真嗣，这加剧了她弟弟去世的痛苦回忆，“但我遇到了你。还有光。还有真名、武藏和凯塔。这很好，但还不足以改变我的想法。但我认识了你，然后通过 SDAT 了解了这一切，我最后一次试图逃避它。但显然天气有更好的主意，因为我最终回到了学院，在我意识到之前我们就成了朋友，一起跳舞，我开始——”

明日香一时间不自在地咳嗽了一声。她的思绪在飞速运转，显然说话时没有经过考虑。甚至她自己的潜意识都在质疑她在导向哪里：你要说什么？

她深吸了几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继续说：“真嗣，这一切都不应该发生。当我拿到不及格的分数时，我感到很震惊。这不可能是真的，我知道我考得很好。所以我骗了你们所有人。我很抱歉。

不，说真的，你想说什么？

明日香咬紧牙关，顾不得自己的心思，“我不能回家，尤其是在考不上之后，我已经在尽量避开德国了，我真的真的很想多陪陪你。不仅仅是因为这件事，而是因为我真的喜欢你……”

那不是你要说的……她听到了一种歌唱般的声音。

安静，你！明日香对自己厉声说道。

“那你最后的秘密……”

真嗣终于开口，明日香松了一口气。他没有离开她，他一直在线上，听着整个故事。希望的曙光越来越大。

“是的。我最后的秘密是我没有被录取，”她回答了非问题，回忆起他们在富士山的约会。

“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我们没时间了。”

上帝，你能不能再神秘一点？

“是啊。因为我的时间不多了……”她继续无视自己的想法。

更多的沉默，但她可以听到他在另一条线上缓慢的呼吸声。明日香努力让自己的呼吸与他的相呼应，希望她能再次感受到同样的温暖和舒适。相反，她被四个愚蠢的词压垮了。

“我得走了。”

不好了。

“真嗣，求求你，”她在电话里哀求道，“求求你不要走。”

不，不，不。

“待会儿再跟你说。”

不...

通话结束了。明日香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坐了多久，眼睛只盯着房间的一角。她似乎什么都知道了。

不幸的是，她几乎没有时间处理这些信息，因为她的门被轻轻地敲了敲。明日香尽量收拾好自己，整理好睡衣，擦了擦发红的眼睛。

“明日香？”奥兹隔着紧闭的门轻声说话。

明日香意识到发现她的避难所的不是客人家庭的成员，这让她松了一口气，她邀请那个男人进来，但仍在尽最大努力隐藏她刚刚结束的谈话的证据。

“你起得太早了，”她评论道，试图转移她目前的情绪状态。“你早上六点总是穿西装吗？”

“不，但里昂的巢穴似乎让我听命于他们。”

明日香对这个文字游戏轻笑起来，但她的整体情绪很难克服。奥兹也注意到了，坐在她的床上，转向她。

“我听说过妙城……还有碇。”

“你当然听说过，”她吸了吸鼻子，转动着红红的眼睛。她的父亲把一切都告诉了奥兹，她为什么希望这些私事保密？

“他为什么不让我回去？”明日香哭了。“我不——我不属于这里。”

“我不知道。我没资格和他讨论这个。而且我认为你属于，你父亲和卡米尔也是。”

她轻轻的将上半身靠在男人身上，泪水还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奥兹在那里经历了那么多，自从薰去世后，他们变得非常亲密。明日香对他吼过、哭过、骂过他很多次，但他每次都留在她身边。

明日香对奥兹和他的家人了解不多，但从她很小的时候起，他就是她的一部分。在京子出事后，他搬进了兰格雷家，帮助经营兰格雷基金会，并让他们尽可能好地向前发展：对两个摇摇欲坠的青少年来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为什么我永远找不到幸福，奥兹？”她哭了。“宇宙就这么恨我吗？”

男人哑口无言，而是选择了搂着女孩，尽量安抚。片刻后，他轻声开口：“你知道的，明日香，我觉得没有人讨厌你，他们怎么可能呢？”

“那为什么我的一切都被夺走了？先是妈妈，然后是薰，现在是真的——”她回过神来，尽快改正到妙城学园。

“最坚韧的钢铁是在最炽热的火焰中锻造出来的。我敢肯定现在听到这些话不会让人感到安慰，但你已经是我认识的最坚强的人了。”

明日香沉默片刻，眼泪慢慢流干。她可以处理痛苦、伤害和损失。她已经处理了很多年。但孤独是最难熬的。她真的只向一个人伸出过手，向他敞开心扉，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在与她作对。

“相比于艰难，我更愿意快乐，”明日香靠着男人的手臂呜咽着说。

“谁不都是这样？”奥兹回应道。

第七节

[HIKARI] 嘿明日香，抱歉我上周没有回复，不知何故我错过了这个！

[HIKARI] 真嗣还好，也许有点低落？你们都还好吗？

明日香又看了一遍短信，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如果真嗣什么都没告诉她，也许这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他们到此为止了，真嗣肯定会向他最好的朋友提起这件事。

她的手指在屏幕上缓缓敲击，有条不紊地一遍又一遍地打字和擦除，寻找完美的回应。不幸的是，一切听起来都不真实或引人注目，她只是回答：

[ASUKA] 都好，哈哈！

[ASUKA] 他需要一个电话，这样我就不用通过你了！

你会告诉自己任何给自己希望的事，不是吗？她自己的声音在她的脑海深处萦绕。

当她离开电影院朝街上走去时，她翻了个白眼。奥兹在她父亲的黑色宝马车里等着，眼睛一如既往地盯着他的手机。明日香转向艾米，给了她一个简短的拥抱，然后转向陪伴她们的两个男孩。她感谢他们度过了一个晚上，然后上车最后一次挥手告别。

“你的双重约会怎么样？”奥兹在前排座位上问道，从后视镜里朝她眨了眨眼。

“这不是双重约会，”明日香气喘吁吁地系好安全带。“艾米喜欢他们两个，需要一个借口带他们出去看看会怎样。”

“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像是双重约会。”

明日香不理睬他的话，感叹道：“我发誓，她换男朋友的次数比换衣服的次数还多。”

“啊，又回到了十四岁，”奥兹一边开车一边笑着说。

“你小时候有很多女朋友吗？”她在后座上问道。

“你觉得呢？”

“没有。”“没有，”他们几乎同时回答。

“我是国际象棋俱乐部的队长。”

“哎呀。”

“哎呀，的确如此，明日香。”

奥兹默默地继续开车，而明日香则继续与光的谈话。

[HIKARI] 就是呢。我已经尝试了很多年了。

面对真嗣的固执，她温柔地笑了笑。尽管这可能很可爱，但由于他们之间八小时的时差导致他们的谈话出现问题，这令人非常沮丧。好吧，如果他肯和她说话的话。不幸的是，他正在回避她打的每一个电话，这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的关系很年轻，随着年轻而来的是脆弱。不幸的是，明日香通过她的欺骗破坏了这种脆弱性。

继续轻柔地处理手头的事情，在回家的剩余时间里，她给光发了短信，讨论了即将到来的妙城学园的学期，计划在东京观光，以及她是否能去看望她的姐姐。女孩发来的每一条激动人心的信息都带着对明日香的愧疚和悲伤。

当汽车驶上高速公路时，明日香向光告别，并保证下次真的会通电话。

[HIKARI] 好的！我再去看看邮件！再见！

明日香靠在椅背上，把头靠在靠垫上。她与司机进行了短暂的眼神交流，然后说道：“嘿，奥兹？”

“是的？”

“关于 MPNST 盛会，你还记得什么？”

年长的男人扬起眉毛，“上次十二月的那个？或者更确切地说，前年十二月的那个？”

她紧张地点点头。

“这是基金会与马尔杜克癌症研究所的首次合作。而且，我相信，这是大卫第一次见到碓一家。”

明日香红着脸扭过头，装作不知道，没成功，“咦，什么，谁？”

“哦，”奥兹笑着继续开车。“日本有一百万个家庭，而你就不能找别的男孩子吗？”

明日香心慌意乱，只能低头看着她的大腿，“你怎么知道的？”

“我猜他就是你对你的双重约会以及你一直在发短信的人如此防备的原因。”

“不……他，”她的措辞非常谨慎，“他没有手机。”

“啊。”

“……没关系，”她喃喃自语，希望这只是对她自己说的。

明日香在镜子里看到奥兹短暂地扬起眉毛，意识到他听到了这个想法，“快乐中的小麻烦？”

她在倒影中瞪了他一眼，然后转移注意力，“不。也许……”

“好吧，考虑到所有因素，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奥兹干巴巴的回答激怒了女孩：她不愿意考虑这个问题，不管她父亲对碓家族有多么可笑的怨恨。

“有那么糟吗？”

“女儿和唯很令人愉快，或者至少在他们来这里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令人愉快，”他笑了笑，然后表情变暗了。“至于源堂……最好直接从你父亲那里听听这个故事。‘疯子’是他更喜欢用来形容这个人的词。”

就算明日香尝试，也无法在真皮座椅中陷得更深。最后她问道，“关于真嗣的事……？”

“老实说，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你弟弟应该听过，他和那个女儿相处的时间很多……呃，叫什么来着？”

“丽。”

“啊，是的，”奥兹恍然大悟地回答。“他们经常在一起，这是有道理的：他们是唯一被医生和研究人员包围的孩子。”

“不过你不觉得奇怪吗，奥兹？在我能遇到的所有人中，偏偏就遇到了真嗣？”

“你相信命运吗，明日香？”

“不是特别相信，”她说。

“命运的奇怪之处在于，如果你愿意接受它，命运不在乎巧合或奇怪。它只是做它应该做的事，”奥兹轻声说，眼睛盯着他前面的路。“如果一切都是原因的，那不是很好吗？”

明日香觉得自己的情绪变得阴暗而无情，“我怎么能相信我会因为一个这样的理由失去我的母亲、兄弟和其他我亲爱的人？”

“你还记得你说过选择快乐而不是坚强吗？”

她沉默不语，心中的怒火在燃烧。

“也许命运需要你先坚强，然后你才能快乐。”

“那是愚蠢的。”

“我想是的。但命运仍然存在。”

第八节

心脏监视器发出轻微的哔哔声，稳定的脉搏温和地提醒着明日香面前的躯体实际上还活着。不幸的是，除了哔哔声之外没有其他证据。惣流·京子·齐柏林一动不动，一如薰死前一天的样子。

“我曾经非常嫉妒你的头发，”明日香轻声说，她梳理着她母亲曾经浓密的头发。一头飘逸的金发被工作人员剪短了。明日香尽量保持坚强，但她的眼里含着泪水，因为她希望妈妈也能为她做同样的事。“而现在，我感觉我快认不出你了……”

确定梳理好母亲两边保养不佳的头发后，明日香在她身边坐到床边，举着一面镜子挡在两人面前。京子不为所动，面无笑容，空虚的表情让女儿很沮丧，尤其是当她从倒影中看到自己时。

“我连我自己都不认识了……”

明日香从床上站起来，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仔细检查门是否关上，这样她就可以和妈妈私下交谈了，“妈妈，我搞砸了。你会对我很失望…

“我遇到了一个男孩，一个非常好的男孩。我对他撒谎，以为我可以在它成为问题之前解决一切。但是，现在我已经走了，毁了一切……他甚至不再跟我说话了。”

京子一动不动地一言不发，明日香想象着她转身擦去女儿脸颊上的泪水。她会轻轻地吻她的额头并微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京子不会做这样的事，这样更伤人。

“我只有自己一个人了，妈妈。我甚至不能让爸爸跟我说话，他正忙着照顾新宝宝……薰走了……而你……”她强忍着抽泣。明日香最想生她妈妈的气，但她做不到。这不像是女人选择无视她，不像她父亲那样。

“现在真嗣……他就像我一样，妈妈。他的痛和我的痛一样：他和我一样孤独。

“然后我把它搞砸了。”

第九节

“语言。”

明日香转身看着她妈妈，“别跟我说那个。”

“我还是你妈妈。”金发女子环抱双臂。

“而且他仍然是你的儿子，他想在他……死之前见你一面。”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不想见他。”京子的眼底闪过一丝愤怒和疑惑。

“而且我告诉过你我不在乎！你至少可以试试！妈妈，他想见你！难道你不想去看自己的儿子？！”

“我没有儿子。我从来没有过儿子。那个男孩让我毛骨悚然。”

少女转过身，快步走到母亲身边，捧着她的脸，将她拉近。一对蓝色的眼睛相遇，一个厌烦地注视着另一个。

“‘那个男孩’是薰，不管你记得不记得，他是我的弟弟。你会和他说话。至少让他说……”明日香失去了紧张，用重重的吞咽打破了她恶毒的注视，“……让他说……”

重量令人窒息，她的胸部无法移动，她的肺部无法吸入空气。这个词压在她的整个人身上，直到她说出来。当这句话从她嘴里说出来时，征兆被打破了，她感到的每一丝悲伤都从她身上倾泻而出。它正在发生，明日香无法阻止它。

“... 再见。”

第十节

明日香不知道过了多久，柔和的震动将她惊醒。她靠着母亲的病床哭着睡着了，在京子肩膀附近的床单上留下了一个湿点。

她迅速环顾四周，试图找到自己的方位，但震动仍在继续。最终从旁边的桌上拿起手机接了起来。

“喂？”明日香尽力避免听起来昏昏沉沉。不确定她是否被听到，明日香第二次大声说道，“喂？”

“喂，明日香……我是真嗣……”他的声音在她耳中犹如音乐一般，她顿时精神抖擞，睡意顿时一扫而去。

“真嗣？！”她激动的回答比她预料的要响亮，明日香本能地看向了她的母亲。京子一动不动，没有焦距的眼睛依旧直直地盯着天花板：死气沉沉，遥不可及。女孩心情沉重，也不知道自己下一句话到底是对谁说的：“我想你了。”

“我也想你，明日香，”他的声音干涩而紧张。“我想——不，我知道……明日香，我想来看你。”

红头发的人看着窗外的天空，想到这里觉得自己暖暖的。她多么希望他能在那里，把他介绍给艾米和奥兹，并尝试纠正碇家的人之前留下的任何坏印象。

明日香看到父亲把车停在看护中心门口，不自觉地皱起眉头，“我……我现在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

“但是…为什么？”

这两个词让她心碎，她真的没有答案。但是她害怕他会误解它，因为更多的谎言使她感到不安。“说来话长，我现在还没有所有的细节。但是，我只想说，这里不会欢迎你……至少我父亲不会。”

“父亲们……”真嗣回答。

“‘父亲们’？复数？你的父亲怎么了？”明日香问，仍然从窗口看着大卫·兰格雷。他正在打电话，还没有进入大楼。他的时机不佳，但她希望他的电话能给她多一点时间。

“你不会想知道的，”他回答，他的拳头慢慢张开。

明日香翻了个白眼，*这到底有多糟糕*？“我想知道，真嗣。我要你告诉我。”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显然无论发生什么事都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在妙城学院教书。”

“你在开玩笑。”

真嗣挤出一声笑声，这是她听过这个通常矜持的男孩最讽刺的笑声，“我希望是。”

她简直不敢相信，“你确定是他？”

“有一本职员簿，他的脸就在那里，一清二楚。为了这个职位，他把名字改成了——”

“也许他有一个兄弟？”明日香试图插话。但真嗣完整的一句话却让她脊背发凉。

“——绫波源堂。”

她已经停止说话，但她的嘴巴仍然松弛。想不出有用的回应，她只是看着窗外的父亲，他还在打电话。

“妈妈很生气。光很困惑。而且……我很害怕，明日香，”真嗣的语气变弱了：恐惧和不确定感控制了他。“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她希望自己能通过电话拥抱男孩，试着给他一些安慰，但明日香知道她已经造成了足够多的痛苦和困惑，这可能不是个好主意。

“哇，”明日香只能发出这样的声音。

非常安慰。某个女朋友，她想。她的自我怀疑因沉默而增长。你可真会说话。

片刻后，明日香选择打破沉默，“真嗣？”

“我希望我能见到你，明日香。你知道该怎么做。”

“我也想见你，”明日香叹了口气。她连他们是情侣这件事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她怎么能帮他决定学校的事情呢？“你真的要让那个混蛋把你赶出东京吗？”

“我不知道，丽走了，你又不去，”这话顿时让明日香难过起来，“那我去干什么？”

他说得有道理，她想。但是你真的要因为他放弃你的生活吗？你已经把事情搞砸了……做正确的事，明日香。

“因为你许下了诺言，而我的真嗣信守诺言。”

“‘你的真嗣’？”

明日香咽了咽口水，握住妈妈的手寻求力量。如果在德国有人能保护她，她相信京子可以。“当然。你是我的，除非我说你不是……除非，你不原谅我……”

她确信她感觉到年长女人的手在安抚她的手，但是当女孩检查时，京子的手没有动，手指笔直，一动不动。想象中的安慰就足够了，明日香知道她必须请求原谅：真嗣现在正在打电话，没有其他时间了。

“真嗣，我搞砸了，我无法告诉你我有多抱歉。我第一次感觉找到了让我永远快乐的东西，但我抓得太紧以至于弄伤了它。”

明日香的眼泪又一次从她的脸上流了下来，她看着父亲挂断电话，走向大楼。

“也许你去妙城是最好的：一个不用带着像我这样的人的包袱重新开始的机会，”她开玩笑说。这不是开玩笑，她不忍心面对他，这让

她感到痛苦。

“明日香，我仍然不知道我想怎么处理妙城的事情。这是事实。我现在有很多事情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我想和你在一起。”

她说不出话来，因为害怕说错话，她的嘴巴瘫痪了。真嗣在提供一条生命线，明日香想伸出手去接受，但内心深处她觉得自己做不到：她不值得。

你敢！她的内心独白责备她让怀疑悄悄潜入。他在给你另一次机会！

“尽管——”她温顺地开始了。

哦，明日香，你太蠢了。

但是真嗣打断了她，“是的。我已经结束了：我原谅你了。”

明日香倒吸一口冷气，手机从手中滑落。当她把它从床上捡起来时，门微微打开，大卫朝里看了看。

“该走了，明日香，”他平静地说。如果他稍微注意房间里的人，他就会看到女儿红肿的眼睛，但远处的男人甚至没有花时间对躺在房间里的孩子的母亲说话。

“是的，父亲。就让我说再见吧，”她回答道，将手机藏在腰下。“别拖太久，今晚我想去看看卡米尔。”

明日香点点头，转向她妈妈，等着大卫关上门。她赶紧把手机放回耳边，“我，我得走了，真嗣。我等会再打给你，好吗？”

“你可以用这个号码给我发短信，我有手机。”

他的真诚让她咯咯地笑了起来。真嗣又给了她一次机会，她会尽力做最好的女朋友，“欢迎来到二十一世纪，碇真嗣。我给你发短信。再见。”

挂断电话后，明日香看着京子，希望能看到她脸上的一丝笑容。虽然患有紧张症的女人不为所动，但明日香确信她会为自己的女儿感

到高兴。明日香吻了吻她的额头，向她道别，在她父亲开门前停了下来。

少女自言自语地笑了笑，这是她离开妙城学园后第一次感到如释重负。她的秘密泄露了，她的谎言被原谅了，他知道她的过去：他仍然想和她在一起。也许她终究会幸福，即使是远距离的。

她拿出手机，给她现在现代化的男朋友打了一条简短的信息：

[明日香]谢谢你。

明日香默默地跟着父亲走出看护病房，坐在后座上。这是她回来后第一次与父母单独相处，明日香发现自己越来越不舒服。京子出事后大卫已经离得很远了，薰的离开更是雪上加霜。

她不想和他交谈，甚至不想承认她被忽视后他新找到的人。不幸的是，大卫兰格雷是明日香返回日本的唯一机会，除非她选择逃跑。她发现自己又开始了这个痛苦的过程，再次提出问题的根源。

“父亲，碓家怎么了？”

大卫握紧方向盘，对着后视镜皱眉，“明日香，我们能不能不谈这个？”

“我只是……真嗣和唯太好了，我无法想象——”

他气呼呼地叹了口气，“唯从来都不是问题所在，丽也不是问题所在。我从未见过真嗣，但我从未听人说过他的坏话。

“另一方面，源堂，”大卫的指关节在车辆的压力下变白了。“最好我们永远不要谈论他。”

父亲的语气让明日香感到脊背发凉。碓源堂确实有办法给每个人留下深刻印象。“父亲-

“你知道的，你以前叫我‘爸爸’。”

这与其说是一个要求，不如说是一个观察。父女之间的隔阂已经变得太大了，双方都不想做出任何努力来弥合差距。兰格雷一家既骄

傲又固执，这是一种危险的结合。

“而且你以前叫我‘香香’。看来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明日香冷冷地反驳，她的注意力仍然停留在车外。她知道对父亲如此直率不太可能赢得任何同情，但她越来越绝望，绝望伴随着沮丧。

她双手撑在膝上，试图积聚力量，“无论源堂发生了什么，你都知道那不是真嗣的错，”她温顺地低声说。

“父亲的罪过，”戴维重重地呼了口气。“我不想让你靠近那个男人。”

“自从丽死后他们甚至没有说过话，”明日香反驳道，声音更大了。

“这可能符合每个人的最佳利益。”

“可是我呢？我的幸福呢？”

“我非常关心你。但是够了——”

“父亲——”她试图恳求，但被打断了。

“够了，明日香。够了。”

谈话结束了。她瞪着父亲的后脑勺看了一会儿，但最终还是沉浸在悲伤中，明日香和真嗣之间还有数千英里的距离，而且随着汽车向西行驶，距离越来越大。

第十一节

明日香站在厨房的水槽边，边读食谱边开始准备晚餐的食材。她很高兴地接受了客人家庭提供的工作量，因为这让她全神贯注，以至于忽略了她胸口留下的真嗣形状的洞。

在过去的十三天里，真嗣决定面对父亲，兑现进入妙城学园的诺言，并获得了一首新歌作为奖励，而明日香则在父亲和里昂一家面前看似自生自灭，以及暂时留在医院的卡米尔和新生女婴的混乱。

被沉重的孤独压垮的明日香回忆起他最后的承诺，自言自语道：

“我向你保证我们会再次在一起……很快。”

“你笑什么？”艾米用胳膊肘顶着肋骨问道。

“没什么，”她脸红了。

艾米过来过夜，让明日香从目前混乱的家庭中得到一些喘息的机会。虽然不如真嗣过来更好，但这个金发女孩可以分散她的注意力，让她在德国度过另一个周末。

“我知道那种微笑，”艾米取笑道。“那是‘男孩’的笑容。”

“不是！”明日香抗议，试图说服自己和她最好的朋友。

“好吧，我们马上就要知道了，”奥兹瓦尔多打断道，向年轻女孩们打招呼。“明日香，艾米。”

“那是什么意思，奥兹？”明日香问道，无视艾米对这位绅士的眼神。

“你有一个包裹。”

奥兹递给她一个棕色的小盒子，来自日本，是寄给这位德国女孩的。

明日香张大了嘴，喘着粗气，寻找一把刀来切开神秘的礼物。当她揭开翻盖时，她发现一张纸条放在一个精心包装的银色长方形上面。

“明日香，
如果我现在不能和你在一起，我想
我至少能做的就是把我的心送给你。
照顾好它：它现在属于你了。”

- 真嗣

附言 你熟悉蒙太古家族和
凯普莱特家族吗？”

“Baka（笨蛋），”她轻声耳语，将信紧紧抱在胸前。

“上面写了什么？让我看看！”艾米抓住那张纸，明日香松开它。
“我看不懂！是真嗣的吗？”

明日香点了点头，脸颊通红。

“也许这些内容只适用于明日香，”奥兹建议道。

“哦，来吧！”金发女郎抗议道。

“奥兹，真嗣提到了‘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为什么这些名字这么耳熟？”红发女郎问道，一边读着短信。

“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艾米替他回答。她立即双手捂在胸前，“我的天，他引用莎士比亚的话吗？！好浪漫！”

明日香脸微微一红，却没有理会其中的内涵。真嗣并没有引用名著，他只是提到了战争家族……

哦。

她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定了定神，然后问奥兹，“我父亲呢？”

“他和卡米尔以及婴儿艾娃在医院，”该男子回答说，也明白了信息的含义。“但他应该很快就会回来。我会确保给你找个时间和他谈谈。”

“谢谢你，奥兹。”

艾米的眼睛在明日香和奥兹之间来回扫视，不确定刚刚发生了什么。她耸了耸肩，把手伸进盒子里取出里面的东西。

“这是一个……录音机？”她问，解开耳机。

明日香冲过去，一把夺过朋友手中摇摇欲坠的SDAT播放器，“小心！”

“哎呀，冷静点，”艾米举起双手温和抗议。“我只是在看它。它是什么？”

“它是，是他的 SDAT 播放器，”她回答道，把它抱在胸前。“这是他最珍贵的财产，而且……他……”

“天哪，这太浪漫了！”

“我需要一分钟，”明日香强忍泪水说道。

“明日香，一切都好吗？”

奥兹一只手搭在少女的背上，温柔地将她带走，留下明日香一个人在厨房里，“我们还需要从储藏室里拿些东西……”

她拿出手机，走到后院。在勃兰登堡寒冷的夜晚，她坐在桌旁给男友发了信息。

[ASUKA]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居然把它邮过来了。

痴情的女孩微笑着想象着真嗣收到他的短信。

[真嗣]你收到了？

[明日香]白痴。

[明日香]但是为什么？它对你那么重要。

明日香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定了定神，转身回到屋里。进了厨房，她的手机最后响了一声：

[真嗣]你对我也很重要。

“Baka，”她微笑着低声喃喃道。

“又是那个词，什么意思？”艾米打断了她的思绪。“它，呃，它的意思是‘白痴’或‘笨蛋’，”她红着脸回答。

“这不是很浪漫。”

“感觉好点了吗，明日香？”奥兹插话。

“是的，是的。谢谢你。”

“很好。你父亲在家。”

“该死，”明日香咒骂道。“艾米，我还要再离开一下。”

金发女郎翻了翻绿色的眼睛，然后看着奥兹，“没关系，我会让自己忙于这艘梦想之船。”

男人一点反应都没有，反讽道：“冯·布卢姆小姐，你受不了了。我很紧张，就像一团火。”

艾米咯咯地笑着，明日香叹了口气，快步离开了厨房。她搜遍了房子，一个房间又一个房间，然后在潮湿的房间里找到大卫，他正一边打电话一边脱下他的冬衣和靴子。

孤立无援的明日香决定现在是她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最好机会。

蒙太古和凯普莱特，她指导自己。

“爸爸。”他刚挂断电话，她就开口了。

男人挂着厚重的外套和围巾，被女儿打断，眉头微皱，“明日香……”

“我想知道碇源堂发生了什么事，”明日香双手叉腰问道。

大卫叹了口气，重新坐回长椅上，“我刚到家，明日香。我们可以不说这个吗？”

但她知道利用他的疲惫是她最大的希望。要么现在，要么永远也没机会了。

“发生了什么事？”

年长的人再次叹了口气。她确信自己不会有任何进展，但他奇迹般地回答说：“大约在薰死去的时候，丽死了。我不知道确切的时间。”

他强壮的、长着胡茬的下巴通常带有一种坚忍的表情：大卫不喜欢关心自己的情绪。在处理头部外伤和后来的癌症时，他的情绪在翻涌，但神经外科医生为了患者和基金会的最大利益确保自己的情绪稳定。但今天，就在这一刻，他的表情裂开了，这个故事比明日香预料的要私人得多。

“好吧，有一天，碇源堂突然出现了。刚走进我的办公室，醉得要死，大喊我如何杀了他的女儿，他如何能救她，如何……”明日香听到她父亲吸了吸鼻子，但无法让自己直视他的眼睛。“……因为我不听他的话，所以我活该失去薰……”

“听他的什么话？”明日香挣扎着听到那个痛苦的男人。这比她想象的要难。

“一些疯狂的科学。他正在研究一些疯狂的东西，一些非主流生物学的狗屎 - 抱歉，”他为语言道歉。“在唯和丽参加 MPNST 盛会几周后，他第一次给我发了电子邮件。我读了大约两段，但它背后什么也没有，只是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

“但在我儿子去世一周后，他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告诉我这是我活该？”明日香畏缩了一下，强迫自己问显而易见的问题，“发生了什么事？”

“我一拳打在那个狗娘养的脸上，然后把他扔出了大楼。再次抱歉，”他在继续说道之前道歉。“我应该逮捕他，但我很同情他：他也失去了一个孩子。

“虽然同情本来应该是给弱者的。”

大卫·兰格雷是个像小山一样的人，高大强壮，他的桶状胸膛和宽阔的肩膀永远不会向任何人表明他是一名医生。他的同事经常开玩笑说，他的大手不可能处理像神经外科这样精细的事情。

而他就在这里，沦为一小堆沙子：破碎而可移动，即使是最轻的微风也会吹动他。他坐在潮湿房间里的长凳上，疲倦地抱着头，无法面对站在他面前的十四岁的小女孩。

“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女孩只能这样说。她也崩溃了。

“没人知道。这不是我最骄傲的时刻，”他叹了口气。“但现在你知道了。”

明日香最后深吸一口气，“真嗣和唯也失去了一个人，父亲……就像我们一样。”

“我不在乎。”

话音一落，少女气喘吁吁，踉跄后退，“父亲……”

“回到你的朋友身边，明日香。”

第十二节

自上次与父亲交谈后的几周里，明日香觉得自己是宇宙中最孤独的女孩。她坐在床上静静地沉思，将膝盖靠在胸前叹了口气，听着 SDAT 回到开头。

自从在潮湿的房间里发生冲突后，她父亲就熟练地避开了这个女孩，而她发现自己对除了真嗣之外的一切都退缩了。明日香的希望摇摇欲坠地悬在她和大月男孩之间的一线之间，但简短的对话和断断续续的短信还不够。

她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但现在，在将计划付诸实施之前的片刻，恐惧笼罩着她。孤独的少女转向 SDAT 再次感受到这种联系。

距离妙城学园开学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她离找到进入的路还差得很远。明日香能感觉到她抓着真嗣的手松了，他们之间有成千上万只小手在撬：距离太远了，尤其是对于这么年轻的人。

看来，她几乎没有眼泪可哭了。她漂浮在无尽的焦虑海洋中，一波接一波的海浪向她袭来，她已经筋疲力尽，无法与他们抗争。明日香不能永远站在水面上，她需要做出选择并游向那里。

看不到陆地，也没有方向感。她可能会选择错误并淹死，而这种不确定性将她固定在原地。

她的爱，她的幸福，都在千里之外，她可以奔向他，可她在德国的生活怎么办？她并不是真的讨厌这里的任何人，她只是更喜欢在日本。

明日香知道唯一的获救机会就在楼下，她甩开双腿从床上站了起来。亲吻 SDAT 播放器以获取力量，她摘下耳机，紧张地走向厨房，她发现父亲正在那里啜饮一杯深夜咖啡。

“父亲，我想和您谈谈妙城学园的事。”

明日香已经在脑海中完成了争论并排练了很多次：两次是在淋浴时，一次是在她穿衣服的时候，最后一次是在她听音乐播放器的时候。

这是一个简单的攻击计划：陈述她为什么想回到日本并就读名校的原因。从她对已故兄弟的承诺开始，她将继续渴望拥抱更多没有母亲就无法再接受的日本文化。她会把妙城的朋友们加入争论，但她会以薰的信结束。

大卫·兰格雷摘下眼镜，揉了揉太阳穴，看着女儿，“明日香，我——”

“求求你了，父亲，我需要你倾听。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我需要它对你也很重要。”

年长的男人叹了口气，完全转向年轻的女孩，身体向她敞开心扉。“我在听。”

从对薰的承诺说起。

“薰-薰”她吸了一口气，含着泪水。*哇，这比我想象的要难。*明日香用力吐了一口气，重新开始，“薰去世前，我们约定好，一起上妙城学园。”

开局不错，继续加油。

“我不知道，”又一次喘息，眼泪越来越难以抑制，“我不知道他不会活下来。那个，薰——他——但他知道。他知道。”

不要失去视线，把它放在一起。

“他知道他不会参加。我找到了入学表格：他只为我填了一张……”

大卫不自在地在桌边动了动，仍然注视着明日香明亮的蓝眼睛在泪水下变得黯淡，“明日香……”

“拜托，请给我一点时间，”她抽泣着恳求道。明日香抓起纸巾擤鼻涕，试图重新控制自己的情绪。她非常想要这个，它必须发生。

“父亲，我想兑现那个诺言。我想。我和薰应该在那里重建：我们要重新开始，修复我们的关系。你看到了妈妈出事后的情况有多糟糕。

“我还是想去。就好像薰的那部分从未离开过我，我想在那里见到他。”

不错，完美。现在，薰之后是妈妈。

“而妙城在东京，离妈妈的家乡不远。你知道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现在……”泪水再次涌了上来，“……她不能去了。但我想去寻找她。看看她的童年是什么样子的。”

“明日——”

“求求你，让我说完，父亲！而且，我交了朋友！那里有真正的朋友！”她又哭了起来，挣扎着要把话说出口。“除了艾米，你知道我在这里的朋友有多么少吗？！在日本他们认识我，喜欢我！在这里他们只认为我是一个死了兄弟和母亲的富家女！”

“明日香，听——”

“不行，父亲，我还有最后一件事！”明日香从后兜里掏出那张匆忙折叠起来的打印纸，双手颤抖着递了出去。“是薰发来的邮件，我在他的发件箱里找到了：

“A -

东京站：

丸之内线到妙城学园。

12月27日上午10:10。

我已经买票了。

一个新的开始。

——薰”

眼泪现在自由地流了下来。她突然想到他在发送消息之前就死了。薰一直在购买她的飞机票和地铁票。他竭尽全力确保他的姐姐履行她的诺言，并写了一封电子邮件提醒她，但在他发送之前就病倒了。

在她意识到之前，明日香的父亲已经站起来靠近她。他将大手放在她的小肩膀上，在她的头顶上亲了一下。

“父亲……”她试图恳求，但感觉自己输了。

打起精神来，明日香！你会失去这个！

大卫叹了口气，轻声说道：“父亲’……我们怎么了……？”

“我……我……”

“我不知道你认为我能做些什么。如果你没有通过入学考试，他们就不会让你参加。”

明日香的手在滑落。她看着她想要的一切变得越来越远，变得越来越模糊，因为它变得太远而无法集中注意力。她选错了岸，快要淹死了。

不……不……我要失去薰了……

“可是父亲，我好想去啊……好想和薰重新建立联系……”

我要失去妈妈了……

“我想多了解妈妈……”

我正在失去光、真名、凯塔、武藏…

“父亲，我要回到朋友身边，求求你了！”

“明日香……”

我要失去真嗣了。

她的心碎了，眼里的泪水夺眶而出。明日香无法忍受最后的想法。她把头埋在父亲的怀里，悲伤淹没了她。这个念头一遍又一遍地在她脑海中回响，越响越响，而不是越来越小。痛苦的是，她被提醒她正在失去真嗣。

我要失去真嗣了。

轻柔地，像个小孩一样，她完成了她的愿望清单，她已经意识到这是徒劳的。但她必须告诉他。他必须知道她最后的愿望。

“爸爸，我需要——”

明日香止住了话，眼睛睁得大大的，眼泪也快干了。她的表情深藏在父亲的胸膛里，她为此而庆幸。

'需要？'

在沉默的拥抱几分钟后，大卫慢慢地从女儿身边退开，双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他重重的叹了口气，转身离开了女儿，“我要打个电话。”

谢天谢地，他没有看到明日香低着头的困惑表情。他没有注意到所用措辞的变化。他不知道她上次请求的主题。但是明日香知道，这让她害怕。

如此迫切地想要某样东西，以至于它变得比简单的愿望更浩大。不知何故，他变得不可或缺，他成了一切。没有她的兄弟，没有她的母亲，明日香抓住了唯一的救命稻草。

明日香转身，慢慢地踏上楼梯，回到她的卧室。她静静地坐在床上，下意识地拿起SDAT播放器，将耳机戴上。

'需要？'

坐在床上，播放着SDAT，明日香拿起手机给真嗣发了短信。对他来说还早，将近凌晨 4:00，但她希望他能回答。

[明日香]你醒着吗？

她仰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音乐还在继续，现在是真嗣最新的音乐出现了。一首关于用音乐淹没世界的歌，多么合适，她想。

她的潜意识捕捉到她正在自省地闲逛，少女开始自言自语。

'需要？

我不知道，这个想法刚出现。

你知道。

这个想法让她害怕：明日香确实知道她需要什么。对于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来说，这是一个荒谬的想法，但真嗣不仅仅是一种想要，一种渴望，一种迷恋。两者之间存在无法否认的联系。

撇开 SDAT 的神秘不谈，真嗣是她第一个觉得可以真正坦诚相待的人。

“开诚布公”？就像你一样？

今晚她自己的心思特别激烈，但这是活该。她做错了一切，不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明日香从一开始就欺骗了真嗣。当然，宇宙会对此进行惩罚，这很合适。

[明日香]我想和你说话。

她把电话放回原处，音乐响起，倒回到开头。随着每一首曲子的播放，明日香闭上眼睛，回忆起每首歌曲神秘的模样。

她能感觉到真嗣的手握着她的手，将她从地铁车厢里拉了出来。

在自助餐厅里，他的肩膀擦过她的肩膀，当他们对视时，他微笑，脸红了。

他们在图书馆里拿着铅笔时的火花，以及与他同班的一瞥。

他身体的温度压在她的身上，试图在停电的宿舍里连接起来。

他的嘴唇贴着她的感觉，他的手把她的脸拉近了。

当她将自己的灵魂带给他时，她胸口的重量减轻了，让他看到了她以前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的一部分。

最后，她能听到他大提琴的共鸣，为她歌唱，他自己的心只为她倾诉。

[明日香]真嗣

手指在电话上犹豫了一下。她只发了他的名字，没有附加信息。她想说什么？她应该告诉他什么？当他醒来时，他可能会发现这些消息。但她怎么能告诉他她的感受呢？

[明日香]我在这里很孤独。

[明日香]我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

[明日香未发送]我

光标闪烁，信息仍未发送。音乐又回到了最后一首，她的拇指仍然僵硬在原地。当这首歌的歌词在她脑海中闪过时，她笑了，想象着真嗣听到这首歌时也在微笑。

这个词在屏幕上徘徊，嘲弄她。仿佛在说：“你要说什么？你能说吗？你有没有力气说？”

明日香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最坚硬的钢是在最热的火中锻造的*”，是吗？让我看看我有多强...

[明日香]我需要你

她一按下发送按钮，SDAT 就响了。她再次忍受了她的灵魂，而宇宙则表示赞同：

And I- I tend to be my own worst enemy

And I- I linger on everything

But I find when I'm alone it gets so hard to breathe

And I- I, and I

Shouldn't apologize for just existing
Shouldn't apologize for just being me
Trying to hide behind all my distractions
Okay 'til the quiet comes
When it all dies down, it gets so loud
All the voices in my head
Just trying to fill me up with doubt
I'm learning how to turn around
All the voices in my head
I think I found my favorite sound
I think I found my favorite sound
Oh, I think I found my favorite sound
Do you take the time to recognize yourself
Do you spin like a carousel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it's okay to ask for help
We all need help, we all need help
Shouldn't apologize for just existing
Shouldn't apologize for just being me
Trying to hide behind all my distractions
Okay when the quiet comes
When it all dies down, it gets so loud
All the voices in my head
Just trying to fill me up with doubt

I'm learning how to turn around
All the voices in my head
I think I found my favorite sound
I think I found my favorite sound
Oh, I think I found my favorite sound
I think I found my favorite sound
Oh, I think I found my favorite sound
Embrace the silence
Trying to find this feeling that I'm doing okay
I'm my own project, a work in progress
I know I'm better than okay

一曲终了，明日香的眼睛缓缓睁开，脸上浮现出温柔的笑容。结束的想法引起了她的共鸣，她感到肩上的重量减轻了。

拿起手机，她在准备睡觉前给真嗣发了最后一条信息。

[明日香] 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第十三节

[奥兹] 你爸爸在找你。

明日香的血变冷了。她把这条信息重读了好几遍，害怕其中的含义。自从她最后一次努力说服父亲让她返回日本以来，已经过去三天了，从那以后他就一直避开她。这个男人怀恨在心，而碓源堂确保她最多只能在德国度过余生，最坏的情况下可能会在美国度过。

唯一让她感到安慰的是真嗣的 SDAT 播放器，最新的曲目让他们俩都大吃一惊。他们真的希望来回发送设备吗？

听起来有点可笑，她叹了口气。

[明日香] 他在哪里？

她回复了一条消息，然后跳下床离开了房间。摘下 SDAT 的耳机，她把音乐播放器留在床上，唯恐这会成为即将发生的事情的争论焦点。明日香在她房间的门口停下来阅读奥兹的简短回答。

[奥兹] 办公室。

该死，她无声地咒骂：明日香讨厌她父亲的办公室。感觉总是那么冷静，就像她不是在对自己的血肉之躯说话，而是在对一位失望的高管说话。也许这就是重点。

敲了敲那间不必要的大房间的门，明日香在门半开时跳了起来，奥兹晃晃悠悠地走了出去。他关上门，与女孩对视一眼，没有说话，而是假装微笑。

“那是什么意思？！”她愤怒地小声说。

奥兹耸了耸肩，仍然似笑非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什么都没告诉我，但是……”

“‘但是’什么？”

没有一丝笑意，取而代之的是，男人平日平静的眸子藏在了眼镜的反光下。但明日香知道有些不对劲，“但是’什么，奥兹？”

“他要我……去，”他犹豫着，声音沙哑。任何不同的人都会看到短暂的抽噎和清嗓子，但明日香认出男人的情绪几乎完全崩溃了。奥兹一点也不冷漠，但他的冷静一直是一个决定性的特征。

“奥兹瓦尔多，求求你……”她几乎是在乞求。

他最后清了清嗓子，说完就把无语的女孩留在门口，“他让我收拾你的东西，明日香，抱歉。”

明日香不确定自己在走廊里站了多久。她也不确定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伸手去开门的。或者发生了什么事让她站在她父亲的办公桌前。她所知道的就是她以某种方式进去了。

他的办公桌上有几份文件、一本护照和登机牌。 *请不要……*

“你在这里真的那么不开心吗？”

他沙哑的声音通常会在大办公室的窗户上发出嘎嘎声，但今天它背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听到悲伤的痕迹，大量的悲伤，来自这个通常坚忍的人。

明日香的眼睛开始流泪，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自从弟弟去世后，她第一次选择了对父亲坦诚相待：“我很寂寞，爸爸……”

这话让男人措手不及，他靠在椅背上，几乎倒吸一口冷气。“怎么说？”

女孩在雄壮的男人面前显得渺小，这一刻只剩下一颗被磨碎的心，“妈妈走了。薰死了。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卡米尔忙着生孩子。我在这里只有两个朋友：奥兹和艾米。两个。”

她的父亲沉默着，专注地听着他的女儿。

“你离开了妈妈，现在，和艾娃在一起，感觉就像……就像你离开了薰和我……”

“明日香，这与事实相去甚远，”大卫叹了口气回答道。她连忙反驳：“我生日是什么时候？”

“什么？”

“我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他的回答简短而轻蔑，“我几乎不知道这有什么关系。是12月4日。”

“所以你还记得？”

“我坐在这里不是想要听这种态度——”

明日香猛地一戳打断了他的话，“因为你和卡米尔在马略卡岛过我的生日。”

他沉默了，惊呆了。明日香看着她父亲脑子里的齿轮旋转，直到他再次轻声说话，“我——”他叹了口气，“我很抱歉。这是我们自从——自从薰死后的第一个假期。卡米尔和我想离开。我不认为有人会在这种情况下记录时间……自七月以来的一切……”

“……寂寞？”她试图完成他的想法。

大卫点点头，眼神柔和下来。

“我知道，爸爸。奥兹和我和艾米出去吃饭了。就是这样。那是我的十四岁生日……我的第一个没有……没有……”明日香无法说完这句话，眼泪已经开始流下她的脸颊。

哭泣的少女的视线已经模糊，当一双粗壮的手臂环住她，将她拉近男人的胸膛时，她发现自己感到惊讶。这可能是薰死后她从父亲那里得到的第一个真诚的拥抱，但明日香觉得这个想法无关紧要。相反，她只是选择融入怀抱。

片刻后，大卫亲吻她的头顶，轻声问道：“你真的觉得在日本会更快乐吗？”

光是这个想法就给了她希望，她对着父亲点了点头。日本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一个重建自己的机会，一个选择幸福的机会，“是……”

明日香和大卫拥抱了一会儿，不再说话。偶尔，他会亲吻女儿的头顶，但他会一次又一次地安顿下来享受与孩子的拥抱。

父亲终于开口，她能感觉到他胸膛里颤动着低沉的声音，“我，我打了几个电话，也联系了一些人……”

明日香慢慢地把自己推开，看着父亲说话，她的眼睛因希望而睁大。

“而且，在一些令人信服的情况下，”他叹了口气，假笑道，“兰利基金会的慷慨捐赠，我能够让你进入学院。”

“爸爸……”她尖叫一声，双手环在胸前。她简直不敢相信。

“我已经让奥兹瓦尔多收拾你的一些东西，但你需要收拾你的衣服，”大卫转身从桌上捡起东西，微笑着把它们交给他面前欣喜若狂的年轻女孩。“距离你应该报道的时间只有一周，所以让我们知道你还需要什么，我们会去采购。”

明日香再次投入父亲的怀抱，新的泪水从她的脸上流下，但不是悲伤而是喜悦。“谢谢你，”她低声说。“我爱你…”

他轻轻抬起她的下巴，在她的额头上亲了一下，然后目光直接接触，“我允许你去，但有一个条件：如果你遇到碇源堂，你离他远点，并立即通知我。”

明日香点点头。

“我是认真的。”

“是的，爸爸，”她离开办公室时向他保证。

明日香飞快地跑上了通往她卧室的楼梯，拿出手机开始拨真嗣的电话号码。但她的眼睛被屏幕顶部显示的日期吸引了，她清除了号

码，拨了另一个号码。

当对方接听电话时，明日香带着邪恶的假笑说道，“嘿，光。我需要你帮忙计划一些事情。”

注：歌曲《Favorite Sound》——Audien & Echosmith

第十章 人生，不，未来的人生

第一节

真嗣揉了揉眼睛，一个记忆犹新的梦重重地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一个浴缸。衣服。一个女孩。憔悴、孤独、空虚。绝望。

他摇了摇头，希望在他的手机上找到六条来自明日香的未读短信之前弄清楚它的意义或清除它。昏昏沉沉的少年先读了最近的一条，更加困惑地点了一堆短信中最早的一条。他的思绪飞速旋转，努力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话和它们的意图在今天这么早的时候就让他感到困惑。

[明日香] 你醒着吗？

[明日香] 我想和你说话。

[明日香] 真嗣

[明日香] 我在这里很孤独。

[明日香] 我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

他按顺序重读了两次消息，直到最后一条消息跳到他面前，他的头脑清醒到足以理解文字之外的内容。真嗣惊慌地坐直身体，心跳加速：最后四个字猛地驱散了脑海中的迷雾，他的思绪飞向了一片黑暗、无情的地方。

[明日香] 我需要你。

[明日香] 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那个女孩……在我的梦里……

惊慌失措的男孩按下了拨号键，等待着仿佛是永恒一般的等待。
来，接电话，接电话。求求你...

“Hallo, Sie haben das Telefon von Asuka erreicht. Bitte hinterlassen Sie eine Nachricht. Ich werde Ihnen so schnell wie möglich zurückrufen. Vielen Dank und schönen Tag (您好，您已接通明日香的电话。请留言。我会尽快给您回电。谢谢，祝您有愉快的一天)！”

不，不，不，他想着，挂了电话，又拨了过去。真嗣试图再次回忆起那个梦，他的脑海里飞速运转，但它正在消退，只能辨认出大概的形状。但他记得那种绝望。

“Hallo, Sie haben das Telefon von Asuka erreicht. Bitte-”

我应该早点回应。我早该醒了！他责备自己。我不能再失去别人了...不...

“Hallo, Sie haben da-”

请...

“Hallo, Sie haben da-”

不...

“Hallo, Sie haben da-”

“Hallo——”

“Hallo——”

“Hallo——”

“Hallo——”

“Hallo——”

“Hallo——”

“Hallo——”

明日香，请接电话。真嗣再次查看时间时，恐惧的泪水从脸上流了下来：早上6点41分。他再次拨通电话，准备重复这个动作，直到时间结束。

“真嗣？”

他的拇指本能地伸向结束通话按钮，但他停了下来。泪流满面几乎说不出话来，他只是在电话里哭了起来。

“明日香，我……我……”他抽泣着。她的声音是他记忆中听到的最令人安心的声音，无论他们之间相隔多远。

另一端的红头发人静静地坐着，开始同情地和他一起抽泣。明日香不完全确定自己做了什么会引起这样的反应，但听到真嗣的痛苦，不知为何，她的心都碎了。

片刻后，她想追根究底，“真嗣，没事吧？”

“我——是的，”他抽了几下鼻子回答。“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然后是你的短信，还有……”

“还有……”什么？明日香想着，考虑着讯息的内容。只有当她想到他反复的呼唤、抽泣和她的话之间的联系时，她才意识到他的想法。

“哦，真嗣，不！我没事！”她试图安抚他。“我在吸尘时听不到电话！”

“我很担心失去你，或者……更糟。”

明日香睁大眼睛，深吸一口气，“我永远不会。对不起，我吓到你了。”

男孩含泪微笑，“好吧，我很高兴。我不知道没有你我该怎么办。”

两个少年静静地坐着，只是听着对方的呼吸。如果他们足够安静，那就像他们在一起，依偎在床上。

“躺下，真嗣。”

“嗯？”

“拜托，就——就躺下。”

他顺从地躺了下来，闭上了眼睛。他想象着明日香靠近他，把头和胳膊靠在他的胸膛上。两人在一起，而且会在一起。

明日香翻过身，将一个枕头依偎在她身上，夹在她的大腿之间，让她的上半身靠在上面。没有她想象中的那么温暖，但电话那头传来他轻柔的呼吸就足够了。

“现在是几点？”真嗣问道。

“什么？”

“你说你在吸尘：不是已经过了午夜吗？”

明日香在电话里重重地呼了口气，“不完全是，但差不多。是的，我不得不：到处都是，呃，沙子？”

真嗣难以置信地笑了笑，“沙子？”

“或者什么的。不管怎样，我只是不想让清洁工对我父亲说什么。我不需要另一个理由让他不高兴，”明日香几乎是自言自语地咕哝着最后一句话，但真嗣听到了。

“一切都好吗？”

“是？不是？我，我又和他吵架了。”明日香回答道。她回忆起她在厨房里大发雷霆，而他对此毫无反应。“我尽力保持冷静，并谈论回到日本，但他什么也不听。”

真嗣叹了口气，悲伤压抑着重重的叹息。他对她回来的希望不大，但他相信如果有人能做到，那就是明日香。“是，没事的……”

“在他拒绝我继续尝试之后，我回到我的房间并开始给你发短信。对不起，我知道时间早了，我不应该这样，”女孩道歉道。她的眼泪

会打湿真嗣的胸膛，但他不介意。

“没关系，明日香。我很高兴你给我发信息，我希望我能一直醒着和你说话。”

明日香眨眨眼擦去最后一滴泪水，感觉它流到了她的鼻子上，顺着对面的脸颊滚落到她男朋友柔软的躯干上，“这样更好。我觉得我的胸膛里有什么东西掉了下来。”

真嗣沉默了，他的心跳得更快了。他没有花时间去考虑她所做的坦白，他唯一能思考的时刻让他的思绪变得一片黑暗，让他惊慌失措。

“我需要你”，他想。这句话吓坏了他：他也感觉到了，但在他这个年纪要处理很多事情。

“至少我从中得到了一首歌。”

他的眼睛睁大了，脸上露出了笑容。将 SDAT 运送给明日香并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但他希望她能做出一些事情来表明他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不幸的是，真嗣希望她能以某种方式回到日本和他在一起，但事实并非如此。

尚未如此，他内心的乐观主义者认为。虽然只是一小部分，但丽一直骂他太消极了。离学期开始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尽管希望渺茫，但仍有希望。

“嗯？太好了！”真嗣向她表示祝贺，然后继续谈话。

“是吗？”明日香靠着他的胸口叹了口气。他几乎能感觉到气压。“我不喜欢我们分开收歌。我宁愿把它们放在一起。”

真嗣同意了，也这么说了。他与马萨鲁的谈话在他脑海中回荡，“但也许我们需要先解决我们的家庭问题，然后才能再次聚在一起：‘蒙太古和凯普莱特。’”

红发女郎咯咯地笑了起来，感觉自己的头在真嗣的胸口弹了一下，“对了，你能选个更隐晦的参考不？”

“不是我选的，”他开玩笑地反驳道。“是格兰特先生教的。莎士比亚在日本教得不多。”

“嗯，他是怎么说的？”

“我学过格兰特先生在伦敦时表演的古诺歌剧的部分内容，他给我讲了这个故事。真的很悲惨，”真嗣回忆起左手的一些大提琴乐段，想象在明日香的手臂上叩击。

“有道理，”明日香强忍住哈欠回答，在电话里慢慢睡着了。

“喂，明日香，要不要我让你睡一会儿？”

“什么，我没有睡觉，”她抗议道，让自己清醒过来。

“我听到你打哈欠了。”

明日香脸红了，抬头看着真嗣。除了他不在那里，只有另一个枕头。幻觉破灭了，哪怕只是一瞬间，但她重重地闭上了眼睛，将枕头紧紧地贴在自己身上，“闭嘴，别动，我只是让眼睛休息一下。”

真嗣笑了，想象着那个愤怒的女孩捏着他的躯干。这足以给他带来安慰，即使只是暂时的。“晚安，明日香。”

“晚安，真嗣。”

两人一起睡了。世界之隔，却依然在一起。

第二节

在过去的几天里，光一直在催促真嗣，确保他收拾好行李并准备好去东京旅行。他害怕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明日香那边缺乏消息只会助长他的回避，但他最好的朋友一直在他身边。

“你不带大提琴吗？”光问，仔细检查了她朋友的卧室是否遗漏了物品。

真嗣摇头：“我没打算。”

“为什么不呢？他们有一个音乐课。”

他耸耸肩，“我不知道，我不太喜欢它。如果我改变主意，我可以在周末回来拿它。”

光皱眉，“好吧……”

真嗣把最后的用品放进他的行李袋，拉上拉链，看着挂在肩带上的吊坠：一个四边等长的简单白色十字架，它挂上面，温柔地提醒着他过去的的生活。他现在要去东京了，尽管有好几次破坏他未来的企图。

“真嗣，我们走！火车一个小时候后开！”

“还有其他的火车，光，”真嗣反驳道。

“我们需要坐这个。”

他因光的急迫而叹了口气，将包放在行李箱上。就是这样……没有丽，没有明日香……

从他的卧室里出来，唯、绫子和佐佐木希都在客厅等着，不情愿地兴奋地送走了孩子们。前一年柯达玛已经开始在东京的大学就读，随着丽的去世以及真嗣和光的离开，只有佐佐木希留在了大月；五分之一的孩子留下来很孤独。

泪流满面，楨子擦了擦眼睛，“真不敢相信我又失去了你们两个！”

“哦妈妈，我们会经常回来的，”光翻了个白眼，试图掩饰自己的泪水。

“柯达玛也这么说！”

“柯达玛有工作，”光纠正道。“我保证我们会经常回来的！”

“真嗣~~~！”几乎是嚎啕大哭，佐佐木希跑向男孩，紧紧地抓住了他。“我会想念你！”

“我也会想你的，祖祖。”真嗣微笑着紧紧地抱住她。

“代我向明日香问好。”

突然后悔当初决定去学园，一提到远方的少女，他的心就沉了下去。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坚持住，但现在丽不会让他退缩。

“佐佐木希！”光一跺脚。

“糟糕！”小女孩捂住了嘴。

真嗣笑了笑，知道她并不完全明白自己喜欢的德国姐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会打电话告诉她的。”

佐佐木希笑着点头：“好！”

唯走到两个少年面前，轻声道：“确定不要我开车送你们去东京吗？真的不麻烦。”

“哦，得了吧，唯，让他们长大成人搬到大城市去吧，”楨子笑道。“他们是小大人。”

“好吧好吧，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好吗？”

“是，妈妈。”

“如果有任何事情发生，你就打电话给我……”女人的声音越来越小，暗示着源堂在妙城再次出现。

“是，妈妈。”

“你知道的，我会毫不犹豫的过来。”

想到这里，真嗣笑了笑，“是的，妈妈。”

“唯阿姨，我们会没事的。如果有任何事情，我们会通知你的，”光安抚着女人。

“任何东西，”她强调道。

最后一次紧紧拥抱大家，真嗣和光一起向大家告别，走向火车站。冬去春来，厚厚的积雪早已融化。宁静的山城上空笼罩着厚重的乌云，火车车门关上，微风似乎在挥手告别。

“你准备好了吗？”光问道，靠着窗户坐下。“我想是的，”真嗣回答说，靠在椅背上。

光握住她名誉兄弟的手，将手指滑入他的手指间，这个动作将男孩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她的手上。

“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会在一起。”真嗣捏了捏光的手，笑道：“我知道。”“丽会以你为荣的。”

“我知道，”他轻声回答。

他放开他好朋友的手，伸手去拿他的包，想起来他的 SDAT 在哪里。真嗣再次靠在座位上，叹了口气，目光越过过道，望向对面的窗外。

几个月的辛勤工作，完全基于他现已去世的双胞胎妹妹空洞的安排，妙城学园似乎总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一个他永远无法到达的未来。现在他和他儿时的朋友距离那个未来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

丽的缺席严重影响了他的心情，真嗣不高兴地改写了他们对他们三个人乘坐这列火车的所有想象，以及只有光一个人一起旅行的真实记忆。

甚至明日香也没有出现在这条时间线上。他想起了图书馆里诡异的景象，想起了她蓝色的校服，想起了陌生的教室。

就算一切如我们所见，她也不会在那里，真嗣叹了口气。

“一切都好？”光问。

“嗯？是啊，只是……想想我是多么想念她。”

“丽？”

明日香。

“是的，”他撒谎。

“我也是。我一直设想我们三个一起做这件事，”光对真嗣甜甜地笑了笑。“但是，现在我们将继续纪念她。”

他点头同意，他的思绪再次飘离大陆。

“今天会很疯狂，”他咕哝道。

“你不知道。”

第三节

“嘿！等等！等等！我要下车！让我过去！”

碓真嗣听到一个声音，他转过身来：一个熟悉的声音。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他伸长脑袋在地铁车厢里的人群周围寻找任何可以证实他怀疑的东西。

不可能的。

“嘿，呃，你还好吗？”他向他刚刚离开的地铁车厢里的一堵人墙询问，寻找声音的主人。一定要是啊。

一只手伸出来，声音命令道：“握住我的手！”

本能地，真嗣服从了，从人群中拉出手和声音。声音的主人从火车里出来，火红和海蓝在日本是罕见的，但那一刻，那是年轻人见过的最重要的颜色。

本该在德国勃兰登堡的惣流·明日香·兰格雷，在日本东京站在他面前。他难以置信地张大了嘴，无法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他一定是在做梦。

“明-明-我-明-”他结结巴巴地说，迷惑不解。

“谢谢！你真是救命恩人！”女孩笑了，停顿了片刻，然后低头看着他们仍然紧握的手。“你现在可以放手了。”

“明日香？！你怎么——”

“你问我们是否见过面，”她打断他的话，仍然握着手。

“什么？”

“问我以前见过没有！”

真嗣眼眶湿润，照做了，“呃，我们以前见过吗？”

红头发的人抽走了手，“不，我不认识你！”语气直接，却带着戏谑，“你是在搭讪我吗？！”

“嗯？”真嗣有些慌了：如果这是梦，那真是太残忍了。

“不是？”她一边转身一边问，揉着下巴。“那太糟糕了……哦，好吧。”

“等等，我没有说‘不’。”

“你绝对说了。”

“不，我没有。”

“你确定？”

“我很混乱。”

“嗯，谢谢你帮助我！Danke schön（非常感谢你）！”

她转身要走，真嗣却伸手抓住了她的手。如果是真的，真嗣会去争取的。如果不是，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明日香，等等！”他喊道。

当明日香的手臂伸出，与真嗣相接时，他轻轻一拉，将她拉入自己的怀抱。钴遇到蓝宝石并立即闭合，嘴唇在中间相遇。他们在拥挤的地铁站里站了不知道多长时间，心相连，直到光拍了拍他们的肩膀。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够了。”她调侃道，冲着两人笑道。

“我们成功了！”明日香挥舞着拳头，然后与棕发女子击掌。“我好担心！”

“那很有趣，”光继续微笑。

“是啊！而且你是个糟糕的演员，”明日香取笑真嗣。

“什么？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会说的。”

真嗣还在试图让自己镇静下来，试图弄清楚这是真的发生了还是他的梦的一部分。“明日香，”他轻声问道，不想过早地结束这个梦。“真的是你吗？”

“是的，”她微笑着回答。

“怎——怎么会？！”

“我父亲在科学系拉拢关系，在最后一刻让我进去了。我和光知道一个星期了。很抱歉我什么都没说，我真的很想给你一个惊喜，”明日香解释道。快速鞠躬。

“而今天佐佐木希差点毁了它，”光咯咯地笑着说。“对不起，真嗣！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惊讶！请不要生我的气！”

男孩想假装愤怒，假装背叛，假装任何情绪，但他如释重负的喜悦压倒一切，他除了微笑什么也做不了。

“好吧，那真是太好了，但我要去等冬治：他应该在十点后到这里，”光拥抱了他们两个。

“要我们陪你等吗？”明日香提议。

“不用，没事的，我在这里也给他一个惊喜！”

光微笑着挥手离开，让这对刚刚重逢的情侣几个月来第一次享受彼此的陪伴。

明日香和真嗣手拉着手离开了地铁站，兴高采烈地聊起了她最后一分钟回日本的事情。太阳冲破了厚厚的云层，阳光明媚，映照着少年此刻的心情。他简直不敢相信：她最终成功了。

停在学校前的人行横道上时，明日香从包里拿出一样东西。她把SDAT播放器交给真嗣，“这个还给你。”

“明日香，我把它给你了，”他抗议道。

“我们一起来了，我想我们可以——”她停下来，好奇地看着显示屏。

“明日香？”

睁大的蓝眼睛注视着这个物体，把它拉近进行检查。“这里有多少首歌？”

真嗣心想，用手指轻敲嘴唇，“我的是第八个，我想你的是第九个。所以，九个。”

明日香将 SDAT 转向他，展示液晶显示屏。虽然文字被缠绕的耳机线遮挡了一部分，但最左边的数字“10”清晰可见。

“那是说……？”真嗣开始了。

“看起来像，”明日香回答。

“怎么出来的？”

女孩耸了耸肩，开始过马路朝学院走去，“我不知道。”

“你不会以为又是地铁吧？”真嗣一边问道，一边快步追上。

明日香再次耸耸肩，“也许吧？”

“这感觉有点像作弊。”

“‘作弊’？我们连这是什么，什么规矩都不知道，怎么作弊？”

“我不知道，”真嗣在靠近入口的长凳前停下。“等一下，我需要修理我的包，它掉下来了。”

明日香讽刺的哼了一声，将自己的包拉到他身边，“这件事够奇怪的，我觉得我们不能不知道什么是违规就说违规。”

当真嗣把他的行李袋绑在他滚动的手提箱顶部时，他注意到红发女郎正在从设备上拆下耳机。“你在做什么？”

“我想听，”明日香回答，将一端递给他。

“现在？”

“你真的认为我们今天早些时候会有时间吗？入住宿舍，打开行李，准备明天的制服，赶上大家。”

“好吧好吧。”真嗣默许了一声，接过耳机，放在耳边。他在昔日的异地恋女友身边坐下，微笑着等她按下播放键。

柔和、重复的钢琴音让位于歌词，明日香和真嗣沉浸进去了：

Caught in a never-ending game

Seems like the world's still trying to tame me

If that's the way, I will obey

Beautifully struggle every day

Should we have a little kiss?

While seeing both of our hourglasses

Let's make a plan to meet somewhere that is

The most far from "goodbye"

明日香望着学校的前院，看着数十名学生走进学校。她的上周一一直很模糊，但在地铁里结束一切让一切都值得。

随着音乐的响起，真嗣忍不住看着明日香。她的脸已经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了，但他们之间的距离不知何故让那些特征显得更精致了。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他只能期待着在学院里和她共度时光。

Finally, the time has come

Everything up 'til yesterday was a prologue

Just skimming through the days of old

It's my turn to bear the load

With my experience and my skill

And all the courage I had let start to mildew
At an unprecedented speed, I will
Dive right into you
And when I dozed off into a lukewarm can of soda
I dreamed of a world so far from here
That's not on the map
Searching outside of the classroom window
Or in a summer morning that's brought from the commuting train
Oh
Words like "tomorrow" or "future" or "fate"
No matter how far they extend their hands
We breathe, we dream, we raise our love
In a timeless land that is far out of reach
Even the second, hour hands of the clock
They look at us sideways as they tick and tock
How I hope to have forever to spend
This life, no, all future lives
Right here in this world with you

天旋地转，两人却一动不动。眼中只有他们对彼此的感情，他们始终处于宇宙的中心，当他们倾听和相爱时，星星和行星围绕着他们旋转。

Let's put away them far ahead
"How do you do"s and all the "Nice to meet you"s

And breathe over a thousand-year
Cycle in a single day
How I hated lifeless world
That's made up entirely of dictionary words that
I saw through my kaleidoscope
On a monotonous August morn
When you appeared in front of me
You acted shy but I didn't miss your grinning face like
If it's the textbook of this world
Of how to make your smiling face
两颗心在虚空中飘荡，永远交织在一起，寻找落脚点。
I've been looking for "incredible"s, the meaning of "unbelievable"
Even I hope for tragedies
If it goes with the thrill
But when you were standing in front of my door
With every piece in your hand that I could ask for
Oh
“我们以前不是来过这里吗？”第一颗心问道。
Words like "tomorrow" or "future" or "fate"
No matter how far they extend their hands
Let's breathe, and dream, we'll play together in this place
What do you say?
“每次都是，”第二个回答。

Even the way that you loved
I swear I could smell the scent of yours
And in the way that you walked
I could hear that bright laughter of yours
Since one day you will disappear
I'll keep every part of you
Make sure that it's burned into the back of my eyes
It's not a right that I'm due
My duty that is must have been kept
“我等不及要再见到你了。”
Words like "tomorrow" or "future" or "fate"
No matter how far they extend their hands
We breathe, we dream, we raise our love
In a timeless land that is far out of reach
Even the second, hour hands of the clock
They look at us sideways as they tick and tock
How I hope to have forever to spend
This life, no, all future lives
Right here in this world with you

第四节

“你为什么紧张？”

明日香看着她的弟弟，被这个问题吓了一跳。紧紧握住他的手，她用他的胳膊环绕住自己，紧紧抱住自己。

“结果就是结果，”薰用德语向她保证，然后用了一句日本成语：“下雨之后土会变硬。”

“之后'...？”明日香用德语重复了一遍，抬头看着他苍白的脸。

奥兹瓦尔多转身看着孩子们，温柔地瞪了他一眼，“没有‘之后’，薰。大家将一起度过难关。”

冰冷通红的眸子转向男人，男孩却一动不动，姐姐还紧紧地挽着他的胳膊。他用日语回应，朝大厅里走来的绅士点点头，“他对‘一起’的定义与我不同。”

大卫·兰格雷在大厅加入了三人组，一个年轻漂亮的研究助理跟在后面，手里拿着写字板。他用德语对大家说：“大家好，这是马尔杜克研究所的研究生和初级研究员卡米尔·里昂。她将帮助进行这些初步测试。”

黑色短发女人伸出手：“*Bonjour, je m'appelle Camille. Je suis ravi de vous rencontrer*（你好，我叫卡米尔。很高兴认识你）。”

明日香瞪了女人一眼，薰却丝毫不为所动。两人都沉默了。片刻之后，奥兹伸出手握住她的手，回答道：“*Enchanté de faire votre connaissance*（很高兴认识你）。”

“你会说法语？”明日香用德语问道。

握手后，奥兹眨了眨眼，“只会客套话而已。”

第五节

“早上好！”葛城美里一边用身体撑开大门，一边迎接进入大楼的每一位学生。“欢迎光临！很高兴见到你们！”

学生们在向这位女士鞠躬、握手甚至击掌问候后，一个接一个地排队，这取决于他们对她的熟悉程度。明日香和真嗣站成一排，每隔几秒钟就向前拖着脚，一起重听 SDAT 上的最新条目，耳机线拉在他们之间。

快到门口时，紫发女子对着两人露出灿烂的笑容，“早上好！兰格雷小姐，你好吗？”

明日香摘下耳机，对女人说：“早上好。我、我很好，谢谢。”

“太好了！我们很高兴你来到妙城学园。”

“呃，葛城小姐？”

“是的女士？”她回应。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明日香问道。

女人笑容满面，明亮的棕色眼眸散发着正能量，“你很有名……至少在我们圈子里是这样。”

明日香似乎萎缩了，“天呐，好吧，谢谢。”

这不会消失，是吗？她想。

“早上好葛城小姐，”真嗣一边推着包进门，一边试图将注意力从女孩身上转移开。

“你也早上好！欢迎来到妙城！”

当真嗣推门而入时，他滚动的手提箱翻倒了，堆在上面的行李袋也倾倒了。明日香试图抓住它，但差点撞翻了她自己的行李箱，她后

退以让她摇摇欲坠的物品稳定下来。

美里微笑着弯下腰，帮男孩拿起他的包，这时一个东西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拿起行李袋，仔细地打量着绑在它肩带上的东西。

真嗣对女人笑了笑，“哦，那是我的大提琴老师送的礼物。”

将手中的小挂件翻转过来，她的笑容慢慢收敛。一种困惑的表情笼罩着她，然后又闪过一些别的东西，但片刻后她带着新的微笑把包还给了她，“欢迎……”

真嗣和明日香进入了教学楼，这是他们几个月前长期逗留后第一次回到校园。它再次充满活力，但现在是另一种类型：曾经对考试和录取感到焦虑的地方，现在是重燃友谊和下一学年激动人心的计划的令人愉快的景象。

派系和团体已经形成，聚集在整个大厅。这对情侣紧张地拖着脚步穿过广阔的空间，侧身穿过一群群青少年。

“那太奇怪了，”明日香评论道，停在宿舍登记处。

“什么？”真嗣问道，将他的包竖立在队伍中。

“关于葛城小姐的事情。”

“怎么了？”

“你没注意到？她——”明日香刚开口，就被打断了。

“你也该出现了。”

“抱歉？”明日香转向声音的来源，一个更高的女孩迎接了他。红发女郎双手叉腰，尽量站直。“需要帮助吗？”

“我们都在等着公主殿下的到来呢。”少女讽刺的鞠了一躬解释道。高个子的女孩站直了身子，俯视着明日香。她深褐色的头发扎成双马尾辫，红框眼镜后面凶狠的青色眼睛注视着她。

“玛丽，这是谁？”另一个女孩问道，加入了骚动。

“这个漂亮的小家伙是明日香·兰格雷小姐，”她带着傲慢的外国口音说话：日语显然不是她的主要语言

明日香走上前，纠正她，“惣流。”

“什么？”

“是‘惣流·明日香·兰格雷’。”

“你确定吗？”

“关于我自己的姓氏？我还能不确定？”明日香瞪了少女一眼。一大早去对付那些挑剔的女孩还为时过早，但她在德国已经和足够多的女孩打交道了。

“你确定吗，公主？”女孩用恼人的歌唱声回答道。

明日香的注意力顿时一散，瞪大了眼睛，轻声道：“不……”

玛丽咯咯笑着把头往后一仰，“在这附近，你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特别，即使爸爸买下了这栋楼。”

“明日香，什么意思？”真嗣打断了他的话，加入了谈话。眼镜少女比他高了将近一个头，同样透过眼镜俯视着他。

“问她，”玛丽交叉双臂。“还是兰格雷家不和普通人打交道？”

“惣流，”明日香纠正道。

“我才不会那样叫你。”

明日香双手撑在身侧，向前走去，却被女孩的另一名随从打断了，“让一年级的人一个人呆着，玛丽。她不值得你浪费时间。”

玛丽从嘴里吐出一口气，转身离开，她长长的赤褐色头发在身后飘扬。临走前，她回头看了一眼矮个子红发女孩，嗤笑道：“小孩子。”

最后的评论激怒了明日香，她在女孩后面又走了一步，但被光挡住了，光用一只柔软的手挡住了女孩的胸膛。

“嘿嘿，明日香，冷静点。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这是个坏主意。”

“你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明日香干脆地回答。

我想揍她。

“你想揍她。”

明日香沉思了一下，微微点头，“好吧，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那真是个好主意，”光重申道，仍然站在她面前。

真嗣什么也没说，只是点点头表示同意，对女孩的狂野反应有些害怕。

红头发远远的看着学长轻轻的挥了挥手，咬着牙问道：“为什么？”

光安抚着少女，柔声说道：“她是四年级学生，还是学生会长，挑战她可不是什么好主意。”

“我不知道她认为自己是谁，”明日香继续怒火中烧。

“她的名字叫真希波·玛丽·伊兰崔亚斯——”

“‘伊兰崔亚斯’？当然……”她听到这个姓氏低声抱怨道。

“而且，据我所知，她与员工的关系非常好，”光无视了她的插话。“如果你别理她，对所有相关人员来说都是最好的。”

真嗣一直在抚摸火热的红头发的后背，试图平息她的脾气。尽可能多地了解了一下大女孩，他的注意力转向光，“等等，你为什么对她了解这么多？”

“我，呃，我，”光开始脸红，开始结结巴巴，“我想自己加入学生会……”

“叛徒！”明日香怼她，旋即改口，“不，等等！你可以在进去监视她！”

光举起双手抗议，“不，等等，我不是为了这个！”

明日香像鲨鱼一样咧嘴一笑，“你可以做到的，光。我相信你。”

“有什么可见识的？”

“你可以提供情报和计划。”

“她不是你的敌人，明日香：她只是另一个学生，”真嗣继续试图反驳她。

“别想平息我的愤怒，”明日香怒目而视。

小辫子女孩紧张的咯咯一笑，退了出去，“嗯，我很快就去和真名聊聊，所以，呃，我过会再去宿舍。”

当光离开时，明日香将注意力转回大厅对面的玛丽，她拖着脚步走到队伍的最前面，“我不喜欢她。”

真嗣咯咯地笑了起来，“我们一天都没来过。而且她是四年级学生，所以你认为你多久能见到她一次？”

“早上好！”登记员笑了。真嗣认出她是在图书馆抓到他们的陪同人员之一，“姓名和年份？”

“碇，呃，碇真嗣。一年级。”

短发女人翻阅了几份文件，从里面取出了一个信封。“碇，碇，啊！给你：218 房间。一年级学生在二楼到六楼。你的室友分配和课程表在信封里。欢迎来到妙城学园：我们很高兴有你！”

真嗣鞠躬并稍微让开一条路，此时仍然冒烟的明日香走近了。
“惣流·明日香·兰格雷，一年级。”

登记员翻了好几遍她的档案，然后才走向她左边的工作人员。在另一个女人耸耸肩之前，她在她耳边低语了一会儿。

“是在兰格雷下面？还是惣流下面？”她一边切换文件夹一边问道。

“我怎么知道？”明日香生气地回答。

回到明日香身边，女人开始说话，直到美里打断了她。将手机盖了一下，她帮忙道，“不好意思打扰了，我只是路过：摩耶，她不在一年级宿舍，查一下四年级的档案。”

“什么？”

“她和——”

“哦，对了，我想起来了。谢谢美里！”

葛城小姐笑了笑，转身继续打电话，走开时怒道：“你到底想干什么？”

真嗣紧张地看着明日香，当登记员从另一套文件中拿出一个信封，上面写着“兰格雷”的名字时，她看到了她眼中的轻微恐慌。

“抱歉，兰格雷小姐，我完全忘了：你不会住在一年级的宿舍。你在顶层，在四年级的公寓里。”

明日香的眼睛垂到地板上，“我真的不需要那个。”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此外，它还有其他好处：每间高级公寓都有独立的卧室、客厅、私人浴室和设施齐全的厨房。你会爱上它的！”

被激怒的红发发出了一些难以形容的恼怒声，苦笑道：“谢谢。”

“不客气！欢迎来到妙城学园！”

这对年轻情侣默默地离开了柜台，加入了他们的朋友圈，走向大厅的后角。真嗣注视着明日香，看着她不断转动的眼睛所流露的矛盾情绪。

这只是一天。你肯定能应付一天，她告诫自己。

随着他们的靠近，真名一行人转身打开圈子欢迎新加入的人，“嗨明日香，嗨真嗣！”

“真名，”真嗣笑着回答。明日香保持沉默，仍在处理事情。

“很高兴见到你们！你们住在哪里？我和凯塔住在一起！”

冬治走上前，笑道：“我要和我的男人剑介同房！”

真嗣转过头，正好看到了朋友圈里的新成员，“哦，哇哦，剑介，你什么时候认识东治的？”

运动员用胳膊搂住矮个子男孩并挤压，“剑介正在做一些电影项目，想拍摄几个月前在东京举行的2对2篮球锦标赛。从那以后我们一直是最好的伙伴！”

“冬治对我的项目帮助很大！”剑介咧嘴一笑。“而且他比看起来更聪明！”

“注意，伙计，”冬治轻轻一拳回击他的手臂。

武藏进了圈，拍了拍真嗣的胳膊，“你和我，伙计。”

“哇，太好了！”真嗣回答说，因为在他的房间里有一张熟悉的面孔而松了一口气。

“那么，剩下光和明日香了吗？”真名问道，再次推动了话题。

“不，”明日香叹了口气。

“不是，那太糟糕了，”真名评论道。

“我在二十楼，和四年级的……”

下巴掉了下来，这群人开始大声互相交谈，祝贺这个女孩，并惊呼他们的难以置信。

光最先察觉到她明显的情绪，“明日香，怎么了？不开心吗？”

“是啊，但是，”她叹了口气回答说，“我只是想像普通学生一样被对待。”

“我敢肯定它不会变得更糟，明日香。这只是一个宿舍。他们可能只是认为他们在帮你一个忙，因为你爸爸捐了钱，仅此而已，”她甜美地笑着。“一旦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房间安顿下来，这一切都会过去。”

“一切都会过去”，明日香在心里轻笑。自然。

这群人都分道扬镳，把行李放在自己的房间里，并同意重新聚在一起吃午饭。明日香一直沉默到顶层，直到门打开。低头看着大厅的门，她忍不住对命运在她脚下留下的巨大的巧合微笑。

一个更高的、赤褐色头发的女孩反复在门上刷她的卡，只是因为它闪烁红色并拒绝进入。“这该死的机器怎么了？！”她在走廊里咆哮。

明日香慢慢地接近了这个情况，在心里假笑，但不知何故对这一切感到困惑。

“他们刚发了这张卡！为什么不接受呢？”

当她到达门口时，明日香的行李箱撞倒了玛丽的粉红色包，提醒女孩她的存在。

“唔？”

红头发的人只是盯着看。

“好吧好吧！你来这里做什么？”玛丽问，手叉腰。

明日香保持沉默，从女孩身边探过身子，用她的名片在门上刷了一下。“你到底在做什么——”

它闪烁绿色。

“你？”

玛丽尖叫起来。

第六节

真嗣沮丧地把黑色丝绸领带从脖子上滑下来，揉成一团，粗暴地扔出了浴室门口。他的手紧抓着台面，在压力下发白。他正在失去控制。

一个男人弯下腰把它捡起来，和小男孩一起站在浴室柜台前。
“要不要我教你怎么系这个？”

真嗣没有动，模糊的目光盯着下方的水槽。当一滴泪水从他的脸颊滑落时，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肩膀被一双手转向了客人。

格兰特马萨鲁将领带绕在学生的脖子上，开始编结，轻声说：“你可以像廉价工薪族一样系四手结，但在舞台上，半温莎结才能散发音乐的力量。”

“这里不是舞台，也没有人在表演。”真嗣冷冷的回答。

“‘全世界都是舞台’，真嗣，”老人叹了口气。“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只是乐手。他们有自己的出口和入口。”

他听到这话皱起眉头，泪水溅到脖子上打结的黑曜石织物上。

“丽，她——”老者清了清嗓子，“她只是出去了。但她会回到幕前的……”

第七节

明日香站在镜子前，盯着穿着制服的自己。看到这惊人的相似，她傻笑着，拿出手机对着镜子拍了张照片，并立即发送了一条消息。

[明日香] 背心和领带？我要变成你了！

[奥兹] 你系四手结不会和我一样的。

明日香看到这条信息轻笑起来，想起了他熟练打结的领带和剪裁完美的西装。她从未见过奥兹穿过别的，无论何时何地。

[明日香] 太早了，我没有人教我如何正确系领带。

[奥兹] 我已经向你展示过很多次了。

[明日香] 你没有！

[奥兹] 在我认识你的十年里，我认为你没有记住我教给你的任何东西。

[明日香] 我记住了很多！

[奥兹] 我来自哪里？

[明日香] 你来自纽伦堡。

[奥兹] 不正确。

[明日香] 斯图加特？

[奥兹] 再见，明日香。

[明日香] 慕尼黑？

[奥兹] 享受你的第一天。

[明日香] 你不是奥地利人吧？

[奥兹] 萨尔茨堡。

[明日香] 什么？！

[明日香] 我父亲知道吗？！

[奥兹] 去上课吧，明日香。

明日香笑着把手机放在床上，然后又看了看校服：一件朴素的白色衬衫，饰有栗色领带，外面套着一件深 V 领的石南花灰色毛衣。底部由黑色百褶裙和黑色及膝袜组成。

这不对，她皱了皱眉。它应该是某种蓝色，对吧？

抓起书包离开房间，明日香在客厅遇到了玛丽，她也离开公寓去上学了。

“Guten morgen Prinzessin。Wie geht es dir（早安公主。你好吗）？”

明日香翻了个白眼，用日语回应道：“你的德语很烂。”

玛丽坏坏地笑着回答：“对不起，我爸爸请不起最好的德语教师。”

“去你妈的，”明日香在开门准备离开时发出嘶嘶声，她的室友紧随其后。

两人默默走向电梯，按下呼叫键后停了下来。其他几个四年级的女孩在旁边等着，几乎所有的女孩都高过这个突然难为情的十四岁女孩。

明日香欣赏着她们的曲线和风格，低头看着自己还在发育的身体，努力让自己变小。她将矮小、相对骨瘦如柴的自己与玛丽异国情调的民族风情和丰满的身材并列在一起，感觉自己像个女人中的女孩。

随着电梯的到来，学生们慢慢地鱼贯而入，明日香在最后等着，这样她就不会被迫站在玛丽身边。然而，就在她踏出一步时，一只手伸了过来，手掌朝外，拦住了明日香的脚步。

“抱歉，公主殿下：电梯满了。”

明日香环顾了几乎半空的电梯，皱了皱眉，“你在开玩笑吧？”

当玛丽从门缝里甜美地微笑时，门慢慢地开始滑落，“没有一年级的位置。Tut mir Leid（对不起）。”

门关上时，明日香用德语和日语咒骂着，直到身后一个甜美的声音打断了她，“别管她，她会过去的。”

明日香转过身，嘟囔着，眼角余光看着另一个女孩，“她还是快点过去吧。”

“我去年也是她的室友：玛丽是少数，但她认识你后会改变看法的，”女孩解释道。她比明日香略高，但比玛丽矮，留着乌黑的长发，戴着一副大圆框眼镜。她的外表相当朴素，但比起那个更高、更具异国情调的女孩，她的长相给人的威胁要小得多。

伸出手握手，明日香自我介绍，“惣流·明日香·兰格雷。”

“山岸真由美，”她微笑着回答，接受了握手。“很高兴终于见到你，明日香。”

“哦，你是我的另一个室——等等，”明日香微微眯起眼睛，“什么叫‘终于’？”

“学生会处理所有一年级学生的入学事宜：我们协助分配班主任，为住宿舍的人选择房间，安排时间等等。我们已经讨论你一段时间了。”

她的眼睛眯得更紧了，“解释一下。”

“好吧，这就是玛丽如此关注你的原因：你是一个威胁，至少在她眼里是这样。”

明日香沉默了，仍然盯着真由美，等待进一步的解释。

“你在入学考试中超过了她。你实际上是妙城学园历史上的最高分。”

明日香睁大了眼睛，震惊地后退了一步。“我是最高分？”她低声说。

真由美点点头，笑道：“我很惊讶你不知道。”

红发女郎一愣，心中升起一丝恐慌。正当她要问更多的时候，三个四年级的女生在电梯里加入了他们两个，明日香想了想。

“这就解释了一切，”明日香撒谎道。

这并不能解释任何事情，她想。我需要和真嗣谈谈。

在电梯的底部，明日香看到真嗣正等在附近的长椅上。她对男友微笑，恶狠狠地说：“你穿得很干净。”

男孩的制服非常相似：白衬衫配栗色领带、石南花灰色毛衣和黑色休闲裤。而且他知道如何打一个更好的结，明日香想，欣赏着真嗣的作品。

真嗣脸微微一红，道：“你也是。”

明日香慢慢地转了一圈，展示自己，“你很可爱，但这是错误的。”

起身准备一同前往礼堂，真嗣自信一笑，“我不同意，我对了就是对了！”

“哦闭嘴，”明日香咯咯地笑着带领他们跟在其他学生后面。凑近低声道：“不过说真的，制服全都不对。”

当他们进入礼堂时，他咽了咽口水。这是他早上穿衣服时也考虑过的事情。裤子和衬衫很普通，他可以丢掉毛衣和领带，亲近一些。但这些颜色与他们的共同愿景完全不符。

进入礼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被一名紫发女子打断了。

“哦，时机正好，我正在找你。兰格雷小姐，你能和我一起去吗？”葛城笑着问道。

“嗯，当然。”

明日香被带离真嗣时回头看了看，真嗣只能轻轻挥手，紧张地看了她一眼。

第八节

“早上好妙城学院的同学们。我是冬月耕造博士，妙城学院院长，欢迎来到 2016 年春季学期。”

长者对着面前的学生们得意地笑了笑。高高瘦瘦的冬月博士穿着深灰色西装，系着栗色领带，与学校的颜色相得益彰。他的双手紧握着现代深色木质讲台的两侧，他的存在散发着学校的自信和威严。

明日香站在后台，紧张地看着礼堂里坐满了同龄人。她最不想要的就是关注，而现在工作人员却把关注堆在了她身上。玛丽已经把她当成目标了，她肯定是想避免因优待加恩惠而树敌更多。

目光扫过数百张面孔，宝石蓝眼睛找到了目标，明日香的心顿时平静下来。他没有注意到她，但知道他和她在一起就足够安心了。

深呼吸，明日香，她缓缓呼出。这只是再多一天。

在简单介绍了学校及其历史之后，年长的男人将体育场交给了他的副手，在站到舞台后面之前与紫发女人握手。

助理院长葛城美里向学生们致意，并开始讨论对学年的期望。

真嗣在他的座位上紧张地动了动，半听着说话，半扫视房间寻找明日香。她这么快就被带走了，他不确定她是否还在房间里。

想到自己又要在人群中寻找一头特定的红头发，他不禁得意地笑了起来。而且，就像以前一样，他无法发现他正在寻找的特定颜色。明日香似乎有着非凡的消失天赋。

“现在，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欢迎妙城学园科学主任：赤木律子博士！”

公告结束了真嗣的秘密搜索，他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了舞台上。幸好，他的注意力跟在金发女人身后，稍稍靠在她身后的帘子上。

明日香在聚光灯下看起来非常不自在，她的眼睛扫视着观众又回到演讲者身上。

真嗣想，她看起来好像要跑了。

我可以在任何人抓住我之前跑出大楼，明日香一边想一边跟在年长的女人后面。

“今年，妙城学园有一位非常特别的客人，她带来了非常慷慨的资助！”

哦不，真嗣想。

“在这里为‘兰格雷基金科学馆’揭幕……”

哦，求你了，不，明日香在心里恳求道。

“……欢迎妙城学园一年级学生明日香·兰格雷小姐！”

天呐，狗屎。青少年们同时想到，完全没有注意到对方。

全场掌声雷动，赤木博士转身招呼年轻女孩：“请上来自我介绍一下。”

明日香感觉自己要晕倒了，一个黑洞在舞台上打开，吞噬了它半径范围内的一切。纵然是肆意的混乱与毁灭，她也只能希望自己成为第一个被自然之力吞噬的人。诚然，失去真嗣会很悲惨，但与现在的情况相比，这几乎是更可取的。

当她紧张地走向讲台时，她的目光扫视着面前的海量学生，她的同龄人，都在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她拉了拉自己太短的裙子的下摆，合上了过于暴露的毛衣背心，调整了限制呼吸的笨拙领带。

“我是惣流·明日香·兰格雷，”她低声说，几乎没有被麦克风收到。“很高兴认识你。”

真嗣惊恐地看着这个女孩试图让自己变得尽可能小，不想与她父亲的捐赠给她带来的关注有任何关系。让她能入学可能是一件幸事，但到目前为止，诅咒已经超过了它的好处。

明日香轻轻一笑转身走开，真嗣无意中听到观众席上随机出现的一些声音。

“她——她看起来很酷，”一个男孩说。

“真的很可爱。还有她的腿——好长！”另一个男孩低声说。

“看看她的头发！金红色，”真嗣身后的一个女孩惊呼道。“还有这样的身体……”

这不对，真嗣环顾房间四周想道。为什么这感觉不对？

他的眼睛环顾四周，寻找任何能够提示感觉不对的原因的东西，直到他看到另一个人的目光。玛丽和学生会的其他成员一起站在台上，瞪着比她小三岁的尴尬的红发女郎。

明日香没有注意到那女孩的目光，相反，她发现自己无法专心于任何事情。离开主舞台的几步感觉就像一场马拉松，女孩担心她会冲刺过去，暴露出她的不安。

学生们都被送回各自的教室进行第一天的介绍。明日香刚好在楼梯间前与真嗣会合，在向他们教室走过的整个过程，她的视线一直避开了他。

“真糟糕，是吧？”真嗣逗弄着她，哄她开心。

“在德国的最后几个月，所有这些人都对薰表达了浓浓的、居高临下的哀悼。我已经不是最受欢迎的女孩了，但突然之间，每个人都试图表现得好像他们非常关心我。”

真嗣搂着明日香的肩膀，领着她进了教室，选了靠近后面的两张空桌子。真嗣把包挂在挂钩上，微笑着看着光走进房间，和真名聊天。

光看了一眼房间的后方，双手捂住嘴巴，讽刺地喊道，“真嗣！是你在后面吗？我看不出来，你离得太远了！”

当她眨眨眼转身坐在教室正中央时，他笑了。 *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改变。*

当学生们开始安顿下来时，一名中年妇女走了进来，从她的肩包里拿出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台平板电脑。她在平板电脑上轻敲了几下，环顾了房间，然后微笑着向全班同学介绍了自己。

“大家早上好，我是卡诺小姐，欢迎来到1B班。”

尤里卡诺是一位和气的迷人的女性。她的身高只比大多数一年级学生高一点，有一张和蔼可亲的脸，浅棕色的大眼睛和齐肩的浅棕色头发。多年的一年级学生教学磨练了敏锐的智慧和坚定的把握：尽管她身材不高，但她期望最好的，不会让任何人说服她。

“今天将是一个奇怪的一天，因为你将与你所有的导师会面并快速连续地找到他们指定的房间，但为明天做好准备，我们将开始全力以赴。妙城学园认真对待学术：这是我们是日本顶尖学校的原因之一。”

一只手在前部中央的桌子上举了起来。

“已经有问题了？”卡诺小姐一脸疑惑。她看着平板电脑，大声念道，“呃，光？”

“是的！”

“这东西好用，总之，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

光站直身子问道：“选好班长了吗？”

“洞木小姐，上课才不到五分钟，我还没想好中午吃什么。”这句话引起了全班的笑声。“不过，看在你这么拼的份上，你愿意做班长吗？”

“是的，我愿意，女士，”光微笑着，仍然站着。

“我们倾向于每学期轮换一次，所以你会在春季学期担任班长。”

“谢谢你，女士！”

“请坐。”导师微笑道。“我需要更多的咖啡。”

第九节

教室前方的讲台后面站着一个威风凛凛的男人，双手紧抓着木质讲台的前缘。房间的整个前部建在一个高架平台上，墙上挂着一个占满整面墙的白板。即使坐在办公桌后面，源堂也会低头看着他的学生。他一动不动地站着，眼睛从一个学生跳到另一个学生，他的眼睛是唯一的生命迹象。

真嗣小心翼翼地看着他，一边在明日香和光之间的小团体的桌旁坐下。桌子对面是真名、剑介和冬治。

在尴尬的沉默片刻之后，老师开始说话，除了必要的身体部位几乎没有动过任何东西。

“我是绫波源堂，医学生理学博士。你可以叫我绫波博士。”

听到这个名字，真嗣内心退缩了，尽量表现出对这个男人不在意的样子。他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听着被光和明日香注意到的男人说话。

“科学是对未知事物的研究，”源堂从讲台上走出来，走下教室地板时从容不迫地说道。他的脚步缓慢而有条不紊，小心地踩在教室里。“运用科学就是运用未知。”

“有点过分了，”明日香对真嗣低声说，试图打破男孩的紧张情绪。

“你用这种力量所做的事情将决定你是谁，以及你将如何被记住。你是要像神一样，像古代科学家一样收到崇敬？”源堂在明日香身边停了下来，从眼镜底部向下注视着这个女孩。“还是你会简单地制造成功和声望，花钱进入历史？”

导师在小组附近逗留，静静地等待着房间里的人。红发女孩咬了咬牙，第一天就察觉到了对她人品的微妙诋毁。“我不知道为什么

——”

源堂转向教室的前面，背对着明日香，他说：“你只可以在被指示的时候说话，其他时候都不许。”

房间里传来一阵安静的骚动，明日香彻底尴尬地坐回了座位上。她决定不理他，除非源堂做得更过分。

“你明白吗？”

她温顺地点点头，男人却不满意。他更加用力地重申自己，“你明白吗？”

“是……”她从咬紧的牙缝中发出嘶嘶声。

“很好。”

第十节

“哇，我真的很讨厌那个家伙，”明日香愤怒地离开教室，以惊人的速度朝电梯走去。

“明日香，慢点！”真名叫了一声，一行人快步追了上去。

“刚才那是干什么啊？”剑介看着真嗣和明日香问道。“我是说，绫波博士真的真的把你们俩都搞生气了。”

“别那样叫他，”真嗣咬着牙低声说，同时明日香停了下来，愤怒地用手指敲了敲电梯按钮。

冬治俯身看着这对情侣同样愤怒的表情，“哇，他把你们俩都激怒了。”

光走到人群中央，示意大家凑近，“这个要保密，但你们都应该知道——”

“他只是个混蛋，就是这样，”真嗣打断他的话，瞪着光。

她好奇地看着他，“真嗣，你不觉得——”

“他只是其他人中的一个糟糕的老师。我能应付一个混蛋。”

“真嗣，”光看着她最好的朋友，轻声说道。他给她的眼神很清楚：源堂的身份无关紧要。

伴随着一声提示音，电梯到了，明日香走了进来，真嗣跟在后面。

“等等，你要去哪里？自助餐厅在那边，”真名叫道。

“我的公寓，我忘记带东西了。”

“去吧，”真嗣鼓励大家，“我们到那里找你们。”

当这群人挥手离开时，光留在这对情侣身边并加入了他们的电梯。门关上时，她看着她最好的朋友，“那么，我们不打算告诉任何人关于你父亲的事吗？”

“不。”真嗣干脆地回答，眼睛盯着前方的电梯门。

“你也不想早点谈论之前的大会？”光转向明日香。

“不。”

“完美。真棒。这一切显然都会过去，不会有其他后果。”

真嗣震惊地转头看向光，“我从来不知道你这么爱挖苦人。”

手叉腰，光回击道，“你们两个对任何事情都如此守口如瓶，从去年十二月开始就这样了。”

“真嗣，我爱你，我想帮助你，而你甚至没有告诉我明日香不会回来了。”

男孩微微低下了头。

“我觉得我不应该成为这次谈话的一部分，”明日香喃喃道。

“你和其他人一样应该受到指责，明日香。真嗣是我的兄弟，他去年受够了。我们也没有时间讨论你的烂摊子。”

电梯里陷入了诡异的沉默。

“我关心你们两个，但除非你们讲出来，否则我无法为你做任何事情。这种安静的沉思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随着电梯门打开，三人默默的走向了大厅的尽头。光说了她的观点，明日香稍后会与真嗣讨论：也许在神秘中有另一个盟友会有所帮助。

进了高级公寓的真嗣和光目瞪口呆地注视着。位于妙城宿舍的顶层，生活区与在东京市中心租用的实际公寓几乎没有区别。

明日香领着他们进去，简单地参观了一下布局。

“天哪，明日香，这就是你住的地方？！”光兴奋地问道，转身进了房间。她冲到窗前，眺望着窗外的东京天际线。“这真是太了不起了！”

红发女郎打开冰箱，取出一罐苏打水，用脚后跟关上冰箱门，打开苏打水时耸了耸肩，“我宁愿和其他一年级学生在一起。我不喜欢这种特殊待遇。”

“但是你是一个完整的厨房！”光离开了窗户，开始检查电器。“我们可以在这里做饭什么的。”

真嗣一想到要给朋友做饭就笑了，“那也好。要是和以前一样，食堂的饭菜就难吃了。”

“我们需要去购物，”明日香评论道，喝了一口她的饮料。“里面什么都没有。”

“我们可以放学后去，”光提议，现在透过橱柜看着炊具。“除了电饭煲，我们什么都有。”

“我已经买了一个。”一个新来的女孩走进公寓，轻声说道。“在我房间里，只是没打开。”

“是，呃，真由美，对吧？”明日香向点头回应的少女问道。“真嗣，光：我是真由美，我的室友之一。她也是四年级学生。”

“嗨，——”她在被打断之前试图自我介绍。

“她当然是，”前门关上时另一个声音说。“和公主殿下不同，最上面四层的其他学生都是四年级的。”

看到玛丽走进公寓，明日香翻了个白眼，“而这个宝藏就是我的另一个室友：玛丽。”

玛丽对两位客人嗤之以鼻，微微皱眉，向客厅深处走去，“太好了，越来越多了。”

“什么？”光问，她的握手提议被拒绝了。

“小孩子。”

“打住，玛丽，”真由美责备她。“这套公寓既是明日香的，也是我们的。她也可以有朋友过来。”

玛丽冷笑一声，拿着东西进了自己的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微微鞠躬，伸出手，真由美重新开始，“我是山岸真由美。我替玛丽道歉，她不习惯不处于注意力的中心。”

真嗣和光都回应了这个手势并自我介绍，光继续说道，“她有名吗？”

“不，”高个子女孩回答，调整着她的大圆框眼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她一直是这里的最受欢迎的女孩。”

“她是个金发碧眼的婊子，”明日香喃喃自语，仍然靠着厨房的桌子喝着苏打水。

“明日香！”光责骂她。“她是你的室友，友好点。”

明日香叹了口气，翻了个白眼。

“真由美，你觉得我们今晚可以为大家做晚饭吗？”光问道，试图通过她的厨艺来达成和平。

黑发少女紧张地扶了扶眼镜，“我，呃，我不会做饭……”

“我和真嗣可以帮你，我们会教你一些基础知识！”

真嗣微笑着点头同意，“能帮到明日香就好。”

红头发女孩说着又翻了个白眼，“你要不趁着积极的时候跟我换宿舍？”

“明日香，”光微笑着转向女孩，“有时候最好还是照着你手上的牌来打。”

明日香瞪大了眼睛，“你什么时候会打牌的？”

小辫子黑发脸微微一红，“我妈开餐厅的，厨娘可以教你很多东西。”

明日香对着少女笑道：“光，你真是充满了惊喜。”

“谢谢你，”她在回到话题之前脸红了。“让我们列一个本周的购物清单吧：我不能再多吃几天自助餐厅的食物了。”

当明日香把男朋友拉到一边时，两人点了点头，“嘿，真嗣，我能和你谈谈吗？私下？”

“嗯？”这个要求让他措手不及。“好的。”

明日香领着他走进她的卧室，关上了身后的门。她转身看到他紧张地环顾房间，然后也朝他翻了个白眼。

“注意到什么了吗？”

真嗣的眼睛在房间里扫来扫去，不确定在回答她难以置信的开放式问题时是否要提到从手提箱里掉出来的胸罩。

“嗯，”他试图拖延时间，然后才注意到她未整理的床和梳妆台上的一盒女性用品。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这间公寓不是幻象中的那个。”

“哦，谢天谢地，”真嗣在捕捉到明日香困惑的表情之前重重地呼了口气。

他是什么...？沉思片刻，她看到了手提箱外挂着的一件蓝白条纹的东西。明日香看着真嗣，看着他的目光又回到内衣上，然后弹弹他的额头，“哦，成熟点！”

“噉！”真嗣后退了一步，揉了揉额头。

将胸罩塞回包里，她转身坐在地板上，靠在自己的床上，“没有阳台，布局完全不一样。”

真嗣试图回忆起幻象中的公寓，点点头，“而且也不是我的。完全不像。而且我怀疑是女生的宿舍，”他提到了光、真名和凯塔的宿舍。

明日香叹了口气，脑袋往后一仰，靠在床垫边上，“校服不对，公寓不对，教室不对……我们缺什么？”

“我不知道。”

“哦，还有另一个谜团要加入。”

“是什么？”真嗣问道。

“我被录取了：我获得了学院历史上最高分。”

真嗣目瞪口呆，一声不吭，无法说出心中的恐惧。幸运的是，明日香说了出来。

“有人不想让我来这里。”

注：歌曲《Sparkle (English Version)》——RADWIMPS

第十一章 我们可以把世界变成金子

第一节

午饭时间渐渐过去，明日香和真嗣手拉着手走进了科学实验室，SDAT 耳机线拉在他们之间。一周之内，这已成为这对情侣身上经常发生的景象，他们的同学现在已经习惯了，尽管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一行为背后的深层含义。有一次，另一名学生拽下耳机，试图窥探他们的音乐习惯，但他听到的只是“一些经典的废话”，然后把耳机递回去，这让两人再次确认，自从12月份他们偶遇以来，这个神秘设备的功能从未变过。

“碇先生，”当这对情侣走过时，一个严厉的声音从房间前面传来，“我的实验室里不允许有玩具。”

真嗣转身面对他父亲，皱着眉头，摘下耳机。“是的，先生，”他干脆地回答。

他在后面角落的实验室桌子旁坐下，从明日香手中取回另一端，将电缆绕回设备，然后将其放入背包。由于周围环绕着其他学生，课间的短暂时光是他们能够找到的仅有的能听音乐的私人时间。他们的家庭作业还没有完全完成，但社交的时间已经太少了，事实证明，偷偷溜出去讨论他们的谜团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后一首歌出现是将近一周前。在这所有着截然不同的制服和截然不同的宿舍的截然不同的学校里，不知道是什么会触发下一首。

“伙计，”桌边的剑介小声说道，“绫波博士真的不喜欢你。”

听到这个名字，真嗣又一次握紧了拳头，这让他最好的朋友翻了个白眼。他反对光的提议，让源堂的身份继续对所有人保密，但见老师仍未提及，真嗣想等等，看看他在搞什么把戏。

又是一个需要讨论的谜团，真嗣在他的待办事项列表中添加了一项。周末就要到了，出于多种原因，他希望能和明日香独处。

“也许他逼真嗣是因为他相信真嗣有潜力？”冬治笑着提议。“真爷是个聪明人。”

“我对此表示怀疑，”明日香喃喃地说，在她的座位上坐下。

“他在入学考试中超过了我。”

“那很容易，”红发女郎尖锐地说道，偏离了她的初衷。

“真有钱，”冬治凌空回击。

“对不起，你说话了吗？”

真嗣朝明日香的方向瞥了一眼，但暗示被忽略了。

“我觉得真嗣很聪明，很有潜力。”真名甜甜一笑。

“嗯，你当然知道，”明日香想都没想就回答道。“你还在为你输了而生气。”

又是一个被忽视的眼神。

“明日香！”光发出嘶嘶声，“这太不友好了。”

真名那富有感染力的微笑无法压低，“我没有输，明日香。我们都在同一个团队：真嗣小队。”

真嗣脸红了，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桌子上，“这不是‘真嗣小队’，我们都只是——”

“够了，碇先生。”

全班同学转向教室前面的老师。尽管他坐在桌子后面，但不知何故仍然令人印象深刻，源堂经常设法在每节课前把房间里的生活拉出来。

“——朋友们，”真嗣小声说完，羞怯地面向前方。

“今天下午我们将讨论你们的春季研究论文：它占你们学期成绩的50%。”

教室里一片痛苦的呻吟，却分明被置若罔闻。

“每个小组将被随机分配一个非本地动物，你需要为此写一篇二十五页的论文并进行十分钟的演讲。论文是你分配的动物以及它如何适应环境，”源堂坚定且高效地说，无视任何喃喃自语的反对意见。“该项目将在八周后结束；我们将利用今天课堂上剩下的时间来分配动物并开始你们的小组作业。”

“‘二十五页’？”一名学生重复道。“‘八周’？”另一个感叹道。

指着高台上讲台脚下的一个碗，源堂开始布置作业，“第一桌：派一名代表上前，拟定题目。”

简单商量后，一名短发少女紧张地走到跟前，将手伸进齐膝的碗中，取出一张纸条。把单子读了几遍，她回到自己的桌子旁，脸上带着困惑的表情。一张一张的桌子被随机分配了一只动物，明日香倒数第二个为自己的小组带回了作业。她带着同样困惑的表情回来，边坐进座位边大声念道：“九带-狍-狍狍？”

一行人在她身边耸了耸肩，光接过纸条仔细阅读，“我从未听说过。”

“他说了‘非本土’，所以我猜狍狍在日本是找不到的，”冬治说。

“令我印象深刻，冬治。”

他转向明日香，等待明显的讽刺。

“‘非本地人’对你来说是个大词。”

冬治吐了吐舌头。

言归正传，明日香摇头，“反正据我所知，欧洲也没有这个。”

“嗯，先安顿下来，做些前期调查吧。”光打开电脑，开始带队。她看了明日香一眼，补充道：“很好。”

“是的女士！”红发女郎夸张地敬了个礼，然后打开笔记本电脑。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小组继续他们的研究，对这个不熟悉的生物发表评论。然而，明日香的注意力动摇了，一个轻微的唠叨拉扯她的心。一个声音在她的脑海中回荡，讽刺而刺耳：“真嗣小队”，
嗯？我敢打赌他会喜欢的。

明日香对她内心的独白翻了个白眼，继续她的研究，不时偷偷瞥一眼短发的黑发女郎。她并不是特别担心真名，从新年开始她就足够信任她了。她的担心更多是出于缺乏经验而不是恐惧：她以前从未交过男朋友，而她的第一个男朋友不知何故被证明比预期的要严肃得多。这还没有提到 SDAT 的奥秘。

这是一个在宿舍里无法集中注意力处理的谜团，几乎每一次都被好奇的朋友和缠着她的室友所阻挠。真嗣的宿舍几乎没有隐私，而明日香宿舍的厨房桌子离一扇特别的门和一个特别缠人的室友很近。

虽然明日香在公寓里有自己的房间，但她还是对再次邀请真嗣进来持怀疑态度。他们在房间里的第一次快速会面让她感到赤裸和暴露，这种感觉被她漫不经心地散落的内衣放大了。为了下次相遇，她有意识地努力让一切保持整洁，但她无法让自己带着他再次跨过那道门槛。

直到真名第二次重复她的名字时，明日香才意识到她的想法飘了多远，在小组的初始研究项目准备中提供了近乎零的帮助。幸运的是，课程快结束了，她可以在回班的路上重新振作起来。

“碇先生，下课后请留下来，”当他的学生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源堂从他的桌子上要求道。

当其他学生盯着他时，真嗣低下了头。在开学的第一周，他成功地避免了与父亲的一对一互动，但他无法违抗直接命令，尤其是在同龄人面前。

当学生们鱼贯而出时，真嗣在他父亲办公桌所在的讲台前停了下来。抬头看着男人，拳头不自觉的垂在身旁，他有意识地选择了沉

默，等待着父亲的开口。

“真嗣。”

“嗯？”

源堂在他的办公桌前倾身，低头看着他的儿子，“我很担心。”

男孩感到他的手臂抽搐，拳头握得更紧了。那是第一...

“关于什么？”他几乎没有掩饰一声咆哮。

“我希望你有更好的品味，对于…”源堂对站在门口的红发女郎点了点头，“你结交的人。”

“半年多了，”真嗣咬着牙说，“这就是你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我很担心你。”

当他的目光转向他父亲的眼睛时，他的眼睛燃烧了起来，拳头握得更紧了。指甲在他手掌的肉上扣出半个圆圈，但真嗣不愿意再避开了。深呼吸一口气，他转过头，看也不看他一眼，释放着身体里的紧张：“我不需要你的关心，我不需要你的任何东西。”

而真嗣也离开了。

第二节

“嗯，恭喜大家！你们已经度过了妙城学园的第一周，”卡诺小姐在班级里自豪地笑了笑。

疲惫不堪的学生们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周末，隐隐传来阵阵欢呼声。当她告诉他们星期六没有课时，他们的兴奋几乎翻了一番，但当他们的老师补充说这将是他们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没有课的周末时，他们的兴奋很快就平息了。

“第一周被许多人认为是最艰难的，我们往往会向你扔很多东西，因此才会有周末休息，”她继续说道，轻轻地坐在房间前面她自己的办公桌的边缘。“可是我还没有人死在我身上……”

全班都笑了起来，但她紧张地坐在那儿，因为她徘徊在这个词上，特别盯着房间后角的一个学生。

“... 然而。”

几十双眼睛慢慢地跟着卡诺小姐的目光投向了野蛮运动员的那个角落，他很幸福地还没有意识到他已经被抓住了。冬治在他的书桌上完全伸展开来，向后靠在坚硬的塑料椅子上，双手交叉在脑后，嘴巴张得大大的。

过了一会儿，老师轻声问道，“嗯，对不起，真嗣？”

真嗣猛地把头转回房间前面，回答说：“是吗，女士？”

“你能去看看你的朋友吗？”

俯下身子，男孩开始摇晃他的同学，在众人的目光中轻轻地叫醒他，成为了众人注意力的中心。片刻之后，冬治猛地哼了一声，被震回了生者之地，并因突然的注意而立刻脸红。

卡诺小姐捂着嘴巴，想要掩饰自己的咯咯笑声，却掩饰不住，全班都在嘲笑冬治，“铃原先生，我还担心我的课堂上第一次出现了死亡事件，真高兴你只是睡觉而已。”

定了定神的冬治站在书桌旁，猛地立正，羞愧地深深鞠了一躬：“老妈，诚恳道歉！”

随之而来的寂静震耳欲聋：每个学生都拼命地试图证实他们听到的。直到倒霉少年的脸比之前更红了，这才爆发出笑声。

“我-我-我-我是说卡诺小姐！”

就连前排一直矜持的导师也差点笑倒在桌上，无法控制自己。

当时钟敲响 5:00 时，光试图通过站起来并大声喊叫“起立！鞠躬！”来重新控制房间，但她也无法控制房间。

第二次尝试失败后，尤里站起来，向门口挥手，同时对班长说。“光，”她咯咯地笑了起来，“今天是星期五，我认为我们无法控制住这一切。走吧，大家。周末愉快，周一见！”

学生们开始收拾东西，鱼贯而出，仍然在大声地嘲笑那个仍然深深鞠躬的可怜人，眼睛盯着地板上的一个地方。临走时，老师冲着门口喊道：“哦哦哦！别忘了，社团报名下周开始！想想你想加入什么社团，你只有一周的时间去尝试！”“

真嗣、明日香和光站在走廊里，等待着他们可怜的同学。作为最后离开的人，当他们注意到第四个人失踪了的时候，三人组留在了门口附近，而此时第四人仍然贴在他自制的耻辱柱上。他们看着他，感觉过了永恒一般，然后卡诺小姐走到冬治身边，轻轻地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铃原先生，周末好好休息吧。很抱歉之前笑话了你。”

脸红终于退了下去，冬治抬头再次道歉，“不会再这样了，女士。”

女人拍了拍学生的肩膀，转身离开了：“最好不要……儿子。”

“那是你的男朋友，”明日香逗光，而小辫子女孩则捏了她的鼻子。

“是的……是的，”光叹了口气。

真嗣搂着她，轻轻摇晃她，“嘿，不会有事的。我想我们都很累。卡诺小姐明白。”

冬治在明日香的掌声中羞怯地走出房间。

“干得好，”她在夸张的掌声的同时讽刺地欢呼。“作为一个脑子里塞满了肌肉的人，你的表现和预期的差不多！”

“明日香，”真嗣转向女孩。

“不，她是对的。但是，”冬治假笑着反驳道，“至少我是自己进去的。”

“冬治！”轮到光骂人了。

掌声停止了，明日香笑了，“不，不，光，他说得对。”

“我们去明日香的公寓，我给大家做点好吃的，怎么样？”光转移话题，领着这对情侣走向电梯。

小组同意在半小时后见面，以便他们有时间将包包放在房间里，并在需要时在家办理手续。

第三节

“伙计，这所学校很残酷，”真嗣一进宿舍，武藏就开口了。他来得早，正在拆包。

真嗣脱下毛衣背心，松开领带，“肯定比家乡的学校严格。”

“这个科学项目是什么？”

“它比我写过的任何一篇论文都长，”他把正装鞋换成了运动鞋。

“我们是一年级，现在是第一学期，”室友笑道。“那家伙看起来像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你没有错。

“你们得到了什么动物？”

武藏转过身，涂上除臭剂，“某种有毒的蜥蜴。我想是叫‘毒蜥’。从没听说过。”

“我也没。”

“哦，还有可怜的冬治，”他笑着说，“至少我很高兴我不是第一个在课堂上睡着的人。”

“是啊，”真嗣打了个哈欠，和冬治一样疲惫。

“那么，”武藏换了个话题，套上一件绿色T恤，“这个周末有什么安排吗？”

真嗣没有想过，就这样告诉了武藏。他从来没有在东京呆过很长时间，尤其是离市中心这么近的地方，所以他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去哪里。但他还是做好了制定计划的准备，这一周非常忙碌，而且他几乎没有时间陪明日香。

“呃，我敢肯定光的姐姐柯达玛就在附近的大学上学，”真嗣补充道，这时解开了他的领带。“她应该有一两个想法。”

“哦，太棒了。冬治说他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可爱的拱廊，凯塔说另一个方向有一个电影院。”短暂的沉默后，武藏补充道，“也许和明日香在一个黑暗的剧院里独处……？”

真嗣脸色通红，转过头去，不理会以显眼的方式挑起眉毛的少年。“或者她的顶层套房对你来说已经足够隐私了吗？”

惊慌失措的男孩转过身，朝着嘲笑他的武藏挥舞着领带，而武藏则跳着躲开他的攻击离开了房间。

“哎呀！哎呀，好吧，好吧！”他笑着离开了。

真嗣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坐在床上，系好鞋带，然后上楼去看望明日香。虽然她在公寓里有自己的房间是真的，但自从开学以来，他几乎没有时间和她见面。SDAT 上有一首全新的歌曲，他几乎没有在笔记本上写出来，他们太忙了，没时间仔细听。

“有了这个项目，”真嗣对着他空荡荡的公寓大声叹了口气，“我们永远无法继续做这个了。”

站起来，他走向门口，将他的 SDAT 和笔记本塞回书桌。他最不需要的就是这个：他愿意像个疯子一样去关注的关于世界末日的奇怪歌词和涂鸦已经太多了。

确保他带上了钱包和手机以防晚饭需要购买杂货，真嗣在前往电梯前快速给明日香发了一条短信。

[真嗣] 我来找你了。

第四节

“我就在你身后，玛丽。玛丽？玛——”

门在她面前砰的一声关上时，明日香站直了身子，在被撞到之前停了下来。她翻了个白眼，刷了钥匙卡进去，就在她面前几步处看到玛丽转过拐角走进了客厅。

“抱歉，公主殿下，我一定是没听到你的声音。”

她认为她可以轻易地惹恼我？明日香对自己笑了笑。不被喜欢对于女孩来说并不陌生，她已经学会了如何有效地忽视他们的轻视。

“Keine Sorge（不要担心），”明日香友好且轻蔑地挥了挥手回答道。“我应该大点声的”

她看着玛丽头也不回地哼了一声，消失在自己的房间里，然后关上了门。

明日香走进自己的房间，拿出手机，拨通了她父亲的电话，然后打开扬声器，把手机扔在床上。铃声响起时，她脱下毛衣背心和领带，穿着白色衬衫和裙子站在镜子前。

她全神贯注，努力回忆那一瞬间她想象中的自己穿着的裙子。某种淡蓝色或绿色，带有奇怪的蝴蝶结，她回忆道。过了一会儿，明日香整理了她的衣橱，检查了她带来的几件衣服，但没有一件匹配。

当一个微弱的德国声音叫她的名字时，她低下头，从恍惚中清醒过来。

“明日香！明日香！喂？”

她转过身，从床上拿起手机，关掉免提，“我，我在！”

“一切都好吗？”大卫·兰格雷低沉的嗓音中透出几分担忧。

“是，是，对不起，我刚换好衣服，没听到你回答。”

“很好。你的第一周怎么样？”

终于让过去十天的疲惫在她身上消散，明日香向后倒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她飞越了世界，与真嗣重逢，搬进了与年长女孩一起的公寓，并参加了一流学校的第一周。直到现在，明日香才意识到这一切是多么的累人。

她轻声对父亲说话，向他讲述学校、她的班主任老师和她的朋友。直到她讲到了室友，她才突然住嘴：“——真奇怪，我的室友真由美说了最奇怪的话——”

谈话陷入了空洞的沉默，明日香的思绪开始混乱，我要告诉他吗？

大卫沉默了一会儿，问道：“明日香？你在吗？你掉线了。”

告诉他我实际上通过了，但有人暗箱操作？我不说的话，他会起疑心吗？

“喂？明日香？”

她的手机震动了一下，她把它从脸上拿开：

[真嗣]我来找你了

“我在，爸爸，”她迅速回答，把电话放回耳边。“怎么了？”

“你要告诉我一些事情。”

“有吗？”

她父亲肯定地抱怨道。

“我好像忘记了。”

“好吧。好吧，香香，我得走了，”大卫结束了电话。“周末愉快。”

“回头再跟你说，爸爸。爱你。”

“我也爱你。”

明日香把电话拿开的时候脸红了一点，但在按下结束键之前，她父亲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明日香？”

她把手机放回耳边，“嗯？”

“我——我为你感到骄傲。”

“谢——谢谢你，”她几乎没有开口。

“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卡米尔和奥兹也是。而且我知道你的母亲和弟弟会为你感到骄傲。”

“谢谢你，爸爸。”听到这句话时，她的眼里轻轻地流下了泪水，她不知道自己需要听到这些话，但很高兴听到这些话，“谢谢你，爸爸。”

他们再次道别，明日香挂了电话，手机掉在床上。她站在镜子前，开始解开衬衫的扣子，兴奋地想着即将到来的周末。

她想，这可能是一段时间以来唯一没有作业的周末了。

然而，就在最后一个按钮被解开时，敲门声将她从白日梦中惊醒。在走向门口之前，她迅速把衬衫扣好，不想在真嗣面前显得不体面。不幸的是，当她打开它时，迎接她的却是热情地咧着嘴笑的冬治。

“呃，大猩猩，”她在试图关上门之前发出嘶嘶声，但被他的大手阻止了。“松手。”

“我们约好在这里吃饭，记得吗？”

明日香翻了个白眼，一时想起光的烹饪天赋是有条件的，于是转身离开门口，让冬治进来。他走了进去，然后上下打量着矮个子女孩，得意地笑了。

“你在等真嗣？”

“干你屁事？”

冬治上下打量了她一番，在她胸前多逗留了片刻，然后转身朝公寓深处走去。

明日香困惑地低头看着她匆忙扣好扣子的衬衫，注意到中间的大洞是她漏了两颗扣子的地方，让她的胸罩暴露在外。她满脸通红，砰的一声关上了冬治身后的门，迅速整理好衬衫。确定自己的衣服系好后，她跺着脚走下走廊，在厨房里与他对峙。

第五节

真嗣和光走出电梯，兴奋地开始准备晚饭。讨论过第二天下午去早稻田大学拜访柯达玛，当他们接近明日香的公寓时，谈话逐渐结束。

大厅中途传来一阵激烈的争论，声音越来越大，直到他们停在门口。真嗣轻轻地敲了敲门，确信不会有人听到，但门打开的速度让他很惊讶。

真由美连忙把真嗣拉了进来，送他往厨房走去，“你最好在情况变得更糟之前到这里来。”

真嗣惊讶地听到屋子里不是两个女性的声音，而是一男一女。当他转过拐角时，他看到明日香和冬治围坐在桌子的两端，互相辱骂。

“乖女儿！”

“好儿子！”

“坏婊子！”

“白痴运动员！”

“荡妇！”

“Arschgeige！”

“你知道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我说这个词的原因，笨蛋！”

真嗣冲了进来，挡在了明日香和桌子之间，“明日香，明日香，喂，冷静点……”

光也跟着站到冬治面前，“喂喂喂，怎么回事？”

明日香越过真嗣的肩膀指着男孩，“他先开始的！”

“红魔只是嫌我比她聪明！”冬治反击。

“是啊，说的好像你能理解任何不是运动的东西一样！”

“如果你不是女孩，我会踢你的屁股！”

“好吧，你要是个女孩子，我很乐意踢你的！”明日香撒了谎。她以前从没打过架。

“你——你想试试？！”冬治似乎不确定如何挑战这个女孩。

“走吧，笨蛋！我没有整晚的时间可以浪费！”

尴尬的停顿了一下，两人似乎都快要动手了，但都没有先出手。幸运的是，冬治脑子里仿佛灵光一闪，他用拳头敲了敲身后的柜台，“穿上鞋子，走吧。”

这突如其来的情绪变化让所有人都一头雾水，包括明日香在内，他问道：“呃，呃，我们要去哪里？”

“你会看到的...”

她的心开始狂跳：她现在不能退缩，她的自尊心不允许她这样做，但冬治的身体在所有可测量的方面都超过了她，而她无法想象无法测量的方面。他以前肯定打过一两次架，至少她是这么认为的。她可以拒绝离开，可以在这间公寓里挑战他，甚至退缩就范。但在内心深处，她的内心燃烧着一团火，一种她以前从未感受过的陌生的火。虽然这让她害怕，但也让她兴奋，她重新穿上鞋子，跟着男孩走出了公寓。

当他跟着明日香穿过大厅时，真嗣紧张地两次试图引起明日香的注意，但她眼中坚定的表情表明她几乎没有注意到他。她的眼神让他担心。她的眼睛狂野，背后燃烧着蔚蓝的火焰。然而，这眼神也让他兴奋起来，激起一种真嗣无法理解的原始渴望：他准备跟随明日香与任何事物或任何人作战，包括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第六节

“‘妙城学园’？”唯在门口问道。

丽咳嗽了几声，从桌椅上转过身来，“是的，我确定。”

“她整天都在研究它：火车和地铁线路、课程和俱乐部活动，甚至入学考试日期，”真嗣坐在地板上解释道。“我从未见过她如此坚定。”

“丽，但是你不想知道……吗？”

“不。他们注定要在那里成就伟业。”她的声音轻柔而漫不经心，生病女孩的力量有规律地起伏。

“每所学校都出过好学生，即使是在小小的大月，”唯继续她温和的抗议。

“必须是妙城。真嗣会在那里找到希望。甚至在……之后”丽的声音变小了，从上个月开始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

“没有‘之后’，丽。我们要一起去：你答应过我的，”真嗣转身抬头看着他的妹妹。

丽看着他的眼睛片刻，移开了视线，“一切都是‘之后’。每一刻都过得比你能体会的快。只有一件事是真正永恒的……”

“那是什么？”

红眸凝视着钢蓝，她气喘吁吁地低声吐出一个音节：“爱。”

第七节

游戏厅里响起了噪音和铃声，数字和模拟效果的杂音。明亮的灯光和闪烁的屏幕协同工作，引诱着它们的猎物，争夺他们的利益和金钱。数十名顾客在临街的商店里转来转去，幸福地没有注意到入口附近发生的激烈战斗。

激烈的战斗人员摆好架势，大放异彩，面对挑战。冬治率先选择，并在一局篮球游戏中击败了明日香，但令包括明日香本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的是，她在街头霸王街机上击败了他。决赛的是由真嗣和光共同选择的，希望选择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的东西，从而将比赛降低到更稳妥的水平。不幸的是，两位挑战者过于骄傲，在最初的比分交换之后，他们不再假装要公平地进行比赛。

“呼呼！”冬治笔直地站着，双臂胜利地举过头顶。“不要在我的主场撒野！”

“干得好，冬治！”光跳起来欢呼，在他转向她的方向时击掌击掌，抓住了这一时刻。

明日香看了看记分牌，从回来的地方取回了霓虹灯圆盘，将其翻转到表面，然后用手腕轻轻一挥，将其送入了对面的球门。

7-6

当他看着空气曲棍球桌另一侧的灯光接连闪烁，宣布明日香获胜时，运动员的眼睛从他的脑袋里炸了出来。“什么？！”

明日香得意地交叉着双臂，笑得嘴都咧到了德国，“这是因为你系了鞋带，没进化完全的家伙。怎么，不脱鞋就数不过五？”

这个困惑的男孩继续难以置信地眨眼，结结巴巴地抗议要求重新比赛。

“给我100日元，”明日香命令道，伸出左手。

“嗯？ 100日元？”

“哦，拜托，别告诉我你身上没带钱，”明日香双臂交叉，然后抬起鼻子。“当然，如果你身无分文，那可以解释你的穿着方式。可怜。”

“明日香，”真嗣上前，将手轻轻放在她的手臂上，“够了。”

但冬治爆发了，转身面对矮个子女孩，“你这个白痴婊子！你说什么？！”

这次光走上前来，“喂喂，冬治！”

“你不要因为觉得自己可爱就高高在上！”冬治一把抓住明日香的左手腕。

这一举动激怒了明日香。她没有成功地从他的手中挣脱，大声喊道，“哇哇！别碰我，猴子！”

“你们在引起注意，”真嗣插话道，声音比之前大了。他发现有几个旁观者怀疑地看着骚动。

明日香挣脱冬治的手，“放开我！”却在挣脱的时候，肘部狠狠地撞在了她身后的男人身上。

转身道歉时，她听到了游戏效果的下降音和爆炸性的 GAME OVER 屏幕，“糟糕！抱歉。”

“哦不！”那人转身对着冒犯的人大喊，那是一个小得多的红发女孩。这个暴怒的人耸立在娇小的青年面前，对着明日香的脸吼道，“你以为‘对不起’就可以了？！终于到了最后一关！你看看该怎么办，嗯？！”

明日香坚定地站在原地，抬眼看着庞然大物，“这家伙说话也像猴子。”

“冬治，做点什么！”光尖叫着，退到他身后。

“是啊，你会后悔的！”男人喊道，然后抓住了明日香的下巴。

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真嗣不知道该怎么办。明日香差点被一个成年男子殴打，但他也非常警惕，以免加剧他无法处理的冲突。真嗣不是战士，怎么想都不是。

出于本能，明日香的左脚向后退了一步，然后将它从地面向上踢到男人的下巴上。他的头迅速转向左上方，让他仰面摔倒。

“天啊——”光捂住嘴脱口而出。

“明日香真是胡作非为！”冬治替她说完了这句话。

慢慢放下腿，明日香和其他人一样对这个动作感到吃惊。她只是做了这个动作，并认为她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往日的训练。她没有招惹他，只是一个意外，但她要自保。

等等，什么训练？

“你-你-你……婊子！”暴怒的家伙喊道，在街上着陆后坐直了身子。他回头召集了几个朋友，“嘿，伙计们！想试试吗？”

“好的！”当他们接近这群青少年时，其中一个人喊道。

“Oh shit，”冬治后退，伸出手臂，将光推到身后。“我们得走了。”

明日香站在原地，摆出进攻的姿态。哼。呼叫支援去对付一个孩子……？

陌生的念头让明日香措手不及，脑海中不断回荡着这句话。这是她自己的想法，她自己的感受，但也……不是。不幸的是，没有时间思考正在发生的事情，她甩掉心头的迷雾，恢复了姿势。

寻找机会，真嗣走到明日香身边，安逸地等待着她决定是跑还是打：他会做她的战斗伙伴，直到最后。

我在做什么？他想，事后猜测他与她并肩作战是一种本能。真嗣从未受过任何武术训练，更不用说以前与成年男子进行过巷战了。我打不过他们。我打不过任何人。

真嗣瞥了一眼站在原地不动的明日香，一时没有害怕。但是，如果她需要我...

“哦，看！”明日香大喊着粗略地指着那群暴徒的身后，这种干扰让真嗣从恍惚中清醒过来，将注意力集中在攻击者身上。

就在离他最近的攻击者转移注意力时，明日香向前跑了一步，右脚踢在了他的裤裆上。这一击稳稳地命中了，几乎把那个成年男子踢离了地面，然后她向右转身，左手肘怼了他的腹部。当她转向煽动者时，他倒在了街上。

冬治抓住光的胳膊，带着她离开，“来吧……我们离开这里！”

两人逃跑时，另一个暴徒拉住冬治的衣领，阻止他们继续前进，“你以为你要去哪里？我们可没忘了你！”

“还有更多！”光吓得大叫。

“等等！我们与这无关！”当男人举起右拳时，冬治举起双手。

“闭嘴！”他一拳打在冬治身上，他蜷缩了起来。

真嗣不假思索地藏身于拳头下，蹲下身子，向上冲向袭击者，用肩膀猛击对方的胸膛。当暴徒跌跌撞撞地向后退去时，真嗣扑到他身上把他推倒在地，双手抓住他的手腕试图控制局面。可惜虽然真嗣的战斗意识还算不错，但他低估了这名成年男子的力气，在他们扭打的过程中，他只能挣扎着勉强抓住他。

注意到真嗣的弱势，明日香以杂技般的方式跳到街上，在她男朋友面前翻身，一脚踢在暴徒的下巴上，让他松开了真嗣。明日香转过身，从拱廊里抓起一张高脚凳，然后疯狂地向第三个攻击者挥舞。

真嗣转向冬治和光，命令道：“跑！”，然后返回战团，并重新从后面接近明日香最初与之交战的人。

“你这个该死的婊子！你从哪里来的，马戏团？！”他大声喊道，试图冲向那个女孩，但当她用凳子在她左后方摆动时，他退缩了。

当真嗣走到明日香身边时，剩下的两个暴徒在街上排成了一排。真嗣回头看向僵硬的情侣，目光锁定冬治，“冬治，带光离开这里！”

一时愣神的少年立刻拉着光的手腕，跑进了拱廊深处，朝着对面安全的出口跑去。

现在一起面对袭击者，这对情侣对成年男子采取了进攻姿态。恐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彼此作为合作伙伴的确定性。两个青少年在他们思想的深处都对这种确定性感到非常困惑，但现在仍不是集中注意力思考这个时候。

明日香转向她左边的对手，释放恐惧并呼唤他，已经对他的回答充满信心，“真嗣！”

“知道了！”在他们都一头扎进深渊之前，他回答道。向敌人冲刺时，真嗣惊讶地看到明日香一步一步地对上了他的步伐。

明日香和真嗣完美地同步跳跃，然后在空中翻了个跟头。当他们下降时，他们的坠落变成了一个俯冲踢，直接击中了剩下的两个暴徒的胸膛。双脚正中目标，两名学生整齐地落在了街道上，胜利地站在了战斗人员的面前。

钴蓝再次遇到了蓝宝石，一股扑朔迷离的情绪涌上了两人的心头。真嗣率先开口，向对面的美少女伸出手，却被一声不悦的打断声打断。

远处传来了刺耳的警笛声，明日香收回视线，看向了声音来源的方向，“啊，糟糕！警察？！”

转向反方向，她从拱廊前跨出一步，又停了下来。明日香回头看着愣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的真嗣，向男孩伸出手，“真嗣，快跑！”

“啊，啥？”他问，仍然无法处理正在发生的事情。他的心在狂跳，他的身体一动不动。

“逃跑！”

“明——明日香……”

“真嗣，”她伸出手在他脸上摇晃，“跟我走。”

真嗣想也没想就伸手握住她的手，眼中闪过什么，然后他们就跑进了夜色中。

是黄色的。

第八节

当这对情侣向东京市中心更深处冲刺时，真嗣忍不住看着带头冲锋的红发女孩。他的左臂伸出，搭在她的右臂上，只能看到她一个人。他们逃跑前几分钟发生的事情使他无法理解。

离开原来的位置不知道多少条街道和店面后，明日香拉着真嗣深入一家餐厅，在后面找了个包间。突然变得更冷，也更清楚地意识到突然发生的变化，这个神志清醒的少女用双臂环住自己，试图盖住自己并让自己暖和起来。

“所以，”明日香重重地吐了口气，试图让自己的心跳慢下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真嗣模仿着她的动作，一边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一边试图弄清楚巷子里的战斗是怎么回事，“我——我不知道。”

低头看着自己突然裸露的胸膛，明日香抚摸着她身上神秘出现的黄色吊带裙的面料。目光顺着裙子的领口一直看到绑在她肩上的细得令人担忧的肩带，她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桌子对面的额外的关注。

“如果你一直盯着看，你的心率永远不会降低。”

真嗣从恍惚中回过神来，移开视线，脸通红，“我——我——对不起！”

“白痴，”她低声说。她的手指已经到了她的脖子上，感觉到一条薄薄的布带紧紧地缠绕在她的喉咙上。

“请告诉我你以前打过架，”真嗣打破沉默，偷偷回头看了一眼美丽的女孩。

“从来没有过。”

“我也没有，”他回答，眼睛反复地转回眼角。

“这很奇怪，就像，我不知何故知道该怎么做……”

“是啊……很奇怪……也很可怕，”每一次停顿，真嗣的眼睛都闪到明日香身上。

明日香对他试图隐藏视线的失败感到恼火，“呃，这不知何故更令人讨厌。看着我。”

“对不起，”真嗣拒绝回头。“我不想让你不舒服。”

骑士精神，她讽刺地想。

“你的衣服怎么了？”

真嗣再次打断了她的思绪。明日香摆弄着布项圈，惊讶地发现它戴在了她身上。这不是她以前穿过的东西，不太像她的风格。这件裙子很可爱，但也比她认为可以接受的要性感得多。明日香不喜欢不必要的关注。

也不是适合四月份穿的裙子，她想。不过艾米会喜欢这个的。只要它是紫色或黑色的话。

“我不知道，”她回答。“战斗结束后，我就穿着……这个……”

两人都静静地坐着，想着又一次的战斗。两个没有武术经验的十四岁少年，以杂技般的配合，干掉了四个成年男子。这个想法本身就很可笑，但不知何故明日香和真嗣都知道它已经发生了。

“所以，你身上穿了三套不同的衣服，而你却没有这样的衣服？”

明日香叹了口气，“它很可爱，但对我来说有点花哨。而且对四月来说太薄了。”

真嗣用手托着头，“这太过分了。我们还……呃……在东京吗？”

“你是什么意思？”

“和公寓一样，我们没有……去别的地方？”

“否则我们会在哪里，天才？”明日香厉声说道，顿时感到内疚。她深深地看着真嗣的眼睛，抱歉地说：“对不起，我也很害怕。”

“即使我们在我们的东京，我也不知道我们在哪里。”

然而，在明日香回应之前，一名女服务员走近餐桌打断了他们。点菜的过程短暂而简单：两个孩子都被其他一切分心了，他们同意她推荐的任何特色菜。这并没有让人觉得奇怪或不舒服，直到当真嗣问他们在哪里时，这个有点困惑的女人在离开前用谨慎的笑声回答了这个问题。虽然略微有趣的交流让气氛变得轻松，但并没有完全消除紧张的气氛，尤其是出现了下一个启示。

“还有，还有这个，”明日香再次呼气，将左手举到桌子上方。真嗣被她右手牵着，并没有留意她手里的东西，但当他认出那东西时，他的心猛地一沉。

“请告诉我是你把它带来的。”

明日香把SDAT放在他们中间的桌子上，重重地叹了口气，“不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它是在今天的科学课之前……”

当他们的食物摆在他们面前时，另一种压倒性的沉默压在他们身上。等服务员走后，真嗣站起身来，迅速换到桌子另一边，坐在了明日香身边。女孩的脸颊在他们的身体接触了片刻后红了，但她没有时间处理，因为他递给了她一个耳机。

“等等。”她握着耳机，语气坚定。“今天的事情太多了。不知何故我们他妈的像个忍者一样在空中飞行，我的衣服自己发生了变化，而SDAT在东京市中心突然自行出现在我的手中？”

爆炸性的语言让真嗣一时措手不及，他仔细看了看，确认身边这位美丽的红发德国人就是他那位美丽的红发德国人。他明白当下的压力，对这种话并不奇怪，尤其是考虑到他父亲时隔半年突然出现，但仍然令人惊讶。

回到正轨，真嗣凝视着设备，“也许它……不一样？比如说，这不是我的 SDAT？”

“有多少首曲子？”她开始询问，直到真嗣将显示屏转向她，显示出闪烁的“11”。“我的上帝。”

“等我们回到我的宿舍，我们才会知道到底是不是。”

明日香深吸一口气，开始把小耳机放到耳边，但又停了下来，又放下了手。

“真嗣，”她低声说，仍然把耳机放在她面前。

“嗯？”

“在我们听这个之前，答应我一件事。”

“嗯，好的。什么？”

她再次叹了口气，“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这一切会走向何方。我的意思是，我们刚刚击退了四个成年男子……”

真嗣赞同地呼出一口气。没有办法处理已经发生的任何事情。即使他们可以互相解释，他们将如何向其他人解释？

“我们吃晚饭，然后出去享受今晚。我们在东京市中心，一个我从未去过的地方，天色还很早。我们出去，留下一些回忆，直到……”她的声音越来越小，低头看着她的汤。

“‘直到’…？”真嗣重复道。

“直到我们再也不能。”

真嗣没再多说什么，只好点头同意，明日香将耳机戴上。他将左手伸进她的右手，紧紧握在一起，然后他按下了播放键。一段高亢的萨克斯预示着一个充满渴望的眼神和偷来的吻的夜晚，而两人选择幸福地再过一个晚上，对真正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You're stuck in my head, stuck on my heart

Stuck on my body, body

I wanna go, get out of here

I'm sick of the party, party

I'd run away

I'd run away with you Ooh

This is the part, you've got to say

All that you're feeling, feeling

Packing a bag, we're leaving tonight

When everyone's sleeping, sleeping Let's run away

I'll run away with you

Ooh

'Cause you make me feel like

I could be driving you all night

And I'll find your lips in the street lights

I wanna be there with you

Ooh

Baby, take me to the feeling I'll be your sinner, in secret

When the lights go out Run away with me

Run away with me

Baby, every single minute I'll be your hero and win it

When the lights go out Run away with me Run away with me

Up in the clouds, high as a kite Over the city, city

We never sleep, we never try

When you are with me, with me I wanna stay

I wanna stay here with you Ooh

'Cause you make me feel like

I could be driving you all night

And I'll find your lips in the street lights

I wanna be there with you

Ooh

Baby, take me to the feeling

I'll be your sinner, in secret

When the lights go out

Run away with me

Run away with me

Baby, every single minute

I'll be your hero and win it

When the lights go out

Run away with me

Run away with me

Hold on to me

I never want to let you go

(Run away with me, run away with me)

Over the weekend

We could turn the world to gold, oh oh

(Run away with me, run away with me)

Over the weekend

We could turn the world to gold

Oh oh

Oh my baby, take me to the feeling

I'll be your sinner, in secret

When the lights go out

Run away with me

Run away with me

Baby, every single minute

I'll be your hero and win it

When the lights go out

Run away with me

Run away with me

Run away with me

Run away with me

Run away with me

Run away with me

第九节

“警方正在调查此事，”冬月博士对着桌上的电话坚定地说。“我不能忽视它，这可能是开除的理由。”

警察清了清嗓子，走到办公桌前，“先生，这是游乐场老板提交的一份简单的报告。我们没有指控任何人，我们只是知道有很多妙城学生光顾那个游乐场，我们根据提供的细节正在调查中。”

明日香紧张地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在院长办公室里双手交叉立正。第二天一大早，她和真嗣被工作人员从宿舍叫了过来。尽管这些事件令人费解，但当她意识到他们正在给她在德国的父亲打电话时，她感到更加不安。

“让我们现实一点，”大卫兰格雷的男中音平静地从扬声器里传出，差点震动桌子。“明日香顶多只有45公斤？你是说她‘殴打’了四个成年男子？是在街机游戏上吗？”

“我没这么说，是警察说的，兰格雷博士。”

“再说一次，没有人指控您的女儿，先生。我们只是对所发生的事件和涉及的个人进行了粗略的描述，”警官一边平静地说，一边翻开记事本，开始阅读上面的内容。“两名少年，一男一女，身高均在1.5米左右，身材瘦削，男的深色头发，白色衬衫和黑色裤子；女的浅棕色或微红色头发，穿着黄色连衣裙。”

“所以，没有特别说明是妙城学园的学生，更不用说我的女儿了？”大卫问道。

办公室里笼罩着一片沉寂，明日香想起了坐在门另一边的真嗣。在她被带去接受单独讯问之前他们还不能说话，但明日香确信他不会出卖她。描述很笼统，几乎任何高中生都可以，但如果他们检查她的公寓，那红头发和黄裙子就该死了。

“她的头发颜色虽然独特，但还不足以脱颖而出。”

轻轻的敲门声打断了谈话，玛丽走进了办公室。

说到“老鼠”，明日香怒火中烧。

“真希波小姐，现在不是时候。”耕造看了一眼身后轻轻关上房门的少女。

但她站稳了，脚后跟转了个身，正对着他，“我不同意，冬月博士，我有证据与所提供的事件直接矛盾。”

“是这样吗？”

“是，长官，”玛丽瞥了明日香一眼，狡黠地挤了挤眼。“这个故事是不可能的，因为碓和兰格雷昨晚都和我在一起。”

明日香竭尽全力不让她在办公室里把下巴掉在地上。在所有为她撒谎的人中，玛丽无疑是最令人惊讶的。

冬月捏了捏鼻梁，叹了口气，“玛丽……”

“我将我作为学生会主席的声誉押在了这一点上：这两个一年级学生与我同在。”

“你们当时都在做什么？”

“我们在明日香和我合住的公寓里吃晚饭。”

老人家又叹了口气，重重地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他将目光转向警官，问道：“这样看来，这对你们的调查有何意义？”

“冬月博士，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充其量只是推测的，”警官合上笔记本。“如果有人提供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我会马上离开，并认为这件事与兰格雷小姐再无关系。”

“好吧，我也希望这件事到此为止。”大卫在电话里生硬地说道。“我感谢你对我女儿的关心，耕造：我确信她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但是，大卫，我——”冬月想说话，但那个男人打断了他。

“明日香，”他换成德语，结束通话时语气变得柔和，“我待会儿再跟你说话。”

明日香的心沉了下去，线路突然挂断，办公室陷入一片寂静。冬月博士是否相信玛丽是一件事，但她为什么一开始就替明日香和真嗣掩护呢？

从办公室出来，明日香看到真嗣坐在门口，耐心地等着轮到他的时候，她的心缓了下来。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他对她微笑，她尽力向玛丽点头和眨眼，示意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最终没有必要，因为冬月博士走出来并让三名学生离开。

当他们在电梯口等电梯时，玛丽第一个打破沉默，“嗯，比预期的要好。”

真嗣转向高个子女孩，“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甚至都没对我问话。”

明日香刚开口，玛丽就打断了她的话，“我告诉他们你们昨晚和我一起吃饭。只是朋友们一起玩。”

“但是，为什么——”真嗣开始说，直到他感到屁股上被狠狠地捏了一下。

“你要是说漏了的话，我会让你为此付出代价，”玛丽在电梯门滑开前嘶嘶地说，几个学生鱼贯而出。

明日香再一次控制住自己的反应，试图不被女孩盯上，但内心深处燃起了一团火。不管她是否掩护了他们，像那样捏真嗣都是踢她屁股的理由。但她保持冷静和镇定，等待沉默被打破。有些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她什么都不敢相信。

三人悄无声息地走进来，一言不发地乘电梯来到真嗣所在的楼层。真嗣离开，朝自己的房间走去，打算等会儿给明日香发短信。

“你要是说漏了的话，我会让你为此付出代价”，当他走进房间时，玛丽的话在他的脑海中回响，惊讶地发现房间是空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真嗣边想边拿出笔记本，准备在不断增加的播放列表中添加一个神秘的条目。

第十节

“哇，没有多少人能像这样打断院长，”当她和明日香走出电梯时，玛丽咆哮道。

明日香无视这些话，艰难地穿过走廊朝他们的公寓走去。被盘问前一天晚上的事情已经够可怕的了，尤其是当他们自己都完全不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的的情况下，但现在玛丽正在为他们掩护。

“你父亲的影响力显然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进入时玛丽继续说道，“难怪你——”

“你他妈的以为你在做什么？”公寓门关上时，明日香问道。

“我在保护我的室友和我们的狗狗，”玛丽用恼人的单调声音回答。

“‘我们的狗狗’？”明日香反驳道。

“小真嗣。他是那么无助，总是在你身边，又那么可爱，我一直想要一只宠物。”

“他不是宠物。”

“不，当然不是，他只是跟着你，你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因为他爱你。”

明日香走上前，双拳握在身体两侧，但玛丽注意到了，举起手掌投降。

“好吧，好吧，”她耸耸肩。“我觉得当‘敌人’什么的都挺累的。如果你欠我的话会更有利。”

红发女孩几乎冲着红褐色头发的少女怒吼道：“你以为我欠你什么？你自己决定帮忙的。”

“明日香，明日香，”玛丽凑近女孩，双手轻轻搭在她的肩膀上，“我只想做你的朋友。”

“你骗我。”

“相信你想要的。”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替我们掩护，”明日香再次上前。她不得不伸长脖子盯着个子更高的女孩，尽量表现出毫不畏惧的样子。

“也许我认为这会很有趣。”

宝石蓝色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像匕首一样盯着蓝绿色眼睛，她们都没有动。

“我明白他为什么喜欢你了：你生气的时候很性感。”

这句话打断了明日香的紧张，她迅速后退，双手举起，仿佛受到了人身攻击，“什么？！”

玛丽笑了笑，然后转身走向她的房间，“你太过分了，公主。不过你说得对，我不是为了好玩：我这样做是因为可以让你欠我的。”

“再说一次，你凭什么认为我欠你的？”

“因为我在相机上拍到了。”

明日香回过神来，向大姑娘退了一步，“我不信。”

玛丽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点了几下屏幕，然后转身给明日香看。摇晃的视频显示冬治拉着光从拱廊出来，然后猛地转向，拍到了明日香和真嗣向街上最后两个暴徒跑去。两个不可思议的跳跃、翻筋斗、腾空踢后，两人都踩在了地上的身体上。

“天哪，”摄像机后面的声音低声说，很可能是玛丽的声音。

明日香看着她记录下来的自己几乎逃离了犯罪现场，然后停下来伸手握住真嗣的手。当录像里明日香对那个一动不动的男孩大喊大叫

时，摄像师绕着起重机慢慢走到她的左边。玛丽大声喊叫让人群让开，但摇摇晃晃的摄像机在几秒钟内只显示出一片模糊的颜色。

然而，随着画面稳稳地走出去，靠近街道，看到街上有两个人影手拉着手疾驰而过，明日香的心沉了下来：黑裤白衬衫的男孩可以是任何人，但毫无疑问地有一丝火热的红发在浅黄色的太阳裙上闪耀的痕迹。

视频结束，玛丽关掉手机，咧嘴笑道：“我的意思是，我已经无法解释你是怎么在空中翻身的，而你甚至还要带套换洗衣服逃跑？告诉我，这不是有预谋的！”

慌乱之下，明日香只能颤抖着叫道：“你、你想干什么？”

“唔——唔，”玛丽在矮个子女孩的脸前挥了挥手指，然后后退并转身离开。“游戏不是这么玩的。”

“这不是游戏！”明日香大声回应，她已经失去了很多，不愿意做出更多的退让。

但玛丽继续朝她的房间走去，对着宇宙说：“当我看到他时，我会让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咳咳，看着吧。”

那个婊子，当玛丽的门咔嗒一声关上时，她想。

再一次，她没有太多时间来处理这件事，因为她的手机在寂静中响起，让她跳了起来。明日香匆匆忙忙进入自己的房间接听电话，关上门后按下接听键，“喂？”

“明日香，我给你一次机会回答：你当时在场吗？”大卫的声音在明日香的手机里小了很多，但还是一如既往的激烈。

她考虑过对父亲撒谎，但最终还是放弃了。事实对她有利：她被人袭击，进行了无法解释的自卫，害怕遭到报复而逃跑，她的室友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撒谎掩护他们。

“是的，”她温顺地回答。

男人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需要我关心的吗？”

“没有。”

“好吧。如果还有什么我应该知道的，你会告诉我的。”

“是的，爸爸。”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拱廊，为什么那个女孩不这么说？”

明日香叹了口气，又一个巨大的谜团摆在了她的面前，“这是个好问题。而我真的不知道。”

“她想谋取什么？钱？”大卫假设。

“不，我不这么认为。嗯……”明日香的声音越来越小，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告诉她父亲她因为一个男孩被勒索，确切地说是真嗣，这不是一个明智的举动。

“你信任她吗？”

“我别无选择，”她诚实地回答。

她父亲叹了口气，“明日香，别惹麻烦。我在这里帮不了你太多。”

“我会的，爸爸。”

“最后一个问题：黄色裙子？四月份？”

明日香叹了口气：“黄色在春天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我想我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时尚前卫，”大卫开玩笑说。“我以前没见过你穿黄色衣服。”

女孩咯咯地笑了起来，尽可能少地透露出神秘感，“好吧，它只是……发生了。”

注：歌曲《Run Away With Me》——Carly Rae Jepsen

第十二章 伸出你的手

第一节

“她真的这么说了？”

“是在短信里，但是…是的。”

“什么时候？”

“呃，”真嗣犹豫了一下。出于多种原因，真相并不理想，但对他最好的朋友保密是最糟糕的选择之一。不幸的是，时间已经过去太多了，真嗣不知道该怎么办。他需要帮助，而光是他最好的选择。“她还在德国的时候。在她来这里之前。”

过了一会儿，光朝男孩的方向猛地一甩头，拍了拍他的上臂，用力低声说，“一个多月前？！”

他只能不好意思地红着脸，微微点头。幸运的是，一阵咳嗽掩盖了他没有回答的事实，正好赶上了他的欺骗。

“而且你没告诉我？！”

真嗣又点了点头，希望能再分散一下注意力。他们独自在明日香宿舍公寓的客厅里，而所有永久居民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明日香与她的父亲在打电话、玛丽和真由美在她们自己的门后。尽管他们和其他人之间相对私密，但考虑到这个微妙的话题，他们还是用小声说话。

光的不高兴是对的：自从真嗣在大月的一个清晨读到那条短信以来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在那段时间里，他和明日香重逢并经历了太多，以至于他们产生了解释会自动出现的一种空洞的希望。然而，自

从巷子里莫名其妙的斗殴发生后的一个月里，明日香变得越来越孤僻。

一些小谜团，比如 SDAT 突然出现在东京市中心，已经自行解开，但明日香从那天起的性格转变让真嗣深感担忧，不仅是他们的关系状况，还有这个女孩自己。内心深处，他还对那句话耿耿于怀，生怕她的情绪变化还有些深层次的意义：也许她并不需要他。

“‘我需要你’，”光以夸张的动作倒在沙发上，似乎被谈话压得喘不过气来。“哇，真嗣，她说了这么多啊。”

“我知道，”他低声回答。“如果它在短信中，它算吗？”

感觉这不是真嗣能问的最聪明的问题，甚至不是最令人遗憾的紧迫细节，但他从来没有想过……不管这是什么。他已经在脑海里想过一千遍了，每次他的眼睛看到这些词时都会心跳加速，但此刻这个话题仍然完全无法接近，这就是他去找光的原因。

“你通常不会对我保密，”光继续低声交谈，无视他的问题。

“好吧，”真嗣咽了咽口水，“我没有瞒着你。我只是……想看看会发生什么。”

“发生什么了吗？”

“没有。”

“你们谈过了吗？”

真嗣摇头，“没有。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提。”

“她还说了什么吗？”

“你是什么意思？”他天真地问。

“我是说：她还说了更多吗？”

真嗣依旧不明白。“更多’？”他重复道。

“你没救了，真嗣，”光的耳语在悄悄溜走，在男孩焦急的头脑中变得越来越大，令人不安。“她有说过她爱——”

真嗣的眼睛几乎要从他的脑袋里爆出来，他的手在他们之间疯狂地挥动着，用力地制止她，“嘘！不，没有那样的话。”

当他检查是否有人偷听时，房间突然变得寂静。和他最好的朋友讨论这件事是一回事，但让别人不自觉地听到这件事，真嗣无法接受这个想法。

“嗯，”光停顿了一下，压低了她的语气，“你呢？”

“我？”

她揉了揉太阳穴，叹了口气，小声嘀咕道：“丽，这本该是你的工作，为什么是我在做？”

真嗣很安静，考虑着如果她还在身边，他会怎样和他妹妹一起尝试推进这段关系。他笑了一会儿，庆幸至少还有光在他身边：内心深处有某种东西告诉他，丽不会赞成明日香。

“你，呃，”光转向真嗣，“对明日香有那种感觉吗？”

坐在沙发扶手上，真嗣转向明日香紧闭的房门，凝视着它，几乎可以看到她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正在电话中兴高采烈地交谈着。他当然被她吸引了，他喜欢她的陪伴，但那个词已经徘徊了几个月，甚至在命中注定的短信之前；在所有人之中，是他自己的母亲在他心中无意中种下那个词的。

“我……我……”真嗣结结巴巴地说着话，“有……我不知道。我想，但感觉好像有什么……”

“‘有什么’？‘有什么’听起来像是一件坏事，”光转向那个仍然盯着紧闭的门的男孩。

“不，不。也许。这是……不同的东西。很难解释。”

“所以，这不是一个问题？”

“我不这么认为。只是，我们之间有一些我无法描述的东西：我能感觉到，我相信她也能，”真嗣解释道，眼睛仍然盯着之前的方向。“有时感觉它把我们拉在一起，有时感觉它把我们分开了。”

“嗯？”

“这就像，它有点像一堵墙。”

轮到光一脸疑惑，“‘墙’？”

“我知道这很奇怪。但是，”他解释道，“有时我觉得墙上有一个开口，邀请我进去，有时没有，我必须仔细检查一下。但其他时候感觉就像是无限高无限厚，我无能为力。”

真嗣已经失去了对明日香的门的注意力，他的思绪试图弄清楚当前的话题。“墙总是在那里，但有时更容易接近。”

“现在呢？”

回想起这几周来忽冷忽热的情景，他失落地叹了口气，眼睛依旧盯着同一个方向，没有专注于任何特定的事情，“无懈可击。不知何故变得更糟了……”

他顺着思路追了上去。那次打架的时候，光就在附近，但他尽量不提这件事。他和明日香几乎无法向自己解释发生了什么，向其他人解释几乎是不可能的。

光向后靠在沙发上，看着开着的窗外，“两个十四岁的孩子怎么把爱搞得这么复杂？”

这个词让真嗣从恍惚中回过神来，他看着光，“我没说‘爱’。”

她抬头，带着疑问挑眉看他：“你不必说。”

真嗣又想了想，想起了在大月对着虚空低语“爱”时的冰冷空气。乌云密布的天空拒绝回答他，但没过多久，明日香告诉他她需要他。那是一回事吗？他希望如此，但她的情绪已经变得像那天晚上的星星

一样被遮盖，除了覆盖范围内的微小缺口之外几乎无法读取。也许这就是他在不直接去找她的情况下能够得到的全部答案。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谢天谢地，光轻轻拍了拍真嗣的大腿就站了起来，引导他们进入晚上的下一步，“嘿，六点多了，我们开始做饭吧。”

“知道了。”

确认好菜单，分配好菜品后，真嗣的思绪又被拉向了客厅另一端的门口。尽管厨房里有锅碗瓢盆的撞击声，明日香的门仍然关着，这是过去几周他们之间存在的那堵墙的近乎完美的比喻。

本来希望她在妙城学园能让他们探索他们自己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包括 SDAT 的奥秘，但相反，明日香最近变得偏执和易怒。真嗣很确定她室友的情况是罪魁祸首，但她拒绝讨论任何可能的解决办法，这让他不敢再尝试了。

自从那天晚上的街机厅事件之后，明日香的焦虑就显而易见了，她的性情时而狂野，时而捉摸不定。每当他们在她的公寓里时，即使是最轻微的事情也会让她心烦意乱，而她的年长室友很想采取行动。玛丽很快就发现了按下哪个按钮能刺激到她，而且，不幸的是，对于按下按钮的主题，她总是会去寻找真嗣。

最终，香气吸引了公寓里三分之二的居民，当明日香从她的巢穴中出现时，真嗣的心跳加速了。虽然只是一个微弱的象征，但敞开的门仍然给了男孩一丝希望。也许今晚会有所不同。也许她会像以前那样看着他。也许她会大声说出那些话。

“听天由命吧，”他对自己撒谎，假装他有耐心，但实际上并没有。

“你闻起来很香。”

这声音让真嗣从茫然中惊醒，他耸了耸那个被玛丽反复趴过的肩膀，希望能像驱赶苍蝇一样赶走玛丽。事实证明，玛丽非常执着，而

且不幸的是，只有当明日香在身边时，她才会这么做。真嗣早就明白这个游戏，不想参与其中：玛丽很有魅力，一个人的时候也很好，但她没完没了地骚扰室友的行为让她很快失去了吸引力。现在她又来了，提醒他今晚不是改变的夜晚。

“只是食物而已，玛丽。晚饭快准备好了，”真嗣无视她的评论，干脆地回答道。他把注意力转向水槽另一边的伙伴，绕过玛丽凝视的脑袋，“怎么样，光？”

“还有五分钟，”她回答，切碎了最后的原料。

“很好，到时候我也准备好了。”

“我喜欢会做饭的男人，”玛丽再次评论道，瞥了一眼坐在餐桌旁的明日香，她用手托着头，手指不耐烦地敲打着桌子。

看看那两个。这里没有人需要你。

明日香慢慢地坐直了身子，被这突如其来的想法吓了一跳。没有人注意到她困惑的表情，她将目光转向内心的那个害羞的小女孩，玛丽只是为了惹我。

谁说我在谈论玛丽？

她静静地坐着，思绪纷飞，被脑海中不安全的声音搅得焦躁不安。声音越来越大，尤其是在街机事件后玛丽试图敲诈勒索之后。明日香发现自己与真嗣越来越疏远，在那些脆弱的时刻，看着其他女性搬进来填补空缺。

或者恰恰相反？她摇摇头，希望能打消疑虑，直到那个声音继续说道：*他有没有告诉你他的感受？他问过吗？*

明日香从桌子边站起来，压下里面的声音，喊道，“真嗣，你需要我吗？”

“我们快完成了；你只会挡路，”玛丽替他回答。

真嗣重重地叹了口气，示意年长的女孩，他打算继续无视她的示好。

“光，你会帮我处理尸体的，对吧？”明日香问道，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烦恼上。

黑发女人翻了个白眼，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玛丽，别闹了。你也是，明日香。都一个月了，我们都厌倦了。”

明日香噘着嘴，掏出手机。她需要后援，而光太像个和平卫士，此刻无法让她感觉好些。

[明日香] 你会帮我处理尸体，对吧？

她把电话放回原位，但几乎立刻就响了起来。

[艾米] 我今晚就可以飞过去

明日香放声大笑，一时引起了公寓的注意，然后挥手让所有人走开，回到她的手机前。像艾米这样的朋友太难找了。

[明日香] 你现在不在上课吗？

[艾米] 我没课。你要埋葬谁？

[艾米] 你的婊子室友？

“嘿，明日香，你能告诉真由美食物准备好了吗？”真嗣从厨房问道，把饭菜盛到一个个碗里。

她叹了口气，然后转身坐在椅子上，隔着一扇紧闭的门喊道：“美：食物准备好了！”

“我本可以做那个的，公主，”玛丽从拐角处过来时说道，手里拿着几个碗。

“闭嘴，四眼，”明日香厉声反驳道。

“我的错，我的错，多么成熟的侮辱。”

“够了，”光再次责备道，手里拿着更多的食物盘子从拐角处走过来。“四个星期了：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这样做，已经持续四个星期了。拜托，否则我不会再过来了。”

玛丽投降地举起双手，“好吧，好吧，我投降：只要保持美味的食物。”

真嗣端着最后一点食物绕过拐角，放在桌边，坐在明日香身边轻轻抚摸她的后背，“嘿，别理她。”

“我没有。我一点也不关注她，”明日香喃喃自语，声音刚好让真嗣能听到，然后又回到她的手机前。

[明日香] 是的。她是最坏的。

真嗣看着红发女郎，在她用手机发信息时看着她的侧脸。那是一张美丽的脸，他还没有厌倦她那引人注目的异域风情。但她的面容不善于撒谎，真嗣能感觉到隐藏在她几乎难以察觉的皱起的眉毛后面的烦恼。

“不要屈尊到她的水平，”他回答道。“你比那更好。”

[艾米] 明天需要我去吗？

你比她更好吗？

[明日香] 这次不用，但是谢谢你。我知道我至少可以指望你。

哦闭嘴。

[艾米] 什么都给你。

“我比她更好吗？”她问真嗣，放下手机继续她的小声谈话。

真嗣疑惑地把身体转向明日香，“是啊。这也是我——我这么喜欢你的原因之一。”

“你‘喜欢’我，嗯？”

措词不当，真嗣心想，担心这场非常公开的谈话会走向何方。

“那你为什么要忍受玛丽呢？”她的提问方式变得越来越敌对，几乎违背了她的意愿。

“她，她是你的室友，”他结结巴巴地说，不确定自己是什么时候被置于防御状态的。“如果我惹出麻烦，你就是必须应付她的那个人。”

“那真名呢？”明日香问道，没有意识到桌子上的其他人正在注视着慢慢升级的谈话。“你为什么要让她吻你？”

真嗣环视了一圈桌子，压低了声音，“明日香，我没有‘让’她做什么。我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明日香提高了嗓门，发现自己再次受到攻击，“那光呢？！”

这一下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纷纷看向了红发女孩。突然意识到自己给自己带来了额外的关注，明日香转身开始吃晚饭。慢慢地，玛丽和光的目光跟着红头发的人走，但真嗣只是看着，对她深表关切。

真嗣咳嗽了几声，谢天谢地，谈话平息后他很快就分心了。他喝了口水，看着视线慢慢从他和她女朋友身上移开。

“无限高，无限厚”，他想道。这堵墙压在他的心上，好像比任何东西都更重。如果你不跟我说话我就帮不了你...

“天哪，真嗣！这看起来很好吃！”真由美从房间里出来时笑了。“你怎么做的？”

“我猜是在光的帮助下，”他脸红了，试图转移另一个女孩的恭维。“明天中午还有很多剩菜。”

“我不敢相信你能用我们仅有的一点点东西做出这样的东西！我几乎舍不得吃它！”

“这一切都很漂亮，但在它变冷之前吃吧！”光指示道。食物是用来吃的，这是洞木一族家喻户晓的口头禅。

“是的妈妈，”玛丽咧嘴一笑，让小女孩翻了个白眼。

当公寓里又一起享受了一顿热闹的晚餐时，明日香和真嗣一起度过了一个晚上，然后分开了。不知道对方的想法，这堵墙似乎无法逾越。然而，真嗣下定决心去挖掘她的内心：但却没能拉近和她的距离。但他试过了。

第二节

“我无法表达我有多么不喜欢这个，”源堂平静地说，但只有真嗣注意到了压力的增加：作为他的孩子的诅咒。

“你的厌恶已经被注意到了，但是被忽略了，”金发女人轻蔑地回答。

“律子——”

“赤木博士，”她用力纠正道。

两个大人在教室门口在众人听力所及范围内说话。很少看到源堂被从他的桌子上拉起来，尤其是被另一位老师拉起来，所以教室里尽可能偷听谈话。

源堂清了清嗓子，整了整衣领，“抱歉，赤木博士，我的理解这里是我的教室，我的作业是我自己的事。”

“是的，”她回答，“但这是我的科学系，你为我工作。如果我想改变任务，那么你就得改变它。这里有一个小的改变，源堂：你会接受的。”

“但是，一次实地考察？这当然是不必要——”

律子叹了口气，转身走向教室，进门前说道：“源堂，欢迎来到学术界，孩子们喜欢这种东西。”

男人站直了一点，转身离开走廊，跟着他的上级进了教室。像往常一样大步走向他的办公桌，源堂坐在它后面，将手肘放在上面，双手交叉放在嘴边。

“同学们，”他的话不知怎么从他的手指间流了出来，“赤木博士有一个要宣布的消息。向她表达和你们对我的相同的尊重。”

几名女生发出轻微的咯咯笑声，但很快就被女人压制下来。

“大家早上好，”她自我介绍道。“你们中有些人认识我，但大多数人不认识我：我是妙城学园兰格雷科学馆的系主任赤木律子博士。我主要教授三年级和四年级的科学课程，但你们中的一些人在我的机器人社团。”

剑介和坐在靠近房间中间的另一张桌子旁的一个女孩欢呼了一会儿，然后又融入了教室。

“今年，多亏了兰格雷研究所的慷慨资助，”她朝在座位上紧张地动了动的明日香眨了眨眼，“我们能够做一些事情来提高每个年级的科学经验。也就是说，我们将对你们第一学期的研究论文做一些改动：你们将不再随机分配非本地动物，而是要在横滨八景岛海洋乐园对水生动物进行一些实地研究。”

宣布消息后，教室爆发出欢呼声，这一次是教室前面的女士举起手让大家安静下来。

“虽然这次实地考察将去一个主题公园，但你主要是在那里做你的研究论文。但是，一旦你完成了你的研究，”她停顿了一下，露出一个令人放松的狡猾微笑，“你们当然可以享受旅程中的剩余时光。”

又一次小爆发，这次是被一个学生举起的手压倒了。

“怎么了女士？”

学生站起身来：“赤木博士，我们上个月一直在研究刺猬，我们的工作就白做了吗？”

“呸……”有的同学调侃着女孩。她转身对着嘲笑的学生做了个鬼脸。

律子耸了耸肩，挥了挥手，“如果你想继续你的课题，我相信你可以在同学们在海洋天堂的时候，自己在图书馆做大量的研究。我相信你的小组会同意的，对吧？”

“坐下，理惠！”她桌旁的一个男孩喊道。

“她疯了，别听她的！”另一个喊道。

“安静。”源堂一句话让全场安静下来，学生们也安顿下来。

赤木博士轻笑道：“我敢肯定，自从分配任务以来，你这一个月来并没有损失太多工作。而且距离旅行还有两周时间，你将有足够的时间赶回原来的位置。”

房间里很安静，现在正在等待他们的任务。

“嗯，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就找老师问吧。”她对着角落里的桌子点了点头，转身准备离开。“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源堂在他的键盘上疯狂地敲了一会儿，不知何故身体仍然基本不动，以至于如果没有声音的话，你根本看不出他在做什么。真嗣忍住又一次咳嗽，当他父亲的目光瞬间聚焦在男孩身上时，他立刻后悔了。

“一号桌，”他大声喊道，“章鱼。”

桌上一片混乱，直到老师再次开口，“第二桌：海鳗。”

直到光开口，“嗯，绫波博士：这些是我们的动物分配吗？”

“正确的。”

第三节

“他走了吗？”

格兰特马萨鲁慢慢地关上了门，不想打扰躺在沙发上的人。

“是的，”他只能回答。

真嗣回头看着他的母亲，相对平静地闭上了眼睛，沉重的黑色条纹染上了她美丽的肖像，“为什么是今天？他今天为什么要回来？”

只听得老者一声叹息。短暂的沉默后，他转身轻轻地走向出口，但在他的手碰到门把手时停了下来。

“格兰特先生，”真嗣喊道。“你要去哪里？”

“真嗣，”他又叹了口气，“我只是个普通的音乐老师，我觉得我已经越界了。”

“马萨鲁，”唯轻声说道，她的眼睛仍然闭着，“请留下来。如果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丽。”

老人第三次叹了口气，关门前低下了头。转身回到客厅，他强忍泪水轻声道：“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说说你们一起上课的事吧。我想听听。”

第四节

真嗣在椅子上紧张地动了动，在她调音时偷偷看了明日香一眼。过去几周他们经常一起演奏，但真嗣仍然不敢相信他能和她分享他的天赋。

加入音乐社团对他们俩来说都不是最困难的决定，但原因却截然不同：真嗣加入是因为他是一位有天赋的大提琴手，想和明日香共度时光，明日香加入是因为玛丽不在其中。她有拉小提琴的经验，但她的意图是诚实的：远离讨厌的室友。

明日香的手法固然有些粗野和不自信，但进展顺利。音乐社团的负责人上田绫华善解人意且有耐心，学生们对明显怀孕的教练也表现出这种品质：突然上洗手间或需要帮助从地板上捡东西在社团里很常见。

“大家下午好。”慈眉善目的女人揉着自己隆起的小肚皮说道。“我们已经为5月和6月预订了一些东西，所以让我们确保我们已经为它们做好了准备。我会在今天会议结束时分配任务。”

妙城学园以其青年音乐室而闻名，经常被租用用于私人活动、晚会、婚礼和其他场合。真嗣和明日香被分在B组，主要是因为真嗣的大提琴能力，但也因为上田夫人不愿意地允许这对情侣在一起。

四重奏组由小提琴手明日香和三年级女生林媛媛、中提琴手久野健二和大提琴手真嗣组成。四人拿出他们的乐谱文件夹，开始演奏维瓦尔第的《秋天》，这是一首轻快、快节奏的曲子，让他们的四肢活动起来并放松。明日香仍然在一些较快的段落中挣扎，但一周又一周地进步足以让其他人继续鼓励她。

在摇摇欲坠的上田夫人的建议下，他们开始曲目列表中的下一首：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这是适合一年级演奏者的视奏读

物。这是一首中规中矩的作品，真嗣对缓慢下行的低音线没有任何问题，但明日香在小提琴部分笨手笨脚。

“不用沮丧，”林媛媛平静地说，停顿了一下，把小提琴搁在腿上。“这是一首看似很难的曲子。”

“我没有沮丧，”明日香厉声说。“我，我就是不喜欢这首歌。”

“为什么不喜欢？”

“它让我想起了死亡……”她低声说，吸着鼻子。

“死亡？这是一个美丽的作品，”林反驳道。“我能感受到巴赫想要的生命之乐。它是宁静的。”

“他们在葬礼上为……为我的弟弟演奏了这首曲子。”

沉重的沉默笼罩着四人组，真嗣想要伸手去抱住伤心的女孩，但他却静静地坐着。墙就在那里：坚实的、不可移动的、无限的。他已经习惯了阅读她，了解墙相对于他们的位置，并且它维持着它最近的永久性。

健二打破沉默，嘲笑这个情绪化的少年，“这只是一首歌，明日香。如果你不行，我们会找一个能——”

“我能行的，该死的，”明日香瞪了中提琴手一眼，蓝眼睛充满自信，尽管它们湿漉漉的。“给我一点时间。”

她用袖子揉了揉眼睛，白衬衫上留下淡淡的妆痕，把乐器搁在下巴下，“开始吧。”

“明日香，”真嗣平静地说。“我们可以-”

“不，”她甚至没有看他的方向就回击，将她的弓放在琴弦上。“我们开始吧。”

“那好吧，”真嗣叹了口气。

四人组反复演奏了巴赫的曲子，直到社团时间结束。“咏叹调”确实如林媛媛所描述的那样平静，但它与死亡的联系却在他心中挥之不去。他和明日香一样熟悉死亡，这首曲子开始以相同的方式打动他。

会议结束时，真嗣一边收拾大提琴，一边开始剧烈咳嗽。明日香凑近他，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喂，你没事吧？最近咳嗽的厉害。”

男孩点点头，清了清嗓子，“我没事，就是过敏。”

“你听起来比过敏还糟糕。”

“我很好。”

“真嗣……”明日香开口，却在社团室的门被打开时停了下来，看着学生会长走进了房间。当年长的女孩侵犯了学校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无玛丽空间之一时，她抓紧了小提琴盒。

“玛丽！你好吗？”上田老师向年长的学生张开双臂。

“太好了，上田夫人。怀孕怎么样了？”玛丽给了她一个简短的拥抱，然后对着女人的肚子点了点头。

“一切都很好，很健康。我的预产期在7月中旬，但医生认为她会提前一两周来。”

“哦，我真为你感到兴奋，”玛丽低声说。“各位，就不多占用你们的时间了，总决赛的日程安排，我已经按照要求办好了，看来你们这一年会很忙的！”

年长的女人扫了一眼名单，神色一亮：“确实。”

谈话结束时，社团成员静静地坐着，急切地等待着他们的任务。刚进来没多久，玛丽朝真嗣使了个恼人的眼色就离开了，他们的社团负责人开始列出他们即将进行的表演。包括一对夫妇的婚礼、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晚宴以及其他此类活动。

直到明日香和真嗣的任务到来，他才开始对表演感到兴奋：有机会在浪漫的环境中做一些特别的事情。真嗣打算充分利用它，看看他是否能修复他们年轻的关系。

“B组，”孕妇笑道，“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很棒的：6月13日，在鬼押出火山公园。是一个较晚的演出，晚上8点开始，为观星活动演奏。”

“那是哪里？”离开房间时，明日香小声问真嗣。

“在浅间山脚下。”想到这里，他笑了。

第五节

科学课结束了，同桌们同意当晚在图书馆见面，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进行另一场研究。狻猊被企鹅取代了，一个月的研究和写作几乎没有用了。然而，在几周内参观水族馆和主题公园的前景超过了损失。

随着一周的拖延，真嗣的咳嗽加重了，但他决定坚持到周末，原因有几个：他原计划在周六晚上约明日香去看电影，但由于咳嗽加重而推迟了，而且他避免让他妈妈知道。自从丽去世后，唯变得更加保护他，任何表现出的疾病都会让这个女人感到恐慌。

“真嗣，这咳嗽听起来很可怕，”明日香合上包时低声说。

他对着手肘咳了一声，挥手让她离开，打消了顾虑，“我没事。只是过敏。”

明日香瞪了他一眼，“你前两天就是这么说的，我看那不是过敏。”

“我同意，”光附和道，伸手摸了摸男孩的额头。“也许我们应该给你妈妈打电话。”

真嗣猛地后退，避开了触摸，“不，我很好。”

“嘿，我们只是担心你。”

“真嗣，求求你……”

但他无视他们并拿出了他的 SDAT，确信他自己可以战胜咳嗽。将耳机塞入耳中，转身离开人群走向房间前方。然而，他还没来得及按下播放键，源堂洪亮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我清楚地记得告诉过你我对玩具的政策，碇先生。”

其他一些学生对这一指责窃笑起来，但这只会激怒男孩。他此刻完全不想避开他父亲。他提到如此珍贵的财产时的侮辱态度只会激怒他。

“下次见到，我就没收了。”

课程结束了，学生们离开了教室，回到了各自的教室，但真嗣却留下来了。这一次，他自愿站在高台前，再也无法忽视父亲对他清楚了解的事情的无谓攻击。

真嗣抬头看着男人，几乎是咆哮道，“这不是玩具。”

“这是孩子的玩物，我希望你现在已经长大了，”源堂反驳道。

“你很清楚它是什么，它对我意味着什么。”

年长的人扶了扶眼镜，没有说话。

“还有丽。”

面对这句话，源堂明显退缩了。

真嗣再次开始咳嗽，这是他试图展示力量的过程中的一次不受欢迎的打断，但随着发作结束，他决定发挥自己的优势。“你敢用她的名字，却不能尊重她对音乐的热爱，你怎么纪念她的？你连照片都没有吧？”

一阵湿咳再次打断了寂静，真嗣瞥见明日香从走廊里往里偷看。

“没有。没有照片，”源堂冷冷地回答，完全不理会儿子的病。“在脑海中就够了，到目前为止，这就是全部所需要的……”

“目前…！？”真嗣重复道。他就像明日香告诉他的那样产生错觉，回忆起他在德国的遭遇的故事。

“人靠自己的力量活着，靠自己的力量成长，只有婴儿才需要家庭。”父亲低头看着他，皱着眉头。“而且你不再是婴儿了。”

被激怒的少年重重地踏上高台：“什么意思？！”

“你可真是大发雷霆啊。”源堂面无表情地评价道。“丽会对你失望的。”

真嗣完全走上了讲台，现在俯视着源堂坐着的地方，“你怎么敢……”

男人没有被他的爆发影响，静静地坐着，没有受到男孩的威胁。

“真嗣，离开他，”明日香喊道，此时她正躲在门口。“别理他。”

但他挣扎着继续前进，他自己的父亲对自己儿子的情绪表现得如此不在乎。在无意中听到争吵的痛苦一年之后，紧接着又是被抛弃的半年，在他心中，源堂甚至失去了说出他妹妹名字的所有权利。

真嗣仍然控制着他内心迅速积聚的愤怒，希望他能攻击他的父亲，但他还是控制住了。任何行动都会给这个人足够的弹药来让真嗣听课或开除他。更糟糕的是，任何行动都将证明源堂仍然可以影响他的生活，而那是不可能发生的。

真嗣强迫自己松开双手，转身走向门口，再回头看向父亲，“我恨你。”

“我知道。”

情绪在内心翻腾，有那么一刻真嗣相信他赢了，但他只能压抑自己，当他的伤害和愤怒留在内心时，挥之不去的剧烈咳嗽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真嗣捂着嘴，试图向出口走去。然而，他的动作放慢了，由于剧烈的咳嗽而停了下来。咳嗽剥夺了他的呼吸。慢慢地，他开始感到头晕目眩，肺部的压迫感持续存在，最后瞥了一眼门口的红头发女孩，他的世界变黑了。

“真嗣！”明日香喊道，冲进房间。

源堂从他的办公桌前站起来，在年轻女孩照料他的儿子时迅速拨通了他的电话。

蹲在失去知觉的男孩身边，明日香尽可能多地调用她的内部知识。脑外伤的知识她了解的足够多，但他突然倒在房间里，她只能尽力而为。快速检查真嗣的脉搏和呼吸，确认后她高兴地叹了口气。

“发生了一起事故，一名学生在我的实验室里倒下了，”他迅速发出了通知，然后挂断电话并向卫生办公室拨打了同样的电话。

一秒、一分、一小时、一天过去了；不管怎样，明日香都不在乎。她唯一关注的是真嗣的幸福，一种真实的感觉，尽管情况如此，她内心还是涌动着某种东西。

我是为他而来的。他需要我。不是玛丽，也不是真名。是我。我也需要他。

最后一句话让她微微红了脸，但真嗣一回过神来，脸红就消失了。他重重地眨了眨眼，想坐起来，但明日香握住他的手，另一只手轻轻地按在他的胸膛上，不让他动弹。

他的眼睛眨了眨，散乱的钴蓝色挣扎着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明日香听到一个温柔的声音，她安慰道：“真嗣，嘘，真嗣，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mm……ari……”

那种感觉又消失了，一种黑暗的重量重新落在了少年身上。“玛丽？”她重复道。

她的脑海里闪过一个阴暗的笑容，*也许不是。*

明日香对这闯入的念头摇了摇头，她一直守在真嗣身边，直到几分钟后护士长把他领出房间。她希望她能和男孩一起去，眼睛看着他消失在走廊的尽头，而赤木博士正在询问她和源堂。

“这里发生了什么？”

源堂先开口：“学生留下来进一步讨论变更后的作业参数。他今天身体不适，似乎毫无征兆地倒下了。”

律子重重的叹了口气，然后将注意力转向了红发，“这是真的吗？”

所以他也在向工作人员撒谎隐瞒他们的关系？明日香想了想才回答。

“是的，女士。他只是晕倒了；那是……那是一场意外。”

“嗯，幸好有你在。谢谢你。但是请离开吧。”

第六节

“稍等，有事……”

“薰？”明日香转向她的弟弟。

他身体前倾，双手抱头，没有反应。

“嘿，来吧，”她再次喊道，伸手去搭他的肩膀。

红头发的人摇了摇她的双胞胎，急于得到任何回应，但他还是坐着不动，用手掌捂着脸。过了很久他才回答，时间在明日香等待的呼吸之间流逝，她感觉像是过去了永久一样。

“薰？”奥兹透过后视镜凝视着汽车的后座。他再次招呼男孩，但没有回应。

明日香继续揉着薰的肩膀，越靠越低，试图在车内进入他的视线，但当他终于从恍惚中清醒过来时，却没有任何解释。

“原来如此，现在我明白了，”他轻声耳语道。

“薰？”她问。“你吓到我了。”

“我想我需要去看医生。”

第七节

“据他妈妈说，真嗣似乎好多了，”玛丽对着房间宣布。“可能还要过几天，她才会同意他回来。”

明日香、真名、剑介和冬治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这是一次计划好的会议，以完成他们的企鹅报告以及如何解决他们失踪的小组成员的问题。光加入了他们，但目前正在明日香的房间里进行私人通话。

“我已经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了他的作业，所以他不会落后，但我怀疑他对你们的项目没有任何用处：你们可能需要接管他的部分。”

“谢谢，玛丽，”真名微笑着说。“你帮了大忙。”

“不用谢我，我只是尽学生会长的职责。”

“不过，不过，”开朗的女孩继续说，“我知道我们都很担心真嗣，而你帮了大忙。我知道明日香也很欣赏你的新消息。”

这句话让明日香从恍惚中回过神来，她疯狂地环视着桌子寻找上下文线索，“呃，是的，是的，Natürlich（自然）。”

玛丽注意到了这个无意识的同意，扑了上去，绕着桌子走到明日香身边，用双臂夸张地搂着她，“我愿意做任何事来保护我最喜欢的一对。”

“下去，”明日香试图躲到拥抱之下，但年长的女孩紧紧地拉住她，将她的胸膛压在明日香头顶上。“Blöde Kuh（笨牛），把那两个东西拿开！”

“真嗣喜欢它们，”玛丽假笑道。“或者至少，我见到他看过。”

明日香满脸通红，感到挫败，终于将袭击她的人推开，从桌子旁站起来，准备离开。然而，玛丽率先采取了行动，一挥手就消失在了自己的房间里。

回到座位上，小组成员讨论着他们即将发表的研究论文的变化，而明日香则在桌子上漫不经心地转动着手机。她的身体现在寄宿在妙城学园宿舍的二十楼，但一半的心思都在大月和那个只有她似乎无法触及的男孩身上。

白痴真嗣，把我吓个半死，她在心里咆哮，但实际上毫无攻击性。她现在很担心，就像她现在生他的气一样。还有那头四眼奶牛：恶心。

撇开室友之间的身体差异不谈，真嗣不在场时玛丽的参与在过去几天里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烦恼来源。虽然真嗣的消息通常对她自己的内心平静有帮助，但只有玛丽和光能够与碇家中的人交谈，让明日香只能了解她男朋友康复过程的二手消息。

她继续在内心沉思了一会儿，直到一扇打开的门把她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她自己的房间：光离开了。

“好的。好的。休息一下，”她对着手机说。“再见。”

光转身对着那群人微笑着挂了电话，“他说他感觉好多了，他的肺已经好了，他妈妈可能会让他下周回来，这很好。”

哦，所以他会接光的电话，她想，仍在桌上转动她的手机。数十个未接电话和未读信息沉重地压在她的脑海里。

明日香对着自己的声音呻吟，*他们是儿时的朋友，别闹了。*

“明日香，”光转向她，“真嗣说他很抱歉他没有打电话：他的手机一直在他的宿舍里。”

看，一个完美的解释，她为那条信息中带来的奇怪安慰感感到自豪。

“哦好的。”

那他现在为什么不跟你说话？

她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虽然她的第一直觉是要问问光这个问题，但明日香集中呼吸并决定不这样做。她以前从来没有当过任何人的女朋友，但多亏了她的能让所有男孩着迷的最好的朋友，她有了控制型的经验。虽然她们在很多事情上意见一致，但艾米的粘人天性是明日香永远望其项背的地方。

他正在从肺炎中康复，他不需要另一个人给他打电话。

或者他不需要你。

闭嘴！她命令道。

也许他从来没有需要过你。

“你觉得他能去实地考察吗？”剑介紧张地问道。

“他得了肺炎，所以最好不要着急，”光回答道。见他和冬治脸色难看，她又补充道，“不过还有一个多星期，他或许可以和我们一起去。”

两个男孩都振作起来并击掌，而明日香则对着他们翻了个白眼。真名看到了这个动作，开口说道，“怎么了，明日香？我想你会很高兴听到真嗣能做得更好。”

是啊，明日香，你为什么要烦恼？她听到自己在脑海深处叽叽喳喳。

“我很高兴真嗣回来了：‘两个臭皮匠’听起来不太对劲，”明日香用鼻指了指子坐在她左边的男孩们。

当冬治朝她的方向回以温和的侮辱时，她忍不住反驳，但只是半心半意地反驳。她觉得自己内心深处有些不对劲，是关于他们俩的，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玛丽把她性感的鼻子贴在不该放的地方。

明日香已经忽略它好几个星期了，但不管她的意图是什么，时间都在流逝。时间对她不利，与时间赛跑带来的极度焦虑让她退缩了：自从小巷中的事件被记录下来后，她仍在等待玛丽采取行动，但她的

顺从在她和真嗣之间造成了鸿沟。再加上 SDAT 挥之不去的神秘感及其神奇的内容，以及她的入学差点被阻止了。

时间似乎总是对她不利，而且现在她同时要处理两件事情，而且两个都做得很差。明日香无法将她的思绪放在她公寓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上，她只是把头靠在桌子上，看着窗外，想着她是否可以让一切恢复正常。

第八节

“对了，明日香昨晚又打来了。”碇唯边收拾东西边说。她已经和真嗣一起在家几天了，但在她可以休息更多时间之前，她需要花一天时间在工作上。由于有各种紧急情况的存在，作为该地区为数不多的医生之一，休假是很难的。“你睡着了，但我告诉她我会让你知道的。”

真嗣穿着睡衣坐在桌旁，看着妈妈吃完午饭。“你知道的，我可以做午饭。”

“不不不，真嗣，你需要休息。”

“我可以做午饭。”

他的母亲瞥了他一眼，他知道自己仍然被禁止参加几乎所有活动，这已经是连续第四天被软禁了。真嗣将话题转回到明日香，“她有说什么吗？”

“她只是问你过得怎么样，她能不能帮忙。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但是，光也是。”

男孩翻了个白眼，“妈妈。”

“我知道，我知道，”她边说边从柜台抓起她的东西。与儿子告别后，唯溜出前门，留下他一个人呆着。

真嗣叹了口气，从桌子旁站起来，寻找家里的电话。明日香很可能在上课，但即使从语音信箱听到她的声音也足够了。自从进入妙城以来，他一直盼望回到大月，但这是他第一次感到被困在家乡。

从电话上拿起话筒，他盯着数字，意识到他不知道明日香的电话号码。自从格兰特先生给他电话以来，它就已经记录好了，所以他不需要记住它。

他决定拨给光，不出所料，他收到了她的语音信箱。所有在上课的无法接电话的人里，光是他最好的朋友。尽管如此，真嗣还是留下了一条简短的信息，说他一切都好，但在谈到明日香时停了下来。

他觉得给一个女孩打电话谈论另一个女孩很尴尬。尽管他们是最好的朋友，真嗣仍然知道他们的母亲在他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试图撮合他们，而他已经做得很糟糕，无法让光了解他们的关系。所以，他让她跟大家问好，然后挂断了电话。

真嗣的下一个赌博是打电话给妙城学园，然后转接到宿舍。明日香公寓里留下的一条信息肯定会传达给她：考虑到所涉及的室友，这有 66% 的可能性。

在房间里到处找学校的电话号码，他记得他所有的资料都在他的宿舍里，和他的手机在一起。不愿放弃，他寻找他母亲的笔记本电脑，但最终发现它不见了，很可能是在她的诊所里。

经过一个小时的头脑风暴，真嗣想起了最后一个地方。妙城学院的小册子极有可能还在房子里，但它就在他之前拒绝考虑的一个地方。

站在结界前，真嗣叹了口气，感觉自己身上承受着巨大的重量。推开门，这个领域似乎处于冻结状态，几乎一年没有被外界接触过。所有东西上都积了一层薄薄的灰尘，尤其是书桌上。

真嗣记得“最后一次”帮助她打扫房间，几乎是违背他的意愿。他没有拒绝打扫，但男孩坚决拒绝承认这将是最后一次打扫。然而，将近十个月后，它就在这里，从那以后完全没有动过。

真嗣翻着已故妹妹桌上的几张文件，找不到他们去年春天倾注心血的妙城学园小册子。最终真嗣找了丽的书架、床和床头柜，除了书、床、一些小摆设和零散的日元外，什么也没找到。

他倒在床上，眼里含着泪水，不是因为他空手而归，而是因为这么久以来他一直不敢进房间。丽去世后，他们的母亲甚至拒绝考虑进入房间，更不用说打扫房间了。

失败、空虚和孤独，真嗣最终倒在地板上，轻轻地哭泣。这个房间在最后一次打扫之后似乎就不存在了，这是一个他发誓永远不会进入的世界。而现在他在这里，为了一些愚蠢的事情打破了誓言，仍然空手而归。

真嗣边哭边大声道歉，一直搞不清楚他是在向自己道歉，还是在向他的母亲、他的妹妹或他的女朋友道歉。然而，最后一个念头让他笑了起来。想象着自信的红发女孩因为他道歉而责备他，他微笑着翻过身，现在面对着他妹妹的床底下。

把自己翻过来，脑海里突然闪过什么东西，真嗣倒回地板上，凝视着床底。远处的角落里放着一个奇怪的大信封。他使劲伸手去拿那个东西，用指尖反复试探它，直到他能抓住它，把它拿近一点。

真嗣从隐蔽处拉出文件夹，解开绑在一起的绳子，在文件中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妙城学园的小册子。把它放在一边，好奇的男孩轻轻地翻阅着这些文件，认出它们是他和丽在前一年进行的研究。

“地铁站、火车站、学期时间表，”真嗣一边翻着书页一边自言自语地想着。它们都是那几天研究的印刷品。然而，引起他注意的不是书页本身，而是边上勤勉的笔记。

真嗣翻着书页，越过地图和日程表，进入似乎是私人信件的地方，一片不祥的阴云笼罩在他的脑海中。页面底部被撕破，不知有多少缺失。尽管如此，真嗣还是读完了一页，迅速合上了文件夹，不想再侵犯他已故妹妹的隐私。

将文件夹塞回丽的床下，真嗣拿着小册子离开了房间。重新站在门口，他看到的最后一行信息瞬间浮现在脑海：

“Ein neuer Anfang（一个新的开始）。”

神秘的信息沉重地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但真嗣把它抛在脑后，关上了门。它是写给“A-”的，既不是丽也不是真嗣，他不想再继续深究了。

将脑海中的信息打消，真嗣拨通了妙城学园的电话，要求转移到明日香的公寓。他击退了脑海中的阴暗念头，却始终无法完全摆脱它。

那是什么语言？

第九节

“欢迎来到横滨八景岛海洋乐园！”电梯结束下降时，一段录音信息响起。

巨大的双钢门打开，迎接学生的是一个巨大的水族馆。当自然阳光通过深不可测的水折射时，万花筒般的色彩笼罩着客人。数百种独特的海洋生物在整个水槽中游动，遵循着人类无法理解的自然规律。

冬治跑进了巨大的房间，张开双臂，大笑着宣布他对展览的迷恋。他的声音在玻璃房内回荡，惊动了平时安静的游园客人：“好大！”

“太不可思议了！我的天啊，”剑介紧跟着跟上，相机贴在他的眼睛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冬治！剑介！”光在这对精力充沛的二人组之后呼唤，但仍留在了小组中。

“对于小脑袋来说，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玛丽责备男孩们。“尤其是乡下人。”

一声快速的嗡嗡声让明日香从包里掏出手机。

[艾米] 为什么她也在

[明日香]“志愿者伴侣”之类的。我觉得她是故意的。

明日香瞪了玛丽的后脑勺一眼，但她的目光立即转向真嗣的手，大女孩拉过真嗣的手，领着他走向玻璃水箱。

“看看这个，真嗣，”玛丽说着拉着他穿过人群，蹲在玻璃前，指着观察窗边缘附近躺着的一条奇怪的大鱼。“这是太平洋大比目鱼，是不是很奇怪？”

“你当然会被海底的捕食者吸引，”明日香嘲笑道，然后将注意力转回她的手机上。

[明日香] 现在她对真嗣很感兴趣！

“明日香，放下你的手机，享受这一天吧，”光试图用胳膊搂住女孩，但红发女郎从她身边溜走了。

真嗣惊讶地转身看着水箱，“所以这就是第二次冲击前的海洋。”

玛丽、明日香和光都停下来盯着他看。然而，真嗣没有注意到她们的目光，继续凝视着玻璃，注视着海洋生物看似轻浮的动作。

“你确定你感觉还好吗？”真嗣最好的朋友第一个开口，走到他身后，用手背抵住他的额头。

真嗣疑惑地看着她，“我很好，为什么这么问？”

“你刚才说了奇怪的话。”

他说的是我认为他说的吗？明日香想着，手机还举在面前，但她的注意力转向了真嗣。两个显眼的词对几乎任何人来说都像是胡说八道，但对这对情侣来说却有着不同的、神秘的含义。

虽然现在几乎被遗忘了，但真嗣漫不经心地说出“第二次冲击”这个词，让青少年想起几个月前在图书馆里的困惑和猜测。现在它又来了，但他们在拥挤的公园展览中间，没有办法安全地讨论它。

我得记得稍后再提。

“我说了什么？”真嗣向众人问道。

“关于‘之前的海洋’——”光刚开始说，但被冬治冲过房间打断了，现在是在相反的方向，剑介还在后面。

“这太疯狂了！”

剑介转过身，拍摄展览的各个方面，“我说过‘这太棒了’了吗？”

“哇哦，看看那个背上有壳的！”冬治笑着说道。

“我认为那些被称为‘海龟’。”

“‘海龟’？你在开玩笑吧？”

“不，”戴眼镜的男孩肯定道，“它们叫‘海龟’！”

高个子运动员停在镜头前，直视镜头，“好吧，讽刺先生，我踢你屁股的时候谁来拍？”

剑介笑着转身就跑：“等等，等等，我开玩笑的！谁来救救我！”

“冬治！剑介！”光转身在他们身后叫道。“你们这是在给自己丢人！”

“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明日香喃喃地说，转身看向她的手机。“白痴。”

[艾米] 你打算怎么办

当两个男孩再次向相反的方向起飞时，真嗣、光和玛丽前往企鹅展，明日香紧随其后。

[明日香] 你什么意思？

然而，就在主要的企鹅展览之前，有一个隔离单元，用于隔离年长和受伤的企鹅。房间里只有几个人，为了安全而分开。冬治和剑介重新加入了小组，开始在较小的显示器中观看动物。

明日香坐在大厅对面的长凳上，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她的手机上。偶尔她会偷看这群人，主要是为了留意玛丽和真嗣。

[艾米] 你太被动了。说点什么

[明日香] 对谁？

[艾米] 谁都行。把你的真嗣抢回来

片刻之后，光、冬治和剑介继续走向主要的企鹅展览，但真嗣留在后面，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较小的展览上。

“我很高兴你能和我们一起来，真嗣，”玛丽站在男孩身边说道。
“那么，你感觉如何？”

“好多了，”他回答说，仍然注视着水箱内。“我已经完成了治疗，所以我现在很好。”

“好吧，我很高兴，”她微笑着，在眼镜后面眨了眨眼。“我不知道没有你在身边我该怎么办。”

真嗣无视她的话，而是直奔主题，“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做什么？”

他转身瞪了她一眼：“你就是想惹明日香，她都听不见你说话，你还不放弃。”

“哇，什么，”玛丽撅嘴，“你不喜欢我吗？”

“不怎么喜欢。”

少女脸上夸张的表情立即消失，她挺直身子站了起来，“你不好玩。”

“玛丽，如果你不再试图让明日香生气，我会和你友好相处，”他解释道。“我不知道她做了什么，你才这样搞她，但你没必要一直这样。”

“需要有人和我们一起把殿下带回地球。”

“你是唯一认为她凌驾于我们之上的人。”

玛丽转过身，假装惊讶，“你不知道她在没人的时候会说什么。”

“无论如何，如果这话来自你，我是不会相信的，”真嗣反驳道。

“你真没意思。”玛丽皱眉。

“你们两个比你想象的更像：也许你应该试着去了解她。”

“这是命令吗？”

真嗣无视这句俏皮话，将注意力转回隔离室。一只年长的企鹅慢慢地摇摇晃晃地四处走动，寻找着什么。“那里很狭窄。他们应该把它们放在一个更大的水箱里。”

“他们不能：他们不会在外面生存，他们现在只能在那里生存。”

“这样的话，它们和我很像……”

真嗣睁大眼睛，踩着脚后跟转了个身，寻找着声音的来源。一个他将近一年没有听到的声音，用一种他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了的声线说道，已经将近…将近一…。

他用手掌揉了揉脑袋，突如其来的抽痛感来得快去得也快。真嗣一时间头晕目眩，当玛丽在他面前挥手时，真嗣的注意力又回来了，她靠得太近了。

“呃，你好，真嗣，你还在吗？”

真嗣摇了摇头，然后点头纠正自己，“不，呃，等等，是的。我——我在。”

玛丽伸出手，用手托起他的下巴，转身打量着他，就像看什么东西似的。但最终松开他，转身走开，没有特别问任何人，“她在你身上看到了什么？”

明日香抬头瞥了一眼，正好捕捉到互动，沮丧地咬牙切齿。白痴……

她不太确定她的评论是针对谁的，玛丽还是真嗣，甚至她自己。她只是单纯的愤怒，还有一丝别的东西。

困惑的男孩转过身寻找玛丽，但玛丽继续走开了，她赤褐色的头发随着她的移动而弹跳。他的脑袋一阵发麻，头发都竖起来了。最后一次互动有些不对劲，但他只是将其归咎于玛丽和她对明日香的敌对行为。

说到这里，真嗣将注意力转移到红发女孩身上。她完全专注于她的手机，对水族馆里发生的一切都不感兴趣，或者至少假装不感兴趣。

有人在嫉妒，明日香想。唠叨又回来了；身体里面那个笨拙、没有安全感的少女非常善于在最糟糕的时候突然出现。

呃，我没有，她想。

你当然有。看看她：美丽、聪明、成熟、受欢迎。她就是你想成为的一切。

明日香的脸扭曲成咆哮状，她握着手机的手更紧了，我并不嫉妒。

我打赌真嗣和她在一起也会更快乐。

够了！玛丽人很好，只是乐于助人。

哦，看看你，你在为她找借口。你最嫉妒什么？

停下来。

她的眼睛？

请停下来。

她的头发？

啊！

她活泼的个性？

Aufhören（停下来）！

还是她和真嗣的关系？

明日香内心被激怒，拇指在她的手机上飞舞，不计后果地疯狂地打字。

[明日香 未发送] 我不嫉妒！

她停下来盯着她的手机，拇指摇摇晃晃地悬停在“发送”按钮上。

你想说服谁？

明日香失败地叹了口气。她就是在嫉妒。她一直嫉妒。再次被取代，不被需要，不受欢迎，被孤立。独自一人。

眼泪开始在她的眼角形成，另一种失落和内疚的痛苦涌上她的心。慢慢地，世界停止了，她后悔在这个国家，在这个水族馆，和这个群体在一起。她不属于这里。她没有人可以依赖。

你不需要证明什么，尤其是不需要向她证明。声音在她的脑海中响起。熟悉得令人难以忘怀，但带有一丝……不同的味道。它在她的脑海里变大，现在几乎对她咆哮。不管这个声音是什么，都让她害怕。

你已经单杀了。

什么？

你不需要备份。

等等，“单杀”是什么意思？

你不需要第一适格者。

停下，停下。

你不需要讨厌的第三适格者。

我说停！

你是第二适格者：‘惣流·明日香·兰格——’

“嘿，明日香——”

她的目光重新聚焦在她面前那个陌生但熟悉的身影上。明日香慢慢开始认出面前的是什么：手指。一个手掌。一只手。张开的手。手臂。连接到真嗣身上。他的笑容。碇真嗣的笑容。

那一笑，她脸红都红到了心上。

“——我们离开这里吧。”

明日香摇了摇头，拨开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迷雾。“什么？”

“我想我们已经看够了，这个地方还有另一面。”

真嗣还在微笑，他温柔的眼睛把女孩从她的壳里哄出来，引诱她到他那里。平静。熟悉。幸福。

“那团队呢？”明日香问，回头看向展览橱窗。

“不必管他们。”

“那么玛丽呢？”

真嗣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不在乎。我想给你看。”

他的手仍然伸向女孩，就像送给女孩的礼物一样。温柔而诱人，开放的姿态比她告诉他的更像是一条生命线。

这很诱人，当明日香握住那只手被拉起时，她觉得自己好像被拉离了另一个版本的自己：痛苦而孤独的自己。她几乎可以看到坐在长凳上的不透明复写本，她的嘴角向下弯成酸溜溜的表情，拇指还在她面前的小工具上摆弄。

她可怜她。但情侣俩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为此明日香选择了幸福。

第十节

夕阳西下横滨，将东京湾沐浴在琥珀色中。平静的水面倒映出平静的灵魂在巨大的圆形轨道上在空中旋转。双手紧握，十指相扣，握住的不仅是短暂的幸福，还有对现实的把握。

温柔的海浪拍打着码头：来自海洋的温柔亲吻一臂之遥，无法靠近。咸咸的微风吹进摩天轮的缆车，为乘客带来生命和爱。

他们脚下的世界四处奔波，忙碌而充满活力，充斥着他们自己的需求。但是这里的两颗心静静地坐着，除了他们此刻所拥有的，什么都不想要也不需要。

这对拥抱着在一起的人双手相连，几乎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奇异的生物。在过去的半小时里，青少年们乘坐了这个大型景点：它相对靠近一个更新更快的过山车，这使得它在寻求刺激的时代常常不受欢迎。

明日香和真嗣已经体验了他们公平的嘉年华游戏和刺激肾上腺素的游乐设施，并决定享受一次不错的、私人的、不受干扰的游乐设施。隔离在独自的小世界里让他们第一次可以自由地说话，感觉就像永恒一样。

“你知道你在那儿真的吓到我了，”明日香叹了口气，她的头仍然靠在真嗣的肩膀上。

“我知道，你跟我说过好几次了。”他轻声回答。

沉默在缆车中坐在这对情侣的另一边，在风中慢慢摇晃，平衡他们的体重。这是一种沉重的沉默，充满了过去几个月里萦绕在他们之间的许多未说出口的想法，最近的分离使它们变得更加强烈。真嗣才几天前才回到妙城，但明日香似乎比以前离得更远了。

沉默就像一个肥胖的巨人，几乎打断了每一次谈话的开始，它的嘴唇发出响亮的咂嘴声，扼杀了任何有意义的谈话。他们之间的空间

变得如此广阔，但他们的肉身却不能再不至于侵犯到彼此的情况下再靠近一点。只能由他们中的一个人来打破沉默，有意识地努力在黑暗中伸出手来。

明日香使自己坚强起来，几乎用整个灵魂紧贴着她靠着的身体。早前真嗣已经主动伸出援手，她至少能做的就是回报。随着她体内每一根肌肉纤维的拉动，她问出了自从他在科学实验室里可怕地倒下后一直挥之不去的问题。虽然不确定答案，也还没准备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她仍然尽可能勇敢地问。

“我能问你一件事吗？”

真嗣感觉自己的身体紧绷，那三个小字跳回了他的脑海：“我需要你。”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他们还没来得及商量，明日香孤僻的举动在他脑海中形成了重重疑云。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她我的感受，现在她想说明吗？他咽了咽口水。哦不……

“当你晕倒的时候——”明日香开口了，捏了捏真嗣的手以获得力量。

等等，什么？

“——你说了些什么。你记得吗？”

真嗣转身看着她，但她没有动，他只能看着她的头顶。想起那天的那几段记忆，他苦着脸：“我想是的。”

“为什么？为什么是她？”明日香现在浑身发抖，但她不愿面对他。现在还不愿意。

“什么？什么‘她’？”

“我是那个在那里的人。我是那个帮助你的人，”她从缆车的另一侧弹开了她的愤怒。

“我知道。”

“那么…为什么？”

真嗣目瞪口呆，脑子飞速运转。她在问什么？“为什么是她”？“她”是谁？

“那你为什么要找玛丽？”

真嗣愣住了。 *玛丽*？

谢天谢地，明日香一边整理思绪一边继续说道：“从那天起，我就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回放这句话。自从薰死后，我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害怕过。我在这里，在学校抱着昏迷的你，在离家半个地球的地方，而你在……你在找玛丽……”

“明日香——”

“真嗣，我——”

“——我没说‘玛丽，’他对她的话很惊讶。

“你没有？”

真嗣咯咯地笑了起来，将明日香的头轻轻地靠在自己的胸膛上，“不知怎的，我想你会因为我说的话而更加不高兴……”

一开始被他的反应激怒了，明日香随后转身面对真嗣，这在几分钟内是第一次，被他脸上愚蠢的笑容激怒了。她回忆起当时的互动：对他摔倒的恐惧，对她帮助的自豪，以及当他喊出另一个女孩的名字时的心碎。

但那个愚蠢的笑容依然存在，真嗣继续说道，“我说的是‘对不起’。”

现在他几乎是内疚地大笑起来，但当男孩看到他女朋友眼中涌出的泪水时，他的笑声收敛了。扑向他，明日香用双臂紧紧搂住他，用尽全力挤压，然后像以前一样松开并靠在他身上。

“白痴……”她喃喃道。

“这就是你对我如此生气的原因吗？”真嗣终于开口问道，松了一口气。

“我想是的，”明日香回答，羞怯地盯着她的膝盖。

“明日香，我不喜欢玛丽。我——我想和你在一起。”

尴尬的红发女郎试图让自己尽可能地缩小。

“明日香，如果你想知道什么，你只要问出来就好了。”

“我想我现在是需要道歉的人了。我一直表现得很愚蠢。”

“不，”真嗣在脸颊上亲了一下打断了这个想法。“你太棒了。”

明日香的脸颊红了，她把目光移开，觉得自己不值得做出这样的举动。可她又想让自己重新配得上他，“能不能再试一次？这一切？”

男孩笑着点点头，将她拉回自己身边，“多少次都行。”

“Ein neuer Anfang（一个新的开始）。”

听到这句似曾相识的话语，真嗣瞬间瞪大了眼睛，但他的思绪很快被腿上的一掐打断，让他在缆车里跳了起来。

“哎呀！干嘛掐我？！”

红发女孩将头埋进他的颈窝，见他反应过来，左手不肯松开，“我只是想确定这是真的。”

“梦不是这样运作的！”真嗣还手，揉着大腿。“你要掐自己啊！要是疼，那就不是做梦！”

然后他听到他发誓是抽鼻子的声音，但无法转身看她的脸，因为她的脸靠在他的肩膀上。真嗣低头看着她的头顶，轻声问道：“明日香？”

“我的梦总是很痛……”

真嗣什么也说不出，只是亲了亲她的头顶，然后静静地坐着。如同时钟的指针，摩天轮继续它固定的旋转。明日香和真嗣对运动感

到无助，但他们选择处于这个位置，因为他们在一起。

说点什么，真嗣在他的脑海深处听到了。

比如？

‘我需要你。’

他深吸一口气，试图开口，“明日香？”

明日香一时心事重重，翻了翻自己的钱包，轻轻地把里面的东西倒在长凳上，“我猜我把唇彩忘在宿舍了，该死。”

真嗣从那堆东西中拿起 SDAT，把里面的东西放回了钱包，“你带来了这个？”

明日香脸红了，对她突然对这个设备的依恋感到有点尴尬，“是的，我-我一直在不停地听，自从你……”她的声音越来越小。

“我甚至没有注意到它不见了。谢谢你照顾它。”

红发女郎伸手去取，却意外地拿到了其中一只耳机。

“有新东西了，”真嗣忍不住笑了。

“现在？”明日香惊讶的问道。

“我告诉过你：是我们。”

明日香的脸又红了，戴上耳机靠在他身上。

面对这个新发现，真嗣鼓起勇气，试图在寒冷的海风吹过他们时抑制住轻微的颤抖，按下播放键：

And do you ever feel like you're alone?

And do you ever wish you'd be unknown?

I can say that I have

I can say that I have

And do you ever feel things here aren't right?

And do you ever feel the time slip by?
I can say that I have
I can say that I have
So hear this please
And watch as your heart speeds up endlessly
And look for the stars as the sun goes down
Each breath that you take has a thunderous sound
Everything, everything's magic
Just sit back and hold on, but hold on tight
Prepare for the best and the fastest ride
And reach out your hand, and I'll make you mine
Everything, everything's magic
And do you ever lay awake at night?
And do you ever tell yourself don't try?
Don't try to let yourself down
Don't try to let yourself down
And do you ever see yourself in love?
And do you ever take a chance, my love?
Because you know that I will
Because you know that I will
So hear this please
And watch as your heart speeds up endlessly
And look for the stars as the sun goes down

Each breath that you take has a thunderous sound

Everything, everything's magic

Just sit back and hold on, but hold on tight

Prepare for the best and the fastest ride

And reach out your hand, and I'll make you mine

Everything, everything's magic

So hear this please

And watch as your heart speeds up endlessly

And look for the stars as the sun goes down

Each breath that you take has a thunderous sound

Everything, everything's magic

Just sit back and hold on, but hold on tight

Prepare for the best and the fastest ride

And reach out your hand, and I'll make you mine

Everything, everything's magic

“‘一切都是魔法’，是吧？”明日香在第一次听完后评论道。

真嗣心跳加速，一切都是魔法……

“我不明白，”明日香大声说。“自从你生病以来，我每晚都听它，希望……”

现在说吧。

“‘希望’？”

明日香重新开始思考，“如果你生病是导火索，那说明我几乎失去你不是没有原因的。”

现在告诉她。

他疑惑地看着她，不确定从她的话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谢天谢地，明日香解释了她的立场。

“真嗣，我因为头部受伤失去了妈妈，而薰则是因为脑瘤，”她抽泣着说。“我不能——我不能忍受也失去你。”

身体前倾，真嗣将明日香拉近，在她的嘴唇上轻轻地吻了一下，然后将额头靠在她的额头上。“我哪儿也不去——”

“真-”

“我保证。”

够好了。

真嗣叹了口气，他的眼睛看着将近一个小时前落山的太阳，学生们应该在 8 点 15 分回到校车上。完美的一天即将结束，这是不可阻挡的时间前进的不幸结果。

离开摩天轮，这对情侣相对沉默地走着，仍然手拉着手，每个人都担心打破身体的接触会结束这一天的共同幸福。当他们登上校车时，他们看到一个精疲力尽的光将头靠在冬治的肩膀上，而冬治正在和另一个男孩大声说话。

坐在公共汽车后部附近，这对情侣重新插入耳机，又开始听了。

“至少这是一首朗朗上口的歌，”明日香在打哈欠时低声说。

真嗣同意了，离开海洋公园的时候看着窗外。明日香再次将头靠在他的肩上，他能感觉到她疲惫的身体随着音乐的响起滑落。

然而，同样疲惫的真嗣发现自己无法休息；最新的歌曲在戏弄他的思想。

是什么触发了它？他沉思着，无法准确指出它什么时候会出现。自从他们到达公园后，SDAT 就一直留在明日香的钱包里，这意味着这个过程中的任何动作都可能导致它出现。

当校车继续返回东京时，他将当天发生的事情抛在脑后，看着沿着海岸线的风景秀丽的海湾路线。没有答案让真嗣很沮丧，直到几道亮光打断了他的思路，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别处。

当高速公路向北转过羽田机场时，几盏明亮的聚光灯向上照在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有几十层楼那么高。笨拙地站在海湾中，被照亮的结构看起来像是另一个遗迹。

虽然遗迹本身已经够难看的了，但除了真嗣之外，公共汽车上的每个人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它裂开的、流血的胸部伤口。一股恐怖的重量压在他的身上，让他动弹不得。

真嗣以前从未感受过这样的黑暗：无穷无尽的恐惧和绝望笼罩着他，他的视线逐渐模糊。他无法呼吸也无法思考，只能坐着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

黑暗。空虚。孤独。然后...

“你没时间了。”

真嗣转过身，看到一个熟悉的蓝头发女孩站在他身后。“丽？！”

他已故的双胞胎妹妹站在他面前：她穿着一身陌生的衣服，脸上带着出奇平静的表情，但真嗣认出了那异常浅色的头发和深红色的眼睛。

真嗣无法控制自己，尽管这不过是一场梦，他扑向妹妹，用双臂紧紧地搂住她。但她没有回应他，当他抱着她时，她的手臂笨拙地垂在身边。

“你在做什么？”丽问道。

“我好想你，”真嗣抽泣着说。“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但已经足够了。没有你的日子太难熬了。”

丽继续站在原地，“碇……”

“碇”？

真嗣垂下手臂，迅速后退。出了点问题。

“丽……”

赤红的眼睛迅速瞪大，丽后退一步，“你还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么？”

“对不起，我来得太早了。”

“我不知道什么，丽？！”

注：歌曲《Everything's Magic》——Angels & Airwaves

第十三章 往昔尚未远去

第一节

轻轻的摇晃让真嗣回过神来，明日香柔和的眼神和温柔的声音欢迎他回到妙城学园。当他笨拙地拖着脚步走下公共汽车时，浓雾笼罩着他，使他差点错过最后一步，笨拙地跌跌撞撞地进入了装载圈。

真嗣连连摇头，也无法清除脑海中迷茫的不适，干脆任凭明日香领着自己走向电梯。虽然他们在主题公园度过了一个神奇的下午和一个晚上，但每当他想起她嘴唇贴着他的柔软触感时，他都会脸红，但他的脑海里还有别的东西。重要的事情。

在电梯里来回摇晃着，真嗣感觉到小睡的影响慢慢消失，他看着同学们走出电梯。最终只剩下他和明日香，在一年级和四年级公寓之间爬上十几层楼。

丢失的记忆似乎在他手边摆动，但每次他觉得自己要接触到它时，它就会移动，在他犹豫不决的手下翻滚。幸运的是，他会瞥一眼右边的女孩，这会暂时平息兴趣，至少在诱惑再次过去之前。

最终真嗣放弃了，记忆是如此遥远和模糊，他不确定他会再次找到什么，而是专注于即将到来的分别。这是情侣心目中不受欢迎的结局，却是无法避免的结局。

仍然手牵着手，明日香在门口转身面对他，在说话前脸红了，眼睛微微移开，“真嗣，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今天太棒了。”

“‘太棒了’，”真嗣害羞地重复道。

“对不起，我最近太难相处了。我——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做……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上。”

“'位置'...”

“嗯，”她又笑了笑，“都快十点了，明天还要上课，你显然不能进来。”

“'显然'。”

她对他笑了笑，她蓝色的眼睛像他记忆中一样明亮，“我讨厌今天必须结束。”

真嗣的笑容微微收敛，但他提醒她明天早上他还在那里。

之后每天早上。

“我可以，你知道，”明日香咬着嘴唇，声音越来越小，“我可以吻别，道晚安。”

当两人在唇边相遇时，真嗣心中挥之不去的困惑一扫而光。困惑永远次于现在发生的一切。

第二节

明日香猛然惊醒，手机闹铃把她从梦中惊醒。瞥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她注意到自己脸上泛红的表情，然后感觉到脸颊上的温暖。她的唇上挂着难以掩饰的微笑，那双唇曾经贴在他的唇上，她开始为新的一天做好准备。

明日香无法摆脱他搂着她的手臂的温暖，也无法摆脱他握住她的手再次确认的握力，她强迫自己完成早上的例行公事。然而，事实证明精神分心比她最初认为的要严重，有一次发现自己试图用梳子痛苦地刷牙。不幸的是，她在共用浴室里转来转去的室友也目睹了她意识丧失的瞬间：当时玛丽正裹着毛巾离开，而真由美正在化最淡的妆。两人都停在原地，看着红头发女孩脸红得只比头发的颜色淡一点点，然后缩在梳妆台前。

“以防你不知道，Eure Hoheit（殿下），梳子在你的头发上，”玛丽咯咯地笑着说。

明日香不敢直视镜子里大姑娘的视线，只是盯着柜台的倒影。

“怎么：没有机智的反驳，没有讽刺，没有回怼？”

更多的沉默。

真由美转身对着镜子笑了笑，“明日香，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慌张。”

“等一下！”玛丽喊道，迅速抓住明日香的肩膀，将她转向她。她小心翼翼地抬起下巴，打量着矮个子女孩。“看，真由美。”

“今天早上她一进来我就注意到了。”

明日香厌倦了被当作小白鼠对待，她转过头，挣脱了玛丽的手，后退了一步。但其他女孩的假笑依然存在，让她更加困惑。

“我的天，昨天肯定是出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明日香用她能做到的最平淡的语气说，但她的玫瑰色脸颊继续出卖她。

“别跟我们装傻，公主殿下：我们能看到那个笑容。”

明日香转过身去，试图掩饰自己的脸，“我——我没有——”

“那是关于男孩子的笑容。”

“嗯？什——？”

“哦，闭嘴。”

“我们为你感到高兴，”真由美再次对着镜子微笑，完成了她的妆容。

“你不帮我说话！”玛丽朝另一个女孩的方向看了一眼。

转身面对玛丽，乌黑头发的女孩翻了个白眼，“我需要告诉她你刚才说的话吗——”

“闭嘴，真由美！”

明日香咯咯地笑了一声，一边继续梳着头发，一边只把一半注意力放在其他女孩身上。偶尔她会偷偷朝他们的方向瞥一眼，结果却被一双恼怒的绿松石色眼睛瞪回来。

“Ich versteh nur Bahnhof（我不明白）。”

紧张的片刻后，玛丽深吸一口气，摆好姿势走向明日香。与镜子里的年轻女孩直接目光接触，她放下毛巾，将拳头叉在腰上，以示胜利。真由美在镜子里畏缩了一下，迅速移开视线，但明日香只是微笑着拂过她的头发。

“哦，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再也听不到你的反应了？！”玛丽尖叫着把毛巾拉了回来。

“请你不要那样做好吗？我不需要看到那个，”真由美说。

玛丽把毛巾塞回胳膊下，翻了个白眼，泄了气，“好吧，看来我需要找个新游戏了：我们的女孩的痴情。”

两个室友都离开了浴室，留下明日香一个人，她注意到她脸颊上的红润和嘴角微微上扬的弧度。在横滨八景岛海洋乐园的前一天让她与真嗣的距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近，而大厅里的即兴化妆让她的身体感到刺痛。

明日香差点从走廊跳到电梯，在他们进入电梯之前，明日香无视了朝她方向投来的奇异的像刀一样的眼神，而是疯狂地咧嘴笑着，而玛丽则更加恼火地翻了个白眼。

当她走出电梯时，真嗣正从她的正对面出来。明日香咧嘴一笑，脸红了，但是当他鱼贯而出时，男孩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手机贴在他的耳朵上。她跟着他转过拐角，保持着距离，而他坐在大厅里，低着头继续打电话。

“他妈妈要他周五回家，”光解释说，停在明日香旁边。

听到这个声音的明日香差点跳到空中，因为她全神贯注于真嗣。光看到了她的反应，咯咯地笑着道歉。

“哎呀，在你对一个女孩做那种事之前要先提醒一下！”回过神来，她开始说话，但在真嗣挂断电话时停了下来。她和光走近他，与他继续刚才的话题。

“所以，听说你周末要回家？”

“是啊，我妈妈想最后一次检查我的肺。她说如果不彻底治疗，肺炎会持续很长时间，”真嗣叹了口气。“从那以后她就很小心了……”

“喂，”明日香伸手摸了摸他的肩膀，“我知道了，妈妈受伤的时候爸爸小心翼翼，然后薰的病让情况变得更糟了。”

真嗣笑了，感觉像是今天早上的第一百次了，“谢谢你的理解，明日香。”

“好吧，如胶似漆的家伙们：我们吃早饭吧！”

第三节

明日香合上笔记本，从书桌前站起来，走进共享的起居空间。起初，一股恶臭、苦涩的气味引起了她的注意，但将她从束缚中拉出来的是对引发火警的恐惧。

她迅速从一个窗口移到另一个窗口，将它们打开，然后在犯罪现场与潜在的纵火犯对峙，抢过平底锅和烧焦的东西，把它们放在水槽里。

“天哪，你真的比我大四岁？！”

玛丽让开，双手叉腰，“那是我们的午餐。”

“我甚至都不会把它喂给火山，”明日香打趣道，看着烟雾慢慢消散，她摇了摇头。“你会把这个地方烧掉的。”

“没那么糟！”

明日香斜眼看了她一眼，然后拿出了手机。这个眼神足以让玛丽退缩。“你在做什么？”

“订披萨。”

然而，在拨打指定号码之前，明日香发送了一条短信。

[明日香] 很高兴认识你。玛丽试图烧毁建筑物。

按下发送键后，明日香点了披萨，气呼呼地坐回沙发上。尽管她很傲慢，但玛丽和任何一个普通的十几岁的女孩一样，都是一个失败者。在内心深处，这让她微笑，将过去几个月里成为主要烦恼的事情变得人性化。

饭菜上桌时，三个女孩坐在餐桌旁一起吃饭，这很可能是她们搬进来后的第一次，明日香记不清了。如果这不是第一次，那也是他们第一次在没有争论和互怼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很不错。

“那么，玛丽，你选好大学了吗？”

明日香的注意力转向了玛丽，看着年长的女孩咀嚼着真由美的问题。她没意识到这是她们在妙城学园的最后一年，她们会继续前进。明日香甚至还没有考虑过自己的教育前途。

“我有几个录取通知书，但我——我在认真考虑法国的马尔杜克大学，”玛丽一反常态地害羞地回答。

这个答案激起了明日香的好奇心，她插进了年长女孩们的谈话中，“为什么是那里？”

“我想进入他们的医学院，然后在马尔杜克癌症研究所工作。”

“为什么？”明日香反击，她与一名初级研究助理的痛苦经历对她的影响超出了她的预期。

好在玛丽没有理会讽刺的语气，老老实实在地回答道：“我妈妈在我小的时候就死于卵巢癌，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想战胜癌症。”

明日香尴尬地瘫坐在椅子上，“哦……对不起。”

“别这样，”玛丽不屑一顾地挥了挥手。“你不可能知道的。她差不多十年前就死了。”

“我和玛丽同住三年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真由美微笑着向她右边的女孩伸出手。“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过，玛丽。”

“谢谢你们。无论如何，从那时起我就想去那里。我甚至学会了法语和一点德语，以配合我的英语和日语。但是，”她停顿了一下，把目光移开，“我仍然没有收到他们的任何消息，我去年申请了。”

“其中一些欧洲学校在招收国际学生的时候真的是从容不迫，”真由美说。“还有很多时间。”

明日香的手机在她手里嗡嗡作响，她打开手机，对真嗣迟来的反应微笑。即使现在配备了手机，他也从未像同龄人那样依赖它。

[真嗣] 不要让这种事发生。我有点喜欢你。

“我有点喜欢你。”她咯咯地笑了起来，想象着他打这些字时脸红了。当她放下手机，重新开始谈话时，她自己的脸颊很快像他的一样红了。

“——我父亲想让我去英国的一所学校上学，他在那里上过学。但是——”

“喂，等一下！”明日香打断了他的话，在桌旁振作起来。

两个年长的女孩转向她的方向。

“我父亲是马杜克研究所的董事会成员。我可以和他谈谈，看看他是否认识招生人员。”

“你愿意——你愿意帮我吗？”

明日香回头看了一眼手机，和男友的简短对话让她的心再次怦怦直跳，上个月所有的不安全感都一扫而空，“当然。我们是室友，也是……朋友。对吧？”

玛丽笑了笑，“Ohne Zweifel（毫无疑问）。”

明日香对她的新朋友微笑，在桌旁振作起来，重新加入了谈话。玛丽曾经是她心中的主要疼痛，但她现在觉得自己可以忍受玛丽了，而且她发现自己在她身边会觉得有点舒服。

不，不是玛丽，明日香笑道。和真嗣在一起更舒服。

锁定目前她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已经解决了许多其他问题。谁知道这一个关系能修复我所有其他关系？

“我有点喜欢你。”那个白痴。我有点……我也有点喜欢他。

第四节

真嗣心不在焉地将功课收进书包，思绪又回到了妙城学园。他在上大提琴课时收到了明日香发来的一条神秘短信，希望她的公寓没有真的被烧毁。虽然，只用了半秒钟的思考，他就知道这不是真的。但是，那种生活环境仍然是一个随时可能被点燃的火药桶，真嗣只能想象是什么让她发了这条短信。

尽管回到了他的母亲和洞木一家身边，这个焦急的男孩还是反复检查时钟，只希望这一天快点过去，这样他就可以回到东京。返回明日香身边。回到他新发现的幸福之中。

离火车预计出发还有几个小时，光正在她的厨房里吃午饭。唯在回去工作之前和真嗣道别，即使是在星期天。这对男孩来说是一种熟悉的经历。而绫子和佐佐木希则去了餐厅。

“我真的很高兴你一切顺利，真嗣，”光一边洗碗一边微笑，真嗣收拾桌上剩下的东西。“还有明日香。”

“谢谢光。”

“上周她的状态似乎好多了。”

“是的，当然，”他回答，把最后一个盘子扔进水槽。“等等，你什么时候跟她说话的？”

“哦，呃，大约一个小时前？当你送你妈妈出去的时候。她打电话来问一些关于把她卡住了的作业的问题，所以我和她说了一遍。然后我们聊起了她弟弟。”

真嗣从桌上拿起包，顿了顿，“她跟你说过薰的事？”

“是啊。她说他的数学一直比较好，所以她很高兴我能帮上忙。”

片刻之后，光继续说道，“这真的很悲惨，你知道的：她也有一个双胞胎去世了。我无法想象……”

真嗣把他的包丢在前门，回答说：“是的。他们后来不是特别亲近，但仍然……”

“她说他真的没有朋友。”

“是啊，我听说过。”

“除了丽。我认为这很疯狂，但也很酷。”

真嗣停下脚步，“什么？”

光还在洗碗，她的声音绕过角落，但依然清晰得吓人，“是啊，明日香说这很奇怪：她记得看到他在早晚发短信给别人，最后他承认是丽。我不知道这里和德国的时差是多少。”

真嗣头晕目眩，跌跌撞撞地向前，用左手抓住了墙壁。他的右手迅速抬起，开始按摩太阳穴。几乎是瞬间，一阵剧烈的头痛袭来。

“我觉得这很贴心。我不知道丽有一个德国笔友。”

他的心在狂跳，头在狂跳。他离某样东西很近，他几乎可以回忆起它，但它就在他的掌握之外，嘲笑真嗣的无知。

“我想知道他们说的是日语还是德语？”光在厨房里继续大声思考。“我知道明日香会说日语，所以我猜她弟弟也会。”

瞬间它发出咔嗒声：迷雾从他脑海中散去，显露出可怕的东西。

真嗣想都没想就出声说：“丽说的是德语。”

光尴尬地停顿了一下，真嗣重新进入厨房，脸色煞白，“什么？我不知道。”

他回忆起一年前和他妹妹的一堂课，“我们正在讨论瓦格纳，格兰特先生让我们演奏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

第五节

“多么美丽的故事，”真嗣笑着将大提琴靠在自己身上，注意力转向面前的乐谱。他翻阅乐谱，眼睛在五线谱之间跳来跳去，赞美着咏叹调的不同部分。

“确实如此，真嗣。一个古老的故事，由伟大的理查德·瓦格纳编成优美的音乐。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你们两个就去看看吧，”格兰特先生点点头。

“什么，呃，”真嗣看了看乐谱，停在了一段，“伊索尔德在这里说什么？”

马萨鲁拿着乐谱大声朗读德文，“Hör ich nur diese Weise, die so wundervoll und leise, Wonne klagend, alles sagend, mild versöhnend aus ihm tönend, in mich dringet, auf sich schwinget, hold erhallend um mich klinget? ”

研究了一会儿后，他又开口了，“抱歉，真嗣，我的德语水平不够，无法翻译。但这是接近尾声的时候，伊索尔德在对她所爱之人的离去感到极度悲痛中，想象着他醒了。”

“真美，”是真嗣能想到的唯一回答。

让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感到惊讶的是，丽温柔的声音从她的乐谱架上升起，并为每个人翻译，“只有我一个人听到这旋律吗，它美妙而轻柔，悲伤而喜悦，讲述了一切，它发出的温和调和的声音侵入了我，向上摆动，在我周围发出甜美的共鸣环？”

第六节

“丽会说德语？我一直不知道，”在真嗣讲述了这段记忆后，光打破了奇怪的沉默。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忘记了这一点。我从没想过她可能还有其他原因。”

除了那次，我不记得她说过德语，真嗣想。他知道他需要做点什么，但不记得是什么。

“不管怎样，他是明日香弟弟的几率有多大？”

德语。丽。熏。等等——就好像少了点什么，而那块缺失的东西伤害了他。

真嗣向后跌跌撞撞，把一个玻璃杯从晾衣架上撞了下来，听到它落地时碎裂的声音。他无视爆碎声，转身向门口冲去。穿着袜子笨拙地溜过墙角，他的心思只能集中在一件事上：

“A-”。

“别担心，光，我——我马上就把它清理干净！”他离开了大厅，声音逐渐消失了。“你不用管它！”

“真——真嗣？一切都好吗？”

停在门前，真嗣转身看着光，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呃，是的，嗯，我得去，去洗手间。在——在我家——”

“什么？在你家？”

他摸索着锁，最终溜了出去，又往里看了一眼，“我马上回来！对不起！再见！”

他转身打开自己的公寓门，在靠近她的卧室时放慢了速度。突然间，一切都变得沉重、缓慢，就像他身体的某个部分正试图停滞不

前。就像他不想知道真相一样。

真嗣轻轻推开门的手颤抖着，生怕门后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他。她会在那里吗？等待着他？不幸的是，这只不过是他已故妹妹的空洞提醒，不受干扰。一层厚厚的灰尘整齐地覆盖在整个房间的顶部，像一张柔软的床单一样，保护着里面的东西。

他慢慢地走进房间，不确定自己更害怕哪种情况：找到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也没找到。

趴在他已故妹妹的地板上，他又把手伸到床底下，手指摸索着一周前他扔回床底下的信封。它来得比他想要的要快得多：在内心深处，真嗣不想找到它，不想找到任何东西。

他想让一切回到原来的样子。

振作精神，深吸一口气，真嗣翻阅着书页，直到他再次找到了那封信。

“A-”

他停止阅读这封信，将它整齐地折叠起来，放在前面的口袋里，并没有试图去理解信中的内容。封面上的地址已经证实了最坏的情况：是给他妹妹的，用家里其他人都不懂的语言写的。

碇丽对他保密。而这个想法让真嗣不寒而栗。

第七节

回东京的路程只有一个小时，但他还是坐立不安。路过的每一棵树和每根电线杆都在滴答滴答地缩短着他回到明日香身边讨论他的发现的时间，然而在数了大概一千之后，真嗣不知道还剩下多少。

真嗣不知道光有没有察觉到他的紧张。或者根本不在乎。事实证明，谜团比他想象的要深得多，尤其是他口袋里那张折叠起来的纸。然后还有其他事情……紧急事情……被遗忘的事情。

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念头上，几乎被它压垮了。当压垮他的重量压在他身上时，他感到不幸的是熟悉的感觉席卷了他。他的肺再次感到压缩，几乎无法吸入空气。他离一个很近，只是不记得在哪里。

当火车转过另一个弯道时，真嗣发现了遗迹：他在12月见到的第一个。他发誓在1月份见过它微笑，在他反复往返他家的旅途中它还有过其他奇怪的动作。然而，光或任何其他乘客从未对此做出反应，因此他也从未提及过它。

然而这一次它在移动，笨拙地朝火车走去，并加快了速度。当巨大的怪物逼近时，真嗣的心沉了下去：他现在想起了他忘记的事情。是关于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是关于他要去哪里的。巨人把火车从铁轨上扯下来，咬了一口真嗣的车厢，把他吞进了虚空。

他开始坠落，无休止的坠落。然后在某个时候他着陆了，从自由落体到躺在地上的转变是瞬间的，没有痛苦，没有任何事件发生。真嗣撑起身子，仔细看了片刻，发现自己完好无损，站在这个神秘的空间里。空间巨大而空洞，他的话语在他不知道存在的墙壁上回荡，无法判断距离。

“你好？”

停顿了一下，然后他自己的声音回荡在他耳边，稍微安静了一些。一次又一次，直到回声停止。

“我在哪里？”

但在回声到来之前，一个新的声音回答道：“你在世界之间的壁垒上。”

真嗣转过身来，再次面对他已故妹妹的奇怪模拟。它看起来像她，听起来像她，但有一些难以察觉的不同。

“丽？”

他已故妹妹苍白的脸点了点头。

“丽，我，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你好像不一样了。”

“目前看来是这样的……”

背后传来新的声音。有点熟悉，却让他脊背发凉。这些话似乎在他身上爬行，在他的皮肤上停留了太久。这个声音把他吓坏了，真嗣几乎拒绝转身面对它。

“……但我不认为她是故意的。”

真嗣闭上了眼睛，几乎是不情愿的，深深地不安，“你——你是谁？”

“真好奇啊，”男声说道。“他还没发现呢。”

“她的意志在这里很强大。我们怀疑这会很困难，”丽越过真嗣对另一个声音说道。

“李林之魂令人着迷。”真嗣身后几乎是歌唱般的声音回应道。几乎被正在发生的事情逗乐了，“想想吧，她会仅仅出于恐惧就影响这个世界。”

真嗣直视着丽，试图理解他们在讨论什么。他的头开始疼了，一股沉闷的悸动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央。

“呵，来来来，你还不肯面对我？”

“我——我——”悸动扩大了，焦急的恐惧把他固定在原地。

“我们快点做吧。”声音说着，突然出现在了丽的身边。

男性，比她略高，灰白的头发，一双冰冷而锐利的红眸。真嗣只见过这张脸一次，但他立刻就认出来了。

“你——你是明日香的弟弟！”真嗣脱口而出。

男孩叹了口气，“一个如此孤独的灵魂，作为孪生兄弟是注定要死去的……”

即使在悲伤中，他的声音也很轻，话语从他的唇间飞舞，仿佛他对自己已经死去的事实着了迷。

真嗣的头开始天旋地转，他那酸痛的大脑变得迷失了方向。

“即使在没有Eva的世界里，她的内心也无法接受幸福。”

“一个没有……没有……的世界？”

脑海中微妙的悸动，迅速变成了尖锐的刺痛感。真嗣立刻弯下腰，视线模糊，几乎看不到白色运动鞋靠近了自己。

“所以，正因她期待着伤害和痛苦，她制造了伤害和痛苦。一个悲剧性的循环……”

“我——我不……”真嗣结结巴巴地说。

“你很清楚我在说谁，不是吗，碇真嗣？”

真嗣跪倒在地，奇怪的念头和记忆涌入他的脑海。由于内心的不情愿，他只能喃喃自语了一个字：“明日香……”

“真嗣，睁开眼睛看看正在发生的事情。看清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

“我——我——”

“谎言。”

“渚，够了。”

“‘渚’？过了这么久，丽……在我们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受伤了。”

“薰。”丽乖乖纠正道。

薰投降地举起双手，转身对着丽说道：“好吧好吧。反正是你说的时间不多了。”

“你不能强迫他记住。这样从来都没用。”

什么？真嗣说不出话来，脑袋里的疼痛让他瘫痪了。

“我只是想帮助他。”

你为什么要谈论我？

“还有时间。”

等等...

“他们正在非物质化并从其他地方吸取物品：这几乎不是稳定的迹象。”

‘其他地方’？

“她的心很强大。我们不想重蹈覆辙。”

我要晕倒了...

“我几乎没有时间去了解她，但她看起来确实很开心。”

明日香？

“它转瞬即逝。”

“如果我们太着急的话，她说不定又要逃避了。”薰弯下腰，看着真嗣的眼睛，伸手把他拉了起来。他的眼神平静得让人放下戒备，声音中的欢快语气更增添了这种效果，“那么，我们不要再受苦了。”

真嗣紧张地接受了这个提议，向另一个男孩伸出颤抖的手，但当他们的皮肤接触时，他又弯下腰，脑袋几乎要爆炸了。幻象涌入他的脑海，令人费解地相互叠加：象牙色的钥匙、温水、嗡嗡声、一只小猫、溅起的水花、痛苦、悲伤、背叛、愤怒、红色、蓝色、紫色、白色。

薰开始轻声唱歌。一首病态的甜歌。一首再熟悉不过的曲子：“Wem der grosse Wurf gelungen, Eines Freundes Freund zu sein; Wer ein holdes Weib errungen, Mische seinen Jubel ein...（欢乐颂）”

真嗣吐在了他的鞋子上，看起来只是胃酸溅了一地而已。但这种物质一出现就消失了，给他留下的只有恶心和偏头痛，鞋子一如既往地干净。他的身子再次起伏，粘稠的液体再次划过空气，然后消失了。

“Ja, wer auch nur eine Seele sein nennt auf dem Erdenrund ! Under wer's nie gekonnt, der stehle, weinend sich aus diesem Bund ! ”

“你太残忍了，薰，”丽警告说，停止了音乐。

片刻后，真嗣带着难以置信的痛苦颤抖着对眼前的男孩说道：“你、你……你……我、我们……我们……”

“是啊，”薰突然出现在真嗣的另一边，让他更加迷茫了。“我们很熟。”

“怎——怎——怎么回事？”

“哦，在感觉像是经历了无数次生命之后；我敢肯定，很难将其中某一个凝聚到现在这个时间点上。”

当另一个男孩说话时，他的头越来越痛，从他的脑海深处散发出来。

“但是，”薰在真嗣妹妹一动不动的视线旁边重新出现。“这一切都有一个开始……在难以察觉的漫长时光以前。”

“我不相信你是在帮忙。”丽的声音是那么的轻柔，仿佛她不想扰乱她说话时的气氛。

他抬手插进口袋，依旧微笑：“我就是来帮忙的。”

“是-使得，”真嗣终于恢复了理智，深吸一口气，重新开始，“那些歌：是你干的。”

两位神秘客人静静站了片刻，才看向他的方向。

“真嗣——”

第八节

“真嗣。喂，真嗣，醒醒。我们到了。”

真嗣睁开眼睛盯着光的脸，她俯身轻轻摇晃他。虽然与上次他醒来时脑子里雾蒙蒙的感觉非常相似，但这次他对那个地方和他的梦的记忆依然存在。

“什——？发生什么事了？”他一边从头顶的架子上抓起包，一边问道。

“看来你需要小睡一下，你十五分钟前才睡着。但很抱歉你不能继续睡了。”光带着两人往站台上走去，甜甜一笑。

真嗣迅速把手伸进口袋，摸着折叠起来的纸片，松了口气。这只是微不足道的暂时缓解，但足以让他回到宿舍。

虽然回到校园附近的地铁很快，但从学校附近的车站出来让真嗣又一次脊背发凉：他该怎么办，闯进明日香的公寓说，‘嘿，明日香，你知道我们在我们的双胞胎兄弟姐妹创造的一个虚假的现实中吗？他们在一年多前死前密谋让我们在一起？我也不知道，感谢你的提问。’？

当真嗣走进宿舍时，他耸了耸脑袋里滑稽可笑的想法，完全不知道自己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他一直心事重重，不知道光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是否打算再见到她。

真嗣把包扔在床上，从桌上抓起 SDAT 转身走向门口。但是当他伸手去握把手时，他内心的某种东西让他停了下来。钴蓝色的眼睛盯着他手中的东西，神秘的SDAT。翻过来，音乐播放器一下子变得比以前陌生多了。他几乎认不出来了。

这种陌生感在真嗣的脑海中激起了一连串的疑问，从他是否相信他所听到的任何事情开始，到他要告诉明日香的话。无事可做，他转

身坐在床上。

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在他脑海里堆积，一个接一个，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丽和薰围绕着他和他的处境说三道四，但对明日香的重要性却一清二楚。虽然因为只有口头上的说法，让他不太相信这两个人，但这足以让真嗣质疑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十二月开始，真嗣和明日香就觉得有些不对劲。出现又消失的奇怪的幻象，没有人能听到的外国音乐，以及不属于任何人的物体，这些都指向了某些事情。但现在有一个他不能忽视的证据，一个以某种方式牵连到他和明日香的已故双胞胎兄弟姐妹的证据。

而且这些牵连到了明日香本人。

真嗣从口袋里掏出这封信展开，眼睛四处扫视着，想知道上面写的是什麼。不幸的是，他所会的少量英语对此几乎没有帮助。

扫完最后一行，真嗣打开手机搜索网络翻译器。虽然简陋，但在他问一个能说流利的德语的人之前，它已经足够了。

“Ein neuer Anfang。”

他把它输入进去，等待设备慢慢拉出结果。

“‘一个新的开始’。”

真嗣跌回床上，手机从他手中弹到地板上。他的眼睛没有聚焦在天花板上，他只是不停呼吸。

起初，他的脑海里没有任何想法，只有空气的静止和床底下柔和的温暖给他带来了刺激。

“一个新的开始。”

“那是什么意思？”真嗣大声问道，很快就意识到没人会回答他。他坐起来环顾四周，不确定他室友的位置。“呃，喂，武藏，你在吗？”

安静。

真嗣起身检查浴室，确认里面是空的，然后才坐回床上。他身体前倾，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一个新的开始。”

这三个字戏弄着他，在他脑海里飞舞。什么是新的？什么时候是开始？之前发生了什么？

答案从他的手掌中跳开，回头对着那个够不着的男孩假笑。它们的手拖在后面，恳求真嗣伸出手把它们拉回来，读取其中的知识，但他的指尖只擦过它们的，它们又一次抽开手，一直咯咯地笑。

真嗣更加努力地思考，更加专注，尽可能地从脑海中榨取每一点信息，但没有任何意义。他无法回忆起丽或薰随口提到的任何事件，只是再次确认了他的决定。

真嗣从床边站起来，把信和SDAT塞进行李箱，整齐地藏床底下。如果答案不降临到他身上，那么他就要拥抱新的开始。

第九节

“别打我！”

明日香再次挥出她选择的武器，击中对手的手臂，“告诉我！”

薰厌倦了攻击，伸手一把抓住了姐姐拿着抱枕的手腕，让她暂时停止了攻击，“没什么好说的！”

“胡说！”她用日语挑战。“我见过你晚上打电话，或者清晨发短信！”

一个流畅的动作，明日香松开被抓住的手腕中拿着的枕头，用空着的手抓住它，用它拍打她弟弟，“你在和谁说话？”

“我没跟任何人说话！”

啪！

“停下来！”薰笑着反驳道。

“她叫什么名字？”

啪！

“你在哪儿认识她的？”

啪！

“在盛会上。”

明日香在摆动中途停了下来，枕头跟着落了下来，轻轻擦过他的手臂。喉咙里哽咽了，她温顺地脱口而出，“哦……所以，她是……”

“我注定要扮演同样的角色，是的。”

明日香沮丧地坐在床上。“你……你在说什么？”薰叹了口气，揉了揉姐姐的肩膀，“走到尽头的旅程。”

第十节

“我所有出色的音乐家们下午好！”

音乐社的成员们一个个进入房间，警惕的注视着门口的来客。明日香和真嗣微微鞠了一躬，然后溜进去打开乐器包装，不确定女人的出现是怎么回事。

当最后一位音乐家进来时，葛城副馆长跟在后面，轻轻地关上了身后的门。坐在最前方的讲台上，紫发女子笑了笑，再次向众人打招呼。

“嗯！很高兴今天下午能见到你们！”

“下午好葛城小姐，”社团低声说，仍然感到不确定。

“我猜你们都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在哪里，以及上田夫人在哪里？”

几乎每个人都点了点头。

“植田夫人今天一大早就生了孩子！”她欢呼。

房间里响起许多响亮的喘息声和惊喜，接着是紧张的兴奋：周末计划举办两场活动，还有一位意外的客人掌舵。

“所以，计划是让你们整个下午都在排练，然后，嗯，”美里在她的文件夹里翻了几页，“A组，似乎是去东急广场表参道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嗯，似乎B组明天一放学就要去鬼桥观星了！好激动啊！”

“那个，葛城小姐？”真嗣举起手问道。

“嗯？”

“我不是有意无礼，但你能带我们排练吗？”

真嗣的关切与几次紧张的点头和眼神相呼应，但女人却灿烂地笑了。

“其实我可以。我可能看起来不像，但我和日本陆上自卫队音乐团一起表演过一小段时间。非常有收获。”

“哇哦，你演奏的是什么？”A组的一位大提琴手问道。

“我实际上吹法国号，但我的母亲是小提琴手。所以，我一生都在弦乐器周围。你可以说它在我的血液中，”她笑着补充道。

其他几个学生也插嘴提出问题，但这位女士不得不把问题压下来，“现在，现在，如果你想谈谈我在音乐团的经历，我们可以，但我们有两个小组需要在表演前进行润色！”

回答了几个问题之后，在几分钟后，这些小组开始了他们自己的合奏。真嗣和明日香一行人把椅子围成半圆坐下。

在选手们调音和热身之后，林媛媛建议从巴哈贝尔的《D大调卡农》开始。然而，在真嗣开始之前，美里带着一个奇怪的请求走了过来。

“嘿，伙计们，我们可以试一些东西吗？”

“当然可以，葛城小姐，”真嗣笑着将弓从弦上放下。

“叫美里就好，至少在这里，”年长的女人笑着回应。“‘葛城小姐’总是那么沉闷。音乐对我来说很特别。”

“呃，好的，美-美里小姐。”

美里微笑着摇摇头，继续说：“很好。无论如何，我想改变一下座位安排。这是我见过几次并很欣赏的事情：通过将第一小提琴和第二小提琴分开，可以让有时来自左侧的非常刺耳得声音变得柔和。”

“我想我们可以试试看，”健二点点头，拿着他的东西站了起来。和明日香交换了位置，现在她坐在真嗣身边，当她向他眨眼时，他略微脸红了。

“没想到要把这对情侣放在一起！好可爱啊。”临时导演笑道。

“这是一个尴尬的布局，”健二在年长的女人离开后喃喃自语。“这一定是一个非常深思熟虑的选择。”

林媛媛、明日香和真嗣都点了点头，但还是决定在美里的监督下继续下去。重新开始巴哈贝尔，真嗣偷偷看了最后一眼现在在他右边的明日香，然后开始了。

“早上好，碇。”

“现在是下午，明日香。”

“什么？”明日香看着真嗣，她放下小提琴，弓子微微发出刺耳的声音。

“你说，‘早上好碇。’”

“我这么说了？”

真嗣再次点头，“我听到了。”

“不，她没有，”健二纠正道。

真嗣现在敏锐地意识到六只眼睛都在看着他，他摇了摇头，挨着他的大提琴坐了下来。其他三个人慢慢回到演奏位置，仍然看着男孩开始缓慢的琶音。一个接着一个，每个演奏者的注意力都从大提琴手身上移开，但真嗣的耳朵却听不到音乐。他只听到一件事：

“看看这个世界是什么：一个谎言。”

第十一节

真嗣解开西装外套的扣子，在椅子上坐下，打开乐谱架上的活页夹。一阵清爽的山风吹过四人组，冷却了初夏，却违背了他的意愿翻页。他从口袋里掏出衣夹，把乐谱夹在架子上：一个不优雅的解决方案，但足够实用，可以为数百万户外音乐家服务几个世纪。

明日香以新的方式坐在他的右边，与数百年来四重奏座位相比仍然很陌生，从真嗣伸出的手中接过多余的衣夹。她穿着闪亮的黑色连衣裙，真嗣忍不住被这个美丽的姑娘迷住了，同时她当晚第三次开始为她的乐器调音：当太阳落在公园的草坪上时，弦乐器不会受到温度波动的影响。

当四人组的其他人都安顿下来时，美里带着灿烂的笑容走到这群人面前。一身简单的藏青色连衣裙，与其说是青年音乐家的临时指挥，倒不如说是一个观星者。她俯下身子，对孩子们微笑，祝他们好运。

仍处于季节初期，蝉只发出微弱的嗡嗡声。虽然不像后面几个月那样响亮，但微弱的嗡嗡声掩盖了客人们低声的谈话，足以让一年级的表演者为他们的首次演出松一口气。

开始时间已经过去，当晚的主持人还没有到，学生们犹豫是否要开始。美里把手轻轻放在真嗣的肩膀上，“嘿，真嗣。要不我们争取点时间吧？你有没有什么可以演奏的较短的曲子？”

“有的女士，”真嗣点点头，将弓放在琴弦上。

马毛拉动金属，这位年轻的大提琴手以巴赫的大提琴前奏曲开始了当晚的演奏。闭上眼睛，手指在指板上飞舞，将灵魂从横扫四弦的动作中拉出来。

明日香敬畏地观看了表演，明星般的音乐不仅来自她认识的人，而且来自她喜欢的人。很喜欢。她最后一次听到这首曲子是在他的公寓里，当时他们在幻象中见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公寓。

简短的曲子结束时，主持人走近麦克风，介绍了自己和四人组，并感谢嘉宾的出席。放松神经后，他松了一口气，真嗣和其他人一起翻到《D大调卡农》。

演讲结束时，葛城小姐示意乐曲开始，而真嗣开始了缓慢的琶音，这感觉是他生命中的第 1000 次。就在主奏小提琴加入他之前不久，一种奇怪的熟悉感涌上心头，一种陌生的记忆涌入他的脑海。

‘大提琴是如此简单。你所要做的就是演奏琶音。’

脑海中响起这个声音，真嗣瞪大了眼睛。他向右瞥了一眼可疑的声音来源，但惊讶地发现她全神贯注于作品，完全保持沉默。

‘你慢了！’

‘实在抱歉。’

他的心沉了下去，隐隐约约想起了尘土飞扬的体育馆、讨厌的座位安排，以及由地球上最后四个人组成的四重奏。虽然他仍然不确定这段记忆发生的确切时间和地点，但他非常确定出席者是谁。这证实了薰一周前告诉他的话。

第十二节

当四人组开始收拾乐器时，真嗣把手伸进他的大提琴盒，怀疑地看着明日香。确定她没有在看，他把取回的东西从隔层里拿出来放进口袋里。

正为自己干得好而对自己微笑时，突然有人抓住了他的肩膀，让他站直了身子，脸色惨白。明日香注意到了突然的反应，转向男孩。

“真嗣！好精彩的表演！”

真嗣转过身来，他的大提琴导师格兰特马萨鲁向他打招呼，他的双眼因自豪的微笑而眯成了一条缝。

“嗨——嗨，格兰特先生！”他吓得差点窒息，然后心率降低了。“你吓到我了！”

尴尬的吸了一口气，真嗣凑过去给了他一个更尴尬的拥抱，“我不知道你会来！”

“我本来没打算来，但有件事迫使我这么做。也许是见到我想一定是明日香的人的机会吧，”格兰特先生对年轻的女孩微微鞠躬。“我听说过很多关于你的事。很高兴认识你。”

明日香惊讶地回应道：“很高兴见到你，格兰特先生。我也听说过很多关于你的事。”

老者微微一笑，“希望一切顺利。”

“一切都好，”明日香确认道。

“这真是太好了。你们四个今晚听起来棒极了！”

“谢谢先生。”林媛媛回答道。“这确实是一场伟大的表演——”

“看看我的小明星们！”葛城美里张开双臂，以华尔兹的步伐跳向他们。“上田夫人让你们排练得很好！我什么都不用做！”

“没有你我们真的做不到，美里小姐，”真嗣笑着回应。

“哦，真嗣，真谦虚。真是个——”女人打断了自己的思绪，目光扫向男孩的左边。慢慢地，她的笑容消失了，她的眼睛睁大了。

真嗣开始介绍他的导师和客座老师，但她单音节的话语让他闭嘴了，反而让他的思绪飞速运转。

“你。”

马萨鲁紧张地动了动身子，几乎没有看女人，“晚-晚上好，美-美-美里。”

“你他妈的以为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我——真嗣邀请了我。”

美里抱起双臂站直身体，衬托出她被鞋跟增高的身高，淡淡开口：“你该走了。”

真嗣疑惑地看向高挑女子，“美里小姐，这位是我来自大月的大提琴老师：马萨——”

“我和马萨鲁很熟。”男人被说出他名字时恶狠狠的语气吓了一跳。“如果他离开，我将不胜感激。”

“可是，美——”

“够了，真嗣。”美里语气坚定，但话里隐隐透出一丝泪光。“我会离开让你们收拾东西。你的客人可以在回到他空荡荡的家之前说再见。”

马萨鲁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真嗣收拾好行李，然后把男孩带到空旷草坪上的座位上。

明日香远远地看着两人说话，对私人谈话的含义感到紧张。

“她怎么认识你的，格兰特先生？”

他低下了头，像是真嗣认识了这么久的那个男人的泄气版。

“格兰特先生？”

“我——”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又开始说话了，“真嗣，我对你没有完全诚实。”

真嗣在他的座位上动了动，被终于抬头看向他的湿润的眼睛吓了一跳。“葛城美里是我的女儿。说她讨厌我也不为过。”

真嗣的目光瞬间放大了一倍，最亲爱的导师对信任的背叛就像一记重拳击中了他的肠子，让他震惊，“你骗了我。”

“我一直在自欺欺人。”

“这并不能弥补你撒谎的事实。”

“是的，不能。”

真嗣站起身，差点走开，但老人的声音让他停了一会儿。

“我告诉过你你需要听到的：没有什么是无法拯救的。对我和美里来说，它是缓慢而痛苦的。但我不能告诉你没有希望。”

“所以你骗了我？”

“真嗣，你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儿子。而且，而且，我一直在努力向她展示我可以培养出怎样的儿子……”

“你…什么？”

“去年12月我让她照顾你，她答应了。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那场暴风雪的情况，我永远感激不已。”

真嗣振作起来，拼图块整齐地落到位。他停下来考虑他与美里的其他互动，另一个浮现在脑海中，“还有十字架，在我去东京之前你给我的那个：那不是给我的。”

马萨鲁再次低下头：“这是我在维也纳演出后收到的礼物，我想在她毕业时送给她，但是……她，她拒绝了。所以我把它送给了你，所

谓一个对我的小小的提醒。这很自私，我知道，但是，请原谅我真嗣。”

“你利用了我。你还骗了我。”

“真嗣——”

真嗣听够了，转身离开他的导师跑了。他唯一的选择是他开始的方向，但他让他的脚带领他穿过浅间山附近的小径。

明日香追了上去，穿着高跟鞋挣扎着跟不上，走了将近二十分钟，不停地叫着他的名字。

最终她发现真嗣坐在一个风景优美的观景台的矮墙上。他的脚在微风中轻轻地踢着，他没有特别注意什么。天空亮起，成千上万的星星在头顶盘旋，明日香只能猜想男孩在想什么。

“我不怪他骗我。”

他轻柔的声音在夜里吓了明日香一跳，但她只是在靠近时才侧耳倾听。最终她停在他身边，手肘支在半墙上，只是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凝视着前方。

“他想告诉我的是：有时候你怎么努力都没用，有时候就是太少太晚了？”

真嗣跑的时候自己也吃了一惊。他的前百步是全力冲刺，但他在整理思绪时很快放慢了步行速度。

“真嗣，你真成熟。”明日香自言自语道。

“我猜他只是不想让我重蹈他的覆辙，并在开始之前就放弃。”

明日香默默地将头靠在他的身边，当男孩振作起来并开始站在墙上时吓了一跳。

“或者，”真嗣意识到，“他是在告诉我，无论如何，我都不应该放弃幸福。”

明日香疑惑地抬头看着真嗣。他在墙上来回踱步，正装鞋在齐胸处发出咔嗒声，“我不明白这有什么用——”

“因为我很快乐。你也是，”他对着她说话。

“真嗣，我——”但她又一次被高处深蓝色的目光打断了。

“你不是吗？”

明日香向后退了一步，但最终脸红了，向上微笑，“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现在是最快乐的。”

“那就无所谓了。”

明日香仍然不确定她不知道哪些谈话内容，只是跟着真嗣走。他和导师的关系特殊，不管他有没有跟她解释，她都相信他的用意。

一声尖锐的铃声在空中响起，打断了这一刻，真嗣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葛城小姐] 你在哪里？我们要走了。

[真嗣] 来了。明日香在我身边。

真嗣将手机放回原处，俯身想要跳到地上，但明日香在他面前疯狂地挥舞着双手。

“你在做什么？”

“跳下来。”

“太高了，我来扶你。”她提议，举起手扶住他。

看着这个亲切的举动，真嗣翻了个白眼，弯下腰伸出手，握住了明日香的手。当他们的手接触时，他看着她的眼睛，他们相视一笑。

热量。恐惧。绝望。欲望。热量。不耐烦。听任。需要。热量。行动。疼痛。宽慰。幸福。

‘笨蛋。你在炫耀。’

真嗣瞪大了眼睛，从墙上纵身一跃，直接落在了明日香的面前。脱下外套，披在她裸露的肩膀上，他把她拉近自己，紧紧抱住她，然后他们返回活动现场。

就在他们回到装载区之前，真嗣停了下来，他的手紧张地伸进口袋里，“哦，呃，明日香。”

“嗯？”她问，转身对着他。

“我，呃，我给你买了东西。只是，”他吞咽了一下，“只是因为
我，我认为你会喜欢它。”

当真嗣将礼物送给她时，明日香耀眼的蓝眼睛更加明亮：一条带有音乐魅力的白金项链，由倒置的高音谱号和低音谱号组成一颗心形。

“是——是我们：你的小提琴和我的大提琴。”

一滴泪水顺着红润的脸颊流下，明日香把真嗣拉过来给了一个深深的吻和一个紧紧的拥抱，“谢谢你。我喜欢它。”

一起坐在面包车里，真嗣不舒服地动了动，因为他裤子里的另一个笨拙的肿块戳到了他和明日香。最后他从口袋里掏出 SDAT，叹了口气，希望能避开即将发生的事情。他试图把音乐播放器藏起来，但在货车启动时明日香在灯光下看到了它。

“我不知道你带来了那个。”

“我没有，”真嗣叹息道。“它出现在回来的路上。”

“那个——还有别的歌吗？”她小声问道。

真嗣假装说，“我不知道，我不想听。”

“什么？你为什么不能呢？”

“我，呃……”

我知道我必须做什么，他想。但我不想再这样做了。

明日香却接过SDAT，开始拆耳机：“你疯了，要是有新的，我们就得听听！”

被打败的真嗣再次叹了口气，插上耳机，强行按下了播放键。轻柔的原声吉他弹奏着从浅间山传来的音乐，两人一起聆听：

And even though the moment passed me by

I still can't turn away

'Cause all the dreams you never thought you'd lose

Tossed along the way

Letters that you never meant to send

Get lost or thrown away

And now we're grown-up orphans

That never knew their names

We don't belong to no one

That's a shame

You could hide beside me

Maybe for a while

And I won't tell no one your name

And I won't tell 'em your name

Scars are souvenirs you never lose

The past is never far

Did you lose yourself somewhere out there?

Did you get to be a star?

And don't it make you sad to know that life

Is more than who we are?

You grew up way too fast

And now there's nothing to believe

And reruns all become our history

A tired song keeps playing on a tired radio

And I won't tell no one your name

And I won't tell 'em your name

I won't tell 'em your name

I won't tell 'em your name

I think about you all the time

But I don't need the same

It's lonely where you are

Come back down

And I won't tell 'em your name

第十三节

面包车沿着高速公路缓缓驶回东京，轻轻地摇晃着车内的乘客。明日香靠着真嗣睡着了，手指紧紧地握住他的手，项链深情地贴在她的心口。睡在明日香身边很快就成了他能期待的最舒服的事情之一，他只希望能在宿舍里继续这样的事情。

真嗣在城市附近被推挤醒了，当他们绕过一个山弯时，他看到了大都市的光芒。然而，在山的另一边，还有另一个遗迹，张开双臂，像是在邀请拥抱。

这一个从肩膀到臀部被整齐地劈开，从对角线上将巨大的雕像一分为二。当它也转向面包车微笑时，这种怪异的损坏只会使它看起来更恐怖。

一张可怕的红嘴里露出一个大大的露齿笑容，永远微笑，永远饥饿。巨大的生物弯下腰，巨大的翅膀从它的背上伸出，将它抬离地面。

焦虑降临在男孩身上，当遗迹坠入移动的面包车上时，他再次感到最黑暗的绝望降临在他身上。

真嗣再次发现自己进入了世界之间的领域，面对着丽和薰。但他没有害怕，而是带着决心和力量见了这对搭档。

“碇——”丽刚开口就被打断了。

“我哪儿也不去。我在这里很开心。”

丽一脸不在意，薰却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但这是假的。”

“这对我来说是真实的，对明日香来说也是如此，”真嗣挑衅地摇摇头。

“真嗣，这是个谎言，自娱自乐就是对自己撒谎。”薰的神情出奇地平静。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因为，在你内心深处，你知道真相，”丽回答他。“我们只是来帮你的，碇。我们没有能力——”

“我不在乎，”真嗣厌倦了讨论这个。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东西扔到他们脚边，包裹着的耳机线在它滑过地板时松开。“带上你的音乐、你的歌曲、你的信息、你的遗迹：带走它们，别烦我们。”

“碇——”

“别说了。我们很高兴。”

薰转头看向丽：“这倒是出乎意料。”

“是的。”

“他们很开心。他们经历了这么多，我们不能责怪他们寻求安慰。”

“它不会持续太久，”丽回答道。

“即使是现在，他们仍然让我感到惊讶。”薰耸耸肩：“我相信我们已经尽力了。”

真嗣上前一步，被这一切激怒了，“不要忽视我的话！”

“真抱歉，真嗣。我没想到你还在这里。”

“那你让我走！”

薰对男孩微笑，一个空洞的、令人不安的微笑让他感到不安，“你真的认为是我们把你留在这里的？你想走就可以走。”

“那我为什么还在这里？”真嗣问道。

“确实很好奇。”

闭上眼睛呼出一口气，真嗣睁开眼睛，一道亮光让他暂时失明。明日香下车时捂住了自己的眼睛，顶灯也让她在夜里看不见了。

真嗣对他的承诺感到不安但很高兴，他慢慢地把明日香带到她的公寓门口，一手拿着她的小提琴，另一只手握着她的手。

然而，当她转身吻他道晚安时，他阻止了她，看着她疲惫但耀眼的蓝宝石眼睛。

“明日香，我——我只是……”他开始说，努力寻找合适的词句。

“怎么了，真嗣？”

重重地呼出一口气，真嗣对她报以微笑，换来一个美丽的微笑，“我只想让你知道，你就是我的一切。你就是我的现实。”

注：歌曲《Name》——Goo Goo Dolls

第十四章 现在只剩下钻石了

第一节

一声惊天动地的雷鸣震动了宿舍楼，把宿舍里的人都吓了一跳。意外的爆炸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事后匆匆忙忙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大雨敲打着窗户，同时在另一场巨大的雷声之前出现了多次闪光。

爆炸声把真嗣震回了意识，他在床上坐直了身体，用前臂揉了揉眼睛。暴风雨的突然出现让这名少年大吃一惊，他仔细检查了手机上的时间和日期。

“好吧，那是凭空冒出来的，”武藏注视着窗外说道。

真嗣看着手机里的天气预报，皱着眉头，“不应该——”

另一场猛烈的爆发打断了他的话，响得几乎让人感觉耳朵疼。就好像暴风雨就在他的窗外，把自己的肩膀撞到玻璃上，试图强行进入大楼。

几乎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大楼里的灯光变暗了，紧接着是一声尖锐的哔哔声，因为门口附近微弱的应急灯亮了起来。

“停电了？”真嗣转身回到房间，对突如其来的事态感到恼火，问道。

武藏从桌子上走下来，在宿舍壁橱里翻找，从后面拉出一个袋子，将一个电池供电的灯笼扔向他室友的床。把它们都打开后，男孩们竖起了大拇指，然后武藏回到房间，坐回到他的书桌前。

“谢谢，”真嗣说。

随着学生们开始四处走动，检查停电的情况，走廊里的环境噪音越来越大。很快，根据学校政策，当逗留的学生返回自己的房间时，

微弱的笑声和困惑淹没了整栋大楼。

“电梯也停了？！”从走廊里可以听到一个声音。“加油！我要上八层楼！”

可以听到另一个男孩的笑声，而真嗣和武藏则为他的不幸而咯咯笑。

“我发誓，作为一所最先进的学校，这里停电的次数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

真嗣大声表示同意的同时，脑海中浮现出一片乌云，他的思绪转移到了他们应该在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参加的盂兰盆节上。由于意外风暴的强度，他们不太可能参加户外活动，更不用说离开校园过夜了。

真嗣拨通了明日香的电话，部分是为了在暴风雨中查看她的情况，但主要是为了讨论他们现在大概要取消的计划。

“你好，Sie haben das Telefon von Asuka erreicht。Bitte hinterlassen Sie eine Nachricht。Ich werde-（您已拨通明日香的电话。请留言。我会——）”

真嗣结束了通话，躺回床上，盯着天花板。一波又一波的雨猛烈撞击建筑物，几乎淹没了墙内进行的所有对话。

完全出于习惯，他的手在床边摸索着寻找一个不在那里的设备，他的思绪飘向了SDAT播放器。他强行将这件事抛诸脑后，转而想起前一天晚上，想起他对明日香说的话：

“你不能一个人做这件事。”

空气中弥漫着不自然的寂静，话语从他内心的声音中逸出，飘入宇宙。那种寂静会被真嗣从未经历过的爆炸打破。

疯狂的敲门声把真嗣的注意力拉回了意识世界，他坐了起来，看着武藏打开了门。

他的室友抢走了他的话，一道红光在他面前闪过，撞在他的胸膛上，将他撞倒在床上。

“明日香？”

真嗣又一次盯着天花板看。

第二节

三天前。

明日香在机场候机楼里紧张地挪动身体，担心父亲的到来。原本计划一起飞行，但临时会议让大卫耽搁了几天，因此她和她父亲的助手奥兹瓦尔多独自返回东京。

“怎么这么焦躁？”

矮个子女孩不确定地抬头看着男人。有几个原因让她感到焦虑，从她父亲第一次来日本学校，到会见她交往了近八个月的男友，再到帮助她的室友尝试申请大学。但与她还没有告诉他的事实相比，所有这些都显得苍白无力：碓源堂不仅在她的学校教书，而且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科学系教书。

几个月来，明日香的肮脏秘密一直在她脑海中发酵，她一直在苦思冥想，希望在它成为问题之前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不幸的是，当她的父亲在秋季学期开始前收到参观学院的直接邀请时，夏日的幸福被悲惨地缩短了。

明日香已经打算应真嗣的要求提前返回参加一个节日，于是建议他们一起旅行并参观学校：在开学前一周。

“我只是想确保爸爸喜欢妙城学园，”她撒谎说。

奥兹笑了，“我相信他会对学校很满意。”

我也相信他会喜欢的，只要Bakayarou（混蛋）教授不在，她在心里祈祷。

焦急的几分钟过去了，直到明日香看到她留着红胡子的父亲漫步在机场航站楼，肩上挎着包，耳边贴着电话。这对女孩来说非常熟悉的景象，当他在靠近女儿时挂断电话时，她感到很惊讶。

“爸爸，”明日香露出最灿烂的笑容，希望这不会掩盖她内心的冲突。“航班如何？”

“明日香，我需要你的帮助，”大卫低沉的声音在空气中响起。

她立刻精神起来，对接下来的要求感到惊讶。

“这是我临走前捡到的，相信是你的。”他说完，侧过身去，不再挡住身后的少女。

那个女孩几乎就像明日香镜中的形象，只是不是金发绿眼。她站在她面前，一瞬间深深地迷惑了她，然后她灿烂地微笑着向前跑去，在强烈的肢体拥抱中把两人往后推。

“艾米？！”她脱口而出。

“明日香！”

仍然向后跌跌撞撞，当明日香的肩膀撞到一根柱子时，他们的身体突然停了下来，她用双臂搂住了她最好的朋友。

“你怎么来了？！”她问。

“你爸前天跑到我家，说是要来看你，我就随便问了一句，可不可以让我来几天，他们说可以！”

“我的天啊！”

“你敢相信吗？！”

明日香做不到。暑假期间，两人在德国重聚了几个星期，但他们的离别总是那么艰难。艾米听说过很多关于日本、东京、妙城学园、真嗣、她的同学和室友的事，但明日香从不相信她能亲自介绍他们。

“不幸的是，艾米只会和奥兹和我待一样长的时间，但我想你会喜欢她在这里，哪怕只是一点点，”大卫笑着说。

“当然，爸爸！谢谢你！”明日香回以微笑。

当四人前往停车场时，十几岁的女孩们略微走在年长的男人身后，兴奋地八卦着，窃窃私语着许多事情。很自然地，真嗣是艾米关注的焦点。

“那我什么时候会见到他？”艾米低声说，瞥了一眼她的监护人的后脑勺。

“我爸今晚请他吃饭，所以……我猜是今晚。”

“真的？！”这次艾米的耳语声大了很多。

明日香瞪着她的朋友，嘘她，“是的，我想。”

“你想？”

“你愿意见我父亲吗？”

艾米保持沉默。

“正是，”明日香皱眉。“如果他决定不露面，我不认为我会责怪他。”

“什么？他当然会出现！”

“艾米……”

“哦，拜托，你爸爸没那么可怕，”她反击道。

“我想如果你和他的女儿约会，你就会觉得他很可怕了，”一个声音打断道。

女孩们抬起头，看到奥兹在谈话中落在了后面，而大卫则把行李放在车里，又在打电话了。明日香没有意识到她在谈话中走了多远。

从车库到航站楼的最初旅程感觉就像一场死亡行军，离她父亲每近一步，就意味着向绞刑架迈进了一步：他仍然不知道碓源堂不仅还存在，而且还是她的科学老师。

明日香与奥兹进行了眼神交流，并试图对这个笑话微笑，但即使是艾米的存在也只能拖延不可避免的事情。

她会意地看了金发女郎一眼，坐在车后座上点了点头，“跟你说过。”

黑色豪车开进了明亮的傍晚，艾米改变了话题。

“那么，你上周说的这个‘炸弹’节日是什么？”

这个问题激起了奥兹的好奇心，他转身看着女孩们，但明日香和大卫都咯咯地笑了起来。

“不是‘炸弹’，艾米，是‘盂兰盆节’，”大卫结束电话时纠正道，然后将对话转到了明日香身上。“已经到那个时候了吗？”

“是的，”她回答。“我想真嗣想在周六晚上去。整个周末的天气应该是完美的，所以我们可以——等一下，你知道吗？”

大卫又笑了笑，边开车边温和地说：“我当然知道。我和你妈妈见过一次，在我们搬到德国之前参加过几次。”

“我不知道你们是在盂兰盆节认识的。”

“你从来没有问过。”

明日香沉默片刻，“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大卫叹了口气，“盂兰盆节是一个纪念你的祖先……和其他已经离去的人的节日……”

“哦…”

第三节

奥兹瓦尔多拉开餐厅的门，招手领着剩下的三人走了进去。明日香最后进来，她的心砰砰直跳，期待着即将发生的事情。

目光从东京夏末明媚的阳光转移到寿司店昏暗的内部，蔚蓝眼睛遇上了钴蓝色眼睛，她的心跳了一下，然后放慢了速度：知道他在场让她松了一口气。

当明日香走进来露出甜美的笑容时，真嗣迅速站起身来靠近了这群人。然而，如释重负的微笑是短暂的，她惊恐地看着父亲大步走向真嗣，然后停下来低头看着他。与一般的日本男人相比，他就像一座活动的山，即使距离很近，他也比男孩高出一头。

“嗯，兰格雷先-，呃，博士，先生？”他紧张地向那个男人鞠躬。

明日香从来没有让真嗣为她父亲的声音的深度做好准备，但她看着他的每一个音节都几乎让他的骨头嘎嘎作响。

“你一定是真嗣。”

仍然鞠着躬，男孩轻轻地抬头看着那个男人，却发现了一只伸出的手。他站直身子摇晃它，当大卫的大手指在他的手上盘绕、挤压和抽吸时，他的手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真嗣，我饿了。我们坐下来吃吧，”他说。

大卫松开真嗣的手，从身边走过，奥兹用不怎么样的日语自我介绍，“很高兴认识你，真嗣，你可以叫我奥兹。”

奥兹过去后，一道模糊的红色划过他的视线，明日香迅速用双臂搂住他的脖子拥抱他，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轻吻他的脸颊，然后退后一步，介绍她身边的金发女郎。

“这真是出乎意料，”真嗣微笑着吐出一口气。

“真嗣，这是我最好的朋友艾米。我父亲带她来这里几天，让我大吃一惊！”

真嗣向女孩鞠了一躬，露出最灿烂的笑容，“很高兴认识你，艾米。”

“对不起，真嗣：艾米不会说日语。所以，我得帮你翻译一下。”

“哦好的。”

“除非你懂德语并且一直瞒着我，”明日香眨了眨眼。

“嗯，Baumkuchen（年轮蛋糕），”真嗣对艾米微笑。

两个女孩都震惊地站了一会儿，直到艾米在还礼时对明日香低声说：“Er ist wirklich süß（他真的很可爱）。”

真嗣虽然不太明白，但明日香脸颊泛起红晕，他倒是明白了。

很快，一行五人坐在了餐厅的一张圆桌旁，孩子们都紧张地对视着，大人们则默默地看着。

“碇真嗣，”大卫开始说，立刻让男孩感到不安，“整个夏天，奥兹和我肯定听说过很多关于你的事。”

真嗣咽了咽口水，目光投向了明日香。

“老实说，当我听说明日香正在和碇源堂的儿子约会时，我显然不那么热心。我曾希望这不过是一次短暂的恋情。这会，”大卫清了清嗓子，“减少很多悲伤。”

明日香抱歉地看着真嗣，但他仍在注视着她父亲的眼睛。男孩出人意料地表现出自信，但足以让她相信他有机会。

“不过，我想更多地了解你。当然要比现在更多。”

真嗣紧张地在椅子上动了动，就好像他正在接受采访一样，但直接回答说：“我——我也愿意，兰格雷先生。”

“现在，我相信你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关心你的……家人，还有我的小女孩……”

明日香立即脸红了，把头转了过去，但无法逃避关于她的谈话。你的“小女孩”，天哪，爸爸，为什么？

“据我所知，”大卫继续说道，“你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和源堂说过话了？”

真嗣的眼睛几乎要从眼窝里鼓出来，飞快地朝红头发女孩的方向飞去，而明日香的眼睛则呆滞着，无焦点地看着桌子中央。

啊该死，啊该死，啊该死...

一个令人不舒服的停顿坐在了这对情侣之间的桌子旁，仔细地看着他们，对慢慢展开的车祸现场咧着嘴露出恐怖的笑容。这个停顿竭尽全力吸引注意力，而明日香无力将其赶走。

幸运的是，还没等他们回答，大卫的手机响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了手机。皱着眉头，大个子站起来告辞，留下奥兹等待答案。

“明日香，”真嗣几乎以嘶嘶的声音说，“我以为你告诉了你父亲。”

“它，呃，它从来没被讨论过，”她吞咽了一下。

“你让我陷入了困境。”

“我会弄清楚。”

“我想帮你...”

“我会想办法的，真嗣，”女孩厉声说。

真嗣的目光疯狂地在女孩和奥兹之间来回扫视，但她开玩笑地挥了挥手，想让年长的男人不要理会，“他只会基本的交流，我们没事。对不起，我对你发火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真嗣的语气明显软了下来，“我只是——我不想再失去你。”

明日香微微红着脸，压低声音低声说：“我不会有事的，但我们必须说点什么，奥兹和艾米已经等了超过一分钟了。”

“哦，呃，就是说，那个，嗯……”

值得庆幸的是，当大卫再次出现时，这对情侣赢得了更多时间。大卫拍了拍奥兹的肩膀，把他从桌子旁带走了，只剩下艾米、明日香和真嗣。

得到了片刻的隐私，明日香转向艾米，用德语低声说，“所以，我父亲问真嗣最近有没有和他父亲谈过话。”

艾米翻了个白眼，“问的是那个在你要和他一起去的学校的理科系任教的父亲？那个父亲？”

明日香冷冷地盯着另一个女孩。

“只是想确定我们说的是同一位父亲，”艾米同样平淡地回答。

“你这样对我们没有帮助。”

“哦，现在要我帮忙了？‘我会想办法’小姐是不是突然变心了，想不通了？”

明日香保持沉默，但这次明显更加泄气了。

“明日香，你知道我爱你，但我一开始就说过：你必须坦白，没有别的戏。”

“是啊。让我们看看真嗣是怎么想的，”红头发的人气呼呼地转过身去，希望她能找到解决办法。

真嗣在谈话被带回到他身边时振作起来，“所以，你们谈了什么？”

明日香有些恼火，微皱眉头，换成日语，“艾米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我觉得我们得坦白了，万一周五碰上他怎么办？”真嗣淡淡的说道。“我们没有别的戏了。”

她的眉头皱得更深，眼珠子转了转，“你确定你不会说德语？”

“完全不会。为什么这么问？”

明日香重重地叹了口气，额头抵在桌上，“咚”的一声，“艾米就是这么说的。”

“真嗣，”大卫沙哑的声音响起，把明日香从失败的位置惊醒，“很抱歉打扰了。那是我绝对必须接的电话，但暂时已经处理好了。”

“这完全不是问题，兰格雷先生，”真嗣紧张地说。

“很遗憾，看来奥兹不能留下来度过剩下的旅程了，他明天晚上要和艾米一起飞回去处理一些事情，然后我会一直呆到周五去看学院，然后马上离开。”

明日香有点理解地点点头，希望突然的变化能分散她对之前谈话的注意力，但看看大卫：打完电话后他的情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无法完全理解他脸上的表情。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在把奥兹从东京吸引走，这意味着它的性质足够严重，但还没有严重到大卫本人不得不提前离开的程度。

值得庆幸的是，在晚餐的剩余时间里，关于碇源堂的话题被遗忘了。相反，真嗣和明日香谈论了他们的学校和音乐社团，重温了他们在那个夏天早些时候在几个活动和场地表演的经历。

“明日香告诉我你要带她去盂兰盆节？”大卫问。

“是的，先生。我打算为此回老家。”

“这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你无法抗拒这种天气；我相信你会玩得很开心。”

“我很期待。”真嗣露出苦乐参半的笑容。明日香熟悉那种笑容：这也是她已经挂了一年多的笑容。“我妹妹总是很喜欢这些传统节日。我想让它保持活力。”

“真是个美好的愿望，真嗣。”

吃完饭后，一行人出门离开餐厅，打算把孩子们送到宿舍。然而，在餐厅外，大卫抓住了明日香的肩膀，将她拉到了一边。

“爸爸？”当他们超出其他人的范围时，她轻声问道。

大卫说着德语，配合着明日香温柔的语气，“明日香，我不想在晚饭的时候说什么让你担心的话……”

现在有点晚了。

“我接到了你母亲所在护理机构的电话：她好像得了流感。他们很早就发现了，并且已经开始控制症状，所以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是，我想让你知道一切发生的事情，关于京-，”他笨拙地咳嗽，“你的母亲的。”

明日香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放松下来，才开口，“她会没事的吧？”

大卫点点头，但他的眼神透露出他的不确定，“我保证。这只是流感，但他们已经让她服用了抗病毒药。奥兹明天会回去确保一切都得到妥善处理，但我相信这个机构。”

“我知道。”

“如果她出了什么事，我们会通知你的。”

“我知道。”

“但是，听着，香香：她会没事的。我保证。”

每一个承诺，她的心都会沉下去一点。承诺只会被打破，承诺某人的健康只会招来灾难。

第四节

明日香把睡衣套在头上，然后在镜子前坐下。她把剩下的湿头发从衣领下面拉出来，开始梳理头发，同时看着倒影中的艾米尴尬地站在房间的另一端。

“嘿，怪人，要么去洗澡，要么穿上衬衫，”明日香讽刺地哼了一声。“别忘了，我和另外两个不认识你的女孩合住这套公寓。”

“我还是不敢相信这是你的房间，”艾米大声说道，无视指示。她继续看着窗外的东京市中心，脱掉便服后被景色分散了注意力，穿着运动胸罩和内裤站在那里。“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你描述过它，但它比你描述的还要好！”

明日香白了她闺蜜一眼，“我也给你发照片了。”

“是的，但是，那些可能来自任何地方。”

红发女郎从她床上捡起一个枕头扔给金发女郎，“你真笨。”

“但你爱我，”艾米转过身来，将自己挂在明日香身上，戏剧性地紧紧地挤在一起。

一声轻轻的敲门声将没有上锁的门推开，玛丽吸了口气，然后移开视线，“我打扰你们了吗？”

明日香把艾米从她身上推开，用日语对她的室友说：“没事的，玛丽。”

“看起来像-”

“我知道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明日香如实回答，继续梳理头发，没有理会任何一个女孩。她改用德语，以确保艾米也明白，“她正要穿上一件衬衫。”

金发女孩后退一步，双臂交叉在胸前。依旧穿着运动文胸和内裤，她做出夸张的鬼脸，“哦不！你室友看到我的胸了，好羞耻……”

玛丽回头看了看房间里的小女孩，假笑着说：“没什么可看的。”

感到被挑衅了，艾米转身走向门口，双手叉腰，“你知道——”

明日香打断了争吵，依旧梳着头发，几乎没有理会任何一个女孩，“艾米，穿件衬衫吧。你是我房间的客人。”

艾米朝两个女孩吐了吐舌头，从包里掏出一件T恤，然后大张旗鼓地穿上了。

“好了，开心了吗？”她气呼呼地说，然后倒在床上。

“是的，谢谢。”

她们重新开始了谈话，玛丽溜进房间对明日香说，“嘿，呃，你有没有，呃，有机会和你父亲谈谈？”

“天哪，你居然在帮她？”艾米插话道。

“够了，艾米，”明日香回答，然后切换到日语。“是的。他想在星期五早上见你，在他会见冬月博士之前。”

艾米重重地呼了口气，扑通一声倒在床上，显然对语言的隐秘转换感到恼火。

玛丽差点尖叫起来，然后才让自己平静下来，“我的天啊！真的吗？！”

“是的，”她点点头。“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他就是想趁他来的时候见见你。”

“天哪，我好紧张。”

“玛丽，你很好。他会打电话让事情发生的，你只要别搞砸就行了。”

深吸一口气，玛丽站直身体，挺起她的胸，下巴前倾，居高临下的看着明日香，“搞砸？我毕竟是真希波·玛丽·伊兰崔亚斯。”

轮到玛丽挨了一个大大的白眼。明日香打发了她的室友，“晚安玛丽。”

暂时停止了表演，玛丽微笑着挥手，“晚安明日香。晚安艾米。”

艾米做了一个不恰当的手势，表示她自己祝玛丽晚上好，但它被忽略了。屋子里又只剩下了两个女孩，完成了她们的就寝程序，然后爬上宽敞的床。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帮助她，她以前对你这么讨厌，”艾米说着拉过被子盖在她身上。

明日香叹了口气，拍了拍枕头，“她其实好多了。”

“不过，她一开始就很糟糕。”

“她没有安全感。关于什么，我不知道，”明日香自言自语道，“但一旦我们克服了这一点，我们就成了朋友。”

“她‘没有安全感’，那又怎样？她还是个婊子。”艾米没好气。

“不要仅仅因为你认为你了解某个人就将他们拒之门外，”明日香建议道。“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也经常争吵。”

艾米哼了一声，“因为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婊子。”

明日香笑道：“在你眼里，每个人都是婊子吗？”

“除我以外的所有人。”

“好吧，谢谢你容忍我，艾米。”

“别对我满嘴傻气了，”艾米在改变话题前打趣道。“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我明天得跟奥兹飞回去。”

“是啊，”明日香给电话充上电，然后转向艾米，“他必须提前一天回妈妈的医院。对不起。”

“别抱歉！我很高兴我能来，哪怕时间很短！这趟航班其实还不错，你爸爸坐的是商务舱，很舒服。不过明天我们应该做点有趣的事，然后我再走。”

红发女郎点点头，同意在她安排好玛丽和她父亲的会面后再做打算。

明日香仰面躺着，盯着天花板，回想起上一次两个女孩在外过夜的情景，那是半年多以前，在她父亲允许她进入妙城学园之前。

艾米身体往左侧一挪，全神贯注的看着明日香，“喂，你还没睡？”

明日香看了一眼梳妆台上的时钟，叹了口气，“才不到五分钟，我还没睡。”

“哎呀，对不起。”

“不，等等，”明日香翻到她的右边，深深地看着艾米的绿眼睛。“对不起。我脑子里有很多事。”

“比如？”

明日香叹了口气，翻了个身仰面躺下，眼睛再次盯着天花板。“我们最后一次睡在一起……那是在一月份。当我和爸爸大吵一架的时候。”

艾米也跟着叹了口气，翻了个身仰面躺下，“是的。我记得那次。因为某个男孩。”

“他不仅仅是‘某个男孩’！”

“真的？那他对你来说是什么？”

“你是什么意思？”

艾米坐起来，转向她的红发朋友，“说真的。在你和真嗣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我交过三个男朋友。”

“然后呢？”

“你不觉得奇怪吗？你还不到十五岁，现在找你的对象是不是有点早，你知道的……”

明日香确实知道，但她连想到这个词都害怕。早在一月份，她已经让一个糟糕的四个字母的单词溜了出来，这件事甚至到现在都还没有被讨论过，但她为此心存感激。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对我来说是什么。”

“在你这个年纪找到灵魂伴侣的人并不多。”

明日香笑道，“好吧，如果你和他们一起度过几个星期，也许你会找到你的。”

“我的天啊，惣流·明日香·兰格雷有了一个男朋友，突然间她开始给我讲恋爱了！”

“嗯，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明日香试图把话题从她身上转移开。她伸手拉了拉艾米的衣角，“我猜这是他的。”

“怎么，你现在也觉得我是小偷了？”

蓝宝石般的眼睛凝视着翡翠色，毫不退缩，“我根据内心判断的，艾米。”

金发女子翻了个白眼，回头一笑，“就因为你这一次是对的……”

“哈！”明日香指了指。“我认识你够久了……”

“呃，”艾米假装厌恶。“他叫班尼特。”

“‘班尼特’？我从来没听说过他。”

艾米的脸颊烧成了粉红色，“他，呃，他刚成为……”

“……什么叫‘刚’？”

粉红色变成了红色，“嗯……我离开前几天……？”

“天哪，”明日香惊呼道，“你这个贱人！”

“我没有和他睡觉。我没有那样做。他只是……很贴心。他借给我一件他的衬衫。”

“就在遇到他几天之后？简直就是故事！”

“我是认真的！”艾米反驳道。“我们在公园闲逛，我说我喜欢这件衣服上的条纹，‘Crux’，然后他把它脱下来给了我。”

明日香疑惑地看着她，“然后他光着膀子就在公园里闲逛？”

“是的…”

“他听起来很蠢。”

“有点，”艾米咯咯地笑着说，“但他太可爱了。”

“你是另外一回事，”明日香笑道。

“好了，够了，够了！”艾米笑道：“你这是在转移我对真嗣的注意力！”

轮到明日香脸红了，“什么？我-我以为我们已经谈完他了……”

“说真的，”谈话被打断，“他怎么了？”

“我——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什么？”

明日香认真思考了她的回答。她几乎把他们在地铁站偶遇之后的一切都告诉了她最好的朋友，一直到他们在富士山滑雪的约会。艾米是唯一知道她在暴风雪封锁期间与真嗣度过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晚上的人。

但明日香仍然有她的秘密：SDAT 播放器以及所有相关的事情。自从他们上次听它以来已经过去了几个月。虽然真嗣对它产生了奇怪的反感，但这仍然是他们关系的基石之一。

虽然缺少 SDAT 并没有减少她对这个男孩的感情，但她无法忽视该设备在他们感情发展的早期阶段的重要性。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你知道，就是命中注定的那个人还是我的‘灵魂伴侣’之类的，”明日香诚实地说，再次仰面朝天，盯着天花板。“但是，我们之间有一些特别的东西。不仅仅是高中同学关系……”

艾米嘲笑她的朋友，“从一个经历过这些的人那里拿走这些忠告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特别，他们都觉得‘不仅仅’。”

明日香知道她无法解释，无法在她的朋友面前量化她的感情，尤其是在将 SDAT 的相关历史排除在外的情况下。所以，她干脆同意了女孩的说法。

“你可能是对的，艾米。”

“我知道我是对的。”

明日香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我就等着……”

“等着？”

她叹了口气，向左翻了个身，被动地结束了与她身体的对话。“也许这会永远持续下去。也许不会。不管怎样，我现在很开心。而且我不想通过试图扭曲它来搞砸它。”

片刻的沉默后，明日香感觉到她裸露的肩膀上有一个简短的吻，然后她的朋友翻了个身，床开始移动。

“明日香，你值得世间所有的幸福，你要等的话，我就陪你等。”

“明天在你离开之前我们做点有趣的事吧。离这里不远有一个很棒的游戏厅。”

“算我一个。”

第五节

沉重的脚步声从行政办公室的瓷砖地板上缓缓走过，脚步声在妙城学园暂时空置的大厅里回荡。由于不像往常那样，几十个学生四处乱转，因此每一个声音似乎都被放大了，尽管大卫的声音无论他说话多小声都能听到。

“我不得不说，耕造，我对贵校利用基金会的资助所做的一切感到非常满意。”

“我们妙城学院非常感谢基金会的慷慨捐赠，”院长笑着说，慢慢地带领大家从他的办公室走向教室。“兰格雷科学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明日香强忍着对院长的话的畏缩，她边走边将注意力转回她的手机上。

[明日香] 一切顺利。我们现在正步行去科学馆。

以她的姓氏命名的科学馆带来的额外关注已经让她感到难为情，与她的父亲和妙城学园的院长一起炫耀只会让效果更糟。不过至少没有人在那里看到她。

[明日香] 我有没有提到我讨厌这个名字？

[奥兹] 你父亲也是。

这个无伤大雅的回答极大地激起了明日香的兴趣，她向前看向父亲的后脑勺。

[明日香] 真的吗？

[奥兹] 这让你感到惊讶吗？

[明日香] 非常惊讶。

[奥兹] 你父亲不虚荣。他想给你最好的，他知道把“兰格雷”字样贴在建筑物上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明日香]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奥兹] 这是冬月博士的坚持。

明日香结束了谈话，跟着参观，当他们接近实验室时，她的心更紧了。暑假接近尾声，比大多数学校都早，但距离复课还有一周的时间。源堂完全有可能不在那里。

或者至少明日香是这么希望的。

当偶然发现他的教室正是院长打开的那间教室时，她的心掉了下来，但目前空置的状态让她松了一口气。

“这里其实是你女儿的教室，”葛城老师解释道，他们走进来，自动灯亮了。

哦，真幸运，明日香看着实用的房间装饰在心里笑了。看不到任何装饰，除了房间前面奇怪的上升平台。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房间的所有权与绫波源堂联系起来，或者说是碓源堂。

耕造向大卫展示了基金会捐赠给学生的设备和用品，而美里则讲述了科学系前往横滨八景岛海洋乐园的旅程。

会议圆满结束，明日香认为她自由自在，至少在他们离开房间之前是这样。

就在葛城小姐为大卫打开门的时候，一个稍矮的男人走进门口，让两人都措手不及。就在那一刻，明日香考虑跳出窗外。

“哦，太棒了，源堂！”冬月把男人们互相介绍了一遍。“绫波源堂博士，这位是大卫兰格雷博士。大卫兰格雷博士，这位是你女儿的科学老师，绫波源堂博士。”

“‘绫波’……？”他咀嚼着。大卫站在原地不动，回头瞪了女孩一眼，然后伸出了手。明日香只能惊恐地看着她的父亲试图从手部开始

捏碎这个小个子男人。

“很高兴见到你，源堂，”大卫愤怒地说。

源堂拒绝正视大卫的视线，只是点了点头，然后试图结束握手。

它只有三层楼。我可以跳下去然后翻滚，然后就可以逃跑了，明日香幻想着。或者即使我受伤了，也许这会分散我父亲的注意力……

“源堂，冬月博士，葛城小姐，非常感谢你们的宝贵时间。”大卫匆匆结束了今天的事情。“我需要赶回德国的航班，但我会回来的……很快。”

“兰格雷博士，我们对兰格雷基金会的支持和您的来访以及明日香加入我们的行列表示感激之情。”

“是的，”大卫咕哝了一声，然后直截了当地结束了谈话。“明日香，跟我来。”

当他们默默地穿过大楼时，她的心沉了下去。直到他们到达她父亲的出租屋前面的下客点时，他们才开口说话。

没有人陪伴，大卫转身低头看着女儿，眼底划过痛苦和愤怒，“你骗我。”

“爸爸……”

“不仅你骗了我，真嗣也骗了我。”

“爸爸，”明日香伸手想拉住爸爸的手，却被他甩开了。

“我不知道我现在是更失望还是更受伤，明日香。”

“爸爸，请……”

“我得走了，我得去看看你妈妈，不过等我知道了她的情况，我会打电话给你的。”

“爸爸……”

“你应该庆幸我现在不带你去机场，”大卫不允许她插话，他最后的话直截了当地说，“祝你节日快乐，明日香。”

“爸爸……”泪水已经开始从她的脸颊上滚落下来，不停地流下，直到车子离开了她的视线。

第六节

明日香在她的房间里来回踱步，思绪飞快，情绪在愤怒、烦恼、沮丧、焦虑和其他一些她无法确定的情绪之间疯狂摇摆。

“真嗣，我真的搞砸了。”

男孩坐在床上平静地说话，他温和的目光注视着她，她在同一条轨道上继续她的踱步，来回，来回。

“明日香，不会有事的，”他试图安慰她。

“不会的！”她厉声说道。“我以为我能弄明白。我以为我能像往常一样独自完成……”

“明日香……”

“……但是，没有，我没有得到那些幸福的结局，”她打断了他的话，“我没有幸福的家庭、完美的男朋友和梦想的生活……”

“明日香……”

“……我得到了昏迷的母亲，死去的兄弟，遥远的父亲，男朋友和父亲之间复杂的关系，母亲的病……”

“明日-等等，什么？”真嗣听到关于她母亲的消息感到很惊讶。

“妈妈病了，真嗣。这就是奥兹和艾米那天晚上离开的原因，也是爸爸必须这么快离开的原因。”

真嗣泄气了，对女孩生命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也让他心灰意冷，“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明日香在她的书桌前坐下，趴在上面，试图尽可能地变小，“我有点心不在焉的想着你父亲……”

“明日——”

“你该走了。”这话是从明日香嘴里说出来的，却不是她心里说的。这些话让她吃惊。把她吓坏了。而她无力阻止它们。

真嗣听从命令从床上站了起来，却不肯离开。

“请离开。”

相反，男孩走近她，在她身后盘旋，“我想和明日香待在一起。我想帮助你，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她的声音很低，但那不是她的声音。或者至少明日香希望它不是：“那就什么也别做。别靠近我。你所做的一切都会伤害我。”

更多的话逃脱了她的控制。那不是她的话，而是她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无论如何都拥有所有权。

他不需要你，那个声音又回来了。那个几个月来一直把自己藏在她内心深处的那个愤怒、害怕的小女孩。他也会离开你。

但这一次明日香却无力反抗。那个声音是对的：当事情处于最佳状态时，她尽一切努力保持对事情的控制，但然后它就溜走了。

“明日香……”真嗣凑近她的脸。

天啊，他真烦人，那个声音继续说道。明日香开始相信它，同意它。

“你不能一个人做这件事。”

蓝宝石般的眸子睁得大大的，短暂的催眠状态被打破了，转头看向他，“什么……？”

“你，”他清了清嗓子，然后又重复了一遍，“你不能一个人做这件事。无论如何，我都在这里陪你。”

“真——”

“这是我很久以前学到的东西。是一些我，”真嗣尴尬地咽了咽口水，“我现在才意识到你也需要听听的东西。”

明日香的眼眶湿润了，她从来没意识到自己需要听到的话在脑海中回荡。这些话是她说的，她慢慢地向真嗣倾诉心声，“自从妈妈出事以来，我一直感到孤独。薰变得如此疏远。然后，当他去世时——”

“你觉得你必须自己做所有事情。”

熟悉的情绪再次涌上心头，明日香的心情顿时轻松了很多，脑海中不禁想起了前几天晚上和艾米的谈话。话还没说出口，她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一片乌云。

“但现在我又把和爸爸之间的事搞砸了，我以为我可以解决它。我自己。我太傻——”

一双手打断了她，捧住她的脸，将她拉近，额头贴着额头。真嗣说话时钢蓝色的眼睛温和地安抚她，“无论你父亲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会一起解决：一起。”

“但-”

她又一次被打断了，不过这次是被一双嘴唇打断了。温柔的吻打消了她心中的疑虑，她感到数周来从未有过的平静。她所能做的就是之后微笑。

“别再担心了。祭典就在明天晚上，让我们专注于这件事吧。一次只做一件事。”

明日香想着挂在壁橱里的惊喜，试图掩饰自己的笑容，那是玛丽那天早上安排与父亲会面后送给她的礼物。“好吧。现在，关于那个，你想什么时候出发？”

“你是什么意思？”真嗣问道。

“我需要时间准备，dummkopf（笨蛋），所以我需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第七节

真由美和玛丽在明日香周围徘徊，为礼物浴衣做最后的润色。明日香完全不熟悉传统的日本服装，因此很难将其正确组装。值得庆幸的是，真由美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事实证明，她在正确打扮这个半美国女孩以让她参加音乐节的郊游这一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终于对这件漂亮的礼服感到满意了，明日香对着镜子打量了一下自己。平时披散的红色长发被挽起，用两根整齐的发卡梳理起来。这件棉质衣服用充满活力的花卉图案描绘了她苗条的身材，并在她的腰间系了一条亮蓝色的腰带。

正当明日香对着镜子欣赏着自己，兴奋地向真嗣展示自己的时候，她的手机响了起来，她的心一时沉了下去。自从他离开后，她就没有机会和父亲讨论碇源堂的情况，他应该在将近一个小时前降落。

拿起手机，来电显示是“奥兹”，明日香松了口气。

接起电话，明日香忍不住继续对着镜子欣赏自己的穿搭，这是她在日本的幸福的最后一个象征，“奥兹瓦尔多，我不得不承认，我穿着浴衣看起来棒极了。”

不幸的是，那将是她那天对年长的人说的最后一句话。相反，他颤抖着对她说话，伤了她的心，耗尽了剩下的所有力量。

在感觉像是永恒之后，明日香扔下手机，任由它随意地滑到地板上，然后冲出房间。手机从地板上跳下来的那一刻，一声爆炸震动了整个宿舍楼。

一扇门打开了。

快速的脚步穿过公寓。两个女孩试图向女孩讲话，但她已经离开了。

另一扇门打开了。

现在沿着走廊。泪流满面。不耐烦的手指反复戳按按钮。女孩迫不及待地转身走向楼梯间。

另一扇门打开了。

她赤着脚跑下十几层楼梯，脚上的疼痛被她内心的疼痛减轻了。十几层楼过去，明日香没有数。她跑向2楼。

另一扇门打开了。

在最后的走廊里。她不停地敲门。痛苦的泪水沾染了她的脸颊，因受伤和重力而流下。她的衣服多处撕裂，挂在楼梯间。她不知道也不在乎。

最后一扇门打开了。

看到她的目标在房间后面，明日香冲了进去，投入他的怀抱。她不想去别的地方。

没有什么能治愈伤害，修复痛苦。她又没有人了。

第八节

真嗣把网球扔回给武藏，看着他笨拙地伸手，勉强接住球。

“漂亮的球，一郎，”武藏打趣道，在桌椅上坐直。

“抱歉。比不上运动员，”真嗣半心半意地笑了笑。他的思绪在别处，就像整个上午的大部分时间一样。

明日香的自我毁灭状态与真嗣一年前的情况如出一辙，那是在他妹妹死后不久。但他并不担心这种惊人相似的经历。

在他打断她，并向她讲述他与格兰特先生分享的许多治疗性大提琴课程的记忆之后，她也没有改变主意并接受他的建议。

让他担心的是 SDAT 播放器在他吻了她之后突然出现，出现在他的后兜里。这个神秘的装置从六月起就不见了，真嗣拒绝理它，回到房间时把它塞进了行李里。

为什么是现在？他想。为什么明日香心情这么低落？为什么当明日香的爸爸威胁要——

一个网球砸在额头上打断了他的思路，把真嗣拉回了现实，然后他戏剧性地向后倒在他的床上。

“该死，对不起，伙计！”

真嗣在阳光下眯起眼睛，用手背揉了揉脑袋，“没事。”

“我以为你在注意呢！”武藏放声大笑。“请告诉我，在今晚的重要约会之前，你本来没打算在头上增加一个标记的！”

真嗣也跟着笑了起来，考虑着他要如何向明日香、光和他的母亲解释这个荒谬的标记。窗外的阳光依旧明媚，他笑了，盂兰盆节的兴奋冲刷掉了他的顾虑。

当笑声终于平息时，真嗣差点睡着了。

一声惊天动地的雷鸣震动了宿舍楼，把宿舍里的人都吓了一跳。意外的爆炸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事后匆匆忙忙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大雨敲打着窗户，同时在另一阵巨大的雷声之前出现了多次闪光。

爆炸声把真嗣震回了意识，他在床上坐直了身体，用前臂揉了揉眼睛。暴风雨的突然出现让这名少年大吃一惊，他仔细检查了手机上的时间和日期。

“好吧，那是凭空冒出来的，”武藏注视着窗外说道。

真嗣看着手机里的天气预报，皱着眉头，“不应该——”

另一场猛烈的爆发打断了他的话，响得几乎令人耳朵疼。就好像暴风雨就在他的窗外，把自己的肩膀撞到玻璃上，试图强行进入大楼。

几乎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大楼里的灯光变暗了，紧接着是一声尖锐的哔哔声，因为门口附近微弱的应急灯亮了起来。

“然后停电了？”真嗣转身回到房间，对突如其来的事态感到恼火，问道。

武藏从桌子上走下来，在宿舍壁橱里翻找，从后面拉出一个袋子，将一个电池供电的灯笼扔向他室友的床。把它们都打开，男孩们竖起了大拇指，然后武藏开始回到房间，坐回到他的书桌前。

“谢谢，”真嗣说。

随着学生们开始四处走动，检查停电的情况，走廊里的环境噪音越来越大。很快，根据学校政策，当逗留的学生返回自己的房间时，微弱的笑声和困惑淹没了整栋大楼。

“电梯也停了？！”从走廊里可以听到一个声音。“加油！我要上八层楼！”

可以听到另一个男孩的笑声，而真嗣和武藏则为他的不幸而咯咯笑。

“我发誓，作为一所最先进的学校，这里停电的次数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

真嗣大声表示同意的同时，脑海中浮现出一片乌云，他的思绪转移到了他们应该在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参加的盂兰盆节上。由于意外风暴的强度，他们不太可能参加户外活动，更不用说离开校园过夜了。

真嗣拨通了明日香的电话，部分是为了在暴风雨中查看她的情况，但主要是为了讨论他们现在可能取消的计划。

“你好，Sie haben das Telefon von Asuka erreicht。Bitte hinterlassen Sie eine Nachricht。Ich werde-（您已拨通明日香的电话。请留言。我会——）”

真嗣结束了通话，躺回床上，盯着天花板。一波又一波的雨猛烈撞击建筑物，几乎淹没了墙内进行的所有对话。

完全出于习惯，他的手在床边摸索着寻找一个不在那里的设备，他的思绪飘向了SDAT播放器。他强行将这件事抛诸脑后，转而想起前一天晚上，想起他对明日香说的话：

“你不能一个人做这件事。”

空气中弥漫着不自然的寂静，话语从他内心的声音中逸出，飘入宇宙。那种寂静会被真嗣从未经历过的爆炸打破。

疯狂的敲门声把真嗣的注意力拉回了意识世界，他坐了起来，看着武藏打开了门。

他的室友抢走了他的话，一道红光在他面前闪过，撞在他的胸膛上，将他撞倒在床上。

“明日香？”

真嗣又一次盯着天花板看。

模糊的红发导弹贴在他的躯干上，不愿松开。他的手臂在她身后，本能地紧紧拥抱着她，但他最注意到的是右手上形成的肿块。

仍然紧紧地抱着她，真嗣无视了这个物体，试图看着明日香的眼睛，但她没有正视他的目光。他的衬衫被泪水浸湿了。

“嘿，明日香，怎么了？”

将近半小时她没有回答，取而代之的是一声沉重的哀嚎。终于，抽泣声变轻了，明日香靠着他的胸膛打了个寒颤。

“真嗣……”她微弱的声音揪着他的心。

“嗯，明日香？”

“真嗣……！”她哭得更厉害了。

“怎么了？”

“我-我-我-我-我……”明日香痛苦的叫喊盖过了她想要说话的努力，她再次崩溃了。

“明日香，明日香。怎么了？”

一瞬间到一秒。再到一分钟。分钟变成了小时。数小时到数天、数周、数月、数年。或者一辈子。真嗣无法确定。在那一刻，他只知道一个皱巴巴的残骸躺在他的腿上，房间里的三个人都沉默了。

将近永恒过去了，真嗣才能再次开口。他摇晃并刺激了明日香，以确定她的大哭声已经平息，不是因为她没有眼泪，而是因为她睡着了。

“武藏？”真嗣沙哑地说道。不知道为什么，他喉咙发干，心为明日香而痛。

“嗯？”

“现在是几点？”

另一个男孩看着他的手机，处于尊重，他一直安静地坐在那儿。

“现在是 5 点 13 分。”

她已经在这里快一个小时了，真嗣想。

“他们点完名了吗？”

武藏摇摇头，“我不这么认为。我们下周才被要求报道，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有足够的人手。”

真嗣点点头，考虑了他的选择。不幸的是，客人在封锁期间违反了规定，尤其是异性客人。如果明日香在他的房间里被抓到，或者在她的房间里失踪了，可能会有麻烦。

“武藏，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说。”

“我需要你穿过大厅和剑介呆在一起。告诉他们我生病了或者什么的，但我在这儿，”真嗣在匆忙中制定了计划。“记得关上门。”

男孩从床上跳了起来，“好的。”

“我会打电话给玛丽，看看我能不能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武藏离开后，他拨通了明日香的电话，希望有室友接听。幸运的是，有人接了。

“喂——喂。是真嗣吗？”

真嗣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把电话放在耳边，明日香贴着他的胸口缓缓呼吸。

“是啊。是玛丽吗？”

“是啊。明日香和你在一起吗？”玛丽在电话里问道。

“是的。”

“哦，谢天谢地。”话音一落，电话里的声音就安静了下来，“美——她在真嗣的房间里。是的，她去了他的房间。”

“玛丽？”

当她继续通话时，她的音量恢复了，“我们一直在努力联系你，但我们不知道她的密码。她需要你，真嗣。”

“玛丽？玛丽。发生什么事了？”真嗣尽量轻声说话，但仍然需要答案。

“等等，她没告诉你？”

真嗣摇摇头，没意识到她看不到这个动作，“没有。她一直在哭个不停。我从她口中听不到一句话……”

“哦，伙计，我不想成为那个告诉你的人，”玛丽叹了口气。

“是她妈妈吗？我知道她病了。”

真嗣听到电话里传来一声压抑的抽泣声，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不，真嗣。或者至少，我希望不要……”

“玛丽，发生什么了？”

玛丽深吸一口气，“奥兹那家伙回电话了，好几次……”

“好的…”

“她爸爸，”她的呜咽声再也控制不住了，“她爸爸在从机场回家的路上出车祸了……”

真嗣的心从灵魂深处坠落，坠落在地板上。明日香所承受的难以想象的痛苦和煎熬，让他心痛不已，眼泪都快憋不住了。

“不……”这个词从喉咙里脱口而出，但他已经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明日香的父亲死了，真嗣。”

话语再次哽咽在喉咙里，他再次为明日香感到心碎，这份急需的确认以一种他从未希望过的方式回答了他最大的恐惧。两个少年对着电话坐了一会儿，根本无法说话，直到不知何故，玛丽最终直接从他那里偷走了这些话。

“一个人能经历多少悲剧？”

真嗣也这么想，但眼下时间紧迫，他不得不转移话题，“玛丽，他们会在停电期间点名吗？”

“他们应该会，”她回答道。“但我们还没有全部回来；直到下周。所以，我对此表示怀疑。甚至所有员工都没有回来。”

“你确定吗？”

“几乎可以肯定，伊吹小姐协调宿舍，她还在休假呢。”

“谢谢玛丽，”真嗣叹了口气。“如果奥兹回电，请告诉我。”

“没问题，真嗣。告诉我们如何帮助她。”

最后一次挂断电话，真嗣深深地叹了口气。

自从倒在他身上后，明日香就没有动过，她沉重的呼吸随着低沉的抽泣而颤抖。真嗣拼命想抱抱她，让她放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他选择让她休息。

武藏离开后，他现在也可以处理出现在他手上的肿块了。

将 SDAT 拉近进行检查，真嗣将其翻过来，审视着这个看似陌生的设备。自从他们上次听它已经过去几个月了，真嗣前一天晚上的反抗显然被某种更强大的力量忽视了。

它又来了，在他手里，一首新歌出现了。

一想到是明日香的悲痛和绝望引发了这件事，真嗣吓坏了，他试图把它放下而不去理会它。但它像警笛一样召唤着他，引诱着他。

不知不觉中，他发现自己解开了耳机线，将耳机戴上了耳朵，然后按下了播放键。

轰隆隆的鼓点点缀着稍微走调的钢琴，轻轻地带来了令人难以忘怀的歌词：

I worry I weigh three times my body

I worry I throw my fear around

But this morning

There's a calm I can't explain

The rock candy's melted

Only diamonds now remain

Ooh-ooh

Ooh-ooh

Ooh-ooh

Ooh-ooh

By the time I recognize this moment

This moment will be gone

But I will bend the light pretending

That it somehow lingered on

Well all I got's

Ooh-ooh

Ooh-ooh

Ooh-ooh

Ooh-ooh

And I will wait to find

If this will last forever

And I will wait to find

If this will last forever

And I will pay no mind

When it won't and it won't
Because it can't
It just can't
It's not supposed to
Was there a second of time I looked around?
Did I sail through or drop my anchor down?
Was anything enough to kiss the ground
And say I'm here now?
And she is here now
Ooh-ooh
Ooh-ooh
Ooh-ooh
Ooh-ooh
So much wasted in the afternoon
So much sacred in the month of June
How about you?
And I will wait to find
If this will last forever
And I will wait to find
That it won't, and it won't and it won't
And I will pay no mind
Worried 'bout no rainy weather
And I will waste no time

Remaining in our lives together

注：歌曲《Clarity》——John Mayer

第十五章 如果她能找到阳光

第一节

随着天气继续直接袭击东京，宿舍房间里笼罩着压抑的湿气。几乎每个毛孔都被浸透了，在不知情的市民身上留下了一层厚厚的湿漉漉的悲伤。效果几乎足以掩盖明日香和真嗣衣服上原本的湿气。

几乎。

由于无法做任何有价值的事情，真嗣轻轻地将明日香从膝上移开，穿上了一件厚重的夹克，焦急地等待着他叫来的女孩的室友。

唯一会打断布料和拉链移动的声音是床上断断续续的令人心碎的抽泣声：真嗣希望他能多照顾一下那个抽泣的女孩。但在她失去知觉的状态下，他毫无用处。比无用更无用。取而代之的是，真嗣把他的愤怒集中在外面，在他几个月以来既没见到过也没听到过的两个人身上。他几个小时前就准备要责备的两个人。

真由美的到来是以敲门声为标志的，然后真嗣让她进来，微微鞠躬表示感谢，“谢谢你的光临。”

胆小的女孩慢慢地关上了门，小心翼翼地操纵着门把手，以免打扰房间里先来到的人。

“真嗣，不用谢，但是，”男孩再次打开门时真由美停顿了一下，“这雨你要去哪里？”

“我要见我妹妹……”

“你的……妹妹？”她重复了一遍，但真嗣离开时没有回答。

门被重重地锁上了，与真由美的动作相比显得漫不经心，但他的注意力已经不再集中在门上了。他现在有一个唯一的目的：有人应该

受到指责，他将尽最大努力伸张正义。如果不是为了他，至少是为了明日香。他欠她那么多。

走下楼梯，真嗣迅速走到宿舍出口，弹开门，无视任何人提出的抗议。

雨滴落在他身上，每一滴似乎都被明日香破碎的心所带来的痛苦压得喘不过气来。真嗣在街道中央站了一会儿，让水滴落在他身上，希望它们能掩盖他的眼泪，直到现在，在相对默默无闻的公众面前，他才开始为她流下眼泪。

熟悉的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一时之间，他想不起那是为谁而流的熟悉的泪水。这些眼泪不同于他为他妹妹流下的眼泪，但它们以前曾在他的脸颊上流过。

一种不安的感觉笼罩着他，迫使他继续前进：现在绝望中有一种熟悉的感觉。那种感觉比什么都让他害怕。无论如何，他在倾盆大雨中走向最近的火车站，避开了可能被淹没的地铁系统。

乘坐混乱拥挤的京王线前往横滨，临近东京湾时真嗣越发焦躁。在他的记忆中，这片水域是距离东京最近的遗迹，他认为这将是面对这些神秘生物的最快方式，这些神秘生物曾预示着他们的世界将遭受悲痛。

他的注意力离开了眼前的环境，只是短暂地捕捉到了人们对“世纪风暴”的恐慌讨论。天气的突然变化惊动了整个东京，他们对近乎圣经的洪水毫无准备。除了一个人。

他几乎清楚地知道应该责备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谁。

真嗣换线追击，但天气似乎另有想法。暴风雨继续肆虐，京急主线到达上大冈站时，一条广播打断了他的注意力。

“所有乘客请注意：由于天气恶劣，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所有线路已暂停，直至另行通知。感谢您的理解。”

广播又用英语继续，然后又重复了一遍，不耐烦的真嗣急忙下了火车。当他靠近海湾时，雨下得更大了，他几乎能感觉到整个世界都在试图阻止他。

当他靠近矶子渔码头时，他发现了一根随意的肢体从雾中伸出来。以一个尴尬的角度倾斜，不祥的十字形正是真嗣要找的东西。他在身体两侧握紧拳头，对着海湾深处几乎看不见的残余物大声喊叫。

“薰！丽！”他冲着雾大喊。“过来找我！我不躲了！”

一种令人不安的沉默笼罩着世界，真嗣害怕没有回应。然而，寂静是短暂的，巨大的黑暗以惊人的速度降临在他身上，巨大的动作被迷雾遮住了。

真嗣来了。

“你走了这么远，就是为了找到我们。”薰平静的声音让真嗣感到不安，他转身寻找声音的来源。

站在虚空中，他浑身是干的，仿佛从来没有下过一场倾盆大雨；仿佛雨从未存在过。连他皮肤上雨水的感官记忆都没有了，这个谜团只会助长他的愤怒。

真嗣向前走去，慢慢地感觉自己长高了，强壮了。厌倦了游戏，厌倦了这一切，他抓住银发男孩的衣领把他举起来，惊讶于他愤怒的力量。

“这些是你干的？”真嗣咆哮道。

薰红的眼眸丝毫没有移动，在真嗣现在的心境下平静得令人恼火，“你是指什么？”

“明日香。你有参与其中吗？”

男孩保持沉默。

“回答我，该死！”真嗣摇了摇他，但他不动。薰的坚忍激怒了他，但也让他感到不安。不知何故，他正在失去优势。他内心的某种

东西知道他的愤怒被误导了。

“他更希望你直接问他。”

真嗣转过身面对丽，薰仍然在他的手中。“什么？”

“薰希望你直接问他你在指责他什么，”丽同样平静的表情继续让真嗣退缩。

再次面对薰，真嗣问道：“为什么？”

“因为，”薰带着诡异的微笑说道，“你和我一样清楚，这听起来很荒谬。”

他吓了一跳，松开手，向后退去，“什么？”

刹那间，薰再次出现在丽身边，让真嗣迷惑了。

“碇，我们没有能力影响这个世界，”丽解释道。

“而且，如果可以的话，”薰对丽继续说道，“我们不会给你带来痛苦。”

“‘这个世界’，”真嗣喃喃自语，咀嚼着这些词和它们的含义。“‘这个世界’。”

慢慢地，他的头开始游动，他努力集中注意力。他弯下腰，挣扎着想站稳脚跟，但虚空里没有方向感只会让他更加头晕。

“我——我——”他喘着气说，“我想我要吐了。”

一个温柔的存在压在他的背上，让他集中注意力，让真嗣镇定下来。他看向身边，看到他的双胞胎穿着那件陌生的衣服站在那里，脸上流露出一丝关心和混合着别的什么，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后背。

“你开始明白了。”

“我、我……”

真嗣想了想那些话，不管怎样，它们主人不温不火的表情并不能保证他们的诚意。

终于，他站直了身子，冲着身边的薰和丽问道：“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薰微微转过身，看着黑暗，“兰格雷先生只是出了意外？被厄运击中了？”

是的，但真嗣不愿承认。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告诉他，无论是明日香父亲的死，还是随之而来的反常雷暴，都不是自然发生的。

“即使在这里，真嗣，每天都有人死去。”

真嗣看着，但没有回应。

他的沉默得到了回报，银发少年回过头来，“你的直觉是正确的，碇真嗣，但这不怪我们。我们不可能。”薰在这个想法上徘徊了一段不舒服的时间，然后带着不祥的笑容转过身来，“但她可以。”

丽瞪了薰一眼，开口道：“他的意思是说，从我们到达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只是旁观者。”

“‘观察者’？但是，”真嗣试图分析给出的信息，回忆起可能暗示其他情况的线索，“那封电子邮件呢？从薰发给你的？我找到了它：安排我们在妙城学园的会面。”

“仅仅是提示和建议：一个可以遵循的指引罢了，”她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们可能只会让事情运转起来。”

“如果我什么都没找到呢？或者选择不参加妙城？”

“那么突发事件就被制造出来了，”薰的语气尖锐，几乎带有指责的意味。

“必须有人计划。”

丽只是点头同意，但什么也没透露。

“那音乐呢？”

两人都沉默了片刻，交换了一个眼神。真嗣专心地注视着任何能给他带来答案的东西，但他什么也没发现。

薰率先打破沉默，小心翼翼地说道：“我们从一开始就协助过你，但是——”

“碇，”丽出奇温柔的声音变得更加严厉，打断了薰，“我——我们不认为简单地告诉你……对你最有利。”

真嗣更恼火了，“为什么？”

令人沮丧的是，两人都没有再回答。

薰又一次打破了沉默，这一次连丽也吓了一跳，“我们之前每次跟你说，都让她惊动了。”

“渚！”丽瞥了银发少年一眼。

“最终，我们发现当你自己记住时，”他无视丽的斥责，“它往往不会被注意。”

真嗣只能问一个问题，“不会被谁注意？”

更令人气愤的沉默。

“被谁？”他严厉地重复道。

“它会来找你的，毫无疑问，”薰露出恼人的笑容。当他再次转向虚空时，他那歌声般的声音逐渐减弱，但仍然清晰可闻。“你会记得……你总是记得。”

“为什么从你那里得到一个直接的回答这么难？”真嗣还击。

两人都没有回应。薰仍然面对他身后的黑暗，丽的眼睛尖锐地盯着他的方向。

换了个策略，真嗣换了个问题，“刚才你说的‘最开始’是什么意思？”

他们再次静静地站着，迫使他重复这个问题，这次是针对丽，“什么时候是开始，丽？”

“碇，我——我不认为我们简单地告诉你对你最有利，”她不确定地回答。

“这有多久了，”真嗣指了指自己，“持续了多久？”

“碇，我——”

“拜托，我需要知道一些东西……”

“碇-”

“大约四年前，你来找我们帮助惣流……”薰回答说，回到了谈话中。

“‘四-四年’……？”真嗣结结巴巴的说着，脑子转了转。这些信息使他退缩了。

“... 然而-”

“够了，渚，”丽打断道。“他不需要再听更多了。”

真嗣摇摇头，向前逼近，“我忘了什么？”

“碇-真嗣，拜托：这是为了你好，”丽恳求男孩。“随它去吧，它必须在它自己的时间来找你。”

“不，丽。我必须知道。”

“真嗣……”

肮脏的白色运动鞋走近了，每一步在空间中都出奇地安静。虚空没有顶部或底部，没有产生噪音的表面，增加了它的不真实感。真嗣的注意力只能集中在那个神秘男孩蹲下来之前乱七八糟的鞋带和松散的鞋舌上，他那双锐利、冰冷、通红的眼睛深深地钻进了他的脑海。

“你记得它的每一刻。”

“我不……”他回答。

“是的，”薰露出令人不安的微笑，“是的，你记得。”

闪电般的速度，他的手伸出来抓住真嗣的脸，食指和拇指捏着他的太阳穴，薰的笑容消失了。

慢慢地，真嗣的思绪扩大了：过去那段时间遥远而模糊的记忆在他面前展开。形状和面孔被扭曲，颜色变得柔和。除了红色。

薰开始说话，或者至少他的嘴巴在动，但真嗣什么也听不见。随着越来越多的记忆涌入，他的双手抓住了自己的脑袋。

事件在他的脑海中反复发生，往往有不同的结果。一切都移动得如此之快，他无法追踪，相反，情绪像潮水一样冲刷着他，以不可能的速度潮起潮落。

真嗣瞬间欢喜、心碎、失落、焦急、释然。泪水从他的脸上流下，既散发出纯粹幸福的热度，也散发出失落和痛苦的冰冷刺痛。

他仍然坐在两人面前，他的心再次疼痛，因为四年多的事件在强行重新回到他的脑海中。

真嗣差点昏过去，身体已经失去了力气，真嗣用尽全身力气，断断续续地说起来。

“那个——”真嗣挣扎着想说完，浅浅的呼吸无法支撑他的话，“那个……”

银发神秘人没有给他第二次机会，直接回答，从真嗣嘴里抢走了他的话，一句话就粉碎了他的世界。他头晕目眩，剧烈地干呕起来，然后倒在了他本该呕吐的地方。

坠入虚空，他的思绪永远坠落，真嗣用力闭上眼睛，薰的声音在他消退时萦绕在他的脑海里：

“你的直觉又是正确的：比四年时间还要多得多……”

第二节

“音乐？”

第三节

一声剧烈的雷鸣将真嗣从沉思中惊醒，他发现自己坐在妙城学园外的地铁站里。他的思绪飞快地想着他的位置，确信他已经冒险离东京湾更近了。他一时难以回想起自己是怎么到那儿的，或者不论是自己所在的什么地方。可惜，又是一道短暂的闪光让他想起了过去十二个小时的事情，他想起了薰最后那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

“你的直觉又是正确的：比四年时间还要多得多……”

对这看似荒谬的评论无法置之不理，他出了地铁站。看了看手表，真嗣觉得最好不要回到海湾的遗迹，而是选择在他离开之后回去看看明日香。不知何故，距离他离开只过去了一个小时，所以他希望她还在睡觉，幸福地没有意识到他的离开。

思想和记忆在他脑海中飞舞，逃避任何具体形式。起初，他已经这样做了四年的想法似乎很可笑，但他回忆起的东西很容易超过这个数字。不知怎的，他知道这是真的，这个想法比其他任何想法都更困扰他。

他只能从一个事实中找到慰藉，一个存在于他被动追寻的每一个半成形、模糊、不完整的记忆中的常量。他一如既往地回到那个常量。

谢天谢地，宿舍已经恢复供电，真嗣可以使用他的房间钥匙卡进入。无论他走到哪里，诡异的寂静都伴随着他，但他知道那只是在他的脑海里。少了四个人，没有人知道前一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样的破坏。没有人知道在震中的废墟中躺着一个无助的少女。

没有人知道真嗣也为此自责。虽然不合逻辑，但他仍然感到责任的重担。如果他直接告诉明日香在那个地方与那些生物的奇怪遭遇的话，如果他早点想起来的话，如果他没有逃跑的话，也许会有其他结果。

他不确定如何接受他们所说的真相，但又无法完全否认，他继续前去查看明日香的情况。电梯把他带到了他所在的楼层，他来到了玛丽和真由美身边，坐在那个还在睡觉的红发女郎身边。

“你好点了吗？”玛丽双手抱在胸前，责备地问道。

真嗣脱下湿透的外套，没有理会她的指责，而是注视着明日香。

美丽而宁静，她通常容光焕发的皮肤和火热的头发都被失去最后一个家庭成员所带来的极度孤独所抑制。一个死去的父亲，一个昏迷的母亲，还有一个...

薰是什么？真嗣沉思着。丽又是什么？

搁置其他的想法，他坐在床上，抚摸着她脸上的一缕头发，希望他可以简单地亲吻她并从她的嘴唇上偷走痛苦。

“她需要你，真嗣，”玛丽重复了将近半年前那句萦绕心头的話。她的声音柔和了许多，真嗣为无视她而感到难过。

“我知道，”他干脆地回答。

“你不能一边说你知道了，一边就像刚才那样离开。”

“我知道。”

“你——你——你什么？”玛丽困惑的表情继续被忽视。

“嘿，我不想打扰，但我们必须把她送回楼上，”真由美插话道，解决了当下最紧迫的问题。“我们仍然不知道工作人员是否或何时检查房间。”

按照这个思路，真嗣同意了，至少是部分同意了。被抓到和明日香一起在房间里在他的优先事项列表中排名靠后，但他对自己承认，这会让他列表中的其他事情更难处理。另外，重新安置这个女孩可以让他从目前压在他心头的一切事情上分心。他需要时间思考，而且他宁愿在明日香的室友不在身边的情况下思考。

真嗣和玛丽暂时达成了不言而喻的休战协议，他默默地从床上站起来，将明日香抱在怀里。

真嗣朝门口点了点头，然后继续抱着她朝那个方向走去。等得不耐烦了，他转身面对一动不动、说不出话来的玛丽和真由美。

“你们中的一个能开门吗？”他低声说，现在意识到他们靠近公共区域。

两人都没有动，静静地看着，直到真由美开口，“真嗣……你怎么把她抱成那样？”

他低头看着明日香，她的膝盖弯在他的右臂上，他的左臂搂着她的上半身，她的下巴轻轻地抵在起伏的胸膛上，断断续续地呜咽着。他回头看着女孩们，直到微弱的感官记忆覆盖了他的手臂。

重量。熟悉的重量。水分。眼泪？拒绝。蔑视。仇恨。直到……

“……她不重吗？”玛丽问道，仍然站在房间里她的位置上。

真嗣稍微调整了下姿势，耳边充斥着抽泣声。痛苦和失败的呼喊。还有……话。粉碎的话。他不太记得它们了，但他记得这些话有多么沉重。它们是如何把他撕成两半的。还有他的承诺…

“真嗣？”玛丽现在站在他面前，在他面前挥手。

“抱歉，”他连忙摇头，“我们准备好了吗？”

“我，呃，是的，当然，”高个子女孩从他身边溜过，在真由美按下电梯呼叫按钮时轻轻地打开了门。

真嗣看着两个女孩都盯着走廊，确保她们的安全，决定回答，“对不起，她和我妹妹差不多大。我抱过我妹妹几次。”

“嗯？”

“你刚才问明日香重不重。”

“哦。是的，当然，好吧……”玛丽没有任何反应地接受了这个答案。

“为什么？”

玛丽在走廊里和真由美会合，并在发出解除警报信号之前占据了瞭望位置，而真嗣则带着明日香去了电梯。

四人默默地上到顶楼，祈祷没有人会呼叫电梯并发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可疑景象。值得庆幸的是，他们一路平安无事地回到了她们的公寓。

真嗣轻轻地把明日香放在床上，她再次呜咽起来，但又重新陷入沉睡，玛丽过来捏了捏他的上臂。

“所以，你以前是农民还是什么？”她用讽刺的耳语问道。

“不，我妈妈是医生，”他回答，试图回避这个问题。

“你经常用那些胳膊抱你妹妹？”玛丽继续催促。

“我，呃，是的，我会的，”真嗣吞咽了一下。

“真的？”她戳了戳他的胸口。“你什么时候会抱她？”

他再次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脑海中涌现出对另一种生活的回忆，尽可能诚实地回答：“每次她放弃希望的时候。”

尴尬的停顿在三人之间徘徊，都不知道该说什么。真由美继续抚摸着明日香的头发，尽可能地照顾她。她首先打破了沉默，不幸的是，随着话题的转变，真嗣陷入了同样尴尬的境地。

“你去看她了吗？”真由美问道，几乎没有看他。

“谁？”真嗣转向另一个女孩。

“你妹妹。”

“哦，”他快速回答，试图重新振作起来，“呃，是的。”

玛丽坚持道：“我还以为你妹妹死了呢。”

shit。

真嗣咽了咽口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虽然从技术上讲他去拜访丽和她的同伴是正确的，但他在如何表达得最好而又不至于听起来很疯狂方面苦苦挣扎。最终他叹了口气，接受了半真半假的说法，“有时候我只需要一个人思考。我和我妹妹‘交谈’。她……”

……隐瞒了什么……

“……似乎常常有答案。”

这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他鼓励自己，希望这个答案足以结束追问。

当大雨滴继续打在窗户上时，另一个意味深长的停顿在房间里停留了片刻，每时每刻都以强有力的节奏点缀。

玛丽用夸张的呼气打破了紧张气氛，“这不是什么不祥之兆。”

“对不起，”真嗣本能地回答，绷紧了肌肉，痛苦地转向她。“很难解释。”

“我明白……比你知道的还要多，”玛丽的表情缓和了片刻，然后她改变了话题，对着失去知觉的明日香点了点头。“嗯，你能为她做的已经不多了。”

“我知道……”他低声叹了口气，放松了下来。

真嗣站了一会儿，不确定要不要离开。他没用，在很多方面都是如此。幸运的是，或者不幸的是，一个公告为他做出了决定。

“妙城学园的同学注意了，现在校园已经完全恢复供电，请大家回房间准备过夜。再次请大家回房间准备过夜。谢谢。”

男孩低头看着熟睡的红发女孩，想要叫醒她，拥抱着她，亲吻她。任何可以确保她知道他会在她身边的事情。可惜他决定什么都不做，默默地离开了公寓，走回了自己的宿舍。站在电梯里，他瞥见金属门里的自己，摇了摇头。

无力帮助她，害怕尝试，他为自己感到羞耻。真嗣不假思索地用拳头敲了敲门上的倒影，更多的泪水从他的脸颊上滚落下来。

第四节

“音乐？”

“这是一种超越语言和理性的共同联系，”她点点头。

第五节

第二天早上，明日香的室友打来紧急电话：在一阵近乎醉酒的混乱和昏迷中，这个年轻女孩强行离开了他们的公寓，拒绝承认昨天发生的任何事情。玛丽让真嗣在大厅接她并留意她。

他反复按电梯呼叫按钮，希望它能加快速度。幸运的是，门开了，真嗣出人意料地看到了非常重要的红头发女孩，手叉腰，脚不耐烦地敲打着。

天蓝色的眼睛闪过一丝宽慰和悲伤，即使只是一瞬间，然后她眯起眼睛，回瞪着站在门前的男孩。

“你就只是站在那儿吗？”

“什么？”

“进还是出，”明日香微微翘起鼻子，不屑一顾地挥了挥手。“我都不在乎。”

“对不起……”他走到她身后，这个词从他的唇边滑出。听到这个词，他看到她盯得更紧了，但可以看出她的心在外表下被扼杀了。

真嗣默默地跟在后面，明日香在大厅里闲逛，漫不经心地评论着。他反复查看手表和电话，回想起前一天晚上他给光的“全体人员到场”电话，希望得到一些帮助。他从没想过他会像这样需要它。

当明日香自信地在宿舍里大步走来走去时，真嗣却希望能瞥见隐藏在里面的那个破碎的孩子。和前一天一样无助，他只能拖着脚跟在她身后，温顺地尽一切可能安抚她，看着和听着她对天气、她的衣服或半空的建筑物的哀叹。明日香讨论任何出现在她面前的话题，巧妙地避免提及她自己或她父亲的过世。

真嗣尽力回应，但大部分都是空洞的陈词滥调和毫无诚意的道歉。

直到午饭时间，光才出现，把真嗣从短暂的恍惚中拉了回来。当他看到黑发女子泪流满面地冲上去拥抱这对情侣时，他想起自己并没有让她为明日香现在的状态做好准备，只能为即将发生的一切做好准备。

“天哪，明日香，我真的很抱歉！”她为她的朋友哭泣，双臂紧紧地搂着她的腰。

但红头发的人僵硬地站着，对爆发感到惊讶，“什么？”

“我简直不敢相信——”

“不好意思，我们正在这里说话，”明日香打断道。

光不解地后退了一步，“明日香，你没事吧？”

“我感觉很好，”她回答说，双手叉腰。

“但是，”光吞咽了一下，“你父亲呢？”

“父亲？我没有父亲。”

两个大月本地人都动摇了。“什么？”“明日香……”

“听说过精子库吗？”明日香大方地在椅子上坐下。“我父亲是我母亲从银行取出的精子之一。”

真嗣站在那里，张大了嘴，不确定该如何处理女孩的话。他不到一周前还遇到了大卫·兰格雷。然而...

“我是在试管中受孕的。”她说的是实事求是。片刻之后，明日香转身看到了真嗣和光脸上奇怪的表情。“你们怎么了？”

“明日香——你，”真嗣深深地看着她的眼睛，“你知道那不是真的。”

“你说什么？！”被激怒的红发女郎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导致椅子向后倒去。

他微微后退一步，“明日香——”

“我不在乎你不相信我，”她指着他的脸。

这个动作伤害了他，但他退缩了，内心畏缩，不确定他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害怕那个女孩。

光注意到了明日香的状态，没有理会，甜甜地笑着，“我不知道，明日香……那是，”她强忍住眼泪，“那真的很酷。”

“光——”真嗣转向他的朋友，看到她受到了多大的影响。

“总之，”光掩住脸，“我先走了，保重。”

然后她转身拥抱了真嗣，在离开前等了一会儿，用前臂托住她的脸。但是明日香追在她后面。

“喂！先等等，第一适格者！”

“‘第一适格者’？”真嗣在意识到他在她身后几步之前问道。他迅速采取行动，赶上这个反复无常的德国人身上即将发生的一切。

“嗯，什么？”光转身，无法让她充满泪水的目光与明日香接触。

“我听说你是碇的宠物，”明日香指责道。

“‘宠物’...？”另一个女孩附和道。

“‘碇’……？”真嗣困惑地重复着，直到记忆连接起来，他才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

不好了。

红发女孩直起身子，手指朝另一个女孩子的方向戳了戳，“离他远点。”

“明日——”真嗣上前一步，却被打断了。

“他不想和你有任何关系。”

光深吸一口气，然后直视明日香的手指，受伤和困惑从她的脸颊上滚落下来，“我知道你经历了很多，明日香，”她抽噎着说，“我很抱歉我无法帮你。”

就在小辫子女孩转身要走的时候，明日香伸出的手狠狠的抓住了她的右肩，“我跟你说话的时候看着我！”

当光看到一只手举起要打她时，她带着震惊的表情转回了袭击者。

“别因为你现在受宠就拿我开玩笑！”明日香疯狂地尖叫。

真嗣上前一把抓住明日香的手腕，为他最老的朋友辩护，“停下！”

大厅里出现了沉重的停顿，真嗣庆幸没有目击明日香的崩溃。在明日香开口之前，他瞥了一眼光惊恐的表情。

“我明白了，”她怒目而视，转身面向他。“原来如此。”

“你明白什——”

明日香打断了他的话，收回手腕，“先是美里，现在你们……”

“‘美里’？”

“我受不了了！”明日香转身就跑，扔下一句话离开了：“失败者们！”

看着她那火红的头发在拐角处飞舞，真嗣愣了愣，然后被脑袋上的一巴掌打回了现实。

“喔！”

他转身看到光棕色的眼睛，“我很好，真嗣！她需要你！去吧！”

“嗯？”

又是一巴掌。

“去啊！”

真嗣离开了，追着明日香的影子。

大厅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真嗣看到她跑进了学院。他远远落后，以最快的速度奔跑，希望在她消失之前赶上她。

“她需要你”，他边跑边在心里重复着。又是这句话。

脚步飞快，他回忆起以前进行过这种追逐。熟悉的内疚感，或者是为了某些他没有做的事，驱使着他跑过每一步。

脑海中映出烟花，真嗣看着自己的鬼魂从相反的方向跑了过来，离开食堂，朝宿舍走去。他伸长脖子看着鬼魂从门口消失，然后另一种极其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

出于令人心碎的原因，追逐比他预期的要短。转过拐角进入学院，真嗣看到明日香跪在地上，盯着“兰格雷基金会科学馆”的标牌。

当女孩慢慢倒在地上时，他的心沉了下去，她的抽泣声回荡在几乎空无一人的走廊里。

真嗣缓缓走到明日香身后，站了片刻，一个痛苦的念头刺痛了他的心：我追过她不止一次...

跪在女孩身边，他轻轻地将她抱在怀里，紧紧抱着她，让她的泪水洒在他身上。真嗣抬头看了看别处，然后用肩膀擦了擦自己的泪水。

……而且总是这样结束。

痛苦是无法控制的，她是因为失去了自己的家人，他是因为完全无能为力。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在每一滴眼泪落下之前抓住它。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在她看到之前又轻拍了几下，然后想起他之前许下的许多誓言。

“我再也不会让她这样受伤了……”

然后他意识到自己失败了。

真嗣不知道过了多久，加持先生在光的带领下找到了他。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在他们靠近他之前他也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当

他们碰到他的肩膀时把他吓了一跳。

“喂，是真嗣吧？”年长的男人蹲在他们旁边。

他只是点头回应。

“我们带她去看医生吧，”他温柔地笑着说。

第六节

“音乐？”

“这是一种超越语言和理性的共同联系，”她点点头。

真嗣坐回地上，望着天空，在脑海中反复思索着这个想法，“你确定这行得通吗？”

第七节

“最后再说一次，我不是学校护士，也不是学校心理学家！”

透过薄薄的办公室门，真嗣能听到大人们的争吵声。他坐在椅子上，明日香靠在他身上，除了听着赤木博士和加治先生尴尬的谈话外什么也做不了。

“我们有学校心理学家吗？”男声厉声问道。

“天知道这些孩子需要一个，”女声回答道。

“是什么让你这么说？”

“他们是青少年。荷尔蒙和戏剧等等。哪个青少年不能使用好的心理学家？”

他轻笑：“说得有道理。”

“另外，我没有能力应对死亡。我尤其没有能力应对两个大陆之外的父母的死亡。”

一个杯子被重重地放下，文件被翻动。

“我的意思是，看看她的档案：昏迷的妈妈，死去的弟弟，现在还有一个死去的父亲？”一个停顿。“我不是情绪化的人。”

“这就是我觉得你有吸引力的地方。”

“哦，别闹了。去找美里吧。”

“你想让美里辅导这些孩子？”

有人哼了一声。

“这比我做的更糟糕。”

男人笑道：“所以，你会跟她说？”

“不。”

“那就推回给美里了。我给她打个电话。”

“绝对不要那样做。”

“那么，就剩下……”

一个挥之不去的停顿，直到椅子被用力推回的声音。

“有时候我觉得我真的很讨厌你。”

门开了，赤木博士走了进来，但加持先生的声音从耳边传来，“我也爱你，亲爱的。”

金发女人在门关上时回瞪了一眼，然后转向真嗣和休息的明日香。

好在她的目光消失了，她的表情变得同情，“碇，她怎么样了？”

真嗣转头看了看她的头顶，虚弱地笑了笑，“不太好，博士。她今天早上完全精神崩溃了，表现得就像她的父亲根本不存在一样，说着一些奇怪的话。”

赤木博士微微摇头，“我无法想象她的感受。我昨天深夜从美里那里听说了发生的事情。”

“美里？”

“哦，对不起，葛城小姐，”她纠正道。

真嗣摇头，“没有，我在想她是怎么知道的。”

“啊，”她在椅子上调整了一下，“我想她父亲的助手奥兹给学校打了电话通知了他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明天会来接明日香，参加葬礼。”

“哦…”

“我很抱歉，真嗣。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无法理解，”赤木博士承认道。

“没事的。暂时来说，明日香怎么办？”他问。

金发女人双手交叉在办公桌上，拇指紧张地敲着，“我没有资格照顾她，不管怎样。她睡在宿舍里可能对她最有利。”

“有没有人可以帮忙照顾她？”

真嗣点点头，“可以。我可以帮忙，而且她的两个室友都已经回信了。”

“你知道我不能让你在她身边过夜，”律子脸上带着严厉但充满同情的表情。

“我知道。”

“好的，”她从办公桌前站起来。“让我们帮忙把明日香送回她的房间。”

第八节

“音乐？”

“这是一种超越语言和理性的共同联系，”她点点头。

真嗣坐回地上，望着天空，在脑海中反复思索着这个想法，“你确定这行得通吗？”

“不，”她勉强摇头，“但是，看上次尝试的结局，可以排除直接接近的可能性。”

第九节

破碎的女孩再次含泪睡了一夜。然而，今天早上，真嗣确保早起并返回她的公寓，以防她试图重蹈前一天的覆辙。

真嗣给了她一些隐私，坐在起居室里，而真由美则在明日香的房间里进进出出，看着她，照顾她。

真嗣陷入了白日梦之中，然后被他面前清脆的啪地一声唤醒了。他仍在努力拼凑他在过去三十六小时内记住的信息，但几乎想忽略它的真实性。

玛丽瞪了他一眼，但脸色缓和了下来，“喂，她醒了。”

他摇了摇头，重新投入到当下，默默地跟着玛丽走进了明日香的卧室。

“试着和她谈谈，”真由美在他们离开房间时指导道，关上了身后的门。

真嗣看着明日香从床上站起来，望着窗外细雨蒙蒙的雾气。她伸出手，将手放在冰凉的玻璃上，触感让她不寒而栗。

“这就像一场噩梦，”她轻声说。“但如果这不是真的，你们三个就不会在这里。”

“明日香……”真嗣凑近了她，此时找不到言语来给她带来安宁或安慰。相反，他只是站在她身后，把手放在她的背上。

“真嗣，”她转过身，在他的胸膛里叫道。“我只剩下你了。”

这句话让他心碎了一百万次，他只能抱着她，轻轻地吻着她的头顶。眼泪又从她身上缓缓流到他身上，他们静静地站着。

更多的没有言语，没有力量或能力的时间。真嗣告诫自己，除了站在一旁看着她哭泣，别无他法。

终于，明日香开口了，温柔的话语一直萦绕在他的耳边：“你是我所拥有的一切……”

红发女郎慢慢地仰起脸吻了吻他的脖子，她的手把他的脸拉向自己的脸。

“明日香……”真嗣温顺地回答，她柔软的嘴唇沿着他的下巴一点一点攀上他的唇。

他们的嘴唇在一瞬间的激情中相遇，然后她中断了这个吻，用力把他推回她的床上。

“明日香，等等——”他想说话，但她立刻压在他身上，嘴唇再次贴上他的，双手撕扯着他的衬衫。

“拜托，”真嗣在亲吻之间溜出，“等等。”

明日香仰起身子，仍然跨坐在男孩身上，开始疯狂地解开她泪痕累累的衬衫。一件淡蓝色的胸罩从衬衫的褶皱间露出来，真嗣试图把目光移开。

“你就是我的全部，”她说，她的眼睛像鲨鱼一样漆黑。

“明日香——”

“你就是我所要的一切。”

真嗣在她身下扭动，同时她把衣服从肩上滑下，手肘挂在背后。当她的手伸向胸罩时，真嗣伸手抓住了它们，阻止她进一步脱下自己的衣服。

“明日香——”

“你不想要我吗？”当明日香从他的手上抽回她的手时，她仍然保持着不眨眼的表情。

真嗣绝望地抓住她的肩膀，将它们向左扭动，将它们翻过来，结果他压在了她身上。明日香的手抚过他的身体，伸手抓住他的裤子，她的恍惚状态还在继续。

“真嗣，拿走我，”她的手在他的腰带上摸索着，她呻吟道。

“明日香！”他喊道，无法与女孩争吵。“停下来！”

“喂真嗣，你个笨蛋，你不想和我合二为一吗？”

钴蓝色的眼睛惊恐地睁大，熟悉的话语让他僵在原地。

“身体与心灵都合二为一？”

他的腰带解开了，愤怒的手指抓住了他裤子的纽扣。

“那真的很棒。”

当一只冰冷的手从他的腰带下滑落时，她的话还在继续。

“你应该感谢你的好运，来吧……”

“停下来！”他喊道，推开她，从她身边退开。站在她的床脚，他整理好裤子和腰带，将衬衫塞回原处。

红头发的人慢慢地向前坐下，跟在他身后爬行，眼睛仍然空洞而漆黑，冷酷无情，“我需要你，真嗣。你不知道吗？我需要你。现在。”

他害怕地慢慢后退，直到撞到墙上，然后开始向门口移动。

“我还没说那些话，是吗？”

真嗣在出口前停了下来，最后恳求道，“明日香……拜托……”

然而在床边，明日香眨了眨眼，坐直了身子。有那么一刻，她的情况似乎有希望结束了，但那一刻转瞬即逝，因为她的表情变成了纯粹的愤怒。

“你在害怕我吗？！”她喊道。

“明日香，拜托，我很担心——”

“担心？！”她咯咯地笑着。“无敌的真嗣在‘担心’？”

“我为你担心。”

“我不需要你的怜悯！”明日香尖叫着朝他扔了一个枕头，丑陋的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任何人！”

“明日——”

“出去！”她吼道。

“明日香，我——”

“他妈的滚出去，真嗣！”

门突然打开，玛丽和真由美走进来，对事态的突然升级感到惊讶。慢慢地在这对情侣之间移动，真由美靠近真嗣，而玛丽则在明日香面前举起双手。

“哇，哇，公主，”玛丽咕哝着，滑过明日香肩膀上的衬衫，“让我们给你穿上……”

“我恨你，真嗣！”

“明日香——”他向前走去，却被她声音中愈加强烈的怒火吓了一跳。

“我讨厌这个！”

“是的，是的，”玛丽安慰她。“我们都讨厌这个。”

“我讨厌美里。我讨厌真嗣。我讨厌第一适格者那个婊子，丽！”

她的每一句话都让真嗣的心沉了下去。真由美温柔地把他哄出了卧室。

“我恨我爸爸！我恨我妈妈！但最重要的是：我恨我自己！”

她低着头，轻声道：“她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他叹了口气，泄气了。

最后看了一眼愤怒的女孩，当她卧室的门悄悄关上时，真嗣再次希望他能帮助她。

“我讨厌这个！我不能再这样做了！为什么我必须这样做？为什么是我？！”当真嗣向出口走去时，明日香的怒火还在继续。

盯着门把手，他的手指伸向它却僵住了：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呼唤他，求他留下来。他的意识催促他离开，但他的潜意识却在抗拒，因为熟悉的陌生记忆滑入了他的脑海。

真嗣转头看向公寓内，一个物体闪着光出现在他面前，悬浮在半空中。那奇异的身形缓缓旋转，一瞬间，他就知道那是什么了。

从空中摘下 SDAT 播放器，耳机从设备中长出来，实体化并滑入他的耳朵，在他无法阻止自己之前，他按下了播放键。

嘴唇干燥和失败的强烈记忆嘲弄着他，奇怪的节奏引入了沉重、空洞的鼓声，然后令人难以忘怀的钟声开始了这首歌：

"Oh what the hell," she says, "I just can't win for losing"

And she lays back down

Man there's so many times I don't know what I'm doing

Like I don't know now

真嗣眼睁睁地看着又一个鬼魂从他身边跑开，火光在空中闪烁……

And by the light of the moon she rubs her eyes

Says it's funny how the night can make you blind

I can just imagine

And I don't know what I'm supposed to do

But if she feels bad then I do, too

So I let her be

离开了明日香的公寓，他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

And she says "Ooh

"I can't take no more"

Her tears like diamonds on the floor

And her diamonds bring me down

'Cause I can't help her now

She's down in it

She tried her best and now she can't win, it's hard

To see them on the ground

Her diamonds falling down

Way down

当她的门关上，德国人的咒骂和侮辱向他袭来时，真嗣想转身再次逃跑……

Well, she sits down and stares into the distance

And it takes all night

And I know I could break her concentration

Oh, but it don't feel right

但他知道他能。至少不能再一次逃跑。这次不行。发生这件事后，他向自己保证，他不会…

So by the light of the moon she rubs her eyes

Sits down on the bed and starts to cry

And there's something less about her

And I don't know what I'm supposed to do

So I sit down and I cry too

But don't let her see

敏捷而坚定的脚步把他带到了她的门口。他举起拳头想敲门，但停了下来。她只会告诉他“不”，告诉他“走开”。但他知道真相。他看到了她的心……

And she says "Ooh

"I can't take no more"

Her tears like diamonds on the floor

And her diamonds bring me down

'Cause I can't help her now

She's down in it

She tried her best and now she can't win, it's hard

To see them on the ground

Her diamonds falling down

把手一拧，门开了，真嗣回到了妙城学园的宿舍，但他的目标还是一如既往……

She shuts out the night

And tries to close her eyes

If she can find daylight

Then she'll be all right

She'll be all right

Just not tonight

真由美走到他面前挡他，但真嗣绕过她，专注于明日香。她无法再伤害他了。玛丽试图说服他，但他只想听到一个声音……

And she says "Ooh

"I can't take no more"

Her tears like diamonds on the floor

And her diamonds bring me down

'Cause I can't help her now

She's down in it

She tried her best and now she can't win, it's hard

To see them on the ground

Her diamonds falling down

颤抖的拳头朝他的方向飞来，他躲开它们，然后把每一只都握在自己的手里，按在胸前。她挣扎着，但黑色的眼眸慢慢让位于光亮……

"Ooh

"I can't take no more"

Her tears like diamonds on the floor

And her diamonds bring me down

'Cause I can't help her now

She down with it

She tried her best and now she can't win, It's hard

To see them on the ground

Her diamonds falling down

明日香仍在发抖，试图从他身边挣脱，但真嗣走近并紧紧抱住她，将她的手臂夹在他们之间……

I can't take no more

Diamonds on the floor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Diamonds falling down

I can't take no more

Diamonds on the floor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Diamonds falling down

Yeah

不再害怕和她一起受伤，泪水洒在明日香的肩上，她抬起头，看到真嗣强行闭上了眼睛，悲伤和痛苦倾泻在她身上……

I can't take no more

Diamonds on the floor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Diamonds falling, all her diamonds

Diamonds falling down

真嗣轻轻地吻了吻她的头顶，明日香融化在他的怀里，意识到她并不孤单。这次不行。当音乐在他们周围响起时，真嗣轻声唱歌……

“我不能接受这些钻石掉下来……”

她的眼泪沉重而珍贵，每一滴都像黄金一样。随着记忆在他心中建立，真嗣知道他必须倾其所有来拯救明日香：从伤害和痛苦中，从悲伤中，最终从这个世界上。

他以前做过，他会再做一次。

第十节

“音乐？”

“这是一种超越语言和理性的共同联系，”她点点头。

真嗣坐回地上，望着天空，在脑海中反复思索着这个想法，“你确定这行得通吗？”

“不，”她勉强摇头，“但是，看上次尝试的结局，可以排除直接接近的可能性。”

他假笑。之前的尝试是一场灾难，真嗣担心他永远失去了他所爱的女孩的那一部分。决心再也不让这种情况发生，他们开始集思广益，想出更巧妙的方法来启动救援。

“所以，”真嗣坐回原位，靠在疲惫的手肘上休息。他仰头望天，咧嘴笑道：“我必须写它吗？”

“不行。最好不要。”“

为什么不？”

丽翻手，递了一个东西给他，“你自己的话会被你的动机玷污，我们要小心，别再吓到她了。”

真嗣挑起眉毛，从她手里接过SDAT播放器，看着那个似乎是他多年前藏起来的那台播放器，“好吧。那么，我们找到她会喜欢的音乐？”

“不。找到你需要听的音乐。”

第十一节

早上，雨势变小了，变成了毛毛雨。值得庆幸的是，早上阳光明媚，道路和人行道上已经形成了干燥的斑块。

真嗣只带了一些必需品，牵着明日香的手走向学园前。已故兰格雷先生的私人助理奥兹瓦尔多预计很快会接她返回德国。

他们越接近分离，明日香握着真嗣的手就越紧。他知道她又要被拉回感情的深处，但这一次是一个人。

“你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他提醒她。“我是在上课还是在睡觉都没关系。”

明日香的声音轻柔细腻，“我知道……”

“我是认真的。如果你需要我做任何事，我会在那里。”

“真嗣，”她叹了口气。“你妈妈会怎么说？”

我不太在乎，他心想。“她会明白的。”

站在外面的人行道上，他把她转向他，把她拉近。他们即将分开半个世界之远，而明日香正处于她最脆弱的状态。真嗣纠结着让她离开的想法，尤其是现在他对这个世界上实际发生的事情有了更好的了解。但他也知道她太脆弱了，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让她留下会引起怀疑。

只有一个星期，他告诉自己，他知道下一步是想出一个更好的计划让她回来。

他以前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一点是肯定的，但具体的细节，比如如何或为什么，他不记得了。他记忆中上次的尝试有所不同，所以当时细节并不那么重要，但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将有助于制定新计划。

“真嗣，”明日香有气无力地说，她的眼睛从他们的拥抱中抬起来看着他。“我，我觉得我需要道歉。”

“明日香，你不必，”他试图安抚她。

“不，我知道。昨天我对你很可怕。那时我不是我自己……”

真嗣在脑海中皱起眉头，你是一个明日香。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容忍我。”

真嗣说不出话来，当一辆黑色轿车驶入学校门前的装载区时，真嗣将她抱得更紧了。他知道他们之间的距离会很痛苦，但明日香需要回到德国，为她的父亲悲伤。

“你确定你会没事的？”明日香问道，将她的红发撩到耳后。

“明日香，我会没事的，我保证，”真嗣安慰她。

“我——我怎么感谢你都不为过，真嗣。我不知道没有你我该怎么办。”

他的喉咙里有一块沉重的东西，他想说的话让他窒息了。但是真嗣比那种恐惧更坚强，在钴蓝色遇到蓝宝石的时候，他用温柔的语气说话。

“明日香，我——我——”他深吸一口气，结束了他的想法。“我——”

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一个熟悉的男人从车里出来，紧紧的搂住了女孩。虽然这一刻被暂时打断，但真嗣知道见到奥兹对明日香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松开之前，他们简短地交谈，互相抽泣。她转身面对真嗣时，奥兹开始把她的行李装进车里。

明日香深蓝色的眼眸再次盈满泪水，这世界上最伟大的珠宝也比不上他眼前闪闪发光的光彩。不幸的是，目前没有任何言语是足够

的。真嗣没有从他停下的地方继续说，而是把她拉回来，给她最后一个拥抱。

奥兹转身打开车门，明日香缓缓走向车门，仍旧盯着真嗣，“我——我落地后给你打电话。”

他笑着点了点头，不在乎他有没有说出那句话。“我等不及了。”

车门关上时，年长的男人转身向真嗣伸出手，“感谢你能为兰格雷小姐而来。”

真嗣点点头，握住男人的手，“当然。我愿意——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

“我向你保证，我们会好好照顾她的。我们一着陆就会联系你。”

“谢谢你。我很抱歉你的损失，先生，”真嗣发自内心地说。“明日香告诉我你们两个很亲密，所以我知道你也很伤心。”

奥兹顿了顿，移开视线，转身道：“我认识大卫很久了，兰格雷家族对我很好，明日香对我来说就像女儿一样。”

真嗣只是向奥兹鞠躬。转身走向自己的车门，他拽了拽背心的下摆，然后回头看了一眼真嗣，道别道：

“你的德语很好。大卫会留下深刻印象的。”

轻轻挥手告别，车子缓缓消失在远方，后窗的红点越来越小。

真嗣慢慢地走在路上，直到他发现并拦下了他自己的出租车，跳上车并提出一个单独的请求。车子在路上飞驰了半个小时左右，真嗣心事重重，说不出口。当它到达时，他付了钱给司机并朝码头走去，眼睛盯着远处若隐若现的物体。它转身迎上他的视线，也大步朝他走来，步态中搅动着水花。

真嗣站在码头的边缘，闭着眼睛，张开双臂，每次来这个地方都会冰冷地坠入虚空中。

他对他的东道主简单地微笑，然后心软了：

“好吧，我相信你……我们要怎么救她？”

注：歌曲：《Her Diamonds》——Rob Thomas

第十六章 克服恐惧继续攀登

第一节

真嗣站在虚空中，尽可能地处理记忆：一个又一个世界，一次接一次的拯救看似无限地在他的脑海中堆积。随着他的记忆恢复，他的理解也随之恢复。他站得高了一点，强壮了一点，自信了一点：他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她回来。

多年的坚持，一生的坚持，都是为了她。一直都是她。永远是她。

然而，即使是现在，有一个特别的例子让他印象深刻，他微笑着看着现在变矮的丽和薰：“我仍然不相信我唱歌给她听了。”

丽点了点头，抬头看着他更老一点的样子，“是的。”

真嗣摇头，“我算不上歌手。”

“你心里的话和她心里的话产生了共鸣。她听到的完全是应该听到的，”丽的声音异常平静。“这足够了。”

“那只是一首歌，”真嗣驳斥道。“是什么决定了世界的长度？”

“她向你敞开心扉的速度，”丽神秘地回答。然而，在内心深处，真嗣完全理解她的意思。

一个完美的夜晚。一首完美的歌曲。它仅因优雅而脱颖而出，其他的则因不同的原因而脱颖而出。但失败总是在前面。

随着那些记忆也恢复了，他的举止变了，肩膀也塌了下来。

“要是都那么容易就好了，”他低声嘀咕道。真嗣无法全部回忆起来，那是不可能的，但他对每一次轮回中发生了什么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尤其是考虑到有这么多经历是熟悉的。

人物和环境很少改变；事件经常重演。变数就这么多，薰曾经解释过。明日香被熟悉的东西所吸引，就像任何迷失、害怕的灵魂一样。但他也厌倦了它。一个人可以驾驶多少次Evangelion？被用作破坏性的工具？他一直在努力接触那些内心深处害怕接触的人。

而那些正是真嗣记得最清楚的世界：一次次的失败。

“这不能怪你自己。”丽先见之明的话刺穿了他的思绪。

“你怎么——”

“你总是这样，”薰的声音听起来几乎是恼怒的。“我们可以拯救她的一部分，而你总是会为那些我们无法拯救的部分惩罚自己。”

真嗣咽了咽口水，希望对这个他已经问过一百次的同一个问题有一个不同的答案：“那些我们救不了的部分会怎样？”

“我们再搜索一次，”他的话很尖锐，劝说真嗣不要再担心了。

男孩几乎要抗议，但他停了下来。专注于手头的这部分明日香始终是重中之重。

“你还记得开头吗？”薰问道。“所有这些的开头？”

“第一次尝试？”

“不是，”他干脆地回答。“那以前。”

真嗣挣扎了片刻，在脑海深处寻找触媒。然而，几十年的虚假现实蒙蔽了他的记忆。

“你通常不会记得，”薰解释道，挥了挥手。“但它有助于创造背景。”

虚无之中，三人之间出现了一个熟悉得可怕的身影，背后长出四片宇宙之翼，双手张开，手持一颗宝珠。

“你在补完中经历了明日香所有的恐惧和欲望。当你选择结束第三次冲击时，你也允许她自己崩溃并在别处寻找慰藉。”

“我是怎么做到的？”

“在活着的神的口中，你满足了明日香的愿望，”丽回答道。

“我不会认为自己是神，”真嗣反驳道，更多的记忆慢慢恢复。“我很害怕，很伤心……而且我只有 14 岁。”

薰反驳道：“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认为自己，但造物者从来没有打算让一个人行使你拥有的力量。如果你不是神，你就是最接近神的东西。”

“那她为什么要逃？”

“她爱你的那部分无法面对你。”

“她不爱我。”

丽插嘴道：“你心里知道那不是真的。”

更多的回忆。更多的混乱。但也很清晰，因为他已经在补完中看到了真相。他看到了每个人的真相，一个与众不同的负担。但明日香是他唯一关心的人。

“好吧，她爱我。但为什么她不能面对我？”

两个人都保持沉默，当真嗣回想起那地狱般的一天的剩余时间时，他知道了。

“哦…”

丑陋的记忆又回到了他的脑海，一些他怀有的最古老的回忆，伤痕永久地铭刻在他们的历史上。最古老的伤疤往往最重。

它曾经出现过一次，但明日香太不完整了，以至于她什么都不在乎了，他后来才知道。令人心碎的是，那一刻成为了她的心的碎片回归之前的最后考验：痛苦的是，真嗣失败的次数超过了他所能承受的次数。

“我有神的力量，但我却无法撤消它？”他半讽刺地问道。他记得这是之前问过的另一句话。

薰淡淡的回答：“你一直都想时光倒流，但那是不可能的。”

“穿梭于泡泡宇宙之间追逐明日香的碎片是吗？”

“‘我爱你’这句话比你想象的更强大，”他解释道。

那三个字在房间里徘徊，像远方一个孤独的孩子。对于一个单相思的人来说，这个概念是空洞的，甚至他自己都从未听过这句话。但他也明白这就是重点：追逐明日香真正爱他的部分，那些能够爱他的部分。

“你们重逢的希望、你们的宽恕和你们的未来让这一切成为可能，”丽最后说道。

“我大老远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让我想起我最黑暗的时刻，”真嗣皱着眉头。希望怜悯，理解。他与希望的关系很脆弱：它以前曾让他失望过。“我需要回去了。”

“她又躲起来了，”薰强调说。

“我知道，”他叹了口气。“明日香回到德国参加她父亲的葬礼；她需要时间来疗伤。”

“我们没时间了，真嗣。”

“那我现在该怎么联系她？！”他厉声说道。一息之后他道歉，“对不起。坚持到底总是最难的。”

丽和薰都没有回应。他们只是看着真嗣在他的脑海中努力想出一个解决方案。

他原地转身，试图找到一种方法来塑造他们的下一次谈话。现在时间对他们不利，尤其是在大卫·兰格雷去世之后。他必须做点什么。

无所作为使他陷入了困境。更多黑暗的记忆又回来了：他无法在她最需要的时候联系她，或者当她为自己的生命与九-

“Oh shit。”

薰和丽转过身来，“怎么了？”

九头高耸入云的庞然大物矗立在他的脑海中，身上带着伤口，僵硬地矗立着，永远被囚禁在十字架上。九头高耸入云的庞然大物散布在东京和金川县，每一次经过都盯着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任何世界的九头巨兽。

“遗迹，”真嗣小声说，突然意识到它们存在的重要性。

“什么？”薰问道

“遗迹：巨大的耶稣受难像散落在东京各处。每次我和你们说话时，都在其中一个附近，”真嗣回忆起它们巨大得可怕的下巴逼近他时，感到不寒而栗。“请告诉我你知道他们。”

“我们不知道，”丽简短的回答吓坏了真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感觉像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向导和线人，遇到新的和令人担忧的事情是极其罕见的。

“这就是我认为你们之前联系我的方式：它们会复活并……抓住我，”他解释道。“我认得它们：他们是——”

真嗣继续说话，但没有引起注意。环顾四周寻找两人，他发现空间里只有他一个人。当他的眼睛在广阔的空虚中寻找任何其他参考点时，他开始感到眩晕。他的心在耳边怦怦直跳，有一瞬间他想知道如果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会发生什么。他讨厌这种空虚。

幸运的是，他们很快就回来了，对刚刚看到的一切深表关切。丽先开口：“这倒是出乎意料。”

“我们是怎么错过它们的？”

“它们在我们面前隐藏了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薰叹了口气。“我们以前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尤其是没有以它们的形式出现。”

“它们是量产Eva！”真嗣大叫一声，突然因为爆发而难为情了。他吸了一口气，证实了自己的猜测，“是吗？”

“是的：明日香死亡的先兆。”

丽问：“还有人看见它们吗？”

“怎么可能有人看不见？它们那么大。”

“那它们动的时候呢？有人看到它们动了吗？”

真嗣摇头，“没有。”

“你确定？”薰问得更用力了。

“我从没听人提起过。”

“你说它们接近了你？”

“类似的东西，”真嗣在解释他们可怕的互动之前吞咽了一下。被一个巨大的生物活生生地吞噬，即使只是模拟的，也绝不是一种愉快的经历。

丽看着薰，“她把她们带来这里，真让人担心。”

“并且不让我们看到。”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准备好了，”他同意道。“没想到她会以那种形式表现出来。”

“它们对他怀有仇恨。”

薰深深地叹了口气，看向真嗣，眼神一如既往地冷静，“你还记得问过明日香丢失的心的碎片去哪儿了吗？”

真嗣点了点头。

“我想我们已经找到它们了。”

第二节

真嗣手里拿着几样东西，背包里放着几样东西，漫步回到那堆东西，丢下一些让她仔细阅读。

“那是什么？”她空洞地问。

“这是一把吉他。”

“你也弹吗？”

他耸了耸肩，从包里掏出几本书：“我会看乐谱，对弦乐器也有一定的了解，还找了几本书来学习。”

女孩没好气地哼了一声，这是自事件以来她最激动的一次，“我觉得不值得，我们还得把这些都背回去。”

“明日香，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听到彼此的声音了。来点音乐就好了。”

她的脸没有任何变化，自从在海滩上的第一个早晨以来就一直如此。“我不在乎……”

真嗣摇了摇头，为他所关心的人内心的空虚感到难过，但还是把吉他带来了。

第三节

心力交瘁的真嗣进入妙城学园，看着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大厅里转来转去，从暑假中归来。他们幸福地不知道几天前发生了什么，而随意恢复正常让他感到不安。

看了看他的手表，在脑子里快速算了一下，他手机上没有通知，这证明明日香还在空中。他还有时间。虽然不多，但足以尝试和制定一个突破到女孩的计划。

不知何故，以某种方式，在她所有的悲伤中，他必须找到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明日香。

心中回想着曾经骄傲、快乐的女孩在痛苦中倒下的可怕景象，真嗣在认出瓷砖图案之前没有注意到他又回到了那个门厅。瓷砖缝隙上仍然有悲伤和痛苦的痕迹，或者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

为他所爱的人擦去另一滴同情的泪水，真嗣转身离开时瞥了一眼科学馆的标牌。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迫使他重新看了一遍，然后转身看向字母，然后惊恐地退缩了。

“洛伦兹家族科学馆”装饰着入口，那里曾经是明日香家族的名字。然而，更大的谜团是，字幕没有显示最近调整或安装的迹象，没有褪色的油漆或磨损的石膏板：就好像它一直是这样。

真嗣不知该如何应对，转身朝行政办公室走去。一颗紧张的心几乎和他的脚一样猛烈地跳动着，真嗣不确定他是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感到愤怒还是害怕。

推开门，真嗣穿过许多不满的成年人，走进了副院长办公室。他大胆地按下了她桌面电话的挂钩开关，这让抱着电话听筒的紫发女人不知所措地看着男孩。

“呃，下午好，碇先生，”她说，轻轻地将电话听筒放在基座上。

“美里：‘兰格雷基金会’的牌子怎么了？”

她在椅子上坐直，“‘美里’？”

“抱歉，”真嗣生硬地道歉，“葛城小姐：‘兰格雷基金会’的牌子怎么了？”

“什么？”

“科学馆上方写着‘兰格雷基金会科学馆’的标志？”

美里在椅子上动了动，环顾了办公室一圈，“‘兰格雷基金会’是什么？”

真嗣心一沉，防备地后退了一步，“你、你不记得了？”

“不，我应该知道吗？”她问。

“明日香的家人。记得吗？”真嗣越来越绝望。

“‘明日香’是谁？”

又是一声心跳。这肯定是某种形式的恶作剧。

“惣流·明日香·兰格雷！那个红发女孩！”他惊慌失措的声音继续提高。“她在我们四重奏中拉小提琴！她父亲捐了一大笔钱给学校，冬月博士以他的名字命名了科学馆！”

“科学系的捐赠来自于维也纳大学的基尔洛伦茨博士。”美里纠正道。“他和冬月博士回去很久了，他的孙女在这里——”

他脑子飞快地转着，差点错过了这句话的结尾。

“真希波·玛丽·伊兰崔亚斯”。

她已经被换掉了，脑海中出现了惊慌失措的声音。大卫。遗迹。还有现在这个。

住口！闭嘴闭嘴闭嘴！真嗣控制着内心的想法。

“这不可能，”真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用手猛击美里的桌子，把她吓了一跳。“有一个我从一月份开始约会的女孩，她和我们一起拉小提琴。她在浅间山演奏过！”

美里瞪大眼睛看着他，“你女朋友？”

看，他试图安慰自己，这是一个玩笑。

他叹了口气，“是的。”

“美国姑娘？金发蓝眼？”

“我不会称她为金发女孩……”

“你应该试着用她的真名来称呼她：玛利。玛利万塞讷，”美里眨了眨眼。

不。

“别担心，真嗣，我不会告诉她你把她和别人弄混了。我知道你在读高中，但我不会同时约会多个女孩。那只会以心碎告终。”

真嗣既沮丧又担心，转身从行政办公室冲向宿舍。他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生怕根本找不到她存在的证据。一根颤抖的手指按下了顶楼的按钮，他竭力向其他学生隐藏自己的紧张，在电梯上升时默默地向他能想到的每一个神灵祈祷。

又看了看手表，真嗣差点在顶层的门打开前掏出手机。玛丽和真由美肯定不会参与其中，因为他们知道明日香在不到十二小时前经历了什么。

他疯狂地敲门，用指节敲门，直到它们撕裂流血。谢天谢地，一张熟悉的面孔开了门，玛丽惊讶地迎了上来，“呃，你来这里做什么？”

他推开迷茫的少女，径直朝明日香的房间走去。当他伸手去拉门把手时，真由美从沙发上的位置振作起来。

拜托，拜托，拜托，拜托，他在心里祈求。

“她不在，”真由美扶了扶眼镜，轻声说。

真嗣无法松口气，转头看向那个胆小的女孩，“呃，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她还在——”

“这不关你的事，”玛丽从他身边挤过去时打断道。“我不知道你以为你是谁，就这么闯进来了，但一年级当然不应该在这里。”

真由美转向她的室友，“你认识他？”

天哪，真嗣又后退了。

“是的，我不得不陪同他和其他一些一年级学生一起去海洋乐园旅行。”

“茜也在哪里吗？”

“‘茜’？”他大声问道，但被忽略了。

“不，这就是为什么我想知道他试图进入她的房间做什么，”玛丽转身瞪着真嗣。

真嗣不假思索地打开门，转动前一天用来拯救明日香免于自我毁灭的把手，凝视着未知的世界。

门外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房间：不同的家具，不同的衣服，不同的布置。就在真嗣不得不往里看的那一刻，他知道有些事情非常非常不对劲。

当他听到玛丽对着她的电话说话时，情况变得更糟了，“你好？请问我可以和校园保安通话吗？谢谢。”

真嗣迅速退出房间，连忙道歉离开了公寓。被自己的话和脚绊倒了，乘电梯返回大厅没有任何形式的安慰。

他满脑子都是各种可能性，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来到了底层。真嗣走出电梯差点摔倒，笨拙地走向最近的长凳。他从口袋里掏出手

机，连连摇头，试图理清思绪，才伸手去拿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不确定明日香的航班状态，他在解锁之前看了一眼时间：最坏的情况是他留下一条语音信箱。

翻了翻通讯录，一个声音在叫他，又把他吓了一跳。

“你好？”光问道，在他的脸前挥舞着她的手。“你走神了？”

真嗣停止颤抖，看着他最老的朋友，希望在他觉得唯一可以信任的眼睛后面找到什么东西，“光……我，我觉得我失去了理智。”

她没有变，他们的友谊也没有变。他能感觉到。

棕发姑娘咯咯地笑着梳理着她平时扎着辫子的头发，“好像有很多这样的事。”

“你是什么意思？”

一个金发女孩抢先回答：“哦，她在说我，我忘了在哪个地铁站下车，所以她发现我提早了快三站下车。”

她的日语很好，但有一种外国口音，真嗣听不懂。

“玛利，它叫‘妙城学园站’。就是那个。”光干脆地回答道。

‘玛利’？他盯着新来的女孩，确信他以前从未见过她。

“哦，好吧，我现到这里了，幸亏我室友来救我了！”

真嗣疑惑地看着她，“你是光的室友？”

“嗯，是的，”她干脆地回答。“你知道的。”

‘我知道’？他在心里重复着。他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他不能相信光，他还能相信谁？

他转向光，“哦，呃，是的。我知道。”

“你的行为很奇怪。”

真嗣紧张地笑了笑，告辞了。在两个女孩看不见的地方，他跑上楼梯来到他的楼层，希望他的房间保持不变。值得庆幸的是，他的钥匙卡允许进入并且房间无人居住。

坐在床上，他拿出手机开始拨通明日香。他在设备里找来找去，无法相信他所看到的：

格兰特马萨鲁。

洞木光。

碇唯。

碇唯办公室。

玛利·万塞讷。

他的手机上只有五个号码。没有通话记录或短信。妙城学园里没有惣流·明日香·兰格雷的踪迹。

再也无法独自面对发生的事情，真嗣离开了大楼，叫了另一辆出租车。那天下午，东京湾周围的天空晴朗得吓人。晴朗到足以吓到真嗣。

再次走向矶子渔码头，另一个重大发现震撼了他的内心。当他注视着海湾对面时，钴蓝色的眼睛扫视着地平线，绝望地寻找现在失踪的遗迹。

“这不可能，”他呼气道，弯下身子。

当他挣扎着寻找继续下去的力量时，泪水涌上了眼眶。几十个世界，几十个碎片，看不到尽头。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只要能再次看到她的笑容。

直立着，真嗣闭上眼睛，想象着她的脸：明亮的微笑着的面孔。深如大海的蓝眼睛，温暖而充满生机，红发在微风中飘扬。那一刻是她最快乐的时刻：当他们第一次在彩虹之上相遇时。

有那么一瞬间，生活中没有使徒，没有Eva，没有悲伤或痛苦。他多么希望回到那个时候。

睁开双眼，看到此刻他觉得唯一可以信任的两个存在，他微微松了口气：不知不觉间，他已经来到了世界壁垒之中。

“拜托，告诉我她还在这里，”真嗣在靠近其他人时恳求道。

“很多都变了，真嗣，”薰看起来几乎惊慌失措，这是他见过这个虚无缥缈的存在最担心的一次。

“我知道，”他厉声说。“我找不到明日香了：她已经从我的手机里删除了，没有人记得她，连她父亲对学校的贡献都没有了，就好像她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真嗣吸了一口气，问道：“我们失去她了吗？”

“惣流驾驶员确实在德国，”丽回答道。

真嗣朝她的方向看了一眼，“她讨厌你那样叫她。”

蓝发女孩继续说道，无视他的话：“但她已经切断了日本的联系：它以某种方式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了。”

“我们一起经历了足够多的事情，”他继续说道。“你应该叫她的名字。”

“她-”

“丽，拜托。我需要听听她的名字。”

赤红的眸子微微一缓，她又开口了，“明、明日香在德国，在她家里。”

“这样就好了。”真嗣微微一笑。“我们不是陌生人，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是。而且，现在，我们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明白了。”

真嗣开始质疑她顺从的回答，但还是想了想：他只能改变她这么多。“那么，为什么一切都变了？”

薰说道：“她的心很强大。她对这个世界的影响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怎么？”

“就像意识到在做梦可以让你控制它一样，插入这里的明日香试图保护自己。”

“她在保护自己以免受到什么的伤害？”

“你。”

薰冰冷、通红的眼睛永远无法承载丽所能承载的温暖。即使在他微笑的时候，他的眼神仍然是严厉而坚定的。

“遗迹失踪了，”真嗣补充道。“我在东京湾找不到那个了。”

丽皱眉片刻，又恢复了平淡的表情，“它们没有失踪，是在附近的府邸游荡。”

“它们在找我，”他叹了口气。

“我们只能假设。这是未知领域。”

真嗣咽了咽口水，问出了他唯一能想到的问题，已经知道答案了，“我们怎么处理它们？”

“你可能不得不和他们战斗，”薰回答道。

“不，”他坚定地回答。“我不再驾驶了。”

“可能别无选择，真嗣：她带来了保护者。”

“你不能把我送到德国吗？让我在那里‘醒来’之类的？我可以和她谈谈。”

薰摇摇头：“我们只是旁观者，你可以来看我们，但送你去什么地方是不行的。”

“那，怎么办？就等明日香来找我？”真嗣的耐心正在消磨殆尽。
“一直等着，希望那些量产Eva中的一个不要吃掉我？”

丽微微点头。

薰又重复了一遍，这让真嗣更加不高兴了。但在内心深处，他知道自己是对的。

“你可能不得不和他们战斗。”

第四节

真嗣坐在学园大厅的墙上，什么也做不了。由于泰坦在漫游，交通中断嘞，因此无法前往勃兰登堡或大月。

明日香离开已经好几天了，大家突然对这个女孩失忆，更让对她的讨论减少了。仅有的让他感到安慰的是薰说明日香确实还活着，还有他现在正在听的 SDAT。

虽然她不在的时候没有新歌，但播放列表的存在给了他她还没有消失的希望。

真嗣连假装准备复课的动力都没有了。唯一让他留在妙城学园的，就是希望明日香能来找他。

发现自己又回到了他的 SDAT 中，他责备自己，一开始就是这个习惯让我陷入了困境。

他经常发现自己想知道，如果他努力了会发生什么：在她第一次要求时亲吻她，在她第一次需要时拥抱她，在她崩溃时安慰她。相反，他现在竭尽全力使这些事情重回正轨。真嗣内心深处觉得他毁了明日香，他愿意做任何事让她重新振作起来。

真嗣抬头一看，发现玛利，他所谓的女朋友，穿着制服向他走来。他取下一只耳机，稍微将头转向她。

“真嗣？你在做什么？”

“坐在这里，”他干脆地回答。

“我看得出来，”她回答道。“他们让学生们在礼堂开会：我想冬月博士正在努力让大家冷静下来。”

“为什么？”

“怪物。新闻里到处都是。”

真嗣愣了愣，除了“哦……”说不出来别的。

金发女孩在他身边坐下，对于一个陌生人来说过于近了，让他觉得不舒服。“我很害怕，真嗣。”

他皱了皱眉，将耳机重新戴上，尽量不理睬女孩。他对玛利一无所知，也不了解他们所谓的过去，所以做任何让她惊慌的事情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女孩却注意到了，凑近了他，胸口抵着他的手臂，“你会保护我吗？”

无视她的话，他把音量调高，当她把它从他耳朵里拉下来时他很生气。“我们该去礼堂了。”

他叹了口气，看向窗外，“我不喜欢。”

“我们总可以躲在图书馆里，”玛丽眨了眨眼。“就像那天晚上那样。”

“我们不能。”

“或者，”她低声说道，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嘴唇靠近他的耳朵，“我们可以躲在你的房间里。在你的床上让彼此取暖。”

真嗣转向女孩，困惑的情绪涌上心头。不知何故，只发生在他和明日香之间的事情转移到了她身上。

她的眼睛是深蓝色，几乎是黑色的，没有明日香眼中的温暖。他们身后什么也没有，没有光。真嗣能感觉到这个叫做“玛利·万塞讷”的生物是多么的空洞，而这又是一次试图将明日香和他分开的尝试。

冰凉的唇贴上他的脸颊，让真嗣不由打了个寒颤。就像被幽灵亲吻一样，他知道大事不妙。

“真嗣？”她的吻落在他颤抖的嘴唇上。“你不想和我成为一体吗？”

真嗣向后退缩，嘶嘶地回敬她，“别碰我！”

喘着粗气，当男孩从她身边溜走时，她开始爬向男孩。就像猎食的食肉动物，她低着头，耸起肩膀。

“请让我一个人待一会。”

玛利伸出手想握住他的手，但真嗣猛地挣脱并站了起来。

“我说停手！”

当他离开那个女孩时，SDAT 咔哒一声掉在了他们之间的地板上。玛利瞪大了眼睛，凶猛地扑向这个装置。真嗣也抓住了它，在她的爪子抓住它之前仅仅一瞬间把它拿了起来。

“你对那个东西很着迷，”金发女郎指着 SDAT 嘶嘶地说。“躲在里面，日渐衰弱……”

“什么？”

就在那一刻，他注意到一群不知名的人群聚集在他们周围。最奇怪的是，他发誓他们几分钟前不在大厅里。

真嗣转过身去，远离那个狂热的女孩，当她冲着他尖叫时，他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音乐播放器，而人群只是站在那里看着。

“放弃吧，臭小子！”她尖叫着，抓住并攻击他紧握的双手。

“停下来！”

“你从来都不在我身边！总是把自己藏在那个该死的东西里！”玛利继续说道。

真嗣睁开眼睛，“明日香？”

“别那样叫我！”

他试图凝视她的眼睛，寻找女孩的灵魂，却无能为力。金发少女继续如女妖般哀嚎，撕扯着他的皮肉：“你从来没有为我而来！你从来没有关心过我！我恨你！”

不知何故，这个幻影正在从他内心深处引导明日香。真嗣吓坏了，意识到出口被越来越多的人群堵住了。他继续绕着她转圈，不断地后退到一个不会给他让路的身体里。

这一幕持续了一段令人不安的时间，直到女孩心软了，消失在人群中，同时一个巨大的、没有面孔的影子溜到他面前。它转过身来，笼罩着他，碇源堂扭曲的脸出现在它的头上。

当他父亲的幻影斜眼看着他时，他的心沉了下去，伸出手：“设备。”

“不，”真嗣把SDAT塞到背后，坚持他的立场。

源堂挑了一下眉毛，然后恢复了镇定状态，重复道，“设备。现在。”

真嗣又转了一圈，直到遇到一堵墙。无法进一步后退，他将播放器换到左手，右手握成拳头。

“破坏性行为。攻击同学。不服从上司。根据行为准则应受惩罚。”

男孩直直地站着，没有回应。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真嗣怒火中烧，多年压抑的怒火在心中沸腾。即使不是源堂，他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你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你在说什么？”源堂低着下巴瞪着他。“问问题的是我。”

真嗣冷笑一声。

关于一个人，一段关系几十年的记忆涌入他的脑海。无论世界如何，始终只有一个不变：悲惨的碇源堂。无论场景如何，无论变数如何，真嗣的父亲都是一个人类的杂种，所有的记忆都在他猛扑的同时涌入了他的右拳。

和上次一样，加持神秘出现，抓住他的拳头，大喊“真嗣！”，但这次他的力量占了上风，拳头继续前进。幻影根本无法阻挡，源堂被接近一百个儿子的仇恨击中，倒飞入了人影之中。

真嗣收回拳头，看着数十双眼睛齐刷刷地投向他的方向。在妙城不再安全，他冲过人群，离开了前门。

肾上腺素飙升让他转过几个角落，在小巷里穿梭，试图在默默无闻的地方中找到安全感。在一边回头看一边跑了将近一个小时后，他进入了一家餐馆，溜进了后面的房间。闭上眼睛，呼出一口气，一名十几岁的少年消失在了其中一名厨师的面前。

第五节

“这当然引起了她的注意。”

真嗣在虚空中转过身，看到薰也露出了同样空洞的笑容。“怎么？！”他问。

“你不止一次想打你父亲，但这是你第一次成功。”薰的笑容变得邪恶起来。“感觉如何？”

真嗣微微一笑，“感觉不错。”

“她正在改变一些东西。”

他把注意力转向丽的方向，“她在跟我说话——实际上是在攻击我。”

“这不是她预料到的结果，”丽解释说。

“她向我展示了自己，丽，”真嗣大声说出了那一刻。“她想，想……”

他停下来，睁大眼睛，看着 SDAT。把它翻过来，真嗣检查它有没有损坏，嘴里还在大声说，“她想从我这里拿走 SDAT。”

当他查看设备时，他发现液晶显示屏上显示着数字“16”。尽管他们神秘地分开并发生了一切，但一首新歌出现了。

“这就是她要它的原因吗？”薰问道。

“不，”他回答说，他已经知道答案了。“她知道我只剩下它了。这是我剩下的唯一和明日香有关的东西了。”

真嗣叹了口气，开始摘下耳机，小心翼翼地拿着音乐播放器。“她想切断我和她的联系……”

他按进耳机，皱眉：*明日香，你就这么怕我吗？*

然后他按下播放...

Standing here, the old man said to me,

"Long before these crowded streets, here stood my dreaming tree"

Below it he would sit for hours at a time

Now progress takes away what forever took to find

And now he's falling hard, he feels the falling dark

How he longs to be beneath his dreaming tree

Conquered fear to climb, a moment froze in time

When the girl who first he kissed promised him she'd be his

Remember Mother's words there beneath the tree:

"No matter what the world, you'll always be my baby"

Mommy, come quick: the dreaming tree has died

Can't find my way home, I have no place to hide

The dreaming tree has died

Oh, have you no pity?

This thing I do

I do not deny it

All through this smile

As crooked as danger I do not deny

I know in my mind

I would leave you now

If I had the strength to

I would leave you up

To your own devices

Will you not talk?

Can you take pity?

I don't ask for much

But won't you speak, please?

From the start she knew she had it made

Easy up 'til then; for sure she'd make the grade

Adorers came in hordes to lay down in her wake

She gave it all she had and treasures slowly faded

Now, she's falling hard, she feels the fall of dark

How did this fall apart?

She drinks to fill it up

A smile as sweet as flowers, wilted so and soured

Black tears stain the cheeks that once were so admired

She thinks when she was small, there on her father's knee

How he had promised her: "You'll always be my baby"

Daddy, come quick: the dreaming tree has died

I can't find my way home, there is no place to hide

The dreaming tree has died

Oh

If I had the strength to

I would leave you up

To your own devices

Will you not talk?

Can you take pity?

I don't ask for much

Won't you speak, please?

Take me back

Take me back

Take me back

Take me back

Take me back

Take me back

Take me back

Take me back

Save me, please

第六节

“为什么没用？”

“看来她拒绝了。”

“我给了她她想要的：一种生活——”

“你做了什么？！”

真嗣转过身，在明日香大步走到他面前，抓住他衬衫的领子之前，立刻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你——你好明日香，”真嗣说，试图把他的证据藏在口袋里。

“你以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他无言以对。他一直很小心，在他离开的时候给她承诺。确保设备的损坏是可以修复的，但不能在他返回之前修复。

“回答我！”

他厌倦了隐藏它。隐藏他试图找到她的心，让她再次完整。他做完了他要做的事，等她微笑，但他知道她为什么不笑。所以他大声说了出来。

“我想帮你，明日香！”

“帮我？你以为你能帮我？！”

“是的！”

“为什么？我都讨厌你了，你为什么还要帮我？！”

他说的比他应该说的还多：

“因为我爱你！”

第七节

雨点滴滴答答地打在大窗户上，划过玻璃窗，遮蔽了花园的景色。明日香的额头压在上面将近一个小时，形成了一个又大又扁的红点。

门框上轻轻的敲门声惊动了红发女郎，她回头看了一眼奥兹瓦尔多，他轻轻地向房间鞠躬。

“明日香小姐，冯布鲁姆小姐来了。”

他的话简短而正式。在他自己的悲痛中，奥兹瓦尔多埋头工作，处理兰格雷的事务，而幸存的家人则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哀悼。

不幸的是，迷失在其中的是明日香的知己和儿时暗恋对象。一个总是确保她在没有母亲和兄弟的最糟糕日子里微笑的男人。现在，他几乎不能和她说话。明日香再次——从现在到永远——只有自己一个人了。

当艾米冲到她的朋友身边并紧紧地拥抱她时，一头奢华的金发飘进了房间。这是来到德国后的第一次身体刺激，明日香差点被这种感觉压垮。

两人抱在一起抽泣了一会儿，才开口说话。她们的第一句话笨拙而粗糙，完美到足以提醒明日香她还是个孩子，不需要以任何特定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

“那……你还好吗？”艾米问。

明日香笑道：“太棒了，你看不出来吗？”

“你看起来像一百万欧元，”她笑着回答，穿过她朋友的红头发。“你彻底放弃洗澡了吗？”

少女脸一红，“有那么严重吗？”

艾米扫了一眼，又把明日香拉近，又抱了抱，“不太好，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夜。”

“对不起，我没能早点来。”

“你像他一样道歉，”明日香温柔地笑道。“你不需要总是感到抱歉。”

另一个女孩回以微笑，“我敢肯定他会照顾你。”

明日香想起在她被接走之前她让真嗣经历的一切，她的心沉了下去，“我……我当时正在经历一些事情……在那之后，在我发现之后。”

气氛一变，艾米在她身边坐下。两人都没有打破沉默，只是握住了对方的手。

“好吧，”她试图转移注意力，“你总是可以一身黑地死掉。”

“我的上帝，那看起来会很糟糕，”明日香震惊地睁大了眼睛。

“去纹身，大胆点，”金发女郎继续说道。“你有一个正当理由！”

艾米笑了，明日香也跟着笑了，这是她一段时间以来第一次真正的笑，这段时间长得感觉像是一生。直到深夜，十几岁的女孩们开玩笑说明日香可以在悲伤的幌子下进行彻底的改造，有那么一刻，她想起自己毕竟不是一个人。

几个小时后，女孩们洗了个急需的澡，仰面躺在床上，还在为之前的谈话咯咯笑。

“如果你把头发染成黑色，真嗣会怎么想？”

当明日香意识到自从她离开后她就没有和他说过话时，她的心沉了下去。端坐在床上，她找到了自己的手机，翻开手机却发现手机没电了。

“该死，”她在插上电源前小声嘀咕道。

艾米坐在她身边，揉着她的后背，“嘿，明天给他打电话，他会明白的，他是个好人。”

明日香听到她的话时微微流泪，“他是。我无法解释他过去几天表现得多么不可思议。”

“你值得的。”

回到床上，艾米握住明日香的手，紧紧地捏着。两人沉默片刻，金发女郎才开口。

“嘿，”她用嘶哑的耳语说道，听得见是在压抑情绪。

“艾米……”

“不，我需要严肃一下。”

“现在请不要。”

“我——我无法想象你正在经历什么；完全无法想象，但是……”

“艾米，”明日香的眼睛开始流泪。

“我是来找你的。我不知道我能帮上什么忙，但我想帮忙。我的家人也是。”

由于无法直视她最好的朋友的眼睛，她缩回了手，说出了她唯一能想到的话：“如果没有你这样的朋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八节

大雨倾盆而下，雨滴打湿了脸颊，弄脏了精心涂抹的妆容。天气预报说有晴朗的天空，但悲剧迫使天气改变。

明日香站在圣彼得保罗大教堂的出口附近，抬头凝视着严重氧化的塔顶下方的巨大时钟。古老的砖砌建筑仍未受到天气的影响，这让女孩感到沮丧：如果她的世界崩溃了，其他人的世界也应该崩溃。

门重新打开时，她回头看了看，六个男人肩负着她的世界的重量。他们相对安静地移动，除了教堂管风琴演奏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的微弱回声。

听到这首歌，她的胃开始发酸，她将注意力转移到参加葬礼的人群上。雨中，一个个身影一样模糊，低着头哀悼。当这个她称为“爸爸”的男人被抬上一辆停在路边的黑色轿车时，她的心很痛。

棺材里有一具尸体，曾被称为“大卫·兰格雷”。现在他只是一个尸体，没有名字。

明日香害怕有一天她再也没有名字了。“惣流”和“兰格雷”之类的名字已经消失，“明日香”肯定很快就会紧随其后。“薰”已经消失很久了，似乎她几乎记不起说这个名字时从她嘴里发出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了。

“薰。”“薰。”“薰，”她在面纱下低声说。也许有一天她会想起那欢笑、欢乐和一个完整的家庭。她已经很久没有感到完整了。

去墓地的队伍很短。倾盆大雨还在继续，当他们接近“大卫”曾经要求下葬的乡村时，明日香的视线变得模糊，那里离他母亲很近。

明日香不记得她的祖母。她一定是个精明的德国女人，才能培养出像她父亲这样的男人。他总是那么坚忍和坚强。他的身材和身高就

像一座方尖碑：冷酷无情。曾经有过美好的时光，她很确定，但那些记忆很难回忆起来。她只能忍受失望和孤独的苦涩滋味。

惣流·明日香·兰格雷从车里爬出来时拉直了她的裙子，希望能有人，任何人来为她保暖，因为最残酷的雨水让她冷到骨子里。兄弟。妈妈。父亲。

男朋友。

有那么一刻，明日香希望真嗣能和她在一起，安慰她，成为她的支柱，她的力量。

“明日香”消失后，他还会记得她的名字吗？如果他先离开，她会记得“真嗣”吗？

考虑到一起分享永恒的想法，她的心跳了一下。但她知道没有什么永恒。一切都是暂时的。甚至她的幸福都在他的怀里。

他现在会说什么？他会怎么做？

明日香努力想象他的脸，他的声音。但在内心深处，她知道他不会让她受这样的苦。不会再一次这样了。他答应了。紧接着-

“明日香，”一个声音打断了她，她抬起头。倾盆大雨模糊了视线，差点让她认不出她的继母卡米尔。

“过来坐这儿，”她带着浓重的法国口音说，但她的德语还算可以，“坐在我和小艾娃旁边。”

再次整理好裙子，明日香坐在比她大十岁的女人旁边，看着比她小十三岁的婴儿。除了名字之外，她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共同之处。

她的心和灵魂属于日本。她很确定。即便是现在，她也能感觉到一股柔和的红线将她拉回到他的怀里。

她在这里很孤独。

转身回到她面前的侍奉中，剩下的三个兰格雷坐在一起，族长被慢慢地放到了地上。他们被一棵巨大的橡树遮蔽，唯独明日香没有被遮住。或许，上天只惩罚她一个人吧。或许是宇宙的宿命，树枝上有一道明显的缝隙，雨水直接浇在了她的脸上。

或者也许根本就没有下雨。

第九节

明日香静静地坐在她父亲的宝马车里，而奥兹则告别了其他客人。轻轻关上的车门标志着葬礼结束，他们一起离开了墓地。

“卡米-，咳咳，”奥兹清了清嗓子。“卡米尔夫人和小艾娃要暂时回法国。”

“他们什么时候走？”

“现在，他们已经把她的东西收拾好了。”

明日香重重地吐了口气，小声嘀咕道：“……连再见都没说……”

“明日香小姐——”

“别叫我‘明日香小姐’，奥兹，”她责备道。“不准。现在不行。”

“我很抱歉，明日香。我——我不太确定自己该怎么办。”

女孩在她的座位上换了个位置，透过后视镜看着他，“奥兹-”

“我猜你也会马上离开，”他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马路。

明日香想了想，叹了口气，“是。”

两人继续沉默了几分钟。明日香紧张地瞥了一眼男人的后脑勺，庆幸他从未在镜子里看到她的目光：她确信自己会再次崩溃。

“我为你父亲服务了很多很多年，”他终于轻声说道。这是明日香听过这个男人最激动人心的话。“我像爱哥哥一样爱他：一个我从未有过的兄弟。”

“他比任何人都更信任你，”明日香回答，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奥兹的声音破碎了片刻。“我从来没有不需要照顾兰格雷的时候。”

“奥兹——”

“从大卫和京子夫人，到你和薰。”

“卡米尔和艾娃呢？”

奥兹没有回答。

明日香再次静静地坐着，希望她把手机带到了葬礼，即使只是为了乘车的时候用。偶尔她会瞥一眼奥兹，注视着他，不确定该说什么，最后会回到凝视窗外，思绪回到日本。

兰格雷庄园越来越近了，明日香在心里仔细地列了一份装箱单。她打算尽快完成，让奥兹送她回机场：她在德国的时间已经结束了。

当她把衣服和洗漱用品扔进包里时，空气变得愤怒且压抑，就好像她儿时的家在她也要离开时让她难受一样。她不在意沉重的环境，拖着行李箱下楼。

十多年来，庄园将首次单独存在，没有兰格雷。它是一个死去血统的残余，没有继承人继承这个名字，这座房子是一座只有一个孤独侍从的陵墓。

当明日香向兰格雷这个名字的最后残余作最后的告别时，她转身离开却被惊慌失措的奥兹瓦尔多抓住了。

“奥兹？”

“明日香！”他喘着粗气。“我们得走了。”

他丢下了她的包，拉着她的手上了车。

回头看了看那套蓝色的行李箱，她恋恋不舍的跟在男人身后，“等等，我的东西！”

“没时间了，我们得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

奥兹不理睬这个问题，把她推到车后座上，然后跑着绕到前面。当他坐下时，明日香伸手抓住了他的肩膀。

“奥兹瓦尔多：发生什么事了？”

他深吸一口气，转身看向女孩，“是你妈妈。”

第十节

“她试图向你伸出援手，”丽说，转回话题。

真嗣从薰身上移开，看着她的眼睛，“什么？”

“明日香想在葬礼后联系你。”

“你怎么知道？”

“我在她的心里看到了。”

“好吧，所以她要给我打电话？”真嗣问道。

“不，有变化。”

“等等，什么？”

薰双手插进口袋，“现在我明白了。”

真嗣回头看他，“明白什么？”

“她越来越绝望，已经放弃了主动。”

真嗣摇摇头，“我希望你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明日香试图阻止她的灵魂找回。她父亲的死，改写历史，以及量产Eva的觉醒，都是为了阻止你们的重逢。”

“我明白这一点。但是什么改变了？还剩下什么？”

“京子醒了。”

注：歌曲《The Dreaming Tree》——Dave Matthews Band

第十七章 你眼中的泪水带我回家

第一节

真嗣来回踱步，鞋子在无尽的虚空中莫名回响。空无一物，没有气候，没有大气，空气却很沉重，充满了忧虑和恐惧。一股不可估量的重量压在他的身上，让他的脑海中笼罩上了一层乌云：京子的突然再次出现，让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让他无法把握情况。

“那么，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不是吗？”

丽娇柔的声音无法软化回答：“你应该这么认为。”

“但是她是怎么知道的？”他无法理解京子怎么会知道他们现实的真相。“她昏迷时有没有看着我们？”

“我告诉她的。”薰连忙回答，不给真嗣多想的时间。“回到德国之后，在我的生命结束之前。”

差点被信息击退，突如其来的打击迅速侵蚀了他们之间的信任感。眼前的景象正在发生变化，真嗣觉得自己好像要晕倒了。

“让他解释一下，”丽为她的搭档辩护，发现真嗣的表情在愤怒和背叛之间摇摆不定。

他保持沉默，观察和等待。

薰淡淡的道：“车祸后，她对我的态度开始变得奇怪，说她‘没有儿子’，‘我不值得信任’……我怀疑她不知何故获得了知识。我从来没有想过她拿着一块碎片，但她知道有些事情不对劲。”

更多的沉默。真嗣不得不花些时间来处理他听到的声音。谢天谢地，这让薰得以继续。

“就在我的生命结束之前，我坐下来把一切都告诉了京子，观察反应，从多种方式寻找确认，”男孩仍然如实说，令人不安，“相反，我让她震惊了，她陷入了昏迷。”

丽为他总结道：“有了这些证据，我们认为京子不太可能持有明日香的灵魂碎片。”

“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宇宙可以容纳一个以上的碎片，但是……”

“但现在我们不能确定了，对吗？”真嗣打断了他。

空间中的其他人都安静得可怕。京子很少成为他们过去经历的一个因素，即使她是，也微乎其微。现在他们只能猜测她会向女儿透露多少。

真嗣转过身去，试图弄明白这一切。一直以来只有一个碎片：与他互动的明日香。现在他必须考虑其他可能的碎片，包括京子。这个世界上还有谁带着她的灵魂碎片？

丽摇摇头，“不管她手里有没有碎片，京子什么都知道；她的知识很可能会引诱明日香留下来。”

真嗣无法理解，或者至少他不想理解。这是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情况，但他不能只挽救女孩的一部分，而是要挽救更多。

“为什么明日香不想回来？”真嗣故作天真地问道，“回到现实？”

“因为现实是痛苦的。而惣流已经比大多数人遭受了更多的痛苦。”

他对这个明显的痛苦答案感到畏缩：现实是痛苦的，尤其是他们的现实。一片与众不同的荒地，除了两个人类和他们的两个外星伙伴外，一无所有，到处都是他们灾难性行为的证据。

真嗣目睹了无数世代中各种冲击的影响，一个事实始终如一：留下的世界是痛苦的、充满敌意的、丑陋的。每一次都是。如果伤痕累

累的地球能够容纳情绪，它一定会对明日香和真嗣怀有当之无愧的怨恨。第三次撞击后天气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两人一直推测这是地球最后一次尝试彻底清除被称为人类的瘟疫。

“谁能因人们害怕受伤和痛苦而责怪他呢？”丽问道。

这就是她所知道的一切。即使有我……真嗣内心的恶魔越来越大，在他的脑海中重新响起了它们的声音。

“因此，”薰解释道，“明日香试图让自己免于遭受更多的痛苦。这并不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思路。”

“嗯，”真嗣勉强同意，“确实不是。”

他已经被逼到了绝境。他不确定他是否需要大声听到答案，或者只是希望这次会有所不同。但他知道真相，知道它会在哪里结束：地球和人类剩下的一切都伤痕累累，面目全非，仅凭他的行为就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尽管他们试图将责任推给别人，但真嗣却承担了一切。

包括明日香现在的状态。

但是，还有希望，他提醒自己，扼杀住在他意识的黑暗深处的生物。这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而我是不会放弃的。

自从他们从海滩上站起来后，真嗣就一直充满希望。他们是两个带有情绪的人类残骸，几乎无法交流。但他们从未离开彼此，深知总有一天他们会做好准备。虽然他们的灵魂已经破烂不堪，但他们已经看到了彼此的心，并且还有希望。这种希望阻止了失败的想法，在每一步都是痛苦时推动他前进。而正是这种希望驱使真嗣找到了逃离的明日香的最后一块碎片。

逃离他。

“可是现在，有了京子，她就不让自己回来了？”真嗣脑袋一痛，“这太迷惑了。”

“有多个碎片也无济于事，”丽同意道。“这超出了我们以往的任何经验。”

“还有更多……”真嗣不情愿地说。

丽只是微微点头表示同意，让他更加泄气，“我们还没有看到尽头。”

“事实是，真嗣，”薰继续说道。

“别说了。”

“她可能永远不会——”

“拜托，”他恳求道。

“——恢复完整。”

真嗣缓缓坐下，双膝抵在胸前，头靠在上面。地面，或者不管它是什么，又冷又硬。他的心在耳边狂跳，这种效果被虚空放大了，“我不在乎。如果必须的话，我会永远这样做。”

他会。多年前，他就对自己发誓。每次他失败时，他都会重申这一点。尤其是在他成功时在他的方向看到微微一笑之后，真嗣知道这最终是值得的，总有一天能大声听到这些话。

“你不必永远惩罚自己，”丽出现在他身边。

“这不是惩罚，”他瞪着她。“是赎罪。”

丽和薰都没有说话，选择了与他并肩静静地存在于虚空之中。

“惣流选择了让自己破碎，真嗣，”她回答说，“这不是你造成的。”

他从两膝之间盯着她，“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这不是我造成的。”

“那不是我——”

“明日香看透了我的心，”真嗣眼角泛起泪光，目光只停留了片刻，“她看到了我对她的所作所为。”

“真嗣——”

“‘恶心。’在那个地方之后，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痛苦激发了他想把事情做好的愿望。“她看到了我的全部，这让她感到恶心。”

理所当然。

第三次冲击之后的最初几天平静无事：他和明日香都没有互相说过话，补完的伤口太新鲜了，甚至因为害怕再次被撕裂而考虑搬家。没有人真正确定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他们的脑海里充斥着记忆、幻想、噩梦和现实的可怕混合体。即使是现在，他们真正的回忆也是在将近一周后才开始的。他们只是拒绝讨论早先发生的事情。

但他永远忘不了‘恶心’这个词。与那张嘴，那种语气，那一刻无关。这是应得的：至少真嗣是应得的。

“也许这一切，”他再次指着广阔的虚空，“就是惩罚。”

“真嗣——”

“我想要的只是有人关心我，爱我。而第一个这样做的人——”

“和你一样受伤，”薰打断道。

真嗣看着坐在自己对面的少年，他一如既往地笑着。就好像他从来没有被周围发生的事情所困扰：这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只是一场游戏。

“请原谅我，真嗣，但请注意，我们已经进行过几十次这样的对话了。”

真嗣惊呆了，转身离开了他。薰没有错，他几乎可以一字不差地回忆起过去的互动。每次他认为自己有一个新的获胜论点，一种可以用语言来消除他脸上那种假笑的方法时，那个虚无缥缈的人就会反驳他。

“这一直是我挣扎的地方：让她跟我走，”真嗣闭上眼睛，试图压抑自己失败的记忆。

“她必须做出选择，就像她以前做过的那些次选择那样。”

“但如果她不这样做呢？”他的失败主义再次出现。“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会选择离开今生去和一个……做了我所做的事的人在一起。”

薰连忙反驳道：“所以你应该问问自己，‘那明日香为什么留到现在？’既然她都看到了，为什么还要留在你身边？”

“住口。”

“你知道她和你一样为发生的事情自责，”他违背真嗣的意愿继续说道。“她推开你，只是怕被你伤害。”

“我不知道。”

“你也看到了她的心。”

“那不重要，”真嗣绝对不允许她为他最可耻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

“那她为什么要帮忙呢？”

“什么？”

“她也在努力让事情变得正确。”

真嗣站起来，朝相反的方向走去，远离薰。尽一切办法远离他。

真嗣讨厌虚空。他在这个领域度过的时间比他想要的要多得多；即使在幸福地不知道世界的真相，他的记忆在将自己置身于一个他不属于的宇宙中而暂时被冲走的时候，他至少也在和明日香共度时光。但是这个空间里没有明日香，这只是一个他们的救援任务的规划空间。没有微笑或笑声，也没有明日香。这是真嗣、丽和薰谈论她和她周围事情的地方，但她从未去过世界之间的壁垒。

“我知道带她来是个错误，”他感叹道。“而现在我甚至无法接近她，这意味着我可能会失去一切。”

“惣流不会选择留下来，”丽安抚道。“你必须相信她。”

“丽——”

“真嗣，”她的眼眸冰冷得像红色，“相信她。”

第二节

当柔和的海浪拍打着破碎的海岸时，受污染的海卵石四处翻滚。离家最近的海，被末日污染；令人难以置信地提醒他造成的混乱。

真嗣把脚跟踩进沙子里，凝视着远方，试图忽略地平线上巨大的脑袋。幸运的是，它已经滚开了，不再显示出完美的二分体，但它仍然是她的头。

当丽那无所不在的目光不再落在两人身上时，有种说不出的如释重负的感觉。虽然那个脑袋显然不是他们认识这么久的第一适格者，但从远处看到相似之处还是令人不安。

沙子嘎吱作响，他瞥了一眼，认出了走近的那些被捡拾过的鞋子。在上次战斗之后，他无法说话。快要放弃的时候，她面对他，把他逼到墙角，他说了不该说的话。

明日香在他身边坐下，保持一定的距离，但直接面对着他。这是一次诚实的谈话。值得庆幸的是丽允许某种形式的隐私

“你，”她声音沙哑，“爱我？”

第三节

“还有量产Eva的问题。”薰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严肃影响了他。
“这些碎片不想让明日香跟你一起回去。”

这是一个极其陌生的情况。真嗣不仅被迫面对明日香破碎灵魂的不止一个碎片，而且其中一个已经听到了他离开梦境的请求并拒绝了他。每一次的失败，他所爱之人的每个碎片对他的无法忍受，都在他的心上留下一道伤疤。而现在它们正在寻找他，这是她自身毁灭的预兆。

从最残酷的意义上讲，这是诗意的。

“我可以和它们谈谈吗？”他问出他会考虑的唯一策略。

“推理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丽平淡地说。“它们可以感觉到你离成功有多近。”

“我不会和它们打的。”

“你需要去德国，而他们会挡在你们中间，”寻解释道。“你必须战斗。”

真嗣再次拒绝了这个建议。

“他们会追捕你。如果他们杀了你，一切都可能会失去。”

“惣流有可能永远被困在这里，”丽插嘴道。“她的额外碎片使事情复杂化。”

真嗣想到这里不寒而栗：在最后一次尝试如此惨败之后，明日香坚决要从那一刻起陪伴他。真嗣最初反对，但最终心软了，允许她加入他的营救行动。他的经历让他相信她会与碎片融合，它会看到真相，然后他们会迅速返回。

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他叹了口气，一想到要失去她就泄气了；他不应该允许的。

“只有一个选择，”薰说。

“我说了我不会的。”

“我不相信你会有别的选择。”

“薰，我——”

不幸的是，真嗣的话被无尽的黑暗打断了，接着是刺眼的光芒。当他在虚空中睁开眼睛时，一副恐怖的景象让他哑口无言。

身穿紫色盔甲、头戴尖顶的初号机跪在他面前，像是对过去的巨大纪念碑，用死气沉沉的双眼凝视着他的身前。

一台冷酷无情的机器不顾一切地折磨着它孤独的驾驶员和儿子，它的存在就像一个痛苦熟悉的重量压在真嗣身上。束缚在他灵魂上的幻影再次刺痛了他，让他想起了与之相关的每一个可怕而痛苦的记忆。

太多的死亡和流血让任何一个孩子都无法应付，真嗣的经历足以让他单凭联想就感到恶心。

“什么——怎么？”他结结巴巴地说。

丽出现在他身边，“我们可以把她从另一个——”

“请不要称它为‘她’，”真嗣打断他的话，一边绕过巨大的装甲膝盖，一边瞪着丽。伸出手，手指漂浮在可怕的物体上方，但又在够不着的地方跳来跳去，不敢触摸它。

“但它是-”

“我知道它是什么，”真嗣再次打断丽的话。“我妈妈不在里面。我妈妈离开了我，飘进了太空，除了给我带来了痛苦，什么也没给我。”

事实上，从那时起他就试过几十次。但他每次都讨厌它：LCL 熟悉的味道，插入栓舒适的嗡嗡声，机器内有另一个人的可怕感觉。他讨厌它。

“这个，”他对Eva点了点头，“不过是一个工具。”

“碇——”

“这就是她眼中的我。”

丽明白这句话的定论，低下了头。

他讨厌它。自从第一次毁灭世界之后，他就开始厌恶它。他讨厌它。

但必要时他仍会驾驶。仍然围绕着使徒和 Eva、NERV 和 SEELE 旋转的世界的数量让他感到恶心。但他这样做是为了拯救明日香。就像他以前没做到的那样。

真嗣又开口了，“我该怎么，嗯，进去？”

“这很简单。”薰微笑道。

“如果做事这么简单，为什么我们以前不这样做呢？”真嗣对声明的轻率性质感到不安。

“改变事物：增加、减少、运输，这一切都会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为什么丽和我很少能在宇宙中幸存下来：我们不属于这里。”

“我呢？”

“她要你去，不管她知不知道……”丽语气清晰。

第四节

“疼吗？”

真嗣从沙滩上坐起来，看着他的新搭档，“不。感觉就像睡着了。”

明日香在沙子里蠕动着身子，将耳机插上，闭上眼睛道：“好了，我准备好了。”

看着身边平静得吓人的年轻女子，他顿了顿，直到一抹海蓝色朝他的方向瞥了过来。

按照不言而喻的指示，他在她身边躺下，插入自己的耳机，拇指放在播放按钮上。他犹豫了一下，转头看向她，“你确定要这么做？”

眼睛仍然闭着，她靠在地上点了点头，“相信我。”

还没等他想出另一个拖延的借口，真嗣按下了开始键，沉入了宇宙。

第五节

真嗣静静地坐在插入栓里，静静地等待着他的下一步行动。他专注于Eva那再熟悉不过的旋律，用它来淹没任何试图接近他的声音。

这次部署没有大张旗鼓：没有简报，没有启动顺序，没有启动命令。通常的那些人，都是某种形式的影子政府组织的成员，他们默契地致力于破坏已经毁掉的孩子的生活，但现在他们都不见了。几乎总是位于日本关东地区的未来主义大本营，除了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那次，根本不存在。

不出所料，Eva被放置在箱根，如果它存在于这个宇宙中，它就在第3新东京市附近。真嗣站在芦之湖和城市之间，准备防止在胡杨附近发生任何潜在的冲突。不管是不是真实的，他都不会允许伤害降临到任何人身上；他们不应该受到伤害。

在任何其他情况下，他都会说今天是多么美好：晴朗的天空，明媚的阳光，微风从山上吹过水面。如果他没有被困在一个纯粹为了折磨任何与之相关的人而创造的字面上的怪物中，那将是理想的。

他松开两个控制器，看着右手张开和握紧，很高兴至少没有穿上作战服。真嗣只能忍受这么多，因为他被迫重温了无数次轮回以来他最痛苦的记忆，所以他欢迎任意他能控制的东西。

我真是太成熟了，他自言自语地笑了。

Eva初号机的出现是不合时宜的，当今世界很快就会对此感到不满。真嗣能感觉到宇宙的结构在错位的巨大重量下弯曲。当现实明白它们不会消失时，它的情绪正在发生变化。它变得充满敌意，染上了红色的愤怒。

然而，真嗣的注意力只得到了短暂的动摇，因为他的雷达上出现了微弱的红色信号，表示即将到来的量产 Eva。当他继续权衡完全和

平主义对怪物同胞的后果时，他的心跳加速了。

“你不需要摧毁它们，只需让它们失去能力即可。”薰冷酷无情的话在脑海中回荡。

不管是不是怪物，它们都是明日香灵魂的碎片，真嗣不忍心触碰它们。由于无法确保她不会在他们的战斗中受苦，他对自己发誓他会想办法的。

第三个，然后是第四个光点出现在屏幕上。它们当然注意到了他的存在。

平静的手慢慢地握住控制器，决心在即将发生的事情中保持冷静。他轻轻地扩大自己的AT力场，小心翼翼地不去激怒袭来的攻击者，希望只是伸出手来和平接触。

‘我不会和它们战斗的。除非你能向我保证明日香不会受苦。’

当第一个笨拙地进入他的视野时，第五个和第六个进入了雷达。它们似乎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像是在等着九个全部到来之后，才打算做什么。

没有人对AT场无形的探测触须做出反应：真嗣能感觉到的只有冷酷无情的怨恨。

这是他应得的。

“他们可能不会对你表现出同样的克制，碇。”

真嗣摇了摇头，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的神经平静下来。他对控制器的控制更紧了，他不得不再次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七。八，”他低声说，看着显示屏。真嗣仍然没有计划，没有想法。恐惧笼罩着他的心。

‘她是对的。这些不是明日香，它们只是碎片：恐惧和绝望。’

在内心深处，真嗣希望最终的Eva永远不会出现。它会避开战场并提供逃跑而不是战斗的理由。那会是和平谈判的开端。或者，理想

情况下，完全投降。

然而，这个宇宙和其他宇宙一样冷酷无情。它没有听他客气的请求，反而嘲笑他的请求。

‘但它们是明日香。即使它们是她最小的一部分，它们仍然是她。而我不会伤害她。再也不会了。我发誓。’

“第九个……”当最后一个Eva出现在屏幕上时，他叹了口气，被打败了。

他一无所有。没有驾驶的欲望。没有战斗的欲望。他甚至不想待在这台被诅咒的机器里。再也不想了。上次他被迫面对明日香……回想起来真嗣不寒而栗。一阵血潮，金属和血肉的撕裂，她惊慌失措的尖叫。

‘永远失去她灵魂的一部分一定比与它们战斗更糟糕。’

真嗣的肩膀垮了下来，他的心和士气也跟着沉了下去。别无选择。死亡与毁灭的武器，只知道死亡与毁灭。

九名量产Eva的背后都长出了翅膀，庞大的Eva缓缓腾空而起，在头顶盘旋，宛如一场噩梦。就像他在补完中看到的那样。

恐惧充斥着他的血管，压在他的心上，冻结着他的身体。他远没有她勇敢，即使他们经历了那么多。在破碎的世界中生存，穿越宇宙，重温一场又一场的噩梦。这些都没有让真嗣做好再次战斗的准备。从来没有。

他的指关节在两个控制器上变白了，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抓住它们，但他知道时间快到了。他们的盘旋速度减慢了。他们很快就会降临在他身上。

真嗣让Eva仰望天空，但它与他作对。

该死的你，该死的机器，他在心里嘶嘶地说，完全知道它会听到他的声音。

即使不面对他所爱的灵魂的碎片，真嗣也讨厌在Eva中战斗，讨厌与虐待他的人分享他的意识。即使他母亲的那个版本没有导致他消灭人类，他也很难与任何后续版本和平相处。

但他是为了明日香。他为明日香而战，与明日香一起战斗，以及，如果需要的话，他还与明日香战斗。

不。

这个词在他脑海中回荡，Eva体内的灵魂对此做出了负面反应。

我不会的。我拒绝。

初号机开始蹲下，准备对头顶缓缓盘旋的巨人发起反击，无视真嗣的意志。

“我说了‘不’，”他从插入栓命令道。

渐进刀展开，一只手伸向它。

“停下，该死的！”

金属合金的指尖靠在武器的刀柄上，灵魂在争夺对机器的控制权。但真嗣不允许它再有动作。

他能感觉到她的灵魂在与他争论，对他的异议大发雷霆，但真嗣冷笑着下达了一个命令。

“弹出插入栓。”

在机械装置从Eva内部反转圆柱体之前，屏幕闪烁着万花筒般的色彩。他甚至没给唯反驳的机会，在水流完的瞬间打开了舱门，纵身跃向了地面。

真嗣突然觉得自己在上面的怪物面前小了很多，深吸一口气，朝着空旷的场地飞奔而去。

当他奔向他的厄运时，沉重的脚步声落下，每一步都将树枝和树叶踩得嘎吱作响。天空不再晴朗，厚厚的云层和深沉的雷声预示着战

斗的到来。太阳现在被盘旋的金属清道夫遮住了，允许自己因恐惧而躲避。空气停止流动，静止而沉重。连空气都知道会发生什么。

真嗣到达了一片空地，不再被树木阻挡。她现在不能不理他。

眼睛和心都对准了天空，他向天空呼唤：

“明日香！”他用他拥有的一切恳求。“我知道你能听到我说话！”

死亡秃鹫盘旋的速度越来越慢，他又叫了一声。

“明日香，拜托！我只是想帮助你！”

它们以闪电般的速度降临在他身上，同时他完成了这个想法，而这现在只是一个失败者的耳语。

“……就像我以前没做到的……”

在这个现实的最后一刻，他说出了她最讨厌的话：

“对不起。”

然后他看到了黑暗。

第六节

两颗心在虚空中飘荡，永远交织在一起，寻找落脚点。

当他们绕地球一圈时，一片熟悉的陆地映入眼帘。

“我们以前不是来过这里吗？”明日香问道。

他们的下降已经开始，他们的目标没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每次，”真嗣回答。

当他们放慢速度，分开时，一个繁忙的地铁站在他们脚下闪过。

“我等不及要再见到你了。”

第七节

没有疼痛。为恐惧和怨恨而生的生物迅速而有效，为此真嗣感谢它们。

他永远闭上眼睛，害怕接受自己的失败。也许如果他把它们关得够久，明日香就会回到他身边，从她制造的任何诅咒中解脱出来。

他生自己的气，因为他允许她和他一起。他一开始反对，但她坚持，于是这个陷入了无可救药的恋爱的男人就允许了。他们第一次一起坐在沙滩上，闭上眼睛，仿佛置身于一个新世界。他自己一个人做了将近一百次，他希望带她一起去做这件事会是很愉快的。但直到濒临险境他才明白这个决定是错的：不仅是他们正在寻找的明日香的灵魂碎片会消失，而且明日香留在海滩上的一切也都可能永远消失。

时间继续流逝，真嗣拒绝在视觉上承认他的命运，但他不能永远闭着眼睛，他慢慢地让刺眼的光线从眼睑滑过，然后他睁开眼睛进入最奇特的环境。

真嗣站在熟悉的起居室里，任由这不舒服的情景冲刷着他。他以前来过这里，很久很久以前。事实上来过很多次。

明日香的多个幻象在公寓里转来转去：一个疲倦地靠在桌子上，另一个在看电视，第三个独自坐在阳台上。她没有注意到真嗣的存在，他看着女孩重叠的影子停滞不前，被困在这间公寓里。

在一片混乱的寂静中，真嗣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孤独。即使在他或美里本应存在的记忆中，他们也根本不存在。这种海市蜃楼充满了孤独和孤立，还有该死的现实。

“所以，这就是你的感受？”他问自己，将其与自己内向的时刻联系起来。

“是的，”一个浅浅的声音回答了反问。

真嗣转过身，看到了另一个年轻的女孩。又回到了十三岁，就像大多数人每次同住这个生活区时一样，他低头看着明日香，她身上穿着她多年前穿的那件黄色衬衫，但却沾满了难以理解的泪水。

“你从来没有进来过。”

让谈话继续下去，真嗣顺着她的目光望向起居室，越过了自己看电视的影子。一张空床和一条散落在地板上的毯子装饰着地板，房间的其余部分充满了汹涌的荷尔蒙和困惑的感觉，他知道她指的是什么时刻。

又一个错过的信号，又一个错失的机会。一个灵魂乞求羁绊，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他转向明日香，然后转向她身后的门。灯还亮着，笼罩在入口处，真嗣知道门后是一个害怕、孤独的女孩，迫切需要爱的举动。他慢慢地大步走向门口，伸出手去尝试做他以前做不到的事，但那一刻让他瘫痪了，双手颤抖，尽管他已经活了很多世了。

“是的，”他叹了口气，“我没有。”

真嗣慢慢将视线转回房间，留在明日香身边。

这是在他们的同步训练期间。他瞥了一眼紧闭的门，想起那个害怕、焦虑的女孩跪在门后，乞求有人进来。

不是有人就行，真嗣回忆起她的内心。她在等我。

“为什么不？”明日香的问题很认真：她已经思考了太久了。

“我太害怕了。”

真嗣以诚相见。他总是以某种形式害怕明日香：害怕辜负她的期望，害怕被理解他的人拒绝，害怕他对她来说不够强大。

“你还怕我吗？”

真嗣转身低头看着明日香的脸，但她拒绝与他的目光对视。

当他回忆起利害攸关的事情时，这些话使他的声音哽咽，眼泪涌了出来：“我害怕失去你。”

蓝宝石般的眼睛朝他的方向扫了一眼，但很快就移开了。她没想到会是这个答案。

当真嗣顺着她的目光看向地板上他本应躺下的空床时，他们陷入了沉闷的沉默。然后他又看了一眼紧闭的门。

她瞪大了眼睛，迅速瞥了大男孩一眼，但同样迅速地移开了视线，“你长高了。”

“是啊，”他对话题的转变轻笑道。

“什么时候发生的？”

“几年前。你也长大了，只是，”他自言自语地笑了笑，“没我高。”

她加重地咆哮了一声，然后转身用真嗣记忆中最悲伤的眼神看着他，“你快乐吗？”

“我正在努力快乐。”

真嗣很诚实。他做这部分的次数已经够多了，知道她除了诚实什么都不会接受。不管是不是碎片，她知道他什么时候没有诚实。

“我不知道我是否还知道应该如何快乐。”

他低头看着年轻的明日香，但她已经转过身去，盯着紧闭的门。“这并不容易。我还在努力学习。”

“什么让你快乐？”明日香仍然没有转身面对他。

“和你在一起。”

她的脸颊涨得通红，转过身去，低声道：“笨蛋……”

真嗣微笑着低头看着拒绝与他对视的女孩，专注于手头的工作，“你觉得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我不知道。”

他再次瞥了一眼紧闭的门，知道他的战利品就在门外。真嗣轻轻一笑，柔声说道：“我是和一个人一起来的，就是你这样的人。但是一直没找到她。”

年轻的明日香紧张地站着。

他继续用非对抗的语气，“你知道她去了哪里吗？”

她连忙摇头，“没有。”

就在那一刻，他意识到现在有四双眼睛盯着他。他的问话引起了她们的注意，不少明日香开始注视。

“我想你知道，”真嗣紧逼着她，眼睛一直盯着她。“再次找到她对我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爱她。”

另外两个明日香站在原地，看着这个年轻人和他们中的一个明日香交谈。真嗣能感觉到房间里的气氛在变化。

然后小女孩用一个简单的问题打动了真嗣的心：“什么……被爱是什么感觉？”

随着眼泪的流出，他的视线再次模糊：他记得小时候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被父亲遗弃，被母亲遗弃，他多么渴望被拥抱，被告知他已经足够好了。相反，他被卷入了一场为人类而战的战争，被告知该做什么，该去哪里，如何杀人，但从来没有人问过他的感受。然后他遇到了一个人：另一个被诅咒的，被扔进了人类设计的最扭曲的计划中的灵魂。

他被吓呆了。不敢伸手去碰，生怕她也转身离开他。直到他心甘情愿地结束人类，他才开始理解她和他一样的绝望的深处。

他延迟的回答引起了女孩的另一个反应，一种可以预见的、痛苦的反应：“我不需要‘爱’。我什么都不需要。”

“明日香……”真嗣想要哀求，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告诉自己我会自己生活。我不会再哭了。我不需要任何人的任何东西。”

他说不出话来。他是多么迫切地想改变这种想法，这与明日香小时候的想法是一样的。他想成为她哭泣的肩膀，当她无力时的磐石。这么久以来，她一直是他的指路明灯，一种幼稚的迷恋，后来发展成更多的东西。

她不需要再隐藏自己的情绪，不需要对他，也不需要对任何人隐藏。真嗣接受了她本来的样子，就像她接受了他一样。他知道她的内心，即便她想把它藏起来。

真嗣环顾房间里的其他人，眼角余光闪过一丝微光。转向它，他注意到最不合时宜的东西现在放在他的脚下。他蹲下来把它从地上捡起来。

它以前不在那里；事实上，它从来没有在那间公寓里过。它最初是在这一切之后在数英里远的地方被发现的。

关于它是如何到达那个时间和地点的，真嗣想了一瞬间，然后意识到一件事：他在那扇门后面有一个盟友，她正在帮忙。

“那是什么？”明日香问道。

真嗣看着这件物品幸存下来时上面留下的疤痕，他保持沉默，双手抚摸着它的躯体，感受着荒地留下的裂缝和破损。它在地球上由他的手造成的地狱中幸存了下来。

他的心在脑袋里狂跳，一个焦虑的恶魔靠在他的肩膀上，在他耳边低语着绝望的话。但失败不是一种选择，不再是。

静谧中，真嗣将手中的吉他翻来覆去，想起了丽的话，知道该做什么了。

“你得找到你需要听的音乐。”

真嗣叹了口气，走向桌边的一把椅子，轻轻地将乐器放在膝上，然后自言自语地笑了笑。他弹了弹吉他，然后看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和他记忆中的一样美丽。

“这是给你的...”

他深吸一口气，将注意力集中在明日香身上。他演奏了。

So, we're alone again

I wish it were over

We seem to never end

Only get closer to the point

Where I can take no more

话语从他的心里倾泻而出...

The clouds in your eyes

Down your face they pour

.....乞求有机会被听到。

Won't you be the new one burn to shine?

I take the blue ones every time

Walk me down your broken line

All you have to do is cry

Yes, all you have to do is cry

即使在补完后的世界，她仍然坚忍。坚强而骄傲，尽管她是空虚的。

Hush my baby now

Your talkin' is just noise

And won't lay me down

Amongst your toys in a room

Where I can take no more

偶尔她会笑...

The clouds in your eyes

Down your face they pour

.....但它是短暂的，就好像她不记得该怎么笑一样。

Won't you be the new one burn to shine?

I take the blue ones every time

Walk me down your broken line

All you have to do is cry

Yes, all you have to do is cry

即使多年后，他仍然充满希望，记得她的笑声是多么美丽。这些记忆的力量使他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Photographs and brightly colored paper

Are your mask you wear in this caper

That is our life, we walk right into the strife

And a tear from your eye brings me home

可哪怕是荒原上最黑暗的日子，她也不会流泪。这就是他知道出事的原因。

Won't you be the new one burn to shine?

I take the blue ones every time

Walk me down your broken line

All you have to do is cry

All you have to do is cry

一曲终了，最后的和弦在公寓里响起。损坏的乐器几乎无法支撑，但他希望仅凭他的热情就能将振动直接带到她的心上。

再次睁开眼睛，真嗣发现房间被他湿润的视线模糊了。眨着眼睛赶走湿气，当他的眼睛在房间里四处寻找年轻女孩时，出现了短暂的恐慌，只有他一个人：所有版本的红头发女孩都消失了。

他慌乱地站着，无法忍受失去她的机会，但那一刻是短暂的，他的灵魂松了一口气。

推拉门滑开，一个年轻的女人走了出来。她比他记忆中的要高，但去年他也和一个 15 岁版本的她一起度过。在阳光下度过的几个小时已经让位于雀斑和晒黑的皮肤，以及在他们共同的经历中因不幸事故而留下的淡淡的疤痕。她的眼睛仍然是华丽的深蓝色，但由于空虚而变得暗淡，尽管可能比以前明亮了一点。

这是他的明日香。

“明日香！”真嗣大叫一声，朝她的方向飞奔而去。

她沉默了，但有一个问题，“那是给我的吗？”

他点点头，笑了笑，有些尴尬。从他记事起，这是第一次，明日香对他微笑。

“我想——”她停下来定了定神，站直了一点。“我想我想要回家了。”

真嗣二话没说，牵着明日香的手，慢慢地向大门走去。按下 OPEN 按钮，它滑入墙壁，露出无限的黑暗。

真嗣回头看着明日香，笑道：“准备好了吗？”

“对面是什么？”她问。

“这很难解释。你得自己看看。”

她回头一笑，“走吧。”

然后他们踏入了虚空之中。一起。

注：歌曲《Closer》——Joshua Radin

A/N：大家好。抱歉这么久。这全怪我。我希望你们没有忘记我们一起的小冒险。

事实上，几个月来我一直在努力写这一章，害怕达不到预期，让你们失望。但是，一个月前有人轻轻地提醒我，这应该很有趣。我这样做不是为了改变世界，也不是为了重塑Eva的粉丝圈：我这样做是为了好玩，出于爱。因此，我坐下来打字时再次微笑。即使是现在，当我发布这篇文章时，我仍在逐行哀叹和编辑。我的老朋友会责备我哀叹（对不起，伙计）。

对不起，花了这么长时间。这是故事中我最兴奋的部分，我希望你和我一样兴奋。我为此准备了一年多。虽然这看起来有点像结局，但我保证不是。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谢谢你们等我，- RLLRRR

第十八章 跟我一起走向明天

第一节

下方云雾缭绕，琴声在耳边缓缓响起。动听的交响乐呼唤着这对命中注定的情侣向前迈进，走向不可知的未来。公寓的门在他们身后关上，短暂地出现一个长方形的剪影，然后随着他们进入一个充满色彩和情感的世界而迅速消失在空中。

Come follow me

I'll show you this side of the world

The places that you've never seen

Come follow me

不知名的海妖甜美的声音回荡在他们的耳边，呼唤着，招手着。

Come follow me

I'll show you the side of yourself

The person that you've always been

But never dreamed

“这是什么地方？”明日香喘着粗气问道。当她小心翼翼地穿过暮色的天空时，雾在她的脚踝周围舞动，随着阳光的消散，星星的微光逐渐消失。

凉爽、平静的空气继续在他们下方沉降，在他们探索环境时被他们轻柔的脚步踢起。音乐继续增强，继续对他们产生强大的吸引力。预料之中的好奇心开始在她心中升起，因为真嗣知道她接下来会问什么问题。

What could you be afraid of
If I'm right here with you?
You know everything will change
Show me what you are made of
'Cause I'm always with you
Come on, we could leave today

“那是我们刚才来的地方吗？”她问，看着他们脚下的地面，退缩了。他们被带到离这里很远的地方。

Come follow me, come follow me

“是的，”真嗣没有低头看，就回答道。“这就是那个世界的日落：它正在消逝，回到它来自的虚无。”

Come follow me, come follow me

“虚无？”

Come follow me, come follow me

真嗣默默地点了点头，然后将目光转向了头顶的天空。他们的速度加快了，这对情侣抬头看着星云向他们冲来。除了前往新地方的短暂刺痛感外，他们什么都感觉不到；甚至他们的衣服都没有显示出他们正在进行扭曲现实的星际旅行。

音乐继续响起，明日香小心翼翼地把手伸进真嗣的手中。他低头对她微笑，然后再次回头看向天空，随着天际线越来越亮，他短促地吸了一口气。

“发生了什么？”她问。

“只要你和我在一起，”他安慰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一切？”她重复道。

Look at this
World we're made for
Come with me
We'll take tomorrow
Everything you want
Is waiting for you

当他们在宇宙中翱翔时，他的手安慰地握紧她的手，“一切。”

Take it in
The light around us
Perfect love
Is all around us
Everything you need
Is waiting for you

然后他们在一起了。然后一切都好起来了。

Waiting for you

当音乐达到高潮时，空气中弥漫着沉重的寂静：他们来了。随着音乐的感官记忆在他们的脑海中消退，雾气越来越浓，然后又缓缓消散。最终的考验即将揭晓。

终于安定下来，明日香率先开口，再次低头，希望能再次看到曾经在她脚下的世界，“那些人呢？他们所有的希望和抱负？他们的爱和——”

“他们只是像梦一样真实，”真嗣不得不在这个想法形成之前切断它。这里没有其他人可以提供帮助：薰和丽都无法陪他走到最后一站。

“不，”明日香对这个建议犹豫不决。“他们是真的。我们对他们有记忆，我——”

真嗣摇头，“虚假的记忆。宇宙在你的灵魂到达的那一刻就形成了：完整的记忆和关系。但它们不是真实的。”

最难以面对的现实是，只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其他一切都不过是一个破碎而惊恐的少年在神的帮助下变出的烟雾和镜像。又是一条真嗣曾无数次走过的路，是找回他所爱的人的又一道障碍。他弄得一团糟，收拾残局将永远是他的负担。

她难以置信地摇摇头。

“这就是我们努力记住我们到达之前的具体事情的原因：它们从未发生过，只是一个试图成为真实世界的世界的残余。”

明日香的脑袋时不时地摇晃，那个世界的错误想法和记忆就像脱皮一样脱落。有那么一刻，失落的痛苦抓住了她，因为她感到她曾经拥有的唯一的家庭联系正在消失。她的朋友，她的敌人，都化为乌有。但是这种痛苦也消失了；只剩下寂寞和空虚的冰冷感觉。

“它感觉起来是如此真实。”

真嗣感叹道，也试图摆脱自己失去的联系，“总是这样。”

真嗣注视着内心深处纠结的女人，小心翼翼的动作搅动着漫天的霞光，她在原地打转。他可以从她脸上看到她已经接受了，并短暂地松了一口气。

当最后的雾消失时，这对情侣静静地站着。明日香现在已经接受了他们最后一个共享现实的突然消失，他可以带她前进，回到家：但首先他们必须离开他们站立的地方。

明日香和真嗣独自站在熟悉得令人心痛的海滩上，红色的海水拍打着白色的沙滩，空气中弥漫着死亡和重生的浓郁的臭味。真嗣知道这将是最难解释的部分。

太阳终于落山时，明日香的眼睛适应了光线，发现自己在神秘海滩上站在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上：在她面前躺着无限延伸的无数躯体，它们彼此平行，双脚朝向大海。没有人眨眼，所有人都盯着他们被迫在下面休息的被诅咒的天空。

甚至海滩本身也显示出是同一片沙滩的无限复制：一条不自然的笔直海岸线从左到右画出，复制的波浪的怪异片段潮起潮落。这里的一切都是某个地方的代表，但不是这里。

明日香慢慢地靠近那些躯体，认出每一具躯体都是某种形式的她自己的另一个版本。当她跌跌撞撞地向后退去时，她口干舌燥，不确定该如何处理这一景象。在她的右边，一望无际的海滩上散落着数百具尸体。在她的左边还有几十个，但它们之间有零星的空隙。

“什么……这是什么？”明日香几乎说不出话来。

“这就是你，”真嗣叹了口气，看着他面前的大量成果。“所有的你。”

“我不明白，”她回答，转身离开。已经很脆弱的女人几乎无法面对那些与她极其相似的躯体。

“这些躯体中的每一具都是我尚未找到的你灵魂的代表。那边的缝隙，”他向他们左边点点头，“是我找到并……带回来的。”

明日香挣扎着说不出话来，无法完全理解被告知的内容，“这不可能。”

他简单地点点头：“我说的都是真的。”

明日香倒抽一口凉气，强迫自己转过身去，看着一望无际的广阔海滩，“好多啊。”

“是啊，”真嗣虚弱地笑了笑，用他唯一知道的方式回答。

接近尾声的每一步，都被这个关于还有多少事情会发生的提醒打断了。就像一粒沙子穿过沙漏的脖子，它代表着时间法则的成功运

作，但又默默地提醒着剩下的还有多少，每一粒沙子与总量相比是多么的微不足道。这也不过是一个彻底破碎的少女的一截，然而在他眼中却微不足道。

她走近那一排躯体，站在它们正前方的空间里，很可能是她来自的地方，然后蹲下来看着本来应该在她左边的明日香。她的手紧张地伸向躯体的脸，但只伸出了一小段就停了下来。

那个明日香的头发剪短了，但其他方面看起来和往常一样，包括作战服。“这只是……我，剪了头发？”

真嗣又点了点头，“有的时候只是一点点的不同，有的时候则会有更大不同。”

“有多大？”

“你会相信你曾经是一个流行歌星吗？”

明日香摇摇头，无法跟上一下子丢给她的所有信息。她的注意力再次转向她面前的身体，她看着自己的眼睛。“为什么我们不能现在就把她们都叫醒？”

真嗣追上她，把她从躯体边拉开，再次摇头，“我试过了。她们没有反应。我不认为那里真的有东西，这只是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视觉表现。”

“所以，这个地方……”

“不存在，”他说完。“我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哪里，也许在我的脑海里，在你的脑海里，或者现实之前的某个空间。但这永远是最后一站。”

“‘最后一站’，”她附和道，原地不动。她的心很沉重，被海滩上每一个人之间的无形锚压着。

真嗣微微点头，试图将她推向正确的方向，“回家前的最后一站。”

明日香仍在努力将自己从似乎是她内心其余部分的地方拉开。虽然大多数躯体之间都有一些区别，但充满活力的红发和锐利的蓝眼睛让人不会怀疑她们都是明日香。然而，最让女孩印象深刻的是她们的表情：几乎完全空虚和阴沉，好像她们经历过很少的真正幸福时刻。哪怕是在昏迷状态下，那双眼睛后面也没有任何光亮。

“她们看起来都那么……”

“伤心？”真嗣低头凝视着他面前的躯体，对这一幕总是激起的好奇心很熟悉。

明日香点点头。

“我正在努力帮助她们，”他承认道。“一次一个。”

这对情侣静静地站了一会儿，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为他们面前陌生的视觉墓地感到悲伤。两人都不确定如何再次提起这个话题，而是选择沉默地走开。

另一个门口悬在海滩之外，发光的边缘成为他们原始命运的奇怪表现中唯一的指路明灯。远处没有第三新东京市，没有建筑物或街道的遗迹；入口后只有朦胧的海市蜃楼。

“就是这个。”真嗣笑道。“我们做到了。”

明日香看了一眼悬浮在半空中的发光长方形，“这后面是什么？”

“家。”

年轻女子听到这个词微微颤抖，这本该是安慰性的词，但她却做出了奇怪的反应。

“我，我不记得我们的家是什么样的，”她承认道。

“不多，”他回答说，“但它是我们的。我们向内陆移动了很远，以远离，你知道的，远离一切。”

再次回头看了一眼海岸线，她试图鼓起勇气。明日香将不得不再次踏入未知世界，而这一次，她将留下数量不可知的自己。虽然她们

不是她，但在内心深处，她知道她们是她。

“还有其他人吗？”她努力回忆起他们现实中的任何细节。

真嗣失败地低下了头。荒凉是一个棘手的话题：没有其他人从第三次冲击中回来。据他所知，他和明日香是这片破烂的地球遗迹中唯一的居民。

第一年，他们探索了本州中部的大部分地区，搜索和清理了他们遇到的少数前人口中心。真嗣在绫濑那里找到了他那把受人尊敬的吉他，这让明日香很恼火。值得庆幸的是，第二天他们发现了一辆可以正常使用的卡车，让他们更容易运输他们的拾荒物和仪器。

尽管他们进行了漫长的探险，并且不断监测无线电波，但日本没有其他人存在，更不用说地球上了。他们真的很孤独。除了神秘的存在，丽和薰。在第三次冲击事件发生整整一年后，这对神秘人物再次出现。

当他第一次看到两人时，真嗣哭了，他已经接受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除了一个破碎、空虚的明日香之外什么人也看不见的事实。他很快发现，虽然他们确实回来了，但他们已经不是人了。

虽然外表是人类，但不吃不睡，而且都拥有令人讨厌的瞬间穿越时空的能力。虽然一开始很有趣，但薰在他更衣时第一次毫不客气地出现在真嗣的卧室里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真嗣最初不信任帮助他终结世界的两人，但他最终学会了接受他们在堕落的成年人的阴谋中充当平等的棋子的角色。就在那时，他们都解释说，虽然任何人都有能力从补完中恢复过来，但没有人会这样做。

所以真嗣静静地站着，没有回答明日香的问题。

“哦……”她应道。

说实话，他去另一个世界的旅行提供了他在过去五年中唯一的社交互动。不仅有机会与其他人共度时光，而且有机会与明日香的某个

版本共度时光，这给他提供了一种他在几次旅行之前一直不知道自己需要的一种解脱。从第三次冲击中归来的明日香空洞而无趣，真嗣后来发现了她灵魂断裂的症状。

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闪过一丝希望和幸福，而这往往足以让真嗣继续前进。几次抢救成功后，她的笑容也多了几分，足以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农场周围有很多事情可做，”真嗣解释道，希望能缓和尴尬的紧张气氛。“而且，有时丽和薰也会在。”

“他们也在？”

“是的，”他半笑着回答。“这很难解释，但他们经常出现。我们甚至一起开始了弦乐四重奏。”

由地球上最后四个人组成的四人组。该合奏团成立于第二东京一所高中体育馆的废墟中，每周开会，用回收的乐器演奏回收的音乐片段，试图再次假装正常。这些时候是明日香最像她自己的时候：不仅对第一和第三适格者，而且对长期迟到的第五适格者，也很没耐心而且脾气暴躁。

“听起来不错……”明日香的声音越来越小，不太热情。

他们之间又是一阵不安的沉默，目光在神秘的门口、排列着躯体的海滩和彼此之间来回游移。既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相反，他们尴尬地站着，都害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最终明日香的注意力被拉回了海滩，她的眼睛开始不仅注意到剩下的躯体数量，还有那些数量令人难以置信的代表已经被拯救的空缺。

“我不能——我不敢相信你做了这一切，”她尖叫道。

“是啊，”真嗣只能回答。

明日香移开视线，避开他的目光，“我不配。”

“你配。”

“不，我不配，”她断言。“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而你却在收拾干净。”

“不不不。”真嗣反驳道。“你没有。”

“不，我有。”

“明日香——”

“而且我不值得这样。我不值得你这样做。我什么都不值得。”

她的恶魔又回来了，就在他们逃回现实之前。真嗣最害怕这个最后一刻的问题：他以前有过在最后一刻失败的经历。

“明日香，我想你需要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真嗣——”

“我在做这个——”

“请-”

“-因为-”

明日香转身看向他，眼里闪着泪光。

“我爱你。”

“真嗣，我——”

“你什么都不用说，”他再次打断她。“自从我伤害了你，我就一直致力于弥补我的错误。我关心你，却不知道如何伸出手来，告诉你我的感受。”

“因为我的软弱，我让你受到伤害，然后让你感到被遗弃，然后我伤害了你。我说‘不要再这样了！’。我再也不会让你觉得全世界的重量都压在你的肩膀上了。我会在那里帮助你战胜它。”

“现在我这样做是因为你应该得到更好的。你应该再次快乐和完整。与你自己合而为一并自己决定你如何……”他哽咽道，“感觉……事情。”

“真嗣，请——”

“我知道还有很多，而且每次都请你帮忙是不公平的。我能做——不，我会做这个。”

他大胆地说出了他的话，然后沉默了。

“那你呢……”她的声音几乎是耳语。

“谁在乎我。”真嗣连忙回答。“我可以稍后再想办法。”

明日香吸了吸鼻子，温和地问道：“你这是为了谁？”

“我正在为你做这件事。”

她又叹了口气，“你还没学会，是不是……”

“学到了什么？”

“要爱自己”

“我恨自己的所作所为！”他的声音提高了。“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永远。我永远无法收回错误，但我可以做正确的事情！”

真嗣的爆发让两人都措手不及，他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他害怕地注视着是否有任何他做得太过火的迹象，但除了她脸上的决心，他什么也看不到。

默默地，她做了她唯一能做的动作，将手轻轻放在他的胸口。向前迈出一步，她抬头看着他深蓝色的眼睛，尽力地微笑。

真嗣沉默着，等待着回应。她从来没有对他说过这三个字，但也许就是现在：在这里，在这一刻，在这个地方。

相反，她说了更糟糕的话。

“你连自己都不喜欢，怎么能指望我爱你呢？”

熟悉的话语让他心碎，他愣在了原地。好像混凝土在他的血管中流动，真嗣的身体拒绝做出反应，拒绝移动。

“我需要一些时间……”

“明日香——”

一瞬间，蓝宝石遇见了钴蓝色眼睛，她凝视着他的眼睛，低声说：“对不起。”

她身体前倾，迅速吻了吻他的嘴唇，这是他能想象到的最轻盈的天使般的触碰，然后把他推回了门外。时间在他翻滚的过程中变慢，往下坠落，看着那扇门消失在了上空，她痛苦的话语在他的心里回响着。

对不起。

注：歌曲：《Always Been But Never Dreamed》——Hydelic, from *Tetris Effect*

第十九章 让你无处可逃

第一节

真嗣向后一跳，他的目光呆滞地盯着天空中狭窄的长方形。在关上的窗口中，明日香明亮的蓝眼睛闪烁着某种不确定的东西，她挣脱了他，他在门完全消失前最后瞥了她一眼。他试图在坠落时理解她的表情，但时间和重力都站不住他这一边。

他扑通一声坠进海里，这突如其来的震动迫使他注意力转回到周围的环境上。水总是温暖得令人不安：他们很久以前就互相发誓避免比较温度，内心深处知道这会让人想起什么。真嗣落向水面，及时眨眼以除去眼中被污染的液体，与地平线上可怕的面孔进行了眼神交流。

巨大的脑袋已经向日本方向滚去，再次显示出它那令人作呕的伤口。真嗣立刻转身离开，不高兴再次看到这样的景象：他最不需要的就是来自丽的泰坦般残废头颅的评判。

他默默地游回海滩，头转向左边，以避免这可怕的景象，他花时间试图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把他带到这里。除了他溅起水花的声音，整个世界一片寂静，但他的脑子里却在嗡嗡作响：他以前从来没有被扔回过海里，自从退出了补完之后就没有。这一切都可怕地不同。

当他离开大海时，浸水的鞋子、袜子和裤子增加了他的内部重量，他虚弱的状态在沙滩上拖出了两条线，走了几步后，他跪了下来。不仅是身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疲惫。在不同世界之间旅行总是让他很累，但他感到异常虚弱，现在他又有了精神上的负担。

几次缓慢的呼吸后，真嗣不得不抑制住想哭的强烈欲望。这是他做过的最艰巨的营救尝试，在一个空间里有她的多个灵魂碎片。他不仅成功地突破了它们，而且它们都和他一起离开了这个世界。它们马上就要回家了。然而……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明日香。”他叹了口气。“我哪里做错了？”

一股被污染的潮水冲击着海岸，映出了在真嗣脑海中飞驰的黑暗和受损的思想。肮脏的橙黄色的海沫冒了出来，暂时停留在他的记忆里。随着背景音的重复，她的声音也在重复。那么多伤人的话在他的脑海里回响，但这些话给他留下了最深的创伤，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心灵。她很久以前就在那个地方提过这个问题

“你连自己都不爱，怎么能指望我爱你呢？”

真嗣颤抖了。下面这两个字是最后的导火索，是说服他自私地结束这一切的关键。如果她不爱他，那就再也没有人会爱他了。他确信这一点。

回忆起来，泪水顺着脸颊滚落，他自嘲地责备自己：“真可悲！”

他的脊梁骨像闪电一样，又打了个寒颤。即使用他的声音，说出的也是她的话，这两个字从未离开过他的记忆，像寄生虫一样在他的内心中徘徊和溃烂，吞噬着他曾经希望感受到的任何幸福。即使在他最好的时候，对她来说，他也是个可怜的小男孩。

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他的思想之外，真嗣向下瞥了一眼海滩上熟悉的潮湿的鞋子，然后是粘在他的腿上的湿透的裤子。没有阳光把他晒干，没有任何温暖，至于这是不是他失败的回归方式的真正影响，一直没有定论。

真嗣鼓足了剩余的力气，翻了起来，站直了身子，向他们多年前储备的补给站走去。他的眼睛望向地平线，望向远方那裂开的脑袋，仿佛在无声地告别。他开始像往常一样向那一动不动的脑袋点头告别，但还没等他转身离开海滩，一个奇怪的景象吸引了他的目光。

慢慢地，真嗣惊恐地睁大了眼睛，他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远处的生物，意识到有些事情非常糟糕。

就像头还没移开之前在海滩上的那几天一样，她的眼睛再次与他的相遇，直插他的灵魂。他和明日香都很感激，因为丽的脑袋最终翻了过去，头朝上仰望星空。但这次根本不是她的眼睛。原来是一对冰冷、空洞、血红色的虹膜，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更糟糕的东西：

它们变成了蓝色的。宝石蓝。

寒气在他的身体里扩散开来，把他冻结在海滩上。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被迫接受她的特征，鲜明地融合了日本、德国和美国的血统。甚至连她的头发都和丽的不一样，这个细节直到现在才被注意到。

远处不再有一个巨大的，丽的半个头。现在变成了明日香的。

最深的恐惧已经把他的呼吸从肺里偷走了，这种恐惧在这一刻之前他从未体验过。他的脑子里充满了不自然的想法，对他来说是陌生的：真嗣活了一百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他强迫自己的身体离开现场，转身向这座城市的遗迹走去。他加快了脚步，因为他感觉到远处那一动不动的目光在他身上钻了一个洞。她的眼睛是那么美丽的蓝色，安详而迷人，从来没有使他这样害怕过，他不愿转过身去面对它。他不能。

当他走近这个临时墓地时，真嗣放慢了脚步，这个墓地是在灾难发生后不久手工搭建的。或者至少是在它该在的地方。但是没有发现这样的标记。甚至连曾经被小心翼翼地放在她墓碑上的十字架也无处可寻。那些由手工组装并插入地下的浮木，在海滩上完全不见踪影。他仿佛回到了事件发生后的那一刻。

一种熟悉的恐惧充满了他。多年前他也曾有过迷茫的恐慌，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何时，是否还能再见到任何人。这些想法又像儿时的朋友一样涌回了他的脑海。他害怕回头看，想象着远处的头在对着这个新的折磨世界傻笑。他头也不回地继续向便利店走去。

作为这一切的后果，附近的一家商店成为了他们前往城市废墟的安全屋：它靠近海滩，但距离Geo-Front曾经矗立的裂缝足够远，结构仍然完好。在多次往返获取不易腐烂的物品和清理过期的物品后，他和明日香在箱子里放了衣服、毯子、小床、瓶装水、捡来的MRE和一台收音机，希望有一天它能被其他人使用。多年以后，只有真嗣进入过这座建筑，检查他们永远没有被碰过的物资。

但这次访问有所不同。

真嗣一到店就有一种明显的感觉，几乎是马上就发现事情不对劲，他一进去，他的怀疑就得到了证实。物资全都不见了，莫名其妙地被原来的货架和库存取代了。就好像他们一开始没有清空商店似的。就好像他再次被安置在末日之后的最初时刻。

他小心翼翼地穿过大楼，小心翼翼地不移走任何重新出现的产品。朝冰冻区走去，真嗣瞥见了让他瞠目结舌的东西：站在他面前的是年轻版的自己。一个十几岁的男孩，被多年的忽视和第三次冲击的创伤所摧毁，他就像他选择毁灭世界的那一天一样绝不会被认错。他凝视着十四岁的自己。只不过那个男孩的形象并不是另一个人，而是他在镜子里的倒影。

真嗣踉踉跄跄地倒在一个架子上，摇晃着架子，把里面的东西撞到地上，看着年轻的版本在冰柜里模仿着自己。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和胳膊，发现它们没有伤痕，没有风化。这些是战争和毁灭的瘦长武器，而不是一个试图重建他的世界的人疲惫、肌肉发达的手臂。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是如何认出自己的鞋子的，因为这双白色运动鞋正是他在第三新东京市时经常穿的那双。

墓地没了，补给站没了，他们的家和农场可能也没了。明日香不仅走了，而且不知何故成了地球边缘的半个脑袋。真嗣失去了他所有的进展。他回到了起点，一切开始的地方，尽管他已经活了几百年。

当他挣扎着回忆起到现在为止他经历了多少考验和磨难，多少次他强迫自己驾驶Eva去另一个世界，试图把明日香带回来时，挫折感

开始爆发。

“我所做的这一切，”他愤怒地说，“都是白做的……”

他的血压升高了，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到喉咙里，他的拳头攥了起来。

于是他怒不可遏，从冰柜里十四岁的自己空洞的倒影开始。

真嗣的拳头以闪电般的速度飞向玻璃，打碎了它。他毫不犹豫地转向他撞到的架子，继续把里面的东西推到地板上。架子被扯了下来，支架弯曲，金属扭曲，男孩的战争开始了。其中一个坏掉的架子成了他的临时武器，他用它砸碎了剩下的冰柜。

真嗣有条不紊地在商店里一行行地移动，打碎一切易碎的东西，摧毁一切可破坏的东西。

“这么多年!”他砰地一声撞在一个冷藏箱上。

“几十年!”他猛地撞向一个架子。

他得到了第二次生命的机会，第二次尝试去寻找他自己的意志的意义。这个意义很快就变成了明日香：她是他的一切，他会为她奉献所有的精力和时间。但这个意义被破坏了。偷走了。

真嗣从便利店的后半部分走到前面时，他的破坏力从未减弱。虽然冰柜少了，可以利用的玻璃也少了，但有很多货架可以用来搞破坏。

当他走到方便面货架时，他疯狂地傻笑起来。在他的一生中，他在这样的商店里度过了无数个小时，和他的监护人一起购物。因为很多事情从一个世界改变到另一个世界，越来越多的事情重复着，不断提醒着他来自的现实：几乎在每个世界，美里的烹饪都很糟糕。

我已经毁了你的啤酒，美里，他讽刺地咆哮着。看来你要错过宝贵的晚餐了!

他的表情变得疯狂起来，他花时间逐个打碎每一包拉面，要么用他的临时刀片砍，要么用脚踩。

“如果我不能快乐，你当然也不能！”他疯狂地咯咯笑着。

这股狂热蔓延到了即食咖喱区，真嗣开始打开包装，不顾一切地挤着酱汁包。当恶心的酱汁从他手中炸到地板上时，他会疯狂地微笑。但这种满足感听起来很空洞。

在捏爆他的第四或第五包酱料后不久，狂躁的笑声变成了抽泣。没过多久，他就完全瘫倒在地板上，对自己刚才的行为感到厌恶和羞愧。

熟悉的气味引发了快乐的回忆，调味酱和调味包让他想起了他吃过的几顿家常菜，想起了他和美里以及……尽管很恶心，但速食晚餐是他吃过的最接近母亲为他做的食物，而且 he 可以和唯一一个完全能理解他的人分享这些食物。

尽管发了一通脾气，但他并没有感觉变好，相反，绝望和痛苦涌上心头。再一次，尽管已经活了一百多年，碇真嗣还是一个孤独的14岁男孩，跪在地上哭泣。

一切都没有改变。什么都不会改变。

他平静的抽泣变成了沉重的眼泪。他沉重的眼泪变成了痛苦的哭声。他痛苦的哭声变成了绝望的哀号。

真嗣伤心欲绝，孤身一人，没有希望，没有明日香。

他已经有好几辈子都离不开明日香了。即使他们在不同的世界里分开了，他知道她在家里，在现实中是安全的。现在 he 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她在哪里，她是否安全，或者他是否还能再见到她。

他的头埋在两膝之间，身上沾满了酱汁、面包屑和碎玻璃碎片。商店里充满了愤怒和香料的味，淹没了他的感官。他看着自己沾满红色液体的手，不确定那是不是血。

真嗣在那里忘记了时间：在某个时刻，他昏了过去，在他制造的腐烂的混乱中醒来。最后，他挣扎着站起来，向洗手间走去，希望能把自己洗干净，但大楼外的一道红光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迅速转过身，在凌乱的地板上滑倒了。

一道闪烁的火焰消失在窗外，迫使男孩冲出商店去追。

灵巧的手抓住门框，把他拉到拐角处，朝着他看到的方向，留下了一个污迹，作为他做错事的证据。如果有警察，他们就会跟着那个绝望的污点找到罪犯。如果有目击者，他们会指出那个小男孩在商店里发作了。如果有任何人，真的有任何人…

真嗣意识到自己在追赶一个鬼魂，他的脚步最终放慢了。火焰在六个角落里闪烁，尽管他努力了，但始终无法接近。根本没有火焰，没有闪烁，没有……没有明日香。

他再次跪了下来，迷失在第三新东京市扭曲的废墟中。在世界末日之后，这片土地伤痕累累，支离破碎，他是唯一幸存的居民：没有任何关于其他灵魂的记忆，除了……

真嗣转过身，回头望向海岸线远处的庞然大物，几乎没有瞥到建筑物上方。他知道那里应该有什么，他也知道他在那里看到了什么。恐惧把他赶走了，希望使他陷得更深。但他必须面对这个怪物。

也许它不再是明日香了。也许这一切都是他凭空想象出来的。也许……

怯懦的脚步拖着步履，穿过破旧的人行道走向海滩，每一步都令人担忧地向毁灭迈进一步。真嗣心里什么都不想确认，但他向前移动了。他必须确定。

夜静悄悄的。甚至沙地上嘎吱嘎吱的脚步声也消失了。在他的脑海深处，他甚至听不到自己心脏的砰砰声。

空气很沉闷。厚厚的，像在大气中游泳。他几乎可以在潮湿的空气中喝到水，这提醒他冬天的幻想早已过去。

天空亮了起来。星星、星系和潜在的宇宙在他头顶上跳舞，戏弄着他即将到来的现实。红色条纹像往常一样染红了平流层。

头还在。明日香美丽的半边脸远远地展现在他面前，描绘出一幅他无法理解的地狱景象。

真嗣踉跄着后退，无法处理眼前的景象。他在后退时绊了一跤，摔倒在地。尽管如此，他的目光从未离开过她。

现在，他勉强坐了下来，让自己的头脑接受眼前的景象：在地平线上躺着她那巨大的、一分为二的脑袋。她的海洋蓝色的眼睛一眨不眨，由于损伤而偏移，在他们之间移动。他思绪万千，情绪起伏不定。他的心怦怦直跳，视线模糊。这不是欺骗，也不是幻觉：每次他试图眨眼把画面移开，她那张死去的、残破的脸都还在。

真嗣在沙滩上呕吐，然后晕了过去。

第二节

海浪继续拍打着海岸，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心碎和孤独，真嗣只能颤抖。他的身体并不冷，但持续的孤独和对被抛弃的恐惧在他内心深处抬起了头。现在他祈求能有个人出现在身边。丽花了一年的时间才再次出现在海滩上，但他希望这对神秘的情侣能早点回来：很明显，真嗣不在现实世界里，所以也许她或薰可以帮助解释发生了什么。

一想到要等上一年才会有人来，他就受不了。一年没有丽，没有薰，没有…没有明日香。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他可以在海滩上呆上几个小时或几天，这都没关系：他被动地等待着结局的到来，不管怎样。在他的脑海里，她会轻拍他的前额，把他从365天的沉睡中唤醒。她俯下身去看着他，脸上挂着她那得意的笑容。

“啊，我让你久等了吗？”

真嗣想跳起来拥抱她，用她的拥抱洗去一整年等待的污秽。他渴望再次把她的身体紧紧地抱在自己的身体上，尽管这是漫长的隔离。但即使在这种幻想中，他所能感受到的也只有愤怒和怨恨。

明日香已经抛弃了他。就像他妈妈一样。就像他父亲一样。就像美里一样。

慢慢地，拳头在沙子里攥了起来，从他的手指间挤出泥土的颗粒。指关节变白了，愤怒在积聚。

他孤身一人。

再一次。

他知道是谁的错。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真嗣第一次对着明日香巨大的脑袋说话。

它一动不动，也不眨眼。就像丽受伤的头在过去没动过一样，明日香的头躺在地平线上，冰冷而无情。她忽视了他的话，忽视了他的伤害，这使他的病情恶化了。

“你怎么能这样?!”他在远处喊道。“我爱你!”

时间继续流逝，海浪继续冲击。尽管真嗣有力量和意志，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被他的痛苦所影响。

他慢慢地靠在沙滩上，声音越来越弱，“我还爱你……”

对真嗣来说，空虚是一种很常见的感觉。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生活就没有什么意义，然后他的父亲把目标强加给了他；他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自私的目的，根本不像最初宣传的那样英勇。但正是出于这个目的，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遇到了第一个真正关心他的人。朋友和家人。同伴和监护人。在那个小组中，他意识到了真相。

“我……只想有个人爱我……”

因为在内心深处他意识到了真相。

一见钟情就像一个神话，真嗣从来没有想过。至少，直到他在“彩虹之上”号的甲板上遇到了她。明日香代表了他想要的一切，他梦想的一切。

现在它不见了。尽管他为她付出了所有的努力，但她永远不会意识到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泪水涌上他的眼眶，一颗破碎的心从他的唇边低语道：“而且……我只是想让你也爱我。因为…如果你能爱我，也许我就是个值得爱的人……”

几十年对她的付出都是徒劳的，试图掩盖内心深处无尽自我厌恶。现在，在这个曲折的世界上，在这地狱般的海滩上，他又一次独自——

呵呵呵…

那声音使他从焦虑的恍惚状态中清醒过来。真嗣四下寻找笑声的来源。音色显然是明日香的，而且就在附近。他用疲惫的双腿站着，准备向她可能出现的任何方向追击。然而，在内心深处，他担心另一个幽灵在捉弄他：他已经上过一次的当了。

但又是一阵咯咯的笑声，

呵呵呵……

他原地转了个圈，想要证明这是真的。咯咯的笑声略有不同，不同到他知道里面没有重复。他挣扎着控制自己的情绪，希望像饥饿的狗一样在他的灵魂里咬着，准备抓住最轻微的碎片。

呵呵呵…

咯咯的笑声又一次在他的脑海里回荡。他还是找不到声音的来源，于是转身朝着海岸线，在坐下之前捂住了耳朵。拒绝塞壬(注：古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或半人半鱼的女海妖，以美妙歌声诱使航海者驶向礁石或进入危险水域)的歌声，拒绝任何不存在的甜蜜诱惑，真嗣选择留在他的地方。声音没有来源：这是一个测试。

真嗣……

现在那个声音直接把他的名字念进了他的脑海。他的眼睛刚刚被强行闭上，就突然睁开了。她深埋在他的心灵深处，无处可逃。但他还是忍住了，再次闭上了眼睛。

真嗣……

再一次，更甜美，更诱人。她那忧郁的调子越来越强烈。他多么渴望随便什么人能出现，但并不真的是谁都行。他很孤独，但最重要的是他想念她。

“不!你不是真的!”他对着脑海中的声音喊道。

笨蛋真嗣

这个昵称让他崩溃了，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立刻锁定在地平线上，巨大的蓝色瞳孔把他拉了进去。他被它们吞没了，被它们的美丽完全吞噬了。尽管他们之间有创伤，但它们仍然是她的眼睛。就在那时，他意识到她是笑声的来源，是召唤的来源。他心爱的人的大头裂成两半，兴高采烈地对他微笑。亲切。她噘着嘴，说道：

“我爱你！”

真嗣被这一事件吓坏了，向后踉跄，摔在地上，琴弦声响彻空中。一阵苦乐参半的交响乐在他耳边响起，嘲弄着他。

What was it she did to break your heart

Betray your heart and everything

真嗣站在那里，惊恐地后退。整个世界都在嘲笑他，向他微笑，向他歌唱。

Kiss you with a kiss that wasn't true

It wasn't you at all

话语在他心中回响，讲述了一个他还没准备好去听的故事。在内心深处，他知道自己已无路可逃。这是对他失败的惩罚。当他转身离开时，琴弦在期待中膨胀起来，成千上万的红头发的幽灵慢慢地从稀薄的空气中显现出来。

Hide behind a painted smile, did you

Know that you would live a lie or two

Pull the very ground from under you

And leave you nowhere else to run

“请，不……”

明日香的幻影垂头丧气地徘徊在海滩和城市里。穿着衣服的，裸体的，高兴的，绝望的，这些面孔无视他的存在，而是为他让路，引

导他去某个地方。

You can sail the seven seas and find

Love is a place you'll never see

Passing you like a summer breeze

You feel life has no other reason to be

萦绕不去的合唱鞭打着他，把他的灵魂和希望撕成碎片。

You can wait a million years and find

That heaven's too far away from you

Love's just a thing others do

What is love

'Til it comes home to you

这条路继续深入第三新东京市的废墟，两旁是折磨人的幽灵，拒绝承认他的存在。他不知道他们把他带到哪里，但说实话，他不在乎。没有地方可去。

他捂住耳朵，试图屏蔽音乐，但这是徒劳的：音乐在他的内心深处，不需要SDAT。他加快了脚步，试图逃跑，但当他低着头跑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他被带到了哪里。白色运动鞋在一扇熟悉得可怕的门前停了下来。

Did she promise you the world and did that

Girl just throw your love away

Leave you like a lonely solitaire

With just despair for company

当人群涌进来，把他挤进大楼时，他身后的小路坍塌了。时间和空间都被压缩了，每走一步，他都不可思议地离他的旧公寓越来越

近。顷刻间，门滑开了，他站在一间可怕的厨房里：桌子被掀翻了，地上有一滩咖啡。

Do you think you'd find revenge so sweet
Make it so you hearts will never beat
Squeeze the very last and dying breath from
Everything you've ever dreamed

“不!”当人群消失在他身后时，他尖叫起来。在他眼前的是明日香：明日香自己漂浮在半空中，胳膊和腿摇晃着，手指的影子深深地陷在喉咙里。

You can sail the seven seas and find
Love is a place you'll never see
Passing you like a summer breeze
You feel life has no other reason to be
You can wait a million years and find
That heaven's too far away from you
Love's just a thing others do
What is love
'Til it comes home to you

当他被迫看着他心爱的人从他身边被偷走时，眼泪从他的脸上流下来。提醒着他最可耻的时刻，等待着他再次扮演他的角色。但他拒绝了。

You can sail the seven seas and find
Love is a place you'll never see
Passing you like a summer breeze

You feel life has no other reason to be

You can wait a million years and find

That heaven's too far away from you

Love's just a thing others do

What is love

'Til it comes home to you

随着明日香的生命逐渐消失，这首音乐还在继续，绝望的忧郁曲调与真嗣最黑暗的噩梦并列。她又一次从他身边消失了：他的生命之光在最后一刻被夺走了。他的灵魂和音乐一样消逝了，除了他自己想死的愿望，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随着这首歌的结束，公寓的景象也消失了。他发现自己站在一块岩壁上，在Geo-Front曾经的裂口之上。肮脏的白色运动鞋踩着一条破损的高速公路上的碎石，而下面扭曲的金属和混凝土构成了真嗣最后安息之地的床，这是他不假思索做出的决定。

最后一次，他孤身一人，被所有人抛弃。他怎么可能不被抛弃呢？他真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自私而不成熟。在他最黑暗的时刻，他的行为和任何人一样令人厌恶，这将是他的报应。

他的左脚离开了道路，摇摇晃晃地悬在瀑布上方。他不知道在这之后他会在哪里醒来：是在现实世界，和明日香一起回到现实，还是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旅行？

真嗣在旅行中从未死过。他面对过无数使徒和Eva，与亚当和莉莉丝带给他的最坏的东西作斗争，也与明日香召唤的最黑暗的噩梦作斗争。但是，他每一次都取得了胜利，即使是在假装失败是必要的时候。

现在，自从他在那片海滩上获得第二次机会以来，他第一次寻求死亡的安慰。结束他的存在肯定比和他最讨厌的人——他自己——在

一起多呆一会儿更有吸引力。

就这样，在他最后的虚弱时刻，真嗣闭上眼睛，想象着他最喜欢的红色，身体前倾……

第三节

“你还是没有学会，是不是……”

她的声音把他从恍惚中惊醒，他笨拙地伸手抓住栏杆。他的心怦怦直跳，深知自己离灾难有多近。汗流浹背的手掌试图从他手里把生命拿走，暗示着又有可能发生灾难，但一只安慰的手抓住了他的手，稳住了他。

一阵微风吹起了他的头发，他几乎可以想象出那双耀眼的蓝眼睛上那顽皮的轻蔑的微笑。她不是在骂他……她是…鼓励他。

当他爬过栏杆时，真嗣的笑容越来越浓，“你错了，你知道。”

两人默默地走下废墟，回到海滩。他们之间没有言语，在内心深处，他们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和目的。

不同重量的脚步声踩碎了砾石、碎玻璃，最后踩碎了沙子。真嗣和他的客人在海滩上找到了他们的位置，坐了下来，直直地盯着远处若隐若现的人头。明日香还在那里，眼睛睁得大大的，像他们第一次见到她的那天一样美丽。

“我爱你，明日香，”真嗣温柔的话语被微风吹到了她的头上。“我一直爱着你……”

他很难说出话来，但他坚持了下来。他和明日香已经错过了很多次信息，把注意力集中在错误的地方。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你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真嗣解释道。“我努力成为一个值得你爱，值得你钦佩的人。就在这个海滩上，在我们一起生活的开始，我开始成为那个人。我真的很喜欢那个真嗣。”

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睛，因为他从来不知道存在的自我接纳拥抱了他，环抱着他，就像他从来没有被拥抱过一样。

“我爱的是那个爱上你的我，”他继续说道。“因为你给了我生活的目标，为之奋斗的目标。为之努力的东西。”

尽管真嗣试图把一切都归功于明日香，但事实上，他也是在为自己进行这些救援。他想再次看到她完整的样子。他想看到她的笑容。

“即使你从来没有爱过我，我已经学会了为了你而更好地爱自己。”

他以前从来没有勇气说这些话，因为害怕她的反应，不管是怨恨还是拒绝。但是现在，就在这一刻，真嗣意识到他的存在并不依赖明日香。他选择了爱明日香。在他看似无望地追求那个支离破碎的女孩的过程中，他慢慢地变成了他一直希望成为的那个人。一个强壮，有爱心，适应性强的男人。他能找到并拯救宇宙中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东西。

“明日香，”真嗣又笑了。“我爱你。”

沙滩上的另一个人静静地坐着，同意他的想法和话语，继续想着：“……我会永远爱你……”

真嗣转过身，微笑着，对着变老的自己点了点头。慢慢地，越来越多版本的碇真嗣从第三新东京市的废墟中出现，并在海滩上加入了两人的队伍。年龄和破碎的方式各不相同，除了一件经历以外，他们的经历都不一样。他们坐在一起，向地平线上那个破碎的女孩表达爱意。

“在每个世界，”另一个人说。

接着，另一个人说完：“我爱你。”

他们比沙滩上的沙子和天上的星星都多。无数版本的碇真嗣坐在拥挤的海岸线上，准备着下一步，无论下一步是什么。

原来的真嗣，十四岁，和他重生的那天一样受伤，站在远处对他的爱人低声说：“我会在这里，等你。无论如何。”

注：歌曲《M11 re-arrange and re-mix (Everything You've Ever Dreamed)》 by ARIANNE

第二十章

第一节

汽车在街道上飞驰，明日香的脉搏急速跳动。奥兹一向是一个安全、谨慎的司机，但他不寻常的匆忙只证明了他先前的话是可信的。这位绅士在车流中穿梭，熟练地驾驶着她已故父亲的汽车。但她仍然不确定自己心跳加快的原因：他的驾驶令人担忧，而且不稳定，然而……

一种令人困惑的恐惧充满了她的血管。在兴奋和恐惧之间，这个少女数着他们上次说话后的日子。现在，她会说什么呢？她妈妈会记得她吗？薰呢？难道非得由她来宣布她父亲的死讯吗？那他的新婚妻子和孩子呢？还有——

“明日香——”

她抬起头来，后视镜里出现了一双平静的眼睛。她说不出话来，很庆幸他没有等她开口回答。

“就从‘Hello’开始。剩下的事情就顺其自然了。”

她只能温顺地点了点头，呼了一口气，然后转身向窗外望去。她压低声音，颤颤地低语道：“顺其自然’……”

72小时的情感风暴现在已经被可能是最严重的困惑情绪所压倒，她被迫独自面对它们。再一次。她希望真嗣或她父亲在这里，而奥兹是可以接受的第三个选择。

护理中心越来越近了，明日香的呼吸变得更浅了。奇迹般地，她疲惫的双腿把她一路抬到了母亲的房间，尽管她不知道怎么抬。她现在站在门口，几乎看不见里面，因为医生和护士在房间里忙来忙去，挡住了她母亲的视线。

无法移动，无法说话，无法感觉，甚至无法思考，一个完美的惣流明日香兰格雷大理石雕像被立在三楼一个房间的门口。如果不是一个忙碌的护士在她走过时不小心把她推了进去，这个受惊的小女孩的石头复制品就会永远留在那里，显得突兀而又位置不佳。

明日香跌跌撞撞地走进房间，单膝跪地，然后转向左边，看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景象：她母亲平静的眼睛和温暖的微笑。

惣流京子齐柏林真的醒了。

以前的雕像，现在变成了一堆颤抖的瓦砾，只允许一个字从她的嘴唇间流过：“妈妈……？”

“你好，明日香。”

突然，心碎的女孩恢复了镇静，跳上了床，投入了母亲的怀抱。当她不顾一切地伸手去拥抱母亲时，她把一切都抛在了后面。她被紧紧地抱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抱得更紧，在那一刻，她忘记了世界上其他的一切。除了她和她妈妈没有别人。

除了房间里的其他人。

四周一片寂静。痛苦的沉默。

医务人员站在周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然而京子在床上开口道。

“对不起，”她礼貌地用德语低声说，她的声音对明日香的耳朵来说是一种安慰。

“怎么了，夫人？”附近的一位医生回答。

“我想和我女儿待一会儿。”

她的女儿，明日香在她的脑海里轻声细语。不到两小时前，她的想法是多么疯狂，可现在她却在这里。

“抱歉，你说什么？”另一个医生回答。

“我想我要在这儿待上很长一段时间，”她母亲解释道，语气变得强硬起来。“至少你能给我一点时间陪我女儿吧。”

“夫人——”一位女医生抗议道。另一位医生也坚持要留下来。

“我不是在请求，”京子的语气很坚定。明日香记不起她最后一次听到母亲这样说话是什么时候，但她太沉迷于拥抱而没有在意。

几声低语失败地逃离了房间，明日香抬起头，透过泪眼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一切都还好吗？”那人偷偷往里看。

“请把门关上，奥兹瓦尔多。谢谢你。”

他困惑地看了一眼，鞠了个躬，轻轻地关上了身后的门。

确认房间里只有她们两人后，京子慢慢地扶着女儿站起来。一双蓝色的眼睛短暂地接触着，直到她开始说日语。

“我是多么想念你啊，*mein Lieblingslied*。”

这个德国昵称唤起了明日香已经忘记的大量记忆：他们一起唱的一首歌曲中的简短诗句，随意地从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拼接在一起。

“妈妈…真的是你吗？”

女人轻轻地点了点头，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明日香挣扎着说出她的想法，一种未知的痛苦使她窒息：她不了解有母亲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没事的，明日香，我理解，”京子安慰她说。

片刻的沉默之后，明日香靠在她的肩膀上坐了起来，享受着与她想念已久的人在一起的感觉。在她开始说话之前，她能感觉到母亲的身体紧张起来。

“听着，”她妈妈清了清嗓子。“明日香，我要向你道歉。”

她尖锐地看着母亲，不知道事情的发展方向。她的心怦怦直跳，心里纳闷母亲为什么要道歉，尤其是此时此地。幸运的是，她没有等太久。

“我在你这么大的年纪丢下了你。事情——事情本不应该是这样的。”

明日香摇了摇头：“这是个意外，妈妈。我和薰太年轻了……”

但京子迅速摇了摇头，“不，*mein Lieblingslied*，我说的是在那之前。在这一切之前，”她慢慢地指了指周围。

遥远的记忆拂过她的情绪，就像温暖日子里的微风。很久以前，她几乎不记得母亲的任何事情，但她清楚地记得随之而来的伤害和痛苦。

监控设备单调的声音加上心率监测器的哔哔声，勾起了她对医院病房的丑陋回忆。娃娃和绳子。请求和放弃。空虚和孤立。

京子的声音把她从记忆中拉了出来，她专注于现在。

“事情本不应该是这样的，”她继续说道。“那个——那个接触实验——它……”

明日香不需要任何解释，她在母亲说不出话的地方安慰她说：“妈妈，没事的。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她轻轻地笑着说：“是的，你成功了。或者，至少你的一部分是这样的。”

“我不明白，”明日香打断了她的话，但她的母亲用温柔的手让她安静下来。

“我知道你永远不会原谅我，明日香，但你必须原谅你自己。”

每次听到母亲叫她的名字，小女孩的心都要融化了，但她努力保持住，倾听母亲的话。

“那件事发生的时候，一个小女孩失踪了，从那以后她就一直是失踪的——”

“妈妈——”

“你得找到她，明日香。”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一个人偷偷地往里张望。“对不起，兰格雷夫人——”

但女人摇了摇头，用德语回答说：“我还需要一点时间。”

“夫人——”

“我说完了就叫你。谢谢。”

由于无法动摇病人，他点点头，轻轻地关上了门。气氛发生了变化，紧张的气氛在母女俩身上挥之不去。

“我们时间不多了。”

“你是什么意思？”明日香惊讶地问。

“请把门锁上。快。”

女孩僵住了。

“明日香，请。”

她小心翼翼地下床，顺从地坐了下来。但重新接触母亲的目光又一次打破了她的障碍。

“妈妈——”

京子打断了她的话，“在无数个世界和生命中，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关系，这真是太遗憾了。”

明日香的头脑开始旋转，“什么？”

“但是，现在我有机会了，我需要你知道我是多么为你感到骄傲，”她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下去。“你所克服的一

切，你所经历的一切。以及你是谁，在每个方面。”

明日香的眼中涌出了新的泪水，足够多的泪水换来了足够多的孤独。那些她从来不知道她需要听到，从来不知道她想听到的话。

“你……你知道?”这是她唯一能问的。

京子发出一声灿烂而美丽的轻笑，“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我被带进了你们创造的每一个世界，但你们太害怕了，不敢给我机会。”

“妈妈，”她开始嚎啕大哭，“我为什么要怕你?”

“因为，在你内心深处，你害怕你会选择我而不是他。”

京子的最后一句话打断了明日香哽咽的喉咙。她又坐了起来，凝视着母亲的眼睛。那双眼睛就是她已经忘记的那双眼睛。尽管她上次看到它们已经很多年了，但它们仍然很诚实。

“妈妈，”她清了清嗓子。“我非常想念你。但是，这很难。”她又清了清嗓子，“非常难。”

“我知道，mein Lieblingslied。但你一定要记住:我一直和你在一起。”

她的话很悲惨。明日香最后意识到这一点为时已晚，而且意义不大。多少轮回以前，不知何故又感觉是最近的事，那次被击败提醒了她的弱点……还有她的失败。但京子也知道。她们分享了那个胜利，那个光荣的时刻，她不允许女儿把这作为她的遗产。

京子伸出手，抬起明日香的下巴，强作眼神交流，“别让他们击败你。再也不要。”

蓝宝石般的眼睛因创伤后的恐惧而睁大，但母亲的话使她平静下来。

“形势对你不利，没有赢的可能，”她解释道，然后露出狡黠的笑容。“不过，我倒很想看看老人们在像你像他那样战斗时的表情——”

敲门声很响，两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消失了。

“兰格雷太太?”

“我讨厌他们那样叫我，”京子生气地说，然后用德语回答。“等一下!”

“女士，我们需要继续检查。”

京子看着明日香小声说：“我们没时间了。”

“什么?”

“兰格雷太太?”门把手抖动着。“为什么门是锁着的?”

“妈妈，我为什么要锁门?”

“明日香，我需要你听我说。”她继续无视房间外的人。“这里不再安全了，你不能再相信任何人了。”

“嗯?”

“甚至连奥兹瓦尔多都不行。”

这个名字使她心惊胆战。奥兹是她和她父亲最信任的知己，她从记事起就认识他了。

“什么,为什么?”

敲门声更响了，“这可不好玩，兰格雷太太。”

“听着，我知道这很令人困惑，”京子不顾明日香的怀疑，大声说道，“但她是来找你的，她会利用任何她需要的人来阻止他接近你。”

“我不明白——”

京子迅速站起来，把女儿领到窗口，“不要相信任何人。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真嗣会找到你的。”

“京子，开门!”奥兹的声音可以在砰砰作响的声音中听到。“香香!让我们进去!”

老朋友叫她的昵称让她措手不及，明日香转身朝门口走去。

“别听他的，”京子的声音惊慌失措。“请。相信我。相信自己。相信真嗣。”

“可是妈妈，”她竭力恳求道。

“找到她，纠正错误。”

“妈妈，谁？”她的声音因悲伤和恐惧而湿润。

京子笑着擦了擦女儿的脸颊，“你自己也能哭，这意味着你比任何人都更接近她。”

“兰格雷太太！”

“京子，快开门！”

明日香努力不去理会其他的声音。“什么？”

“你还有希望，他也有希望。但在你们学会爱自己之前，你们都不会幸福。”

“妈妈，停下来——”

“香香，开门！”

“一路上我一直陪着你，不管你知不知道——”

“开门，兰格雷太太！”

她回头看了一眼，“但是我的时间在几年前就结束了。所有这一切，”她又指了指四周，“都是假象，是我最爱的一个受惊的小女孩变出来的。”

“明日香！”

“妈妈——”

“京子，快开门！”

“但是你比你想象的要坚强，她也一样，只是她不知道罢了。找到她，告诉她你值得拥有幸福。你不可能在你的谎言中快乐。”

明日香在深沉的啜泣中挣扎着说：“妈妈……”

她的母亲又用日语说：“我爱你。我一直爱着你。我会永远爱你。找到她，把自己从你所造的牢笼中解放出来。”

“妈——”

“你值得的，mein Lieblingslied。”

京子推开窗户，扯下床上的床单，对女儿微笑。“现在去吧。”

明日香不假思索地把一部分布料包在手里，向后从窗口退了出去。但她停了下来，最后看了母亲一眼，她那光彩夺目的金发在微风中飘动，美丽的蓝眼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她的微笑足以提醒她，她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明日香，你们俩都应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最后一次若有所思地说。“但首先你们俩都要把事情做对。皆大欢喜的谎言终究是谎言……”

明日香点点头，用她唯一知道的方式回答：“我爱你，妈妈。”

“我也爱你，明日香。”

她滑出了窗户。

第二节

明日香看着真嗣坠落，他的眼睛从未离开过她的眼睛。内疚压在她的灵魂上。她推了他一把。她需要推他一把。这是必要的。这是必须的。它……

当传送门关闭时，她瘫倒在地，她的力量在下降，她做出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这似乎是第一百次了，有人向她伸出手，她却把他推开了。只不过这一次，她不是出于恐惧或焦虑而做出反动的决定：这一次，她有意识地决定结束对真嗣和她自己造成的伤害和痛苦。

“但你们两个都不会幸福，除非你们学会爱自己。”

母亲的话在她脑海中回响，这是她长久以来一直回避的事实。她带着微弱而坚定的微笑，潮湿的眼睛向上转动，感谢上天给了她最后一次说话的机会。

明日香擦干眼泪，把注意力转向了无限海滩上的尸体。她一点计划都没有：真嗣自己说那些尸体里什么也没有，没有人会醒来。但她决心要试一试。她对母亲、对真嗣、对她自己都亏欠不少。

不确定的脚支撑着颤抖的腿。每向前走一步，似乎越走越远，但却没有回头路。她把真嗣推到一边去做这件事。

明日香想，是时候让事情重回正轨了。

她的目光回到了无限的海滩，回到了成千上万个红发女孩之间，明日香的步伐加快了。她没有计划，不知道对另一个自己该做什么或说什么，但她必须尝试。

她假装很有信心，双手叉腰，站在尸体前。内心深处，她是一个颤抖的烂摊子，但明日香站在那里为她自己，为她的母亲，为……为了真嗣。

“嘿！”她对着那些死气沉沉的躯壳喊道。

“嘿”？她责备自己。你想让死人起死回生，你真的认为这有用吗？

“我知道你能听到我说话！”

明日香实际上并不知道这一点。除了真嗣刚才告诉她的以外，她对这个地方一无所知。据他说，没有和他们互动过。

重复的身体。重复的海滩。重复的波浪。在两肩之间的每隔几步，环境就会重新开始，留下一种重复的奇异的对角线波浪和沙子图案。这几乎让她难以接受，但她下定了决心。

“我只是——”在沉默中，她的情绪开始爆发。对计划和知识的缺乏开始压倒她，当她重新开始时，她的信心减弱了。“实际上，我在找一样东西，一个人，一个小女孩。”

明日香扫视着海滩，听起来很荒谬。她的脚边躺着一些尸体，没有被水和她的话语触及，但没有一个比她更年轻。这里没有任何“小女孩”的迹象。

时间流逝，海浪拍击，一个孤独的人沿着海岸线垂直行走，打量着她走过的每一个人。她们之间的差异使她感到害怕，有些身上带着伤疤，有些失去了四肢。对于她已经痛苦不堪的过去，这些不同的可能性似乎几乎是不公平的。

“求求你们了，”她恳求道。“回答我吧。”

这些明日香们所能讲的故事一定会使她屈服。她已经熟悉了其中的关键因素：孤独、被抛弃、抑郁。但如果她们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有希望和爱。如果还不算太晚的话。

在海滩上继续她的旅程，明日香想象着从孤独的寺庙中对她传教的无限自我。她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宗教，后来她甚至想把它归咎于真嗣。但早在她遇到这个害羞的日本男孩之前，她就开始憎恨自己了。他在病房里的自私行为只会增强她的无用感。她虽然卑鄙、令人厌恶，但至少在内心深处承认，他看她就像她看自己一样。

那是她妈妈让她去找的小女孩吗?那个在医院被毁了清白的人，尽管她努力了多年?

但是没有女孩。这海滩上没有一个无辜的人，没有不叫"明日香"的。即使在最近的现实中，她也曾在孤独的时候向奥兹投怀送抱，但谢天谢地，奥兹拒绝了她。只有真嗣以她想要的方式证实过她。

如果星星能嘲笑她，她肯定它们会的。她刚刚离开的那个世界，一个有慈爱的父亲，尽管有缺陷，最近复活的母亲，一个有朋友和敌人，有考验和磨难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她把真嗣一个人推到了现实中。

明日香无处可去，被困在她所爱的谎言和她还没有准备好接受的真相之间。一个人。

完全孤独。

除了成千上万的尸体。她的变种。所有的一切都是阴沉的、空虚的、不快乐的。提醒着她多年前选择的生活，那时她甚至还不知道“真嗣”这个名字。

她周围都是躯体，都有梦想和目标。她没有理会她们。她对她们毫无用处。

这些都是她。都是她自己。没有母亲，没有父亲。只有她作为驾驶员的才能使她与众不同。

现在，十年过去了，她又孤单了。她仍然恨自己。

直到听到一个声音，她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爬上了其中一具尸体，正在勒死它，就像真嗣多年前对她做的那样。

这个声音让明日香大吃一惊，她迅速坐直了身子，在恐惧和困惑中向后倒了下去。伤心和痛苦再次淹没了她，她开始大哭起来，忘记了刚才说的话，直到那个声音又重复了一遍。

“别浪费你的时间了。”明日香右边的声音说道。“我说‘你不能伤害她’。”

明日香擦了擦眼泪，爬下身体，走向那个声音。面对和自己完全相同的躯体，她倒吸了一口凉气。

另一个明日香笔直地站着，自信地俯视着她，穿着一件打褶的黑色裙子，大腿上有NERV的标志。黑色背带裤套在白色衬衫上，搭配一条奇怪的亮红色领带。这个明日香比她更老，也更发达，她的左前臂和左手应该戴着一个奇怪的红色手套。

“你——你是谁？”明日香傻乎乎地问。

“我就是你，”另一个明日香用日语回答。“我们都是，天才。”

“明日香？”

大一点的女孩叹了口气，“就叫我‘式波’吧，我想这样会有帮助。”

“‘式波’？”明日香重复道。

“是我。我想大概还有其他十几个人吧。”她朝海滩挥手。

“怎么？”

“你是什么意思？”

她花了一会儿时间整理思绪，但只是目瞪口呆地说：“你是我，但是……不同。”

“在无限的可能性中，我们之间肯定会有一些差异。”

她慢慢地摇了摇头，好像她明白了，但面对另一个自己，比她想象的要困惑得多。明日香认为，当她与无数人一起踱步时，她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实际上与一个人互动是一件很难处理的事情。

当一片一片的海水冲刷着一片一片的海岸线时，他们默默地凝视着对方。

由于无法控制自己的困惑和好奇，她的目光反复落在客人的左臂上，次数多到足以引起客人的反应。

相同的女孩微微转过身去，用身体遮住它，同时用右手捂住它，“别问。”

明日香不好意思地把目光移开，无法回答。她对灾难性的手臂损伤有足够的了解，也了解与之相关的疼痛，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当萦绕在她心头的记忆掠过时，她颤抖着，理解地把目光移开。

式波摇了摇头，打破了沉默，“我希望你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想我知道，”明日香承认。“我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修复它吗？你怎么能做到呢？”

她想了一会儿，“我正在努力找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你这样做过，”式波反驳道，然后叹了口气。“严格来说，这是我们造成的。你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你。”

明日香摇了摇头。这不是她的本意，也没有帮助。“难道没有人负责这件事吗？”

一个新的声音回答说：“你凭什么认为我们想结束这一切？”

惣流和式波转过身来，看到另一个女人向他们走来：比他们俩都高，年纪也大，她穿着一件奇怪的皮制驾驶服，左肩上有一个国旗徽章：美国人。虽然在很多方面让人感到陌生，但鲜红的头发和锐利的蓝眼睛证实了她是另一个自己。

“这是新的，”年长的女人说。她的声音更低沉，更成熟，她说的英语也很清楚。

“你是我吗？”明日香问道。

式波又摇了摇头，捏了捏鼻梁。“我们都是。”

“严格来说，我的名字是凯特，但没错，我还是你，”年长女人解释道。

“凯特？”

“凯特·罗斯，来自加州旧金山。”

“旧金山吗？等等——”明日香意识到。“我父亲是旧金山人。”

“是的，我们的父亲是，”凯特解释说。“在我的世界里，他把我母亲带回了美国，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了驾驶员培训。”

明日香看起来很困惑。

“Nerv的第一分支在马萨诸塞州，”式波解释说，“所以可能是一样的。”

“‘Nerv的第一分支——’”

“听着，我知道这很令人困惑，”年长女人打断了她不断重复的声音，“遇见其他……这绝对是第一次。但是，如果你只是想成为一只鹦鹉，时间会很快过去。”

明日香静静地坐着，另外两个人上下打量着她。这真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局面，在24小时前，她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但这是她的现实，她的使命。

“是啊，为什么——”式波转向她。“你为什么叫醒我们？”

明日香的缺乏计划使她陷入困境，但她有一个很好的借口：她从来没有想过她会发现自己的另一个版本，也没有想过她可以醒来并与她们交谈。

真嗣说他以前从未接触过沙滩上的尸体。她几乎无法想象当她告诉他关于……

一层阴影笼罩着她，她想起了几分钟前被迫分离的情景。她的心跳加速，焦虑取代了血管里的血液，她又独自一人了。即使表面上有陪伴，她们也只是她的复制品：态度和一切。

“我，”明日香的语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不，我们需要纠正错误。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凯特问：“怎么做？”

“我们自己。还有真嗣。”

这个名字吓了两个陌生人一跳，整个世界都打了个寒颤。他们的退缩证实了这个名字在她心灵中的力量。

“我不知道你在说谁，”式波得意地说，双臂交叉在胸前，转过身去。

明日香难以置信地瞪着眼睛。

三人的目光四处转移，一阵令人不安的沉默笼罩了他们。显然其他人知道谁是真嗣，或者他们对真嗣的定义是什么。不管怎样，他们的冷淡是令人讨厌的熟悉。

“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他叫什么，但我知道你在撒谎，说他对你有多重要。我知道，”她叹了口气，“我知道……”

式波在沙滩上动来动去，凯特凝视着破碎的海面。明日香触动了其他人的神经，她知道这条神经已经暴露了。她并不喜欢埋头苦干，而是竭力争取她们站在自己一边。

她想，这里又没有其他人可以说话了。

“很久以前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事，我想是我造成的。所有这一切，”她指了指周围，“都是因为我才存在的。后……在我看到了世界的中心之后，我跑了。跑掉了。”

“就像他那样。”

两个人都看着凯特，式波眼中带着怨恨，惣流眼中带着宽慰。

“是的！”明日香叫了一声，然后缓和了她的反应。“是的。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次是式波完成了这个想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推开……因为我们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会有弱点……”

明日香的脸上流下了喜悦、理解和同情的泪水。听到这些话，从她的不同的自我，而不是其他的人，是一种宣泄的经历。

“明日香，”凯特难以置信地说。“你哭了。”她只是点头表示同意。

“怎么哭了？”式波问道。

“我怎么能不哭呢？你怎么能不哭呢？”

“我不需要哭，”另一个红发女人抱起双臂，表现出坚忍的反抗，但明日香知道得更清楚。如果说她知道什么的话，那就是她的情绪，或者缺乏情绪，是如何导致这一切的。

明日香解释说：“我们已经受苦太久了。“你怎么能一直忍受的？这是……这是压倒性的。”

“因为我们是我们的全部，”式波解释道。“我不——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我们从来都不需要。”

“那不是真的！”惣流不得不忍住更多的泪水。“这不可能是真的。这是我们在我们还小的时候对自己撒的谎……”

两个明日香陷入了僵局，而凯特继续盯着远处。总得有人打破。有些事情必须改变。否则，真嗣就会一遍又一遍地这样做，直到……

直到他死去。

语言被浪费，时间被浪费。永远的固执，孤独，谎言。明日香再也受不了了：“我们让自己变得痛苦，把他也拖进去，惩罚我们拥有的唯一美好的东西。想想我们在这件事上失去了多少，我们本可以拥有多少时间、多少爱和多少幸福，这让人很伤心。”

两人都没有回应，这让她很生气。她的眼泪越来越多，因为她想要拯救自己。在她能想到的任何一个因固执而无法拯救的受害者中，

那个人就是她。

“求你了，我知道你明白!”

沉默。

“你得……我们是一样的……”

更多的沉默。

“即使——即使你认为自己很幸福——”

“我们没有，”凯特打断了她的话，其他女孩都难以置信地盯着她看。

“凯特，”式波试图用眼神让那个女人闭嘴。

“凯特?”明日香问道，没有理睬她的同伴。“请……”

“不要。”

他们中最年长的人叹了口气，转过身来看着他们俩。“够了，式波。”

“你在干什么?”

“是时候面对现实了:我们他妈的很痛苦。我们所有人。他经历过很多次，也试过救我们，一个接一个，但是……我们只是等待:可怜地等待幸福向我们走来。”

明日香无法抗拒那个女人的话。回忆起她多少次等待别人采取行动，来救她，先向她表达爱。明日香一生都在假装坚强，同时暗自希望有人能让她神魂颠倒，但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直到一个白痴少年为了她跳进了火山。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一直在折磨和纠缠那个男孩，希望能再一次促使他采取行动。

“不，”凯特大声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式波轻声说道。

“那谁能?”明日香问道。

三个女人默默地站着，慢慢地向上看。在海滩的远处漂浮着一个蜷缩成胎儿姿势的小身体。鲜红的头发舔着天空，就像夜晚跳舞的火焰，她苍白的肤色像月亮一样，慢慢地旋转着，反射在沙滩上。天真和谨慎，甚至看着她都会让明日香感到羞耻，就好像她在骚扰一个不雅的孩子。不知何故，这是她灵魂的精髓。

“你怎么知道的？”

“我能感觉到。你也可以，那就是我们。”

明日香敬畏地看着这个孩子，现在知道她要找的小女孩是谁了。当她庆幸自己解开了一个谜时，另一个谜又冒了出来，因为她不知道如何接近她。

她双手捂着嘴，大声喊道：“嘿！”但没有效果。

明日香不耐烦地来回踱步后，捡起一块小石头扔了出去，但它落在了水里，离小女孩很远。在凯特抓住她的手臂后，她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荒谬的。

“肯定有比这更好的办法。”

式波哼了一声：“什么都比这好。”

明日香叹了口气，放下了石头，温柔地凝视着远处女孩的小斑点。她不知道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也不知道她的话在她漂浮的任何一层大气中是否能被听到，但她希望她的心能被听到。

“明日香，”她轻声说。“我——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见我说话。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不是你。这些都不重要。但我知道的是，你很伤心。和孤独。但你不必这样。”

当她说的时候，泪水从她的眼角涌了出来，她说了一些她希望过去能听到的话。但过去已经在她身后，在海滩上所有女人的身后。即使她们的现实还没有实现，明日香也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痛苦，她迫切地想要结束这一切。

“你必须给幸福一个机会，”她继续说，声音越来越哑了。“求你了，mein Lieblingslied。”

她被打断了，因为她们脚下的地面开始震动。明日香困惑地扭头看了看凯特和式波，沙子开始从远处看不见的边缘倾泻而下，身后是一片繁星点点的天空。悬崖正在迅速靠近，以惊人的速度倾倒着世界上的物质。显然，这个童年时的绰号起了作用。

她回头看了看远处的孩子，惊讶地发现天空一片空白。明日香向小女孩大声喊着，她确信自己需要再和她说话，但是海滩很快就失去了密度，她的腿陷得更深了，仿佛苍天要把她整个吞下去。

惊慌失措的女人用手抓着沙子，向远处的灵魂求救。她的身体陷得更深了，她能感觉到下面的虚无把她拉了进去，拒绝放弃它的控制。明日香疲惫不堪，被沙子埋到腰部，当地平线逐渐消失时，她回头看了看。

她慢慢地跌倒了。陷入遗憾和悲伤之中。一个人。再一次。

当她倒下时，她周围的沙子消失了，仿佛她是唯一的战利品，从她所在的地方的残骸中筛出来。上面的世界慢慢地消失了，只留下一片灿烂的天空，点缀着她无数的遗憾，夹杂着她失败的污点……

第三节

我在哪儿？

明日香情绪低落。难以置信。混乱。冲击。恐惧。愤怒。狂怒。

当她翻滚时，一道微弱的光出现了，似乎在她周围旋转。最后，她认出那个东西是某种地板，尽管她无法放慢下落或旋转的速度。面对冲击，她想知道如果她死在这里会发生什么。真嗣会找到她吗？

随着她的靠近，地面变得越来越大，现在是一块漂浮在虚空中的木地板。明日香觉得自己似乎没有生存的希望，这种孤独的命运是对她失败的惩罚。一间长方形的囚室将成为她最后的安息之所，里面装饰着厨房里的桌子和椅子，还有……

等一下。

尽管有气流，明日香还是在撞击前的最后时刻认出了那间公寓。命运是多么残酷啊，把她送回一个脏兮兮的厨房，地板上还残留着新鲜的咖啡渍。真是太残忍了。

在咽气之前，她想到了自己的失败：“对不起，真嗣……”

闭上双眼，大地从未降临。没有撞击，没有冲击。早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她就站在葛城美里公寓的水坑里。

“我……回家了？”她大声叫道。

她低头看着那温热的棕色液体，刚想了一会儿自己身在何处，何时，就被门关上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注意力。她身体里的每一根纤维都催促她离开房间。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自己的目标。

原来的公寓不太可能忽略应该有的走廊和楼层而直接通向街道。然而，这些细节被遗漏了，因为明日香面临着更令人震惊的事情：成千上万的她的变种，以前海滩的居住者，现在淹没了街道。

肩并肩，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没有希望，也没有幸福。这些明日香们，显然还有一些凯特们，从一幢楼到另一幢楼，挤满了第三新东京市大街上的人。无限海滩上的尸体在移动，但不是活的。

拼命寻找线索的明日香在无边无际的红头发和蓝眼睛的海洋中找到了她要找的东西：

一个不超过四岁的小女孩穿过人群，站在人流的对面。虽然鲜红的头发很容易在其他头发中迷失，但这头头发上有一组非常独特的黑色蝴蝶结，可以告诉明日香她看到的是谁。她穿着一件毫无疑问的黑色碎绒连衣裙：一件丧服。她的出现暂时分散了女性的潮流，但她的速度很快。

“明日香！”她喊道，但小女孩继续穿过街道中央。

明日香下定决心要面对她，她准备冲破其他自己。她刚踏出房门，空气中就响起了沉重的钢琴曲。绝望而强大的明日香利用音乐的能量在人群中挣扎……

I'm in a war

I fight my history

It's hard to ignore

The thing that used to be

当明日香试图追赶时，她的肩膀和手臂都受到了重击。这个世界的居民不希望这种事发生……

You look at me now

But I wonder if you see

That I'm swimming in the past

And you're wading patiently

“请停下！”很多手抓住她，拉着她的衣服和身体，她向前挤……

You heard it all before

It isn't you, it's me

When I'm losing the battle

You're just another casualty

“放开我!”她乞求道。

Casualty

她的目光从未离开过小女孩。她知道她必须做什么，无论谁试图阻止她。但她们确实尽力了……

I'm feeding a flame

Of insecurity

And all I have to give (all I have to give)

Is my apology

有那么一瞬间，明日香发誓她感觉到了真嗣的存在，仿佛她已经穿过了他的身体，但她坚持下去，下定决心……

And you heard it all before

It isn't you, it's me

When I'm losing the battle

You're just another casualty

(You heard it all before)

当音乐达到高潮时，她发现自己在海滩上，就像她在第三次冲击后发现的那样……

Casualty

(You heard it all before)

远处还有一个巨大的头…

You heard it all before

(You heard it all before)

小女孩正穿过大海朝它走去……

Casualty

(You heard it all before)

她深吸了一口气，跟随着她……

You heard it all before

It isn't you, it's me

When I'm losing the battle

Yeah, I'm losing the battle

Oh, I'm losing the battle

You're just another casualty

Casualty

漂洋过海，来到明日香的巨大头颅…

注：歌曲《Casualty》——Lawrence

第二十一章 被置若罔闻的歌

第一节

沉重的泪水染污染了精心整理的床上的被子，而消失的动物的影子在房间的记忆中徘徊。爱情和幸福早已远离这四面墙，取而代之的则是绝望和痛苦。压抑的呜咽声和沉默的话语在悲伤中无限地回响，加剧了情绪，所有欢笑和喜悦的痕迹都被悲伤冲淡了。就连房间里的人也认不出她周围的世界了。

门框上一阵尖锐的敲击声把女孩吓了一跳，打断了她短暂的啜泣。她吸了一口气，尽可能长时间地紧闭着颤抖的嘴唇：只有三个可能的人 would 来敲她的门，而她害怕面对其中的任何一个。

一个平常听起来也像是怒吼的声音从门缝里溜了出来，但由于痛苦和困惑，声音变得柔和了，是她最害怕的那个人说的：“香香，你穿好衣服了吗？”

门毫不犹豫地打开了：似乎她的回答对他的进入无关紧要。小女孩抬头看着父亲模糊的脸，慢慢地点了点头。

那人继续走进房间，站在门槛外，几次张嘴想说话，但一句话也说不出。他高大的身高与他的情感距离相匹配，在一个如此年轻的人眼中，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她渴望他的联系，他的安慰，他的安全，但他以自己的方式应付，与她所期待的截然不同。她多么想扑进他的怀抱，让他像往常一样把她抱起来，把她从这场噩梦中带出来。但这种幻想早已成为过去；他在很多方面都变了，这不是悲伤所能解释的。

他的眼睛打量着她，想挑起一场新的谈话，而不是真正与他们两人有关的严肃问题，然而没有一座坚固的桥梁能跨越他们之间的距

离。再也不会有了。

房间里一片寂静，两双眼睛无法交流。最后，他笨拙地把手伸向女儿，犹豫了几次才开口。

“过来，”他指了指她脖子上松松的布，“让我帮你调整一下蝴蝶结……”

明日香慢慢地爬下床，站在他面前，他坐在床边。大拇指伸出来，拨弄着白色的织物，但它们越来越乱。调整蝴蝶结的难度可能代表了修复他们关系所需的努力，似乎它不是这样毫无意义的一块布。相反，这只是让他感到无止境的沮丧：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这超出了他的能力和动机。他又试着打了几次蝴蝶结，直到另一个人进入房间时才完全放弃。

一位年长的妇女轻轻地关上门，站在孩子身后，小心翼翼地开始扣上那件小黑裙后面的最后一颗扣子，重重地叹了口气：“这么年轻的人不应该穿这么正式的衣服……”

“妈妈……”男人开口了，但她坐在他旁边，没有理会他的话。

坐下后，明日香的祖母轻轻地伸手抚平了装饰她孙女的碎天鹅绒织物。小小的蓝眼睛映射着破碎的心，颤抖的嘴唇和口中的苦涩。就像一朵枯萎的玫瑰，只能看到最微弱的过去的美。

家人为这一天准备了几个月：事件发生后不久，葬礼就安排好了。然而，一个孩子很容易在破坏中迷路；这样的小事很容易忘记。火葬还是土葬？公共还是私人？天主教仪式还是神道教仪式？但是没有人问起小香香，直到他们再也不能忽视她了。

随着寂静的增加，明日香只能在虚空中找到眼泪，她的抽泣又开始了。这是她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完全自然和可以原谅的反应，然而这些声音激怒了她的父亲。

“擦干你的眼泪，明日香。”他平静地说。他能找到的几句话都是简短而空洞的。她又猛地吸了一口气，试图阻止这股洪流。

“给她一点时间，大卫，”老妇人责备他。“她才四岁。”

“妈妈——”

香香唯一的救星继续说道：“我希望我养大了一个比你更有同情心的人。”

过了一会儿，大卫·兰格雷摇了摇头，叹了口气，他低沉的声音越来越强：“她已经伤心好几个月了，妈妈。我们都是。京子离开的时间远不止三天。”

在再次听到已故母亲的名字时，年幼的明日香继续哭泣，将父亲的注意力转移到她身上。她像一只受伤的小鸟，他伸出手去安慰女儿，但她退缩了，拉开了距离，他被她的拒绝烫伤了，猛地缩回去。

“明日香——”

这种反应是无意识的。她讨厌他给她带来的感觉，但自从她母亲出事后，他就没去过那里，而是和隔壁房间的另一个人在一起。她已经听够了，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也知道她会成为什么样的负担。

“你至少可以把脖子上的口红擦干净，”明日香的祖母在检查完儿子后说，用手捂住他的脸。“这是你妻子的葬礼，看在上帝的份上，有点羞耻吧。”

“前妻。”他严厉地纠正道，猛地把她的手从他身上抽开，揉了揉他的下巴。过了一会儿，他迅速站了起来，扣上了夹克的扣子。他站在两个女人面前，从鼻子后面瞪着她们。

他把目光转向女儿，以一种坚忍的态度继续说道：“Gehirn(人工生物进化研究所)的一些人都在这里：他们不需要看到一个软弱的驾驶员。”

老妇人站起来，对着个子更高的儿子，再次责备他说：“眼泪不是软弱，大卫！”

“对于这个项目来说，它们是。”

微弱的抽泣继续着，无法控制，没有减弱。那个悲伤和痛苦所属的小孩只希望它们停止，但它们的源头是一口深得难以想象的井。

“明日香，别再这样了。”父亲试图安慰她。“如果你失去了驾驶员的位置，你就没有任何用处了——”

听到这些话，连房间里的人都惊呆了。明日香从床垫上抬起头来，通过模糊的泪眼，看到了她父亲模糊的影像。这个形状有一段时间没有移动，他的话的分量慢慢地落在每个人身上。

“那——那不是……我没有……”他转身要离开房间，但又停了一会儿，回头看着他的女儿。有那么一瞬间，他的姿势松动了，可以看到一丝悲伤，但他很快站了起来，他的声音在墙壁上回响：“别让我难堪。”

“是的，爸爸……”她只能顺从地说出这句话，然后他离开时对自己的母亲喊出最后一句命令。

“整理好她那该死的蝴蝶结！”

对当时的气氛来说，门被关得太重了，但没有人敢说一句话，尤其是留在这个情感上成为孤儿的孩子的卧室里的两个目瞪口呆的女人。当明日香的祖母为失去儿媳和儿子而温柔地哭泣时，明日香自己转过身来，慢慢地走向角落里的全身镜。

“如果你失去了驾驶员的位置，你就没有任何用处了——”

有力的话语深深地印在她的意识里。她还记得当她被选中时，她和父亲的骄傲和兴奋。但这种感觉是短暂的：从那天起，明日香就再也没有感受过这两种情绪。

现在驾驶成了一种必需品。而驾驶员应当是坚强的。

两对湿润的海蓝色眼睛相互对视。镜子里的女孩紧紧地抱住自己，双臂环抱着自己的胸膛，就像一个母亲会做的那样，而站在镜子前的女孩发现自己越来越厌恶镜子里自己的软弱。镜子里的自己不停

地乞求帮助，乞求陪伴，乞求温暖，但明日香看着以前的自己，擦去了她发誓要从脸颊上流下的最后一滴眼泪。

“我不再需要你了。”

“不，求你了，”她的倒影恳求道，“我一个人做不到!求你了，明日香!”

“我必须坚强起来。”

“我很坚强!”

“不，你不是。你这可怜的家伙。”

她的倒影畏缩着，恳求着她的承认。她紧紧地贴在玻璃上，不顾一切地不想被拒之门外，丑陋的泪水弄脏了镜子。

“我不能再哭了。我不能再哭了。香香是孩子的名字。我不是小孩子了。”

“不,请-----”

“再见香香”。

第二节

轻柔的脚步声带着主人走向未知的地方，擦过被污染的大海。在水面上行走时，明日香的决心受到了考验，因为她遇到了一个超凡脱俗的障碍。她面前有一个脑袋，正前方有一个巨大的眼球：通常这是一个她无法回避的物体，但她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在向她招手，呼唤她进入内心。她是被脑袋里的东西召唤来的。

明日香站在虹膜前，凝视着自己。当她挣扎着迈出下一步时，她的恐惧和犹豫从那只大眼睛的倒影中可以看出。虹膜上的影像几乎反映了她的方方面面，但有一种觉察不到的不同。悲伤和孤独是她熟悉的外衣，但她慢慢地认出了倒影中失去的纯真。

仿佛是受到了命令，倒影中的明日香的身材和身材慢慢变小了，回到了她追逐了一段时间的那个年轻女孩：那个她多年前逃离的女孩。当转换完成时，倒影转过身去，消失在眼睛的深处，明日香知道她必须做什么。

她再也无法抗拒了，她把手按在虹膜上，向前走了一步。阻隔慢慢地给她让路，她带着一滴水溜了进去。

一个新的环境包围着她，一种悲伤的湿气粘在她的皮肤上，留下一层悲伤的光泽。一架有节奏的钢琴轻轻地拨动了孤独和绝望的琶音，而强烈的情绪席卷了整个房间，在看不见的墙壁上反射出充满活力的蓝绿色调。钢琴下面响起了稳定的脉搏，大气的和弦从下面响起，把明日香的目光向上抬起。

明日香充满了一种毁灭性的熟悉感，因为房间的气氛让她想起了她最黑暗的时光。高高在上，悬浮在房间中央的是一个小孩，蜷缩成一个球……

Breathe in the sea

Free from the grief

Part of me wish I could be fine

All of me doesn't wanna cross that line

朝孩子走去，明日香发现了一个看不见的楼梯，在房间的四周螺旋上升，小心翼翼的脚步开始加快……

But when the stars that fall

Bring all but broken promises

Would you believe in me?

And when you hear the call

Pray that my metamorphosis

Is all that I need

房间里的人围着她转，她的脚步继续加快。她不知道自己是否离她的奖品更近了，她继续前进……

If I could float up in the atmosphere

Would anyone know that I'm hiding here?

The deeper I sink

All I can think of is you

孩子的心曲在她心中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共鸣。

A melody so sad, drove me to tears

The message in a bottle disappeared

The deeper I sink

All I can think of is you

明日香早在发现红头发之前就知道是谁了……

Dream endlessly

Fall fast asleep

A song that falls on deaf ears

I hope one day you will hear

My silent symphony

快到山顶时，她的脚步慢了下来，凝视着从她脸上流下的似乎无穷无尽的眼泪……

I've been waiting all this time

For you to come and save my life

But every time you'd drift away

And dawn turned to night

随着每一滴眼泪的落下，一个新的宇宙诞生了……

If I could float up in the atmosphere

Would anyone know that I'm hiding here?

The deeper I sink

All I can think of is you

…另一个永远不会实现的幸福机会……

A melody so sad, drove me to tears

The message in a bottle disappeared

The deeper I sink

All I can think of is you

明日香到达顶部时，双腿发烫，心跳加速。她从来没有意识到，她也开始和年轻时的自己一起哭泣。看到这个孩子，冰冷而孤独，勾

起了她发誓要封存的记忆。

顶部的空气是静止的，下面没有气流。不知怎的，暂歇的地方从上面被照亮了，但却没有任何光源可以看到，那道光照亮了面前的人。

她认出了那件在孩子身下皱巴巴的黑衣服，它皱巴巴的，被时间弄脏了。她还记得被父亲骂了一顿，因为衣领沾满了泪水。当她的眼泪干了，但她的衣服却没有干时，她能感觉到她的沮丧。然后她就不记得自己哭过了。

“明日香……？”她的声音是干巴巴的。恐惧使她失去了力气，她小心翼翼地不让孩子吓着。

小女孩没有反应，继续哭泣。每一次窒息的呼吸，每一次悄无声息的啜泣，都使明日香的心更加破碎：她能回忆起这种感觉，那一天，这种孤独。

她靠得更近了，再次低声说出女孩的名字：“明日香……？”

沉默。房间没有改变。女孩没有改变。然而，明日香开始螺旋式上升。

她的信念动摇了，因为她怀疑这个女孩是否也只是一具身体：空洞而没有反应。那个跟着她走遍全城的女孩从不说话，从不理会她。

“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她大声说，希望能激发女孩的回答，或者给自己一个暗示。她的日语在房间里回响：“我不能放弃。不能在这里放弃，不能现在放弃。”

明日香盯着那个女孩，沉思着，试图回忆起那天发生的任何事情，任何要说的话的暗示：

葬礼在柏林举行，而不是东京。

于是她用妈妈的另一种语言说：“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没有回应。

不是日本人。不是德国人。她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她的父亲和祖母都是美国人。

她又找了一次机会，用英语问：“明日香，你在吗？”

沉默。

这不是我最强硬的语言。

她又一次被打败了，于是把绝望转向了内心。一切都使她走到了这一步。她哪里出了问题？她还能去哪儿呢？她还能做什么呢？

我找到了她，妈妈，她闭上眼睛在心里恳求。现在该做什么？他们最近一次互动的幸福记忆温暖了她的灵魂。

“我爱你。我一直爱着你。我会永远爱你。找到她，把你自己从你制造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又一次，她又听到了内心深处的话语和安慰。然而，即使是在梦中听到这些声音，也给了她所需的力量。

“这是你应得的，Mein Lieblingslied。”

即使在梦里，也给了她想要的答案。她突然睁大了眼睛。

她主要讲日语的母亲给她起了一个德国绰号，她记得从她记事起，就被称为她“最喜欢的歌”。早在她遇到真嗣和经历这一切之前，音乐就在她的生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这个孩子是她母亲最喜欢的歌。

明日香鼓起所有的勇气，深吸一口气，低声说：“Mein Lieblingslied？”

这个小孩动了一下，整个世界都在叹息。她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移动着，仿佛除了泪腺，她身体的每一部分都萎缩了。当她先开口说话时，好奇的蓝宝石眼睛相遇了，彼此哄骗着从壳里钻了出来。

“妈妈……？”

她的声音干涩而干裂，仿佛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几乎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只有喉音和哀号从她的声带里传出。

大女孩叹了口气，低下头说：“对不起，不是……”

“哦。”她那细小的声音流露出挫败的神情：显然她在等待什么东西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妈妈以前都这么叫我……”

明日香温柔地笑了，他们甜蜜的告别回忆给了她勇气。她坐在年轻时的自己旁边，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她一时没说出口，但那种感觉消失了。

“你知道，我妈妈以前也这么叫我，我爸爸……”

当她回忆起她的父亲时，寂静在空气中萦绕：不是带有那么多奇妙色彩的大卫·兰格雷，甚至不是大卫·兰格雷，那位Gehirn驾驶员的父亲。当她回忆起在她第一次听到“Eva”这个被诅咒的词之前的爸爸时，泪水从她的眼睛里掉了下来：那是在她的世界被神和人的腐败阴谋撕裂之前的爸爸。她希望这孩子也能回忆起爸爸。

“…我爸爸会叫我香香。”

这个小孩带着好奇的理解慢慢地看着那个大女孩。她的眼神流露出困惑，但她的话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问题。她知道。

“我……认识你吗？”

明日香对香香微微一笑，想着所有她希望能告诉她的事情，所有她知道的事情。但她也担心孩子受不了的后果。

“不，”这是她能想出的唯一可以接受的答案。“但我认识你。”

香香天真地点头表示理解，就像小孩子对哥哥姐姐那样。她坐直了身子，眼睛盯着另一个女孩。当他们试图通过肤浅的寒暄和居高俯下的话语来加深了解时，明日香在看到自己年轻时的样子时，努力不让自己完全崩溃，她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存在过。他们之间的几句话

是空洞的，完全没有印象。两个版本的明日香都有更宏大的问题，但都没有勇气问出来。于是，房间里笼罩着一种意味深长的寂静。

在圆柱形的房间里不再回荡着呼吸和叹息。虽然奇怪的光线仍然像以前一样沿着圆墙跳舞，但偶尔有几缕色彩不知怎么地越过了界限，戏弄着比小女孩生活的世界更大的东西。

明日香稳住了呼吸，集中了她的思想：她在这里有一个目标，即使没有计划。她母亲几乎把这些都告诉了她。最终，她鼓起勇气，向孩子提出了更直接的问题。

“香香——”她顿了顿，“我能叫你香香吗？”

女孩点点头。

“哎呀，”她接着说，“你……你在这儿多久了……”

小女孩抬起头来，沉思着，她的红头发动了动。她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显然在努力寻找合适的词语。

“我不知道，”她最后若有所思地笑着说。“很长一段时间。”

在这个房间里，时间似乎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年轻版的明日香显然不超过四岁，然而，时间的重量压在他们俩身上。明日香知道自己的这一部分被锁起来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任何人所能承受的时间。

大一点的女孩环顾四周，寻找着，希望能找到任何迹象，表明香香并没有一直被孤立，希望能找到一丝她还能得救的希望。但是除了她刚刚爬上去的楼梯底下那个奇特的水潭之外，这个奇怪的地方是空的。

“只有你一个人吗？”

困惑在一张小小的脸上蔓延开来。

“我是说这里。只有你一个人吗？”明日香解释道。

女孩摇了摇头：“不。”

“什么?”

“我有朋友。我想和他们玩的时候就和他们玩。”

明日香环顾四周，寻找另一个房间的线索，寻找这些朋友可能的地方。但还是没有。于是她继续轻轻地问女孩：“在哪里?”

“在我的梦里。”

震惊和困惑迅速降临到大女孩身上，但她几乎没有时间理解，因为孩子没等她问就详细解释了。

“在我的梦里，我可以随时拜访我的朋友，和他们一起玩。”

“我不是这个意思，”明日香回应道。

“你问我是不是一个人。”

“是的，但那不算数。”

“为什么不?”

“因为梦不是真的。”

“是真的。”

“香香——”她越来越沮丧了。

“我有朋友。我去看看他们。”

“那，那不是——”

“所以你错了。”

明日香叹了口气，她试图不与一个四岁的孩子争吵。不幸的是，她接下来的话比她想说的更严厉：“然而，梦不是真实的。”

香香被激怒了，她站起来转过身来，挑衅地喊道：“对我来说，它们是真的!”

两个女孩都保持沉默。明日香害怕升级，害怕把年轻时的自己推得太远，于是投降了。这场冲突几乎到了白热化的地步，房间里的气

氛也反映了这一点。明日香身上似乎有一堵看不见的墙，一种压力压在她的身心上。她软化了，心软了。

“对不起，你说得对。我……”她小心翼翼地措辞，“我也做过梦，我也想成为现实。”

香香愣了一下，然后站了下来，轻声问道：“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是真的呢？”

大女孩想了一会儿。这是一个无辜的问题，她自己最近也问过真嗣。逃避伤害和痛苦总是可取的。但是，最后，她也知道这种逃避可能造成的伤害。不仅为她自己受苦，也为她所爱的人受苦。

“他们只是，”明日香不得不诚实地面对年轻时的自己。“他们就是不是。”

她回忆起她与式波和凯特在海滩上的谈话。两人都只存在于幻想中，假装着平静和幸福。两人的生活都很悲惨。

“梦是谎言，香香，”明日香解释道。“谎言会伤害人，不管你知道与否。”

“但它们感觉很真实。”从她年轻的声音里可以听出痛苦的声音。“而且它们更好……”

明日香低头看了一眼香香，她慢慢走开了。那孩子不肯和她对视，而是把玩她衣服的下摆。

“比什么更好？”她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但小女孩拒绝继续。明日香重复道：“比什么更好，香香？”

那孩子不顾一切地摇着头，交叉着双臂。明日香的俯下身子了，她再次挣扎着和这样一个年轻的头脑讲道理。

“我的梦很特别，”孩子实事求是地说，从她们的平台上转过身来，望着边缘。

明日香叹了口气，小心翼翼地配合着，“是什么让他们如此特别？”

亚香香沉默了一会儿，摇摇晃晃地沿着一块看不见的壁架跳着舞，然后问道：“你想看吗？”

“什么？”大女孩吃惊地回答。

小小的，激动的脚步声，使年长的女孩感到不安。不管别人跟她说什么，似乎都是坏消息。

“你想看看我的梦吗？”

“什么？怎么看？”

她瞥了一眼边缘，“在那里。”

“不，等等——”

“来吧，”香香抓住她的手。“会很有趣的。”“不，香香，等等！”

“相信我！”

“香香——”

但她拒绝听。年轻的女孩只是向前倾过边缘，把明日香拉了下去。没有时间去处理这疯狂的事情，她的身体紧绷着，她们向池底坠落。当它靠近时，她开始明白这不是一个集体的水，而是个人的眼泪，整齐地排列在一起，就像一堆大理石。她们缓慢的下降让她感到困惑，直到明日香看到小明日香脚碰到了单独的一块大理石，然后陷进去。

她自己的转变是不和谐的，泪水和色彩的世界消失在一片黑暗中。明日香发现自己独自漂浮在黑暗中，不确定这是否是梦的世界开始的地方。她尽可能地旋转着，努力在深渊中找到自己的方向。一个人。

眼睛慢慢地熟悉了周围的环境，恐慌开始了。独自一人。

心脏跳动。内心紧张。独自一人。

独自一人。

明日香独自一人。再一次。

注：歌曲：《52 Hearts》——Bao the Whale(Hikaru Station)

第二十二章

下面呢？

下面没有了